

魏書

第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魏書

第一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魏書/周國林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1-4

I.魏… II.周… III.①中國-古代史-北魏(386~534)-紀傳體②魏書-譯文 IV.K239.2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1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魏書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57.25　字數 3,92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1-4/K・8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魏書》4 册　50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畝”、“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髒髀)　缶(缻)　黎(莉)　禪(禮)
辯(𧩼𧩼𧩼)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飈)　剛(罡)　料(新)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躪)　舐(䑛)
豺(犲)　轂(轂)　櫨(櫨)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駵)　搜(搜)
諂(諂)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齏)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榜欜欜)
欸(欸)　悸(痵)　秣(餘)　蜿(蜿)
垂(𠂹𡍮)　奸(奸)　彝(彞)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尫尪)
瓷(甆)　轎(轎)　旃(旃)　誤(悮)
躄(躄)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嚪)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䁘)
斗(㪷)　絶(𢇍)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暿)
扼(扼)　框(匡)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癰)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潛(潛)　輿(轝)

籲(籲)　　燥(㷮)　　煮(鬻)　　棕(椶)
鳶(䳒)　　瀦(豬)　　裝(𧚟)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况。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魏書》全譯出版説明

《魏書》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紀十二卷，列傳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紀、列傳和志篇幅過長，又分爲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實共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

公元一世紀末，隨着匈奴帝國的解體，東北大興安嶺東麓的鮮卑族逐漸嚮西遷徙，成爲大漠一個强大的民族集團，公元三世紀初，鮮卑拓跋部首領猗盧在塞北建立了代國，公元376年，代政權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滅。公元386年，拓跋鮮卑各部復擁拓跋珪爲代王，重建政權。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鮮卑原有的部落組織，定居農耕，遷都平城，於公元398年改稱魏，史稱北魏。由於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北魏國力日益强盛，終於在公元439年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時期的動蕩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漢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時，北魏達到鼎盛時期，在西邊奪取漢中，進窺巴蜀，在東邊鞏固了洛陽周邊的防禦，並與梁朝争奪淮南，但不久就由於政治腐敗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潰，分爲東魏和西魏兩個對峙的政權。《魏書》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

魏收(505—572)，字伯起，鉅鹿郡下曲陽(今河北平鄉一帶)人。小字佛助。魏收出身於世代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緝曾任北魏濟陽郡太守。魏收之父魏子建，北魏宣武帝時，曾任東益州刺史，節度梁州、巴州、益州、東益州和南、北二秦州之事。後來，還居洛陽，任常侍、衛尉卿。魏收幼年時聰明好學，年僅十五便擅寫文章。進入仕途後，擢爲太子博士。歷任司徒記室參軍、北主客郎中、散騎常侍，隨即敕典起居註，並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僅二十六歲。魏收少年得志，自恃才高，頗自驕矜。後來，他奉命出使南朝，得到了在南朝大顯文才的機會，與温子昇、邢子才號稱三才子。而他在南朝期間却行爲放蕩、品行不端，人稱"驚蛺蝶"。因此，人們稱其才而鄙其行，以致在後來的東魏時期一直得不到重用。最後，魏收祇得請求修國史之職。以這樣一個多文才而無人品的人修《魏書》就難免給《魏書》帶來一些駡名。

早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代國政權時，就曾任命鄧淵爲著作郎，負責撰寫《國記》(又名《代記》)。鄧淵的《國記》衹有十餘卷，衹記年次月份和皇帝起居情況，實際上衹是一個編年體的大事記，到了太宗明元帝時期就廢而不述了。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纔正式命崔浩和高允等人續撰編年體《國書》，成書三十卷。此書於拓跋燾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刻成石碑，公之衢路。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又任命李彪和高祐爲史官，再度撰修國史。李、高等人奏請把自成帝至於太和年間的歷史改寫成了紀傳體史書。此後，又有邢巒與崔鴻等人，

先後編寫了高祖孝文帝、世宗宣武帝和肅宗孝明帝三朝的起居註。到了孝莊帝建義初(公元528年),又任命温子昇爲南主客郎中,撰修起居註。同年九月,改元永安,温子昇又撰《永安記》三卷。此外,還有元暉業撰寫的《辯宗室録》四十卷。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551)正式任命魏收以中書令兼著作郎撰修《魏書》的時候,前人已經爲他做好了絶大部份的史料準備。此外,北魏後期,崔鴻撰有《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又序例、年表各一卷。也爲魏收撰寫《魏書》的少數民族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魏書》帝紀的第一卷是《序紀》,記稱魏建國以前事。其餘十三卷,記魏道武帝至孝静帝十四帝一百六十四年間(386—550)事。《序紀》追述北魏拓跋氏遠祖至二十七代,從中可大略窺見拓跋氏的源流。當時同拓跋部同時存在的許多少數民族的情況,《魏書》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這是其他史書不能比擬的。

《魏書》帝紀的特點是其以東魏北齊系統爲中心,排斥西魏北周系統。北魏孝武帝時,高歡掌兵權,稱大丞相。孝武帝被其逼迫,逃到長安去依靠宇文泰,不久即被殺死。宇文泰立文帝,是爲西魏;高歡則另立孝静帝,是爲東魏。以後東魏爲高洋所篡,建立北齊;西魏爲宇文覺所篡,建立北周。魏收在北齊做官,所以他修《魏書》不承認西魏政權,不給西魏三個皇帝立紀,爲高齊樹立正統,因此,記載西魏君臣的事跡時就多方貶低,對高氏父子却曲爲回護。

《魏書》列傳共九十二卷,特點是其首開家譜式列傳體史書的先河。魏收的《魏書》在給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立傳時,往往把這些人的祖先與子孫以及同族旁支成員也附帶列出,不論這些附傳人物有無事跡可記,衹是羅列其人名、官階,像給他們記録家譜。此外,列傳自第八十三至第九十一卷記南朝、十六國及其他少數民族事。其中稱東晉爲"僭晉",稱宋、齊、梁爲"島夷"。以正統自居,貶低南朝,但對南朝各史曲意回護之處,却能直書不諱,正可以互相參考。

《魏書》志二十卷,分爲十目。其中的《食貨志》記載了相當豐富的北魏社會經濟史料,特别是北魏太和九年(485)的均田令和與之相關的三長制及租調制,是研究北魏及其後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魏書》是南北朝時期的八部正史中除《隋書》以外惟一有《食貨志》的一部史書,是瞭解北魏時期社會經濟史的惟一原始史料。而《魏書》中《釋老志》與《官氏志》的增添,則是魏收對紀傳體史書體例的創新與發展。《釋老志》中的"釋"指佛教,"老"指道教,故《釋老志》就是當時的宗教志。

《魏書》中的紀傳和志,除具有上述特點外還有一個明顯的共性就是其中都載有大量的、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例如當時完整的詔令、奏疏等。這是關於北魏政權難得的原始資料。同時書中也載有北魏時期的詩歌、文章等,成爲後人輯録北魏詩文的重要來源。

《魏書》也有其缺陷與不足之處,例如《地形志》有詳所不當詳而略所不當略的地方;《食貨志》不記載當時的徭役制度;《官氏志》不記當時官府的部門和官吏職司;《天象志》與《靈徵志》宣揚了災變、祥瑞等迷信思想。不過,有些問題必須一分爲二地看待。如《天象志》與《靈徵志》,在宣揚災變與迷信的同時,也爲我們留下了北魏建國以來的一百五十年間的地震資料。因此,從整體來看,《魏書》諸志雖有其缺點,却不能損害與掩蓋其優點和作用。總的來説,魏收的《魏書》是一部有價值的史書,決不可因爲當時人或後世人對其有許多非議而忽視之。

《魏書》編寫完成後,社會反響極大,並遭到了某些人强烈的反對,甚至被稱爲"穢史"。

有人則認爲這部書"抑揚失當,毁譽任情",紛紛提出反對意見,前後上訴者達一百多人。《魏書》後經魏收二次修訂,方寫成定本,在并州和鄴下各置一部,任人抄寫,算是公佈於世了。但此後反對者仍不絶,隋文帝楊堅曾命魏澹和顔之推、辛德源等重修《魏書》,編成九十二篇,一百卷。此書以西魏爲主,雖然打破了以東魏爲正統的原則,但其書過於簡略,所以不能代替魏收的書。唐初時,又有張太素等撰《魏書》一百卷,到北宋時便已失傳。魏收的書也多殘缺,唐人所編的《北史》與《高氏小史》等多用其文,後人轉以來補《魏書》之缺。唐中葉以後,《魏書》方得與其他各史併列,確定了其爲正史之一的地位。

北宋時期就發現《魏書》殘缺二十九卷,經過劉恕等人校勘的《魏書》,大約初刻於北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以後和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之前。但是這個初刻本流傳不廣。到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又在四川翻刻劉恕校勘的《魏書》。可惜這兩個本子都早已失傳。後傳下來的《魏書》刻本,也是南宋時翻刻版,並於元、明二代補刻,所以這個本子叫三朝本。其後《魏書》的版本還有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南京國子監本、明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本、明末汲古閣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本、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及據以上各本校勘而成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後者據多本參校,擇善而從,是目前《魏書》較好的版本。

《魏書》全譯主編:周國林。譯者:周國林、孫湘雲、匡鵬飛、劉敏芝、王洪涌、王延武、佘和祥、崔曙庭、董恩林、王武子、劉韶軍、趙澤光。

魏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魏書卷一

帝紀第一

序紀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録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爲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從前黄帝有二十五個兒子，有的安置在華夏内地，有的分派在荒遠地帶。昌意是其小兒子，受封在北部疆域，境内有座大鮮卑山，於是以“鮮卑”爲國號。此後，世代任首領，統轄幽都以北，廣袤的沙漠原野，放牧遷徙，以射獵爲生，風俗淳厚質樸，教化簡明易行，没有文字，衹是刻木記事而已，世間遠近的事，人們互相傳授，如同史官的記載。黄帝以土德稱王，北方習俗中把土叫做托，把君王叫做跋，所以將“托跋”作爲姓氏。他的後裔始均，在唐堯之世入朝爲官，將旱神女魃驅逐到弱水以北，民衆依仗他的勤敏，帝舜嘉獎他，命他爲農神。經歷夏商周三代，直到秦漢時期，獯鬻、獫狁、山戎、匈奴等部族，歷代殘暴，危害中原，而始均的後裔，不同南方的華夏交往，所以古代書籍中没有記載。

成帝托跋毛

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聰明武略，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

經過六十七代，至成皇帝托跋毛即位。他天資聰明，英武有謀略，爲遠近的人所推舉，統領三十六國，九十九個大姓，威震北方，没有不順服的。逝世。

節帝托跋貸——安帝托跋越

節皇帝諱貸立，崩。
莊皇帝諱觀立，崩。
明皇帝諱樓立，崩。
安皇帝諱越立，崩。

節皇帝名托跋貸即位，逝世。
莊皇帝名托跋觀即位，逝世。
明皇帝名托跋樓即位，逝世。
安皇帝名托跋越即位，逝世。

宣帝托跋推寅

宣皇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

宣皇帝名托跋推寅即位。向南遷到大草澤，

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

草澤方圓一千多里，土地低窪潮濕。謀議再往南遷徙，没有成行而逝世。

景帝托跋利——威帝托跋儈

景皇帝諱利立，崩。
元皇帝諱俟立，崩。
和皇帝諱肆立，崩。
定皇帝諱機立，崩。
僖皇帝諱蓋立，崩。
威皇帝諱儈立，崩。

景皇帝名托跋利即位，逝世。
元皇帝名托跋俟即位，逝世。
和皇帝名托跋肆即位，逝世。
定皇帝名托跋機即位，逝世。
僖皇帝名托跋蓋即位，逝世。
威皇帝名托跋儈即位，逝世。

獻帝托跋鄰

獻皇帝諱鄰立。時有神人言於國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帝時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獻皇帝名托跋鄰，即位。當時有位神人對國人説："這片土地荒凉遥遠，不足以建立都城，應該再遷移居處。"皇帝這時年老體衰，於是把皇位傳授給兒子。

聖武帝托跋詰汾

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并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别，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

聖武皇帝名叫托跋詰汾。獻帝命令他向南遷移，山高谷深，有重重的艱難險阻，托跋詰汾於是想停下來。這時有一頭神獸，它的形狀像馬，聲音像牛，走到前面引路，經歷一年纔走出山谷。開始居住在匈奴人的舊地。遷徙的策略，大都出自宣、獻二帝，所以人們并稱二帝爲"推寅"，大概是習俗中所説"鑽研"的意思。當初，聖武帝曾經率領幾萬騎兵在山澤中打獵，忽然看到有衣蔽的車輛從天而降，到了地面，見到一位美麗的婦人，侍衛她的人很多。聖武帝驚奇地詢問她，她回答説："我是天女，受命前來與您成婚。"於是一同就寢。清晨，天女請求返回，説："明年一周年時，再在這個地方相會。"説後就分别，離去時如風雨般急速。過了一年，聖武帝到先前打獵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見。天女把所生的男兒交給聖武帝説："這是您的兒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孫相傳，會世世代代做帝王。"説完後就離去了。兒子就是魏國始祖。所以當時人有謡諺説："詰汾皇帝没有婦家，力微皇帝没有舅家。"聖武帝逝世。

神元帝托跋力微　文帝托跋沙漠汗

始祖神元皇帝諱力微立。生而英睿。

始祖神元皇帝名托跋力微即位。他生來傑出聖明。

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内

元年，年歲爲庚子。此前，西部種族進犯，

侵，國民離散，依於没鹿回部大人竇賓。始祖有雄傑之度，時人莫測。後與賓攻西部，軍敗，失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令其部内求與馬之人，當加重賞，始祖隱而不言。久之，賓乃知，大驚，將分國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固問所欲。始祖請率所部北居長川，賓乃敬從。積十數歲，德化大洽，諸舊部民，咸來歸附。

二十九年，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始祖。其子不從，乃陰謀爲逆。始祖召殺之，盡并其衆，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馬二十餘萬。

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夏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於是徵而戮之，遠近肅然，莫不震懾。始祖乃告諸大人曰："我歷觀前世匈奴、蹋頓之徒，苟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而其死傷不足相補，更招寇仇，百姓塗炭，非長計也。"於是與魏和親。

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元二年也。

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爲魏賓之冠。聘問交市，往來不絶，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始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爲倚伏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仰。魏晋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晋武帝具禮護送。

四十八年，帝至自晋。

五十六年，帝復如晋；其年冬，還國。晋遺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百乘。行達并州，晋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

國内民衆流離，依附於没鹿回部大人竇賓。始祖有英雄豪傑的器度，當時人莫能測知。後來和竇賓攻打西部種族，軍隊失敗，竇賓失去馬匹徒步奔跑，始祖派人把自己所乘的駿馬送給他。竇賓返回，命他的部屬訪求送馬的人，將加以重賞，始祖隱秘而不言。過了很久，竇賓纔知道，大爲驚訝，打算分出國家的一半，來奉送給始祖，始祖不接受，於是送上他喜愛的女兒。竇賓還想報恩，一再詢問始祖的願望。始祖請求率領部屬向北居住到長川，竇賓於是恭敬地順從。過了十多年，仁德的教化大行，各舊部民衆，都來歸附。

二十九年，竇賓臨終，告誡他的兩個兒子恭謹地擁戴始祖。那兩個兒子不聽從，便暗中策謀作亂。始祖召唤殺了他倆，全部吞并他們的部衆，各部大人，全都歸服，能拉弓騎馬的有二十多萬人。

三十九年，遷徙到定襄的盛樂。夏四月，祭祀上天，各部君長都來助祭，祇有白部大人遲疑不到，於是徵召而殺了他，遠近恭敬，無不震動懾服。始祖於是告訴各大人説："我遍觀前代匈奴、蹋頓之流，苟且貪圖財利，抄掠邊境民衆，雖然有所獲取，而他們的死傷不足以相補，更招致許多仇敵，百姓困苦，不是長遠的計策。"於是同魏國友好親善。

四十二年，派遣兒子文帝到魏國，并且觀察風土人情。這年是曹魏景元二年。

文皇帝名叫托跋沙漠汗，以一國的太子留在洛陽，是魏國賓客中最尊貴的。通問和交易，來往不斷，魏國人贈送黄金布帛繒絮，每年以萬計數。始祖和鄰國交往，篤厚信實誠意待人，不做詭異的事以邀取一時的利益，寬容厚道聽任自然，而遠近歸順敬仰。魏晋禪讓，和好的關係依然親密。始祖年事已高，文皇帝因父親年老請求回去，晋武帝備禮護送他。

四十八年，文皇帝自晋國回歸。

五十六年，文皇帝又到晋國；這年冬，回國。晋國送給文皇帝錦、罽、繒、綵、綿、絹、各種物品，都很豐厚，牛車有一百輛。行進到并州，晋國征北將軍衛瓘，因文皇帝爲人傑出特

雄異，恐爲後患，乃密啓晋帝，請留不遣。晋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晋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貨。

異，擔心成爲後患，就秘密禀報晋帝，請求留下不送回。晋帝對失信感到爲難，不准許。衛瓘又請求用黄金錦緞賄賂國中大人，離間他們，使他們互相傷害。晋帝聽從他的意見，於是留下文皇帝。這時，國中的執政官和外部大人，都接受了衛瓘的財貨。

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悦，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爲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彩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絶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爲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并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是似得晋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帝在晋之後，諸子愛寵日進，始祖年逾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之語，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於是諸大人乃馳詣塞南，矯害帝。既而，始祖甚悔之。帝身長八尺，英姿瑰偉，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與親善，雅爲人物歸仰。後乃追謚焉。

五十八年，纔送回文皇帝。始祖聽説文皇帝返回，很高興，派各部大人前往陰館迎接他。酒興很濃時，文皇帝仰望飛鳥，對大人們説："我爲你們射下它。"拿起彈弓射出彈子，鳥應弦而落下來。這時國中風俗没有彈弓，衆人都大爲驚奇，就互相説："太子的風度和服飾，和南方的華夏相同，加之奇特的法術舉世無雙，如果繼承國家大位，改變舊習俗，我們必定不能償其志願，他不如在國内的各個王子，習於本分淳厚樸實。"都認爲如此。加之素來進行離間，於是謀圖加害他，一起先行趕回去。始祖問他們説："我的兒子已游歷别國，德行增進得怎麽樣?"都回答説："太子的武藝不同凡響，拉開空弓而射落飛鳥，這似乎是得到了晋國人怪異的法術，這是亂國害民的徵兆，惟願明察。"自從文皇帝在晋國之後，各個王子的寵愛日益增進，始祖年過一百歲，頗受迷惑，聽到所有大人的話後，心中就有了懷疑。於是説："凡是不可容忍的，就應當除掉他。"於是各位大人就奔馳到塞南，矯詔殺害文皇帝。不久，始祖十分後悔這件事。文皇帝身高八尺，英俊魁梧，在晋國的時候，朝官英才大都和他親近友好，很爲人們歸向敬仰。後來纔追贈謚號。

其年，始祖不豫。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瓘之貨，故欲沮動諸部，因在庭中礪鉞斧，諸大人問欲何爲，答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今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始祖尋崩。凡饗國五十八年，年一百四歲。太祖即位，尊爲始祖。

這一年，始祖患病。烏丸王庫賢，親近有權勢，先前接受了衛瓘的財貨，所以想挫喪離散各部落，便在庭院中磨礪鉞斧，大人們問他要幹什麽，庫賢回答説："皇上恨你們讒言殺害太子，現在想要全部收捕各大人的長子殺掉。"大人都相信了，各自散走。始祖不久逝世。共在位五十八年，一百零四歲。太祖即位後，尊崇他爲始祖。

章帝托跋悉鹿

章皇帝諱悉鹿立，始祖之子也。

章皇帝名托跋悉鹿即位，是始祖的兒子。各

諸部離叛，國内紛擾。饗國九年而崩。

部落離散叛亂，國内動蕩不安。在位九年而逝世。

平帝托跋綽

平皇帝諱綽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復舉。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爲其下所殺，更立莫槐弟普撥爲大人。帝以女妻撥子丘不懃。帝饗國七年而崩。

平皇帝名托跋綽即位，是章帝的小弟弟。他英勇有智謀，軍威恩德又興起。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被部下殺害，另立莫槐的弟弟普撥爲大人。平皇帝把女兒嫁給普撥的兒子丘不懃。皇帝在位七年而逝世。

思帝托跋弗

思皇帝諱弗立，文帝之少子也。聰哲有大度，爲諸父兄所重。政崇寬簡，百姓懷服。饗國一年而崩。

思皇帝名托跋弗即位，是文皇帝的小兒子。他聰明有大氣度，被所有父兄所推重。政治崇尚寬容簡易，百姓懷念馴服。在位一年而逝世。

昭帝托跋禄官　桓帝托跋猗㐌

昭皇帝諱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國爲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在上谷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長子桓皇帝諱猗㐌統一部，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諱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盛樂故城。自始祖以來，與晋和好，百姓乂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晋分界。

昭皇帝名托跋禄官即位，是始祖的兒子。分全國爲三部：昭皇帝親自率領一部住在東部，在上谷以北，濡源以西，東面鄰接宇文部；命文帝的長子桓皇帝名托跋猗㐌統領一部，住在代郡的參合陂以北；命桓帝的弟弟穆皇帝名托跋猗盧統領一部，住在定襄的盛樂故城。自從始祖以來，與晋國和好，百姓安寧，財産富裕充實，拉弓騎射的騎兵有四十多萬人。這一年，穆皇帝纔從并州出兵，遷徙各類胡人向北居住到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黄河攻打匈奴、烏桓各部。從杏城以北八十里到長城原，在道路兩旁設立界碑，和晋國分界。

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晋成都王司馬穎遣從事中郎田思，河間王司馬顒遣司馬靳利，并州刺史司馬騰遣主簿梁天，并來會葬。遠近赴者二十萬人。

二年，安葬文帝和皇后封氏。當初，思帝想改葬，没實現而逝世。到這時，完成思帝先前的心願。晋國成都王司馬穎派遣從事中郎田思，河間王司馬顒派遣司馬靳利，并州刺史司馬騰派遣主簿梁天，都來會葬。遠近奔赴的有二十萬人。

三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

三年，桓帝越過沙漠向北巡視，乘便向西攻占各國。

四年，東部未耐婁大人倍斤入居遼東。

四年，東部未耐婁大人倍斤遷入遼東居住。

五年，宇文莫廆之子遜昵延朝貢。帝嘉其誠款，以長女妻焉。

五年，宇文莫廆的兒子遜昵延入朝貢奉。皇帝嘉獎他誠心歸附，把長女嫁給他。

七年，桓帝至自西略，諸降附者二十餘國，凡積五歲，今始東還。

七年，桓帝從攻占的西方前綫返回，所有投降歸附的有二十多個國家，共經歷五年，現在纔

回到東方。

十年，晉惠帝爲成都王穎逼留在鄴。匈奴別種劉淵反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率十餘萬騎，帝亦同時大舉以助之，大破淵衆於西河、上黨。會惠帝還洛，騰乃辭師。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乃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爲亭，樹碑以記行焉。

十年，晉惠帝受成都王司馬穎逼迫留住在鄴城。匈奴別部劉淵在離石反叛，自稱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前來請求出兵，桓帝率領十多萬騎兵，昭帝也同時大舉出兵來協助他，在西河、上黨大敗劉淵的部衆。恰巧惠帝返回洛陽，司馬騰就辭謝軍隊。桓帝和司馬騰在汾水東面結盟後返回。於是派輔臣衛雄、段繁，在參合陂以西堆積石塊爲亭子，樹立石碑來記載功績。

十一年，劉淵攻司馬騰，騰復乞師。桓帝以輕騎數千救之，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

十一年，劉淵攻打司馬騰，司馬騰又請求出兵。桓帝率領幾千輕裝的騎兵救援他，殺死劉淵的將領綦毋豚，劉淵向南逃到蒲子。晉國授予桓帝大單于稱號，金印紫綬。

是歲，桓帝崩。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木。參合陂土無榆樹，故世人異之，至今傳記。帝統部凡十一年。後定襄侯衛操，樹碑於大邗城，以頌功德。子普根代立。

這一年，桓帝逝世。桓帝英俊魁梧，馬匹不能承受。常常乘坐安車，駕着大牛，牛角上可容一石。桓帝曾經中毒，嘔吐過的地上不久生出榆木。參合陂的土地没有榆樹，所以世人感到奇怪，至今傳説。桓帝統領部落共十一年。後來定襄侯衛操，在大邗城樹立石碑，來頌揚他的功德。兒子普根代立。

十二年，賨人李雄僭帝號於蜀，自稱大成。

十二年，賨人李雄在蜀地冒稱帝號，自稱大成。

十三年，昭帝崩。徒何大單于慕容廆遣使朝貢。是歲，羯胡石勒與晉馬牧帥汲桑反。

十三年，昭帝逝世。徒何大單于慕容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一年，羯胡石勒和晉國的馬牧帥汲桑反叛。

穆帝托跋猗盧

穆皇帝天姿英特，勇略過人，昭帝崩後，遂總攝三部，以爲一統。

穆皇帝天生英俊傑出，勇氣謀略超過常人，昭帝逝世後，便總領三部，成爲一統格局。

元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

元年，劉淵冒稱帝號，自稱爲大漢。

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使，以子遵爲質。帝嘉其意，厚報饋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鐵弗劉虎舉衆於雁門以應之，攻琨新興、雁門二郡。琨來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將騎二萬，助琨擊之，大破白部；次攻劉虎，屠其營落。虎收其餘燼，西走度河，竄居朔方。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

三年，晉國并州刺史劉琨派遣使者，以兒子劉遵爲人質。穆帝嘉賞他的誠意，厚重地回報饋贈他。白部大人叛變進入西河，鐵弗劉虎率部衆在雁門接應他，攻打劉琨的新興、雁門二郡。劉琨前來請求出兵，穆帝派遣弟弟的兒子平文皇帝率領二萬騎兵，協助劉琨攻打，大敗白部；隨之攻打劉虎，屠殺他的營壘部落。劉虎收集他的殘餘勢力，向西渡過黄河，逃竄到朔方居住。晉懷帝晉升穆帝爲大單于，封爲代公。穆帝因封邑離國内遥遠，民衆不相連接，於是向劉琨

琨自以托附，聞之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之民於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劉琨又遣使乞師救洛陽，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晉太傅東海王司馬越辭以洛中饑饉，師乃還。是年，劉淵死，子聰僭立。

四年，劉琨牙門將邢延據新興叛，招引劉聰。帝遣軍討之，聰退走。

五年，劉琨遣使乞師以討劉聰、石勒。帝以琨忠義，矜而許之。會聰遣其子粲襲晉陽，害琨父母而據其城，琨來告難，帝大怒，遣長子六脩、桓帝子普根，及衛雄、范班、姬澹等爲前鋒，帝躬統大衆二十萬爲後繼。粲懼，焚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斬其將劉儒、劉豐、簡令、張平、邢延，伏尸數百里。琨來拜謝，帝以禮待之。琨固請進軍，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然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終舉。賊奚可盡乎?"饋琨馬牛羊各千餘，車令百乘，又留勁銳戍之而還。

是年，晉雍州刺史賈疋、京兆太守閻鼎，以晉懷帝爲劉聰所執，共立懷帝兄子秦王業爲太子，於長安稱行臺。帝復戒嚴，與琨更剋大舉。命琨自列晉行臺，部分諸軍，帝將遣十萬騎從西河鑒谷南出，晉軍從蒲坂東度，會於平陽，就食聰粟，迎復晉帝。事不果行。

六年，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

求取句注、陘嶺以北的土地。劉琨自以爲穆帝托附，聽説後很高興，就遷徙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縣五縣的民衆到陘嶺以南，另外設置城邑，全部獻出這些土地，東面連接代郡，西面連接西河、朔方，方圓幾百里。穆帝於是遷徙十萬户來填充這一地區。劉琨又派遣使者請求出兵救援洛陽，穆帝派遣二萬步兵騎兵協助他，晉國太傅東海王司馬越以洛陽饑荒加以推辭，軍隊纔退回。這一年，劉淵死去，兒子劉聰僭越即位。

四年，劉琨的牙門將邢延占據新興反叛，招引劉聰。穆帝派遣軍隊討伐，劉聰失敗逃跑。

五年，劉琨派遣使者請求出兵來討伐劉聰、石勒。穆帝因劉琨忠義，憐憫他而答應了。恰巧劉聰派遣他的兒子劉粲襲擊晉陽，害死劉琨的父母而占據這座城，劉琨前來報告禍難，穆帝大怒，派遣長子六脩、桓帝的兒子普根，和衛雄、范班、姬澹等人爲前鋒，穆帝親自統領二十萬大軍爲後續部隊。劉粲恐懼，焚毁車輛物資，突圍逃跑。穆帝指揮騎兵追趕，殺死劉粲的將領劉儒、劉豐、簡令、張平、邢延，尸體遍布幾百里。劉琨前來致謝，穆帝以禮儀接待他。劉琨一再請求進軍，穆帝説："我不能早日到來，致使您的父母被害，實在感到慚愧。現在您已經恢復一州疆土，而我遠道而來，戰士馬匹疲勞困頓，暫且等待最終的舉事。賊寇怎可消滅光呢?"饋贈給劉琨馬牛羊各一千多頭，車一百輛，又留下精鋭的士兵戍守而後返回。

這一年，晉國雍州刺史賈疋、京兆太守閻鼎，因晉懷帝爲劉聰所捉，共立懷帝哥哥的兒子秦王司馬業爲太子，在長安稱行臺。穆帝又嚴密戒備，和劉琨再約定期限大舉出兵。命令劉琨自行組建晉國行臺，部署各軍，穆帝將派遣十萬騎兵從西河鑒谷向南出發，晉國軍隊從蒲坂向東渡過黄河，在平陽會合，就地取用劉聰的穀粟，迎接晉帝回去復位。事情没有實現。

六年，在盛樂築城作爲北都，修建舊平城作爲南都。穆帝登上平城西山，觀望地形，於是又向南一百里，在灅水北岸的黄瓜堆建築新平城，

築新平城，晋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晋國人稱之爲小平城，派長子六脩鎮守，統領南部。

七年，帝復與劉琨約期，會於平陽。會石勒擒王浚，國有匈奴雜胡萬餘家，多勒種類，聞勒破幽州，乃謀爲亂，欲以應勒，發覺，伏誅，討聰之計，於是中止。

七年，穆帝又和劉琨約定日期，在平陽會合。正當石勒擒獲王浚，國内有匈奴各類胡人一萬多户，多爲石勒的種族，聽説石勒攻破幽州，就策謀作亂，想以此響應石勒，被發現，遭到誅殺，討伐劉聰的計劃，於是中途停止。

八年，晋愍帝進帝爲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聰、勒之亂，志欲平之。先是，國俗寬簡，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其威嚴伏物，皆此類也。

八年，晋愍帝擢升穆帝爲代王，設置官屬，食邑爲代郡、常山二郡。穆帝憎恨劉聰、石勒的叛亂，立志要平定他們。在這以前，國内風俗寬容簡易，民衆不知道禁令。到這時，刑法嚴明峻刻，各部民衆多因違犯禁令而獲罪。凡是延遲時間的都整個部落遭殺戮，有的全家一起而被送往刑殺的地方，别人問"到哪裏去"，回答説"將前往受死"。穆帝以威嚴制伏衆人，都是這一類做法。

九年，帝召六脩，六脩不至。帝怒，討之，失利，乃微服民間，遂崩。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衛雄、姬澹率晋人及烏丸三百餘家，隨劉遵南奔并州。普根立月餘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普根子又薨。是年，李雄遣使朝貢。

九年，穆帝徵召六脩，六脩不到。穆帝發怒，討伐他，失敗，就更换平民服裝到民間，於是逝世。普根先前守衛外部疆域，聽到禍難奔赴前來，攻打六脩，消滅了他。衛雄、姬澹率領晋國人和烏丸人三百多家，跟着劉遵向南奔并州。普根即位一個多月而逝世。普根的兒子剛出生，桓帝皇后扶立他。這年冬天，普根的兒子又逝世。這一年，李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平文帝托跋鬱律

平文皇帝諱鬱律立，思帝之子也。姿質雄壯，甚有威略。

平文皇帝名托跋鬱律即位，是思帝的兒子。他形貌雄壯，很有威望謀略。

元年，歲在丁丑。

元年，年歲爲丁丑。

二年，劉虎據朔方，來侵西部，帝逆擊，大破之，虎單騎迸走。其從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劉聰死，子粲僭立，爲其將靳準所殺，淵族子曜僭立。帝聞晋愍帝爲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劉曜遣使請和，帝不納。是年，司馬叡僭稱大位於江南。

二年，劉虎占據朔方，前來侵犯西部疆土，皇帝迎擊，把他打得大敗，劉虎單人匹馬突圍逃跑。劉虎的堂弟路孤率領部落歸附，皇帝把女兒嫁給他。向西兼有烏孫舊地，向東吞并勿吉以西土地，拉弓騎馬的士兵將近有一百萬。劉聰死去，兒子劉粲僭越即位，被他的將領靳準殺死，劉淵遠房侄子劉曜僭越即位。皇帝聽説晋愍帝被劉曜殺害，環視大臣説："現在中原没有主宰，上天大概要資助我吧?"劉曜派遣使者請求和好，皇帝不接受。這一年，司馬叡在江南僭越稱帝。

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

三年，石勒自稱趙王，派遣使者乞求和好，

和，請爲兄弟。帝斬其使以絶之。

四年，私署涼州刺史張茂遣使朝貢。

五年，僭晋司馬叡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絶之。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興初，尊曰太祖。

請做兄弟。皇帝殺死他的使者與之絶交。

四年，自命爲涼州刺史的張茂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五年，僭號晋國的司馬叡派遣使者韓暢加授尊崇的爵位服飾，皇帝拒絶了他。練兵習武，有平定南方的心意。桓帝后因皇帝得到衆人的歡心，恐怕不利於自己的兒子，謀害皇帝，皇帝於是逝世，大人死亡的有幾十人。天興初年，被尊爲太祖。

惠帝托跋賀傉

惠皇帝諱賀傉立，桓帝之中子也。以五年爲元年。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二年，司馬叡死，子紹僭立。

四年，帝始臨朝。以諸部人情未悉款順，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是年，張茂死，兄寔子駿立，遣使朝貢。

五年，帝崩。是年，司馬紹死，子衍僭立。

惠皇帝名托跋賀傉即位，是桓帝的中子。以平文皇帝五年爲元年。没有親自處理政事，太后臨朝聽政，派遣使者和石勒交往和好，當時人稱之爲女國使。

二年，司馬叡死去，兒子司馬紹僭越即位。

四年，皇帝開始臨朝理事。因各部人心没有全部歸順，就在東木根山建築城池，遷都到那裏。這一年，張茂死去，哥哥張寔的兒子張駿繼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五年，皇帝逝世。這一年，司馬紹死去，兒子司馬衍僭越即位。

煬帝托跋紇那

煬皇帝諱紇那立，惠帝之弟也。以五年爲元年。

三年，石勒遣石虎率騎五千來寇邊部，帝禦之於句注陘北，不利，遷於大寧。時烈帝居於舅賀蘭部，帝遣使求之，賀蘭部帥藹頭，擁護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勢擊藹頭。宇文衆敗，帝還大寧。

四年，石勒擒劉曜。

五年，帝出居於宇文部。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

煬皇帝名托跋紇那即位，是惠帝的弟弟。以惠帝五年爲元年。

三年，石勒派遣石虎率領五千騎兵來進犯邊境，皇帝在句注陘北面抵禦，失利，遷到大寧。這時烈帝居住在舅氏賀蘭部，皇帝派遣使者求他返回，賀蘭部頭領藹頭，保護烈帝不送回。皇帝發怒，召集宇文部合力攻打藹頭。宇文部部衆失敗，皇帝返回大寧。

四年，石勒擒獲劉曜。

五年，皇帝外出居住到宇文部。賀蘭和各部大人，共同擁立烈帝。

烈帝托跋翳槐

烈皇帝諱翳槐立，平文之長子也。以五年爲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

二年，石勒僭立，自稱大趙王。

烈皇帝名托跋翳槐即位，是平文皇帝的長子。以煬帝五年爲元年。石勒派遣使者請求和好，皇帝派遣弟弟昭成皇帝前往襄國，跟從的有五千多家。

二年，石勒僭越即位，自稱爲大趙王。

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慕容廆死，子元真代立。

五年，石勒死去，兒子大雅僭越即位。慕容廆死去，兒子元真代立。

六年，石虎廢大雅，僭立。李雄死，兄子班立。雄子期，殺班自立。

六年，石虎廢黜大雅，僭越即位。李雄死去，哥哥的兒子李班即位。李雄的兒子李期，殺死李班自己即位。

七年，藹頭不修臣職，召而戮之，國人復貳。煬帝自宇文部還入，諸部大人復奉之。

七年，藹頭不履行臣子的職守，徵召來殺了他，國人又生二心。煬帝從宇文部返回國内，各部大人又擁戴他。

煬皇帝復立，以七年爲後元年。烈帝出居於鄴，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煬皇帝再登位，以烈帝七年爲後元年。烈帝外出居住到鄴城，石虎奉送給他房宅、伎妾、奴婢、日常用品。

三年，石虎遣將李穆率騎五千納烈帝於大寧，國人六千餘落叛煬帝，煬帝出居於慕容部。

三年，石虎派遣將領李穆率領五千騎兵送烈帝到大寧，國人六千多家背叛煬帝，煬帝外出居住到慕容部。

烈皇帝復立，以三年爲後元年。城新盛樂城，在故城東南十里。一年而崩。

烈皇帝再次登位，以煬帝三年爲後元年。建築新盛樂城，在舊城東南十里。一年而逝世。

昭成帝托跋什翼犍

昭成皇帝諱什翼犍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長八尺，隆準龍顔，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事在《孤傳》。十一月，帝即位於繁畤之北，時年十九，稱建國元年。是歲，李雄從弟壽殺期僭立，自號曰漢。

昭成皇帝名托跋什翼犍即位，是平文皇帝的第二個兒子。生來奇特偉岸，寬厚仁愛有大氣度，高興和憤怒不表現在臉上。身高八尺，高鼻梁，眉骨隆起，站着頭髮拖到地上，睡下去乳頭垂到卧席。烈帝臨終遺命説："一定要迎立托跋什翼犍，社稷纔可以安寧。"烈帝逝世，皇帝的弟弟元孤就親自前往鄴城迎接，和昭成皇帝一起返回。事情記載在《元孤傳》。十一月，皇帝在繁畤的北面即位，時年十九歲，稱建國元年。這一年，李雄的堂弟李壽殺死李期僭越登位，自稱爲漢。

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諸大人於參合陂，議欲定都灅源川，連日不决，乃從太后計而止。語在《皇后傳》。娉慕容元真妹爲皇后。

二年春，開始設置百官，分别掌管各項職責。東到濊貊，西到破洛那，没有不歸附的。夏五月，在參合陂會見各部大人，商議要把都城定在灅源川，接連幾天不能决斷，於是聽從太后的計策而停止。記載在《皇后傳》。娶慕容元真的妹妹爲皇后。

三年春，移都於雲中之盛樂宫。

三年春，遷都到雲中的盛樂宫。

四年秋九月，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氏崩。冬十月，劉虎寇西境。帝遣軍逆討，大破之，虎僅

四年秋九月，在舊城南八里建築盛樂城。皇后慕容氏逝世。冬十月，劉虎侵犯西部疆域。皇帝派遣軍隊迎擊，把他打得大敗，劉虎僅孤身逃

以身免。虎死，子務桓立，始來歸順，帝以女妻之。十二月，慕容元真遣使朝貢，并薦其宗女。

五年夏五月，幸參合陂。秋七月七日，諸部畢集，設壇埒，講武馳射，因以爲常。八月，還雲中。是年秋，司馬衍死，弟岳僭立。

六年秋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請薦女。是年，李壽死，子勢僭立，遣使朝貢。

七年春二月，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於境。夏六月，皇后至自和龍。秋七月，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婚，帝許之。九月，以烈帝女妻之。其年，司馬岳死，子聃僭立。

八年，慕容元真遣使朝貢。是年，張駿私署假凉王。

九年，石虎遣使朝貢。是年，張駿死，子重華代立。

十年，遣使詣鄴觀釁。是年，司馬聃擒李勢。張重華遣使朝貢。

十一年，慕容元真死，子儁代立。

十二年，西巡，至河而還。是年，石虎死，子世立。世兄遵，殺世自立。遵兄鑒，殺遵自立。

十三年，魏郡人冉閔，殺石鑒僭立。

十四年，帝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敕諸部，各率所統，以俟大期。諸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强并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帝乃止。是歲，氐苻健僭稱大

脱。劉虎死去，兒子劉務桓即位，開始來歸順，皇帝把女兒嫁給他。十二月，慕容元真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并送上同宗的女子。

五年夏五月，前往參合陂。秋七月七日，各部全體會集，設立祭場，習武騎射，於是成爲常制。八月，回到雲中。這年秋天，司馬衍死去，弟弟司馬岳僭越即位。

六年秋八月，慕容元真派遣使者請求奉送女兒。這一年，李壽死去，兒子李勢僭越即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七年春二月，派遣大人長孫秩到元真境内迎娶元真的女兒慕容氏爲皇后。夏六月，皇后從和龍到來。秋七月，慕容元真派遣使者送上聘禮，請求交相爲婚，皇帝答應了他。九月，把烈帝的女兒嫁給他。這一年，司馬岳死去，兒子司馬聃僭越即位。

八年，慕容元真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一年，張駿私自任命爲假凉王。

九年，石虎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一年，張駿死去，兒子張重華代立。

十年，派遣使者前往鄴城伺隙而欲有所圖。這一年，司馬聃擒獲李勢。張重華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十一年，慕容元真死去，兒子慕容儁代立。

十二年，向西巡視，到黄河而返回。這一年，石虎死去，兒子石世即位。石世的哥哥石遵，殺死石世自己即位。石遵的哥哥石鑒，殺死石遵自己即位。

十三年，魏郡人冉閔，殺死石鑒僭越即位。

十四年，皇帝説："石氏羯胡衰滅，冉閔恣行禍亂，中原動蕩不安，没有人拯救，我將親自統率六軍，平定四海。"於是下令各部，各自率領所轄人馬，等待大舉的日期。各部大人規勸説："現在中原大亂，實在應該進軍攻取，聽説豪强一起出現，不能一舉平定，萬一行動阻滯，拖延時間，恐怕没有一勞永逸的利益，或許有虧缺損害的憂患。"皇帝纔停止。這一年，氐族人

位，自號大秦。

十五年，慕容儁滅冉閔，僭尊號。

十六年，慕容儁遣使朝貢。是年，張重華死，子曜靈立。重華庶兄祚殺曜靈而自立，稱涼公。

十七年，遣使於慕容儁。張祚復稱涼王，置百官，遣使朝貢。

十八年，太后王氏崩。是年，苻健死，子生僭立。羌姚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張瓘、宋混殺張祚，立重華少子玄靖，稱涼王。

十九年春正月，劉務桓死，其弟閼頭立，潛謀反叛。二月，帝西巡，因而臨河，使人招喻，閼頭從命。冬，慕容儁來請婚，許之。

二十年夏五月，慕容儁奉納禮幣。是年，苻堅殺苻生而僭立。姚襄爲苻眉所殺。

二十一年，閼頭部民多叛，懼而東走。渡河，半濟而冰陷，後衆盡歸閼頭兄子悉勿祈。初，閼頭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盡遣歸，欲其自相猜離，至是，悉勿祈奪其衆。閼頭窮而歸命，帝待之如初。

二十二年春，帝東巡，至於桑乾川。三月，慕容儁遣使朝貢。夏四月，帝還雲中。悉勿祈死，弟衛辰立。秋八月，衛辰遣子朝貢。

二十三年夏六月，皇后慕容氏崩。秋七月，衛辰來會葬，因而求婚，許之。是歲，慕容儁死，子暐立，遣使致賻。

二十四年春，衛辰遣使朝聘。是年，司馬聃死，衍子千齡僭立。

二十五年，帝南巡，至君子津。冬十月，行幸代。十一月，慕容暐薦女備後宮。

苻健僭越稱帝，自稱爲大秦。

十五年，慕容儁消滅冉閔，僭越稱尊號。

十六年，慕容儁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一年，張重華死去，兒子曜靈即位。張重華庶出的兄長張祚殺死曜靈而自己即位，稱爲涼公。

十七年，派遣使者到慕容儁那裏。張祚又稱爲涼王，設置百官，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十八年，太后王氏逝世。這一年，苻健死去，兒子苻生僭越即位。羌族人姚襄自稱爲大將軍、大單于。張瓘、宋混殺死張祚，擁立重華的小兒子玄靖，稱爲涼王。

十九年春正月，劉務桓死去，他的弟弟閼頭即位，暗中策劃反叛。二月，皇帝向西巡視，因而臨近黄河，派人招撫曉諭，閼頭聽從命令。冬，慕容儁前來請求聯姻，答應了他。

二十年夏五月，慕容儁獻上禮品財物。這一年，苻堅殺死苻生而僭越即位。姚襄被苻眉所殺。

二十一年，閼頭部民衆很多人背叛，畏懼而向東逃跑。渡黄河時，渡到河中心而冰塊下陷，其後部衆全都歸附閼頭哥哥的兒子悉勿祈。當初，閼頭背叛時，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皇帝身邊，全部將他們送回，想要他們自相猜疑離散，到這時，悉勿祈奪取閼頭的部衆。閼頭困厄而歸附，皇帝對待他如當初一樣。

二十二年春，皇帝向東巡視，到達桑乾川。三月，慕容儁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夏四月，皇帝回到雲中。悉勿祈死去，弟弟衛辰即位。秋八月，衛辰派遣兒子入朝貢奉。

二十三年夏六月，皇后慕容氏逝世。秋七月，衛辰來參加葬禮，乘便請求聯姻，答應了他。這一年，慕容儁死去，兒子慕容暐即位，皇帝派遣使者贈送喪禮物品。

二十四年春，衛辰派遣使者朝見。這一年，司馬聃死去，司馬衍的兒子司馬千齡僭越即位。

二十五年，皇帝向南巡視，到達君子津。冬十月，行進到代郡。十一月，慕容暐送女兒入後宫。

二十六年冬十月，帝討高車，大破之，獲萬口，馬牛羊百餘萬頭。是年，張重華弟天錫殺玄靖而自立。

二十七年春，車駕還雲中。冬十一月，討没歌部，破之，獲牛馬羊數百萬頭。

二十八年春正月，衛辰謀反，東渡河。帝討之，衛辰懼而遁走。冬十二月，苻堅遣使朝貢。是歲，司馬千齡死，弟弈僭立。

二十九年夏五月，遣燕鳳使苻堅。

三十年冬十月，帝征衛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猶未能堅，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如浮橋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

三十一年春，帝至自西伐，班賞各有差。

三十二年正月，帝南幸君子津。冬十月，幸代。

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征高車，大破之。是年，苻堅擒慕容暐。

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獻明皇帝諱寔格之，傷脅。夏五月，薨，後追謚焉。秋七月，皇孫珪生，大赦。是年，司馬弈臣桓温，廢弈爲海西公，立叡子昱。

三十五年，司馬昱死，子昌明僭立。

三十六年夏五月，遣燕鳳使苻堅。

三十七年，帝征衛辰，衛辰南走。

三十八年，衛辰求援於苻堅。

三十九年，苻堅遣其大司馬苻洛

二十六年冬十月，皇帝討伐高車，把高車打得大敗，俘獲一萬人，馬牛羊一百多萬頭。這一年，張重華的弟弟天錫殺死玄靖而自己登位。

二十七年春，皇帝返回雲中。冬十一月，討伐没歌部，打敗了他們，獲得牛馬羊幾百萬頭。

二十八年春正月，衛辰圖謀反叛，向東渡過黄河。皇帝討伐他，衛辰畏懼而逃跑。冬十二月，苻堅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一年，司馬千齡死去，弟弟司馬弈僭越即位。

二十九年夏五月，派遣燕鳳出使苻堅。

三十年冬十月，皇帝征討衛辰。這時黄河的冰没有結成，皇帝於是用蒲葦編結的繩索阻止流水，不久冰連在一起，還不很堅固，就把葦草散布在冰上，冰草相連結，如同浮橋。各軍順利渡過，出其不意，衛辰和同宗的人向西逃跑，皇帝收集衛辰的部落返回，俘獲奴婢和馬牛羊幾十萬頭。

三十一年春，皇帝從西征前綫返回，頒賜各有等級。

三十二年正月，皇帝南到君子津。冬十月，行進到代郡。

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征討高車，大敗他們。這一年，苻堅擒獲慕容暐。

三十四年春，長孫斤圖謀反叛，被殺。長孫斤反叛時，拔刀刺向皇帝，太子獻明皇帝名托跋寔同他搏鬥，傷了脅。夏五月，逝世，後來追加謚號。秋七月，皇孫托跋珪出生，大赦境内。這一年，司馬弈的臣子桓温，廢黜司馬弈爲海西公，擁立司馬叡的兒子司馬昱。

三十五年，司馬昱死去，兒子昌明僭越即位。

三十六年夏五月，派遣燕鳳出使苻堅。

三十七年，皇帝征討衛辰，衛辰向南逃跑。

三十八年，衛辰向苻堅求援。

三十九年，苻堅派遣他的大司馬苻洛率領部

率衆二十萬，及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來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獨孤部禦之，敗績。南部大人劉庫仁走雲中。帝復遣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王師不利。帝時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帝崩，時年五十七。太祖即位，尊曰高祖。

帝雅性寬厚，智勇仁恕。時國中少繒帛，代人許謙盗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謙或慚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之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彼各爲其主，何罪也?"乃釋之。

是歲，苻堅滅張天錫。

史臣曰：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有魏奄迹幽方，世居君長，淳化育民，與時無競。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靈心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號改都，恢隆大業。終於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衆二十萬人，和朱彤、張蚝、鄧羌等分幾路前來進犯，逼近南部疆域。冬十一月，白部、獨孤部抵禦他們，失敗。南部大人劉庫仁逃到雲中。皇帝又派遣庫仁率領十萬騎兵在石子嶺迎戰，王師失敗。皇帝這時患病，臣屬中没有可擔負大任的，於是率領國人避居於陰山以北。高車各種族全都背叛，四面抄掠，不能割草放牧。又越過沙漠以南。苻堅的軍隊漸退，纔返回。十二月，到達雲中，十二天後，皇帝逝世，時年五十七歲。太祖即位，尊崇爲高祖。

皇帝素來性情寬厚，聰明勇敢，仁愛厚道。當時國内絲織品少，代郡人許謙偷盗二匹絹，守衛的人報告了，皇帝隱秘這件事，對燕鳳説："我不忍心看許謙的臉，你不要泄露出去，許謙或許會慚愧而自殺。爲財物羞辱士人，是不對的。"皇帝曾經攻打西部的叛賊，飛來的亂箭射中了眼睛。打敗叛賊以後，各位大臣捉住射箭的人，各拿着小刀要宰割他。皇帝説："他是各爲其主，有什麽罪?"就釋放了他。

這一年，苻堅消滅張天錫。

史臣曰：帝王的興起，必定是積累德行功勞廣施利益，道義協合於天地，纔契合神明的心意。有魏隱迹於幽州，世代位居君長，淳厚的教化養育民衆，和當時人没有争鬥。神元皇帝由天女誕生，桓帝、穆帝忠於晉室。神靈心願人間事務，豈是平白獲取的？昭成帝以英雄傑出的資質，包含君子的度量，征伐四方而取勝，威名遍及荒遠地區，於是立國號改都城，興起偉大業績。終於一百六十年，光芒照耀寰宇。推其根源是有由來的。

魏書卷二

帝紀第二

太祖紀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游于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内，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群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顙大耳，衆咸異之。年六歲，昭成崩。苻堅遣將内侮，將遷帝於長安，既而獲免。語在《燕鳳傳》。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民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幸獨孤部。

元年，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宫，木柿盡生成林。帝雖冲幼，而嶷然不群。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興復洪業，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

七年，冬十月，苻堅敗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殺庫仁，庫仁弟眷攝國部。

八年，慕容暐弟冲僭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僭稱燕王。

太祖道武皇帝，名托跋珪，是昭成皇帝的嫡孫，是獻明皇帝的兒子。母親是獻明賀皇后。當初由於遷徙，在雲澤游覽，隨後就寢歇息，夢見太陽從室内升起，醒後見到陽光從窗户上連天際，忽然有所感應。在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於參合陂北生下太祖，這天夜晚又有光亮。昭成皇帝非常高興，群臣道賀，大赦境内，稟報給祖宗。哺育的人因皇帝的體重成倍於一般兒童，暗中獨自奇怪。第二年有榆樹生長在埋衣胞的土坑，後來就成爲樹林。很小時就能説話，眼睛中有光芒，寬額頭大耳朵，衆人都認爲他很與衆不同。六歲時，昭成皇帝逝世。苻堅派遣將領侵入國内，將遷皇帝到長安，不久得以免行。事情記載在《燕鳳傳》。苻堅軍隊返回後，國内民衆離散。苻堅命劉庫仁、劉衛辰分别代理國事。南部大人長孫嵩和元他等人，率領所有舊時民衆向南依附劉庫仁，皇帝這時轉往獨孤部。

元年，將昭成皇帝安葬在金陵，製造棺木，木屑都生長成林。皇帝雖然幼小，而才智超出衆人。劉庫仁經常對他的兒子説："皇帝有高於天下的志向，復興宏大的業績，光宗耀祖的，必定是這人。"

七年，冬十月，苻堅在淮南失敗。這個月，慕容文等人殺死劉庫仁，劉庫仁的弟弟劉眷代領國内部衆。

八年，慕容暐的弟弟慕容冲僭越即位。姚萇自稱爲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僭越稱燕王。

九年，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是時故大人梁蓋盆子六眷，爲顯謀主，盡知其計，密使部人穆崇馳告。帝乃陰結舊臣長孫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賀蘭部。其日，顯果使人求帝，不及。語在《獻明太后傳》。是歲，鮮卑乞伏國仁私署大單于。苻堅爲姚萇所殺，子丕僭立。

九年，劉庫仁的兒子劉顯殺死劉眷而取代他，繼而將圖謀作亂。商人王霸知道這件事，在衆人中踩皇帝的脚，皇帝便奔馳而回。這時舊大人梁蓋盆的兒子六眷，是劉顯的主要謀士，知道劉顯的全部計策，秘密派部落中人穆崇馳馬報告。皇帝於是暗中交結舊臣長孫犍、元他等人。秋八月，前往賀蘭部。這天，劉顯果然派人尋找皇帝，没有趕上。事情記載在《獻明太后傳》。這一年，鮮卑人乞伏國仁私自任命爲大單于。苻堅被姚萇殺死，兒子苻丕僭越即位。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班爵叙勛，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樂。息衆課農。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來降。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登上代王位，郊祀上天，建立年號，在牛川大集會。又任命長孫嵩爲南部大人，任命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頒賜爵位獎勵功勛，各有等級。二月，前往定襄的盛樂。休養民衆勉勵農耕。三月，劉顯從善無向南逃到馬邑，他的族人奴真率領部衆來投降。

夏四月，改稱魏王。五月，車駕東幸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弗部帥代題叛走。諸將追之，帝曰："侯辰等世修職役，雖有小愆，宜且忍之。當今草創，人情未一，愚近者固應趑趄，不足追也。"

夏四月，改稱爲魏王。五月，皇帝向東前往陵石。護佛侯部頭領侯辰、乙弗部頭領代題背叛逃走。衆將領追擊他們，皇帝説："侯辰等人世代履行職責役事，雖然有小過失，應姑且容忍他們。當今萬事初創，人心不統一，愚蠢凡庸的人固然會徘徊不前，不值得追趕。"

秋七月己酉，車駕還盛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旬有數日，亡奔劉顯。帝使其孫倍斤代領部落。是月，劉顯弟肺泥率騎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來降。初，帝叔父窟咄爲苻堅徙于長安，因隨慕容永，永以爲新興太守。八月，劉顯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來逼南境。於是諸部騷動，人心顧望。帝左右于桓等，與諸部人謀爲逆以應之。事泄，誅造謀者五人，餘悉不問。帝慮内難，乃北逾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爲固。遣行人安同、長孫賀使于慕容垂以徵師，垂遣使朝貢，并令其子賀驎帥步騎以隨同等。

秋七月己酉，皇帝回到盛樂。代題又帶領部落來投降，十多天後，逃奔劉顯。皇帝命他的孫子倍斤代領部落。這月，劉顯的弟弟肺泥率領騎兵抄掠奴真的部落，不久率部落來投降。當初，皇帝的叔父窟咄被苻堅遷到長安，便跟隨慕容永，慕容永委任他爲新興太守。八月，劉顯派遣弟弟亢泥迎接窟咄，以軍隊相隨，來逼近南部疆域。這時各部騷擾動蕩，人心猶豫。皇帝身邊于桓等人，與各部的人謀劃作亂來響應窟咄。事情泄露，殺死主謀的五人，其餘的全不追究。皇帝擔憂内部禍難，於是向北越過陰山，前往賀蘭部，依山爲險固。派遣使者安同、長孫賀出使慕容垂以徵集軍隊，慕容垂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并命令他的兒子賀驎率領步兵騎兵跟隨安同等人。

冬十月，賀驎軍未至而寇已前

冬十月，賀驎軍隊未到來而敵寇已逼近，這

逼，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等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衛辰。帝自弩山遷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會賀驎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貢，奉帝西單于印綬，封上谷王。帝不納。

時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等十三人和所有烏丸人逃奔衛辰。皇帝從弩山遷往牛川，屯駐在于延水南面，出兵代谷，在高柳會合賀驎，大敗窟咄。窟咄投奔衛辰，衛辰殺了他，皇帝全部收集窟咄的部衆。十二月，慕容垂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向皇帝獻上西單于印綬，封爲上谷王。皇帝不接受。

是歲，慕容垂僭稱皇帝於中山，自號大燕。苻丕死，苻登自立於隴東。姚萇稱皇帝於長安，自號大秦。慕容冲爲部下所殺。慕容永僭立。

這一年，慕容垂在中山僭越稱皇帝，自號爲大燕。苻丕死去，苻登在隴東自立爲王。姚萇在長安稱皇帝，自號爲大秦。慕容冲被部下殺死。慕容永僭越即位。

二年春正月，班賜功臣長孫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二月，帝幸寧川。

二年春正月，頒賜功臣長孫嵩等七十三人多少不等。二月，皇帝前往寧川。

夏五月，遣行人安同徵兵於慕容垂，垂使子賀驎率衆來會。六月，帝親征劉顯於馬邑南，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南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

夏五月，派遣使者安同向慕容垂徵調軍隊，慕容垂派兒子賀驎率領部衆來會合。六月，皇帝親自到馬邑南部征討劉顯，追擊到彌澤，大敗劉顯，劉顯向南投奔慕容永，皇帝全部收集他的部落。

秋八月，帝至自伐顯。

秋八月，皇帝從討伐劉顯的前綫返回。

冬十月癸卯，幸濡源，遣外朝大人王建使於慕容垂。十一月，遂幸赤城。十有二月，巡松漠，還幸牛川。

冬十月癸卯，前往濡源，派遣外朝大人王建出使慕容垂。十一月，便前往赤城。十二月，巡視松漠，回到牛川。

三年春二月，帝東巡。

三年春二月，皇帝向東巡視。

夏四月，幸東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六月，大破之，獲其四部雜畜十餘萬，渡弱落水。班賞將士各有差。

夏四月，前往東赤城。五月癸亥，向北征討庫莫奚。六月，大敗他們，捕獲四個部落的各類牲畜十多萬頭，渡過弱落水。頒賞將士多少不等。

秋七月庚申，庫莫部帥鳩集遺散，夜犯行宮。縱騎撲討，盡殺之。其月，帝還赤城。八月，使九原公元儀使於慕容垂。

秋七月庚申，庫莫部頭領鳩合殘餘人馬，夜晚進犯皇帝行宮。皇帝指揮騎兵撲擊，全部殺了他們。這月，皇帝回到赤城。八月，派遣九原公元儀出使慕容垂。

冬十月，慕容垂遣使朝貢。十有二月辛卯，車駕西征，至女水，討解如部，大破之，獲男女雜畜十數萬。

冬十月，慕容垂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二月辛卯，皇帝西征，到達女水，討伐解如部，大敗他們，捕獲男女老少和各種牲畜十幾萬頭。

是歲，乞伏國仁死，弟乾歸立，私署河南王。

這一年，乞伏國仁死，弟弟乾歸即位，自命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甲寅，襲高車諸部落，大破之。二月癸巳，至女水，討叱突鄰部，大破之。戊戌，賀染干兄

四年春正月甲寅，襲擊高車各部落，大敗他們。二月癸巳，到達女水，討伐叱突鄰部，大敗他們。戊戌，賀染干兄弟率領各部來救援，和大

弟率諸部來救，與大軍相遇，逆擊走之。

夏四月，行還赤城。五月，陳留公元虔使於慕容垂。

冬十月，垂遣使朝貢。

是歲，氐呂光自稱三河王，遣使朝貢。

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渾海，襲高車袁紇部，大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慕容垂遣子賀驎率衆來會。

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與賀驎討賀蘭、紇突鄰、紇奚諸部落，大破之。六月，還幸牛川。衛辰遣子直力鞮寇賀蘭部，圍之。賀訥等請降，告困。秋七月丙子，帝引兵救之，至羊山，直力鞮退走。

八月，還幸牛川。遣秦王觚使於慕容垂。九月壬申，討叱奴部於囊曲河，大破之。

冬十月，遷雲中，討高車豆陳部於狼山，破之。十有一月，紇奚部大人庫寒舉部內屬。十有二月，紇突鄰大人屈地鞬舉部內屬。帝還次白漠。

六年春二月，幸紐垤川。三月，遣九原公元儀、陳留公元虔等西討黜弗部，大破之。

夏四月，祠天。六月，慕容賀驎破賀訥於赤城。帝引兵救之，驎退走。

秋七月壬申，講武於牛川，行還紐垤川。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馬，帝絶之。乃遣使於慕容永，永使其大鴻臚慕容鈞奉表勸進尊號。其月，衛辰遣子直力鞮出棝楊塞，侵及黑城。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垤川。於棝楊塞北，樹碑記功。

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

軍相遇，迎擊趕走了高車部落。

夏四月，返回赤城。五月，陳留公元虔出使慕容垂。

冬十月，慕容垂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這一年，氐人呂光自稱三河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五年春三月甲申，皇帝西征，駐扎在鹿渾海，襲擊高車袁紇部，大敗他們，俘獲人口、馬牛羊二十多萬。慕容垂派遣兒子賀驎率領部衆前來會合。

夏四月丙寅，行進到意辛山，和賀驎討伐賀蘭、紇突鄰、紇奚各部落，大敗他們。六月，回到牛川。衛辰派遣兒子直力鞮侵犯賀蘭部，包圍了他們。賀訥等人請求歸降，報告困境。秋七月丙子，皇帝率兵救援賀蘭部，到達羊山，直力鞮退兵逃走。

八月，回到牛川。派遣秦王元觚出使慕容垂。九月壬申，在囊曲河討伐叱奴部，大敗他們。

冬十月，遷到雲中，在狼山討伐高車豆陳部，打敗了他們。十一月，紇奚部大人庫寒率部歸附。十二月，紇突鄰大人屈地鞬率部歸附。皇帝返回駐扎在白漠。

六年春二月，前往紐垤川。三月，派遣九原公元儀、陳留公元虔等人向西討伐黜弗部，大敗他們。

夏四月，祭天。六月，慕容賀驎在赤城打敗賀訥。皇帝率軍救援賀訥，賀驎退兵而走。

秋七月壬申，在牛川練兵，回到紐垤川。慕容垂留下元觚而求取名馬，皇帝拒絶了他。於是派遣使者到慕容永那裏，慕容永派他的大鴻臚慕容鈞上表勸説進位稱帝。這月，衛辰派遣兒子直力鞮出兵棝楊塞，侵犯到黑城。九月，皇帝襲擊五原，大肆殺戮。收集五原積累的穀粟，回到紐垤川。在棝楊塞北，樹立石碑記載功績。

冬十月戊戌，向北征討蠕蠕，追擊他們，在

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班賜從臣各有差。其東西二部主匹候跋及縕紇提，斬別帥屋擊于。事具《蠕蠕傳》。

十有一月戊辰，還幸紐垤川。戊寅，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己卯，車駕出討。壬午，大破直力鞮軍於鐵歧山南，獲其器械輜重，牛羊二十餘萬。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奔遁。壬辰，詔諸將追之，擒直力鞮。十有二月，獲衛辰尸，斬以徇，遂滅之。語在《衛辰傳》。衛辰少子屈丐，亡奔薛干部。車駕次于鹽池。自河已南，諸部悉平。簿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班賜大臣各有差。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山胡酋大幡頹、業易于等率三千餘家降附，出居于馬邑。

是歲，起河南宮。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宴群臣，覲諸國貢使。北之美水。三月甲子，宴群臣於水濱。還幸河南宮。西部泣黎大人茂鮮叛走，遣南部大人長孫嵩追討，大破之。

夏五月，班賜諸官馬牛羊各有差。

秋八月，行幸漠南，仍築巡臺。

冬十有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貢。

是歲，皇子嗣生。

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赴白樓。三月，車駕西征侯呂鄰部。

夏四月，至苦水，大破之。五月，還幸白樓。慕容垂討慕容永於長子。六月，車駕北巡。永來告急，遣陳留公元虔、將軍庾岳率騎五萬東度河救之。破類拔部帥劉曜等，徙其部

大沙漠南牀山下追上，把他們打得大敗，頒賞隨從的臣屬多少不等。蠕蠕東西二部首領匹候跋和縕紇提，殺死別部首領屋擊于。事情記載在《蠕蠕傳》。

十一月戊辰，回到紐垤川。戊寅，衛辰派遣兒子直力鞮進犯南部疆域。己卯，皇帝出兵討伐。壬午，在鐵歧山南部大敗直力鞮的軍隊，獲取他的器械車輛，牛羊二十多萬頭。戊子，從五原的金津向南渡過黃河。辛卯，駐扎在直力鞮所居的悅跋城，劉衛辰父子逃奔。壬辰，詔令衆將追趕，擒獲直力鞮。十二月，獲取衛辰的尸體，斬首後加以展示，於是滅了他的部落。記載在《劉衛辰傳》。衛辰的小兒子屈丐，逃奔到薛干部。皇帝在鹽池屯駐。從黃河以南，各部全部平定。登記珍寶牲畜，獲名馬三十多萬匹，牛羊四百多萬頭。頒賞大臣多少不等。收捕衛辰的子弟族人不分老少五千多人，全部殺了他們。山胡頭領幡頹、業易于等人率領三千多家歸降依附，外出定居在馬邑。

這一年，修建河南宮。

七年春正月，前往木根山，於是停駐在黑鹽池。設宴招待群臣，會見各國貢奉的使者。向北到達美水。三月甲子，在水邊設宴招待群臣。回到河南宮。西部泣黎大人茂鮮背叛逃跑，皇帝派遣南部大人長孫嵩追擊討伐，大敗茂鮮。

夏五月，頒賞給各官員馬牛羊多少不等。

秋八月，前往沙漠南部，隨之修築巡視臺。

冬十二月，慕容永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這一年，皇子托跋嗣出生。

八年春正月，皇帝向南巡視。二月，前往羖羊原，到白樓。三月，皇帝向西征討侯呂鄰部。

夏四月，到達苦水，大敗侯呂鄰部。五月，回到白樓。慕容垂在長子討伐慕容永。六月，皇帝向北巡視。慕容永前來告急，派遣陳留公元虔、將軍庾岳率領五萬騎兵東渡黃河救援他。打敗類拔部頭領劉曜等人，遷徙他們的部落。元虔

落。元虔等因屯秀容，慕容垂遂圍長子。

等人於是屯駐秀容，慕容垂於是包圍長子。

秋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群臣，仍講武。先是，衛辰子屈丐奔薛干部，徵之不送。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帥太悉佛於三城，會其先出擊曹覆，帝乘虛屠其城，獲太悉佛子珍寶，徙其民而還。太悉佛聞之，來赴不及，遂奔姚興。九月，還幸河南宮。

秋七月，皇帝前往新壇。庚寅，設宴招待群臣，隨之習武。在這以前，衛辰的兒子屈丐投奔薛干部，徵召他不遣送。八月，皇帝向南征討薛干部頭領太悉佛到三城，正好太悉佛先前出兵攻打曹覆，皇帝乘虛屠戮他的城池，擒獲太悉佛的兒子珍寶，遷徙他的民衆而返回。太悉佛聽說後，赴救不及，於是投奔姚興。九月，回到河南宮。

是歲，姚萇死。

這一年，姚萇死去。

九年春三月，帝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棝楊塞外。

九年春三月，皇帝向北巡視。命東平公元儀在黄河以北的五原屯田，到達棝楊塞以外。

夏五月，田於河東。

夏五月，在黄河東面狩獵。

秋七月，還幸河南宮。

秋七月，回到河南宮。

冬十月，蠕蠕社崙等率部落西走。事具《蠕蠕傳》。

冬十月，蠕蠕社崙等人率部落向西退走。事情記載在《蠕蠕傳》。

是歲，姚萇子興僭立，殺苻登。慕容垂滅永。

這一年，姚萇的兒子姚興僭越即位，殺死苻登。慕容垂消滅慕容永。

十年春正月，太悉佛自長安還嶺北，上郡以西皆應之。

十年春正月，太悉佛從長安回到陘嶺以北，上郡以西都響應他。

夏五月，幸鹽池。六月，還幸河南宮。

夏五月，前往鹽池。六月，回到河南宮。

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造舟收穀。帝遣右司馬許謙徵兵於姚興。東平公元儀徙據朔方。八月，帝親治兵於河南。九月，進師，臨河築臺告津，連旌沿河東西千里有餘。是時，陳留公元虔五萬騎在東，以絶其左，元儀五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元遵七萬騎塞其中山之路。

秋七月，慕容垂派遣他的兒子慕容寶前來進犯五原，造船隻收穀物。皇帝派遣右司馬許謙向姚興徵調軍隊。東平公元儀遷徙占據朔方。八月，皇帝親自在黄河南訓練軍隊。九月，進軍，臨近黄河建臺禱告河津，旌旗相連沿着黄河東西有一千多里。這時，陳留公元虔率領五萬騎兵在東面，來斷絶慕容寶的左路，元儀率領五萬騎兵在黄河北面，來跟隨在慕容寶的後面，略陽公元遵率領七萬騎兵阻隔慕容寶通向中山的道路。

冬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進軍濟河。乙酉夕，至參合陂。丙戌，大破之。語在《寶傳》。生擒其陳留王紹、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北地王世子鍾葵、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文武將

冬十月辛未，慕容寶燒毁船隻夜晚逃跑。十一月己卯，皇帝進軍渡過黄河。乙酉晚上，到達參合陂。丙戌，大敗慕容寶。記載在《慕容寶傳》。生擒他的陳留王慕容紹、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北地王世子鍾葵、安定王世子羊兒和以下文武將吏幾千人，器械車

吏數千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於俘虜之中擢其才識者賈彝、賈閨、晁崇等，與參謀議憲章故實。班賞大臣將校各有差。十有二月，還幸雲中之盛樂。

輛、軍用物資各種財物計有十多萬。在俘虜中提升有才學見識的賈彝、賈閨、晁崇等人，參與謀劃商議典章制度和舊日條例。頒賞大臣將吏多少不等。十二月，回到雲中的盛樂。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三月，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陳留公元虔先鎮平城，時徵兵未集，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於上谷。子寶匿喪而還，至中山乃僭立。

皇始元年春正月，在定襄的虎山大閱兵，繼而向東前往善無北陂。三月，慕容垂前來進犯桑乾川。陳留公元虔原先鎮守平城，這時徵調軍隊還没有會集，元虔率領部下阻擊，失敗戰死。慕容垂於是到達平城西北，跨山扎營，聽說皇帝將要到來，便築城守衛。病情嚴重，於是逃走，死在上谷。兒子慕容寶隱秘喪事返回，到達中山纔僭越即位。

夏六月癸酉，遣將軍王建等三軍討寶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寶上谷太守慕容普鄰，捐郡奔走。丁亥，皇太后賀氏崩。是月，葬獻明太后。

夏六月癸酉，派遣將軍王建等三軍討伐慕容寶的廣寧太守劉亢泥，殺了他，遷徙他的部落。慕容寶的上谷太守慕容普鄰，丢下郡城逃跑。丁亥，皇太后賀氏逝世。這月，安葬獻明太后。

秋七月，右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於是改元。八月庚寅，治兵于東郊。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逾于句注，旌旗駱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三軍，從東道出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將引騎圍脅，已而罷還。寶并州牧遼西王農大懼，將妻子棄城夜出，東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咸蒙敘用。己未，詔輔國將軍奚牧略地晉川，獲慕容寶丹陽王買得等於平陶城。

秋七月，右司馬許謙上奏書勸稱皇帝，皇帝開始設立天子旌旗，出入有人侍衛清道，於是改年號。八月庚寅，在東郊練兵。己亥，大舉討伐慕容寶，皇帝親自統領六軍四十多萬人，向南出兵馬邑，越過句注，旌旗相連二千多里，擊鼓向前推進，百姓的房屋都震動了。另外詔令將軍封真等三軍，從東路出兵襲擊幽州，包圍薊城。九月戊午，駐扎在陽曲，登上西山，觀望晉陽，命令各將領率領騎兵包圍威脅，不久解圍退回。慕容寶的并州牧遼西王慕容農很害怕，帶着妻子兒女放棄城池夜晚出來，向東逃跑，并州平定。開始建立臺省，設置百官，分封任命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全用文人。皇帝開始開拓中原，留意安撫接納，所有前往軍門的士大夫，不論老少，都引入見面，慰問十分周到詳細，士人得以完全地表現自己，如果有微薄的能力，都得到任用。己未，詔令輔國將軍奚牧拓地到晉川，在平陶城擒獲慕容寶的丹陽王買得等人。

冬十月乙酉，車駕出井陘，使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五萬騎先

冬十月乙酉，皇帝出兵井陘，命令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率五萬騎兵充當前鋒。十一

驅啓行。十有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别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儀五萬騎南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都，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桑棗。戊午，進軍中山；己未，引騎圍之。帝謂諸將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當憑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於計爲便。若移軍遠去，寶必散衆求食民間，如此，則人心離阻，攻之易克。"諸將稱善。丁卯，車駕幸魯口城。

是歲，司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貢。吕光僭稱天王，號大凉，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己亥朔，大饗群臣於魯口。慕容寶遣其左衛將軍慕容騰寇博陵，殺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是時信都未下，庚申，乃進軍。壬戌，引騎圍之。其夜，寶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鳳逾城奔走，歸于中山。癸亥，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已下舉城降。寶聞帝幸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澤，屯呼沱水，遣弟賀麟寇楊城，殺常山守兵三百餘人。寶悉出珍寶及宫人招募郡縣，群盗無賴者多應之。

二月己巳，帝進幸楊城。丁丑，軍于鉅鹿之栢肆塢，臨呼沱水。其夜，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宫，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帝設奇陳，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擒其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戊寅，寶走中山，獲其器仗輜重數十萬計。寶尚書閔亮、秘書

月庚子初一，皇帝到達真定。自常山以東，郡守縣令有的丢下城池逃竄，有的到軍門叩頭投降，衹有中山、鄴、信都三座城不投降。另外詔令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元儀率五萬騎兵南攻鄴城，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人攻打信都，軍隊行走的地方，不能損害民衆的農作物與家園。戊午，進軍到中山；己未，帶領騎兵包圍中山。皇帝對各將領説："我估計慕容寶不能出城交戰，必定會憑藉城池守衛，苟延殘喘，急速攻打則損傷兵士，長久守備則浪費糧食，不如先平定鄴城、信都，然後回來攻取中山，是適宜的計策。如果轉移軍隊遠走，慕容寶必定分散部衆到民間求取食物，如此，就會人心離散，攻打他容易得勝。"各將領稱贊計策高妙。丁卯，皇帝前往魯口城。

這一年，司馬昌明死去，兒子司馬德宗僭越即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吕光僭越稱天王，國號大凉，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二年春正月己亥初一，在魯口大宴群臣。慕容寶派遣他的左衛將軍慕容騰進犯博陵，殺死中山太守和高陽各縣的縣令縣長，抄掠租穀運輸。這時信都没有攻下來，庚申，於是進軍。壬戌，率領騎兵包圍信都。這天夜晚，慕容寶的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鳳越城逃跑，回到中山。癸亥，慕容寶的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領將吏以下獻城投降。慕容寶聽説皇帝到了信都，就趕往博陵的深澤，屯駐在呼沱水，派遣弟弟賀麟進犯楊城，殺死常山的守軍三百多人。慕容寶拿出全部珍寶和宫女招募郡縣民衆，盗賊和奸詐强横之徒多響應他。

二月己巳，皇帝行進到楊城。丁丑，駐扎在鉅鹿的栢肆塢，臨近呼沱水。這天夜晚，慕容寶以全部兵力進犯軍營，火燒到行宫，兵士驚駭四散。皇帝受驚起身，來不及穿衣戴帽，打着赤脚出來擊鼓。不久左右和中軍的將領士兵，漸漸來會集。皇帝擺設奇異的陣勢，列烽火到營外，放開騎兵衝鋒，慕容寶的部衆大敗，被斬一萬多首級，擒獲慕容寶的將軍高長等四千多人。戊寅，慕容寶逃到中山，獲取的器械車輛各類物資以數

監崔逞、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并降。降者相屬，賜拜職爵各有差。平原徐超聚衆反於畔城，詔將軍奚辱捕斬之。并州守將封真率其種族與徒何爲逆，將攻刺史元延，延討平之。

是時，栢肆之役，遠近流言，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率軍討之，不克，死者數千。詔安遠將軍庾岳總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滅之。

三月己酉，車駕次于盧奴。寶遣使求和，請送元觚，割常山以西奉國，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辛亥，車駕次中山，命諸將圍之。是夜，寶弟賀麟將妻子出走西山。寶見賀麟走，恐先據和龍，壬子夜，遂將其妻子及兄弟宗族數千騎北遁。寶將李沈、王次多、張超、賈歸等來降。遣將軍長孫肥追之，至范陽，不及而還。城内共立慕容普鄰爲主。

夏四月，帝以軍糧未繼，乃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元儀罷鄴圍，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普鄰出步卒六千餘人，伺間犯諸屯兵。詔將軍長孫肥等輕騎挑之，帝以虎隊五千横截其後，斬首五千，生虜七百人，宥而遣之。

夏五月庚子，大賞功臣。帝以中山城内爲普鄰所脅，而大軍迫之，欲降無路，乃密招喻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内，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甲寅，以東平公元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兖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襄城公元題，進封爲王。

秋七月，普鄰遣烏丸張驤率五

十萬計。慕容寶的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人一起投降。投降者接連不斷，賜授職位爵位各有等級。平原人徐超在畔城聚衆反叛，詔令將軍奚辱捕捉殺了他。并州守將封真率領他的部族和徒何作亂，準備攻打刺史元延，元延討伐平定了他。

這時，栢肆的戰役，遠近散布没有根據的話，賀蘭部頭領附力眷、紇突鄰部頭領匿物尼、紇奚部頭領叱奴根聚集黨羽在陰館反叛，南安公元順率軍討伐他們，不能取勝，死亡的有幾千人。詔令安遠將軍庾岳統領一萬騎兵，回去討伐叱奴根等人，消滅了他們。

三月己酉，皇帝停駐在盧奴。慕容寶派遣使者求和，願意送回元觚，割讓常山以西獻給國家，乞求守衛中山以東地區，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不久慕容寶違背約定。辛亥，皇帝駐扎中山，命令各將領包圍城池。這天夜晚，慕容寶的弟弟賀麟帶着妻子兒女出城逃入西山。慕容寶見賀麟逃走，擔心他先占據和龍，壬子夜晚，就帶着他的妻子兒女和兄弟族人幾千騎兵向北逃跑。慕容寶的將領李沈、王次多、張超、賈歸等人前來投降。派遣將軍長孫肥追趕，追到范陽，没趕上而返回。城内一起擁立慕容普鄰爲首領。

夏四月，皇帝因軍糧不能跟上，就下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元儀解除對鄴城的包圍，遷到鉅鹿屯駐，在楊城聚積租穀。普鄰出動步兵六千多人，伺機進犯各軍營。詔令將軍長孫肥等人以輕裝的騎兵挑戰，皇帝率領勇士五千人横斷普鄰的後路，斬下五千首級，活捉七百人，寬宥而放回他們。

夏五月庚子，大力賞賜功臣。皇帝因中山城内受普鄰的脅迫，而大軍逼迫他們，想投降没有門路，就秘密招撫曉諭他們。甲辰，陳兵炫耀威風給城内看，命令各軍解除包圍向南遷徙以等待城内的變故。甲寅，任命東平公元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兖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爲衛王。襄城公元題，進封號爲王。

秋七月，普鄰派遣烏丸人張驤率領五千多人

千餘人出城求食，寇常山之靈壽，殺害吏民。賀驎自丁零中入于驎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普鄰而自立。帝還幸魯口，遣將軍長孫肥一千騎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八月丙寅朔，帝自魯口進軍常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帝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是時中山猶拒守，而饑疫并臻，群下咸思還北。帝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群臣乃不敢復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襲中山，芟其禾菜，入郛而還。

九月，賀驎飢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冬十月丙寅，帝進軍新市，賀驎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賀驎單馬走西山，遂奔鄴，慕容德殺之。甲申，其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驤、李沈、慕容文等先來降，尋皆亡還，是日復獲之，皆赦而不問。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簿列數萬。班賜功臣及將士各有差。中山平。乙酉，襄城王題薨。丁亥，遣三萬騎赴衛王儀，將以攻鄴。

是歲，鮮卑禿髮烏孤私署大單于、西平王。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儀克鄴，收其倉庫。詔賞將士各

出城求取食物，進犯常山的靈壽，殺害官吏民衆。賀驎從丁零中進入張驤的軍隊，利用他的部衆，又進入中山，殺害普鄰而自己登位。皇帝回到魯口，派遣將軍長孫肥率一千騎兵襲擊中山，進入外城後返回。

八月丙寅初一，皇帝從魯口進軍到常山的九門。這時發生大瘟疫，人馬牛死亡很多。皇帝向衆將領詢問疫情，回答說："活下來的僅十分之四五。"這時中山還在拒守，而饑荒瘟疫一起到來，部下都想回到北方。皇帝知道他們的心意，就對他們說："這本是天命，該怎麽辦? 四海的人民，都可以組成國家，就在於我如何安撫他們而已，何必憂慮没有人民呢?"群臣於是不敢再進言。派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襲擊中山，鏟除他們的莊稼，進入外城後返回。

九月，賀驎飢餓困窮，率領三萬多人出城劫掠新市。甲子晦日，皇帝進軍討伐他，太史令晁崇上奏說："不吉利。"皇帝說："這話怎麽講?"晁崇回答說："從前商紂王在甲子日滅亡，用兵的人忌諱這一天。"皇帝說："商紂王在甲子日滅亡，周武王不是在甲子日得勝了嗎?"晁崇無話回答。

冬十月丙寅，皇帝進軍新市，賀驎退到泒水阻擋，依仗漸洳澤來固守。甲戌，皇帝接近他的營壘，在義臺塢交戰，大敗賀驎，斬下九千多首級。賀驎單人匹馬逃到西山，繼而奔往鄴城，慕容德殺了他。甲申，賀驎所委任的公卿、尚書、將領官吏、士兵投降的有二萬多人。他的將領張驤、李沈、慕容文等人先來投降，不久都逃回，這天又擒獲他們，都赦免而不追究。繳獲賀驎所傳授的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注册登記有幾萬件。頒賞功臣和將士各有等級。中山平定。乙酉，襄城王元題逝世。丁亥，派遣三萬騎兵奔赴衛王元儀那裏，將要攻打鄴城。

這一年，鮮卑人禿髮烏孤自命爲大單于、西平王。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逃到滑臺據守，元儀攻下鄴城，没收他們的倉庫。下詔賞賜將士多

有差。儀追德至於河，不及而還。庚子，車駕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于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爲尚書，與左丞賈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車駕自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復貲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帝慮還後山東有變，乃置行臺於中山，詔左丞相、守尚書令、衛王儀鎮中山，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鎮勃海之合口。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于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送，斬之。辛酉，車駕發自中山，至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車駕次于恒山之陽。博陵、勃海、章武群盜并起，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守兵，抄掠陽平、頓丘諸郡，遂南渡河，奔慕容德。

少不等。元儀追擊慕容德到黃河，没趕上而返回。庚子，皇帝從中山前往常山的真定，停留在趙郡的高邑，於是前往鄴城。民衆有年老不能自己養活的，下詔郡縣賑濟撫恤他們。皇帝到達鄴城，巡游層臺樓榭，遍觀宮城，將有在這裏定都的心意。於是設置行臺，任命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爲尚書，同左丞賈彝率領郎吏和兵士五千人鎮守鄴城。皇帝從鄴城回到中山，所過之處都慰問百姓。詔令大軍所經過的州郡，免除一年的資租，免除太行山以東民衆一半的租賦。皇帝將回到北方，調發士卒一萬人修理直道，從望都的鐵關開鑿恒嶺到代郡的道路五百多里。皇帝擔心回去後太行山東有變故，就在中山設置行臺，詔令左丞相、守尚書令、衛王元儀鎮守中山，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鎮守勃海的合口。右軍將軍尹國先前在冀州督運租穀，聽説皇帝將要返回，圖謀反叛，想要襲擊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捉住送上，殺了他。辛酉，皇帝從中山出發，到達望都的堯山。遷徙太行山以東六州民衆官吏和徒何、高麗各類夷人三十六萬，工匠藝人十多萬，去充實京城。皇帝駐扎在恒山南面。博陵、勃海、章武的盜賊同時起事，略陽公元遵等人討伐平定了他們。廣川太守賀盧殺死冀州刺史王輔，驅使守兵，抄掠陽平、頓丘各郡，繼而向南渡過黃河，投奔慕容德。

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畤宮，更選屯衛。詔給内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

二月，皇帝從中山前往繁畤宮，另外選擇守衛。詔令供給内徙新民耕牛，按人口授受田地。

三月，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聚黨數千人叛，詔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漁陽群盜庫傉官韜聚衆反，詔中堅將軍伊謂討之。徵左丞相、衛王儀還京師，詔略陽公遵代鎮中山。

三月，離石胡頭領呼延鐵、西河胡頭領張崇等人聚集黨羽幾千人反叛，詔令安遠將軍庾岳討伐平定了他們。漁陽盜賊庫傉官韜聚衆反叛，詔令中堅將軍伊謂討伐他。徵召左丞相、衛王元儀回京城，詔令略陽公元遵代替元儀鎮守中山。

夏四月壬戌，進遵封常山王，南安公元順進封毗陵王，征虜將軍、歷陽公穆崇爲太尉，安南將軍、鉅鹿公長孫嵩爲司徒。帝祠天於西郊，

夏四月壬戌，晉封元遵爲常山王，南安公元順進封爲毗陵王，征虜將軍、歷陽公穆崇擔任太尉，安南將軍、鉅鹿公長孫嵩擔任司徒。皇帝在西郊祭天，旌旗有所增加。廣平太守、遼

麾幟有加焉。廣平太守、遼西公元意烈謀反，於郡賜死，原其妻子。鄜城屠各董羌、杏城盧水郝奴、河東蜀薛榆、氐帥苻興，各率其種内附。

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爲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臣等以爲若取長遠，應以代爲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爲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宫室，建宗廟，立社稷。漁陽烏丸庫傉官韜復聚黨爲寇。詔冠軍將軍王建討平之。

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

九月，烏丸張驤子超，收合亡命，聚黨三千餘家，據勃海之南皮，自號征東大將軍、烏丸王，抄掠諸郡。詔將軍庾岳討之。

冬十月，起天文殿。

十有一月辛亥，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裁之。

閏月，左丞相、驃騎大將軍、衛

西公元意烈圖謀反叛，在郡中賜令自殺，寬免他的妻子兒女。鄜城屠各董羌、杏城盧水郝奴、河東蜀薛榆、氐人頭領苻興，各自率他們的種族歸附。

六月丙子，詔令有關官員議定國號。群臣説："古代周秦以前，世代居住在所出生的土地，有國有家，等到統一天下，就承襲所居之地爲國號。自從漢代以來，罷諸侯置郡守，這時没有世代繼承的土地，凡應運而興起的，都不憑藉一尺土地的資本。現在國家萬代相承，開創基業於雲中代郡。臣等以爲如取長遠的意思，應以代爲國號。"詔令説："從前我的遠祖，總領幽都，控制遠方的國家，雖然登上王位，但没有平定九州。到了我本人，處在百代之後，天下分崩離析，諸侯没有主宰。民俗雖然不同，安撫在於德行，所以親率六軍，掃平中原，凶惡叛逆者被除掉，遠近歸服。應該沿用先前名號，稱爲魏。遍告天下，使都知道我的心意。"

秋七月，遷都到平城，開始修造宫室，建立宗廟，設置社稷。漁陽烏丸庫傉官韜又聚集黨羽劫掠。詔令冠軍將軍王建討伐平定了他們。

八月，詔令有關官員核定京城地帶，確立郊野地域，嚴密測量技術，標示道路里程，統一五種重量單位，校正五種衡器單位，固定五種長度單位。派遣使者巡視郡國，舉奏不守法度的郡守縣官，皇帝親自閲覽考察予以罷免提升。

九月，烏丸張驤的兒子張超，收集逃亡的人，聚集黨羽三千多家，占據勃海的南皮，自稱征東大將軍、烏丸王，抄掠各郡。詔令將軍庾岳討伐他們。

冬十月，修建天文殿。

十一月辛亥，詔令尚書吏部郎中鄧淵掌管官制，訂立爵品，確定律呂，協和音樂；儀曹郎中董謐編集郊廟、社稷、朝見、饗宴的禮儀；三公郎中王德制定律令，申明科禁；太史令晁崇製造渾天儀，考察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管裁定。

閏月，左丞相、驃騎大將軍、衛王元儀和

王儀及諸王公卿士，詣闕上書曰："臣等聞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晷；帝王順天，則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於四海，盛化塞于大區，澤及昆蟲，恩沾行葦，謳歌所屬，八表歸心，軍威所及，如風靡草，萬姓顒顒，咸思係命。而躬履謙虛，退身後己，宸儀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樂推之心。宜光崇聖烈，示軌憲於萬世。臣等謹昧死以聞。"帝三讓乃許之。

十有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樂用《皇始》之舞。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黄，數用五，未祖辰臘，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是歲，蘭汗殺慕容寶而自立，寶子盛殺汗僭立。慕容德自稱燕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乙丑，曲赦京師。始制三駕之法。庚午，車駕北巡，分命諸將大襲高車，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鎮北將軍、高凉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車駕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

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驃騎大將軍、衛王儀督三萬騎别從西北絶漠千餘里，破其遺迸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十餘萬頭，高車二十餘萬乘，并服玩諸物。還次

各王公卿士，前往宫殿上書説："臣等聽説北極星居於中央，則衆星齊受它的光彩；帝王順從天意，則百官瞻仰他的風度。陛下德行協和天地，道義隆於三皇五帝，仁政之風遍及四海，盛大的教化充塞大地，德澤普及於昆蟲，恩惠沾濡路旁蘆葦，謳歌連屬，八方之外誠心歸向，軍威所到之處，如風吹草伏在地，百姓仰慕，都想效命。可是陛下行事謙虛，抑退自身，朝廷禮儀不顯赫，衮服不穿，這不是上答皇天意願，下符民衆樂於推舉心意的做法。陛下應該彰明顯示聖德，給萬世展現準則法式。臣等恭謹地冒死陳聞。"皇帝三次推讓後纔同意這件事。

十二月己丑，皇帝到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獻璽綬，百官都歡呼萬歲。大赦境内，改年號。追尊成帝以下各帝和皇后謚號。音樂采用《皇始》的舞曲。詔令各官署議定五德次第，尚書崔玄伯等人上奏依土德，服色崇尚黄色，數量用五，未日祭路神辰日祭百神，祭祀牲畜用白色，五次郊迎節氣，大力推廣時令，恭敬授予民衆農時，采用夏朝曆法。遷徙六州二十二郡的郡守縣令、豪强、官吏民衆二千家到代都。

這一年，蘭汗殺死慕容寶而自己登位，慕容寶的兒子慕容盛殺死蘭汗而僭越即位。慕容德自稱燕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次在南郊祭祀上帝，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祭，走下祭壇觀看焚柴祭天的地方，完成禮儀後返回。乙丑，赦免京師地區。開始制定三種車駕的做法。庚午，皇帝向北巡視，分派各將軍大舉襲擊高車，大將軍、常山王元遵等三軍從東路出兵長川，鎮北將軍、高凉王樂真等七軍從西路出兵牛川，皇帝親自統率六軍從中路自駮髯水向西北行進。

二月丁亥初一，各軍會合，打敗高車各種族三十多部，擒獲七萬多人，馬三十多萬匹，牛羊一百四十多萬頭。驃騎大將軍、衛王元儀督率三萬騎兵另從西北無人烟的沙漠行進一千多里，打敗他們逃出的七個部落，擒獲二萬多人，馬五萬多匹，牛羊二十多萬頭，高大的車輛二十多萬乘，還有服飾珍玩各類物品。返回停駐牛川和薄

牛川及薄山，并刻石記功，班賜從臣各有差。庚戌，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超走平原，爲其黨所殺。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鴻雁池。

三月己未，車駕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是月，氐人李辯叛慕容德，求援於鄴行臺尚書和跋。跋輕騎往應之，克滑臺，收德宫人府藏；又破德桂林王鎮及郎吏將士千餘人。丙子，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騎校尉奚斤討庫狄部帥葉亦干、宥連部帥竇羽泥於太渾川，破之，庫狄勲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真等進破侯莫陳部，獲馬牛羊十餘萬頭。追殄遺迸，入大峨谷。中山太守仇儒亡匿趙郡，推群盗趙准爲主，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冀青二州牧、鉅鹿公，仇儒爲准長史，聚黨扇惑。詔中領軍長孫肥討平之。

夏四月，前清河太守傅世聚黨千餘家，自號撫軍將軍。五月癸亥，征虜將軍庾岳討破之。

秋七月，起天華殿。辛酉，大閲于鹿苑，饗賜各有差。陳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内徙，遣使者存勞之。姚興遣衆圍洛陽，司馬德宗將辛恭靖請救。八月，遣太尉穆崇率騎六千往赴之。增啓京師十二門。作西武庫。除州郡民租賦之半。辛亥，詔禮官備撰衆儀，著于新令。范陽人盧溥，聚衆海濱，稱使持節、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殺幽州刺史封沓干。慕容盛遼西太守李朗，舉郡内屬。西河胡帥護諸干、丁零帥翟同、蜀帥韓礱，并相率内附。

山，還刻石碑記載功績，頒賜隨從的臣屬多少不等。庚戌，征虜將軍庾岳在勃海打敗張超。張超逃到平原，被他的黨羽殺死。以所擒獲的高車人修鹿苑，南面靠近臺陰，北面抵達長城，東面環抱白登，連接西山，方圓幾十里，開渠道引武川水注入苑中，疏通爲三條溝，分别流入宫城内外。又穿鑿鴻雁池。

三月己未，皇帝從北伐前綫返回。甲子，初次令《五經》群書各自設立博士，增加國子太學生員達三千人。當月，氐人李辯背叛慕容德，向鄴城行臺尚書和跋請求援助。和跋率輕裝騎兵前去接應他，攻克滑臺，没收慕容德的宫女庫藏；又打敗慕容德的桂林王慕容鎮和郎吏將士一千多人。丙子，派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騎校尉奚斤到太渾川討伐庫狄部頭領葉亦干、宥連部頭領竇羽泥，打敗了他們，庫狄勲支的兒子沓亦干率領他的部落前來歸附。庾真等人進軍打敗侯莫陳部，獲取馬牛羊十多萬頭。追擊逃跑者，進入大峨谷。中山太守仇儒逃跑躲在趙郡，推舉盗賊趙准爲首領，號稱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冀青二州牧、鉅鹿公，仇儒做趙准的長史，聚集黨羽煽動迷惑百姓。詔令中領軍長孫肥討伐平定他們。

夏四月，前清河太守傅世聚集黨羽一千多家，自稱爲撫軍將軍。五月癸亥，征虜將軍庾岳討伐打敗了他。

秋七月，修建天華殿。辛酉，在鹿苑大閲兵，賞賜多少不等。陳郡、河南流民一萬多人遷徙到國内，派遣使者慰問他們。姚興派遣部衆包圍洛陽，司馬德宗的將領辛恭靖請求救援。八月，派遣太尉穆崇率領六千騎兵趕赴那裏。增開京城十二座門。建造西武庫。免除州郡民衆一半的租賦。辛亥，詔令禮官完整編集各項禮儀，著録在新令中。范陽人盧溥，在海邊聚集民衆，自稱使持節、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打抄掠郡縣，殺死幽州刺史封沓干。慕容盛的遼西太守李朗，率全郡歸附。西河胡頭領護諸干、丁零頭領翟同、蜀人頭領韓礱，都相繼歸附。

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于太廟。十有二月甲午，慕容盛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率户三千内屬。辛亥，詔材官將軍和突討盧溥。天華殿成。

是歲，吕光立其子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光死，庶子纂殺紹僭立。禿髮烏孤死，弟鹿孤代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戊午，和突破盧溥於遼西，生獲溥及其子煥，傳送京師，轘之。癸亥，有事於北郊。分命諸官循行州郡，觀民風俗，察舉不法。賜群臣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詔有司祀日于東郊。始耕籍田。壬寅，皇子聰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内，作東西魚池。

夏四月，姚興遣使朝貢。五月戊辰，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姚興。己巳，車駕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舜廟。西幸馬邑，觀灅源。

秋七月壬子，車駕還宫。起中天殿及雲母堂、金華室。

十有一月，高車別帥敕力犍，率九百餘落内屬。

十有二月乙未，詔曰：

世俗謂漢高起於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顛蹶而不已者，誠惑於逐鹿之説，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踵覆車之軌，蹈釁逆之踪，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頽，殃及九族，從亂隨流，死而

冬十月，太廟建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的牌位到太廟。十二月甲午，慕容盛的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率領三千户歸附。辛亥，詔令材官將軍和突討伐盧溥。天華殿建成。

這一年，吕光立他的兒子吕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吕光死去，庶子吕纂殺死吕紹僭越即位。禿髮烏孤死去，弟弟鹿孤代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三年春正月戊午，和突在遼西打敗盧溥，生擒盧溥和他的兒子盧煥，傳送到京城，以車裂刑處死了他倆。癸亥，在北郊祭祀。分派官員巡視州郡，觀察民衆風俗，檢舉不法行爲。賜予群臣布帛多少不等。二月丁亥，詔令有關官員在東郊祭日。開始耕種籍田。壬寅，皇子元聰逝世。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這月，穿鑿城南渠水通入城内，修建東西魚池。

夏四月，姚興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五月戊辰，詔令謁者僕射張濟出使姚興。己巳，皇帝向東巡視，於是到達涿鹿，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帝堯、帝舜廟。向西到馬邑，觀看灅水源頭。

秋七月壬子，皇帝回宫。修建中天殿和雲母堂、金華室。

十一月，高車別部首領敕力犍，率領九百多家歸附。

十二月乙未，下詔説：

世俗以爲漢高祖出身於平民而擁有天下，這是没有通曉根由。劉氏繼承帝堯統緒，隔代接續德運，有蛇龍的徵兆，導致雲彩的呼應，五星聚於星空，天人都協和，表明改朝换代的君主，是大運所聚集，不可以非分之想而求取。然而狂妄狡詐的人，之所以失敗而不罷手的，實在是受共逐野鹿的説法的誘惑，而分辨不清天命。所以有人跟隨翻車的軌道，踏上叛逆的踪迹，毒害嚴重的傾敗州郡，禍害微小的敗壞鄉里，以致身敗名裂，殃及九族，跟着作亂隨波逐流，至死

不悔，豈不痛哉！《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吴楚僭號，久加誅絶，君子賤其僞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虚應？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興之有期，審天命之不易，察徵應之潛授，杜競逐之邪言，絶奸雄之僭肆，思多福於止足，則幾於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禄於天年，流餘慶於後世。夫然，故禍悖無緣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來世，勗哉戒之，可不慎歟！

而不後悔，豈不痛惜！《春秋》的義理，推重統一的美好，吴楚僭越稱號，長久加以誅殺滅絶，君子鄙視他們非法竊取的名聲，把它同灰塵污垢相比。没有歷代相繼的聖明大德，天人會合，帝王的業績，哪裏是憑空而生的呢？遍觀古今，不講道義而求取非分之想的，衹是喪失他保護家族的道理，而受到刀鋸的誅殺。有國有家的人，真能推斷廢興的期限，審知天命的不可改易，考察徵兆應和的暗中傳授，杜絶競争追逐的邪僻言論，去除奸雄的僭越恣肆，思慮知足以求多福，則接近於神明智慧了。如此，就可以在有生之年中保持榮華福禄，流傳餘福到後世。這樣，所以禍難狂悖没有因由產生，戰事由何而引起？後世之人，努力警戒，能不謹慎嗎！

時太史屢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變。已而慮群下疑惑，心謗腹非，丙申復詔曰：

當時太史屢次上奏天象錯亂，皇帝親自觀察占卜，多稱要改王號變政事，所以幾次改换官號，一是要防止凶險狡詐的人，二是要消除災害順應變故。不久擔心群臣疑惑，心中誹謗，丙申又下詔説：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謀息而不起，奸慝絶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號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議發家陪，故釁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寢，廉耻之節廢，退讓之風絶，毁譽之議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虚寵禄也。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然則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是

上古的治理，崇尚道德而輕視名位，有職任而無爵號，容易治理而事情順利，所以邪惡的計謀寢息而不生，奸詐的人斷絶而不起。周朝的末年，上下更替，名號自定，以職位制定俸禄，公卿世代任官，大夫世代理事，陽德不順暢，議論出於家人陪臣，所以裂痕由此而起，戰爭由此而發生。秦漢的弊政，捨道德而崇奢侈，能否混雜，賢士愚人淆亂，各種職官失去次序，任職者不是合適的人。這時忠義的道理寢息，廉耻的節操廢棄，退讓的風尚斷絶，毁譽的議論興起，莫不是由於崇尚名位，而禍敗到了身上。古代設置三公，職責大憂慮重，所以説"待罪宰相"，將委以大任責以成功，不是無端受寵得厚禄。而現在世間風俗，都以臺輔榮耀尊貴，企盼羡慕而求取。這樣的職掌，在君主的任用而已，任用就重要，捨棄就輕微。既然如此，官職没有固定名稱，而責任有固

則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爲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蓽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蔀家矣。故量己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毁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爲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爲用。用而不禁，爲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定的本分，這是所尊貴的至爲重要，何必看重三公的虛名呢？夏桀商紂君臨天下，雖位高而可輕視；姬旦爲臣下，雖卑微而可尊崇。一官可以報效智慧，貧民可以留存風範。如果以道德爲實質，强於不勝任而敗事的豪貴之家。所以節制自己的人，善終而道義全；昧於利益的人，身陷囹圄而名聲滅。利和名，是造成毁譽的雙重瑕疵；道和德，是神智的看家之寶。所以道義，是治世的根本；名爵，是治理的末節。名不根源於道，不能稱適宜；爵無補於時代，不能够采用。采用而不禁止，造成的病患就深了。能够通曉權變，不失去正道的，大概衹有聖人吧？後來的人真能思考成敗的道理，考察治亂的根由，借鑒殷周的過失，革除秦漢的弊政，就接近於治理了。

是歲，乞伏乾歸爲姚興所破，李暠私署涼州牧、涼公。

這一年，乞伏乾歸被姚興打敗，李暠自命爲涼州牧、涼公。

四年春正月，高車别帥率其部三千餘落内附。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丁酉，分命使者循行州郡，聽察辭訟，糾劾不法。三月，帝親漁，薦于寢廟。

四年春正月，高車别部首領率他的部屬三千多家歸附。二月丁亥，命令樂師入學練習舞曲，向先聖、先師行祭祀之禮。丁酉，分派使者巡視州郡，聽取訴訟，糾察彈劾不守法的人。三月，皇帝親自捕魚，奉獻到寢廟。

夏四月辛卯，罷鄴行臺。詔有司明揚隱逸。五月，起紫極殿、玄武樓、涼風觀、石池、鹿苑臺。

夏四月辛卯，罷除鄴城行臺。詔令有關官員發現和推舉隱匿的賢人。五月，修建紫極殿、玄武樓、涼風觀、石池、鹿苑臺。

秋七月，詔鎮遠將軍、兖州刺史長孫肥步騎二萬南徇許昌、彭城。詔賜天下鎮戍將士布帛各有差。

秋七月，詔令鎮遠將軍、兖州刺史長孫肥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向南奪取許昌、彭城。下詔賜予天下鎮戍將士布帛多少不等。

冬十二月辛亥，詔征西大將軍、常山王遵等率衆五萬討破多蘭部帥木易于，材官將軍和突率騎六千襲黜弗、素古延等諸部。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冬十二月辛亥，詔令征西大將軍、常山王元遵等人率部衆五萬人討伐破多蘭部頭領木易于，材官將軍和突率領六千騎兵襲擊黜弗、素古延等各部。召集博士儒生，考校各經文字，按義類排列，共四萬多字，稱爲《衆文經》。

是歲，慕容盛死，寶弟熙僭立。吕光弟子隆殺纂自立。盧水胡沮渠蒙遜私署涼州牧、張掖公。蒙遜及李暠并遣使朝貢。

這年，慕容盛死去，慕容寶的弟弟慕容熙僭越即位。吕光弟弟的兒子吕隆殺死吕纂自己登位。盧水胡沮渠蒙遜自命爲涼州牧、張掖公。蒙遜和李暠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五年春正月丁丑，慕容熙遣將寇遼西，虎威將軍宿沓干等拒戰不利，棄令支而還。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簡輿徒，詔并州諸軍積穀于平陽之乾壁。戊子，材官將軍和突破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獲馬三千餘匹，牛羊七萬餘頭。辛卯，蠕蠕社崙遣騎救素古延等，和突逆擊，破之于山南河曲，獲鎧馬二千餘匹。班師。賞賜將士各有差。

二月癸丑，征西大將軍、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數千騎與衛辰、屈丐棄國遁走，追至隴西瓦亭，不及而還。獲其輜重庫藏，馬四萬餘匹，駱駝、氂牛三千餘頭，牛、羊九萬餘口。班賜將士各有差。徙其民於京師。沙門張翹自號無上王，與丁零鮮于次保聚黨常山之行唐。夏四月，太守樓伏連討斬之。

五月，姚興遣其弟安北將軍、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來侵，平陽乾壁爲平所陷。六月，治兵于東郊，部分衆軍，詔鎮西大將軍毗陵王順、長孫肥等三將六萬騎爲前鋒。

秋七月戊辰朔，車駕西討。八月乙巳，至於柴壁，平固守，進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甲子，帝渡蒙坑，逆擊興軍，大破之。

冬十月，平赴水而死，俘其餘衆三萬餘人。語在《興傳》。獲興征虜將軍、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平從弟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獲先亡臣王次多、靳懃，并斬以徇。興頻使請和，帝不許。群臣勸進平蒲坂，帝慮蠕蠕爲難，戊申，班師。十有一月，車駕次晉陽。徵相州刺史庾岳爲司空。遣左將軍莫題討上黨群盜

五年春正月丁丑，慕容熙派遣將領侵犯遼西，虎威將軍宿沓干等人抵禦失利，放棄令支而返回。皇帝聽説姚興將要侵犯邊境，庚寅，大量挑選車輛兵士，詔令并州各軍積累穀物到平陽的乾壁。戊子，材官將軍和突打敗黜弗、素古延等各部，獲取馬三千多匹，牛羊七萬多頭。辛卯，蠕蠕社崙派遣騎兵救援素古延等人，和突迎擊，在山南的黄河彎曲處打敗了社崙，繳獲戰馬二千多匹。凱旋。賞賜將士多少不等。

二月癸丑，征西大將軍、常山王元遵等人到達安定的高平，木易于率領幾千騎兵和衛辰、屈丐放棄封國逃跑，追趕到隴西的瓦亭，没趕上而返回。繳獲車輛物資和庫藏，馬四萬多匹，駱駝、牦牛三千多頭，牛、羊九萬多頭。頒賞將士多少不等。遷徙他們的民衆到京城。僧人張翹自稱無上王，和丁零人鮮于次保在常山的行唐聚集黨羽。夏四月，太守樓伏連討伐殺了他們。

五月，姚興派遣他的弟弟安北將軍、義陽公姚平率領部衆四萬人入侵，平陽的乾壁被姚平攻占。六月，在東郊訓練兵士，調度各軍隊，詔令鎮西大將軍毗陵王元順、長孫肥等三將領率六萬騎兵做前鋒。

秋七月戊辰初一，皇帝向西征討。八月乙巳，到達柴壁，姚平固守，進軍包圍他，姚興出動全部軍隊來救援。甲子，皇帝渡過蒙坑，迎擊姚興的軍隊，大敗他們。

冬十月，姚平投水而死，俘虜他殘餘的部衆三萬多人。記載在《姚興傳》。擒獲姚興的征虜將軍、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姚平堂弟伯禽以下、四品將軍以上四十多人。擒獲原先逃亡的臣子王次多、靳懃，都斬首示衆。姚興頻繁遣使者請求和好，皇帝不允許。群臣請求進軍平定蒲坂，皇帝擔心蠕蠕作難，戊申，凱旋。十一月，皇帝停駐晉陽。徵召相州刺史庾岳擔任司空。派遣左將軍莫題到壺關討伐上黨盜賊秦頗、丁零人翟都。丁丑，上黨太守捕獲

秦頗、丁零翟都於壺關。丁丑，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十有二月辛亥，至自西征。蠕蠕社崙犯塞，詔常山王遵追之，不及而還。越勤莫弗率其部萬餘家內屬，居五原之北。

秦頗，殺了他，翟都逃到林慮。十二月辛亥，從西征前綫歸來。蠕蠕社崙進犯邊塞，詔令常山王元遵追擊他，没趕上而返回。越勤莫弗率領他的部落一萬家歸附，居住在五原的北面。

是歲，禿髮鹿孤病死，弟傉檀統任，遣使朝貢。

這一年，禿髮鹿孤病死，弟弟傉檀統領部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別帥率萬餘家內屬，入居雲中。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別部首領率一萬多家歸附，進入雲中居住。

夏五月，大簡輿徒，將略江淮，平荆揚之亂。

夏五月，大量挑選車輛兵士，將要攻取江淮，平定荆州揚州的禍亂。

秋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隸校尉、毗陵王順有罪，以王還第。戊子，車駕北巡，築離宫于犲山，縱士校獵，東北逾罽嶺，出參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灅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將建新邑。辛未，車駕還宫。

秋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隸校尉、毗陵王元順犯罪，以王的身份回宅第。戊子，皇帝向北巡視，在犲山築造離宫，驅使士兵狩獵，東北翻過罽嶺，越出參合、代谷。九月，行進到南平城，規劃在灅水南，面向夏屋山，背靠黄瓜堆，將建造新城。辛未，皇帝回宫。

冬十月，起西昭陽殿。乙卯，立皇子嗣爲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紹爲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爲陽平王；曜爲河南王。封故秦愍王子夔爲豫章王，陳留王子右將軍悦爲朱提王。丁巳，詔將軍伊謂率騎二萬北襲高車。司馬德宗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午，伊謂大破高車。

冬十月，修建西昭陽殿。乙卯，立皇子托跋嗣爲齊王，加授車騎大將軍，職位爲相國；元紹爲清河王，加授征南大將軍；元熙爲陽平王；元曜爲河南王。封已故秦愍王的兒子元夔爲豫章王，陳留王的兒子右將軍元悦爲朱提王。丁巳，詔令將軍伊謂率領二萬騎兵向北襲擊高車。司馬德宗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一月庚午，伊謂大敗高車。

是年，島夷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而自立，僭稱大楚。

這一年，島夷桓玄廢黜他的主子司馬德宗而自己登位，僭越稱爲大楚。

天賜元年春正月，遣離石護軍劉託率騎三千襲蒲子。三月丙寅，擒姚興寧北將軍、泰平太守衡譚，獲三千餘口。初限縣户不滿百罷之。

天賜元年春正月，派遣離石護軍劉託率領三千騎兵襲擊蒲子。三月丙寅，生擒姚興的寧北將軍、泰平太守衡譚，捕獲三千多人。初次限定户數不滿一百的縣罷除。

夏四月，詔尚書郎中公孫表使於江南，以觀桓玄之釁也。值玄敗而還。蠕蠕社崙從弟悦伐大那等謀殺社崙而立大那。發覺，來奔。五月，置山東諸冶，發州郡徒謫造兵甲。

夏四月，詔令尚書郎中公孫表出使江南，以觀察桓玄的嫌隙。遇到桓玄失敗而返回。蠕蠕社崙的堂弟悦伐大那等人策謀殺死社崙而立大那。被發現，前來投奔。五月，設置太行山以東衆冶煉處，調發州郡刑徒受罰者製造兵器鎧甲。

秋九月，帝臨昭陽殿，分置衆

秋九月，皇帝前往昭陽殿，分別安置各種職

職，引朝臣文武，親自簡擇，量能敘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追録舊臣，加以封爵，各有差。是秋，江南大亂，流民襁負而奔淮北，行道相尋。

務，引見朝臣文武官員，親自挑選，根據才能加以任用；制定爵位爲四等，稱王、公、侯、子，除去伯、男的爵號；追授舊日的臣子，加以封爵，各有等級。這年秋天，江南大亂，流民背負着嬰兒奔往淮北，道路上行人相連接。

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築西宫。十有一月，上幸西宫，大選朝臣，令各辨宗黨，保舉才行，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十有二月戊辰，車駕幸豺山宫。

冬十月辛巳，大赦境内，改年號。建築西宫。十一月，皇帝前往西宫，大量選拔朝臣，命各自辨别宗族鄉黨，保舉有才能德行的人，各部子孫失去職位而賜爵的達二千多人。十二月戊辰，皇帝前往豺山宫。

是歲，島夷劉裕起兵誅桓玄。

這一年，島夷劉裕起兵誅殺桓玄。

二年春二月癸亥，車駕還宫。

二年春二月癸亥，皇帝回宫。

夏四月，車駕有事于西郊，車旗盡黑。

夏四月，皇帝在西郊祭祀，車輛旗幟全爲黑色。

是歲，司馬德宗復僭立。慕容德死，兄子超僭立。

這一年，司馬德宗又僭越即位。慕容德死去，哥哥的兒子慕容超僭越即位。

三年春正月甲申，車駕北巡，幸豺山宫。校獵，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宫。

三年春正月甲申，皇帝向北巡視，前往豺山宫。狩獵，到屋孤山。二月乙亥，前往代園山，建造五石亭。三月庚子，皇帝回宫。

夏四月庚申，復幸豺山宫。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虚立成圖》三百六十時。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馬城。甲午，車駕還宫。是月，蠕蠕寇邊，夜召兵，將旦，賊走，乃罷。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築灅南宫，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塗洞達。三十日罷。

夏四月庚申，又前往豺山宫。口授著作郎王宜弟作《兵法孤虚立成圖》三百六十個時辰。於是登上定襄角史山，又前往馬城。甲午，皇帝回宫。這個月，蠕蠕侵犯邊境，夜晚徵召軍隊，天將亮，賊寇逃跑，纔作罷。六月，調發八部五百里内的男丁建築灅南宫，宫門柱高十多丈；引溝渠穿城壕，擴大苑囿；謀劃建立外城，方圓二十里，分設集市民居，道路四通八達。三十天完工。

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宫，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鹽池。壬午，至漠中，觀天鹽池；度漠，北之吐鹽池。癸巳，南還長川。丙申，臨觀長陂。

秋七月，太尉穆崇逝世。八月甲辰，前往豺山宫，乘便到青牛山。丙辰，向西登上武要北原，觀看九十九泉，建造石亭，於是到石漠。九月甲戌初一，前往沙漠南的鹽池。壬午，到沙漠中，觀看天鹽池；越過沙漠，北到吐鹽池。癸巳，往南返回長川。丙申，靠近長陂觀望。

冬十月庚申，車駕還宫。

冬十月庚申，皇帝回宫。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脩爲河間王，處文爲長樂王，連爲廣平王，黎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元脩爲河間王，處文爲長樂王，元連爲廣平王，元黎爲京兆王。

爲京兆王。

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輜重數百乘，殺百餘人。遂東北逾石漠，至長川，幸濡源。常山王遵有罪賜死。

夏五月，向北巡視。從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天降大雨，暴水沖走車輛幾百乘，殺死一百多人。於是往東北翻越石漠，到達長川，前往濡源。常山王元遵有罪被賜自殺。

秋七月，車駕自濡源西幸參合陂。築北宮垣，三旬而罷，乃還宮。八月，幸豺山宮。是月，誅司空庾岳。

秋七月，皇帝從濡源西到參合陂。修築北宮垣墻，三十日完工，然後回宮。八月，前往豺山宮。這個月，誅殺司空庾岳。

冬十有一月，車駕還宮。

冬十一月，皇帝回宮。

是歲，慕容寶養子高雲殺熙自立。赫連屈丐自稱大單于、大夏天王。

這一年，慕容寶的養子高雲殺死慕容熙自己登位。赫連屈丐自稱爲大單于、大夏天王。

五年春正月，行幸豺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於延水，至寧川。三月，姚興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前往豺山宮，於是到參合陂，在於延水觀看捕魚，到寧川。三月，姚興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是歲，皇孫燾生。

這一年，皇孫托跋燾出生。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群下，喜怒乖常，謂百僚左右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旁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顔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盗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希少。帝亦聞之，曰："朕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爾。"

六年夏，皇帝患病。當初，皇帝服用寒食散，自從太醫令陰羌死了之後，藥力數次發作，到這時更加厲害。而災害變故屢次出現，憂慮煩悶心中不安，有時幾天不進食，有時到天亮不能入睡。過失歸之於臣下，喜怒失常，以爲百官左右的人不可相信，擔心如同天象的占卜，恐怕有親信發動的禍亂。追憶以前的成敗得失，成日成夜地自言自語不止，如同旁邊有鬼和他對話。朝臣到面前，追思他舊時的壞事都被殺害，其餘的人有的因臉色變化，有的因喘息不均匀，有的因走路失去步調，有的因言辭慌亂失常，皇帝都以爲他們懷恨在心，變化顯現於外，就親手毆打，死的人都陳列在天安殿前。這時朝野人心各自懷着危急恐懼之心，有關官員鬆懈怠慢，不加以督察控制，工匠偷盗搶劫，盗賊公然行事，街巷中間行人爲之稀少。皇帝也聽到了這種情況，説："我放縱使他們如此，等過了災年，會再肅清整治他們。"

秋七月，慕容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叛，賜死。

秋七月，慕容氏的親屬一百多家，策謀要投奔國外，被發現，受死刑，死亡的三百多人。八月，衛王元儀策謀反叛，賜他自殺。

冬十月戊辰，帝崩於天安殿，時

冬十月戊辰，皇帝在天安殿逝世，時年三十

年三十九。永興二年九月甲寅，上謚宣武皇帝，葬於盛樂金陵，廟號太祖。泰常五年，改謚曰道武。

史臣曰：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僞紛糾，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爲之？嗚呼！

九歲。永興二年九月甲寅，上謚號爲宣武皇帝，安葬在盛樂金陵，廟號爲太祖。泰常五年，改謚號爲道武。

史臣曰：晉氏分崩離析，戎羯利用縫隙，僭越稱王紛紛而起，豺狼争競奔馳。太祖在安危之中顯迹隱晦，在潛伏騰躍之時彎曲伸展，率領民衆，發揮他的英武，剪除艱難，於是開拓中原，朝見天人神明，登上皇位。雖然冠履來不及修飾，顛沛於外地，但是制定經世長策，都保存到後世。所謂有德之人利於出現，百姓協助他的才能，是多少代纔産生的神明英武。然而艱難厄運有定期，禍亂産生於意料之外。是人事不足，還是上天導致如此？嗚呼！

魏書卷三

帝紀第三

太宗紀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太祖長子也，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宮。太祖晚有子，聞而大悦，乃大赦天下。帝明睿寬毅，非禮不動，太祖甚奇之。天興六年，封齊王，拜相國，加車騎大將軍。

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宫，哀不自止，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怒解而進，不晚也。"帝懼，從之，乃游行逃於外。

天賜六年冬十月，清河王紹作逆，太祖崩。帝入誅紹。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爲永興元年。追尊皇妣爲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罷歸第不與朝政者，悉復登用之。詔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簡賢任能，彝倫攸叙。閏十月丁亥，朱提王悦謀反，賜死。詔鄭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行諸州，問民疾苦，撫恤窮乏。十有二月戊戌，封衛王

太宗明元皇帝，名托跋嗣，是太祖的長子，母親是劉貴人，登國七年出生於雲中宫。太祖晚年得子，聽説後很高興，於是大赦天下。皇帝聰明通達，寬厚剛毅，不合禮法不行動，太祖十分奇異。天興六年，被封爲齊王，任相國，加授車騎大將軍。

當初，皇帝的母親劉貴人被賜自殺，太祖告訴皇帝説："從前漢武帝將要立他的兒子而殺兒子的母親，不使婦人後來參與國政，導致外戚作亂。你應繼承皇統，所以我遠遠地效仿漢武帝，作長久的打算。"皇帝一向至孝，哀痛之至，太祖對他發怒。皇帝回宫，哀傷不能自制，日夜地號哭。太祖知道後又召唤他。皇帝想要進宫，左右的人説："孝子奉事父親，小拷打就接受，大拷打就躲避。現在陛下怒氣大，進宫恐怕有不可預測的事，會陷皇帝於不義。不如暫且出去，待陛下怒氣消後再進宫，并不算晚。"皇帝畏懼，聽從建議，就出行逃到了外面。

天賜六年冬十月，清河王元紹作亂，太祖逝世。皇帝進宫誅殺元紹。壬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永興元年。追尊皇妣爲宣穆皇后。原先罷歸宅第不參與朝政的公卿大臣，又全都録用。詔令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共同處理民衆訴訟，挑選賢士任用有能力的人，歸於常道。閏十月丁亥，朱提王元悦圖謀反叛，被賜自殺。詔令鄭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視各州，詢問民間疾苦，安撫賑濟貧窮困苦的人。十二月戊戌，封衛王元儀的兒子元良爲南陽王，陰平

儀子良爲南陽王，陰平公元烈進爵爲王，高凉王樂真改封平陽王。己亥，帝始居西宮，御天文殿。蠕蠕犯塞。

是歲，乞伏乾歸據金城自稱秦王。高雲爲海夷馮跋所滅，跋僭號，自稱大燕天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南平公長孫嵩等北伐蠕蠕。平陽民黄苗等，依汾自固，受姚興官號。并州刺史元六頭討平之。二月癸未朔，詔將軍于栗磾領步騎一萬鎮平陽。

夏五月，長孫嵩等自大漠還，蠕蠕追圍之於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聞而遁走，車駕還幸參合陂。

秋七月丁巳，立馬射臺於陂西，仍講武教戰。乙丑，車駕至自北伐。八月，章武民劉牙聚衆反。山陽侯奚斤討平之。九月甲寅，葬太祖宣武皇帝於盛樂金陵。

冬十有二月辛巳，詔將軍周觀率衆詣西河離石，鎮撫山胡。

是歲，司馬德宗將劉裕，滅慕容超於廣固。

三年春二月戊戌，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飢寒切己，唯恐朝夕不濟，所急者温飽而已，何暇及於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由於此也。非夫耕婦織，内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宫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配鰥民。"己亥，詔北新侯安同等持節循行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察舉守宰不法；其冤窮失職、强弱相陵、孤寒不能自存者，各以事聞。昌黎、遼東民二千餘家内屬。三月己未，詔侍臣常帶劍。

夏四月戊寅，河東蜀民黄思、郭綜等率營部七百餘家内屬。五月丁

公元烈晋爵位爲王，高凉王樂真改封平陽王。己亥，皇帝開始住在西宫，到天文殿。蠕蠕進犯邊塞。

這一年，乞伏乾歸占據金城自稱秦王。高雲被海夷馮跋消滅，馮跋僭用尊號，自稱大燕天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初一，詔令南平公長孫嵩等人北伐蠕蠕。平陽民衆黄苗等人，憑藉汾水自守，接受姚興的官號。并州刺史元六頭討伐平定了他。二月癸未初一，詔令將軍于栗磾率領步兵騎兵一萬人鎮守平陽。

夏五月，長孫嵩等人從大沙漠返回，蠕蠕將他們追擊圍困在牛川。壬申，皇帝北伐。蠕蠕聽説後逃走，皇帝返回到達參合陂。

秋七月丁巳，在坡的西面設立馬射臺，隨之練習武藝教戰法。乙丑，皇帝從北伐前綫返回。八月，章武百姓劉牙聚集民衆反叛。山陽侯奚斤討伐平定了他。九月甲寅，將太祖宣武皇帝安葬在盛樂的金陵。

冬十二月辛巳，詔令將軍周觀率領軍隊前往西河的離石，鎮守撫綏山胡。

這一年，司馬德宗的將領劉裕，在廣固消滅慕容超。

三年春二月戊戌，下詔説："衣食充足，知道榮辱。人受飢寒逼迫時，惟恐早晚接濟不上，所着急的祇是温飽而已，哪有閑暇顧及仁義的事呢？聖王教化的諸多違背，大概是由於這個緣故。不男耕女織，内外相輔相成，憑什麽家給人足呢？現檢查不當臨幸的宫女以及役使的藝人，全部放出去配給無妻子的人。"己亥，詔令北新侯安同等人持節巡視并、定二州以及各山所居雜胡、丁零，詢問他們的疾苦，糾察舉奏不守法的郡守縣令；凡冤枉窮困而失去職業、强弱相欺凌、孤獨貧寒不能自己養活的，各以事實上奏。昌黎、遼東民衆二千多家歸附。三月己未，詔令侍衛的臣屬時常帶劍。

夏四月戊寅，河東蜀民黄思、郭綜等人率領營部七百多家歸附。五月丁卯，皇帝到盛樂拜

卯，車駕謁金陵於盛樂。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六月，姚興遣使來聘。西河胡張賢等率督部內附。

秋七月戊申，賜衛士酺三日、布帛各有差。辛酉，賜附國大人錦罽衣服各有差。八月戊寅，詔將軍、東州侯尉古真統兵五千，鎮西境太洛城。

冬十二月甲戌，蠕蠕斛律宗黨吐觝于等百餘人內屬。甲午，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嵇拔、白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録决囚徒，務在平當。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賜南平公長孫嵩等布帛各有差。

夏四月乙未，宴群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秋七月己巳朔，東巡。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侯元屈行左右丞相。己卯，大獮于石會山。戊子，臨去畿陂觀漁。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諸落，賜以繒帛。八月庚戌，車駕還宮。壬子，幸西宮，臨板殿，大饗群臣將吏，以田獵所獲賜之，命民大酺三日。乙卯，賜王公以下至宿衛將士布帛各有差。

冬十有一月乙丑，賜宗室近屬南陽王良已下至於緦麻之親布帛各有差。十有二月丁巳，車駕北巡，至長城而還。

是年，乞伏乾歸爲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磐立。沮渠蒙遜自稱河西王。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閲，畿內男子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宮。頞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奉貢，賜以繒帛錦罽各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户出戎馬一匹。庚寅，大閲於東郊，

謁金陵。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圖謀反叛，被處死。六月，姚興派遣使者前來聘問。西河胡張賢等人率領營部歸附。

秋七月戊申，賞賜衛士聚飲三天、布帛多少不等。辛酉，賞賜依附國大人錦緞毛織品衣服多少不等。八月戊寅，詔令將軍、東州侯尉古真統領五千兵士，鎮守西部邊境太洛城。

冬十二月甲戌，蠕蠕斛律的宗族同黨吐觝于等一百多人歸附。甲午，詔令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嵇拔、白馬侯崔玄伯等人坐在朝堂，訊視判决囚徒，務必公平適當。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上虎圈射虎；賞賜南平公長孫嵩等人布帛多少不等。

夏四月乙未，在西宮宴請群臣，使各人進獻直言。

秋七月己巳初一，向東巡視。設置四廂大將，又仿照十二時辰，設置十二小將。任命山陽侯奚斤、元城侯元屈代理左右丞相。己卯，在石會山大舉狩獵。戊子，到去畿陂觀看捕魚。庚寅，到達濡源。向西巡視，到北部各部落，賞賜給繒帛。八月庚戌，皇帝回宮。壬子，前往西宮，到板殿，盛宴招待群臣將吏，把狩獵所獲野獸賞賜給他們，命民衆聚飲三天。乙卯，賞賜王公以下直至守衛將士布帛多少不等。

冬十一月乙丑，賞賜宗室近親南陽王元良以下直至遠親布帛多少不等。十二月丁巳，皇帝向北巡視，到達長城而返回。

這一年，乞伏乾歸被哥哥的兒子公府殺死，兒子熾磐即位。沮渠蒙遜自稱爲河西王。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閲兵，京城以內十二歲以上的男子全部會集。己卯，前往西宮。頞拔大、魁首四十多人到宮廷奉事貢獻，賞賜給他們繒帛錦緞毛織品多少不等。乙酉，詔令各州每六十户出戰馬一匹。庚寅，在東郊大閲兵，安排將

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焉。二月戊申，賜陽平王熙及諸王、公、侯、將士布帛各有差。庚戌，幸高柳川。甲寅，車駕還宫。癸丑，穿魚池於北苑。庚午，姚興遣使來聘。詔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門强族爲州閭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幹、臨疑能决，或有先賢世胄、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爲人師者，各令詣京師，當隨才叙用，以贊庶政。

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鋒，部衆三萬人，陽平王元熙等十二將領，各一萬騎兵；皇帝到白登，親自查核觀看。二月戊申，賞賜陽平王元熙和各王、公、侯、將士布帛多少不等。庚戌，前往高柳川。甲寅，皇帝回宫。癸丑，在北苑穿鑿魚池。庚午，姚興派遣使者前來聘問。下詔分派使者巡視訪求俊秀出衆的人，爲州郡推舉的豪門大族，以及有文武才幹、遇疑難能决斷的人，或者有先賢世家、德行清尚美好、學問優異義理博贍、可以做人老師的，令各自前往京城，將依據才能任用，以輔佐政事。

夏四月，河東民薛相率部内屬。乙巳，上黨民勞聰、士臻群聚爲盗，殺太守令長，相率外奔。乙卯，車駕西巡，詔前軍奚斤等先行，討越勤部於跋那山。

夏四月，河東百姓薛相率部屬歸附。乙巳，上黨百姓勞聰、士臻聚集成夥作亂，殺死太守縣官，相繼向外逃奔。乙卯，皇帝向西巡視，詔令前鋒奚斤等人先出發，到跋那山討伐越勤部。

夏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宫之大室。丙子，大赦天下。西河張外、建興王紹，自以所犯罪重，不敢解散。庚戌，遣元城侯元屈等率衆三千鎮并州。乙卯，詔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等率衆三千鎮西河。六月，西幸五原，校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濩澤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爲署置官屬，攻逼建興郡。元屈等討平之。

夏五月乙亥，前往雲中舊宫的大室。丙子，大赦天下。西河人張外、建興人王紹，自認爲所犯罪惡深重，不敢解散部衆。庚戌，派遣元城侯元屈等人率領三千人馬鎮守并州。乙卯，詔令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等人率領三千人馬鎮守西河。六月，向西到五原，在骨羅山狩獵，擒獲野獸十萬頭。濩澤人劉逸自稱爲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爲他設置官府屬員，攻打圍困建興郡。元屈等人討伐平定了他們。

秋七月己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太祖游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於山下。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於跋那山西，獲馬五萬匹，牛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於大寧，計口受田。河西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擁衆二萬人，來入蒲子，逼脅張外於研子壘。外懼，給以牛酒，殺馬盟誓，推龍爲大單于，奉美女良馬於龍。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賜其渠帥繒帛各有差。遂南次定襄大落城，東逾十

秋七月己巳，返回到薄山。皇帝登山觀看太祖游覽時刻石碑頌功德的地方，就在旁邊壘起石壇而獻上祭品。賞賜隨從的人在山下聚飲。奚斤等人在跋那山西部打敗越勤倍泥部落，獲取馬五萬匹，牛二十萬頭，遷徙二萬多家到大寧，按人口授受田地。河西胡曹龍、張大頭等人，各自統領部落，擁有部衆二萬人，來到蒲子，在研子壘逼迫威脅張外。張外畏懼，供給牛酒，殺馬盟誓，推舉曹龍爲大單于，送美女好馬給曹龍。丙戌，皇帝從大室向西南巡視各部落，賜給魁首繒帛多少不等。於是向南停駐定襄大落城，往東翻過十嶺山，在善無川狩獵。八月癸卯，皇帝

嶺山，田於善無川。八月癸卯，車駕還宮。癸丑，奚斤等班師。甲寅，帝臨白登，觀降民，數軍實。曹龍降，執送張外，斬之。辛未，賜征還將士牛、馬、奴婢各有差。置新民於大寧川，給農器，計口受田。丁丑，幸犲山宮。癸未，車駕還宮。

回宮。癸丑，奚斤等人凱旋而歸。甲寅，皇帝到白登，觀看投降的民衆，估量軍事物資。曹龍投降，捆送張外到來，殺了他。辛未，賞賜出征歸來的將士牛、馬、奴婢多少不等。安置新歸附的民衆在大寧川，供給農器，按人口授受田地。丁丑，前往犲山宮。癸未，皇帝回宮。

冬十月丁巳，將軍元屈、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等，擊吐京叛胡，失利，潔被傷，勤死之。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宮。姚興遣使朝貢，來請進女，帝許之。

冬十月丁巳，將軍元屈、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等人，攻打吐京叛變的胡人，失敗，劉潔受傷，魏勤戰死。十一月癸酉，在西宮大宴群臣。姚興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前來請求獻上女兒，皇帝答應了他。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禎瑞頻集，大赦，改元。辛巳，幸繁畤。賜王公已下至於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車駕還宮。是月，赫連屈孑入寇河東蒲子，殺掠吏民，三城護軍張昌等要擊走之。庚戌，幸犲山宮。西河胡曹成、吐京民劉初原攻殺屈孑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三百餘人。乙卯，起豐宮於平城東北。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因禎祥頻繁聚集，大赦天下，改年號。辛巳，前往繁畤。賞賜王公以下直到士卒工匠布帛多少不等。二月戊戌，皇帝回宮。這月，赫連屈孑進犯河東蒲子，殺害擄掠官吏民衆，三城護軍張昌等人攔腰攻擊趕走了他們。庚戌，前往犲山宮。西河胡曹成、吐京百姓劉初原進攻殺死屈孑所設置的吐京護軍以及守衛的三百多人。乙卯，在平城東北修建豐宮。

夏五月辛酉，車駕還宮。六月，司馬德宗冠軍將軍、太山太守劉研弟，輔國將軍、領東平太守陽平趙鸞，廣威將軍、平昌太守羅卓，斗城屠各帥張文興等，率流民七千餘家內屬。河西胡酋劉遮、劉退孤率部落等萬餘家，渡河內屬。戊申，幸犲山宮。丁亥，車駕還宮。

夏五月辛酉，皇帝回宮。六月，司馬德宗的冠軍將軍、泰山太守劉研弟，輔國將軍、領東平太守陽平人趙鸞，廣威將軍、平昌太守羅卓，斗城屠各頭領張文興等人，率領流民七千多家歸附。河西胡首領劉遮、劉退孤率領部落等一萬多家，渡過黃河來歸附。戊申，前往犲山宮。丁亥，皇帝回宮。

秋八月戊子，詔馬邑侯元陋孫使於姚興。辛丑，遣謁者悅力延撫慰蠕蠕，于什門招諭馮跋。詔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古真與司馬德宗太尉劉裕相聞，使博士王諒假平南參軍將命焉。姚興遣使來聘。

秋八月戊子，詔令馬邑侯元陋孫出使姚興。辛丑，派遣謁者悅力延安撫慰問蠕蠕，于什門招降馮跋。詔令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古真與司馬德宗的太尉劉裕相交往，派博士王諒代理平南參軍前往傳命。姚興派遣使者前來聘問。

冬十一月壬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爲贓。詔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闕告言之。十二月丙戌朔，蠕蠕犯塞。丙

冬十一月壬午，詔令使者巡視各州，考校查實郡守縣令的資產，不是自家携帶的，全登記爲贜物。詔令郡守縣令不依法行事，准許民衆前往宮廷上告。十二月丙戌初一，蠕蠕侵犯邊塞。丙

申，帝北伐蠕蠕。河内人司馬順宰自號晉王。太守討捕不獲。

是歲，禿髮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

二年春正月丙辰，車駕至自北伐，賜從征將士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宫，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繒帛金罽各有差。司馬德宗琅邪太守劉朗，率二千餘家内屬。庚子，河西胡劉雲等，率數萬户内附。甲辰，立太祖廟於白登之西。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懸違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河西飢胡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號大將軍，反於上黨，自號單于，稱建平元年，以司馬順宰爲之謀主。

夏四月，詔將軍公孫表等五將討之。河南流民二千餘家内屬。衆廢栗斯而立劉虎，號率善王。司馬德宗遣使朝貢。己卯，車駕北巡。五月丁亥，次於參合，東幸大寧。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漁。辛酉，次于濡源，築立蜯臺。射白熊於頹牛山，獲之。丁卯，幸赤城，親見長老，問民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廟。至廣寧，登歷山，祭舜廟。

秋七月，還宫，復所過田租之半。九月，闕有差。河南流民，前後三千餘家内屬。京師民飢，聽出山東就食。

冬十月壬子，姚興使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送其西平公主來，帝以后禮納之。辛酉，行幸沮洳城。癸亥，車駕還宫。丙寅，詔

申，皇帝北伐蠕蠕。河内人司馬順宰自稱爲晉王。太守討伐搜捕没有擒獲。

這一年，禿髮傉檀被乞伏熾磐消滅。

二年春正月丙辰，皇帝從北伐前綫歸來，賞賜隨從征伐的將士布帛多少不等。二月丁亥，在西宫大宴群臣，賜給歲首朝見的依附國家大人、魁首繒帛黄金毛織品多少不等。司馬德宗的琅邪太守劉朗，率領二千多家歸附。庚子，河西胡劉雲等人，率領幾萬户歸附。甲辰，在白登的西面建立太祖廟。三月，下詔説："刺史郡守縣令，大多不守法度，前後懈怠懶惰，多次加以督察懲罰，還不改正。今年拖欠資調的，罰出家中財産充當，不准向民衆徵發。"河西饑荒的胡人聚集在上黨，推舉白亞栗斯爲盟主，稱大將軍，在上黨反叛，自稱單于，稱建平元年，以司馬順宰爲主要謀士。

夏四月，詔令將軍公孫表等五個將領討伐白亞栗斯。黄河南的流民二千多家歸附。衆人廢黜栗斯而立劉虎，稱率善王。司馬德宗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己卯，皇帝向北巡視。五月丁亥，停駐在參合陂，東到大寧。丁未，在四岬山狩獵。六月戊午，前往去畿陂，觀看捕魚。辛酉，停駐在濡源，築蜯臺。在頹牛山射白熊，捕獲了它。丁卯，前往赤城，親自會見年長的人，詢問民衆疾苦，免除一年田租。往南停駐石亭，前往上谷，詢問百歲老人，訪求賢明俊秀人才，免除一半的田租。壬申，前往涿鹿，登上橋山，觀看温泉，派使者用太牢祭祀黄帝廟。到達廣寧，登上歷山，祭祀舜廟。

秋七月，回宫，免除所經過之處一半的田租。九月，闕多少不等。黄河南的流民，前後有三千多家歸附。京城民衆發生饑荒，聽任到太行山以東就地求食。

冬十月壬子，姚興派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送他的西平公主前來，皇帝以皇后的禮節接納她。辛酉，前往沮洳城。癸亥，皇帝回宫。丙寅，下詔説："古人説過，百姓充足

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以來，頻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飢寒不能自存者甚衆，其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十有一月丁亥，幸犲山宫。庚子，車駕還宫。

泰常元年春正月甲申，行幸犲山宫。戊子，車駕還宫。三月己丑，長樂王處文薨。常山民霍季，自言名載圖讖，持一黑石以爲天賜玉印，誑惑聚黨，入山爲盗。州郡捕斬之。

夏四月壬子，大赦，改元。庚申，河間王脩薨。六月丁巳，車駕北巡。

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獮于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宫。九月戊午，前并州刺史叔孫建等大破山胡。劉虎渡河東走，至陳留，爲從人所殺，司馬順宰等皆死。司馬德宗相劉裕，溯河伐姚泓，遣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從陸道至梁城。兖州刺史尉建畏懦，棄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臺。詔將軍叔孫建等渡河，耀威滑臺，斬尉建於城下。

冬十月壬戌，幸犲山宫。徒何部落庫傉官斌先降，後復叛歸馮跋。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討擊，大破之，斬斌及馮跋幽州刺史、漁陽公庫傉官昌，征北將軍、關内侯庫傉官提等首，生擒庫傉官女生，縛送京師。幽州平。十一月甲戌，車駕還宫，築蓬臺於北苑。十二月，南陽王良薨。

是歲，姚興卒，子泓立。

二年春二月丙午，詔曰：“九州之民，隔遠京邑，時有壅滯，守宰至不以聞。今東作方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問民疾苦，察守宰治行。

君主就會有餘，没有民衆富裕而國家貧窮的。近年以來，頻繁遇到大霜旱災，莊稼不豐收，百姓飢寒不能養活自己的很多，現支出布帛和庫藏穀粟來賑濟貧苦窮困的人。”十一月丁亥，前往犲山宫。庚子，皇帝回宫。

泰常元年春正月甲申，前往犲山宫。戊子，皇帝回宫。三月己丑，長樂王處文逝世。常山百姓霍季，自稱名字記載在圖讖中，拿一塊黑石作爲天賜的玉印，誑騙誘惑聚集黨羽，進山作亂。州郡逮捕殺了他。

夏四月壬子，大赦天下，改年號。庚申，河間王元脩逝世。六月丁巳，皇帝向北巡視。

秋七月甲申，皇帝從白鹿陂向西行進，在牛川大規模狩獵，登上釜山，臨近殷繁水而向南，觀看九十九泉。戊戌，皇帝回宫。九月戊午，前并州刺史叔孫建等人大敗山胡。劉虎渡過黄河向東逃走，到達陳留，被跟從的人殺死，司馬順宰等人都死了。司馬德宗的宰相劉裕，逆黄河而上討伐姚泓，派遣他的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從陸路到梁城。兖州刺史尉建畏懼怯懦，丢下州城向北渡河，王仲德於是進入滑臺。詔令將軍叔孫建等人渡過黄河，向滑臺炫耀軍威，在城下斬殺尉建。

冬十月壬戌，前往犲山宫。徒何部落庫傉官斌原先投降，後又叛變歸附馮跋。驍騎將軍延普渡過濡水討伐攻打，大敗他們，斬下官斌和馮跋的幽州刺史、漁陽公庫傉官昌，征北將軍、關内侯庫傉官提等人首級，生擒庫傉官女生，綁送京城。幽州平定。十一月甲戌，皇帝回宫，在北苑建築蓬臺。十二月，南陽王元良逝世。

這一年，姚興去世，兒子姚泓即位。

二年春二月丙午，下詔説：“九州的民衆，遠離京城，時常有不如意的事，郡守縣令不以實情報告。當今春耕剛開始，或許有貧窮耽誤農田耕作的。現在派遣使者巡視天下，察看各州，觀察民間風俗，詢問民衆疾苦，考察郡守縣令的政

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聞。”辛酉，司馬德宗滎陽守將傅洪，遣使詣叔孫建，請以虎牢降，求軍赴接；德宗譙王司馬文思遣使王良詣闕上書，請軍討劉裕。詔司徒長孫嵩率諸軍邀擊劉裕，戰於畔城，更有負捷。帝詔止諸軍，不克。

夏四月丁未，榆山丁零翟蜀率營部遣使通劉裕。馮跋使人王特兒等通於司馬德宗，章武太守捕特兒等，囚送京師。丁巳，幸高柳。壬戌，車駕還宮。五月，汝南民胡譁等萬餘家相率内屬。乙未，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車駕西巡，至于雲中，遂濟河，田于大漠。

秋七月，作白臺於城南，高二十丈。司馬順之入常山，流言惑衆，稱受天帝命，年二十五應爲人君，遂聚黨於封龍山。趙郡大盜趙德執送京師，斬之。八月，劉裕滅姚泓。九月癸酉，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息譙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馬國璠、司馬道賜，輔國將軍温楷，竟陵内史魯軌，荆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温孫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來降。姚泓匈奴鎮將姚成都與弟和都舉鎮來降。

冬十月己酉，詔司徒長孫嵩等還京師，遣叔孫建鎮鄴。癸丑，豫章王夔薨。十有一月，司徒長孫嵩等諸軍至樂平。詔嵩遣娥清、周幾等與叔孫建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悉滅餘黨而還。復諸州租税。十有二月己酉，詔河東、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間，能有送致京師者賞之。庚申，田于西山。癸亥，車駕還宮。氐豪徐駭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於雍，遣使内附，詔將軍王洛生及河内太守楊

績。凡有不能自己表達心意的，都通過使者禀報。”辛酉，司馬德宗的滎陽守將傅洪，派遣使者到叔孫建那裏，請求獻虎牢投降，請求派軍隊趕赴接應；德宗的譙王司馬文思派遣使者王良到宫廷上書，請求出兵討伐劉裕。詔令司徒長孫嵩率領各軍截擊劉裕，在畔城交戰，互有勝負。皇帝詔令各軍停止下來，不能取勝。

夏四月丁未，榆山丁零翟蜀率領營部派使者聯絡劉裕。馮跋的使者王特兒等人與司馬德宗交往，章武太守捉住特兒等人，囚禁送到京城。丁巳，前往高柳。壬戌，皇帝回宫。五月，汝南百姓胡譁等一萬多家相繼歸附。乙未，司馬德宗的齊郡太守王懿前來投降。皇帝向西巡視，到達雲中，於是渡過黄河，在大沙漠中狩獵。

秋七月，在平城南修建白臺，高二十丈。司馬順之進入常山，散布謡言迷惑群衆，聲稱接受天帝的命令，年紀二十五歲時應成爲君主，於是在封龍山聚集黨羽。趙郡大盜賊趙德捉住他送到京城，殺了他。八月，劉裕消滅姚泓。九月癸酉，司馬德宗的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兒子譙王文思，章武王的兒子司馬國璠、司馬道賜，輔國將軍温楷，竟陵内史魯軌，荆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以及桓温的孫子道子，勃海人刁雍，陳郡人袁式等幾百人前來投降。姚泓的匈奴鎮將姚成都和弟弟和都獻出鎮所前來投降。

冬十月己酉，詔令司徒長孫嵩等人回京城，派遣叔孫建鎮守鄴城。癸丑，豫章王元夔逝世。十一月，司徒長孫嵩等各軍到達樂平。詔令長孫嵩派遣娥清、周幾等人和叔孫建討伐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全部消滅他們的殘餘勢力後返回。免除各州的租税。十二月己酉，詔令河東、河内凡流亡到民間的姚泓子弟，能有送到京城的給予賞賜。庚申，在西山狩獵。癸亥，皇帝回宫。氐族豪强徐駭奴、齊元子等人，聚集部落三萬家在雍縣，派遣使者歸附，詔令將軍王洛生和河内太守楊聲等人西進去接應他們。壬申，前往

聲等西行以應之。壬申，幸大寧長川。姚泓尚書、東武侯姚敞，敞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姚定世自洛來奔。

大寧的長川。姚泓的尚書、東武侯姚敞，姚敞的弟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姚定世從洛陽前來投奔。

是年，李暠卒，子歆立，遣使朝貢。

這一年，李暠去世，兒子李歆即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自長川詔護高車中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衆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餘人，獲牛馬二萬餘頭。河東胡、蜀五千餘家相率內屬。三月，司馬德宗遣使來貢。庚戌，幸西宮。以范陽去年水，復其租稅。

三年春正月丁酉初一，皇帝從長川詔令護高車中郎將薛繁率領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的部衆向北攻取，到達弱水，投降的有二千多人，繳獲牛馬二萬多頭。河東胡、蜀五千多家相繼歸附。三月，司馬德宗派遣使者前來貢獻。庚戌，皇帝前往西宮。因范陽去年發生水災，免除租稅。

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於京師。五月丙午，詔叔孫建鎮廣阿。壬子，車駕東巡，至于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率精騎二萬襲馮跋，又命驍騎將軍延普自幽州北趨遼西為聲勢，帝自突門嶺待之。道生至龍城，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六月乙酉，車駕西返。

夏四月己巳，遷徙冀、定、幽三州的徒何到京城。五月丙午，詔令叔孫建鎮守廣阿。壬子，皇帝向東巡視，到達濡源和甘松。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率領精鋭的騎兵二萬人襲擊馮跋，又命令驍騎將軍延普從幽州向北急赴遼西作爲聲援，皇帝從突門嶺等待他們。道生到達龍城，遷徙那裏的民衆一萬多家而返回。六月乙酉，皇帝向西返回。

秋七月戊午，至於京師。八月，雁門、河内大雨水，復其租稅。九月甲寅，詔諸州調民租，户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

秋七月戊午，到達京城。八月，雁門、河内降大暴雨，免除租稅。九月甲寅，詔令各州調發民衆租穀，每家五十石，聚積在定、相、冀三州。

冬十月戊辰，築宫於西苑。

冬十月戊辰，在西苑建築宫室。

是歲，司馬德宗卒，弟德文僭位。赫連屈丐僭稱皇帝。

這一年，司馬德宗去世，弟弟德文僭越登位。赫連屈丐僭越稱皇帝。

四年正月壬辰朔，車駕臨河，大蒐于犢渚。癸卯，車駕還宫。三月癸丑，築宫於蓬臺北。司馬德文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匈奴護軍薛辯及司馬楚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并遣使請降。

四年春正月壬辰初一，皇帝到黄河邊，在犢渚大閲兵。癸卯，皇帝回宫。三月癸丑，在蓬臺北建築宫室。司馬德文的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匈奴護軍薛辯和司馬楚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都派遣使者請求投降。

夏四月庚辰，車駕有事於東廟，遠藩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幸雁門。賜所過無出今年租賦。五月庚寅朔，觀漁于灅水。己亥，車駕還

夏四月庚辰，皇帝在東廟祭祀，遠方藩國助祭的有幾百個。辛巳，向南巡視，前往雁門。賞賜所經過地區不交納今年的租賦。夏五月庚寅初一，在灅水觀看捕魚。己亥，皇帝回宫。免除所

宫。復所過一年租賦。六月，司馬德文建威將軍、河西太守、馮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屬。

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恒岳。甲申，車駕還宫。所過復一年田租。九月，築宫於白登山。

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至雲中，逾白道，北獵野馬於辱孤山。至于黄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於薛林山。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自薛林東還，至于屋竇城，饗勞將士，大酺二日，班禽獸以賜之。己亥，車駕還宫。三月丙戌，南陽王意文薨。

夏四月，河西屠各帥黄大虎、羌酋不蒙娥等遣使内附。丙寅，起灅南宫。五月乙酉，詔曰："宣武皇帝體道得一，天縱自然，大行大名未盡盛美，非所以光揚洪烈，垂之無窮也。今因啓緯圖，始睹尊號，天人之意，焕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謚曰道武皇帝，以彰靈命之先啓，聖德之玄同。告祀郊廟，宣于八表。"庚戌，淮南侯司馬國璠、池陽侯司馬道賜等謀反伏誅。

六月丙寅，行幸翳犢山。秋七月丁酉，西至于五原。丁未，幸雲中大室，賜從者大酺。八月癸亥，車駕還宫。閏月甲午，陰平王烈薨。

冬十有一月，詔驍騎將軍延普城乾城。十有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温子率三千餘家内附。

是歲，劉裕廢殺其主司馬德文，僭自稱皇帝，號宋。李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歆弟恂自立於敦煌。

六年春正月辛未，行幸公陽。二月，調民二十户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甲子，陽平王熙薨。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發

經過地區一年的租賦。六月，司馬德文的建威將軍、河西太守、馮翊羌族首領党道子派遣使者歸附。

秋八月辛未，向東巡視。派遣使者祭祀恒山。甲申，皇帝回宫。所經過地區免除一年的田租。九月，在白登山建築宫室。

冬十二月癸亥，向西巡視，到達雲中，翻越白道，向北在辱孤山捕獵野馬。到達黄河，從君子津向西渡河，在薛林山大規模狩獵。

五年春正月丙戌初一，從薛林向東返回，到達屋竇城，犒勞將士，大飲兩天，分發禽獸賞賜他們。己亥，皇帝回宫。三月丙戌，南陽王意文逝世。

夏四月，河西屠各頭領黄大虎、羌族首領不蒙娥等人派遣使者歸附。丙寅，修建灅南宫。五月乙酉，下詔説："宣武皇帝體仁道而得精髓，出自上天所授，逝世後的大名没有完全表達他盛大的美德，不足以宣揚宏偉的功業，傳之久遠。現在因事打開圖緯，纔看到尊號，天人的意向，清楚明白。現改'宣'爲'道'，另上尊貴的謚號爲道武皇帝，來彰明他首先開啓威靈的國運，德行與天地萬物混同。祭祀郊廟，宣告八方之外。"庚戌，淮南侯司馬國璠、池陽侯司馬道賜等人謀反被處死刑。

六月丙寅，前往翳犢山。秋七月丁酉，向西到達五原。丁未，前往雲中的大室，賞賜隨從者聚飲。八月癸亥，皇帝回宫。閏月甲午，陰平王元烈逝世。

冬十一月，詔令驍騎將軍延普建築乾城。十二月丁亥，杏城羌族首領狄温子率領三千多家歸附。

這一年，劉裕廢黜殺害他的主子司馬德文，僭越自稱皇帝，國號爲宋。李歆被沮渠蒙遜消滅，李歆的弟弟李恂在敦煌自立稱王。

六年春正月辛未，前往公陽。二月，調發民衆每二十户出戰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甲子，陽平王元熙逝世。乙亥，規定六部民衆，凡羊滿一百口出戰馬一匹。徵發京城六千人建築苑

京師六千人築苑，起自舊苑，東包白登，周回三十餘里。

夏六月乙酉，北巡，至蟠羊山。

秋七月，西巡，獵于柞山，親射虎，獲之，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獮于犢渚。九月庚戌，車駕還宮。壬申，劉裕遣使朝貢。

冬十月己亥，行幸代。十有二月丙申，西巡狩，至于雲中。

是歲，沮渠蒙遜滅李恂。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西行，幸屋竇城，賜從者大酺三日、蕃渠帥繒帛各有差。二月丙戌，車駕還宮，賜從者布帛各有差，大饗于西宮。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

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爲泰平王，燾，字佛釐，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爲樂平王，加車騎大將軍；彌爲安定王，加衛大將軍；範爲樂安王，加中軍大將軍；健爲永昌王，加撫軍大將軍；崇爲建寧王，加輔國大將軍；俊爲新興王，加鎮軍大將軍；獻懷長公主子嵇敬，封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初，帝素服寒食散，頻年動發，不堪萬機，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泰平王攝政。劉裕卒，子義符僭立。

秋九月，詔假司空奚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爲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交阯侯周幾爲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孫表爲吴兵將軍、廣州刺史，前鋒伐劉義符。乙巳，幸灅南宮，遂如廣寧。己酉，詔泰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辛亥，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橋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堯廟。因東幸幽州，見耆年，問其所苦，賜爵號。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察風俗。

圍，起自於舊苑，東面圍住白登，周圍三十多里。

夏六月乙酉，向北巡視，到達蟠羊山。

秋七月，向西巡視，在柞山狩獵，親自射虎，捕獲了虎，於是到黄河。八月庚子，在犢渚大規模狩獵。九月庚戌，皇帝回宮。壬申，劉裕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己亥，前往代郡。十二月丙申，向西巡視，到達雲中。

這一年，沮渠蒙遜消滅李恂。

七年春正月甲辰初一，從雲中向西行進，到屋竇城，賞賜隨從者聚飲三天、藩屬魁首繒帛多少不等。二月丙戌，皇帝回宮，賞賜隨從者布帛多少不等，在西宮大宴群臣。三月乙丑，河南王元曜逝世。

夏四月甲戌，封皇子托跋燾爲泰平王，托跋燾，字佛釐，被任命爲相國，加授大將軍；元丕爲樂平王，加授車騎大將軍；元彌爲安定王，加授衛大將軍；元範爲樂安王，加授中軍大將軍；元健爲永昌王，加授撫軍大將軍；元崇爲建寧王，加授輔國大將軍；元俊爲新興王，加授鎮軍大將軍；獻懷長公主的兒子嵇敬，封長樂王，被任命爲大司馬、大將軍。當初，皇帝素來服用寒食散，連年藥性發作，不能承受紛繁政務，五月，詔令皇太子臨朝處理政事。這月，泰平王代行政事。劉裕去世，兒子義符僭越即位。

秋九月，詔令司空奚斤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務，擔任晉兵大將軍、代理揚州刺史，交阯侯周幾擔任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孫表擔任吴兵將軍、廣州刺史，充當前鋒討伐劉義符。乙巳，前往灅南宮，於是到廣寧。己酉，詔令泰平王率領各國用皇帝車駕在東苑狩獵，車輛服飾都用皇帝的備用品。辛亥，修築平城外城，周圍三十二里。辛酉，前往橋山，派遣使者祭祀黄帝、唐堯廟。於是東到幽州，會見老年人，詢問他們的疾苦，賜予爵號。分派使者巡視州郡，觀察各地風俗。

冬十月甲戌，車駕還宫，復所過田租之半。奚斤伐滑臺不克，帝怒，議親南討，爲其聲援。壬辰，車駕南巡，自出天門關，逾恒嶺。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從者五萬餘人。十有一月，泰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安定王彌與北新公安同居守。丙午，曲赦司州殊死已下。劉義符東郡太守王景度棄滑臺走。詔成皋侯元苟兒爲兖州刺史，鎮滑臺。十有二月，遣壽光侯叔孫建等率衆自平原東渡，徇下青、兖諸郡。劉義符兖州刺史徐琰聞渡河，棄守走，叔孫建遂東入青州。司馬愛之、秀之先聚黨濟東，皆率衆來降。

冬十月甲戌，皇帝回宫，免除所經過地區一半的田租。奚斤征伐滑臺不能取勝，皇帝發怒，商議親自南討，作爲奚斤的聲援。壬辰，皇帝向南巡視，出天門關，越過恒嶺。四方附庸國大人各率所部跟從有五萬多人。十一月，泰平王親自統領六軍出去鎮守邊塞，安定王元彌和北新公安同留守。丙午，赦免司州死刑以下囚犯。劉義符的東郡太守王景度放棄滑臺逃走。詔令成皋侯元苟兒擔任兖州刺史，鎮守滑臺。十二月，派遣壽光侯叔孫建等人率領部衆從平原向東渡河，攻下青州、兖州各郡。劉義符的兖州刺史徐琰聽説叔孫建渡過黄河，放棄守備逃跑，叔孫建於是向東進入青州。司馬愛之、秀之原先聚集黨羽在濟水東，都率領部衆前來投降。

八年正月丙辰，行幸鄴，存恤民俗。司空奚斤既平兖豫，還圍虎牢，劉義符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河東蜀薛定、薛輔率五千餘家内屬。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三月乙巳，帝田於鄴南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乙卯，濟自靈昌津。幸陳留、東郡。乙丑，濟河而北，西之河内，造浮橋於冶坂津。

八年正月丙辰，前往鄴城，慰問撫恤民衆。司空奚斤平定兖州豫州後，回軍包圍虎牢，劉義符的守將毛德祖固守不降。河東蜀薛定、薛輔率領五千多家歸附。蠕蠕侵犯邊塞。二月戊辰，在長川的南面修築長城，開始於赤城，西到五原，綿延二千多里，設置守備警衛。三月乙巳，皇帝在鄴城南的韓陵山狩獵。前往汲郡，到達枋頭。乙卯，渡過靈昌津。前往陳留、東郡。乙丑，渡過黄河向北行進，西到河内，在冶坂津造浮橋。

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觀虎牢。而城内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轒輼，絶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奪其井。遂至洛陽，觀《石經》。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人來貢方物。閏月己未，還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虎牢潰，獲劉義符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觀陽伯毛德祖，冠軍司馬、滎陽太守翟廣，建威將軍竇霸，振武將軍姚勇錯，振威將軍吴寶之，司州别駕姜元興，治中竇温。士衆大疫，死者十二三。辛酉，帝還至晋陽。班賜從官，王公已下逮於廝賤，無不沾

夏四月丁卯，前往成皋城，觀望虎牢。城内缺水，垂下繩索汲取黄河水。皇帝命令在連接的船隻上施放攻城車，斷絶城内汲水的路綫，又挖地道去奪占水井。於是到洛陽，觀看《石經》。蠻王梅安，率領魁首幾千人來貢納地方物産。閏四月己未，回到河内。北登太行山，到高都。虎牢守軍潰散，擒獲劉義符的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觀陽伯毛德祖，冠軍司馬、滎陽太守翟廣，建威將軍竇霸，振武將軍姚勇錯，振威將軍吴寶之，司州别駕姜元興，治中竇温。士卒中出現大瘟疫，死亡的有十之二三。辛酉，皇帝回到晋陽。頒賜隨從官員，王公以下直到僕役，無不遍及。五月丙寅，返回停駐雁門。皇太子率領留臺

給。五月丙寅，還次雁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自南巡。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丙辰，北巡，至於參合陂，游于蟠羊山。

的王公到句注的北面迎接。庚寅，皇帝結束南巡返回。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觀逝世。丙辰，向北巡視，到達參合陂，在蟠羊山游玩。

秋七月，幸三會屋侯泉，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八月，幸馬邑，觀于㶟源。九月乙亥，車駕還宮。詔司空奚斤還京師，昌平侯娥清、交阯侯周幾等鎮枋頭。劉義符潁川太守李元德竊入許昌，詔周幾擊之，元德遁走。幾平許昌，還軍枋頭。

秋七月，前往三會的屋侯泉，詔令皇太子率領百官隨從。八月，前往馬邑，游覽㶟源。九月乙亥，皇帝回宮。詔令司空奚斤回京城，昌平侯娥清、交阯侯周幾等人鎮守枋頭。劉義符的潁川太守李元德偷襲進入許昌，詔令周幾攻打他，李元德逃走。周幾平定許昌，回軍到枋頭。

冬十月癸卯，廣西宮，起外垣墻，周回二十里。十有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大臣，自司徒長孫嵩已下至士卒各有差。十有二月庚子，上謚曰明元皇帝，葬于雲中金陵，廟稱太宗。

冬十月癸卯，擴建西宮，修外垣墻，周圍二十里。十一月己巳，皇帝在西宮逝世，時年三十二歲。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取的軍用物資賞賜大臣，從司徒長孫嵩以下到士兵多少不等。十二月庚子，上謚號爲明元皇帝，安葬在雲中的金陵，廟號稱太宗。

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説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

皇帝尊重喜愛儒生，喜好讀史書傳記，認爲劉向所撰《新序》、《説苑》在經典正義方面缺略頗多，於是撰寫《新集》三十篇，取材於經史，廣博合於古義，才能可謂文武兼備。

史臣曰：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内多釁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逢梟鏡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内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史臣曰：太祖英勇傑出，北方驅使沙漠地帶，晚年内部多有裂痕。明元帝抱有淳孝的心意，遇上内奸的禍難，以變通方法行事，危難中獲得安全，隆興基業鞏固根本，内部和睦外部安寧。以德行受到尊崇，實在是没有慚愧的。

魏書卷四(上)

帝紀第四(上)

世祖紀(上)

世祖太武皇帝，諱燾，太宗明元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杜貴嬪。天賜五年生於東宫，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悦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泰常七年四月，封泰平王，五月，爲監國。太宗有疾，命帝總攝百揆，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十一月壬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追尊皇妣爲密皇后，進司徒長孫嵩爵爲北平王，司空奚斤爲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爲平陽王，其餘普增爵位各有差。於是除禁錮，釋嫌怨，開倉庫，賑窮乏，河南流民相率内屬者甚衆。

世祖太武皇帝，名托跋燾，是太宗明元皇帝的長子，母親是杜貴嬪。天賜五年出生在東宫，身體容貌特異，太祖驚奇而喜歡他，説："完成我業績的，必定是這個兒子。"泰常七年四月，封爲泰平王，五月，監管國事。太宗患病，命皇帝總領百官，聰明大度，心胸開朗。八年十一月壬申，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十二月，追尊皇妣爲密皇后，升司徒長孫嵩爵位爲北平王，司空奚斤爲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爲平陽王，其餘的普遍升爵位多少不等。於是解除禁錮，消除嫌隙仇怨，打開倉庫，賑濟窮困貧乏的人，黄河以南流民相繼歸附的很多。

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安定王彌薨。

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安定王元彌逝世。

夏四月甲辰，東巡，幸大寧。

夏四月甲辰，向東巡視，前往大寧。

秋七月，車駕還宫。八月，蠕蠕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陷盛樂宫。赭陽子尉普文率輕騎討之，虜乃退走。詔平陽王長孫翰等擊蠕蠕别帥，破之，殺數千人，獲馬萬餘匹。語在《蠕蠕傳》。九月，大簡輿徒，治兵於東郊，部分諸軍五萬騎，將北討。

秋七月，皇帝回宫。八月，蠕蠕率領六萬騎兵進入雲中，殺害擄掠官吏民衆，攻占盛樂宫。赭陽子尉普文率領輕裝的騎兵討伐他們，敵寇纔退走。詔令平陽王長孫翰等人攻打蠕蠕别部頭領，打敗他們，殺死幾千人，繳獲馬一萬多匹。記載在《蠕蠕傳》。九月，大量挑選車輛兵士，在東郊練兵，部署各軍五萬騎兵，將要向北討伐。

冬十有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駕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

冬十二月，派遣平陽王長孫翰等人討伐蠕蠕。皇帝停駐在祚山，蠕蠕向北逃跑，各軍追擊，大量捕獲而回。

是年，劉義符爲其臣徐羨之等所

這一年，劉義符被他的臣下徐羨之等人所廢

廢殺，立義符弟義隆。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以其雜畜班賜將士各有差。二月，慕容渴悉鄰反於北平，攻破郡治，太守與守將擊敗之。三月丙辰，尊保母竇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長孫嵩爲太尉，平陽王長孫翰爲司徒，宜城王奚斤爲司空。庚申，營故東宫爲萬壽宫，起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造新字千餘，詔曰："在昔帝軒，創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并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

夏四月，詔龍驤將軍步堆、謁者僕射胡覲使於劉義隆。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

秋九月，永安、安樂二殿成，丁卯，大饗以落之。

冬十月，治兵於西郊。癸卯，車駕北伐，平陽王長孫翰等絶漠追之，蠕蠕北走。事具《蠕蠕傳》。

是年，赫連屈丐死，子昌僭立。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班軍實以賜將士，行、留各有差。乞伏熾磐遣使朝貢，請討赫連昌。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顔淵配。

夏五月辛卯，中山公元纂進爵爲王，南安公元素復先爵常山王。六月，幸雲中舊宫，謁陵廟；西至五原，田於陰山；東至和兜山。

秋七月，築馬射臺于長川，帝親登臺觀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射，中

黜殺死，徐羨之擁立劉義符的弟弟劉義隆。

二年春正月己卯，皇帝從北伐前綫返回，以所獲各種牲畜賞賜將士多少不等。二月，慕容渴悉鄰在北平反叛，攻下郡城，太守和守將打敗了他。三月丙辰，尊崇乳母竇氏爲保太后。丁巳，任命北平王長孫嵩爲太尉，平陽王長孫翰爲司徒，宜城王奚斤爲司空。庚申，營造舊東宫爲萬壽宫，修建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創造新字一千多個，下詔説："從前帝軒時，創造制度規則，命令倉頡因襲鳥獸的痕迹來創立文字。從此以後，隨着時代改革，所以篆書隸書草書楷書，都在世上使用。然而經歷時間久遠，傳習過程中多失其本來面目，致使文體錯誤，理會文義不恰當，不是向後世顯示準則的做法。孔子説，名不正則事情不能成功，就是説的這事吧。現在制定文字，供社會所用，頒布遠近，永遠作爲規範。"

夏四月，詔令龍驤將軍步堆、謁者僕射胡覲出使劉義隆。五月，詔令天下每十家調發大牛一頭，運穀粟到邊塞。

秋九月，永安、安樂二殿建成，丁卯，皇帝舉行盛大宴會來慶祝二殿落成。

冬十月，在西郊練兵。癸卯，皇帝北伐，平陽王長孫翰等人越過沙漠追擊，蠕蠕向北逃跑。事情記載在《蠕蠕傳》。

這一年，赫連屈丐死去，兒子赫連昌僭越即位。

三年春正月壬申，皇帝從北伐前綫歸來。將軍用物資賞賜給將士，出征、留守的多少不等。乞伏熾磐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請求討伐赫連昌。二月，在城東修建太學，祭祀孔子，以顔淵配祭。

夏五月辛卯，中山公元纂進爵位爲王，南安公元素恢復先前的爵位常山王。六月，前往雲中的舊宫室，拜謁陵廟；西到五原，在陰山狩獵；東到和兜山。

秋七月，在長川建築馬射臺，皇帝親自登臺觀看跑馬；王公和各附庸國君長騎馬奔馳射箭，

者賜金錦繒絮各有差。八月，車駕還宮。劉義隆遣使朝貢。帝以屈丐既死，諸子相攻，九月，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雍州刺史延普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率洛州刺史于栗磾襲陜城。

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結。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壬午，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語在《昌傳》。至祚山，班所虜獲以賜將士各有差。奚斤未至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棄城西走。昌弟助興守長安，乙升復與助興自長安西走安定。奚斤遂入蒲坂。十有二月，詔斤西據長安。秦雍氐、羌皆叛昌詣斤降。武都氐王楊玄及沮渠蒙遜等皆遣使内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生口、繒帛、馬牛各有差。從人在道多死，其能到都者纔十六七。己亥，行幸幽州。赫連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衆二萬向長安。帝聞之，乃遣就陰山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車駕還宮。三月丙子，遣高凉王禮鎮長安。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丁丑，廣平王連薨。

夏四月丁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步堆、謁者僕射胡覲等使於劉義隆。是月，治兵講武，分諸軍，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黄眉步兵三萬部攻城器械，將軍賀多羅精騎三千爲前候。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辛巳，濟君子津。三城胡酋鵲子相率内附。帝次拔鄰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戊戌，至于黑

中靶的賞賜黄金錦緞繒絮多少不等。八月，皇帝回宫。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皇帝因赫運屈丐死後，各個兒子互相攻打，九月，派遣司空奚斤率領義兵將軍封禮、雍州刺史延普襲擊蒲坂，宋兵將軍周幾率領洛州刺史于栗磾襲擊陜城。

冬十月丁巳，皇帝向西征伐，到達雲中，至君子津。恰巧天氣突變寒冷，幾天冰塊凝結。十一月戊寅，皇帝率領輕裝騎兵二萬人襲擊赫連昌，壬午，到他的城下，遷徙一萬多家而返回。記載在《赫連昌傳》。到達祚山，分發所捕獲用以賜給將士多少不等。奚斤還没到蒲坂，赫連昌的守將赫連乙升放棄城池向西逃跑。赫連昌的弟弟助興守衛長安，乙升又與助興一起從長安向西逃到安定。奚斤於是進入蒲坂。十二月，詔令奚斤向西占據長安。秦州雍州氐、羌都背叛赫連昌前往投降奚斤。武都氐王楊玄和沮渠蒙遜等人都派遣使者歸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皇帝從西伐前綫返回，賞賜留守的文武官員以奴婢、繒帛、牛馬多少不等。隨從的人在途中死了很多，能够回到都城的僅有十分之六七。己亥，前往幽州。赫連昌派遣他的弟弟平原公赫連定率領部衆二萬人向長安進發。皇帝聽説後，就派人到陰山砍伐樹木，大造攻城器械。二月，皇帝回宫。三月丙子，派遣高凉王元禮鎮守長安。詔令執金吾桓貸在君子津造橋梁。丁丑，廣平王元連逝世。

夏四月丁未，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步堆、謁者僕射胡覲等人出使劉義隆。這月，練兵習武，部署各軍，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率領三萬騎兵爲前鋒，常山王元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率領三萬步兵爲後續部隊，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黄眉率領三萬步兵布置攻城器械，將軍賀多羅率領三千精鋭的騎兵在前伺望。五月，皇帝向西征討赫連昌。辛巳，渡過君子津。三城胡人首領鵲子相繼歸附。皇帝停駐拔鄰山，建築城池，捨去車輛物資，率三萬輕裝的騎兵在前行進。戊戌，到達黑水，皇帝親自祈禱上天祭告祖宗的神靈而誓師。六月甲辰，

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焉。六月甲辰，昌引衆出城，大破之。事在《昌傳》。昌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奔上邽，諸軍乘勝追至城北，死者萬餘人，臨陣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其兄子蒙遜。會日暮，昌尚書僕射問至拔城，夜將昌母出走。乙巳，車駕入城，虜昌群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擒昌尚書王買、薛超等及司馬德宗將毛脩之、秦雍人士數千人，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班賚將士各有差。昌弟平原公定拒司空奚斤於長安城，娥清率騎五千討之，西走上邽。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鎮統萬。

秋七月己卯，築壇於祚嶺，戲馬馳射，賜射中者金錦繒絮各有差。蠕蠕寇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還走。八月壬子，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勛，告於宗廟，班軍實以賜留臺百僚，各有差。九月丁酉，安定民舉城歸降。

冬十有一月，以氐王楊玄爲都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假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南秦王。十有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貪污免者十數人。癸卯，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

神䴥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辛未，京兆王黎薨。二月，改元。赫連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將軍丘堆爲昌所敗，監軍侍御史安頡出戰，擒昌。昌餘衆立昌弟定爲王，走還平涼。三月癸酉，詔侍中古弼迎赫連昌。辛巳，弼等以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追定於平涼馬髦嶺，爲定所擒。丘堆先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甲

赫連昌率部衆出城，皇帝大敗赫連昌。事情記載在《赫連昌傳》。赫連昌帶領部下幾百騎兵向西南逃跑，奔往上邽，各軍乘勝追趕到城北，殺死的有一萬多人，臨陣殺死赫連昌的弟弟河南公赫連滿和他哥哥的兒子蒙遜。恰巧到傍晚，赫連昌的尚書僕射問至攻下城池，夜晚帶着赫連昌的母親出城逃走。乙巳，皇帝進城，俘虜赫連昌的各個弟弟、嬸母、姐妹、妻妾、宮女一萬多人，府庫珍寶車旗器物數都數不過來，擒獲赫連昌的尚書王買、薛超等人以及司馬德宗的將領毛脩之、秦州雍州有名望的人幾千人，繳獲馬三十多萬匹，牛羊幾千萬頭。將赫連昌的宮女和奴婢、金銀、珍珠玩物、布帛頒賞將士多少不等。赫連昌的弟弟平原公赫連定在長安城抵禦司空奚斤，娥清率領五千騎兵討伐他，赫連定向西逃到上邽。辛酉，凱旋而歸，留下常山王元素、執金吾桓貸鎮守統萬。

秋七月己卯，在祚嶺築高臺，馳馬射箭取樂，賞賜射中的人金銀錦緞繒絮多少不等。蠕蠕侵犯雲中，聽說打敗了赫連昌，畏懼而返回。八月壬子，皇帝從西伐前綫返回，合飲於宗廟，記功於簿籍，祭告宗廟，分發軍用物資賞賜給留守的文武百官，多少不等。九月丁酉，安定民衆獻出城池歸順投降。

冬十一月，任命氐王楊玄爲都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假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南秦王。十二月，前往中山，郡守縣令貪污被免職的有十多人。癸卯，皇帝回宮，免除所經過地區一半的田租。

神䴥元年春正月，因天下郡守縣令多做不合法度的事，精心挑選忠誠優秀的人全部取代他們。辛未，京兆王元黎逝世。二月，改年號。赫連昌退到平涼駐守。司空奚斤進軍到安定，將軍丘堆被赫連昌打敗，監軍侍御史安頡出去交戰，擒獲赫連昌。赫連昌殘餘的部衆擁立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爲王，逃回平涼。三月癸酉，詔令侍中古弼迎接赫連昌。辛巳，古弼等人帶着赫連昌到達京城。司空奚斤追擊赫連定到平涼的馬髦嶺，被赫連定擒獲。丘堆先在安定守衛車輛物

東走蒲坂。帝聞大怒，詔安頡斬堆。

夏四月，赫連定遣使朝貢，帝詔諭之。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大赦天下。南秦王楊玄遣使朝貢。六月丁酉，并州胡酋卜田謀反伏誅，餘衆不安。詔淮南公王倍斤鎮慮虒，撫慰之。甲寅，行幸長川。

秋七月，車駕還宮。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堯、舜廟。蠕蠕大檀遣子將萬餘騎入塞。事具《蠕蠕傳》。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内屬。九月，車駕還宮。上洛巴渠泉午觸等萬餘家内附。

冬十月甲辰，北巡。壬子，田于牛川。劉義隆淮北鎮將王仲德遣步騎二千餘入寇濟陽、陳留。是月，車駕還宮。閏月辛巳，義隆又遣將王玄謨、兖州刺史竺靈秀步騎二千人寇滎陽，將襲虎牢。豫州遣軍逆擊走之。上郡屠各隗詰歸率萬餘家内屬。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翟喬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劫掠郡縣，州軍討之，失利。詔鎮南將軍、壽光侯叔孫建擊之。十有一月，行幸河西，大校獵。十有二月甲申，車駕還宮。

是歲，皇子晃生。乞伏熾磐死，子暮末僭立。沮渠蒙遜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赫連定弟酒泉公偽自平凉來奔。丁零鮮于臺陽等歸罪，詔赦之。二月，上黨李禹聚衆殺太守，自稱無上王，署置將帥。河内守將擊破之。禹亡走入山，爲人執送，斬之。

夏四月，治兵于南郊。劉義隆遣使朝貢。庚寅，車駕北伐，以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衛尉、廣陵公樓伏連留守京師，從東道與長孫翰等期會

資，聽説奚斤失敗，拋棄鎧甲向東逃到蒲坂。皇帝聽説後大怒，詔令安頡斬殺丘堆。

夏四月，赫連定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皇帝下詔曉諭他。壬子，向西巡視。戊午，在黄河西面狩獵。大赦天下。南秦王楊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丁酉，并州胡首領卜田圖謀反叛受死刑，其餘的人不安心。詔令淮南公王倍斤鎮守慮虒，安撫慰問他們。甲寅，前往長川。

秋七月，皇帝回宮。八月，向東前往廣寧，觀看温泉。用太牢祭祀黄帝、堯、舜廟。蠕蠕大檀派遣兒子率領一萬多騎兵進入邊境。事情記載在《蠕蠕傳》。上郡休屠胡首領金崖率領部衆歸附。九月，皇帝回宮。上洛巴人首領泉午觸等一萬多家歸附。

冬十月甲辰，向北巡視。壬子，在牛川狩獵。劉義隆的淮北鎮將王仲德派遣步兵騎兵二千多人進犯濟陽、陳留。這月，皇帝回宮。閏月辛巳，義隆又派遣將領王玄謨、兖州刺史竺靈秀率領步兵騎兵二千多人侵犯滎陽，將要襲擊虎牢。豫州派遣軍隊迎擊趕走了他們。上郡屠各隗詰歸率領一萬多家歸附。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翟喬等二千多家反叛進入西山，劫掠郡縣，定州軍隊討伐他們，失敗。詔令鎮南將軍、壽光侯叔孫建攻打他們。十一月，前往黄河西面，大規模狩獵。十二月甲申，皇帝回宮。

這一年，皇子托跋晃出生。乞伏熾磐死去，兒子暮末僭越即位。沮渠蒙遜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二年春正月，赫連定的弟弟酒泉公赫連偽從平凉來投奔。丁零鮮于臺陽等人自首，下詔赦免他們。二月，上黨人李禹聚集部衆殺死太守，自稱無上王，設置將帥。河内守將打敗了他們。李禹逃亡到山中，被人捉住送到官府，殺了他。

夏四月，在南郊練兵。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寅，皇帝北伐，委派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衛尉、廣陵公樓伏連留守京城，從東路和長孫翰等人約定在賊寇活動中心會合。五月丁

於賊庭。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輜重，輕騎兼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燒廬舍，絶迹西走。事具《蠕蠕傳》。是月，赫連定來侵統萬，東至侯尼城而還。

秋七月，車駕東轅。至黑山，校數軍實，班賜王公將士各有差。八月，帝以東部高車屯巳尼陂，詔左僕射安原率騎萬餘討之。事具《蠕蠕傳》。

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告於宗廟。列置新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詔司徒平陽王長孫翰、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侍中古弼鎮撫之。十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三年春正月庚子，車駕還宫。壬寅，大赦天下。癸卯，行幸廣寧，臨温泉，作《温泉之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陽王長孫翰薨。戊辰，車駕還宫。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爲秦王。癸卯，雲中、河西敕勒千餘家叛。尚書令劉潔追滅之。帝聞劉義隆將寇邊，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備之。

夏四月甲子，行幸雲中。敕勒萬餘落叛走。詔尚書封鐵追討滅之。五月戊戌，詔曰："夫士之爲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於時，名揚後世矣。近遣尚書封鐵翦除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效者，以功次進位；或有故違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常典，不可暫廢。自今以後，不善者可以自改。其宣敕内外，咸使聞知。"六月，詔平南大將

未，停駐在沙漠中，丢下車輛物資，輕裝的騎兵日夜兼程，到達栗水，蠕蠕震驚害怕，焚燒房屋，向西逃往遠方絶域。事情記載在《蠕蠕傳》。這月，赫連定前來侵犯統萬，東到侯尼城而返回。

秋七月，皇帝向東返回。到達黑山，統計軍用物資，頒賞王公將士多少不等。八月，皇帝因東部高車駐守巳尼陂，詔令左僕射安原率領一萬多騎兵討伐他們。事情記載在《蠕蠕傳》。

冬十月，整頓部隊凱旋到京城，祭告宗廟。在沙漠南安置新附民衆，東到濡源，西到五原、陰山，達三千里。詔令司徒平陽王長孫翰、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侍中古弼鎮守安撫他們。十一月，向西巡視，在黄河西面狩獵，到達祚山而返回。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回宫。壬寅，大赦天下。癸卯，前往廣寧，到温泉，撰寫《温泉之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陽王長孫翰逝世。戊辰，皇帝回宫。三月壬寅，升會稽公赫連昌爲秦王。癸卯，雲中、黄河西面敕勒一千多家叛變。尚書令劉潔追擊消滅了他們。皇帝聽説劉義隆將侵犯邊境，於是下詔冀、定、相三州製造三千艘船，挑選幽州以南戍守的兵士集結在黄河邊來戒備他們。

夏四月甲子，前往雲中。敕勒一萬多家背叛逃跑。詔令尚書封鐵追趕討伐消滅他們。五月戊戌，下詔説："士人的品行，在家中必定孝順，處於朝廷必定忠誠，然後榮耀於當時，名聲傳揚於後世。近日派遣尚書封鐵消滅逃亡者，他所率將士有竭盡忠誠節操而犧牲性命的人，現都追贈封爵；有人衝鋒陷陣冒着艱難而效力的，依功勞次序晋升爵位；有個别故意違犯軍法私自離開隊伍的，依軍法行刑。有功受賞賜，有罪遭誅殺，是國家的正常法度，不可一日廢棄。從今以後，不好的人可以自行改正。現宣敕朝廷内外，使大家都知道。"六月，詔令平南大將軍、暫代丹陽

軍、假丹陽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琅邪王，屯潁川。

王太毗駐守在黄河邊，任命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琅邪王，駐守潁川。

秋七月己亥，詔曰："昔太祖撥亂，制度草創，太宗因循，未遑改作，軍國官屬，至乃闕然。今諸征鎮將軍、王公仗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庚子，詔大鴻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八月，清河群盜殺太守。劉義隆將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帝以河南兵少，詔攝四鎮。乃治兵，將西討。丙寅，到彦之遣將渡河攻冶坂，冠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斬首五千餘級，投水死者甚衆。甲戌，行幸南宫，獵于南山。戊寅，詔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屯于河上。九月己丑，赫連定遣弟謂以代寇鄜城，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率諸軍討之，擒賊將王卑，殺萬餘人，謂以代遁走。癸卯，立密皇太后廟于鄴。甲辰，行幸統萬，遂征平涼。

秋七月己亥，下詔説："從前太祖治理亂世，制度初創，太宗因襲，没有閑暇修正，軍隊國家的官屬，以致缺略。現在各征鎮將軍、王公持節至邊遠地區的，准許設府徵召；其餘的，增加官吏人數。"庚子，詔令大鴻臚卿杜超爲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行征南大將軍、太宰，晋爵位爲王，鎮守鄴城，爲各軍的總調度。八月，清河盜賊殺死太守。劉義隆的將領到彦之，從清水進入黄河，溯流向西行進。皇帝因黄河以南兵力少，下詔聚集到四鎮。於是練兵，將要向西征討。丙寅，到彦之派遣將領渡過黄河攻打冶坂，冠軍將軍安頡統率各軍打敗了他，斬下五千多首級，投水死的人很多。甲戌，前往南宫，在南山狩獵。戊寅，詔令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駐守在黄河邊。九月己丑，赫連定派遣弟弟謂以代侵犯鄜城，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人率領各軍討伐他，擒獲賊寇將領王卑，殺死一萬多人，謂以代逃走。癸卯，在鄴城建立密皇太后廟。甲辰，前往統萬，於是征伐平涼。

冬十月庚申，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冠軍將軍安頡濟河，攻洛陽，丙子，拔之，擒義隆將二十人，斬首五千級。時河北諸軍會于七女津，彦之恐軍南度，遣將王蟠龍溯流欲盜官船，征南大將軍杜超等擊破，斬之。辛巳，安頡平虎牢，義隆司州刺史尹冲墜城死。

冬十月庚申，到彦之、王仲德沿黄河設置守備，退回東平守衛。乙亥，冠軍將軍安頡渡過黄河，攻打洛陽，丙子，攻克洛陽，擒獲義隆的將領二十人，斬下五千首級。這時黄河以北各軍在七女津會合，到彦之擔心軍隊向南渡河，派遣將領王蟠龍溯流打算盜取官船，征南大將軍杜超等人打敗了他，殺了他。辛巳，安頡平定虎牢，義隆的司州刺史尹冲跳下城池摔死。

十有一月乙酉，車駕至平涼。先是，赫連定將數萬人東禦於鄜城，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城守。帝至平涼，登北原，使赫連昌招諭之，社于不降。詔安西將軍古弼等擊安定，攻平涼。定聞之，棄鄜城，入于安定，自率步騎三萬從鶉觚原將

十一月乙酉，皇帝到達平涼。在這以前，赫連定率領幾萬人向東在鄜城防禦，留他的弟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守城。皇帝到平涼，登上北原，派赫連昌招撫曉諭，社于不投降。詔令安西將軍古弼等人出擊安定，攻打平涼。赫連定聽説後，放棄鄜城，進入安定，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從鶉觚原準備救援平涼，和古弼相遭

救平涼，與弼相遇，弼擊之，殺數千人，乃還走。詔諸軍四面圍之。

甲午，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到彦之、王仲德從清入濟，東走青州，義隆兖州刺史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

丁酉，定乏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騎遁走。獲定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百餘人。是日，諸將乘勝進軍，遂取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安，劫掠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叔孫建大破竺靈秀於湖陸，殺獲五千餘人。

己亥，帝幸安定，獲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庚子，帝自安定還臨平涼，遂掘塹圍守之。行幸紐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定隴西守及將士數千人來降。

辛丑，冠軍將軍安頡率諸軍攻滑臺。琅邪王司馬楚之破劉義隆將於長社。沮渠蒙遜遣使朝貢。壬寅，封壽光侯叔孫建爲丹陽王。

十有二月丁卯，定弟社干、度洛孤面縛出降，平涼平，收其珍寶。定長安、臨晋、武功守將皆奔走，關中平。壬申，車駕東還，留巴東公延普等鎮安定。

是歲，馮跋死，弟文通僭立。

四年春正月壬午，車駕次于木根山，大饗群臣，賜布帛各有差。丙申，劉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陽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是月，乞伏慕末爲赫連定所滅。二月辛酉，

遇，古弼攻打他，殺死幾千人，他纔退回逃跑。詔令各軍四面包圍他。

甲午，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渡過黄河，到彦之、王仲德從清水進入濟水，向東逃到青州，義隆的兖州刺史竺靈秀放棄須昌，向南奔往湖陸。

丁酉，赫連定缺水，率領部衆下山。詔令武衛將軍丘眷攻打他，赫連定的部衆大潰敗，死亡的有一萬多人。赫連定受了很重的傷，單人匹馬逃跑。擒獲了赫連定的弟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和公侯一百多人。這一天，各將領乘勝進軍，於是奪取安定。赫連定的堂兄東平公乙升放棄城池奔向長安，劫掠幾千家，向西奔往上邽。

戊戌，叔孫建在湖陸大敗竺靈秀，殺死擒獲五千多人。

己亥，皇帝前往安定，擒獲乞伏熾磐作抵押的人質和赫連定的車輛旗幟，登録人口、財産牲畜，分發賞賜將士多少不等。庚子，皇帝從安定退回到平涼，於是掘溝塹包圍守衛。前往紐城，安撫慰問剛歸附的人，赦免秦州雍州的民衆，免除七年租税。赫連定的隴西官員和將士幾千人前來投降。

辛丑，冠軍將軍安頡率領各軍攻打滑臺。琅邪王司馬楚之在長社打敗劉義隆的將領。沮渠蒙遜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壬寅，封壽光侯叔孫建爲丹陽王。

十二月丁卯，赫連定的弟弟社于、度洛孤雙手反綁出城投降，平涼平定，没收他們的珍寶。赫連定的長安、臨晋、武功守將都逃走，關中平定。壬申，皇帝向東返回，留下巴東公延普等人鎮守安定。

這一年，馮跋死去，弟弟馮文通僭越即位。

四年春正月壬午，皇帝停駐在木根山，大宴群臣，賞賜布帛多少不等。丙申，劉義隆的將領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援滑臺，丹陽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抵禦他們，道濟等人不敢前進。這個月，乞伏慕末被赫連定消滅。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定滑臺，擒獲義隆的將領

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癸酉，車駕還宮，飲至策勳，告於宗廟，賜留臺百官各有差，戰士賜復十年。丁丑，行幸南宮。定州民飢，詔啓倉以賑之。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諸將追之，至歷城而還。三月庚戌，冠軍將軍安頡獻義隆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朱脩之、李元德和東郡太守申謨。癸酉，皇帝回宮，會飲記功，在宗廟祭告，賞賜留守百官多少不等，戰士免除十年租稅。丁丑，前往南宮。定州民衆飢餓，下詔開倉賑濟他們。義隆的將領檀道濟、王仲德向東逃跑，各將領追擊他們，到歷城而返回。三月庚戌，冠軍將軍安頡獻上所俘義隆部衆一萬多人，鎧甲兵器三萬件。

夏五月庚寅，行幸雲中。六月，赫連定北襲沮渠蒙遜，爲吐谷渾慕璝所執。閏月乙未，蠕蠕國遣使朝獻。詔散騎侍郎周紹使于劉義隆。

夏五月庚寅，前往雲中。六月，赫連定向北襲擊沮渠蒙遜，被吐谷渾慕璝所捉。閏月乙未，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詔令散騎侍郎周紹出使劉義隆。

秋七月己酉，行幸河西，起承華宮。八月乙酉，沮渠蒙遜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渾慕璝遣使奉表，請送赫連定。己丑，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九月癸丑，車駕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癸亥，詔兼太常李順持節拜河西王沮渠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及西域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

秋七月己酉，前往黄河西面，修建承華宮。八月乙酉，沮渠蒙遜派遣兒子安周入朝侍奉。吐谷渾慕璝派遣使者送奏書，請押送赫連定。己丑，任命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九月癸丑，皇帝回宮。庚申，加授太尉長孫嵩爲柱國大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癸亥，詔令兼太常李順持符節任命河西王沮渠蒙遜爲假節、加授侍中、都督涼州及西域羌戎諸軍事、代理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

壬申，詔曰："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屢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爲，方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拔起幽窮，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師輔，雖殷宗之夢板築，罔以加也。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隱迹衡門、不耀名譽者，

壬申，下詔說："近來叛逆放縱，境内不安寧，戰車屢次出動，没有空暇休息。現在兩個賊寇已被消滅，人馬無事，將要停止武備，提倡文教，遵循太平的教化，辨别被廢職責的人，推舉避世隱居的人，擢用深邃困窮的人，延聘英才，早晚思慕求取，希望遇到師長，即使是殷宗夢見板築的人，也無以復加。訪問有關官員，都稱説范陽人盧玄、博陵人崔綽、趙郡人李靈、河間人邢穎、渤海人高允、廣平人游雅、太原人張偉等，都是賢才中的佼佼者，爲一州一方之首，有輔佐的作用。《詩經》不是説嗎，'沼澤曲折白鶴叫，鳴聲嘹亮傳九霄'，希望得到合適的人，委任政事，共同達到美好的太平盛世。《周易》説：'我有甜美的酒漿，願與你共飲同樂。'像盧玄這

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

冬十月戊寅，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記功德。宜城王奚斤，坐事降爵爲公。十二月丁丑，車駕還宫。

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立皇子晃爲皇太子，謁于太廟，大赦，改年。

己巳，詔曰：

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思闡洪基，廓清九服。遭值季運，天下分崩。是用屢征，罔或寧息，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間，戎車十舉。群帥文武，荷戈被甲，櫛風沐雨，蹈履鋒刃，與朕均勞。賴神祇之助，將士宣力，用能摧折强竪，克翦大憝。兵不極武，而二寇俱滅；師不違律，而遐方以寧。加以時氣和洽，嘉瑞并降，遍於郡國，不可勝紀，豈朕一人，獨應此祐，斯亦群后協同之所致也。公卿因兹，稽諸天人之會，請建副貳。夫慶賞之行，所以褒崇勳舊，旌顯賢能，以永無疆之休。其王公將軍以下，普增爵秩。啓國承家，修廢官，舉俊逸，蠲除煩苛，更定科制，務從輕約，除故革新，以正一統。群司當深思效績，直道正身，立功立事，無或懈怠，稱朕意焉。

二月丙子，行幸南宫。三月丁未，追贈夫人賀氏爲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渾慕璝，送赫連定於京師。

樣，隱居簡陋的房屋，不炫耀名譽的人，命州郡以禮節送到京城。”於是徵召盧玄等人以及州郡所送的，到達的有幾百人，都選擇任用。

冬十月戊寅，詔令司徒崔浩修改確定律令。前往沙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率他的部落幾萬騎兵，驅趕鹿幾百萬頭，前往皇帝停駐地，皇帝於是大規模狩獵來賞賜隨從的人，在沙漠南刻石碑，以記載功德。宜城王奚斤，因事獲罪降爵位爲公。十二月丁丑，皇帝回宫。

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崇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立皇子托跋晃爲皇太子，拜謁太廟，大赦天下，改年號。

己巳，下詔説：

我以低微之身，得以奉事宗廟，盼望光大宏大的基業，肅清遠方。遭遇衰世，天下分崩離析。所以屢次征伐，没有一時安寧，從始光到現在，九年之間，戰車十次出動。衆將帥文武官員，扛着兵器穿着鎧甲，備嘗風吹雨淋的辛苦，脚踩鋒鋭的刀刃，和我同等的辛勞。依賴神靈的佐助，將士盡力，終能摧敗强大的敵人，消滅大惡人。兵士不用盡武力，而兩國賊寇都遭滅亡；軍隊不違犯法令，而遠方獲得安寧。加上節氣和順，吉祥同降，遍布於郡國，難以計數，豈祇是我一人，獨自受這個佑助，這也是衆位官員同心協力所導致的。公卿當此之際，稽考天人之意的相合，請求設置儲君。獎賞的實行，是用以褒獎功勳舊臣，表彰有才能的人，永保無邊的福禄。王公將軍以下，普遍增加爵位俸禄。建立國家，任用被廢官職的人，推舉優異人才，除去煩法苛政，另外制定科條典章，務必依從輕典簡約，除舊布新，以治理一統局面。各官員應深思效力，以正道約束自身，建功立業，不要有絲毫鬆懈怠慢，以合我的心意。

二月丙子，前往南宫。三月丁未，追贈夫人賀氏爲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渾慕璝，押送赫連定到京城。

夏五月，大簡輿徒于南郊，將討馮文通。劉義隆遣使朝貢。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備蠕蠕。辛卯，兼散騎常侍鄧穎使於劉義隆。

秋七月己未，車駕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宜城公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俱會和龍。帝至遼西，文通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獻牛酒。己巳，車駕至和龍，臨其城。文通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餘郡來降，發其民三萬人穿圍塹以守之。是月，築東宮。八月甲戌，文通使數萬人出城挑戰，昌黎公元丘與河間公元齊擊破之，死者萬餘人。文通尚書高紹率萬餘家保羌胡固。己卯，車駕討紹，辛巳，斬之。詔平東將軍賀多羅攻文通帶方太守慕容玄於猴固，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虜獲生口，班賜將士各有差。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賑之。

冬十月癸酉，車駕至濡水。吐谷渾慕璝遣使朝貢。十有一月乙巳，車駕至自伐和龍。十有二月己丑，馮文通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以遼西内屬。文通遣將封羽圍遼西。

先是，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詔曰："朕除僞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爲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栖栖遑遑，負鼎而自達。雖徇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

夏五月，在南郊大量挑選車輛兵士，將要討伐馮文通。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庚寅，皇帝征伐和龍。詔令尚書左僕射安原等人駐守在沙漠南，以防備蠕蠕。辛卯，兼散騎常侍鄧穎出使劉義隆。

秋七月己未，皇帝到達濡水。庚申，派遣安東將軍、宜城公奚斤調發幽州民衆和密雲丁零一萬多人，運輸攻城器具，從南路出發，在和龍相會。皇帝到達遼西，文通派遣他的侍御史崔聘貢奉牛和酒。己巳，皇帝到達和龍，靠近城池。文通的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等十多郡前來投降，調發他們的民衆三萬人挖掘溝塹來守候城中動静。這月，建築東宫。八月甲戌，文通派幾萬人出城挑戰，昌黎公元丘和河間公元齊打敗了他，死亡的有一萬多人。文通的尚書高紹率領一萬多家到羌胡固守衛。己卯，皇帝討伐高紹，辛巳，殺了高紹。詔令平東將軍賀多羅到猴固攻打文通的帶方太守慕容玄，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元健攻打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攻打冀陽，都攻下來了，俘獲人口，分發賞賜將士多少不等。九月乙卯，皇帝向西返回。遷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的民衆三萬家到幽州，開倉賑濟他們。

冬十月癸酉，皇帝到濡水。吐谷渾慕璝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一月乙巳，皇帝從討伐和龍前綫返回。十二月己丑，馮文通的長樂公馮崇以及他的同母弟馮朗、馮朗的弟弟馮邈，獻出遼西歸附。文通派遣將領封羽包圍遼西。

在這之前，徵召有德行的人，而州郡多逼迫護送。下詔説："我鏟除僭僞平定暴虐，連年征討，想要得到英才賢人，逐漸至於治理，所以詔令州郡搜尋隱居的人才，推舉賢明英俊之人。古代的君子，在簡陋的房屋培養志向，德業成就之後，能爲社會所用。有的儀容温文嫻雅，再三發令後到來；有的奔走忙碌，背鼎器而自求進用。雖然好尚不同，救濟時政是一樣的。各地召集人才都應以禮儀申明意圖，聽憑他們進退，何至於

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聞知。”

逼迫遣送呢？這是刺史、郡守縣令宣傳旨意失當，豈會有益政事，適足以顯示我的不仁德。從今以後，各令鄉里推舉，郡守縣令祇是宣傳我虛心求取賢人的心意。到了京城，當不依尋常的次序對待，依其文武才能，委任政事。可明確地宣傳命令，使大家都知道。”

是年，禿髮傉檀子保周棄沮渠蒙遜來奔，以保周爲張掖公。

這一年，禿髮傉檀的兒子保周背叛沮渠蒙遜前來投奔，封保周爲張掖公。

二年春正月乙卯，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丙寅，以樂安王範爲假節、加侍中、都督秦雍涇梁益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鎮長安。二月庚午，詔兼鴻臚卿李繼，持節假馮崇車騎大將軍、遼西王，承制聽置尚書已下；賜崇功臣爵秩各有差。征西將軍金崖與安定鎮將延普及涇州刺史狄子玉爭權構隙，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驅掠平民，據險自固。詔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將陸俟討獲之。壬午，行幸河西。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劉義隆。丙申，馮崇母弟朗來朝。三月，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司馬元顯子天助來降。壬子，車駕還宮。

二年春正月乙卯，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元健統率各軍救援遼西。丙寅，任命樂安王元範爲假節、加授侍中、都督秦雍涇梁益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守長安。二月庚午，詔令兼鴻臚卿李繼，持符節授馮崇爲代理車騎大將軍、遼西王，秉承制命設置尚書以下官員；賞賜馮崇的功臣爵位品級各有不同。征西將軍金崖和安定鎮將延普以及涇州刺史狄子玉爭權結怨，出兵攻打延普，不能得勝，退到胡空谷守衛，驅使劫掠平民，占據險阻固守。詔令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將陸俟討伐擒獲他。壬午，前往黃河西面。詔令兼散騎常侍宋宣出使劉義隆。丙申，馮崇的同母弟馮朗前來朝見。三月，司馬德宗的驃騎將軍司馬元顯的兒子天助前來投降。壬子，皇帝回宮。

夏五月己亥，行幸山北。六月，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左僕射安原督諸軍討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文通守將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餘家。辛巳，詔樂安王範發秦、雍兵一萬人，築小城於長安城內。

夏五月己亥，前往山北。六月，派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元健，尚書左僕射安原統率各軍討伐和龍。將軍樓勃另外率領五千騎兵包圍凡城，文通的守將封羽獻出城池投降，獲取他的民衆三千多家。辛巳，詔令樂安王元範徵發秦州、雍州兵士一萬人，在長安城內建築小城。

秋八月，遼西王馮崇上表，求説降其父，帝不聽。九月，劉義隆遣使朝貢，奉馴象一。戊午，詔兼大鴻臚卿崔賾持節拜征虜將軍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南秦王。

秋八月，遼西王馮崇上奏表，請求勸降他的父親，皇帝不准許。九月，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獻馴養的象一頭。戊午，詔令兼大鴻臚卿崔賾持符節任命征虜將軍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封爲南秦王。

冬十月，南秦王楊難當率衆圍漢中。十有一月甲寅，車駕自山北還宮。十有二月己巳，大赦天下。辛

冬十月，南秦王楊難當率領部衆包圍漢中。十一月甲寅，皇帝從山北回宮。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辛未，前往陰山的北面。隴西休屠王

未，幸陰山之北。隴西休屠王弘祖率衆内屬。金崖既死，部人立崖從弟當川領其衆。詔兼散騎常侍盧玄使於劉義隆。

弘祖率領部衆歸附。金崖死後，部落中人擁立金崖的堂弟當川統領部衆。詔令兼散騎常侍盧玄出使劉義隆。

是歲，沮渠蒙遜死，以其子牧犍爲車騎將軍，改封河西王。

這一年，沮渠蒙遜死去，任命他的兒子牧犍爲車騎將軍，改封爲河西王。

三年春正月乙未，車駕次于女水，大饗群臣，班賜各有差。戊戌，馮文通遣其給事黄門侍郎伊臣乞和，帝不許。丙辰，金當川反。楊難當克漢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長安。二月丁卯，蠕蠕吴提奉其妹，并遣其異母兄秃鹿傀及左右數百人朝貢，獻馬二千匹。

三年春正月乙未，皇帝停駐在女水，大宴群臣，頒賞多少不等。戊戌，馮文通派遣他的給事黄門侍郎伊臣乞求和好，皇帝不准許。丙辰，金當川反叛。楊難當攻克漢中，遣送雍州流民七千家到長安。二月丁卯，蠕蠕吴提送上他的妹妹，并派遣他的異母哥哥秃鹿傀以及手下的幾百人入朝貢奉，獻馬二千匹。

戊寅，詔曰："朕承統之始，群凶縱逸，四方未賓，所在逆僭。蠕蠕陸梁於漠北，鐵弗肆虐於三秦。是以旰食忘寢，抵掌扼腕，期在掃清逋殘，寧濟萬宇。故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廢失農業，遭離水旱，致使生民貧富不均，未得家給人足，或有寒窮不能自贍者，朕甚愍焉。今四方順軌，兵革漸寧，宜寬徭賦，與民休息。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爲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刺史守宰當務盡平當，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明相宣約，咸使聞知。"辛卯，車駕還宫。

戊寅，下詔説："我開始繼承皇統時，凶惡的人放縱肆虐，四方没有歸順，到處叛逆僭越。蠕蠕在沙漠北面猖獗，鐵弗在三秦地區放肆。所以不能按時吃飯，忘記了睡覺，擊掌扼腕，一心在於掃清殘餘的敵人，安定天下。因此連年屢次征伐，出兵西北，運輸的苦役，百姓辛勤勞累，荒廢了農業，遭遇水旱災害，致使人民貧富不均，不能家給人足，有的人飢寒窮困不能養活自己，我十分憐憫他們。現在四方順從，戰事逐漸平息，應該減輕徭役賦税，使民衆休養生息。現命令州郡審度貧富，評爲三個等級，富裕的租賦一如往常，中等的免除二年賦税，下等貧窮的免除三年賦税。刺史郡守縣令應致力於公平允當，不能曲從討好以危害政治。明白宣告約定，使大家都知道。"辛卯，皇帝回宫。

三月甲寅，行幸河西。閏月甲戌，秦王赫連昌叛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驗其謀反，群弟皆伏誅。己卯，車駕還宫。彭城公元粟進爵爲王。辛巳，馮文通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蕃，詔徵其侍子。戊子，金當川率其衆圍西川侯彭文暉於陰密。

三月甲寅，前往黄河西面。閏月甲戌，秦王赫連昌背叛逃跑。丙子，黄河西面的守候將領擊殺了他。驗證他圖謀反叛，衆弟都受死刑。己卯，皇帝回宫。彭城公元粟升爵位爲王。辛巳，馮文通派遣尚書高顒上奏表稱臣，皇帝下詔徵召他的侍子。戊子，金當川率領他的部衆在陰密包圍西川侯彭文暉。

夏四月乙未，詔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討當川。丁未，行幸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于長安以徇。六月

夏四月乙未，詔令征西大將軍常山王元素討伐當川。丁未，前往黄河西面。壬戌，擒獲當川，在長安斬首示衆。六月甲辰，皇帝回宫。辛

甲辰，車駕還宮。辛亥，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古弼，督諸軍討和龍。芟其禾稼，徙民而還。

亥，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元健，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古弼，統率各軍討伐和龍。鏟除莊稼，遷徙民衆而返回。

秋七月辛巳，東宫成，備置屯衛，三分西宫之一。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西河。九月戊子，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

秋七月辛巳，東宫建成，設置守衛，人數是西宫的三分之一。壬午，前往美稷，於是到隰城。命令各軍到西河討伐山胡白龍。九月戊子，斬殺白龍和他的將帥，屠戮他的城池。

冬十月癸巳，蠕蠕國遣使朝貢。甲午，破白龍餘黨于五原。詔山胡爲白龍所逼及歸降者，聽爲平民。諸與白龍同惡，斬數千人，虜其妻子，班賜將士各有差。十有一月，車駕還宫。十有二月甲辰，行幸雲中。

冬十月癸巳，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甲午，在五原打敗白龍的殘餘勢力。下詔山胡被白龍逼迫以及歸降的人，准許他們爲平民。那些與白龍一同作惡的，被斬殺幾千人，俘虜他們的妻子兒女，分發賞賜給將士多少不等。十一月，皇帝回宫。十二月甲辰，前往雲中。

太延元年春正月壬午，降死刑已下各一等。癸未，出太祖、太宗宫人，令得嫁。甲申，大赦，改年。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車師諸國各遣使朝獻。詔長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丁未，車駕還宫。三月癸亥，馮文通遣大將渴燭通朝獻，辭以子疾。

太延元年春正月壬午，死刑以下罪犯各降一等。癸未，放出太祖、太宗時的宫女，使她們得以嫁人。甲申，大赦天下，改年號。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車師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詔令長安和平凉民衆遷徙到京城，孤獨年老不能養活自己的，准許回到故鄉。丁未，皇帝回宫。三月癸亥，馮文通派遣大將渴燭通入朝獻納，推辭説兒子患病。

夏五月庚申，進宜都公穆壽爲宜都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恒農王，廣陵公樓伏連爲廣陵王，本官各如故。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甲戌，行幸雲中。

夏五月庚申，升宜都公穆壽爲宜都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恒農王，廣陵公樓伏連爲廣陵王，本官各如從前。派遣使者二十人出使西域。甲戌，前往雲中。

六月甲午，詔曰："頃者寇逆消除，方表漸晏，思崇政化，敷洪治道，是以屢詔有司，班宣恩惠，綏理百揆。群公卿士師尹牧守，或未盡導揚之美，致令陰陽失序，和氣不平，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己，祈請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沾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内映。印有三字，爲龍鳥之

六月甲午，下詔説："近來寇賊叛逆消除，境内逐漸安寧，思慮修飾政教，光大治道，所以多次詔令有關官員，遍布恩惠，安定庶政。諸位公卿大夫州牧郡守，有的未能盡疏通傳播的職責，致使陰陽失去次序，和氣不順暢，春天發生小旱情，春耕播種不茂盛。憂慮勤懇克制自己，祈求神靈，上下都有次序。難道是我精誠所感，爲什麽報應如此迅速？雲起雨下，潤澤沾濡。有個醜陋的婦人拿着一寸見方的玉印，前往潞縣侯孫家，隨後離去，不知到了何處。玉的顏色鮮明潔白，光照映出内部。印上有三個字，是龍鳥

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朕用嘉焉。比者已來，禎瑞仍臻：所在甘露流液，降於殿内；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連理，殖於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白燕集于盛樂舊都，玄鳥隨之，蓋有千數；嘉禾頻歲合秀於恒農；白雉、白兔并見於勃海，白雉三隻又集於平陽太祖之廟。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所以内省驚震，欣懼交懷。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禄。”丙午，高麗、鄯善國并遣使朝獻。戊申，詔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五將率騎四萬東伐文通。

秋七月，田於棝楊。己卯，丕等至於和龍，徙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遂幸河西。粟特國遣使朝獻。九月甲戌，車駕還宫。

冬十月癸卯，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宫。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獵于廣川。丙子，行幸鄴，祀密太后廟。諸所過，對問高年，褒禮賢俊。

十有二月甲申，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爲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復，敢有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

的形貌，絶妙精巧，不像人的筆迹，字是‘旱疫平’。推尋這事的道理，大概是神靈的報應。我因此贊美它。最近以來，禎祥頻頻出現：甘美的雨露流出，降在宫殿内；茁壯的瓜果連蒂，生長在中山；山野樹木連枝，長育在魏郡，在先代皇后誕生的鄉里；白燕栖息在盛樂舊都，燕子跟隨在後，約有一千隻；茁壯的禾苗連年在恒農合體抽穗；白野鷄、白兔一同出現在勃海，白野鷄三隻又栖息在平陽太祖的廟内。上天降下吉兆，我將以什麽德行來酬答？因此自我反省驚恐震憾，欣喜與畏懼同集心中。現命令天下聚飲五天，以禮儀報答衆神，郡守縣令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上答蒼天美意，以求取福禄。”丙午，高麗、鄯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戊申，詔令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等五位將領率領四萬騎兵向東討伐馮文通。

秋七月，在棝楊狩獵。己卯，元丕等人到達和龍，遷徙男女六千人而返回。八月丙戌，於是前往黄河西面。粟特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九月甲戌，皇帝回宫。

冬十月癸卯，尚書左僕射安原圖謀反叛受死刑。甲辰，前往定州，停駐在新城宫。十一月乙丑，前往冀州。己巳，在廣川狩獵。丙子，前往鄴城，祭祀密太后廟。所經過之處，詢問老年人，尊崇禮待賢明有才能的人。

十二月甲申，下詔説：“秉持生殺貧富貴賤六柄，是君王用來統領天下的手段；處理政事審理訴訟，是公卿所掌管的事；督促農耕公平徵税，是郡縣長官的急務；盡力於春夏秋三時，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各自遵循本分，稱之爲有秩序，現在却不然，憑什麽治理呢？超越職權違犯職守，攪亂了法紀；上面没有穩定的法令，民衆知道遵從什麽呢？從今以後，逃亡避難，寄居外鄉，都應回到故土，不追究從前的罪過。民衆互相殺害，州牧郡守依法判決，不准私人報復，有膽敢報復的，誅殺他的宗族；鄰里對他相助，與他同罪。州郡縣不能隨意派遣吏卒，麻煩騷擾百姓。如果有徵調，縣令召集鄉邑三老按照資産决

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强侵弱。太守覆檢能否，核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奸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

定課税，削減多餘的補上不足的，九個等級混通，不能放縱富人督責窮人，避開豪强侵犯弱者。太守考核縣令的才能大小，核定名次高低，制表送州。刺史明確地考校優劣，罷黜奸詐官吏，提升忠貞善良的人，年終考查送報尚書臺。州牧郡守擔負治理民衆的責任，應該宣揚恩惠教化，奉行法度典章，和國家共同憂慮。依正道約束自身，嚴肅地處於自己的官位，不也是很好的嗎?”癸卯，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北岳。

二年春正月甲寅，車駕還宫。二月戊子，馮文通遣使朝貢，求送侍子，帝不許。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高麗、東夷諸國，詔諭之。三月丙辰，劉義隆遣使朝貢。辛未，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率精騎一萬討馮文通，平州刺史元嬰又率遼西將軍會之。文通迫急，求救於高麗，高麗使其大將葛蔓盧以步騎二萬人迎文通。甲戌，以闞鎮虎牢。

二年春正月甲寅，皇帝回宫。二月戊子，馮文通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請求送上侍子，皇帝不准許。壬辰，派遣使者十多人前往高麗、東夷各國，下詔曉諭他們。三月丙辰，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辛未，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率領精鋭的騎兵一萬人討伐馮文通，平州刺史元嬰又率領遼西將軍同他會合。文通困迫緊急，向高麗求救，高麗指派大將葛蔓盧率步兵騎兵二萬人迎接文通。甲戌，以闞鎮守虎牢。

夏四月甲申，皇子小兒、苗兒并薨。五月乙卯，馮文通奔高麗。戊午，詔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徵送文通。丁卯，行幸河西。

夏四月甲申，皇子小兒、苗兒都逝世。五月乙卯，馮文通投奔高麗。戊午，詔令散騎常侍封撥出使高麗，徵召送上文通。丁卯，前往黄河以西地區。

赫連定之西也，楊難當竊據上邽。秋七月庚戌，詔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討之。詔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使於劉義隆。八月丁亥，遣使六輩使西域。帝校獵于河西。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甲辰，高車國遣使朝獻。九月庚戌，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至略陽，難當奉詔攝上邽守。高麗不送文通，遣使奉表，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帝以高麗違詔，議將擊之，納樂平王丕計而止。

赫連定向西逃走，楊難當非法占據上邽。秋七月庚戌，詔令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等人統率黄河以西地區、高平各軍討伐他。詔令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人出使劉義隆。八月丁亥，派遣使者六人出使西域。皇帝在黄河以西地區狩獵。詔令廣平公張黎調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開通莎泉道。甲辰，高車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九月庚戌，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等人到達略陽，楊難當奉行詔書代理上邽太守。高麗不送文通，派遣使者送奏表，聲稱將和文通一起奉行皇帝命令。皇帝因高麗違背詔令，商議將要攻打他們，采納樂平王元丕的計策而停止。

冬十有一月己酉，行幸棝楊，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車駕還宫。乙丑，潁川王提改封武

冬十一月己酉，前往棝楊，驅趕野馬到雲中，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皇帝回宫。乙丑，潁川王元提改封爲武昌王。河西王沮渠牧犍，

昌王。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貢。

是歲，吐谷渾慕璝死。

三年春正月癸未，征東大將軍、中山王纂薨。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薨。乙巳，鎮南大將軍、丹陽王叔孫建薨。二月乙卯，行幸幽州，存恤孤老，問民疾苦。還幸上谷，遂至代。所過復田租之半。高麗、契丹國并遣使朝獻。三月丁丑，以南平王渾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輿駕還宫。癸巳，龜兹、悦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槃陁、鄯善諸國各遣使朝獻。丁酉，劉義隆遣使朝貢。

夏五月己丑，詔曰："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漸晏。比年以來，屢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寧息。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糾察非法，廢公帶私，更相隱置，濁貨爲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丙申，行幸雲中。

秋七月戊子，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車駕還宫。丁酉，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璝弟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行幸雲中。十有一月壬申，車駕還宫。甲申，破洛那、者舌國各遣使朝獻，奉汗血馬。

是歲，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壇來朝。

四年春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癸未，罷沙門年五十已下。江陽王根薨。是月，高麗殺馮文通。

夏五月戊寅，大赦天下。丙申，行幸五原。

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這一年，吐谷渾慕璝死去。

三年春正月癸未，征東大將軍、中山王元纂逝世。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嵩逝世。乙巳，鎮南大將軍、丹陽王叔孫建逝世。二月乙卯，前往幽州，撫恤孤獨老人，詢問民衆疾苦。返回到上谷，於是到代郡。所經過地區免除一半的田租。高麗、契丹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三月丁丑，任命南平王元渾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守和龍。己卯，皇帝回宫。癸巳，龜兹、悦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槃陁、鄯善各國各遣使者入朝獻納。丁酉，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五月己丑，詔曰："當今寇賊被消滅，天下逐漸太平。近年以來，數次詔令有關官員，施行惠政，使民衆安寧生息。可是内外官員和州牧郡守縣官，不能對職守憂心勤奮，糾察不法行爲，廢棄公務而摻雜私心，互相隱瞞，爲官貪婪愛財，對政事得過且過。法令不施行，是從上先違犯它，現命令天下吏民，可以檢舉告發不依法度的郡守縣令。"丙申，前往雲中。

秋七月戊子，指派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元健，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到西河討伐山胡白龍的餘黨，消滅了他們。八月甲辰，前往黄河以西地區。九月甲申，皇帝回宫，丁酉，派遣使者任命西秦王慕璝的弟弟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爲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前往雲中。十一月壬申，皇帝回宫。甲申，破洛那、者舌國各自派遣使者入朝獻納，送上汗血馬。

這一年，河西王沮渠牧犍的兒子封壇前來朝見。

四年春三月庚辰，鄯善王的弟弟素延耆前來朝見。癸未，免除五十歲以下的僧人。江陽王元根逝世。這月，高麗殺死馮文通。

夏五月戊寅，大赦天下。丙申，前往五原。

秋七月壬午，車駕北伐。事具《蠕蠕傳》。

冬十月乙丑，大饗六軍。十二月丁巳，車駕至自北伐。上洛巴泉蕇等相率内附。詔兼散騎常侍高雅使劉義隆。

五年春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丁卯，詔衛大將軍、樂安王範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劉義隆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辛未，車駕還宫。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楊保宗爲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

夏四月丁酉，鄯善、龜茲、疏勒、焉耆諸國遣使朝獻。五月丁丑，治兵於西郊。癸未，遮逸國獻汗血馬。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决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

秋七月己巳，車駕至上郡屬國城，大饗群臣，講武馬射。壬午，留輜重，分部諸軍：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鉅鹿公劉潔督諸軍，與常山王素二道并進，爲前鋒；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督平凉、鄜城諸軍爲後繼。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牧犍牛馬畜産二十餘萬。牧犍遣弟董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望塵退走。丙申，車駕至姑臧，牧犍兄子祖逾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丙戌，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犍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内户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進張掖公秃髮保周爵爲王，與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略諸郡，雜人降者亦數十萬。牧

秋七月壬午，皇帝向北征伐。事情記載在《蠕蠕傳》。

冬十月乙丑，大宴六軍。十二月丁巳，皇帝從北伐前綫返回。上洛巴泉蕇等相繼歸附。詔令兼散騎常侍高雅出使劉義隆。

五年春正月庚寅，前往定州。三月丁卯，詔令衛大將軍、樂安王元範派遣雍州刺史葛那攻取上洛，劉義隆的上洛太守鐔長生放棄郡城逃走。辛未，皇帝回宫。庚寅，任命前南秦王的世子楊保宗爲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鎮守上邽。

夏四月丁酉，鄯善、龜兹、疏勒、焉耆各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五月丁丑，在西郊練兵。癸未，遮逸國獻汗血馬。六月甲辰，皇帝向西征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佐皇太子處理留臺事務；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元崇率領二萬人駐守沙漠南，以防備蠕蠕。

秋七月己巳，皇帝到達上郡屬國城，大宴群臣，習武騎馬射箭。壬午，留下車輛物資，分别部署各軍：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元健，尚書令、鉅鹿公劉潔統率各軍，和常山王元素分二路同時進發，充當前鋒；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統率平凉、鄜城各軍爲後續部隊。八月甲午，永昌王元健繳獲牧犍牛馬畜産二十多萬頭。牧犍派遣弟弟董來率領一萬多人在城南抵禦，望見塵土而退走。丙申，皇帝到達姑臧，牧犍哥哥的兒子沮渠祖翻城前來投降，於是分開軍隊包圍城池。九月丙戌，牧犍哥哥的兒子萬年率領部下前來投降。這天，牧犍和身邊文武官員五千人雙手反綁到軍營門前，皇帝解開他的繩索，以藩臣的禮儀對待他。没收他城内的户口二十多萬，倉庫中的珍寶不計其數。升張掖公秃髮保周的爵位爲王，和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頭攻取各郡，各種人投降的也有幾十萬。牧犍的弟弟張掖太守宜得，燒毁倉

犍弟張掖太守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遣鎮南將軍奚眷討張掖，遂至酒泉，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及宜得復奔晋昌。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鎮北將軍封沓討樂都，掠數千家而還。班賜將士各有差。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事具《蠕蠕傳》。

冬十月辛酉，車駕東還，徙凉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留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凉州。癸亥，遣張掖王秃髮保周諭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於張掖。十有一月乙巳，劉義隆遣使朝獻，并獻馴象一。是月，高麗及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諸國各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壬午，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勛，告於宗廟。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勿頭擊走之。

是歲，鄯善、龜兹、疏勒、焉耆、高麗、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并遣使朝貢。

庫，向西奔往酒泉；樂都太守安周向南奔往吐谷渾。派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伐張掖，於是到酒泉，牧犍的弟弟酒泉太守無諱和宜得又奔往晋昌。派弋陽公元潔鎮守酒泉。鎮北將軍封沓討伐樂都，劫掠幾千家而返回。分發賞賜將士多少不等。戊子，蠕蠕侵犯邊境，於是到達七介山，京城大驚。皇太子命令上黨王長孫道生等人抵禦蠕蠕。事情記載在《蠕蠕傳》。

冬十月辛酉，皇帝向東返回，遷徙凉州民衆三萬多家到京城。留下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守凉州。癸亥，派遣張掖王秃髮保周曉諭各部鮮卑，保周乘機率領各部在張掖反叛。十一月乙巳，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并獻上馴養的象一頭。這月，高麗和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各國各派使者入朝獻納。十二月壬午，皇帝從西伐前綫返回，聚飲記功，祭告宗廟。楊難當侵犯上邽，鎮將元勿頭攻打趕走了他。

這一年，鄯善、龜兹、疏勒、焉耆、高麗、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魏書卷四(下)

帝紀第四(下)

世祖紀(下)　恭宗紀

世祖托跋燾(下)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圍酒泉。辛亥，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壬子，無諱誘執弋陽公元潔。二月己巳，詔假通直常侍邢穎使於劉義隆。發長安五千人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包圍酒泉。辛亥，分派侍臣巡視州郡，觀察風俗，詢問民衆疾苦。壬子，無諱誘騙捉住弋陽公元潔。二月己巳，詔令代理通直常侍邢穎出使劉義隆。調發長安五千人疏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落。

夏四月庚辰，無諱寇張掖，禿髮保周屯于删丹。丙戌，詔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督諸軍討保周。五月辛卯，行幸北部。乙巳，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還。丙辰，車駕還宮。六月丁丑，皇孫濬生，大赦，改年。

夏四月庚辰，無諱侵犯張掖，禿髮保周駐守在删丹。丙戌，詔令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元健等人統領各軍討伐保周。五月辛卯，前往北部。乙巳，無諱又包圍張掖，不能攻克，退回。丙辰，皇帝回宮。六月丁丑，皇孫托跋濬出生，大赦天下，改年號。

秋七月，行幸陰山。己丑，永昌王健至番禾，破保周，保周遁走。丙申，皇太后竇氏崩于行宮。癸丑，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八月甲申，無諱降，送弋陽公元潔及諸將士。九月壬寅，車駕還宮。

秋七月，前往陰山。己丑，永昌王元健到達番禾，打敗保周，保周逃跑。丙申，皇太后竇氏在行宮逝世。癸丑，保周自殺，傳送首級到京城。八月甲申，無諱投降，送回弋陽公元潔和衆將士。九月壬寅，皇帝回宮。

冬十有一月丁亥，行幸山北。十二月，車駕還宮。

冬十一月丁亥，前往山北。十二月，皇帝回宮。

是歲，州鎮十五民飢，開倉賑恤。以河南王曜子羯兒爲河間王，後改封略陽王。

這一年，十五個州鎮的民衆發生饑荒，開倉賑濟撫恤。封河南王元曜的兒子羯兒爲河間王，後改封爲略陽王。

二年春正月癸卯，拜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牧、酒泉王。甲辰，行幸温泉。二月壬戌，車駕還

二年春正月癸卯，任命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牧、酒泉王。甲辰，前往温泉。二月壬戌，皇帝回宮。三月辛卯，安葬惠太后在崞山。

宫。三月辛卯，葬惠太后於崞山。庚戌，新興王俊、略陽王羯兒有罪，并黜爲公。辛亥，封蠕蠕郁久閭乞列歸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

夏四月丁巳，劉義隆遣使朝貢。庚辰，詔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征酒泉。五月辛卯，行幸山北。

秋八月辛亥，詔散騎侍郎張偉等使劉義隆。行幸河西。九月戊戌，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薨。

冬十有一月庚子，鎮南將軍奚眷平酒泉，獲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男女四千口。十有二月甲戌，車駕還宫。丙子，劉義隆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語在《釋老志》。三月壬寅，北平王長孫頹有罪，削爵爲侯。

夏四月，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李暠孫寶據敦煌，遣使内附。五月，行幸陰山之北。閏月，劉義隆龍驤將軍裴方明、梁州刺史劉康祖寇南秦，南秦王楊難當敗，奔於上邽。六月丙戌，難當朝於行宫。先是，起殿於陰山之北，殿始成而難當至，因名曰廣德焉。

秋七月丙寅，詔安西將軍、建興公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等從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淮陽公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俱會仇池；鬱林公司馬文思爲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事南趣襄陽；征南將軍、東安公刁雍東趣廣陵，邀方明歸路。

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羅爲晋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吴王。十有二月辛巳，侍中、太保、襄城公盧魯元薨。丁酉，

庚戌，新興王元俊、略陽王羯兒有罪，都被降爲公。辛亥，封蠕蠕郁久閭乞列歸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

夏四月丁巳，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辰，詔令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征討酒泉。五月辛卯，前往山北。

秋八月辛亥，詔令散騎侍郎張偉等人出使劉義隆。前往黄河以西地區。九月戊戌，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元健逝世。

冬十一月庚子，鎮南將軍奚眷平定酒泉，擒獲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男女四千人。十二月甲戌，皇帝回宫。丙子，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三年春正月甲申，皇帝到道壇，親自接受符籙，車輛齊備，旗幟全爲青色。記録在《釋老志》。三月壬寅，北平王長孫頹有罪，削爵位爲侯。

夏四月，無諱逃跑越過流沙，占據鄯善。李暠的孫子李寶占據敦煌，派遣使者歸附。五月，前往陰山的北面。閏月，劉義隆的龍驤將軍裴方明、梁州刺史劉康祖侵犯南秦，南秦王楊難當失敗，逃奔到上邽。六月丙戌，難當在行宫朝見。在這以前，在陰山的北面修建殿堂，殿堂剛建成而難當到來，於是起名爲廣德。

秋七月丙寅，詔令安西將軍、建興公古弼統領隴山以西各軍以及殿中虎賁和武都王楊保宗等人從祁山向南進入，征西將軍、淮陽公皮豹子和琅邪王司馬楚之等人統領關中各軍從散關向西進入，都在仇池會合；鬱林公司馬文思擔任征南大將軍，升爵位爲譙王，統領洛州豫州各軍事務向南趕往襄陽；征南將軍、東安公刁雍向東趕往廣陵，攔截方明回去的道路。

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羅爲晋王，元翰爲秦王，元譚爲燕王，元建爲楚王，元余爲吴王。十二月辛巳，侍中、太保、襄城公盧魯元逝世。丁酉，皇帝回宫。李寶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任命

車駕還宫。李寶遣使朝貢，以寶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己巳，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大破劉義隆將於樂鄉，擒其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强玄明、辛伯奮棄下辨遁走，追斬之，盡虜其衆。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于恒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是月，克仇池。三月庚申，車駕還宫。壬戌，烏洛侯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武都王楊保宗謀反，諸將擒送京師；諸氐、羌復推保宗弟文德爲主，圍仇池。丁酉，大赦天下。己亥，行幸陰山。五月，將軍古弼大破諸氐，解仇池圍。六月庚寅，詔曰："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於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産，加以殘虐，非所以爲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之徒，各厲精爲治，勸課農桑，不聽妄有徵發，有司彈糾，勿有所縱。"癸巳，大閲于西郊。

秋九月辛丑，行幸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爲四道。事具《蠕蠕傳》。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

冬十一月，將軍皮豹子等追破劉義隆將於濁水。甲子，車駕至於朔方。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亂，掃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圖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

李寶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封爲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己巳，征西將軍皮豹子等人在樂鄉大敗劉義隆的將領，擒獲他的將領王奐之、王長卿等人，强玄明、辛伯奮放棄下辨逃跑，追擊殺了他們，全部俘虜他們的部衆。庚午，前往中山。二月丙子，皇帝到達恒山的南面，詔令有關官員刻石記功。這個月，攻克仇池。三月庚申，皇帝回宫。壬戌，烏洛侯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武都王楊保宗謀圖反叛，衆將領擒獲他後送到京城；氐人、羌人又推舉保宗的弟弟文德爲首領，包圍仇池。丁酉，大赦天下。己亥，前往陰山。五月，將軍古弼大敗氐族人，解除仇池的圍困。六月庚寅，下詔説："我稟承天命撫愛民衆，一心治理萬國，想要使百姓家給人足，興起禮儀道義。可是州牧郡守縣官不能協助我宣揚恩德，勤懇地體恤民衆疾苦，甚至於侵奪他們的財産，施以殘暴的手段，這不是治理的辦法。現在免除民衆三年的貲賦，田租每年交納同於往年。州牧郡守這些人，各自勵精圖治，勉勵農耕，不准許隨意徵發，有關官員加以彈劾糾察，不得稍有放縱。"癸巳，在西郊大閲兵。

秋九月辛丑，前往沙漠南面。甲辰，捨棄車輛物資，率領輕裝的騎兵襲擊蠕蠕，分軍隊爲四路。事情記載在《蠕蠕傳》。鎮北將軍封沓逃亡到蠕蠕。

冬十一月，將軍皮豹子等人追擊到濁水打敗劉義隆的將領。甲子，皇帝到朔方。下詔説："我繼承祖宗光明的功德，思慮弘揚宏大的基業，隆盛於萬代。自規劃創業以來，平定暴亂，掃清不順從的人，已二十年了。陰陽有往返，四季有交替。授權子嗣任用賢人，用以恢復民力，優待尊崇有功之臣，力圖長治久安，大致上是古今不變的常法。現命令皇太子輔助處理各項事務，總領百官。我所有的功臣，辛勤勞累的時日已久，都應以爵位回到宅第，隨時令朝見，在我面前宴飲，談論治道陳述謀略而已，不適宜再以艱巨的

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爲科制，以稱朕心。”十二月辛卯，車駕至自北伐。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决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

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虚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庚戌，詔曰：“自頃以來，軍國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於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將，以北伐後期，斬于都南。癸酉，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薨。庚辰，行幸廬闕。三月戊戌，大會于那南池。遣使者四輩使西域。甲辰，車駕還宫。癸丑，詔征西大將軍、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鎮統萬。

夏四月乙亥，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五月丁酉，行幸陰山之北。六月，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率五千餘落北走。追擊于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居冀、相、定三州爲營户。西平王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子緯代。是月，緯代弟

職責相煩。另外推舉賢明有才的人，以充任百官。主管部門明確制定條例，以合我的心意。”十二月辛卯，皇帝從北伐前綫歸來。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開始總領百官。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佐太子處理各項政事。凡上書者都稱臣，上條陳儀式和奏表同。

戊申，下詔説：“愚蠢的人没有見識，相信惑人的妖邪，私自豢養巫師，收藏讖記、陰陽、圖緯、方技之類的書籍；又僧人之流，憑藉西戎的虚幻荒唐學説，導致怪異反常的事物。這不是整齊治術，在天下施行淳厚德行的辦法。從王公以下直到庶人，有私自豢養僧人、巫師和金銀工巧之人在自己家中的，都送到官府，不能放縱藏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送出，巫師、僧人本人處死，主人全家誅殺。明白地宣布，使大家都知道。”庚戌，下詔説：“最近以來，軍隊國家多事，未能宣揚文教，不是統一風俗，向天下顯示準則的做法。現命令王公以下直到卿士，兒子都前往太學。百工技巧、僕隸的兒子，應當學習他們父兄的職業，不准許私自設立學校。違犯者教師本人處死，主人全家誅殺。”

二月辛未，中山王元辰等八名將領，因北伐拖延時間，在都城南斬首。癸酉，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逝世。庚辰，前往廬闕。三月戊戌，在那南池大聚會。派遣使者四人出使西域。甲辰，皇帝回宫。癸丑，詔令征西大將軍、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鎮守統萬。

夏四月乙亥，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被帳下人殺死。五月丁酉，前往陰山的北面。六月，北部民衆殺死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率領五千多家向北逃走。追擊到沙漠南，殺死他們的魁首，其餘的人遷徙居住冀、相、定三州爲軍營户口。西平王吐谷渾慕利延殺死哥哥的兒子緯代。這月，緯代的弟弟叱力延等人前來投奔，

吐力延等來奔，乞師。以吐力延爲歸義王。

秋七月癸卯，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叛伏誅。八月乙丑，田于河西。壬午，詔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使於劉義隆。晉王伏羅督高平、凉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九月，帝自河西至馬邑，觀于崞川。己亥，車駕還宫。丁未，行幸漠南。

冬十月癸未，晉王伏羅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䳭鳩梨、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萬三千落内附。十一月，劉義隆遣使朝貢。十二月，粟特國遣使朝貢。丙戌，車駕還宫。

六年春正月辛亥，車駕行幸定州，引見長老，存問之。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愔使劉義隆。二月，遂西幸上黨，觀連理樹於泫氏。西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三月庚申，車駕還宫。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决。是月，酒泉公郝温反於杏城，殺守將王幡。縣吏蓋鮮率宗族討温，温棄城走，自殺，家屬伏誅。

夏四月庚戌，征西大將軍、高凉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於陰平白蘭。詔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凉州以西兵襲鄯善。六月壬辰，車駕北巡。什歸聞軍將至，棄城夜遁。

秋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千家還上邽。壬辰，度歸以輕騎至鄯善，執其王真達以詣京師，帝大悦，厚待之。車駕幸陰山之北，次于廣德宫。詔發天下兵，三分取一，各當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民北徙畜牧至廣漠，以餌蠕蠕。壬寅，高凉王那軍到曼

乞求出兵。封吐力延爲歸義王。

秋七月癸卯，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圖叛變受死刑。八月乙丑，在黄河以西地區狩獵。壬午，詔令員外散騎常侍高濟出使劉義隆。晉王伏羅統領高平、凉州各軍討伐吐谷渾慕利延。九月，皇帝從黄河西面到馬邑，觀看崞川。己亥，皇帝回宫。丁未，前往沙漠南面。

冬十月癸未，晉王伏羅大敗慕利延，慕利延逃跑投奔白蘭。慕利延的堂弟伏念、長史䳭鳩梨、部大崇娥等人率領他們的部衆一萬三千家歸附。十一月，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二月，粟特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丙戌，皇帝回宫。

六年春正月辛亥，皇帝前往定州，接見老年人，慰問他們。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愔出使劉義隆。二月，於是向西前往上黨，在泫氏觀看連理樹。西到吐京，討伐遷徙後背叛的胡人，擒獲後配給郡縣。三月庚申，皇帝回宫。詔令各有疑難的案件都交付中書，用經典義理裁决。這月，酒泉公郝温在杏城反叛，殺害守將王幡。縣吏蓋鮮率領宗族討伐郝温，郝温放棄城池逃跑，自殺，家屬受死刑。

夏四月庚戌，征西大將軍、高凉王元那等人在陰平白蘭討伐吐谷渾慕利延。詔令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到枹罕攻打慕利延哥哥的兒子什歸，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驛站車輛調發凉州以西軍隊襲擊鄯善。六月壬辰，皇帝向北巡視。什歸聽説軍隊將要到來，放棄城池在夜晚逃走。

秋八月丁亥，封敕文進入枹罕，分别遷徙一千家回上邽。壬辰，度歸率領輕裝的騎兵到達鄯善，捉住他們的國王真達送到京城，皇帝很高興，優厚地對待他。皇帝前往陰山的北面，停駐在廣德宫。詔令調發天下兵士，三人中取一人，都應當嚴密戒備，以等待以後的命令。遷徙各個種族的人五千多家到北部邊境。命令民衆向北遷徙牲畜到廣大的沙漠，以引誘蠕蠕。壬寅，高凉

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拒戰，那擊破之，被囊輕騎遁走，中山公杜豐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什歸及熾磐子成龍，送于京師。慕利延遂西入于闐國。

九月，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元紇率衆討之，爲吳所殺。吳黨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於是詔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詔將軍叔孫拔乘傳領攝并、秦、雍兵屯渭北。

十有一月，高凉王那振旅還京師。己未，遣那及殿中尚書、安定公韓茂率騎屯相州之陽平郡，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

蓋吳遣其部落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夷酋皆聚衆應之，殺汧城守將。吳遂進軍李閏堡，分兵掠臨晋已東。將軍章直與戰，大敗之，兵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

庚申，遼東王竇漏頭薨。

河東蜀薛永宗聚黨盜官馬數千匹，驅三千餘人入汾曲，西通蓋吳，受其位號。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觀率衆討之，不克而還。庚午，詔殿中尚書、扶風公元處真，尚書、平陽公慕容嵩二萬騎討薛永宗；詔殿中尚書乙拔率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三將一萬騎討吳黨白廣平。蓋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辛未，車駕還宮。選六州兵勇猛者二萬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領，爲二道，各一萬騎，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癸未，車駕西巡。

王元那的軍隊到達曼頭城，慕利延驅使他的部落向西越過沙漠，元那緊急追擊。前西秦王慕璝的世子被囊的攔截軍隊加以抵禦。元那打敗了他，被囊帶着輕裝的騎兵逃走，中山公杜豐率領精鋭的騎兵追趕他，越過三危山，到達雪山，活捉被囊、什歸和熾磐的兒子成龍，送到京城。慕利延於是向西進入于闐國。

九月，盧水胡蓋吳聚集部衆在杏城反叛。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元紇率部衆討伐，被蓋吳殺死。蓋吳的黨羽於是强盛，民衆都渡過渭水奔往南山。這時下詔徵發高平敕勒騎兵奔赴長安，詔令將軍叔孫拔乘驛站車輛統領并州、秦州、雍州軍隊駐守渭水以北。

十一月，高凉王元那整頓部隊回京城。己未，派遣元那和殿中尚書、安定公韓茂率領騎兵駐守相州的陽平郡，調發冀州民衆在碻磝津造浮橋。

蓋吳派遣他的部落頭領白廣平向西擄掠新平，安定各夷族首領都聚衆響應他，殺死汧城的守將。蓋吳於是進軍李閏堡，分派軍隊擄掠臨晋以東。將軍章直與他們交戰，大敗他們，兵士溺死在黄河中的有三萬多人。蓋吳又派遣軍隊向西擄掠到長安，將軍叔孫拔與他們在渭水北岸交戰，大敗他們，斬下三萬多首級。

庚申，遼東王竇漏頭逝世。

河東蜀人薛永宗聚集黨羽盜取官府馬匹幾千匹，驅使三千多人進入汾水彎曲處，西和蓋吳來往，接受蓋吳的官位封號。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觀率領部衆討伐他，不能取勝而回。庚午，詔令殿中尚書、扶風公元處真，尚書、平陽公慕容嵩率領二萬騎兵討伐薛永宗；詔令殿中尚書乙拔率領五位將領三萬騎兵討伐蓋吳，西平公寇提率領三位將領一萬騎兵討伐蓋吳的黨羽白廣平。蓋吳自稱天台王，設置百官。

辛未，皇帝回宮。選拔六州勇猛的兵士二萬人，指派永昌王元仁、高凉王元那分別統領，分爲二路，各一萬騎兵，向南攻取淮水泗水以北，遷徙青州徐州的民衆充實黄河以北。癸未，皇帝向西巡視。

七年春正月戊辰，車駕次東雍州。庚午，圍薛永宗營壘。永宗出戰，大敗，六軍乘之，永宗衆潰。永宗男女無少長赴汾水死。辛未，車駕南幸汾陰。庚辰，帝臨戲水。蓋吴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長安，存問父老。丁亥，幸昆明池。丙申，幸盩厔，誅叛民耿青、孫温二壘與蓋吴通謀者。軍次陳倉，誅散關氐害守將者。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北道諸軍乙拔等大破蓋吴於杏城，吴棄馬遁走。

七年春正月戊辰，皇帝停駐在東雍州。庚午，包圍薛永宗的營壘。永宗出營交戰，大敗，六軍乘機出擊，永宗的部衆潰散。永宗的親屬無論老少奔向汾水淹死。辛未，皇帝向南前往汾陰。庚辰，皇帝到戲水邊。蓋吴撤退到北地。二月丙戌，前往長安，慰問老年人。丁亥，前往昆明池。丙申，前往盩厔，誅殺耿青、孫温二營壘中與蓋吴私通謀反的叛民。軍隊停駐在陳倉，誅殺散關謀害守將的氐族人。返回到雍城，在岐山的南面狩獵。北路衆軍乙拔等人在杏城大敗蓋吴，蓋吴丢下馬匹逃跑。

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與，遷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凉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

永昌王元仁到達高平，擒獲劉義隆的將領王章，攻取金鄉、方與，遷徙民衆五千家到黄河以北。高凉王元那到濟南東部的平陵，遷徙民衆六千多家到黄河以北。

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毁諸佛像。徙長安城工巧二千家於京師。車駕旋軫，幸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

三月，詔令各州活埋僧人，毁壞佛像。遷徙長安城工匠二千家到京城。皇帝返回，到洛水，分派軍隊誅殺李閏堡背叛的羌族人。

是月，金城邊冏、天水梁會反，據上邽東城。秦州刺史封敕文擊之，斬冏，衆復推會爲帥。

這月，金城邊冏、天水梁會反叛，占據上邽的東城。秦州刺史封敕文攻打他們，斬殺邊冏，部衆又推舉梁會爲首領。

夏四月甲申，車駕至自長安。戊子，鄴城毁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夏四月甲申，皇帝從長安返回。戊子，鄴城毁壞五層高佛塔，在泥像中得到二枚玉璽，文字都是“受命於上天，長壽永昌盛”，有一枚旁邊刻着“魏國所受漢國傳國璽”。

五月癸亥，安豐公閭根率騎詣上邽，與敕文討梁會，會走漢中。

五月癸亥，安豐公閭根率領騎兵前往上邽，和敕文討伐梁會，梁會逃到漢中。

蓋吴復聚杏城，自號秦地王，假署山民，衆旋復振。於是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諸軍同討之。六月甲申，發定、冀、相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防越逸。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于河，廣袤皆千里。

蓋吴又在杏城聚集部衆，自稱秦地王，任用山民，部衆重新振作。於是派遣永昌王元仁、高凉王元那統領北路衆軍一同討伐他。六月甲申，調發定、冀、相三州兵士二萬人駐守在長安南山各山谷，防備他們逃走。丙戌，調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在京城周圍建築要塞，起於上谷，西到黄河，廣袤都有一千里。

秋八月，蓋吴爲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永昌王仁平其遺燼。高凉

秋八月，蓋吴被他的手下人殺死，傳送首級到京城。永昌王元仁平定了他的殘餘勢力。高

王那破蓋吳黨白廣平；生擒屠各路那羅於安定，斬于京師。復略陽公羯兒王爵。

八年春正月，吐京胡阻險爲盜。詔征東將軍武昌王提、征南將軍淮南王他討之，不下。山胡曹僕渾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諸胡。提等引軍討僕渾。二月己卯，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討平朔方胡，因與提等合軍，共攻僕渾，斬之，其衆赴險死者以萬數。癸未，行幸中山，頒賜從官文武各有差。高陽易縣民不從官命，討平之，徙其餘燼於北地。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伏誅。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京師。

夏五月，車駕還宮。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元處真等八將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計，并斬之。八月，衛大將軍、樂安王範薨。

冬十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薨。十二月，鄯善、遮逸國并遣子朝獻。晉王伏羅薨。

九年春正月，劉義隆遣使朝貢。氐楊文德受義隆官號，守葭蘆城，招誘武都、陰平五部氐民。詔仇池鎮將皮豹子討之，文德棄城南走，擒其妻子僚屬。義隆白水太守郎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宕昌羌酋梁瑾慈遣使内附，并貢方物。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東民飢，啓倉賑之。罷塞圍作。遂西幸上黨，誅潞叛民二千餘家，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于京師。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爲三封，又斬其北鳳皇山南足以斷之。三月，車駕還宮。

夏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

凉王元那打敗蓋吳的黨羽白廣平；在安定擒獲屠各路那羅，在京城斬首。恢復略陽公羯兒的王爵。

八年春正月，吐京胡仗恃險阻爲盜。詔令征東將軍武昌王元提、征南將軍淮南王元他討伐他們，没攻下來。山胡曹僕渾等人渡過黄河以西，占山自守，招引朔方各胡人部落。元提等人率領軍隊討伐僕渾。二月己卯，高凉王元那等人從安定討伐平定朔方胡人，於是和元提等人會合軍隊，共同攻打僕渾，殺了他，他的部衆奔赴險阻死的以萬計數。癸未，前往中山，頒賞隨行的文武官員多少不等。高陽易縣的民衆不聽從官府命令，討伐平定了他們，遷徙他們的殘餘勢力到北地。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圖謀反叛，受死刑。遷徙定州丁零三千家到京城。

夏五月，皇帝回宫。六月，西征衆將扶風公元處真等八位將領因盗取軍用物資，到處擄掠，贓物各以千萬計數而獲罪，都被斬首。八月，衛大將軍、樂安王元範逝世。

冬十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逝世。十二月，鄯善、遮逸國都派遣兒子入朝獻納。晉王伏羅逝世。

九年春正月，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氐族人楊文德接受義隆的官號，守衛葭蘆城，招集引誘武都、陰平五部的氐族人。詔令仇池鎮將皮豹子討伐他，文德放棄城池向南逃跑，擒獲了他的妻子兒女和部屬。義隆的白水太守郎啓玄率領部衆救援文德，豹子迎擊，大敗他們，啓玄、文德逃回漢中。宕昌羌族人首領梁瑾慈派遣使者歸附，并貢納地方特産。二月癸卯，前往定州。太行山以東的民衆飢餓，開倉賑濟他們。罷除要塞的造作。於是向西到上黨，誅殺潞縣背叛的民衆二千多家，遷徙西河離石的民衆五千多家到京城。詔令在壺關的東北大王山壘石頭爲三堆，又斬掉北鳳皇山的南部山麓來斷它的地脉。三月，皇帝回宫。

夏五月甲戌，任命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守鄯善，向民衆徵收賦役，與郡縣相同。六月辛酉，前往廣

縣。六月辛酉，行幸廣德宮。丁卯，悦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蠕，帝許之。

秋八月，詔中外諸軍戒嚴。九月乙酉，治兵于西郊。丙戌，上幸陰山。是月，成周公萬度歸千里驛上，大破焉耆國，其王鳩尸卑那奔龜茲。

冬十月辛丑，恒農王奚斤薨。癸卯，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科限。癸亥，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詔成周公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皇太子朝于行宮，遂從北討。至于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内，留守而還。北平王長孫敦坐事降爵爲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朔，帝在漠南，大饗百僚，班賜有差。甲戌，北伐。二月，蠕蠕渠帥尒綿他拔等率其部落千餘家來降，蠕蠕吐賀真恐懼遠遁。事具《蠕蠕傳》。三月，遂蒐于河西。庚寅，車駕還宮。

夏五月庚寅，行幸陰山。

秋七月，浮圖沙國遣使貢獻。九月，閲武磧上，遂北伐。事具《蠕蠕傳》。

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群官奉迎於行宮。壬午，大饗，班賜所獲及布帛各有差。十有一月，龜茲、疏勒、破洛那、員闊諸國各遣使朝獻。十有二月戊申，車駕至自北伐。己酉，以平昌公元託真爲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酉，行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對高年，存恤孤寡。以高涼王那爲儀同三司。二月甲午，大蒐於梁川。皇子真薨。是月，大治宮室，皇太子居于北宮。車駕遂征懸瓠，益遣使者安慰境外之民，其不服者誅之。永昌王仁大破劉義隆將劉坦之、程天祚於汝東，斬坦之，擒天

德宮。丁卯，悦般國派遣使者請求派出國家的軍隊一起討伐蠕蠕，皇帝答應了他。

秋八月，詔令中外各軍嚴密戒備。九月乙酉，在西郊練兵。丙戌，皇帝前往陰山。這月，成周公萬度歸在驛站行程千里，大破焉耆國，焉耆國的君王鳩尸卑那奔往龜茲。

冬十月辛丑，恒農王奚斤逝世。癸卯，因婚姻奢侈浪費，喪葬哀傷過度，詔令有關官員另外制定條例。癸亥，大赦天下。十二月，詔令成周公萬度歸從焉耆向西討伐龜茲。皇太子到行宮朝見，於是跟隨北伐。到達受降城，没見到蠕蠕，就在城内積儲糧食，留下守備而返回。北平王長孫敦因事獲罪被降爵位爲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初一，皇帝在沙漠南，大宴群臣，頒賞多少不等。甲戌，向北征伐。二月，蠕蠕魁首尒綿他拔等人率他們的部落一千多家來投降，蠕蠕吐賀真驚恐害怕而遠逃。事情記載在《蠕蠕傳》。三月，在黄河以西地區閲兵。庚寅，皇帝回宮。

夏五月庚寅，前往陰山。

秋七月，浮圖沙國派遣使者貢奉。九月，在沙漠閲兵，於是北伐。事情記載在《蠕蠕傳》。

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和文武百官到行宮侍奉迎接。壬午，大宴群臣，分發賞賜所獲取的布帛多少不等。十一月，龜茲、疏勒、破洛那、員闊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十二月戊申，皇帝從北伐前綫返回。己酉，封平昌公元託真爲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酉，前往洛陽，所經過的郡國，都親自詢問老年人，撫恤孤兒寡婦。任命高涼王元那爲儀同三司。二月甲午，在梁川大閲兵。皇子元真逝世。這月，大規模修建宮室，皇太子居住在北宮。皇帝於是征討懸瓠，增派使者安撫慰問境外的民衆，有不順從的就誅殺他。永昌王元仁在汝水以東大破劉義隆的將領劉坦之、程天祚，斬殺坦之，擒獲天祚。

祚。

夏四月癸卯，輿駕還宮，賜從者及留臺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六月己亥，誅司徒崔浩。辛丑，北巡陰山。

秋七月，義隆遣其輔國將軍蕭斌之率衆六萬寇濟州，刺史王買得棄州走，斌之遂入城，仍使寧朔將軍王玄謨西攻滑臺。詔枋頭鎮將、平南將軍、南康公杜道儁助守兖州。八月癸亥，田於河西。癸未，治兵於西郊。九月辛卯，輿駕南伐。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吴王余留守京都。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

冬十月癸亥，車駕止枋頭。詔殿中尚書長孫真率騎五千自石濟渡，備玄謨遁走。乙丑，車駕濟河，玄謨大懼，棄軍而走，衆各潰散，追躡斬首萬餘級，器械山積。帝遂至東平。蕭斌之棄濟州，退保歷城。乃命諸將分道并進：使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自洛陽出壽春，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車駕自中道，十有一月辛卯，至于鄒山，劉義隆魯郡太守崔邪利率屬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壬子，次于彭城，遂趨盱眙。頞盾國獻師子一。十有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萑葦，泛筏數萬而濟。義隆盱眙守將臧質閉門拒守。將軍胡崇之等率衆二萬援盱眙。燕王譚大破之，梟崇之等，斬首萬餘級，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送京師斬之。過定項城，及淮西，大破義隆將劉康祖，斬之，并虜將軍胡盛之、王羅漢等，傳致行宮。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永昌王仁自歷陽至於江西，高涼王那自山陽至於廣陵，諸軍皆

夏四月癸卯，皇帝回宮，賞賜隨從者和留臺郎吏以上官員奴婢多少不等。六月己亥，誅殺司徒崔浩。辛丑，向北巡視陰山。

秋七月，義隆派遣他的輔國將軍蕭斌之率領部衆六萬人侵犯濟州，刺史王買得放棄州城逃跑，斌之於是進城，隨之派寧朔將軍王玄謨向西攻打滑臺。詔令枋頭鎮將、平南將軍、南康公杜道儁協助守衛兖州。八月癸亥，在黄河以西地區狩獵。癸未，在西郊練兵。九月辛卯，皇帝向南征伐。癸巳，皇太子向北征伐，駐扎在沙漠南，吴王元余留守京城。庚子，赦免定冀相三州死刑以下罪犯。調發州郡兵士五萬人分配給各軍。

冬十月癸亥，皇帝停留在枋頭。詔令殿中尚書長孫真率領五千騎兵從石濟渡河，防備玄謨逃跑。乙丑，皇帝渡過黄河，玄謨很恐懼，丢下軍隊逃跑，部衆各自潰散，追踪斬首一萬多人，器械堆積如山。皇帝於是到東平。蕭斌之放棄濟州，退守歷城。於是命令各將領分頭并進：派征西大將軍、永昌王元仁從洛陽出兵到壽春，尚書長孫真趕往馬頭，楚王元建趕往鍾離，高涼王元那從青州趕往下邳。皇帝從中路行進，十一月辛卯，到達鄒山，劉義隆的魯郡太守崔邪利率屬縣投降。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孔子。壬子，停駐在彭城，隨之趕往盱眙。頞盾國奉獻獅子一頭。十二月丁卯，皇帝到淮水。詔令割荻草蘆葦，造幾萬筏子而渡河。義隆的盱眙守將臧質關閉城門抵禦防守。將軍胡崇之等人率領部衆二萬人增援盱眙。燕王元譚大敗他們，殺崇之等人，斬下一萬多首級，淮水以南都投降。這月，永昌王元仁攻打懸瓠，攻下來了，擒獲義隆的守將趙淮，送到京城殺死。經過項城，到達淮水西，大敗劉義隆的將領劉康祖，殺了他，并俘虜將軍胡盛之、王羅漢等人，傳送到行宮。癸未，皇帝到長江邊，在瓜步山修建行宮。永昌王元仁從歷陽到達江西，高涼王元那從山陽到達廣陵，各軍都於同一天到長江邊，所經過的城鎮，沒有不望見塵土而逃奔潰散的，投降的人不計其數。

同日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者不可勝數。甲申，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焉。

甲申，劉義隆派人獻上各種牲畜，貢奉地方特產，又請求送女兒給皇孫以謀求和好。皇帝以出兵成婚不合禮儀，同意和好而不同意婚事，派散騎侍郎夏侯野答覆義隆。詔令皇孫給劉義隆寫信送馬互相問候。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會群臣於江上，班賞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餘人。丁亥，輿駕北旋。是月，破洛那、罽賓、迷密諸國各遣使朝獻。二月戊寅，車駕濟河。癸未，次于魯口。皇太子朝於行宫。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勛，告於宗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賜留臺文武所獲軍資生口各有差。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初一，在長江邊大會群臣，分發賞賜多少不等，文武官員獲得爵位的有二百多人。丁亥，皇帝向北返回。這月，破洛那、罽賓、迷密各國各派使者入朝獻納。二月戊寅，皇帝渡過黄河。癸未，停駐在魯口。皇太子到行宫朝見。三月己亥，皇帝從南伐前綫歸來，聚飲記功，祭告宗廟。將投降的民衆五萬多家分别安置在近郊。將所獲軍用物資和奴婢賞賜給留臺文武官員多少不等。

夏五月壬寅，大赦。六月壬戌，改年。車師國王遣子入侍。詔曰："夫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有司其案律令，務求厥中。自餘有不便於民者，依比增損。"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陽王羯兒，儀同三司、高凉王那有罪賜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於金陵。

夏五月壬寅，大赦天下。六月壬戌，改年號。車師國王派遣兒子入朝侍奉。下詔說："刑網太細密，違犯的人更多，我十分憐憫犯罪者。有關官員現考校律令，致力求取中道。其餘不便於民衆的，依例增減。"詔令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人修訂法律制度。略陽王羯兒，儀同三司、高凉王元那有罪賜令自殺。戊辰，皇太子逝世。壬申，將景穆太子安葬在金陵。

秋七月丁亥，行幸陰山。省諸曹吏員三分之一。九月癸巳，車駕還宫。

秋七月丁亥，前往陰山。減省各官府官吏三分之一。九月癸巳，皇帝回宫。

冬十月庚申，行幸陰山。劉義隆遣使朝貢。詔殿中將軍郎法祐使於義隆。己巳，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薨。十有二月丁丑，車駕還宫。封皇孫濬爲高陽王。尋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止。封秦王翰爲東平王，燕王譚爲臨淮王，楚王建爲廣陽王，吴王余爲南安王。

冬十月庚申，前往陰山。劉義隆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詔令殿中將軍郎法祐出使劉義隆。己巳，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逝世。十二月丁丑，皇帝回宫。封皇孫托跋濬爲高陽王。不久因皇孫是嫡系子孫，不適宜在藩國，就停止了。封秦王元翰爲東平王，燕王元譚爲臨淮王，楚王元建爲廣陽王，吴王元余爲南安王。

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來降民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民通謀，賜死。

二年春正月庚辰初一，南來降附的民衆五千多家在中山圖謀反叛，州中軍隊討伐平定了他們。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和降附民衆串通密謀，賜他自殺。

三月甲寅，帝崩於永安宫，時年四十五。秘不發喪，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大赦，改元爲永平，尊皇后赫連氏爲皇太后。三月辛卯，上尊謚曰太武皇帝，葬於雲中金陵，廟號世祖。

夏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索，龐萌、薛安都寇弘農。

秋七月，征南將軍、安定公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八月，冠軍將軍封禮率騎二千從洹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昌黎公元遼屯河内。

冬十月丙午朔，余爲宗愛所賊。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迎立皇孫，是爲高宗焉。

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識，言則悲慟，哀感傍人，太宗聞而嘉嘆。暨太宗不豫，衣不釋帶。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説。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賞賜，皆是死事勛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横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之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爽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

三月甲寅，皇帝在永安宫逝世，時年四十五歲。秘密不發布喪事，中常侍宗愛假稱皇后命令，殺死東平王元翰，迎南安王元余進宫而立他爲帝，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永平，尊崇皇后赫連氏爲皇太后。三月辛卯，上尊皇帝謚號爲太武皇帝，安葬在雲中的金陵，廟號爲世祖。

夏六月，劉義隆的將領檀和之侵犯濟州，梁坦和魯安生駐扎在京索，龐萌、薛安都侵犯弘農。

秋七月，征南將軍、安定公韓元興討伐他們，和之撤退，梁坦、安生也逃跑。八月，冠軍將軍封禮率領二千騎兵從洹津向南渡河奔往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駐守潼關，平南將軍、昌黎公元遼駐守河内。

冬十月丙午初一，元余被宗愛殺死。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和尚書陸麗迎立皇孫，他就是高宗。

太武皇帝出生後没見到密太后，等到能認識人後，説起來就悲痛，哀傷感動旁人，太宗聽説後而贊嘆。太宗患病時，衣不解帶盡心侍奉。性情節儉樸素，服飾飲用，充備而已，不求珍奇華麗，吃飯衹一道菜，所寵幸的昭儀、貴人，衣服也簡樸無華。群臣禀報皇帝再加固京都城壕，以依從《周易》設險的義理，又陳述蕭何關於壯麗的説法。皇帝説："古人説過，在德行不在險阻。屈丐蒸土築城池，可我滅掉了他，哪裏是在城呢？現在天下没有平定，正需要民力，土木工程的事情，是我所不做的，蕭何的回答，不是正確的話。"時常認爲財産是軍隊國家的根本，不輕意耗費，至於賞賜，都是爲國捐軀有功勛勞績的家庭，親屬和寵愛的人未曾平白有所賞賜。面臨敵人常常與士卒同在戰陣之間，左右死傷者不斷，而皇帝神色鎮定，所以人人思慮效力，所向無敵。命將出征，指揮調度，依從命令的無不取勝，違背的大多失敗。性格又瞭解人，在戰士中選拔官員，僅依據才能效用的長處，不論其出身。加之十分威嚴善决斷，明確地加刑賞賜。對

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奸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既死之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爲卒也。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雅意，皆此類也。

有功的人賞賜不漏過反對自己的人，對有罪的人施刑不避開親屬，即使寵愛一個人，終究不虧損法度。經常説："法律，我和天下人共有，怎麽敢輕視?"所以大臣犯法，没有一點寬恕。極爲擅長體察事物，瞬息之間，下面的人無法掩飾自己的奸詐隱情。然而殺戮果斷，其後多次感到悔恨。司徒崔浩死後，皇帝北伐，當時宣城公李孝伯病重，傳説的人以爲他死了。皇帝聽到後悼念他，對左右的人説："李宣城可惜。"又説："我剛纔説錯了。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素舊之意，都是這一類。

恭宗托跋晃

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賀夫人。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强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世祖甚奇之。世祖東征和龍，詔恭宗録尚書事；西征凉州，詔恭宗監國。

恭宗景穆皇帝名托跋晃，是太武皇帝的長子，母親是賀夫人。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聰明强記，聽過後就不忘記。等到長大，喜好閲讀經史著作，都通大義。世祖認爲他十分奇特。世祖向東征討和龍，詔令恭宗總領尚書事務；向西征討凉州，詔令恭宗代行處理國政。

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恭宗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恭宗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敕，以釋汝疑。"恭宗謂宫臣曰："爲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 吾初聞有疑，但帝决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見帝也。"

當初，世祖討伐黄河以西地區，李順等人都説姑臧没有水草，不能出兵。恭宗有懷疑的神色。等到皇帝到達姑臧，就詔令恭宗説："姑臧城東西門外的涌泉在城北匯合，大如河水。其餘溝渠流入川澤中，其中竟没有乾燥的地方。水草茂盛，可供大軍生活幾年。人們的多口多舌，也是可恨的。所以有這個敕令，來消除你的懷疑。"恭宗對宫臣説："做人臣子的不真實到這個程度，哪是忠誠呢? 我起初聽説有疑問，衹是皇帝已决意出兵了。幾乎誤了國家的大事，説話的人還有什麽臉面見皇帝。"

真君四年，恭宗從世祖討蠕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虜惶怖，部落擾亂。恭宗言於世祖曰："今大軍卒至，宜速進擊，奄其不備，破之必矣。"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爲塵盛賊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須軍大集，然後擊之可也。恭宗謂潔曰："此塵之盛，由賊恇擾，軍人亂故，何有營上而有此塵?"世祖疑之，遂

真君四年，恭宗隨從世祖討伐蠕蠕，到達鹿渾谷，與賊寇相遇，敵人驚惶恐怖，部落騷擾混亂。恭宗對世祖説："現在大軍突然到來，應該疾速進擊，攻其不備，打敗它是必然的。"尚書令劉潔一再勸阻，認爲塵土盛賊寇多，出兵到平地，恐怕被他們包圍，等到軍隊大量聚集，然後攻打纔可以。恭宗對劉潔説："這裏塵土的旺盛，是由於賊寇害怕騷擾，軍人混亂的緣故，哪有軍營上面有這種塵土的道理?"世祖懷疑這一點，

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世祖問之，對曰："蠕蠕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世祖深恨之，自是恭宗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

就不疾速出擊，蠕蠕遠逃。不久擒獲敵人偵察的騎兵，世祖查問他，他回答說："蠕蠕没察覺到官軍是倉促到來，上下驚惶畏懼，帶領部衆向北逃走，過了六七天，知道没有追擊的人，纔慢慢行走。"世祖很遺憾這件事，從此恭宗所説的軍隊國家大事，多被采納施行，於是執掌紛繁的政務。

初，恭宗監國，曾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其制有司課畿内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别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墾田大爲增闢。

當初，恭宗代帝監管國政，曾經下令説："《周書》説：'任農民以耕作的事情，貢納九種穀物；任圃人以種樹的事情，貢納草木；任工匠以充足的材料，貢納器物；任商人以交易的事情，貢納財貨；任牧人以畜牧的事情，貢納鳥獸；任民家婦女以桑蠶的事情，貢納布帛；任掌管山林川澤官員以山間事情，貢納特殊的材料；任掌管山澤苑囿田獵官員以川澤事情，貢納特殊的物産。'現命令有關官員督促京郊内的民衆，使没有牛的家庭以人力牛力相交換，墾田鋤地。有牛的家庭給無牛家庭一人種田二十二畝，無牛家庭以耘鋤七畝爲報償，以此爲等級，至於給小孩、老人無牛的家庭種田七畝，小孩、老人以鋤田二畝爲報償。都以五個人的下貧家庭爲標準。各自列出家庭人數，所督促耕種的面積，明確地設立賬簿項目。所耕種的人在地頭標出姓名，以明辨播種養殖的功效。"又禁止飲酒、雜戲、棄農經商的人。墾田數額大爲增加。

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於東宫，時年二十四。庚午，册曰："嗚呼！惟爾誕資明睿，岐嶷夙成。正位少陽，克荷基構。賓于四門，百揆時叙；允釐庶績，風雨不迷。宜享無疆，隆我皇祚，如何不幸，奄焉殂殞，朕用悲慟于厥心！今使使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徒竇瑾奉策，即柩賜謚曰'景穆'，以顯昭令德。魂而有靈，其尚嘉之。"高宗即位，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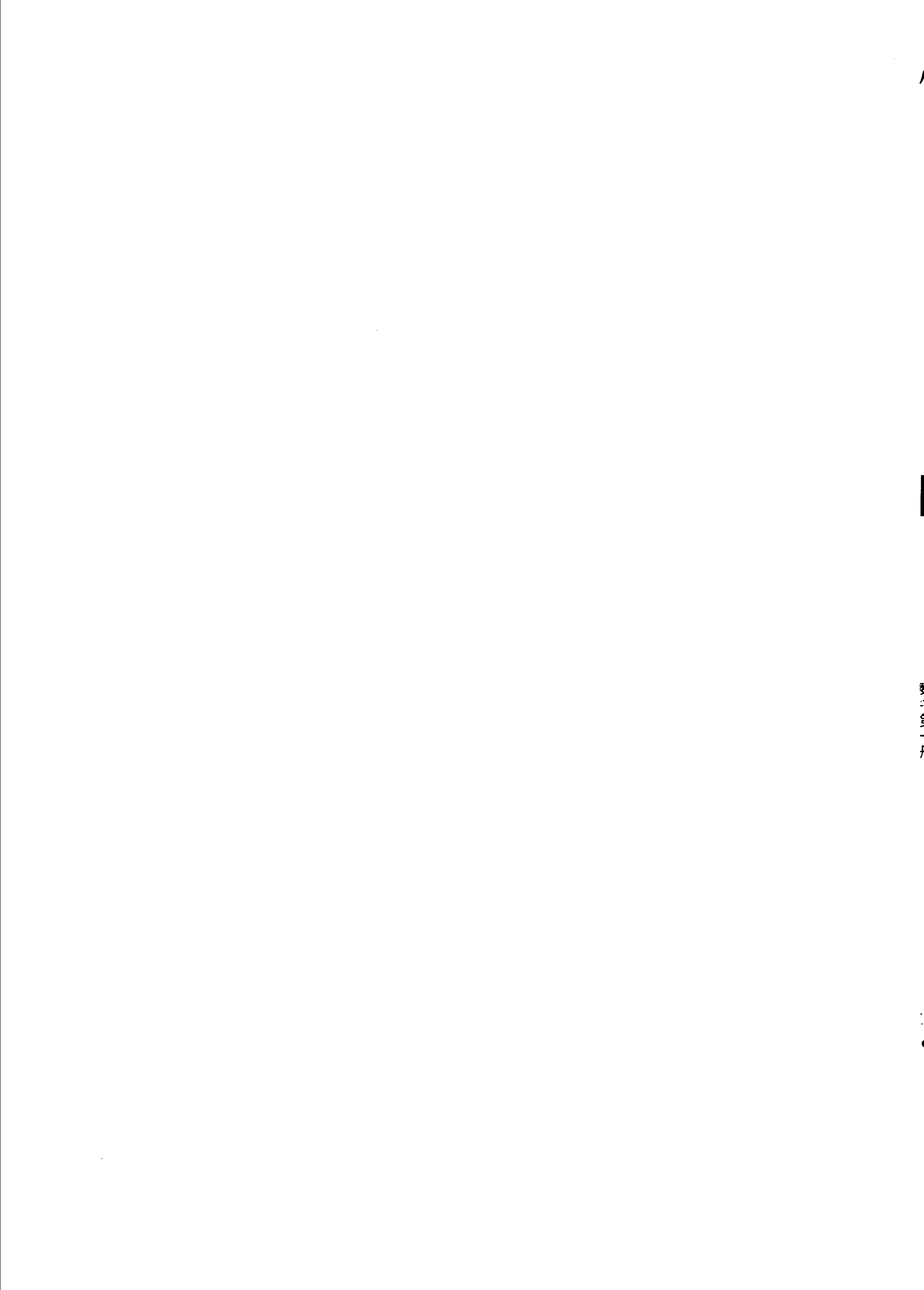
正平元年六月戊辰，在東宫逝世，時年二十四歲。庚午，册命説："嗚呼！你天資聰明通達，峻茂早成。正位東宫，能够繼承基業。待客於四方之門，百官皆得次序；處理各項事務，縱有風雨不迷失。應該享年長久，隆盛我家皇位，竟然遭受不幸，忽然殞命，我因此悲慟在心中！現在派使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徒竇瑾奉策書，到靈柩賜謚號爲'景穆'，以彰明美好的德行。如魂魄有靈，也當贊美。"高宗即位，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爲恭宗。

史臣曰：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

史臣曰：世祖明智善斷，威武傑出，憑藉二代的資本，奮發征伐的氣概，於是戰車四面出

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爲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睿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園之悼歟？

動，來往於危險地區，肅清統萬，平定秦嶺隴山，剪除遼海賊寇，滌蕩黄河源頭，南方夷人負擔貢奉，北方蠕蠕消除行迹，平定四方，統一戎族華夏，功勞是够大的了。於是使有魏的業績，超邁百王，難道不是神明睿智經國濟民，事業著名於一世？至於起初太子壽命短促，最後禍亂出自於疏忽。鞏固根本用心提防，大概没有思考吧？恭宗有賢明的德行美好的名聲，過早辭世，當同戾園的悼念吧？



魏書卷五

帝紀第五

高宗紀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恭宗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世祖愛之，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世祖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欲加其罰。帝謂之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世祖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既長，風格異常，每有大政，常參决可否。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即皇帝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年。

高宗文成皇帝，名托跋濬，是恭宗景穆皇帝的長子。母親是閭氏，真君元年六月出生在東宮。皇帝年少時聰明通達，世祖喜愛他，常常放在左右，稱爲世嫡皇孫。五歲時，世祖北巡，皇帝跟從在後，遇到夷人頭領捆綁一個奴僕要施用刑罰。皇帝對他説："奴僕今天遇到我，你應放了他。"頭領奉命解除捆綁。世祖聽到這件事，説："這孩兒雖然小，想要以天子自居。"心中認爲他很奇特。長大後，風格不同一般，每當有大政，時常參與决定可否。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在永安前殿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

興安元年冬十月，以驃騎大將軍元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尚書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加儀同三司。十有一月丙子，二人爭權，并賜死。癸未，廣陽王建薨，臨淮王譚薨。甲申，皇妣薨。太尉張黎、司徒古弼，以議不合旨，黜爲外都大官。平南將軍、宋子侯周忸進爵樂陵王，南部尚書、章安子陸麗爲平原王，文武各加位一等。壬寅，追尊景穆太子爲景穆皇帝，皇妣爲恭皇后；尊保母常氏爲保太后。隴西屠各王景文叛，詔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討平之。十有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於金陵。乙卯，初復佛法。丁巳，以樂陵王周忸爲太尉，

興安元年冬十月，任命驃騎大將軍元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尚書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加授儀同三司。十一月丙子，二人爭權，都賜令自殺。癸未，廣陽王元建逝世，臨淮王元譚逝世。甲申，皇帝的母親逝世。太尉張黎、司徒古弼，以議事不合旨意，貶爲外都大官。平南將軍、宋子侯周忸升爵位爲樂陵王，南部尚書、章安子陸麗爲平原王，文武官員各加職位一級。壬寅，追尊景穆太子爲景穆皇帝，皇帝的母親爲恭皇后；尊崇乳母常氏爲保太后。隴西屠各王景文反叛，詔令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討伐平定他。十二月戊申，將恭皇后合葬到金陵。乙卯，開始恢復佛法。丁巳，任命樂陵王周忸爲太尉，平原王陸麗爲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保達、沙獵國各遣使者入朝獻納。戊寅，建業公陸俟升爵位爲東平王，廣平公杜

平原王陸麗爲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保達、沙獵國各遣使朝獻。戊寅，建業公陸俟進爵東平王，廣平公杜遺進爵爲王。癸亥，詔以營州蝗，開倉賑恤。甲子，太尉、樂陵王周忸有罪，賜死。濮陽公閭若文進爵爲王。

遺升爵位爲王。癸亥，詔令因營州發生蝗災，開倉賑濟撫恤。甲子，太尉、樂陵王周忸有罪，賜令自殺。濮陽公閭若文升爵位爲王。

二年春正月辛巳，司空杜元寶進爵京兆王。廣平王杜遺薨。尚書僕射、東安公劉尼進爵爲王。封建寧王崇子麗爲濟南王。癸未，詔與民雜調十五。丙戌，尚書、西平公源賀進爵爲王。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反，伏誅；建寧王崇、崇子濟南王麗爲元寶所引，各賜死。乙丑，發京師五千人穿天淵池。是月，劉義隆子劭殺其父而自立。三月壬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安豐公閭虎皮進爵爲河間王。乙未，疏勒國遣使朝獻。

二年春正月辛巳，司空杜元寶升爵位爲京兆王。廣平王杜遺逝世。尚書僕射、東安公劉尼升爵位爲王。封建寧王元崇的兒子元麗爲濟南王。癸未，下詔對民衆的雜調爲十五種。丙戌，尚書、西平公源賀升爵位爲王。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反，受死刑；建寧王元崇、元崇的兒子濟南王元麗爲元寶所連累，各賜自殺。乙丑，調發京城五千人開鑿天淵池。當月，劉義隆的兒子劉劭殺父親而自己登位。三月壬午，尊崇保太后爲皇太后。安豐公閭虎皮升爵位爲河間王。乙未，疏勒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五月乙酉，行幸崞山。辛卯，還宫。是月，劉劭弟駿殺劭而自立。閏月乙亥，太皇太后赫連氏崩。

夏五月乙酉，前往崞山。辛卯，回宫。這月，劉劭的弟弟劉駿殺死劉劭而自己登位。閏月乙亥，太皇太后赫連氏逝世。

秋七月辛亥，行幸陰山。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謀反。乙丑，賜仁死於長安，若文伏誅。己巳，車駕還宫。是月，築馬射臺於南郊。

秋七月辛亥，前往陰山。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元仁圖謀反叛。乙丑，賜元仁在長安自殺，若文受死刑。己巳，皇帝回宫。這月，在南郊建築馬射臺。

八月辛未，渴槃陁國遣使朝貢。戊戌，詔曰："朕以眇身，纂承大業，懼不能宣慈惠和，寧濟萬宇，夙夜兢兢，若臨淵谷。然即位以來，百姓晏安，風雨順序，邊方無事，衆瑞兼呈，不可稱數。又於苑内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群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兹嘉慶，其令民大酺三日，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九月壬子，閱

八月辛未，渴槃陁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戊戌，下詔説："我以低微的身份，繼承大業，深恐不能廣施恩惠，安寧天下，日夜戰戰兢兢，如同面臨深淵。然而即位以來，百姓太平，風調雨順，邊境没有事端，各種祥瑞紛呈，不能計數。又在苑囿内獲得一寸見方的玉印，文字爲'子孫長壽'，群公卿士都説'美哉'！這哪僅是我一人能引起這種感應，實在是由天地祖宗降福所導致的。思慮與廣大百姓共享這個吉慶，現命令民衆聚飲三天，死刑以下罪犯各降罪一等。"九月壬子，在南郊閱兵。

武於南郊。

冬十有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有二月，誅河間鄚民爲賊盜者，男年十五以下爲生口，班賜從臣各有差。甲午，車駕還宫。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復北平公長孫敦王爵。

興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馛爲司空。二月甲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禮畢，曲赦京師，班賞各有差。

夏六月丙寅，行幸陰山。

秋七月庚子，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年。八月甲戌，趙王深薨。乙亥，車駕還宫。乙丑，皇叔虎頭、龍頭薨。九月庚申，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是月，閉都城門，大索三日，獲奸人亡命數百人。

冬十有一月，北鎮將房杖擊蠕蠕，虜其將豆渾與句等，獲馬千餘匹。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有二月丙子，還幸靈丘，至温泉宫。庚辰，車駕還宫。出于、叱萬單國各遣使朝獻。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罪，賜死。二月癸未，武昌王提薨。三月己亥，詔曰："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又於西苑遍秩群神。朕以大慶饗賜百僚，而犯罪之人獨即刑戮，非所以子育群生，矜及衆庶。夫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是以周文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苟從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師死囚已下。"

夏六月壬戌，詔名皇子曰弘，曲赦京城，改年。

癸酉，詔曰：

夫爲治者，因宜以設官，舉

冬十一月辛酉，前往信都、中山，觀察風尚習俗。十二月，誅殺河間鄚縣爲賊盜的民衆，男子十五歲以下的没爲奴僕，分發賞賜隨從臣屬多少不等。甲午，皇帝回宫。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十多個國家各派使者入朝貢奉。恢復北平公長孫敦的王爵。

興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任命侍中、河南公伊馛爲司空。二月甲午，皇帝到道壇，登壇接受圖籙；禮儀結束，赦免京城囚犯，分發賞賜多少不等。

夏六月丙寅，前往陰山。

秋七月庚子，皇子托跋弘出生。辛丑，大赦天下，改年號。八月甲戌，趙王元深逝世。乙亥，皇帝回宫。乙丑，皇叔虎頭、龍頭逝世。九月庚申，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個角，形狀如麒麟。這月，關閉都城門，大力搜索三天，捕獲奸詐逃亡的有幾百人。

冬十一月，北鎮將房杖攻打蠕蠕，擒獲他們的將領豆渾與句等人，繳獲馬一千多匹。戊戌，前往中山，於是到信都。十二月丙子，返回到靈丘，到温泉宫。庚辰，皇帝回宫。出于、叱萬單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供奉世祖、恭宗的牌位於太廟。車騎大將軍、樂平王元拔犯罪，被賜令自殺。二月癸未，武昌王元提逝世。三月己亥，下詔説："現在開始在太廟供奉世祖、恭宗的牌位，又在西苑遍祭衆神。我以大喜慶招待賞賜百官，而犯罪的人獨受刑罰殺戮，不是養育衆生，憐憫遍及百姓的做法。聖人的教化，由近而到遠。所以周文王以嫡妻爲典範，直到兄弟，以治理國家。教化如果從近開始，恩惠也應如此。現赦免京城死囚以下罪犯。"

夏六月壬戌，詔令給皇子起名爲弘，赦免京城囚犯，改年號。

癸酉，下詔説：

治理天下的人，依據事宜而設立官職，

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奸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疏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謗并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爲法混淆，昏於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爲吏奸暴，及爲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是月，遮逸國遣使朝貢。戊寅，帝畋於犢倪山。甲申，還宮。

秋七月丙辰，行幸河西。八月丁亥，車駕還宮。

冬十月，波斯、疏勒國并遣使朝貢。庚午，以遼西公常英爲太宰，進爵爲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馮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丁零數千家亡匿井陘山，聚爲寇盜。詔定州刺史許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龍討平之。

夏六月，羽林郎于判、元提等謀逆，伏誅。

秋八月甲申，畋於河西。是月，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北擊伊吾，

推舉賢人而委任職位，所以上下和睦，民衆沒有怨憤誹謗。如果官吏授任不是合適的人，奸邪之徒在位，就會政教衰微，直到凋敗。思慮明確地予以升降，以興盛治道。現在派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視州郡，考察民情。進入境内，農民不墾田，土地多荒蕪，就是徭役不合時節，耗費了勞力；老年人吃粗食，青壯年沒有粗布衣，就是徵收頻繁，刮光了財產；鄉里空蕩蕩的，民衆大多逃散，就是安撫引導無方，恩情淡薄；盜賊猖獗，搶劫不止息，就是禁令不立，在刑罰上有虧缺；各種誹謗一起出現，上下慨嘆怨恨，好人隱藏，奸佞當道，就是執法混亂，政治昏暗。諸如此類，廢黜而殺了他們。善於施政的人，褒獎而賞賜他們。有冤屈不能申理，准許前往使者那裏告狀，使者檢驗處治。如果果真清廉能幹，衆人所贊美，有人誣告以求申理，對誣告者以相應罪處治。使者接受財物，裁斷不公平，准許前往官府上訴。不孝敬父母，不順從尊長，爲官奸詐殘暴，以及做盜賊的，各列舉而呈上來。有阿容隱瞞的，以所隱瞞的罪過治他的罪。

這月，遮逸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戊寅，皇帝在犢倪山狩獵。甲申，回宮。

秋七月丙辰，前往黃河以西地區。八月丁亥，皇帝回宮。

冬十月，波斯、疏勒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午，任命遼西公常英爲太宰，升爵位爲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馮氏。二月丁巳，立皇子托跋弘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丁零幾千家逃入井陘山，聚集起來進行劫掠。詔令定州刺史許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龍討伐平定他們。

夏六月，羽林郎于判、元提等人策謀叛逆，受死刑。

秋八月甲申，在黃河以西地區狩獵。這月，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向北攻打伊吾，攻克城

克其城，大獲而還。九月辛巳，河東公閭毗、零陵公閭紇并進爵爲王。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宫。甲午，曲赦京師。十有一月，尚書、西平王源賀改封隴西王。嚈噠、普嵐國并遣使朝獻。劉駿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伯倫，各棄郡率吏民來降。

三年春正月壬戌，畋於崞山。戊辰，還宫。粟特、于闐國各遣使朝貢。徵漁陽公尉眷，拜太尉，進爵爲王，録尚書事。

夏五月庚申，畋於松山。己巳，還宫。封皇弟新成爲陽平王。六月癸卯，行幸陰山。

秋八月，畋於陰山之北。己亥，還宫。

冬十月，將東巡，詔太宰常英起行宫於遼西黄山。十有一月，蠻王文虎龍率千餘家内附。十有二月，以州鎮五蝗，民飢，使使者開倉以賑之。是月，于闐、扶餘等五十餘國各遣使朝獻。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設酒禁。乙卯，行幸廣寧温泉宫，遂東巡平州。庚午，至於遼西黄山宫，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群臣於山下，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爲樂遊山，築壇記行於海濱。戊寅，南幸信都，畋游於廣川。三月丁未，觀馬射於中山。所過郡國賜復一年。丙辰，車駕還宫。起太華殿。乙丑，東平王陸俟薨。

夏五月壬戌，詔曰："朕即阼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己，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苛求免

池，大量繳獲而回。九月辛巳，河東公閭毗、零陵公閭紇一起升爵位爲王。

冬十月甲申，皇帝回宫。甲午，赦免京城囚犯。十一月，尚書、西平王源賀改封爲隴西王。嚈噠、普嵐國一齊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劉駿的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伯倫，各自拋下郡城率領官吏民衆前來投降。

三年春正月壬戌，在崞山狩獵。戊辰，回宫。粟特、于闐國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徵召漁陽公尉眷，任命爲太尉，升爵位爲王，録尚書事。

夏五月庚申，在松山狩獵。己巳，回宫。封皇弟新成爲陽平王。六月癸卯，前往陰山。

秋八月，在陰山之北狩獵。己亥，回宫。

冬十月，將要向東巡視，詔令太宰常英在遼西的黄山修建行宫。十一月，蠻王文虎龍率領一千多家歸附。十二月，因州鎮五處蝗災，民衆飢餓，派使者開糧倉來賑濟他們。這月，于闐、扶餘等五十多個國家遣使者入朝獻納。

四年春正月丙午初一，首次設立飲酒禁令。乙卯，前往廣寧的温泉宫，於是向東巡視平州。庚午，到達遼西的黄山宫，游玩宴飲了幾天，親自接見老年人，詢問疾苦。二月丙子，登上碣石山，觀望滄海，在山下大宴群臣，分發賞賜升進爵位各有等級。改碣石山名稱爲樂遊山，在海濱築壇記録行事。戊寅，向南前往信都，在廣川狩獵游玩。三月丁未，在中山觀看騎馬射箭。所經過的郡國免除一年租税。丙辰，皇帝回宫。修建太華殿。乙丑，東平王陸俟逝世。

夏五月壬戌，下詔説："我即位以來，多次頒布寬大的旨意，免除煩雜苛刻的徵斂，廢掉不緊急的事務，想要使物得其所用，人安其本業。而州牧郡守縣令，不能宣揚恩惠，貪求欲望没有得到滿足，裁截官府物資落入自己手中，使課税很少；却援用法律條文苛細周納，推諉罪過給民

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致？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六月丙申，畋於松山。

秋七月庚午，行幸河西。九月乙巳，還宫。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群臣，大赦天下。

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冢毁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毁墳隴者斬之。”劉駿將殷孝祖修兩城於清水東，詔鎮西將軍、天水公封敕文等擊之。辛卯，車駕次于車輪山，累石記行。十一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等三將三萬騎助擊孝祖。車駕度漠，蠕蠕絶迹遠遁，其别部烏朱賀頽、庫世頽率衆來降。十有二月，征東將軍、中山王託真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征西將軍皮豹子略地至高平，大破孝祖，斬獲五千餘級。二月己酉，侍中、司空、河南公伊馛薨。三月庚寅，曲赦京師死罪已下。

夏四月乙巳，封皇弟子推爲京兆王。五月，居常國遣使朝獻。六月戊申，行幸陰山。

秋八月庚戌，遂幸雲中。壬戌，還宫。九月戊辰，詔曰：“夫褒賞必於有功，刑罰審於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由來之常式。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於督察，不加彈正，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妄受其辜，是啓奸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遷代者，仰列在職

衆，極力謀求免除追究，竟不改正畏懼。國家的制度，賦税徭役是不重的，近年以來，各種徵調減省，而各個州郡，都有拖欠，不是在職的官員安撫引導失責，貪財過分，誰導致情况如此？從現在起常調不收齊，民衆不安於本業，治理民衆的官員，處以死罪。遍告天下，以如我的心意。”六月丙申，在松山狩獵。

秋七月庚午，前往黄河以西地區。九月乙巳，回宫。辛亥，太華殿建成。丙寅，招待群臣，大赦天下。

冬十月甲戌，向北巡視。到達陰山，有舊時墳墓被毁壞，下詔説：“從前周文王收葬無主枯骨，天下歸向仁義。從現在起有開鑿毁壞墳墓的人斬首。”劉駿的將領殷孝祖在清水以東修了兩座城，詔令鎮西將軍、天水公封敕文等人攻打他。辛卯，皇帝停駐在車輪山，堆積石頭記行事。十一月，詔令征西將軍皮豹子等三位將領三萬騎兵協助攻打孝祖。皇帝越過沙漠，蠕蠕不見行迹而遠逃，它的别部烏朱賀頽、庫世頽率領部衆前來投降。十二月，征東將軍、中山王託真逝世。

五年春正月己巳初一，征西將軍皮豹子攻取土地到高平，大敗殷孝祖，斬獲五千多首級。二月己酉，侍中、司空、河南公伊馛逝世。三月庚寅，赦免京城死罪以下囚犯。

夏四月乙巳，封皇弟子推爲京兆王。五月，居常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六月戊申，前往陰山。

秋八月庚戌，前往雲中。壬戌，回宫。九月戊辰，下詔説：“褒獎賞賜必確有功勞，行刑處罰必確有罪過，這是古今所相同，自來的常規。州牧郡守治理民衆，侵犯魚肉百姓，以經營自家産業，致使國家賦税不充備，雖歲月已滿而離職，應核計從前的拖欠，依法治罪。而主管的人怠忽於督察，不加以彈劾，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没有罪的平白受其罪過，這是打開奸邪的道路，助長貪婪暴虐的心理，哪裏是所謂推究實情治罪，來端正天下呢？從現在起各離職的人，列

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之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貫，刑賞不差。主者明爲條制，以爲常楷。”儀同三司、敦煌公李寶薨。

冬十有二月戊申，詔曰：“朕承洪業，統御群有，思恢政化，以濟兆民。故薄賦斂以實其財，輕徭役以紓其力，欲令百姓修業，人不匱乏。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有流徙者，諭還桑梓。欲市糴他界，爲關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職不均，使上恩不達於下，下民不贍於時，加以重罪，無有攸縱。”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庚午，詔散騎常侍馮闡使於劉駿。二月，衛將軍、樂安王良督東雍、吐京、六壁諸軍西趣河西，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以討河西叛胡。

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於壽安宫。五月癸酉，葬昭太后於廣寧鳴鷄山。六月甲午，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等督凉州諸軍出北道，討吐谷渾什寅。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遣使者安慰之。

秋七月乙丑，劉駿遣使朝貢。壬午，行幸河西。八月，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諸軍濟河追之，遇瘴氣，多有疫疾，乃引軍還；獲畜二十餘萬。庚午，輿駕還宫。

冬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十有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員外郎朱安興使於劉駿。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刺史

舉在職時的政績優劣，依據制度治罪。致力建功的給予爵位恩寵，有罪過的施以刑罰殺戮，使優劣不同例，刑賞無差錯。主管的人明確訂立條例，作爲常規。”儀同三司、敦煌公李寶逝世。

冬十二月戊申，下詔說：“我繼承宏大的基業，統治天下，思慮恢宏政治，來救助百姓。所以降低賦税來充實他們的財産，減輕徭役來舒緩他們的勞力，想使百姓致力本業，人人不缺衣食。可是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普遍遭遇災旱，穀物無收成。現派人打開倉廩來賑濟他們。有流浪遷徙的，告諭返回故鄉。想要在其他地區貿易糴糧，爲他們關照旁郡，打通交易的道路。如果主管的官員，理事不均匀，使上面的恩惠不能傳達到下層，下面的民衆此時不豐足，處以重罪，不得有所放縱。”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初一，大赦天下，改年號。庚午，詔令散騎常侍馮闡出使劉駿。二月，衛將軍、樂安王元良統領東雍州、吐京、六壁各軍向西趕往黄河以西地區，征西將軍皮豹子等人統領黄河以西各軍向南趕往石樓，去討伐黄河以西背叛的胡人。

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在壽安宫逝世。五月癸酉，將昭太后安葬在廣寧的鳴鷄山。六月甲午，詔令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人統領統萬、高平各軍從南路出兵，南郡公李惠等人統領凉州各軍從北路出兵，討伐吐谷渾什寅。崔浩被殺後，史官就廢除了，到這時重加設置。黄河以西背叛的胡人前往長安自首，皇帝派遣使者安撫。

秋七月乙丑，劉駿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壬午，前往黄河以西地區。八月，西征各軍到達西平，什寅逃到南山據守。九月，各軍渡過黄河追擊，遇到瘴氣，瘟疫疾病多，於是率軍返回；繳獲牲畜二十多萬頭。庚午，皇帝回宫。

冬十月，居常王進獻馴象三頭。十一月，詔令散騎侍郎盧度世、員外郎朱安興出使劉駿。

二年春正月乙酉，下詔說：“刺史治民，是

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故編户之家，困於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絶，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鄴，遂幸信都。三月，劉駿遣使朝貢。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官仰射山峰，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是月，發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辛巳，輿駕還宫。

一州的表率。近來時常利用調發，逼迫民衆借貸，豪富的商人，邀取利益，十來天之間，增加十來倍。上下串通，瓜分財利而使居室華麗生輝。所以編户人家，被凍餓所困迫；豪富門庭每日加倍積累。爲政的弊端，没有超過這一點的。現全部禁止，違犯的人在十匹以上都處死。布告天下，使大家都知道禁令。”二月辛卯，前往中山。丙午，到達鄴城，於是前往信都。三月，劉駿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皇帝所經過地區，都親自接見老年人，詢問民衆疾苦。詔令民衆年紀在八十歲以上的人，一個兒子的不服徭役。靈丘南有座山，高四百多丈。於是詔令群臣朝上射山峰，没有能射過的。皇帝彎弓射箭，出山三十多丈，超過山南二百二十步，於是刻石碑記載。這月，調發并州、肆州五千人修治黄河以西狩獵道路。辛巳，皇帝回宫。

夏四月乙未，侍中、征東大將軍、河東王閭毗薨。五月癸未，詔南部尚書黄盧頭、李敷等考課諸州。

夏四月乙未，侍中、征東大將軍、河東王閭毗逝世。五月癸未，詔令南部尚書黄盧頭、李敷等人考核各州。

秋七月戊寅，封皇弟小新成爲濟陰王，加征東大將軍，鎮平原；天賜爲汝陰王，加征南大將軍，鎮虎牢；萬壽爲樂浪王，加征北大將軍，鎮和龍；洛侯爲廣平王。壬午，行巡山北。八月戊辰，波斯國遣使朝獻。丁丑，輿駕還宫。

秋七月戊寅，封皇弟小新成爲濟陰王，加授征東大將軍，鎮守平原；天賜爲汝陰王，加授征南大將軍，鎮守虎牢；萬壽爲樂浪王，加授征北大將軍，鎮守和龍；洛侯爲廣平王。壬午，巡視山北。八月戊辰，波斯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丑，皇帝回宫。

冬十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劉駿。博陵之深澤、章武之東州，盗殺縣令，州軍討平之。廣平王洛侯薨。

冬十月，詔令代行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出使劉駿。博陵的深澤、章武的東州，盜賊殺死縣令，州中軍隊討伐平定了他們。廣平王洛侯逝世。

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車騎大將軍、東郡公乙渾爲太原王。癸未，樂浪王萬壽薨。二月癸酉，畋于崞山，遂觀漁于旋鴻池。三月甲申，劉駿遣使朝貢。高麗、蓰王、契嚙、思厭於師、疏勒、石那、悉居半、渴槃陁諸國各遣使朝獻。

三年春正月壬午，封車騎大將軍、東郡公乙渾爲太原王。癸未，樂浪王萬壽逝世。二月癸酉，在崞山狩獵，於是在旋鴻池觀看捕魚。三月甲申，劉駿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高麗、蓰王、契嚙、思厭於師、疏勒、石那、悉居半、渴槃陁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六月庚申，行幸陰山。詔將軍陸真討雍州叛氐仇傉檀等，平之。

夏六月庚申，前往陰山。詔令將軍陸真討伐雍州反叛的氐族人仇傉檀等，平定了他們。

秋七月壬寅，幸河西。九月壬辰，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薨。

冬十月丙辰，詔曰："朕承洪緒，統御萬國，垂拱南面，委政群司，欲緝熙治道，以致寧一。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是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劉駿。十有一月壬寅，輿駕還宫。十有二月乙卯，制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閭拔薨。

四年春三月乙未，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終其年。皇子胡仁薨，追封樂陵王。乙巳，詔曰："朕憲章舊典，分職設官，欲令敷揚治化，緝熙庶績。然在職之人，皆蒙顯擢，委以事任，當厲己竭誠，務省徭役，使兵民優逸，家給人贍。今内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

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親射虎三頭。五月壬辰，侍中、漁陽王尉眷薨。壬寅，行幸陰山。

秋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閑月，命群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宫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畋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敕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畋獲皮肉，别自頒賚。"壬申，詔曰："前以民遭飢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

秋七月壬寅，前往黄河以西地區。九月壬辰，征西大將軍、常山王元素逝世。

冬十月丙辰，下詔説："我繼承宏大的基業，統領萬國，垂衣拱手面南而坐，政事委任給各官府，想要逐漸至於治理，達到安寧統一。三代興盛時，無不崇尚年資。現在選拔的官員，多不按照次序，使頭髮斑白的處在後面，後輩居於前列。這哪裏是所謂常道得其次序呢？各官府選拔官員，應各自首先任用有功勞舊勛及有才能的人。"這月，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出使到劉駿。十一月壬寅，皇帝回宫。十二月乙卯，制定戰陣方法十多條。利用禳祭之日炫耀兵力，有飛龍、騰蛇、魚麗的變化，以顯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閭拔逝世。

四年春三月乙未，將太官厨食賞賜給京城七十歲以上的百姓，以終其天年。皇子胡仁逝世，追封爲樂陵王。乙巳，下詔説："我效法前代制度，分掌職務設官，想要使他們弘揚政治教化，治理各項事功。然則在職的人，都受到顯赫的提拔，委以職事重任，應當激勵自己竭盡忠誠，一心減省徭役，使兵士民衆悠閑安逸，家給人足。現在内外各官府、州鎮郡縣，侵漁役使兵士民衆，勞役繁多。從現在起有擅自調發勞役，强迫雇傭者，都以違法定罪。"

夏四月癸亥，皇上前往西苑，親自射了三隻老虎。五月壬辰，侍中、漁陽王尉眷逝世。壬寅，前往陰山。

秋七月壬午，下詔説："我每年因秋季閑暇月份，命令官員們在平地習武。所到之處，必定設立宫壇，耗費的功夫，勞累損失很多。應該因循舊規矩，何必改變呢？"八月丙寅，於是在黄河以西地區狩獵。下詔説："我按節令狩獵，而隨從官員殺獲太多，捕光禽獸，違背不合圍的古訓。現敕令隨從官員和主管圍捕的將校，從今以後，不准肆意殺戮。捕獲的皮肉，另外加以賞賜。"壬申，下詔説："從前因民衆遭受飢寒，不能養活自己，有賣兒賣女的，都望歸還給人家。有的憑藉勢力，有的私下囑托，互相串通，不及

行請托，共相通容，不時檢校，令良家子息仍爲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九月辛巳，車駕還宫。

冬十月，以定、相二州霣霜殺稼，免民田租。是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驍騎將軍、昌邑子婁内近，寧朔將軍、襄平子李五鱗使于劉駿。

十有二月辛丑，詔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爲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壬寅，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别。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

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雲爲任城王。二月，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水，開倉賑恤。

夏四月癸卯，頓丘公李峻進爵爲王。閏月戊子，帝以旱故，减膳責躬。是夜，澍雨大降。五月庚申，劉駿死，子子業僭立。六月丁亥，行幸陰山。

秋七月辛丑，北鎮游軍大破蠕蠕。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車駕還宫。

冬十月，琅邪王司馬楚之薨。十有二月，南秦王楊難當薨。吐呼

時查核，使良家子女仍舊做奴婢。現在望精心推究，不准許交錢物纔贖人，有違犯的治罪。如果仍舊不查核放人回家，准許被賣者的父兄上訴，以掠賣人口罪論處。”九月辛巳，皇帝回宫。

冬十月，因定、相二州落霜損壞莊稼，免除民衆的田租。這月，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驍騎將軍、昌邑子婁内近，寧朔將軍、襄平子李五鱗出使到劉駿。

十二月辛丑，下詔說：“名位不相同，禮儀也不同等級，是用來區分級别，顯示規則的。現在喪葬嫁娶，大禮不完備，顯赫豪富的家庭，超越法度奢侈浪費，不是所謂彰明典制的行爲。有關官員可爲此訂立條規，使貴賤有章法，上下都有次序，編著在令文中。”壬寅，下詔說：“婚姻，是人道的開始。所以夫婦的義理，在三綱之首位，禮儀中的重要者，没有超過這個的。尊卑高下，應該使他們有分别。然而近代以來，貴族家庭多不遵循法度，有的貪圖利益財貨，有的依據私人喜好，在於苟且結合，没有選擇，使貴賤不分，大小同例，污染清明的教化，虧損人間的秩序，將怎麽宣揚典章，流傳後世？現在規定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和官吏平民家庭，不能和各種工匠、藝人、卑姓通婚，違犯者治罪。”

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元雲爲任城王。二月，詔令因十四個州鎮去年發生蟲災、水災，開倉賑濟撫恤。

夏四月癸卯，頓丘公李峻升爵位爲王。閏月戊子，皇帝因天旱的緣故，減少膳食責備自己。這天夜晚，天降大雨。五月庚申，劉駿死去，兒子子業僭越即位。六月丁亥，前往陰山。

秋七月辛丑，北鎮游動作戰的軍隊大敗蠕蠕。壬寅，前往黄河以西地區。九月辛丑，皇帝回宫。

冬十月，琅邪王司馬楚之逝世。十二月，南秦王楊難當逝世。吐呼羅國派遣使者入朝獻

羅國遣使朝獻。

六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行幸樓煩宫。高麗、蓰王、對曼諸國各遣使朝獻。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渾權薨。乙巳，車駕還宫。

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劍。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六月丙寅，上尊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八月，葬雲中之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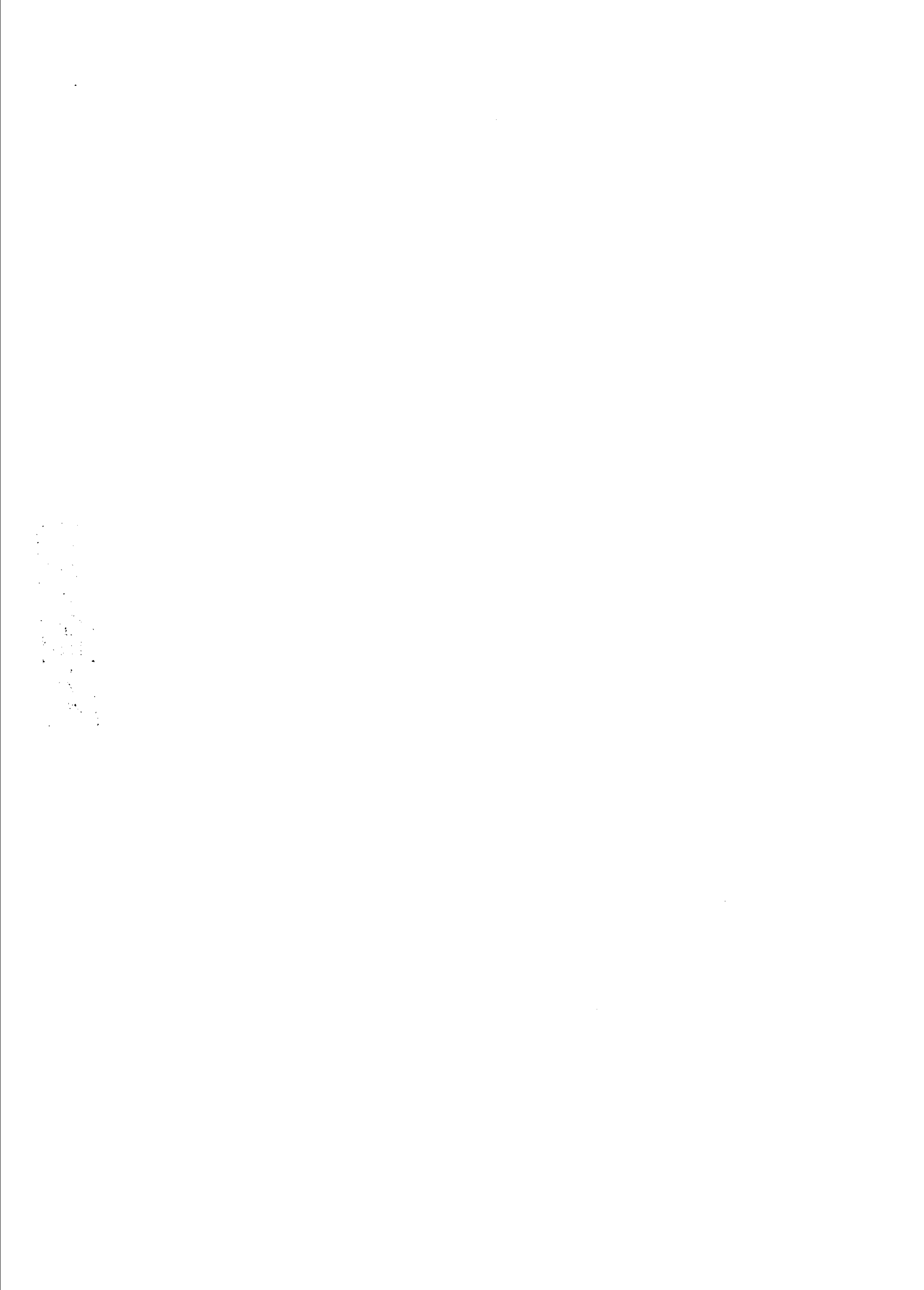
史臣曰：世祖經略四方，内頗虛耗。既而國釁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静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納。

六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二月丁丑，前往樓煩宫。高麗、蓰王、對曼各國各遣使者入朝獻納。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渾權逝世。乙巳，皇帝回宫。

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劍。五月癸卯，皇帝在太華殿逝世，時年二十六歲。六月丙寅，奉上謚號爲文成皇帝，廟號爲高宗。八月，安葬在雲中的金陵。

史臣曰：世祖治理四方，内部頗爲空虚。不久國家内亂時事艱辛，朝野凄苦。高宗順時而變，以平静加以鎮撫，培養聲威布下恩德，懷柔和睦内外的人。除非機敏善悟深情寬厚，以憐憫濟民爲心胸，又怎能如此！可以説是有治理人的氣度了。



魏書卷六

帝紀第六

顯祖紀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李貴人。興光元年秋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聰睿機悟，幼而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

顯祖獻文皇帝，名托跋弘，是高宗文成皇帝的長子，母親是李貴人。興光元年秋七月，出生在陰山的北面。太安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聰明通達，機智善悟，幼年時就有救濟民衆神明威武的氣象，仁愛孝順，尊敬師友。

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皇后曰皇太后。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戊申，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自湯泉入朝，渾又殺之。己酉，以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爲太尉、録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爲司徒，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爲司空。壬子，以淮南王他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鎮涼州。六月，封繁陽侯李嶷爲丹陽王，征東大將軍馮熙爲昌黎王。乙丑，詔曰："夫賦斂煩則民財匱，課調輕則用不足，是以十一而税，頌聲作矣。先朝權其輕重，以惠百姓。朕承洪業，上惟祖宗之休命，夙興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於逸豫。而徭賦不息，將何以塞煩去苛，拯濟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有雜調，一以與民。"

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尊崇皇后爲皇太后。車騎大將軍乙渾假稱詔令在宫中殺死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戊申，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從湯泉入朝，乙渾又殺了他。己酉，任命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爲太尉、録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爲司徒，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爲司空。壬子，任命淮南王元他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守涼州。六月，封繁陽侯李嶷爲丹陽王，征東大將軍馮熙爲昌黎王。乙丑，下詔説："賦斂煩瑣則民衆財産匱乏，課税輕微則用度不足，所以按十分之一的標準徵税，頌聲涌現。先代考較輕重，來優惠百姓。我繼承宏大的基業，上思祖宗的美善命令，早起等待天明，祇是憂慮民衆，想要使天下同等安樂。可是徭役賦斂不停，將怎麽堵塞煩瑣去除苛細，拯救百姓呢？現在戰事不起，蓄積有餘，各種雜税，全部免徵還税與民衆。"

秋七月癸巳，太尉乙渾爲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

秋七月癸巳，太尉乙渾擔任丞相，地位處於諸侯王上，事情無論大小，都取決於乙渾。九月

九月庚子，曲赦京師。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俊乂，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敘。然牧司寬惰，不祗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是月，劉子業征北大將軍、義陽王劉昶自彭城來降。

庚子，赦免京城罪犯。丙午，下詔説："先朝因州牧治理民衆，應設置良好的輔佐，所以敕令有關官員，頒布九條制度，使前任選拔官吏，留待賢德之人，必定使銓選官員適中，朝廷的法度紀律得以整肅。然而治民的官員鬆緩懈怠，不遵循朝廷旨意，選拔人才不得宜，違背典章制度。現在規定：刺史郡守縣令到任的時候，望自己推舉在民衆中有聲望而忠實誠信的人，作爲選拔的官員，不准許前任相干涉。如果選任失當，以欺罔君主定罪。"這月，劉子業的征北大將軍、義陽王劉昶從彭城前來投降。

冬十月，徵陽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王天賜、任城王雲入朝。

冬十月，徵召陽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王天賜、任城王元雲入朝。

是歲，劉子業叔父彧殺子業僭立。

這一年，劉子業的叔父劉彧殺死子業僭越即位。

天安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年。二月庚申，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乙亥，以侍中元孔雀爲濮陽王，侍中陸定國爲東郡王。三月庚子，以隴西王源賀爲太尉。辛丑，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亥，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師。高麗、波斯、于闐、阿襲諸國遣使朝獻。

天安元年春正月乙丑初一，大赦天下，改年號。二月庚申，丞相、太原王乙渾圖謀反叛受死刑。乙亥，封侍中元孔雀爲濮陽王，侍中陸定國爲東郡王。三月庚子，任命隴西王源賀爲太尉。辛丑，高宗文成皇帝的牌位祔祭於太廟。辛亥，皇帝前往道壇，親自接受符籙；赦免京城囚犯。高麗、波斯、于闐、阿襲各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秋七月辛亥，詔諸有詐取爵位，罪特原之，削其爵職。其有祖、父假爵號貨賕以正名者，不聽繼襲。諸非勞進超遷者，亦各還初。不以實聞者，以大不敬論。九月，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内屬。己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屬，彧將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北部尚書尉元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諸軍事，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爲副，出東道救彭城；殿中尚書、鎮西大將軍、西河公元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給事中、京

秋七月辛亥，詔令所有詐稱功勞獲取爵位的人，特例寬恕他們的罪過，削奪他們的爵位職務。有祖父、父親憑藉爵位賄賂人以辨正名分的人，不准許繼承爵位。所有不憑功勞升遷爵位的，也各恢復到當初的爵位。不以事實上報的，以大不敬定罪。九月，劉彧的司州刺史常珍奇獻出懸瓠歸附。己酉，開始設立鄉學，每郡設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劉彧的徐州刺史薛安都獻出彭城歸附，劉彧的將領張永、沈攸之攻打安都。詔令北部尚書尉元擔任鎮南大將軍、都督諸軍事，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爲副手，從東路出兵救援彭城；殿中尚書、鎮西大將軍、西河公元石擔任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給事中、京兆侯張窮奇爲副手，從西路

兆侯張窮奇爲副，出西道救懸瓠。

冬十月，曹利、彤曷國各遣使朝獻。十有一月壬子，劉彧兖州刺史畢衆敬遣使内屬。十有二月己未，尉元軍次于秺，彧將周凱、張永、沈攸之相繼退走。皇弟安平薨。

是歲，州鎮十一旱，民饑，開倉賑恤。

皇興元年春正月癸巳，尉元大破張永、沈攸之於吕梁東，斬首數萬級，凍死者甚衆。獲劉彧秦州刺史垣恭祖、羽林監沈承伯。永、攸之單騎走免。獲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遣使朝貢。庚子，東平王道符謀反於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鉅鹿公李恢，雍州刺史魚玄明。丙午，詔司空、平昌公和其奴，東陽公元丕等討道符。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斬之，傳首京師。道符兄弟皆伏誅。閏月，以頓丘王李峻爲太宰。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請舉州内屬，詔平東將軍長孫陵，平南將軍、廣陵公侯窮奇赴援之。二月，詔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騎五萬次於碻磝，爲東道後援。濟陰王小新成薨。高麗、庫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尒、于闐諸國各遣使朝貢。劉彧東平太守申纂戍無鹽，遏絶王使，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諸軍以討之。三月甲寅，克之。沈文秀、崔道固復叛歸劉彧，白曜回師討之，拔彧肥城、垣苗、麋溝三戍。

夏四月，白曜攻升城，戍主房崇吉遁走。

秋八月，白曜攻歷城。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年。九月壬子，高麗、于

出兵救援懸瓠。

冬十月，曹利、彤曷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十一月壬子，劉彧的兖州刺史畢衆敬派遣使者歸附。十二月己未，尉元軍隊停駐在秺縣，劉彧的將領周凱、張永、沈攸之相繼撤退逃走。皇弟安平逝世。

這一年，十一個州鎮發生旱災，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

皇興元年春正月癸巳，尉元在吕梁以東大敗張永、沈攸之，斬首幾萬級，凍死的人很多。擒獲劉彧的秦州刺史垣恭祖、羽林監沈承伯。張永、攸之單人匹馬逃脱。繳獲軍用物資器械不計其數。劉彧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子，東平王道符在長安謀反，殺死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鉅鹿公李恢，雍州刺史魚玄明。丙午，詔令司空、平昌公和其奴，東陽公元丕等人討伐道符。丁未，道符的司馬段太陽攻打道符，殺了他，傳送首級到京城。道符的兄弟都受死刑。閏月，任命頓丘王李峻爲太宰。劉彧的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都派遣使者請獻一州歸附，詔令平東將軍長孫陵，平南將軍、廣陵公侯窮奇趕去援助他們。二月，詔令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統領五萬騎兵停駐在碻磝，爲東路的後援。濟陰王小新成逝世。高麗、庫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尒、于闐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劉彧的東平太守申纂戍守無鹽，阻止國家使者，詔令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統領各軍去討伐他。三月甲寅，攻克無鹽。沈文秀、崔道固又背叛歸附劉彧，白曜回師討伐他們，攻下劉彧的肥城、垣苗、麋溝三個城堡。

夏四月，白曜攻打升城，戍守頭領房崇吉逃跑。

秋八月，白曜攻打歷城。丁酉，前往武州山的石窟寺。戊申，皇子元宏出生，大赦天下，改年號。九月壬子，高麗、于闐、普嵐、粟特國各

闐、普嵐、粟特國各遣使朝獻。丁巳，進馮翊公李白爵梁郡王。是月，詔賜六鎮貧人布，人三匹。

冬十月癸卯，田於那男池。濮陽王孔雀坐怠慢，降爵爲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親射虎豹。崔道固及劉彧梁鄒戍主、平原太守劉休賓舉城降。是月，徐州群盜司馬休符自稱晋王，將軍尉元討平之。三月，白曜進圍東陽。戊午，劉彧遣使朝貢。

夏四月辛丑，以南郡公李惠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爲王。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尒、叱六手、悉萬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闐、波斯國各遣使朝獻。五月乙卯，田于崞山，遂幸繁畤。辛酉，還宮。六月庚辰，以河南闢地，曲赦京師殊死以下。以昌黎王馮熙爲太傅。

秋九月辛亥，封皇叔楨爲南安王，長壽爲城陽王，太洛爲章武王，休爲安定王。

冬十月辛丑，上田於冷泉。十有一月，以州鎮二十七水旱，開倉賑恤。十有二月甲午，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敕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是月，悉萬丹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乙丑，東陽潰，虜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己卯，以上黨公慕容白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

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巳，升馮翊公李白的爵位爲梁郡王。這月，詔令賜給六鎮貧民布匹，每人三匹。

冬十月癸卯，在那男池狩獵。濮陽王孔雀因怠慢獲罪，降爵位爲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在西山狩獵，親自射擊虎豹。崔道固和劉彧的梁鄒戍守頭領、平原太守劉休賓獻出城池投降。這月，徐州盜賊司馬休符自稱晋王，將軍尉元討伐平定了他。三月，白曜進軍包圍東陽。戊午，劉彧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辛丑，任命南郡公李惠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升爵位爲王。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尒、叱六手、悉萬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闐、波斯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五月乙卯，在崞山狩獵，於是前往繁畤。辛酉，回宮。六月庚辰，因黄河以南開闢土地，赦免京城死罪以下囚犯。任命昌黎王馮熙爲太傅。

秋九月辛亥，封皇叔元楨爲南安王，長壽爲城陽王，太洛爲章武王，元休爲安定王。

冬十月辛丑，皇上在冷泉狩獵。十一月，因二十七個州鎮發生水災旱災，開倉賑濟撫恤。十二月甲午，下詔説："近來張永迷惑擾亂，竟敢抗拒君王命令，在原野暴露尸骨，傷殘的人不少。生死哀痛，我十分憐憫。天下的民衆是同等的，現敕令郡縣，張永軍中殘廢的人，准許回到長江以南；尸骨暴露在草叢中的，收埋他們。"這月，悉萬丹等十多個國家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三年春正月乙丑，東陽潰敗，俘虜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其奴逝世。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契丹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己卯，任命上黨公慕容白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升爵位爲濟南王。

州刺史，進爵濟南王。

夏四月壬辰，劉彧遣使朝貢。丙申，名皇子曰宏，大赦天下。丁酉，田于崞山。五月，徙青州民於京師。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爲皇太子。

秋七月，蠕蠕國遣使朝貢。

冬十月，侍中、太宰、頓丘王李峻薨。十有一月，吐谷渾別帥白楊提度汗率户内附。襄城公韓頹進爵爲王。

四年春正月，詔州鎮十一民飢，開倉賑恤。二月，以東郡王陸定國爲司空。高麗、庫莫奚、契丹各遣使朝獻。吐谷渾拾寅不供職貢，詔使持節、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之。廣陽王石侯薨。三月丙戌，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采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

夏四月辛丑，大赦天下。戊申，長孫觀軍至曼頭山，大破拾寅，拾寅與麾下數百騎宵遁，拾寅從弟豆勿來及其渠帥匹婁拔累等率所領降附。五月，封皇弟長樂爲建昌王。六月，劉彧遣使朝貢。

秋八月，群盜入彭城，殺鎮將元解愁，長史勒兵滅之。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輿駕北伐，諸將俱會于女水，大破虜衆。事具《蠕蠕傳》。司徒、東安王劉尼坐事免。壬申，車駕至自北伐，飲至策勛，告於宗廟。

冬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王李敷。十有一月，詔弛山澤之禁。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陽平王新成薨。

五年春三月乙亥，詔曰："天安以來，軍國多務，南定徐方，北掃遺

夏四月壬辰，劉彧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丙申，給皇子起名爲宏，大赦天下。丁酉，在崞山狩獵。五月，遷徙青州民衆到京城。六月辛未，立皇子元宏爲皇太子。

秋七月，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侍中、太宰、頓丘王李峻逝世。十一月，吐谷渾別部頭領白楊提度汗率部落歸附。襄城公韓頹升爵位爲王。

四年春正月，詔令因十一個州鎮的民衆遭受饑荒，開倉賑濟撫恤。二月，任命東郡王陸定國爲司空。高麗、庫莫奚、契丹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吐谷渾拾寅不送貢物，詔令使持節、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伐他。廣陽王石侯逝世。三月丙戌，下詔説："我思慮百姓的疾病痛苦，民衆多死於非命，夜晚睡不着，傷心而不安。所以廣泛聚集高明的醫生，到遠方采名藥，想用來救助百姓。可布告天下，民衆有病的，所在地官府派醫生到家中診治看護，所需要的藥物，根據醫藥用量供給。"

夏四月辛丑，大赦天下。戊申，長孫觀的軍隊到達曼頭山，大敗拾寅，拾寅和部下幾百騎兵在夜晚逃走，拾寅的堂弟豆勿來和魁首匹婁拔累等人率領所屬投降歸附。五月，封皇弟長樂爲建昌王。六月，劉彧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八月，盜賊進入彭城，殺死鎮將元解愁，長史統領兵士消滅了他們。蠕蠕侵犯邊境。九月丙寅，皇帝北伐，各將領都在女水相會合，大敗蠕蠕部衆，事情記載在《蠕蠕傳》。司徒、東安王劉尼因事獲罪免官。壬申，皇帝從北伐前綫返回，聚飲記功，在宗廟祭告。

冬十月，誅殺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王李敷。十一月，詔令解除對山澤的禁令。十二月甲辰，前往鹿野苑、石窟寺。陽平王新成逝世。

五年春三月乙亥，下詔説："天安以來，軍隊國家事務多，往南平定徐州，往北掃清殘餘的

虜。征戍之人，亡竄非一，雖罪合刑書，每加哀宥。然寬政猶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肅奸僞。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首者，論如律。”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劉彧。

敵人。征戰戍守的人，逃亡流竄的不少，雖然罪過該行刑，每每加以哀憐寬宥。然而寬大的政策如水，逃亡的人更多。應該申明常刑，以整肅奸僞行爲。從現在起所有逃亡的兵士以及卸任的郡守縣令游手好閑不奔赴的，限六月三十日前全部自首，不自首的，依法律定罪。”詔令代理員外散騎常侍邢祐出使劉彧。

夏四月，西部敕勒叛，詔汝陰王天賜、給事中羅雲討之。雲爲敕勒所襲殺，死者十五六。北平王長孫敦薨。六月丁未，行幸河西。秋七月丙寅，遂至陰山。八月丁亥，車駕還宫。

夏四月，西部敕勒反叛，詔令汝陰王天賜、給事中羅雲討伐他們。羅雲被敕勒襲擊殺死，死亡的人有十分之五六。北平王長孫敦逝世。六月丁未，前往黄河以西地區。秋七月丙寅，於是到陰山。八月丁亥，皇帝回宫。

帝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語在《任城王雲傳》，群臣固請，帝乃止。丙午，册命太子曰：“昔堯舜之禪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若丹朱、商均能負荷者，豈搜揚仄陋而授之哉？爾雖冲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濟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陸馛，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致位於爾躬。其踐升帝位，克廣洪業，以光祖宗之烈，使朕優游履道，頤神養性，可不善歟？”丁未，詔曰：“朕承洪業，運屬太平，淮岱率從，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覽萬務，則損頤神之和；一日或曠，政有淹滯之失。但子有天下，歸尊於父；父有天下，傳之於子。今稽協靈運，考會群心，爰命儲宫，踐升大位。朕方優游恭己，栖心浩然，社稷乂安，克廣其業，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胤子，以答天休。宣布宇内，咸使聞悉。”於是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無爲，故稱皇。是以漢高祖既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太上皇

皇帝一向淡薄世務，時常有超脱世俗的心意，想傳位給叔父京兆王子推，記載在《任城王雲傳》，群臣一再請求，皇帝纔作罷。丙午，册命太子説：“從前堯舜禪讓天下，都是由於他們的兒子不似父親。如果丹朱、商均能够承擔，豈會訪求推舉出身卑微的人呢？你雖年幼，有治理人臣的風度，一定能發揚王道，救濟百姓。現在派太保、建安王陸馛，太尉源賀持符節奉上皇帝的玉璽絲帶，傳位給你。你可登上帝位，拓展宏大的基業，以光大祖宗的功績，使我悠閑地遵循正道，養神養性，不是很好嗎？”丁未，下詔説：“我繼承宏大的基業，正遇國運太平，淮河泰山一帶順從，四海安定。所以仰慕上古，心中想念淡泊。親身處理紛繁事務，就損傷養神的和氣；偶爾一時耽誤，政事就有遲滯的過失。不過兒子擁有天下，歸尊於父親；父親擁有天下，傳位給兒子。現在協和於神靈，考校衆人心理，於是命令儲君，登上大位。我將悠閑無爲，留心於浩瀚空間，社稷安寧，拓展基業，不也是很好的嗎？百官各部門，恭敬地侍奉嗣子，來報答天命。宣告天下，使大家都知道。”這時群臣上奏説：“從前三皇的時代，淡泊不求作爲，所以稱爲皇。因此漢高祖稱皇帝後，尊崇他的父親爲太上皇，表明不統御天下。現在皇帝年幼，事務大政，還應由陛下總攬。恭謹奉上尊號爲太上皇帝。”於是依從群臣上奏。己酉，太上皇帝遷

帝。”乃從之。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

居到崇光宫，以柞木做椽不加削斫，祇有土臺階。國家大事都讓他知道。

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崩於永安殿，上尊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雲中金陵。

承明元年，時年二十三歲，在永安殿逝世，群臣上尊謚號爲獻文皇帝，廟號爲顯祖，安葬在雲中的金陵。

史臣曰：聰睿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宫闈之變，將天意哉！

史臣曰：聰明通達而早熟，文武兼具能决斷，就是説的顯祖吧？所以能肅清沙漠原野，大力開拓南方疆域。然而很早懷有厭棄世俗的心意，終於導致宫廷的變故，難道是天意嗎！

魏書卷七(上)

帝紀第七(上)

高祖紀(上)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顯祖獻文皇帝之長子，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帝生而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淵裕仁孝，綽然有君人之表。顯祖尤愛異之。三年夏六月辛未，立爲皇太子。

高祖孝文皇帝，名元宏，是顯祖獻文皇帝的長子，母親是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出生在平城紫宮，神異的光照在室內，天地陰陽之氣聚合，諧和的氣象充塞其間。皇帝生來潔白，有異常的姿容，在懷抱中就很聰慧，長大後深遠寬宏，仁義孝順，綽然有統御民衆的風度。顯祖格外喜愛看重他。三年夏六月辛未，被立爲皇太子。

五年秋八月丙午，即皇帝位於太華前殿，大赦，改元延興元年。丁未，劉彧遣使朝貢。九月壬戌，詔在位及民庶直言極諫。有利民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壬午，青州高陽民封辯自號齊王，聚黨千餘人，州軍討滅之。高麗民奴久等相率來降，各賜田宅。

五年秋八月丙午，在太華前殿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延興元年。丁未，劉彧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九月壬戌，詔令在位官員和民衆直言進諫。有利於民衆益於治理，或損害政治傷害教化的，都盡心上奏。壬午，青州高陽平民封辯自稱齊王，聚集黨羽一千多人，州中軍隊討伐消滅了他。高麗人奴久等人相繼前來投降，各賜予田地住宅。

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户。庚寅，以征東大將軍、南安王楨爲假節、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鎮涼州。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樓堡，殺軍將。劉彧將垣崇祖率衆二萬自郁洲寇東兗州，屯于南城固。十有一月，刺史于洛侯討破之，崇祖還郁洲。妖賊司馬小君聚衆反於平陵，齊州刺史、

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的敕勒反叛。詔令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到了枹罕，消滅他們，斬首三萬多級；遷徙他們殘餘奔散的人到冀、定、相三州爲營户。庚寅，任命征東大將軍、南安王元楨爲假節、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鎮守涼州。朔方平民曹平原招集不法之徒，攻破石樓堡，殺死軍將。劉彧的將領垣崇祖率領二萬軍隊從郁洲侵犯東兗州，駐扎在南城固。十一月，刺史于洛侯討伐打敗了他，崇祖回到郁洲。寇賊司馬小君在平陵聚集部衆反叛，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伐擒獲了他。十二月乙西，封駙馬都尉穆亮爲趙郡

武昌王平原討擒之。十有二月乙酉，以駙馬都尉穆亮爲趙郡王。壬辰，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媯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復前濮陽王孔雀本封。辛丑，趙郡王穆亮徙封長樂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詔寧南將軍、交阯公韓拔等追滅之。大陽蠻酋桓誕率户内屬，拜征南將軍，封襄陽王。曲赦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至枹罕，北至凉州諸鎮。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劉彧。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於北郊，詔諸將討之。虜遁走。其别帥阿大干率千餘落來降。東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壬子，高麗國遣使朝貢。三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戊辰，以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萬安國爲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庚午，車駕耕於藉田。石城郡獲曹平原，送京師，斬之。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兖四州爲營户。

夏四月庚子，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菜果。辛亥，劉彧遣使朝貢。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浮游民間，行者仰以公文。是月，劉彧死，子昱僭立。五月丁巳，詔軍

王。壬辰，下詔訪求舜的後裔，找到了東萊百姓媯苟之，免除他家畢生的租税，以彰明盛德的永不磨滅。恢復從前濮陽王孔雀的本來封爵。辛丑，趙郡王穆亮遷封爲長樂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統萬鎮的胡人相繼背叛到北方。詔令寧南將軍、交阯公韓拔等人追擊消滅他們。大陽蠻人首領桓誕率領所屬歸附，任命他爲征南將軍，封襄陽王。赦免京城和黄河以西，南到秦嶺涇水，西到枹罕，北到凉州各鎮囚犯。詔令代理員外散騎常侍邢祐出使劉彧。二月乙巳，下詔説："尼父稟受最大聖人的資質，包含生而知之的器量，深究事物義理和人的本性，道德光照四海。近來淮河徐州没有歸順，祭祀場所不得宜，致使祭祀的典章停用，禮制規範毁滅，於是導致女巫和妖覡，濫祭不合禮數，殺害生靈敲鼓舞蹈，藝人放蕩胡鬧，這哪裏是尊崇神明敬仰聖道的做法？從今以後，如有人祭孔子廟，規定用酒和乾肉而已，不准許女人摻雜在裏面，以祈求非分的福禄。違犯的以違犯君命定罪。官府有事，自然依照常禮。祭祀用的牲畜食物，務必豐盛清潔。臨祭表示敬意，要具有肅穆的氣氛。執掌的官員，要鮮明地糾察不法行爲，使禁令一定施行。"蠕蠕侵犯邊境。太上皇帝停駐在北郊，詔令衆將討伐。敵寇逃走。他們的别部頭領阿大干率領一千多家前來投降。東部敕勒反叛投奔蠕蠕，太上皇帝追擊他們，到達石磧，没有趕上而返回。壬子，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三月，太上皇帝從北伐前綫回京。戊辰，任命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萬安國爲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庚午，皇帝耕種藉田。石城郡擒獲曹平原，送到京城，殺了他。連川敕勒圖謀反叛，遷徙配給青、徐、齊、兖四州爲營户。

夏四月庚子，詔令工商和各類藝人，都准許從事農業。各州郡督促民衆增種蔬菜瓜果。辛亥，劉彧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癸酉，詔令僧人不能離開寺院行游到民間，行游的人憑藉公文。這月，劉彧死，兒子劉昱僭越即位。五月丁巳，詔

警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六月，安州民遇水雹，丐租賑恤。丙申，詔曰："頃者州郡選貢，多不以實，碩人所以窮處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進，豈所謂旌賢樹德者也？今年貢舉，尤爲猥濫。自今所遣，皆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閏月壬子，蠕蠕寇敦煌，鎮將尉多侯擊走之。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戊午，行幸陰山。

令軍隊戒備給予印璽、符信，其次給予印紐。六月，安州民衆遭遇水災冰雹，免除租稅賑濟撫恤。丙申，下詔說："近來州郡選拔人才送京，不依實際才能，賢德的人因此而困窮地處於卑微地位，鄙陋的人因此而超越本分鑽營圖進，哪裏是表彰賢明樹立德行的做法？今年的士人貢舉，尤其雜濫。從今以後所遣送的，都要門第竭盡州郡的大族，才能在鄉里是最好的人選。"閏月壬子，蠕蠕侵犯敦煌，鎮將尉多侯攻打趕走他們。又侵犯晉昌，守將薛奴攻打趕走他們。戊午，皇帝前往陰山。

秋七月，光州民孫晏等聚黨千餘人叛，通劉昱，刺史叔孫璝討平之。辛丑，高麗國遣使朝貢。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八月丙辰，百濟國遣使奉表請師伐高麗。辛酉，地豆于、庫莫奚國遣使朝貢，昌亭國遣使獻蜀馬。河西費也頭反，薄骨律鎮將擊走之。九月辛巳，車駕還宮。戊申，統萬鎮將、河間王閭虎皮坐貪殘賜死。己酉，詔以州鎮十一水，丐民田租，開倉賑恤。又詔流迸之民，皆令還本，違者配徙邊鎮。

秋七月，光州平民孫晏等人聚集黨羽一千多人反叛，勾結劉昱，刺史叔孫璝討伐平定了他們。辛丑，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壬寅，詔令州郡縣各派遣二名才能足以應對的人，參加九月的講習武事活動，將親自詢問風尚習俗。八月丙辰，百濟國派遣使者送奏表請求出兵討伐高麗。辛酉，地豆于、庫莫奚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昌亭國派遣使者奉獻蜀馬。黄河以西費也頭反叛，薄骨律的鎮將出擊趕走了他們。九月辛巳，皇帝回宮。戊申，統萬鎮將、河間王閭虎皮因貪婪殘忍被賜令自殺。己酉，詔令因十一個州鎮發生水災，免除民衆的田租，開倉賑濟撫恤。又詔令流亡奔散的人，都得回歸原地，違犯的人發配遷到邊鎮。

冬十月，蠕蠕犯塞，及於五原。十有一月，太上皇帝親討之，將度漠襲擊。蠕蠕聞軍至，大懼，北走數千里。以窮寇遠遁，不可追，乃止。丁亥，封皇叔略爲廣川王。壬辰，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民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宫。

冬十月，蠕蠕侵犯邊境，到達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親自討伐，將要越過沙漠襲擊。蠕蠕聽説軍隊到來，大爲恐懼，向北跑了幾千里。因窮途敵寇遠逃，不能追擊，纔停止。丁亥，封皇叔元略爲廣川王。壬辰，分派使者巡視風尚習俗，詢問民間疾苦。皇帝每月到崇光宫朝見一次。

十有二月庚戌，詔曰："《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

十二月庚戌，下詔説："《尚書》説：'三年考察一次政績，三次考察後罷免昏庸官員，擢升賢明官員。'近年以來，官員因勞績擢升，没過多久而遷代，州牧郡守没有體恤民衆的心意，競相進行聚斂，送舊任迎新官，道路上相連結，不是穩定民心，增强治道的做法。從現在起温順仁愛清廉節儉、克己奉公的州牧郡守，可長久在其

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永爲彝準。”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民先配邊戍者皆免之。

三年春正月庚辰，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劉昱。丁亥，改崇光宮爲寧光宮。戊戌，太上皇帝還至雲中。是月，相州執送妖人桊永安於京師，斬之。詔赦其支黨。二月戊申，高麗、契丹國并遣使朝貢。癸丑，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内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戊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飲至策勛，告於宗廟。死王事者復其家。詔畿内民從役死事者，郡縣爲迎喪，給以葬費。甲戌，詔縣令能静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禄；能静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三月壬午，詔諸倉囷穀麥充積者，出賜貧民。

夏四月戊申，詔假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討吐谷渾拾寅。壬子，契丹國遣使朝貢。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户以供洒掃。六月甲子，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綱之惠。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貸之。"

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户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乙亥，行幸陰山。蠕蠕寇敦煌，鎮將樂洛生擊破之。事具《蠕蠕傳》。劉昱遣將寇緣淮諸鎮，徐州刺史、淮陽公尉

職位上。歲月長久有成績的，升位一級。如有貪婪殘忍不講道義、侵漁剥奪百姓的人，即使在位極短，一定加以罷免處罰。編著在律令中，永遠作爲準則。”詔令因代郡依例與豐沛相同，原先配給邊境戍守的代郡人都放免他們。

三年春正月庚辰，詔令員外散騎常侍崔演出使劉昱。丁亥，改崇光宮名稱爲寧光宮。戊戌，太上皇帝返回到雲中。這月，相州將妖賊桊永安捉住送到京城，殺了他。下詔赦免他的黨羽。二月戊申，高麗、契丹國一起遣使入朝貢奉。癸丑，詔令州牧郡守縣令，勤懇地統領百姓，不讓失去農時。同一區域之內，貧富互通有無。家中有多餘耕牛的，借給無牛的人，如果不遵循詔書，一族之內終身不能做官。郡守縣令不督促檢查，免除所任官職。戊午，太上皇帝從北伐前綫返回，聚飲記功，在宗廟祭告。爲國事而死的人免除他家租税。詔令京郊内民衆從征而死的，郡縣爲他迎喪，供給安葬費用。甲戌，詔令縣令能肅清一縣劫掠盜賊的，兼治兩個縣，并食其俸禄；能肅清兩個縣的，兼治三個縣，三年後升爲郡守。郡守能肅清兩個郡，上到三個郡，也如上例，三年後升爲刺史。三月壬午，詔令各囷積穀麥充足的糧倉，放糧賜給貧窮的人。

夏四月戊申，詔令代理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人討伐吐谷渾拾寅。壬子，契丹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詔令以孔子的二十八代孫魯郡的孔乘爲崇聖大夫，賜給十户以供給灑掃。六月甲子，下詔説："往年每縣召集良民二人，詢問郡守縣令的治理情況，好壞一起上告，據以進行賞罰。然而賞賜的没幾人，治罪的衆多。濫用法律傷害生靈，心中有所不忍。現在特施寬恕的恩情，使用解開網羅的惠政。所有爲民衆所列舉的人，特寬恕他們的罪過，都可放免。"

秋七月，詔令黄河以南六州的民衆，每户徵收一匹絹，一斤綿，三十石田租。乙亥，前往陰山。蠕蠕侵犯敦煌，鎮將樂洛生打敗了他們。事情記載在《蠕蠕傳》。劉昱派遣將領侵犯淮河沿綫各鎮，徐州刺史、淮陽公尉元出擊趕走了他

元擊走之。八月己酉，高麗、庫莫奚國并遣使朝獻。庚申，帝從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謝罪請降，許之。九月辛巳，車駕并還宫。乙亥，劉昱遣使朝貢。己亥，詔曰："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櫝葬埋之，不得曝露。"辛丑，詔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檢括户口。其有仍隱不出者，州、郡、縣、户主并論如律。庫莫奚國遣使朝獻。

冬十月，太上皇帝親將南討。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悉萬斤國遣使朝獻。武都王反，攻仇池。詔長孫觀仍回師討之。十有一月戊寅，詔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其有鰥寡孤獨貧不自存者，復其雜徭，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役；力田孝悌，才器有益於時，信義著於鄉閭者，具以名聞。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於懷州。所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十有二月庚戌，詔關外苑囿聽民樵采。壬子，蠕蠕犯邊，柔玄鎮二部敕勒叛應之。癸丑，沙門慧隱謀反，伏誅。

是歲，州鎮十一水旱，丐民田租，開倉賑恤。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吐谷渾部内羌民鍾豈渴干等二千三百户内附。

是年，妖人劉舉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斬之。

四年春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隴西王源賀以病辭位。辛巳，粟特國遣使朝獻。二月甲辰，太上皇帝至自南巡。辛亥，吐谷渾拾寅遣子費斗斤入侍，并獻方物。辛未，禁斷寒

們。八月己酉，高麗、庫莫奚國一起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庚申，皇帝跟隨太上皇帝前往黄河以西地區。拾寅認罪請求降附，准許了他。九月辛巳，皇帝和太上皇帝一起回宫。乙亥，劉昱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己亥，下詔說："從現在起京城和天下的囚犯，罪行没查清判決，在獄中死去而没有近親的人，公家給予衣被棺材埋葬他們，不能暴露在野外。"辛丑，詔令派遣使者十人巡視州郡，查核户口。有仍舊隱瞞而不登記的，州、郡、縣、户主一并依律令定罪。庫莫奚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冬十月，太上皇帝親自率領軍隊向南討伐。詔令州郡的民衆，十名男丁徵取一人以充行伍，每户收租五十石，以備足軍糧。悉萬斤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武都王反叛，進攻仇池。詔令長孫觀隨之回軍討伐他。十一月戊寅，下詔因黄河以南七州的刺史太守多不奉行法令，致使新建州郡民衆的心願不能反映上去，派遣使者觀察風俗考查獄情，能黜昏官擢升賢明的人。如有鰥寡孤獨貧窮不能養活自己的，免除他們的各項徭役，年紀八十歲以上的，一個兒子不服役；努力耕作孝順父兄，才能有益於時世，信義聞名於鄉里的人，都列名上報。癸巳，太上皇帝向南巡視，到達懷州。所經過之處詢問民衆疾苦，賜給老年人、孝悌力田者布帛。十二月庚戌，詔令關外的苑囿准許民衆打柴采集。壬子，蠕蠕侵犯邊境，柔玄鎮二部敕勒反叛響應他們。癸丑，僧人慧隱圖謀反叛，受死刑。

這一年，十一個州鎮發生水災旱災，免除民衆田租，開倉賑濟撫恤。相州民衆餓死的有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吐谷渾部落内羌族民衆鍾豈渴干等二千三百户歸附。

這一年，妖賊劉舉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逮捕殺了他。

四年春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隴西王源賀因疾病辭職。辛巳，粟特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二月甲辰，太上皇帝南巡返回。辛亥，吐谷渾拾寅派遣兒子費斗斤入朝侍奉，并奉獻地方產品。辛未，禁止寒食習俗。三月丁亥，詔令員

食。三月丁亥，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劉昱。高麗、吐谷渾、曹利諸國各遣使朝貢。

夏五月甲戌，蠕蠕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詔曰："朕應歷數開一之期，屬千載光熙之運，雖仰嚴誨，猶懼德化不寬，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凶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合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後，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今德被殊方，文軌將一，宥刑寬禁，不亦善乎?"闊悉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庚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己卯，曲赦仇池。癸巳，蠕蠕寇敦煌，鎮將尉多侯大破之。八月庚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戊申，大閱於北郊。九月，以劉昱内相攻戰，詔將軍元蘭等五將三萬騎及假東陽王丕為後繼，伐蜀漢。丙子，契丹、庫莫奚、地豆于諸國各遣使朝獻。

冬十月庚子，劉昱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附。戊寅，吐谷渾國遣使朝獻。是歲，州鎮十三大飢，丐民田租，開倉賑之。十有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句律城初叛軍者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鎮。斬者千餘人。

五年春二月庚子，高麗國遣使朝獻。癸丑，詔定考課，明黜陟。閏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獻。

夏四月丁丑，龜茲國遣使朝獻。癸未，詔天下賦調，縣專督集，牧守對檢送京師，違者免所居官。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五月丁酉，契丹、庫莫奚國各遣使獻名馬。丙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劉昱。丁未，幸武州山。辛酉，幸車輪山。六

外散騎常侍許赤虎出使劉昱。高麗、吐谷渾、曹利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五月甲戌，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乙卯，下詔說："我在年幼時受天命，遭遇千年難遇的光明時運，雖然接受嚴明的教誨，還是擔心德化不寬廣，以致有家族的誅殺。然而下等人凶惡狠戾，不顧惜親戚，一人做壞事，禍及全家。我作爲民衆父母，深爲憐憫哀傷。從今以後，不是圖謀反叛、大逆不道、干犯國紀、逃奔國外，罪惡祇在本人而已。現在德行遍布遠方，政令將要統一，赦免刑徒放寬禁令，不也是很好的嗎?"闊悉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庚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己卯，赦免仇池罪犯。癸巳，蠕蠕侵犯敦煌，鎮將尉多侯大敗他們。八月庚子，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戊申，在北郊大閱兵。九月，因劉昱内部互相攻打交戰，詔令將軍元蘭等五名將領率三萬騎兵以及假東陽王元丕爲後續部隊，征伐蜀漢。丙子，契丹、庫莫奚、地豆于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冬十月庚子，劉昱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一月，分派侍奉的臣屬巡視黄河以南七州，觀察風尚習俗，安撫慰問新歸附的人。戊寅，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這一年，十三個州鎮發生大饑荒，免除民衆的田租，開倉賑濟他們。十二月，詔令西征吐谷渾的兵士在句律城最初叛變軍隊的斬首，其次的分别發配柔玄、武川二鎮。斬首的有一千多人。

五年春二月庚子，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癸丑，詔令制定考核辦法，明確地加以罷黜擢升。閏月戊午，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四月丁丑，龜兹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癸未，詔令天下賦稅徵調，縣級專門督促收集，州牧郡守一同檢查後送到京城，違犯的免除所任職位。詔令禁止畜養老鷹鷂子，設立互相告發的制度。五月丁酉，契丹、庫莫奚國各派遣使者獻上名馬。丙午，詔令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出使劉昱。丁未，前往武州山。辛酉，前往車輪山。六

月庚午，禁殺牛馬。壬申，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

月庚午，禁止屠殺牛馬。壬申，赦免京城死罪囚徒，派遣去防備蠕蠕。

秋八月丁卯，高麗、吐谷渾、地豆于諸國遣使朝獻。九月癸卯，洛州人賈伯奴、豫州人田智度聚黨千餘人，伯奴稱恒農王，智度稱上洛王，夜攻洛州。州郡擊之，斬伯奴於緱氏，執智度送京師。

秋八月丁卯，高麗、吐谷渾、地豆于各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九月癸卯，洛州人賈伯奴、豫州人田智度聚集黨羽一千多人，伯奴號稱恒農王，智度號稱上洛王，夜晚攻打洛州。州郡攻打他們，在緱氏殺死伯奴，捉住智度送到京城。

冬十月，蠕蠕國遣使朝獻。太上皇帝大閱於北郊。十有二月丙寅，建昌王長樂改封安樂王。己丑，城陽王長壽薨。庚寅，劉昱遣使朝貢。

冬十月，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太上皇在北郊大閱兵。十二月丙寅，建昌王長樂改封號爲安樂王。己丑，城陽王長壽逝世。庚寅，劉昱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承明元年春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波斯諸國并遣使朝貢。是月，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坐事免官爵爲兵。

承明元年春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波斯各國一起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月，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因事獲罪免除官爵爲兵士。

夏五月，冀州武邑民宋伏龍聚衆，自稱南平王。郡縣捕斬之。蠕蠕國遣使朝貢。六月甲子，詔中外戒嚴，分京師見兵爲三等，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大司馬、大將軍、安城王萬安國坐矯詔殺神部長奚買奴於苑中，賜死。戊寅，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爲太尉；尚書左僕射、南平公目辰爲司徒，進封宜都王；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臨朝稱制。

夏五月，冀州武邑平民宋伏龍聚集部衆，自稱南平王。郡縣逮捕殺了他。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甲子，詔令京城内外嚴密戒備，分京城現有兵士爲三等，第一軍出動，派第一等兵，二等兵也如上述。辛未，太上皇帝逝世。壬申，大赦天下，改年號。大司馬、大將軍、安城王萬安國因假稱詔令在苑中殺死神部長奚買奴而獲罪，賜他自殺。戊寅，任命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爲太尉；尚書左僕射、南平公目辰爲司徒，升爵位爲宜都王；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尊崇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臨朝行使皇帝權力。

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貴人爲思皇后。以汝陰王天賜爲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麗、庫莫奚國并遣使朝貢。濮陽王孔雀有罪，賜死。八月甲子，詔曰："朕猥承前緒，纂戎洪烈，思隆先志，緝熙政道。群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諸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壬午，蠕蠕國遣使朝貢。甲申，以長安二蠶多死，丐民歲賦之半。九月丁亥，曲赦

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帝的母親李貴人爲思皇后。任命汝陰王天賜爲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麗、庫莫奚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濮陽王孔雀犯罪，賜他自殺。八月甲子，下詔説："我繼承前人業績，沿襲洪大根基，思慮隆盛先輩志向，推進政治。公卿大夫，各自盡你們的心意，匡正我的不足之處。所有便利民衆國家的事，都表陳上告。"壬午，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甲申，因長安二季蠶蟲多死，免除民衆每年户調的一半。九月丁亥，赦免京城罪犯。高麗、庫莫

京師。高麗、庫莫奚、契丹諸國并遣使朝獻。癸丑，宕昌、悉萬斤國并遣使朝貢。

奚、契丹各國一起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癸丑，宕昌、悉萬斤國一起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丁巳，起七寶永安行殿。乙丑，進征西大將軍、假東陽王元丕爵爲正王。己未，詔曰："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思闡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蔽之響，疇咨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辛未，輿駕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濟南公羅拔進爵爲王。十有一月，蠕蠕國遣使朝貢。戊子，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爲青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并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巳，修建七寶永安行殿。乙丑，升征西大將軍、假東海王元丕爵位爲正王。己未，下詔説："我繼承皇位，統御萬方，思慮弘揚遠古風範，光芒遍及百姓，使朝廷有不加忌諱的聲音，民間没有隱蔽自己的言辭，訪求帝王的業績，詢問到割草打柴之人。從今以後，衆位公卿大夫下到吏員民衆，准許各自上奏疏，直言規勸，不要有所隱諱。所有應辦的事，衹要有益於政事民衆，可以整肅風俗的，有關官員呈報上來。我將親自閲覽，和三公評論其適當與否，裁决後采用。"辛未，皇帝前往建明佛寺，大量寬恕有罪的人。濟南公羅拔升爵位爲王。十一月，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戊子，任命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爲青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都爲開府儀同三司。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朕夙承寶業，懼不堪荷，而天貺具臻，地瑞并應，風和氣晼，天人交協。豈朕冲昧所能致哉？實賴神祇七廟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祗感交切，宜因陽始，協典革元，其改今號爲太和元年。"辛亥，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之勸奬，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内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者，加以罪刑。"起太和、安昌二殿。己酉，秦州略陽民王元壽聚衆五千餘家，自號爲衝天王。雲中飢，開倉賑恤。二月丙寅，漢川民泉會、譚酉等相率内屬，處之并州。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破元壽，獲其妻子，送京師。癸未，高麗、契丹、庫莫奚國各遣使朝獻。三月庚子，徵征西大將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初一，下詔説："我早早地繼承寶貴的基業，擔心不足以承當，然而上天的賜予一起到來，地上的祥瑞同時出現，風和氣柔，天人諧和。這哪裏是我幼稚愚昧所導致的呢？實在是仰賴神明七廟降福的佐助。現在三陽開泰，敬奉心意迫切，應該藉春暖之初，協和典章改變年號，現改當今年號爲太和元年。"辛亥，下詔説："現在治理民衆的官員，和我共同治理天下。應該减輕徭役，先加以督促奬勵，觀察水陸地形，致力發揮土地生産能力，使農夫分布於外，種桑的婦女在家勤懇。如果輕意徵發，以致剥奪民衆時節，以擅自侵犯定罪。民衆有不順從官長教化，懶於從事農桑的，加以定罪處罰。"修建太和、安昌二殿。己酉，秦州略陽平民王元壽聚集部衆五千多家，自稱爲衝天王。雲中發生饑荒，開倉賑濟撫恤。二月丙寅，漢川民衆泉會、譚酉等人相繼歸附，安置在并州。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擊敗元壽，擒獲了他的妻子兒女，送到京城。癸未，高麗、契丹、庫莫奚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三月庚子，徵召

軍、雍州刺史、東陽王丕爲司徒。丙午，詔曰："朕政治多闕，災眚屢興。去年牛疫，死傷太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

夏四月丙寅，蠕蠕國遣使朝貢。丁卯，幸白登山。壬申，幸崞山。樂安王良薨。詔復前東郡王陸定國官爵。五月乙酉，車駕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蠕蠕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壬辰，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京兆王子推薨。庚子，定三等死刑。己酉，太和、安昌二殿成。起朱明、思賢門。是月，劉昱死，弟準僭立。八月壬子，大赦天下。丙子，詔曰："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若階藉元勛、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戊寅，劉準遣使朝貢。九月癸未，蠕蠕國遣使朝貢。乙酉，詔群臣定律令於太華殿。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庚子，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淵池。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

冬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於太華殿，賜以衣服。是月，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又詔七十已上一子不從役。龜兹國遣使朝獻。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襲陷仇池。丙子，誅徐州刺史李訢。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貢。十有一月癸未，詔征西將軍、廣川公皮懽喜，鎮西將軍梁醜奴，平西將軍楊靈珍等率衆四萬討楊鼠。乙酉，吐谷渾國遣

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東陽王元丕爲司徒。丙午，下詔説："我政事多有闕失，災害屢次發生。去年耕牛瘟疫，死傷一大半，耕墾的功用，將有虧損。現在春耕已開始，人們需要從事職業。現命令各地督促農耕，有牛的家庭勤奮兩倍於平常年份，無牛的家庭爲人勞動兩倍於其他年份。規定一人耕田四十畝，未成丁的男子二十畝。不要使人有多餘的力量，地有没發揮的能力。"庫莫奚、契丹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四月丙寅，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丁卯，前往白登山。壬申，前往崞山。樂安王元良逝世。下詔恢復前東郡王陸定國的官職爵位。五月乙酉，皇帝在武州山祈求降雨，不久及時雨密集落下。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壬辰，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京兆王子推逝世。庚子，規定三等死刑。己酉，太和、安昌二殿修成。修建朱明、思賢門。這個月，劉昱死去，弟弟劉準僭越即位。八月壬子，大赦天下。丙子，下詔説："工商奴隸，各有本分，而有關官員放縱雜濫，有人混進清高的士大夫中。從今以後凡户内有從事工匠僕役的人，衹能做到本部的丞官，丞以下的按次序授任。至於官階憑藉特殊功勛、以勞績安定國家的人不依照這個制度。"戊寅，劉準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九月癸未，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乙酉，詔令群臣在太華殿制定律令。辛卯，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子，在北苑修建永樂遊觀殿，挖鑿神淵池。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癸酉，在太華殿設宴款待京城地區七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他們衣服。這月，庫莫奚、契丹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又詔令七十歲以上者一個兒子可不服勞役。龜兹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劉準的葭蘆戍守頭領楊文度派遣弟弟楊鼠偷襲攻下仇池。丙子，誅殺徐州刺史李訢。庫莫奚、契丹國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一月癸未，詔令征西將軍、廣川公皮懽喜，鎮西將軍梁醜奴，平西將軍楊靈珍等人率領部衆四萬人討伐楊鼠。乙酉，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

使朝獻。丁亥，懷州民伊祁苟初自稱堯後應王，聚衆於重山。洛州刺史馮熙討滅之。閏月，懽喜等軍到建安，楊鼠棄城南走。癸亥，粟提婆國遣使朝獻。庚子，詔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劉準。十有二月壬寅，懽喜攻陷葭蘆，斬文度，傳首京師。甲辰，員闊、吐谷渾國并遣使朝貢。丁未，詔以州郡八水旱蝗，民飢，開倉賑恤。以安定王休爲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馮熙第二子始興爲北平王。戊午，吐谷渾遣使朝獻。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宫人賜貧民無妻者。戊戌，蠕蠕國遣使朝獻。癸卯，車駕還宫。三月丙子，以河南公梁彌機爲宕昌王。

夏四月甲申，幸崞山。丁亥，還宫。己丑，劉準遣使朝貢。京師旱。甲辰，祈天災於北苑，親自禮焉。減膳，避正殿。丙午，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五月，詔曰："婚娉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乃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别。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以違制論。"六月己丑，幸鹿野苑。庚子，皇叔若薨。

秋七月戊辰，龜兹國遣使獻名駝七十頭。劉準遣將寇仇池，陰平太守楊廣香擊走之。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問民疾苦。丙戌，詔罷諸州禽獸之貢。丁亥，勿吉國遣使朝獻。九月丙辰，曲赦京師。龜兹國遣使獻大

亥，懷州平民伊祁苟初自稱是堯的後代應爲帝王，在重山聚集部衆。洛州刺史馮熙討伐消滅了他。閏月，懽喜等人的軍隊到達建安，楊鼠放棄城池向南逃跑。癸亥，粟提婆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庚子，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出使劉準。十二月壬寅，懽喜攻下葭蘆，殺死文度，傳送首級到京城。甲辰，員闊、吐谷渾國一起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丁未，詔令因八個州郡發生水旱蝗災，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任命安定王元休爲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馮熙的第二個兒子始興爲北平王。戊午，吐谷渾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二月丁亥，前往代郡的温泉。所過之處詢問民衆疾苦，將宫女賜給没有妻子的貧窮民衆。戊戌，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癸卯，皇帝回宫。三月丙子，封河南公梁彌機爲宕昌王。

夏四月甲申，前往崞山。丁亥，回宫。己丑，劉準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京城發生旱災。甲辰，因天災而祈禱於北苑，親自行禮。減少膳食，不住正殿。丙午，及時雨濃密落下。赦免京城罪犯。五月，下詔説："婚姻聘禮超過禮制，嫁娶就有失去時機的弊端；厚葬送終，活人就有浪費的痛苦。聖明的君王知道事理如此，所以申明禮儀等級，以法律禁令加以約束。近來，民衆逐漸以奢侈相尚，婚姻喪葬超越法度，致使貧富攀比高下，貴賤没有分别。此外皇族貴戚和官吏百姓家庭，不考慮門第，下和不同類的人婚配。先帝親自頒發英明的詔書，制定條例禁令，然而百姓習於常情，仍不改正。我遵循過去的典章，恭敬地查考先朝制度，編著在律令中，永久爲準則。違犯的人以違背君命定罪。"六月己丑，前往鹿野苑。庚子，皇叔元若逝世。

秋七月戊辰，龜兹國派遣使者奉獻名貴駱駝七十頭。劉準派遣將領侵犯仇池，陰平太守楊廣香出擊趕走了他們。八月，分派使者考察郡守縣令，詢問民衆疾苦。丙戌，詔令罷除各州禽獸方面的進貢。丁亥，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九月丙辰，赦免京城罪犯。龜兹國派遣使者奉獻很

馬、名駝、珍寶甚衆。

冬十月壬辰，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羲使於劉準。十有一月庚戌，詔曰："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奸納賂，背公緣私，致令賊盗并興，侵劫兹甚，奸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己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十有二月癸巳，誅南郡王李惠。

是歲，州鎮二十餘水旱，民飢，開倉賑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成。庚申，詔罷行察官。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温泉，問民疾苦，鰥貧者以宫女妻之。己亥，還宫。壬寅，乾象六合殿成。三月甲辰，曲赦京師。戊午，吐谷渾、高麗國各遣使朝獻。

夏四月壬申，劉準遣使朝獻。癸未，樂良王樂平薨。辛卯，蠕蠕國遣使朝獻。丙申，幸崞山。己亥，還宫。庚子，淮陽公尉元進爵爲王。吐谷渾國遣使獻氂牛五十頭。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賜死。五月丁巳，帝祈雨於北苑，閉陽門，是日澍雨大洽。辛酉，詔曰："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冲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匹。"六月辛未，以雍州民飢，開倉賑恤。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山。

秋七月壬寅，詔宫人年老及疾病

多大馬、名貴駱駝、珍珠寶玉。

冬十月壬辰，詔令員外散騎常侍鄭羲出使劉準。十一月庚戌，下詔說："在朝廷公布爵位，有功的人必定受賞賜的羈縻；在街市公布刑罰，有罪的人必定遭遇懲處。這是古今的固定典章，治理的根本綱要。各州的刺史，是治理民衆的官員，最近以來，竟然各自怠慢，縱容奸詐收受賄賂，背棄公事而圖私利，致使賊盗一起出現，侵犯劫掠盛行，爲非作歹的人和事時常讓我聽到。我繼承太平的國運，遇上千載難逢的時期，思慮光大祖傳大業，改革各項事務；也希望重臣百官宣揚德行恩惠，來輔助我共同成就這一美事。希望各自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制，思考罪責改正過失，使我無愧於祖宗，百姓在當代受到恩德。有關官員明確制定條例禁令，以如我的心意。"十二月癸巳，誅殺南郡王李惠。

這一年，二十多個州鎮發生水災旱災，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建成。庚申，下詔罷除行察官。二月辛巳，皇帝、太皇太后前往代郡的温泉，詢問民衆疾苦，無妻貧窮的人將宫女嫁給他。己亥，回宫。壬寅，乾象六合殿建成。三月甲辰，赦免京城罪犯。戊午，吐谷渾、高麗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四月壬申，劉準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癸未，樂良王樂平逝世。辛卯，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申，前往崞山。己亥，回宫。庚子，淮陽公尉元升爵位爲王。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奉獻牦牛五十頭。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犯罪，賜他自殺。五月丁巳，皇帝在北苑求雨，關閉陽門，這天及時雨濃密落下。辛酉，下詔說："從前四代贍養老人，訪問治道求取建議。我雖年幼蒙昧，時常向往這件美事。現在賞賜國老每人衣服一套，綿五斤，絹布各五匹。"六月辛未，因雍州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在方山修建文石室、靈泉殿。

秋七月壬寅，詔令宫女年老和有疾病的，放

者，免之。八月壬申，詔群臣直言盡規，靡有所隱。乙亥，幸方山，起思遠佛寺。丁丑，還宮。九月壬子，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爲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趙郡公陳建爲司徒，進爵魏郡王；侍中、尚書、河南公苟頽爲司空，進爵河東王；侍中、尚書、太原公王叡進爵中山王；侍中、尚書、隴東公張祐進爵新平王。己未，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徵詣京師，賜死。庚申，隴西王源賀薨。高麗、吐谷渾、地豆于、契丹、庫莫奚、龜兹諸國各遣使朝獻。

免她們。八月壬申，詔令群臣直言規勸，不要有所隱諱。乙亥，前往方山，修建思遠佛寺。丁丑，回宮。九月壬子，任命侍中、司徒、東陽王元丕爲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趙郡公陳建爲司徒，升爵位爲魏郡王；侍中、尚書、河南公苟頽爲司空，升爵位爲河東王；侍中、尚書、太原公王叡升爵位爲中山王；侍中、尚書、隴東公張祐升爵位爲新平王。己未，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犯罪，徵召他到京城，賜令自殺。庚申，隴西王源賀逝世。高麗、吐谷渾、地豆于、契丹、庫莫奚、龜兹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冬十月己巳朔，大赦天下。十有一月癸卯，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癸丑，進假梁郡公元嘉爵爲假王，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琛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壽春。蠕蠕率騎十餘萬南寇，至塞而還。十有二月，粟特、州逸、河龔、疊伏羅、員闊、悉萬斤諸國各遣使朝貢。

冬十月己巳初一，大赦天下。十一月癸卯，賞賜京城貧苦窮困、老年、患病不能養活自己的人衣服布帛多少不等。癸丑，升假梁郡公元嘉的爵位爲假王，統領二位將領出兵到淮陰；隴西公元琛率三位將領出兵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率三位將領出兵壽春。蠕蠕率領十多萬騎兵向南進犯，到達邊境而還。十二月，粟特、州逸、河龔、疊伏羅、員闊、悉萬斤各國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是年，島夷蕭道成廢其主劉準而僭立，自號曰齊。

這年，島夷蕭道成廢黜他的君主劉準而僭越登位，自稱爲齊國。

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洮陽羌叛，枹罕鎮將討平之。隴西公元琛等攻克蕭道成馬頭戍。乙卯，廣川王略薨。雍州氐齊男王反，殺美陽令，州郡捕斬之。丁巳，罷畜鷹鷂之所，以其地爲報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韓頽有罪，削爵徙邊。蕭道成徐州刺史崔文仲寇淮北，陷茬眉戍。二月，遣尚書游明根率騎二千南討。癸巳，詔曰："朕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昧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生，膏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飢乏，朕甚懼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

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建成。洮陽羌人反叛，枹罕鎮將討伐平定了他們。隴西公元琛等人攻下蕭道成的馬頭戍。乙卯，廣川王元略逝世。雍州氐人齊男王反叛，殺死美陽令，州郡捕獲殺了他。丁巳，廢除畜養老鷹鷂子的場所，以那片地建造報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韓頽犯罪，削去爵位遷往邊境。蕭道成的徐州刺史崔文仲侵犯淮水以北，攻下茬眉戍。二月，派遣尚書游明根率領二千騎兵向南征討。癸巳，下詔說："我繼承國家功業，統御海內，黎明即起，勤奮治國，如同脚踩薄冰。現在春耕將要開始，衆物萌發，萬物滋生，透雨不降，年成一不豐收，百姓飢餓貧乏，我十分畏懼。現命令天下，祭祀山川衆神和能布雲施雨的精靈，修繕祠堂，獻上牲畜玉璧。民衆有疾苦，各地撫恤慰問。"

疾苦，所在存問。”三月丙午，詔車騎大將軍馮熙督衆迎還假梁郡王嘉等諸軍。乙卯，蠕蠕國遣使朝貢。

四月己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决遣，以赴耕耘之業。”辛巳，幸白登山。甲申，賜天下貧人一户之内無雜財穀帛者廪一年。五月丙申朔，幸火山。壬寅，還宫。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以紬綾絹布百萬匹及南伐所俘賜王公已下。

秋七月辛亥，行幸火山。壬子，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不傜役。悉萬斤國遣使朝貢。閏月丁亥，幸虎圈，親録囚徒，輕者皆免之。壬辰，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蕭道成角城戍主請舉城内屬。八月丁酉，詔徐州刺史、假梁郡王嘉赴接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三將出朐城，將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連口，將軍封匹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甲辰，幸方山。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還宫。乙卯，詔諸州置冰室。蕭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率衆寇武興，關城氐帥楊鼠擊破之，叔保還南鄭。九月，蕭道成汝南太守常元真、龍驤將軍胡青苟率户内屬。乙亥，思義殿成。壬午，東明觀成。戊子，詔曰：“隆寒雪降，諸在徽纆及轉輪在都或有凍餒，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飢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

三月丙午，詔令車騎大將軍馮熙統領軍隊迎回假梁郡王元嘉等各軍。乙卯，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四月己卯，前往廷尉、籍坊二處監獄，接見囚犯。下詔說：“廷尉，是天下的公平所在，是與民衆性命相連的。我得以慎用刑法，依賴着獄官的稱職。一個農夫不耕作，恐怕有人受飢餓；一個婦女不紡織，恐怕有人受寒凍。現在是農時的關鍵月份，百姓盡力的日子，然而愚蠢的人陷入罪惡的很多。應該依輕重判决遣送，以投入耕耘的事業。”辛巳，前往白登山。甲申，賜予天下一户之内没有各種財産穀帛的貧民一年的口糧。五月丙申初一，前往火山。壬寅，回宫。六月丁卯，因及時雨密集落下，赦免京城罪犯。將一百萬匹絲綢絹布和南伐所俘獲的奴婢賞賜給王公以下官員。

秋七月辛亥，前往火山。壬子，改建東明觀。詔令召集京城老人，賜予錦緞、衣服、几杖、稻米、蜂蜜、麵粉，免除家人不服傜役。悉萬斤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閏月丁亥，前往虎圈，親自審訊囚徒，罪輕的都放了。壬辰，頓丘王李鍾葵犯罪，賜他自殺。蕭道成的角城戍守頭領請求獻出城池歸附。八月丁酉，詔令徐州刺史、假梁郡王元嘉前去接應他。又派遣平南將軍郎大檀三位將領出兵到朐城，將軍白吐頭二位將領出兵到海西，將軍元泰二位將領出兵到連口，將軍封匹三位將領出兵到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兵到下蔡。甲辰，前往方山。戊申，前往武州山石窟寺。庚戌，回宫。乙卯，詔令各州設置藏冰處。蕭道成的梁州刺史崔慧景派遣長史裴叔保率領部衆侵犯武興，關城氐人頭領楊鼠打敗了他，叔保回到南鄭。九月，蕭道成的汝南太守常元真、龍驤將軍胡青苟率領民衆歸附。乙亥，思義殿建成。壬午，東明觀建成。戊子，下詔說：“隆冬天寒大雪降落，所有囚徒以及在都城轉運的人有的受凍挨餓，我十分憐憫。可派遣侍臣前往廷尉獄和有囚徒的地方，巡視考察，飢寒的人賜給衣食，戴刑具的以輕便的鎖代替。”假梁郡王元嘉在朐山打敗蕭道成的將領盧紹之、

代以輕鎖。”假梁郡王嘉破蕭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於朐山，其下蔡戍主棄城遁走。

玄元度，蕭道成的下蔡戍守頭領放棄城池逃跑。

冬十月丁未，詔昌黎王馮熙爲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東出鍾離。蘭陵民桓富殺其縣令，與昌慮桓和北連太山群盜張和顔等，聚黨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爲主。詔淮陽王尉元等討之。

冬十月丁未，詔令昌黎王馮熙擔任西道都督，和征南將軍桓誕出兵到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從下蔡向東出兵到鍾離。蘭陵民衆桓富殺死他們的縣令，和昌慮人桓和向北聯絡太山盜賊張和顔等人，聚集黨羽據守五固，推舉司馬朗之爲頭領。詔令淮陽王尉元等人討伐他們。

是歲，詔以州鎮十八水旱，民飢，開倉賑恤。

這一年，詔令因十八個州鎮發生水災旱災，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

五年春正月己卯，車駕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免宫人年老者還其所親。丁酉，車駕幸信都，存問如中山。癸卯，還中山。己酉，講武于唐水之陽。庚戌，車駕還都。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南征諸將擊破蕭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三萬餘口送京師。三月辛酉朔，車駕幸肆州。癸亥，講武于雲水之陽。所經，考察守宰，加以黜陟。己巳，車駕還宫。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説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且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

五年春正月己卯，皇帝往南巡視。丁亥，到達中山。親自會見老年人，詢問民衆疾苦。二月辛卯初一，大赦天下。賞賜孝順父兄努力耕作、孤兒貧窮不能生活的人穀帛多少不等；年老的宫女放回交給親屬。丁酉，皇帝前往信都，撫恤慰問如在中山。癸卯，回到中山。己酉，在唐水的北面習武。庚戌，皇帝回都城。僧人法秀圖謀反叛，受死刑。南征衆將領在淮陽打敗蕭道成的游擊將軍桓康。道成的豫州刺史垣崇祖侵犯下蔡，昌黎王馮熙打敗了他。假梁郡王元嘉大敗道成的將領，俘虜三萬多人送到京城。三月辛酉初一，皇帝前往肆州。癸亥，在雲水的北面習武。所經過的地方，考察郡守縣令，加以罷黜擢升。己巳，皇帝回宫。下詔説：“法秀妖邪奸詐擾亂常規，荒誕地陳説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多人，招集奴隸，陰謀犯上作亂，有關官員判决爲族誅，的確合乎刑法。不過憐憫愚蠢的人衆多生命，還是心中不忍。凡誅五族的，降爲同祖父的人；誅三族的，降爲一族；誅全家的，祇誅本人。”

夏四月己亥，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於山上，立碑於石室之庭，又銘太皇太后終制于金册，又起鑒玄殿。壬子，以南俘萬餘口班賜群臣。甲寅，詔曰：“時雨不沾，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敕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任城

夏四月己亥，前往方山。在山上修建永固石室，在石室的庭院中樹立石碑，又在金策上銘刻太皇太后的喪葬文告，又修建鑒玄殿。壬子，將在南方俘虜的一萬多人分發賞賜給群臣。甲寅，下詔説：“雨水不沾潤，春苗枯萎。凡有骸骨的地方，都下令埋葬，不要使它們暴露在外。有神祇的地方，都可以禱告祈求。”任城王元雲逝

王雲薨。五月庚申朔，詔曰："乃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時要月，民須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壬戌，鄧至國遣使朝貢。庚午，青州主簿崔次恩聚衆謀叛，州軍擊之，次恩走郁洲。六月甲辰，中山王叡薨。戊午，封皇叔簡爲齊郡王，猛爲安豐王。

秋七月甲子，蕭道成遣使朝貢。辛酉，蠕蠕别帥他稽率衆内附。甲戌，班乞養雜户及户籍之制五條。九月庚子，閲武於南郊，大饗群臣。蕭道成使車僧朗以班在劉準使殷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劉準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中。詔誅奉君等。乙亥，封昌黎王馮熙世子誕爲南平王。兖州斬司馬朗之，傳首京師。

冬十月癸卯，蠕蠕國遣使朝貢。十有二月癸巳，詔以州鎮十二民飢，開倉賑恤。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二月辛卯，詔曰："靈丘郡土既褊塉，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瘁，可復民租調十五年。"癸巳，白蘭王吐谷渾翼世以誣罔伏誅。乙未，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戊申，地豆于國遣使朝貢。癸丑，賜王公已下清勤著稱者穀帛有差。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壬午，幸方山。是月，蕭道成死，子賾僭立。

世。五月庚申初一，下詔説："近來邊境軍隊屢次出動，勞役没有停息，百姓因之輕意陷入刑網，訴訟頻繁興起，士農工商失去常業，我時常想到，心中傷悲。農時關鍵月份，民衆需要盡力，現命令天下，不要使獄中有久留的囚徒。"壬戌，鄧至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午，青州主簿崔次恩聚集部衆陰謀反叛，州中軍隊攻打他，次恩逃到郁洲。六月甲辰，中山王元叡逝世。戊午，封皇叔元簡爲齊郡王，元猛爲安豐王。

秋七月甲子，蕭道成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辛酉，蠕蠕别部頭領他稽率領部衆歸附。甲戌，頒布乞養雜户和户籍制度五條。九月庚子，在南郊閲兵，大宴群臣。蕭道成的使者車僧朗以位次在劉準的使者殷靈誕的後面，推辭不入席。從劉準處投降的人解奉君，在宴會中砍死僧朗。詔令誅殺解奉君等人。乙亥，封昌黎王馮熙的世子馮誕爲南平王。兖州斬殺司馬朗之，傳送首級到京城。

冬十月癸卯，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二月癸巳，詔令因十二個州鎮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二月辛卯，下詔説："靈丘郡既土地狹窄貧瘠，又處在各州的要道上，公私經過，供給費用衆多，往年巡視，見當地勞累困苦，可免除民衆十五年的租調。"癸巳，白蘭王吐谷渾翼世因誣陷受死刑。乙未，下詔説："蕭道成在長江淮水作亂，戰旗頻繁高舉，七州的民衆有征伐運輸的辛勞，深深地違背減輕徭役的義理，我十分憐憫他們。現免除他們三年的租調。"戊申，地豆于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癸丑，賜予王公以下以清廉勤懇著稱的人穀帛多少不等。三月庚辰，前往虎圈，下詔説："虎狼凶猛殘暴，吃肉害生，捕捉的時候，每每多有傷害，既没多少益處，損失耗費也很多，從現在起不再捕捉進貢。"辛巳，前往武州山的石窟寺，賜給貧窮年老者衣服。壬午，前往方山。這月，蕭道成死去，兒子蕭賾僭越即位。

夏四月甲辰，賜畿内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六月，蠕蠕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民租賦，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山澤之禁。九月辛酉，以氐楊後起爲武都王。

冬十有一月乙卯，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有二月丁亥，詔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蠲兹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有缺焉。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丁卯，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户運倉粟二十石，送瑕丘、琅邪，復租算一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飢，詔郡縣爲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

夏四月庚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壬寅，車駕還宫。閏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天下。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六月，定州上言，爲粥給飢人，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

秋七月丁丑，帝、太皇太后幸神淵池。甲申，幸方山。詔假員外散騎

夏四月甲辰，賜給京郊内鰥寡孤獨不能養活自己者粟帛多少不等。六月，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調發州郡五萬人修治靈丘道。八月癸未初一，分派大使，巡視天下遭水災的地方，免除民衆的租賦，貧困不能養活自己的，賜給粟帛。庚子，解除關於山澤的禁令。九月辛酉，封氐族人楊後起爲武都王。

冬十一月乙卯，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二月丁亥，下詔説："我以微薄的德行，政事有欠平和，不能上合天象，除去六氣不和。已經過去的秋天裏陰雨連綿，洪水成災，百姓哀號，我因此嗟嘆憐憫，所以派遣使者巡視各地賑濟撫恤。然而州牧郡守不思考便利民衆的道理，意欲向民衆徵斂。愛獸毛而反穿皮襖，是毫無意義的。現在督促而未收進和即將到來的租賦，全部免除。有關官員要盡力督促耕種，以争取來年的豐收，滿足我的心意。"

七年春正月庚申，下詔説："我時常想要知道百姓的疾苦，以多行寬大的政策，然而明智不足以觀察遠方，實在有闕失之處。所以向州郡使者、秀才孝廉、上計掾詳細詢問郡守縣令苛刻暴虐的情形，而回答多不真實，極其違背我虚心訪求的意圖。應該判處以死刑，表明欺罔君主必定誅殺。然而心中還是不忍，可恕免他們的罪過准許返回。申令布告天下，使大家知道今後違犯不再寬恕。"丁卯，詔令青、齊、光、東徐四州的民衆，每户運到糧倉的穀粟二十石，送到瑕丘、琅邪，免除一年的租調。三月甲戌，因冀定二州民衆飢餓，詔令郡縣煮稀粥在路上供給他們，又解除關口渡口的禁令，任憑他們來往。

夏四月庚子，前往崞山，賜予所經過地區鰥寡不能養活自己者衣服粟帛。壬寅，皇帝回宫。閏月癸丑，皇子出生，大赦天下。五月戊寅初一，前往武州山石窟佛寺。六月，定州上奏，煮米粥供給飢民，得以活命的有九十四萬七千多人。

秋七月丁丑，皇帝、太皇太后前往神淵池。甲申，前往方山。詔令代理員外散騎常侍李彪、

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蕭賾。濟南王羅拔改封趙郡王。九月壬寅，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於案文審獄，思聞己過。自今群官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俾朕之過，彰於遠近。"冀州上言，爲粥給飢民，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十有一月辛丑，蕭賾遣使朝貢。十有二月癸丑，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絶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兹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絶之，有犯以不道論。"庚午，開林慮山禁，與民共之。詔以州鎮十三民飢，開倉賑恤。

八年春正月，詔隴西公元琛、尚書陸叡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二月，蠕蠕國遣使朝獻。

夏四月甲寅，幸方山。戊午，車駕還宫。庚申，行幸旋鴻池，遂幸崞山。丁卯，還宫。五月己卯，詔賑賜河南七州戍兵。甲申，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蕭賾。六月丁卯，詔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周禮》有食禄之典，二漢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晋，莫不聿稽往憲，以經綸治道。自中原喪亂，兹制中絶，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鑒四方，求民之瘼，夙興昧旦，至於憂勤。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禄。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户增調三匹、二斛九斗穀，以爲官司之禄。均預調爲二匹之賦，

員外郎蘭英出使蕭賾。濟南王羅拔改封爵爲趙郡王。九月壬寅，下詔説："我繼承祖宗基業，日夜謹慎，但是處理政事的時候，還擔心不周到，至於依條文審獄訟，想要聽到自己的過失。從現在起群官奏告事情，應當陳述可以改進的地方，不要有絲毫的當面順從，使我的過失，遠近明白。"冀州上奏，煮米粥供給飢民，得以活命的有七十五萬一千七百多人。

冬十月戊午，皇信堂建成。十一月辛丑，蕭賾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二月癸丑，下詔説："淳厚的風尚實行於上古，禮樂的教化使用於近代。所以夏朝殷朝不避嫌一族之内的婚姻，周朝纔斷絶同姓的嫁娶。這都是教化隨時代而設立，政治因事情而改變。皇運初具根基，中原還未統一，治亂世理國政，整日没有一點空閑，古代風俗的殘餘，没有來得及改變，後來就加以因循，到今日没有變化。我遇上百年難逢的時期，處在仁道的政治之後，思慮改變没加文飾的舊習，昭示新法。從現在起一律禁絶同姓嫁娶，有違犯者以不合人道定罪。"庚午，放開對林慮山山林的禁令，和民衆共有。詔令因十三個州鎮的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

八年春正月，詔令隴西公元琛、尚書陸叡爲東西二道大使，褒獎好人懲罰壞人。二月，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四月甲寅，前往方山。戊午，皇帝回宫。庚申，前往旋鴻池，於是到崞山。丁卯，回宫。五月己卯，詔令賑濟賞賜黄河以南七州戍守的兵士。甲申，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出使蕭賾。六月丁卯，下詔説："設置官員分發俸禄，實行得很早。《周禮》有廪食俸禄的法典，兩漢制定接受俸禄的品級。直到魏晋，無不考證以往典章，來處理政事。自從中原死喪禍亂，這一制度中斷，先朝因循，没有來得及改變。我長久考察各地，尋找民衆的疾苦，天剛亮就起來，至於憂慮勤懇。所以遵循舊典章，開始頒發俸禄。罷除商人，以減省民衆事務。每户增調三匹絹、二斛九斗穀，作爲官府的俸禄。都預先徵調二匹的賦税，即作商業用途。雖然有一時的麻

即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戊辰，武州水泛濫，壞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

八月甲辰，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采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虚己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内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禄，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九月甲午，蕭賾遣使朝貢。戊戌，詔曰：“俸制已立，宜時班行。其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於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

冬十月，高麗國遣使朝貢。蕭賾雙城戍主王繼宗内屬。十有一月乙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蕭賾。十有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飢，遣使者循行，問所疾苦，開倉賑恤。

九年春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

煩，終究有長久安逸的益處。俸禄實行之後，贓物滿一匹的處死。變法改制，應該重新開始，現大赦天下，與百姓一道除舊布新。”戊辰，武州洪水泛濫，冲壞民衆住宅。

秋七月乙未，前往方山的石窟寺。

八月甲辰，下詔説：“帝王事業至爲重要，不廣泛詢問不能達到太平盛世；王室事務至爲繁雜，不多方采納不能建立功績。先代君王知道事實如此，所以虚懷尋找過失，明智寬恕而思考罪過。因此諫鼓設置在堯的時代，謗木豎在舜的朝廷，由此而能耳目四通八達，各項事情都能成功。我繼承衆多聖人的宏大基業，遇上千載難逢的昌盛國運，時常施予遠古之風，效法前代規範。承明的初年，頒布内外官員，准許人們各自盡力規勸，來補正我的不足。旨意雖然宣布，但讓我稱心如意的少。所以改變現時法度，遠遵古代典章，制定頒發俸禄，修改刑律。寬恕和威猛未能允當，有人有不同的議論，想要進言的没有途徑表達心情，尋求規勸的没有條件陳述意見，所以使上面的明智不够周備，下面的意見被堵塞。現在規定百官公卿，工商吏民，各自陳述應辦的事。無論是利於民衆有益於政治，還是損傷教化妨礙政事，都直言盡力規勸，不要有所隱諱，務必使言辭不煩瑣華麗，道理簡約真實。我將親自閲覽，來瞭解世間事務的要點，使談論的人没有罪過，聽到的人足以作爲借鑒。”九月甲午，蕭賾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戊戌，下詔説：“俸禄制度已經定立，應及時頒布實行。現以十月爲開始，每個季度領取一次。”於是内外百官，禀受俸禄多少不等。

冬十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蕭賾的雙城戍守頭領王繼宗歸附。十一月乙未，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出使蕭賾。十二月，詔令因十五個州鎮發生水災旱災，民衆飢餓，派遣使者巡視，詢問他們的疾苦，開倉賑濟撫恤。

九年春正月戊寅，下詔説：“圖讖的興起，産生在三代的末年。既不是治理國家的經典，徒

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説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癸未，大饗群臣于太華殿，班賜《皇誥》。二月己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孫及曾孫紹封者、皇女封者歲禄各有差。以廣陽王建第二子嘉紹建後，爲廣陽王。乙巳，詔曰：“昔之哲王，莫不博采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詢納芻蕘。朕班禄删刑，慮不周允，虚懷讜直，思顯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三月丙申，宕昌國遣使朝貢。封皇弟禧爲咸陽王，幹爲河南王，羽爲廣陵王，雍爲潁川王，勰爲始平王，詳爲北海王。

然爲妖異奸邪之人所憑藉。從現在起圖讖、秘緯以及名爲《孔子閉房記》的書，全都焚毁。留存的以死刑定罪。又衆多巫覡假稱鬼神，隨意陳説吉凶，以及街巷占卜不在典籍記載之中的，嚴格加以禁止。”癸未，在太華殿大宴群臣，頒發《皇誥》。二月己亥，制定皇子封爲王爵者、皇孫和曾孫繼承封爵者、皇女受封者每年俸禄多少不等。以廣陽王元建第二個兒子元嘉繼承元建爲後嗣，爲廣陽王。乙巳，下詔説：“從前的英明帝王，無不廣泛采納下屬意見，勤懇徵求箴言規勸，設立旌鼓，詢問割草打柴人。我頒發俸禄删改刑律，擔心不周全，虚心聽取直言，想要顯明宏大的謀劃。百官公卿和工商吏民，各自上書盡心規勸，不要有所隱諱。”三月丙申，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封皇弟元禧爲咸陽王，元幹爲河南王，元羽爲廣陵王，元雍爲潁川王，元勰爲始平王，元詳爲北海王。

夏四月癸丑，幸方山。甲寅，還宫。五月，高麗國及蕭賾并遣使朝貢。六月辛亥，幸方山，遂幸靈泉池。丁巳，還宫。

夏四月癸丑，前往方山。甲寅，回宫。五月，高麗國和蕭賾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辛亥，前往方山，於是到靈泉池。丁巳，回宫。

秋七月丙寅朔，新作諸門。癸未，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爲其國王。戊子，幸魚池，登青原岡。甲午，還宫。

秋七月丙寅初一，新造各處大門。癸未，派遣使者任命宕昌王梁彌機哥哥的兒子彌承爲宕昌國王。戊子，前往魚池，登上青原岡。甲午，回宫。

八月己亥，行幸彌澤。甲寅，登牛頭山。庚申，詔曰：“數州災水，飢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譴，在予一人，而百姓無辜，横罹艱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飢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娉爲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甲子，還宫。

八月己亥，前往彌澤。甲寅，登上牛頭山。庚申，下詔説：“幾個州發生水災，飢餓接連出現，以致有出賣兒女的人。上天的譴告，在於我一人，可是百姓無罪，横遭艱難荼毒，我因此憂慮恐懼，忘記飲食和就寢。現在從太和六年以來，購買定、冀、幽、相四州飢民中的良民者，都送還給賣者的親人，即使是娶爲妻妾，不以理對待，心中不樂意的也要離異。”甲子，回宫。

冬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畜既積，黎元永安。爰曁季葉，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絶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

冬十月丁未，下詔説：“我繼承皇統在位，十五年了。常常閲覽先王的典籍，治理百姓，儲蓄積累，民衆就長久安定。到了末代，治道衰微，富强的人兼并山澤，貧弱的人爲一家的房地而絶望，致使土地有没使用的利益，民衆没有剩

餘財，或争畝畔以亡身，或因飢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爲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戊申，高麗、吐谷渾國并遣使朝貢。辛酉，侍中、司徒、魏郡王陳建薨。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使蕭賾。十有二月乙卯，侍中、淮南王他爲司徒。蠕蠕犯塞，詔任城王澄率衆討之。

是年，京師及州鎮十三水旱傷稼。宕昌、高麗、吐谷渾等國并遣使朝貢。

餘的財産，有的爲争田界而喪命，有的因飢餓而拋棄本業，而要天下太平，百姓豐衣足食，怎麽可以達到呢？現在派遣使者，巡視州郡，和州牧郡守平均分配天下的土地，還以生死爲斷限，勉勵督促農桑，興起富民的根本。”戊申，高麗、吐谷渾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辛酉，侍中、司徒、魏郡王陳建逝世。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出使蕭賾。十二月乙卯，侍中、淮南王元他擔任司徒。蠕蠕侵犯邊境，詔令任城王元澄率領軍隊討伐。

這一年，京城和十三個州鎮水災旱災損害莊稼。宕昌、高麗、吐谷渾等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魏書卷七(下)

帝紀第七(下)

高祖紀(下)

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饗萬國。壬午，蠕蠕犯塞。二月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户籍。三月丙申，蠕蠕國遣使朝貢。庚申，蕭賾遣使朝貢。

十年春正月癸亥初一，皇帝開始穿戴衮衣和冠冕，接見款待萬國使者。壬午，蠕蠕侵犯邊境。二月甲戌，初次設立黨、里、鄰三長，制定民衆的户籍。三月丙申，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申，蕭賾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癸酉，幸靈泉池。戊寅，車駕還宫。是月，高麗、吐谷渾國并遣使朝貢。六月辛酉，幸方山。己卯，名皇子曰恂，大赦天下。

夏四月辛酉初一，開始制定五等公服。甲子，皇帝初次以禮法所定服飾駕車，在西郊祭祀。癸酉，前往靈泉池。戊寅，皇帝回宫。這月，高麗、吐谷渾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辛酉，前往方山。己卯，給皇子起名爲元恂，大赦天下。

秋七月戊戌，幸方山。八月乙亥，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

秋七月戊戌，前往方山。八月乙亥，賜給尚書五等品爵以上官員朱衣、玉珮、大小絲帶。九月辛卯，下詔修建明堂、辟雍。

冬十月癸酉，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有一月，議定州郡縣官依户給俸。十有二月壬申，蠕蠕犯塞。癸未，勿吉國遣使朝貢。乙酉，詔以汝南、潁川大飢，丐民田租，開倉賑恤。

冬十月癸酉，有關官員商議依照舊例，在南郊配祭始祖。十一月，商議決定州郡縣官依户數供給俸禄。十二月壬申，蠕蠕侵犯邊境。癸未，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乙酉，詔令因汝南、潁川發生大饑荒，免除民衆的田租，開倉賑濟撫恤。

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二月甲子，詔以肆州之雁門及代郡民飢，開倉賑恤。

十一年春正月丁亥初一，下詔審定樂章，不雅正的就廢除。二月甲子，詔令因肆州的雁門和代郡的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

夏四月己未，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壬辰，幸靈泉池，遂幸方山。癸巳，南平王渾薨。甲午，車駕還宫。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已

夏四月己未，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五月壬辰，前往靈泉池，於是到方山。癸巳，南平王元渾逝世。甲午，皇帝回宫。下詔免除七代祖先的子孫和緦服以上外戚的供納，賦税勞役

上，賦役無所與。詔南部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張伏千率衆南討舞陰。山蹛高麗、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六月辛巳，秦州民飢，開倉賑恤。癸未，詔曰："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實由匪德。百姓無辜，將罹飢饉。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謀猷所寄，其極言無隱，以救民瘼。"

不徵收他們的。詔令南部尚書公孫文慶、上谷人張伏千率領軍隊向南討伐舞陰。山蹛高麗、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辛巳，秦州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癸未，下詔說："春天的旱情直到現在，原野没有青草。上天發布譴告，實在是由於我無德行。百姓無罪，將要遭受饑荒。日夜思索，不知如何改進。公卿内外重臣，是謀略的寄托，現直言不隱諱，來拯救民衆的疾苦。"

秋七月己丑，詔曰："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具《蠕蠕傳》。庚辰，大議北伐，進策者百有餘人。辛巳，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悉萬斤國遣使朝獻。九月庚戌，詔曰："去夏以歲旱民飢，須遣就食，舊籍雜亂，難可分簡，故依局割民，閲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實，賑貸平均。然乃者以來，猶有餓死衢路，無人收識。良由本部不明，籍貫未實，廩恤不周，以至於此。朕猥居民上，聞用慨然。可重遣精檢，勿令遺漏。"

秋七月己丑，下詔說："現在穀物不豐收，准許民衆出關去謀食，派遣使者造簿籍，分别安排去留，各地開倉賑濟撫恤。"八月壬申，蠕蠕侵犯邊境，派遣平原王陸叡討伐他們。事情記載在《蠕蠕傳》。庚辰，大規模商議北伐，上書的有一百多人。辛巳，罷除山北苑囿，將這片地賜給貧窮的民衆。悉萬斤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九月庚戌，下詔說："夏季因年成遭旱災民衆飢餓，需要調人出去就地謀食，舊户籍混亂，難以分辨挑選，所以按部分割民衆，檢閲各户造簿籍，欲使去留得到實情，賑濟平均。然而最近以來，還有人餓死在要道上，没有人收葬認尸。實在是由於本部不明確，籍貫没核實，撫恤不周到，以至於如此。我苟且身居民衆之上，聽到後爲之感慨。可再派人精心檢查，不要使有人遺漏。"

冬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宫人不執機杼者。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叙亂。孟冬十月，民閑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内，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十有一月丁未，詔罷尚方錦綉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綉，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内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戊申，詔曰："朕惟上政不

冬十月辛未，下詔罷除起部没有價值的工程，放出不紡織的宫女。甲戌，下詔說："鄉飲的禮儀廢除，長幼的秩序就亂了。初冬十月，民衆空閑歲時寬裕，應在這時用道德仁義加以引導。可頒令各州，黨里以内，推舉賢明而年長的人，向里内的人教導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遵從長者教導的，都將其姓名稟報上來。"十一月丁未，下詔罷除尚方織錦綉綾羅的工匠，民衆要紡織的，聽憑他們不禁止。宫廷的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綉，太官的各種器物，太僕的騎乘用具，内庫的弓箭，拿出一大半，分發賞賜給百官和京城官吏民衆，下到工商僕人，至於六鎮戍守兵士，多少不等。戊申，下詔說："我因在上處理政事不清明，致使民衆

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飢窘，輕繫之囚，宜速决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十有二月，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之體。

身陷罪惡之中。現在寒氣凛冽，棍棒難以承受。從這個月到明年初夏，不准許拷問罪人。加之年成不豐收，民衆多飢餓窘迫，罪輕的囚徒，應快速了結，不要使罪輕的人久留在監獄中。”十二月，詔令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編國史，依照紀傳的體例。

是歲大飢，詔所在開倉賑恤。

這一年發生大饑荒，詔令各地開倉賑濟撫恤。

十有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乙未，詔曰：“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二月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三月丁亥，宕昌國遣使朝獻。中散梁衆保等謀反，伏誅。

十二年春正月辛巳初一，首次設置五牛旌旗。乙未，下詔説：“軍鎮流亡遷徙的人，年紀滿了七十，孤單窮困，雖然有妻妾而没有子孫，各種這類的人，准許削去名籍回到本土。各種犯死罪的人，父母、祖父母年歲老，没有其他的成年子孫，旁邊没有服喪一年的親屬的，都陳述上報。”二月壬戌，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三月丁亥，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中散大夫梁衆保等人謀反，被處死。

夏四月，高麗、吐谷渾國并遣使朝貢。蕭賾將陳顯達等寇邊。甲寅，詔豫州刺史元斤率衆禦之。甲子，大赦天下。乙丑，幸靈泉池；丁卯，遂幸方山。己巳，還宫。陳顯達攻陷醴陽，左僕射、長樂王穆亮率騎一萬討之。五月丁酉，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壬寅，增置彝器於太廟。六月甲寅，宕昌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高麗、吐谷渾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蕭賾的將領陳顯達等人侵犯邊境。甲寅，詔令豫州刺史元斤率領軍隊抵禦他們。甲子，大赦天下。乙丑，前往靈泉池；丁卯，於是到方山。己巳，回宫。陳顯達攻占醴陽，左僕射、長樂王穆亮率領一萬騎兵討伐他。五月丁酉，詔令六鎮、雲中、黄河以西地區和函谷關以内六郡，各自興修水田，開通渠道灌溉。壬寅，在太廟增設青銅祭器。六月甲寅，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己丑，幸靈泉池，遂幸方山。己亥，還宫。八月甲子，勿吉國貢楛矢、石砮。九月，吐谷渾、宕昌國遣使朝貢。甲午，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恒度耳，聖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誡，故稱‘日蝕修德，月蝕修刑’。乃癸巳夜，月蝕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意。”丁酉，起宣文堂、經武殿。癸卯，侍中、司徒、淮南王他薨。吐谷渾、宕昌、武興諸國各遣使朝貢。閏月甲子，帝觀築圜丘於南郊。乙丑，高麗國遣使

秋七月己丑，前往靈泉池，於是到方山。己亥，回宫。八月甲子，勿吉國貢奉楛矢、石砮。九月，吐谷渾、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甲午，下詔説：“日月出現虧缺，是陰陽變化的正常現象而已，聖人擔心君主的放縱懈怠，因此而設立告誡，所以稱‘日食整飭德行，月食整飭刑政’。最近癸巳夜晚，月亮全食。公卿以下，應謹慎對待刑罰來回應天意。”丁酉，修建宣文堂、經武殿。癸卯，侍中、司徒、淮南王元他逝世。吐谷渾、宕昌、武興等國各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閏月甲子，皇帝在南郊觀看建築圜丘。乙丑，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辛未，前往靈泉池。癸

朝貢。辛未，幸靈泉池。癸酉，還宮。

酉，回宮。

十有一月，詔以二雍、豫三州民飢，開倉賑恤。梁州刺史、臨淮王提坐貪縱，徙配北鎮。十有二月，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率衆三千以城内附。以侍中、安豐王猛爲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詔令因二雍、豫三州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梁州刺史、臨淮王元提因貪婪放縱而獲罪，發配北部邊鎮。十二月，蠕蠕伊吾的戍守頭領高羔子率領部衆三千人獻城歸附。任命侍中、安豐王元猛爲開府儀同三司。

十有三年春正月辛亥，車駕有事於圜丘。於是初備大駕。乙丑，兗州民王伯恭聚衆勞山，自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討斬之。戊辰，蕭賾遣衆寇邊，淮陽太守王僧儁擊走之。二月壬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庚子，引群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三月甲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貪賕削封。

十三年春正月辛亥，皇帝在圜丘祭祀。於是開始備齊大駕。乙丑，兗州平民王伯恭在勞山聚集部衆，自稱爲齊王。東萊的鎮將孔伯孫征討殺了他。戊辰，蕭賾派遣軍隊侵犯邊境，淮陽太守王僧儁出擊趕走他們。二月壬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庚子，接見群臣訪求政道得失和損益的事宜。三月甲子，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夏州刺史章武王元彬因貪污賄賂被削去封爵。

夏四月丁丑，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毁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丁亥，幸靈泉池，遂幸方山。己丑，還宮。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州鎮十五大飢，詔所在開倉賑恤。五月庚戌，車駕有事於方澤。六月，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并坐贓賄免爲庶人。高麗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丁丑，下詔説："登樓散發物品，來賜予百姓，導致人馬踐踏，多有死傷，自今應斷絶。將本應耗費的物品，賜給窮困年老貧窮孤獨的人。"丁亥，前往靈泉池，於是到方山。己丑，回宮。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五個州鎮發生大饑荒，詔令各地開倉賑濟撫恤。五月庚戌，皇帝在方澤中祭祀。六月，汝陰王天賜、南安王元楨都因貪贓受賄獲罪被免爲平民。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甲辰，陰平國遣使朝貢。丙寅，幸靈泉池，與群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於京師。八月乙亥，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産、兼員外散騎侍郎侯靈紹使於蕭賾。戊子，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中尺國遣使朝貢。九月丁未，吐谷渾、武興、宕昌諸國各遣使朝獻。出宫人以賜北鎮人貧鰥無妻者。

秋七月甲辰，陰平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丙寅，前往靈泉池，和群臣一起乘龍船，賦詩句而結束。在京城建孔子廟。八月乙亥，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産、兼員外散騎侍郎侯靈紹出使蕭賾。戊子，詔令各州鎮有水田的地方，各通渠道灌溉，派遣工匠在各地指揮。中尺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九月丁未，吐谷渾、武興、宕昌等國各派遣使者入朝獻納。放出宫女來賞賜給北方邊鎮中貧窮没有妻子的人。

冬十月甲申，高麗國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己未，安豐王猛薨。十有二月丙子，侍中、司空、河東王苟

冬十月甲申，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一月己未，安豐王元猛逝世。十二月丙子，侍中、司空、河東王苟頹逝世。甲午，蕭賾派遣

頹毙。甲午，蕭賾遣使朝貢。己亥，以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

使者入朝貢奉。己亥，任命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

是歲，蠕蠕別帥叱吕勤率衆内附。

這一年，蠕蠕別部頭領叱吕勤率領部衆歸附。

十有四年春正月乙丑，行幸方山。二月辛未，行幸靈泉池。壬申，還宫。戊寅，初詔定起居注制。己卯，詔遣侍臣循行州郡，問民疾苦。三月壬申，吐谷渾、宕昌、武興、陰平諸國并遣使朝貢。

十四年春正月乙丑，前往方山。二月辛未，前往靈泉池。壬申，回宫。戊寅，初次詔令制定起居注的制度。己卯，下詔派遣侍臣巡視州郡，詢問民間疾苦。三月壬申，吐谷渾、宕昌、武興、陰平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地豆于頻犯塞，甲戌，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甲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蘇季連使於蕭賾。五月己酉，庫莫奚犯塞，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沙門司馬惠御自言聖王，謀破平原郡。擒獲伏誅。

夏四月，地豆于頻繁侵犯邊境，甲戌，征西大將軍、陽平王元頤出擊趕走了他們。甲午，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蘇季連出使蕭賾。五月己酉，庫莫奚侵犯邊境，安州都將樓龍兒出擊趕走了他們。沙門司馬惠御自稱爲聖王，謀圖攻下平原郡。被擒獲後受死刑。

秋七月甲辰，詔罷都牧雜制。丙午，行幸方山；丙辰，遂幸靈泉池。高麗國遣使朝貢。八月丙寅朔，車駕還宫。辛卯，宕昌國遣使朝貢。詔議國之行次。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詔聽蕃鎮曾經内侍者前後奔赴。

秋七月甲辰，下詔罷除都將州牧混雜的制度。丙午，前往方山；丙辰，於是到靈泉池。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八月丙寅初一，皇帝回宫。辛卯，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下詔議定國家在五行中的次第。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逝世。壬戌，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下詔准許曾經在宫内侍奉過的藩鎮先後奔喪。

冬十月戊辰，詔曰："自丁荼苦，奄逾晦朔。仰遵遺旨，祖奠有期。朕將親侍龍輿，奉訣陵隧。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甲戌，車駕謁永固陵。群臣固請公除，帝不許。己卯，車駕謁永固陵。庚辰，帝居廬，引見群僚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群臣乃止。語在《禮志》。京兆王太興有罪，免官削爵。

冬十月戊辰，下詔説："自從遭遇喪親痛苦，時過一月。遵從遺命，設奠以祭亡靈有定期。我將親自侍奉龍車，到陵地訣别。各種平常跟從的器具，可全部停用。武裝侍衛的官員，防守侍奉依照法度。"癸酉，在永固陵安葬文明太皇太后。甲戌，皇帝拜謁永固陵。群臣一再請求皇帝因公除服，皇帝不答應。己卯，皇帝拜謁永固陵。庚辰，皇帝居住在簡陋的小屋，在太和殿接見群臣，太尉、東陽王元丕等人依據變通的制度一再請求，皇帝援引古禮反復推辭，群臣纔作罷。《禮志》中有記載。京兆王太興犯罪，被免去官職削除爵位。

詔曰："公卿屢依金册遺旨，中代權式，請過葬即吉。朕思遵遠古，

下詔説："公卿屢次依照金册遺命，近代變通的規則，請求安葬之後除去喪服。我思慮遵從

終三年之制。依禮，既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禮，已下復爲節降，斟酌今古，以制厥衷，且取遺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極之巨痛。”癸未，詔曰：“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群官，據金册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册，俯自推省，取諸二衷，不許衆議，以衰服過期，終四節之慕。又奉聖訓，聿修誥旨，不敢暗默自居，以曠機政。庶不愆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普下州鎮，長至三元，絶告慶之禮。”甲申，車駕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群官以萬機事重，請求聽政。朕仰祇遺命，亦思無怠。但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親政事。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决。”十有一月甲寅，詔曰：“垂及至節，感慕崩摧，凡在臣列，誰不哽切？内外職人先朝班次及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已上衰服者至夕復臨，其餘，唯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别儀。”丁巳，蕭賾遣使朝貢。

遠古做法，完成三年的喪制。依禮儀，喪葬拜祭後止無時之哭爲朝夕一哭。這月的二十一日製備冬衣，以葛布换麻布。既然在上者服喪服，公卿不能在下獨自除喪服，所以在我换衣時，改變依從小祥的禮儀，公卿以下再逐級下降，斟酌古今實例，來制定適中的規定，而且采用遺命中迅速除服的一個方面，粗略表達臣子無窮盡的巨大悲痛。”癸未，下詔説：“我遠遵古代規則，想完成三年的喪制。百官群臣，依據金册遺命，將要改變我的心願，依從先朝的制度。我仰思金册，俯思自身，取其折衷間，不答應衆人的議論，穿喪服過一年，完成四季的仰慕。又奉行聖訓，遵循誥命旨意，不敢自居暗默，來荒廢機要政事。希望不違背遺令的意圖，稍微展示哀痛景仰的心情。普遍頒令到州鎮，延長到正月初一，斷絶吉慶的禮儀。”甲申，皇帝拜謁永固陵。辛卯，下詔説：“百官因政務事情重大，請求處理政事。我上遵遺命，也思慮不懈怠。祇是哀痛仰慕不絶，心神迷惘堵塞，不能獨立來處理政事。先前執掌機要的近侍，都是謀略所依托的，可暫且任用，如果有疑難的事，應隨時一道商議决斷。”十一月甲寅，下詔説：“將到冬至節日，感念仰慕之心摧折，凡在臣屬之列，誰不哽咽悲切？内外先朝列名的官員和各方雜客，在冬至這一天，都准許入陵哭吊。三品以上穿喪服的到夜晚再哭吊，其餘的人，僅早晨哭吊而已。拜哭的禮節，盡依另列的儀式。”丁巳，蕭賾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十有二月壬午，詔依準丘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行條制，隱口漏丁，即聽附實。若朋附豪勢，陵抑孤弱，罪有常刑。

十二月壬午，詔令依照井田的方式，派遣使者對州郡宣布條規，隱瞞的人口遺漏的男丁，准許據實況列上。如果袒護依附豪族，欺凌抑制孤獨弱者，犯罪有固定的刑罰。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二月乙亥，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討吐谷渾所置洮陽、泥和二戍，許之。己丑，蕭賾遣使朝貢。三月甲辰，車駕謁永固陵。己酉，悉萬斤等五國遣使朝貢。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皇帝開始在皇信東室處理政事。初次分别設置左右史官。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二月乙亥，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求討伐吐谷渾所設置的洮陽、泥和兩個戍營，答應了他。己丑，蕭賾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三月甲辰，皇帝拜謁永固陵。己酉，悉萬斤等五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乙丑，謁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甲戌，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使於蕭賾。己卯，經始明堂，改營太廟。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觀折疑獄。乙卯，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獲三千餘人，詔悉免歸。高麗國遣使朝獻。丙辰，詔造五輅。六月丁未，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

秋七月乙丑，謁永固陵，規建壽陵。戊寅，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己卯，詔議祖宗，以道武爲太祖。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八月壬辰，議養老，又議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之禮，帝親臨决。詔郡國有時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虚寺。己亥，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乙巳，親定禘祫之禮。丁巳，議律令事，仍省雜祀。九月辛巳，蕭賾遣使朝貢。壬午，吐谷渾、高麗、宕昌、鄧至諸國并遣使朝獻。

冬十月庚寅，車駕謁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廟成。十有一月丁卯，遷七廟神主於新廟。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諸牧守。詔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假散騎侍郎蔣少遊使蕭賾。丙戌，初罷小歲賀。丁亥，詔二千石考在上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黄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十有二月壬辰，遷社於内城之西。癸巳，頒賜刺史已下衣

夏四月癸亥，皇帝開始吃粗食。乙丑，拜謁永固陵。自從正月不下雨，直到癸酉。有關官員奏請祈求衆神，皇帝下詔説：“從前成湯遭遇天旱，齊景公碰到災害，并不因祈求山川而降雨，都是真誠發自内心，及時雨滋潤千里。萬方有罪過，在於我一人。現在天下在哀傷中，朝野同悲，神如有靈驗，還應不忍心安閑宴樂，爲何四時冷暖變化之氣没滿，便要祭祀？僅應該考察本身責備自己，來等待上天的譴告。”甲戌，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出使蕭賾。己卯，營建明堂，改修太廟。五月己亥，商議修改律令，在東明觀判疑案。乙卯，百年攻打洮陽、泥和兩個戍營，攻克下來，俘獲三千多人，詔令全部免死放回。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辰，下詔製造五種皇帝乘坐的車子。六月丁未，濟陰王元鬱因貪婪殘忍被賜令自殺。

秋七月乙丑，拜謁永固陵，規劃修建壽陵。戊寅，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己卯，下詔議定祖宗廟號，以道武帝爲太祖。乙酉，皇帝巡視京城，審理訴訟後返回。八月壬辰，商議養老，又商議祭祀上帝、禋祭六位神的禮儀，皇帝親自到場决斷。詔令郡國有節令物品可以獻進宗廟的，貢奉上來。戊戌，遷移道壇到桑乾的南面，改名爲崇虚寺。己亥，詔令各州推舉秀才，先盡有才學的人。乙巳，親自制定禘郊祫祭的禮儀。丁巳，商議律令事宜，隨之省去雜類祭祀。九月辛巳，蕭賾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壬午，吐谷渾、高麗、宕昌、鄧至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冬十月庚寅，皇帝拜謁永固陵。這月，明堂、太廟建成。十一月丁卯，遷移七廟牌位到新廟。乙亥，大規模制定官品。戊寅，考察所有的州牧郡守。詔令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假散騎侍郎蔣少遊出使蕭賾。丙戌，初次罷除小歲的賀禮。丁亥，詔令二千石品位考核處在上上等級的，賞給四品將軍稱號，賜予所乘黄馬一匹；處在上中等級的，賞給五品將軍稱號；處在上下等級的，賜予衣裳一套。十二月壬辰，將社廟遷到内城的西面。癸巳，頒賜刺史以下衣帽。任命安

冠。以安定王休爲太傅，齊郡王簡爲太保。帝爲高麗王璉舉哀於城東行宮。己酉，車駕迎春於東郊。辛亥，詔簡選樂官。

定王元休爲太傅，齊郡王元簡爲太保。皇帝爲高麗王高璉在城東的行宮中辦喪事。己酉，皇帝到東郊迎春。辛亥，下詔挑選樂官。

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饗群臣於太華殿。帝始爲王公興，懸而不樂。己未，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爲常。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甲子，詔罷祖裸。疑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爲王，皆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戊辰，帝臨思義殿，策問秀孝。丙子，始以孟月祭廟。二月戊子，帝移御永樂宫。庚寅，壞太華殿，經始太極。辛卯，罷寒食饗。壬辰，幸北部曹，歷觀諸省，巡省京邑，聽理冤訟。甲午，初朝日于東郊，遂以爲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寧，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雜事。乙亥，車駕初迎氣南郊，自此爲常。辛巳，以高麗王璉孫雲爲其國王。蕭賾遣使朝貢。是月，高麗、鄧至國并遣使朝貢。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初一，在太華殿宴請群臣。皇帝開始爲王公助興，懸挂樂器而不演奏。己未，在明堂祭祀顯祖獻文皇帝，來配祭上帝。於是登上靈臺，來觀察雲彩氣象；下來停留在正寢東堂的北偏房，宣布政事。每逢初一，以此爲常例。辛酉，開始以太祖配祭南郊。壬戌，詔令議定國家在五行繼統上的順序，以水德繼承金德。甲子，下詔罷除祖祭裸祭。疑乙丑，定令非太祖子孫的遠房親屬和異姓爲王的，都降爵位爲公，公降爲侯，侯降爲伯，子男照舊，都去掉將軍的名號。戊辰，皇帝到思義殿，設問秀才孝廉。丙子，開始在每季的第一個月祭祀宗廟。二月戊子，皇帝遷居到永樂宮。庚寅，拆去太華殿，開始修建太極殿。辛卯，罷除寒食的祭祀。壬辰，前往北部曹，遍觀各官府，巡視京城，聽取處理冤屈訴訟。甲午，開始在東郊行祭日之禮，於是作爲常制。丁酉，下詔在平陽祭祀唐堯，在廣寧祭祀虞舜，在安邑祭祀夏禹，在洛陽祭祀周文王。丁未，改宣尼的謚號爲文聖尼父，在孔廟宣告謚號。三月丁卯，巡視京城。癸酉，省略在西郊祭天的雜事。乙亥，皇帝初次在南郊迎氣，從此成爲常制。辛巳，任命高麗王高璉的孫子高雲爲高麗國王。蕭賾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月，高麗、鄧至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四月丁亥朔，班新律令，大赦天下。癸巳，契齧國遣使朝貢。甲寅，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癸未，詔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決之。六月己丑，高麗國遣使朝貢。甲辰，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游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芸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

四月丁亥初一，頒布新律令，大赦天下。癸巳，契齧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甲寅，前往皇宗學，親自對博士詢問經典義理。五月癸未，詔令群臣在皇信堂重定法律條文，流放的限制，皇帝親自到場決斷。六月己丑，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甲辰，下詔說："致力農業重視穀物，是國政的首要任務；獎勵督促耕種土地，是君主的經常事務。現在四季順暢，及時雨滋潤田野，應該用天時盡地利，讓農民盡力於農田。然而京城的人，游手好閑的多，不加以督促勉勵，恐怕耕作失去時機。可派遣精明使者檢查勤懇懶惰，稟

報上來。"

秋七月庚申，吐谷渾世子賀虜頭來朝。壬戌，詔曰："王者設官分職，垂拱責成，振綱舉綱，衆目斯理。朕德謝知人，豈能一見鑒識，徒乖爲君委授之義。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簡。"甲戌，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亮使於蕭賾。八月庚寅，車駕初夕月於西郊，遂以爲常。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督十二將七萬騎北討蠕蠕。丙午，宕昌王梁彌承來朝。司徒尉元以老遜位。己酉，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又養國老、庶老。將行大射之禮，雨，不克成。

秋七月庚申，吐谷渾世子賀虜頭來朝見。壬戌，下詔説："君王設立官位區分職責，垂手督促完成任務，如提綱舉起總繩，各綱眼就理清了。我的德行不足以知人，哪能一見就鑒别，徒然違背爲君委任的道理。自現在起的選拔，常在每季的後一月，由本官府和吏部選擇録用。"甲戌，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亮出使蕭賾。八月庚寅，皇帝初次在西郊祭月，於是作爲常制。辛卯，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乙未，詔令陽平王元頤、左僕射陸叡統領十二位將領七萬騎兵向北討伐蠕蠕。丙午，宕昌王梁彌承前來朝見。司徒尉元因年老退位。己酉，任命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又贍養國老、庶老。將要舉行大射的禮儀，因下雨，没能舉行。

癸丑，詔曰："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强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爲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别俟後敕。"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室。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絶膳二日，哭不輟聲。辛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

癸丑，下詔説："文武的治道，自古以來并用，賞罰的給予，也必定相輔相成。所以三皇五帝是最大的仁人，還有征伐的事情；夏朝殷朝英明通達，没有捨棄用武的行爲。那麽天下雖然太平，忘記戰争就危險，不教導民衆戰鬥，可以説是抛棄他們。所以周朝設立司馬的官號，漢朝設置將軍的職位，都是用來輔助文治增强武力，聲威震撼四方的。國家雖然崇尚文教來懷柔遠方，整治武備來安寧邊境，然而在習武的方式上，還不算完備。現在教導文治有典章，教導武備則缺略。將要在騎馬射箭之前，先舉行練武的儀式，可命令有關官員預先修好跑馬射箭的場地。至於列陣的儀式，五種兵車的數額，另待以後的命令。"九月甲寅初一，在明堂排列輩次，在玄室祭祀文明太皇太后。辛未，皇帝在文明太皇太后兩周年忌日，在陵旁吊哭，斷絶膳食二天，哭不斷聲。辛巳，武興王楊集始前來朝見。

冬十月乙酉，鄧至國遣使朝獻。己亥，以太傅、安定王休爲大司馬，特進馮誕爲司徒。甲辰，詔以功臣配饗太廟。丙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庚戌，太極殿成，大饗群臣。十有一月乙卯，依古六寢，權制三室，以安昌

冬十月乙酉，鄧至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己亥，任命太傅、安定王元休爲大司馬，特進馮誕爲司徒。甲辰，下詔以功臣配祭太廟。丙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庚戌，太極殿建成，大宴群臣。十一月乙卯，依照古代六寢的制度，變通設立三室，以安昌殿爲内寢，以皇信堂爲中

殿爲内寢，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疑爲外寢。十有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是月，蕭賾遣使朝貢。

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僚於太極殿。乙丑，詔曰："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恒惠。今諸邊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趨鏘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可依秩賜車旗衣馬，務令優厚。其武興、宕昌，各賜錦繒纊一千；吐谷渾世子八百；鄧至世子，雖因緣至都，亦宜賚及，可賜三百。命數之差，皆依别牒。"詔兼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賾。乙亥，勿吉國遣使朝獻。丙子，以吐谷渾伏連籌爲其國王。庚辰，蠲大司馬、安定王休，太保、齊郡王簡朔望之朝。二月乙酉，詔賜議律令之官各有差。己丑，車駕始籍田於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後宫，帝幸永興園，徙御宣文堂。吐谷渾國遣使朝獻。

夏四月戊戌，立皇后馮氏。是月，蕭賾征虜將軍、直閤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落四千餘户内屬。五月乙卯，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諸國并遣使朝獻。壬戌，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甲子，帝臨朝堂，引見公卿已下，决疑政，録囚徒。丁丑，以旱撤膳。襄陽蠻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餘户内徙，居於太和川。六月丙戌，帝將南伐，詔造河橋。己丑，詔免徐、南豫、陜、岐、東徐、洛、豫七州軍糧。丁未，講武。乙巳，詔曰："六職備于周經，九列炳於漢晋，務必有恒，人守其職。比百秩雖陳，事典未叙。自八元樹位，躬加省覽，遠依往籍，近采時宜，作《職員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雖不足綱範萬

寢，以四下疑爲外寢。十二月，賜刻有鳩形之杖給京城老人。這月，蕭賾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十七年春正月壬子初一，皇帝在太極殿宴請百官。乙丑，下詔説："飛奔入朝晋見，是臣下的不變規則；賜予馬和車，是君主的固定恩惠。現在各邊地君王藩國後代，都虔誠聚集在朝廷，快速會合到皇宫。貢奉宴會結束，返回路途遥遠。各可依品級賜予車輛旗幟衣服馬匹，務必使條件優厚。武興、宕昌王，各賜錦緞絲織品一千匹；吐谷渾世子八百匹；鄧至世子，雖由機緣而到都城，也應賞賜到，可賜予三百匹。等級的差别，都依據另外的簿録。"詔令兼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出使蕭賾。乙亥，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子，任命吐谷渾伏連籌爲國王。庚辰，免去大司馬、安定王元休，太保、齊郡王元簡初一和十五的朝見。二月乙酉，下詔賞賜議定律令的官員多少不等。己丑，皇帝開始在都城南耕種籍田。三月戊辰，改建後宫，皇帝前往永興園，遷居到宣文堂。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四月戊戌，立皇后馮氏。這月，蕭賾的征虜將軍、直閤將軍、蠻人首領田益宗率領部落四千多家歸附。五月乙卯，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壬戌，在宣文堂宴請四代先人的子孫，皇帝親自和他們論長幼，施用家人的禮節。甲子，皇帝到朝堂，接見公卿以下官員，决斷疑難政事，判决囚徒。丁丑，因天旱减省膳食。襄陽蠻人首領雷婆思等人率領一千三百多户内遷，居住在太和川。六月丙戌，皇帝將向南征伐，詔令建造黄河浮橋。己丑，下詔免除徐、南豫、陜、岐、東徐、洛、豫七州的軍糧。丁未，練兵。乙巳，下詔説："六種職務記載於周朝經籍，九卿之位顯明於漢晋時期，務必使制度固定，人人遵守自己的職責。近來各種品級雖然列出，行事典章没有編制。自從輔臣佐助，親自加以翻檢閲覽，遠據往日典籍，近采時政所宜，撰作《職員令》二十一卷。事情受戰爭的催逼，未能達到周詳齊備。雖然不足以規範各

度，永垂不朽，且可釋滯目前，厘整時務。須待軍回，更論所闕，權可付外施行。其有當局所疑而令文不載者，隨事以聞，當更附之。”立皇子恂爲皇太子。戊申，高麗國遣使朝獻。

項事務，永垂不朽，尚可解除目前的疑滯，整頓當前的政務。需要等待軍隊返回，再討論所缺略的，暫且可交付官府施行。如有執行者所疑惑而令文未記載的，隨事情上報，將再附載上去。”立皇子元恂爲皇太子。戊申，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秋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詔賜民爲人後者爵一級，爲公士；曾爲吏屬者爵二級，爲上造；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戊午，中外戒嚴。是月，蕭賾死，孫昭業僭立。八月乙酉，三老、山陽郡公尉元薨。丙戌，車駕類於上帝，遂臨尉元喪。丁亥，帝辭永固陵。己丑，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宫人從，詔曰："臨戎不語内事，宜停來請。”壬寅，車駕至肆州，民年七十已上，賜爵一級。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戊申，幸并州。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壬子，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兼員外散騎侍郎賈禎使於蕭昭業。丁巳，詔以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又詔厮養之户不得與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積勞應進者同庶族例，聽之。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宫基趾。帝顧謂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毁至此，用傷朕懷。”遂咏《黍離》之詩，爲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子舊詣闕朝貢，并奉表，求以位授舊，詔許之。丙子，詔六軍發軫。丁丑，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

秋七月癸丑，因皇太子確立，下詔賞賜民衆爲人後代的爵位一級，爲公士；曾經做過吏員的爵位二級，爲上造；鰥寡孤獨不能自己養活的，每人賜粟五斛。戊午，宫廷内外嚴密戒備。這月，蕭賾死去，孫子昭業僭越即位。八月乙酉，三老、山陽郡公尉元逝世。丙戌，皇帝祭祀上帝，於是前往參加尉元的喪禮。丁亥，皇帝辭别永固陵。己丑，皇帝從京城出發，向南征伐，步兵騎兵一百多萬。太尉元丕上奏請求帶宫女跟隨，皇帝下詔説："面臨戰事不談宫内事，應停止剛纔的請求。”壬寅，皇帝到達肆州，民衆年紀七十以上的，賜予爵位一級。路上見到瞎眼跛腿者，停下車輛親自慰問，賜予一生的衣食。戊申，前往并州。親自接見老年人，詢問他們的疾苦。九月壬子，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兼員外散騎侍郎賈禎出使蕭昭業。丁巳，詔令因車輛經過，損傷民衆秋季莊稼的，每畝賠給穀物五斛。戊辰，渡過黄河。詔令洛、懷、并、肆所經過四州的民衆：一百歲以上的賜給縣令名號，九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三級，八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二級，七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己養活的，每人賜粟五斛，帛二匹；以孝順愷悌廉潔仁義、文武才能響應徵召的，都把姓名上報。又詔令奴僕之家不能同士人平民聯姻；有文武才幹、積累勞績應升進的和庶族同例，准許通婚。庚午，前往洛陽，遍游舊日宫殿遺址。皇帝回頭對侍臣説："晋朝德行不整飭，早日傾覆宗廟祭祀，荒蕪毁壞到這種地步，傷了我的心。”於是吟咏《黍離》的詩篇，爲之流淚。壬申，觀看洛橋，到太學，觀看《石經》。乙亥，鄧至王像舒彭派遣兒子像舊前往宫廷朝見貢奉，并獻奏表，請求把王位傳授給像舊，皇帝下詔同意。丙子，詔令六軍出發。丁丑，穿軍服拿馬鞭，騎馬

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

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於石濟。乙未，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天下。起滑臺宮。又詔京師及諸州從戎者賜爵一級，應募者加二級，主將加三級。癸卯，幸鄴城。乙巳，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家於代京，車駕送於漳水上。初，帝之南伐也，起宮殿於鄴西；十有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十有二月戊寅，巡省六軍。庚寅，陰平國遣使朝貢。乙未，詔隱恤軍士，死亡疾病務令優給。

十有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群臣於鄴宮澄鸞殿。丁巳，高麗國遣使朝獻。癸亥，車駕南巡。詔相、兗、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匹；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戊辰，經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乙亥，幸洛陽西宮。二月乙丑，行幸河陰，規建方澤之所。丙申，河南王幹徙封趙郡，潁川王雍徙封高陽。壬寅，車駕北巡。癸卯，濟河。蕭昭業遣使朝貢。甲辰，詔天下，喻以遷都之意。閏月癸亥，次句注陘南，皇太子朝于蒲池。壬申，至平城宮。癸酉，臨朝堂，部分遷留。甲戌，謁永固陵。三月庚辰，罷西郊祭天。壬辰，帝臨太極殿，諭在代群臣以遷移之略。

夏五月乙亥，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六月己巳，詔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清石使

出城，群臣在馬前叩頭，請求停止南伐，皇帝纔作罷。隨之定下遷都的計策。

冬十月戊寅初一，前往金墉城。下詔徵調司空穆亮和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營建洛陽。己卯，前往河南城。乙酉，前往豫州。癸巳，停駐在石濟。乙未，解除戒嚴，在滑臺城東設立祭壇，向行廟報告遷都的意圖。大赦天下。修建滑臺宮。又下詔京城和各州從軍的人賜爵位一級，響應招募的加二級，主將加三級。癸卯，前往鄴城。乙巳，詔令安定王元休率領隨從官員到代京迎接家眷，皇帝送到漳水邊。當初，皇帝南伐，在鄴城西修宮殿；十一月癸亥，宮殿建成，遷到那裏居住。十二月戊寅，巡視六軍。庚寅，陰平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乙未，下詔撫恤兵士，有死亡疾病的務必優厚補給。

十八年春正月丁未初一，在鄴宮澄鸞殿接見群臣。丁巳，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癸亥，皇帝向南巡視。詔令相、兗、豫三州：一百歲以上的賜給縣令名號，九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二級，七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一級；孤獨年老鰥夫寡婦不能自己養活的，每人賜粟五石、帛二匹；以孝順愷悌廉潔仁義、文武才幹響應徵召的，都把姓名上報。戊辰，經過殷朝比干的墳墓，用太牢來祭祀。乙亥，前往洛陽西宮。二月乙丑，前往河陰，規劃建立方澤的處所。丙申，河南王元幹遷封趙郡，潁川王元雍遷封高陽。壬寅，皇帝向北巡視。癸卯，渡過黃河。蕭昭業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甲辰，詔令天下，告諭遷都的意義。閏月癸亥，停駐在句注陘以南，皇太子到蒲池朝見。壬申，到達平城宮。癸酉，前往朝堂，部署遷移留守事務。甲戌，拜謁永固陵。三月庚辰，罷除西郊祭天。壬辰，皇帝前往太極殿，向在代京的群臣曉諭遷移的謀略。

夏五月乙亥，下詔罷除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的祭祀。六月己巳，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清石出使蕭昭業。

於蕭昭業。

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劉昶爲大將軍。壬午，侍中、大司馬、安定王休薨。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壬辰，車駕北巡。戊戌，謁金陵。辛丑，幸朔州。是月，島夷蕭鸞殺其主蕭昭業，立昭業弟昭文。八月癸卯，皇太子朝於行宫。甲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癸丑，幸懷朔鎮。己未，幸武川鎮。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玄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問民疾苦，貧窘孤老賜以粟帛。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又詔諸北城人，年滿七十以上及廢疾之徒，校其元犯，以準新律，事當從坐者，聽一身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遣歸邊；自餘之處，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聽還。戊辰，車駕次旋鴻池。庚午，謁永固陵。辛未，還平城宫。九月壬申朔，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臨朝堂，親加黜陟。壬辰，陰平王楊炅來朝。

冬十月甲辰，以太尉、東陽王丕爲太傅。戊申，親告太廟，奉遷神主。辛亥，車駕發平城宫。壬戌，次於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問民所疾苦。己巳，幸信都。庚午，詔

秋七月乙亥，任命宋王劉昶爲大將軍。壬午，侍中、大司馬、安定王元休逝世。辛卯，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壬辰，皇帝向北巡視。戊戌，拜謁金陵。辛丑，前往朔州。這個月，島夷蕭鸞殺死他的主子蕭昭業，立昭業的弟弟昭文。八月癸卯，皇太子在行宫朝見。甲辰，前往陰山，觀看雲川。丁未，前往閱武臺，到場觀看練兵。癸丑，前往懷朔鎮。己未，前往武川鎮。辛酉，前往撫冥鎮。甲子，前往柔玄鎮。乙丑，向南返回。所經過地區都親自接見老年人，詢問民衆疾苦，對貧困窘迫孤獨年老者賜給粟帛。丙寅，詔令六鎮和禦夷城人，年紀八十歲以上而没有子孫兄弟的，終生供給口糧；七十歲以上而家中貧困的，各賜給粟十斛。又詔令各北方城鎮中人，年紀滿七十歲以上和殘廢的囚徒，推究其中的首犯，依據新法律，因事受牽連而獲罪的，准許一人回鄉，又令一個兒子贍養，老人去世後，兒子纔遣返邊境；其餘的地方，如此的罪犯，年紀八十歲以上的，都准許回鄉。戊辰，皇帝停駐在旋鴻池。庚午，拜謁永固陵。辛未，回到平城宫。九月壬申初一，下詔説："三年考察勞績，是自古通行的準則；三次考察後加以罷黜擢升，來顯示有没有能力。現在如果等待三次考察後罷黜擢升，可罷黜的不足以爲遲，可升任的大成功業者就緩慢了。所以我現在三年一次考察，考察後就罷黜擢升，要使愚蠢遲鈍者不妨礙賢明者，有才能的人不被堵塞在低下地位。各使本官府考定其優劣，分爲三等。六品以下官員，尚書再次加以復審；五品以上官員，我將親自和公卿評論他們的好壞。上上等的擢升他們，下下等的罷黜他們，中中等的保留本來的職位。"壬午，皇帝到朝堂，親自加以罷黜擢升。壬辰，陰平王楊炅前來朝見。

冬十月甲辰，任命太尉、東陽王元丕爲太傅。戊申，親自祭告太廟，侍奉遷徙的牌位。辛亥，皇帝從平城宫出發。壬戌，停駐在中山的唐湖。乙丑，分派侍臣巡視察問民衆所疾苦的事情。己巳，前往信都。庚午，下詔説："近來聽

曰："比聞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有父子乖離，室家分絶，既虧和氣，有傷仁厚。方一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可詔荆、郢、東荆三州勒敕蠻民，勿有侵暴。"是月，蕭鸞廢殺其主蕭昭文而僭立。十有一月辛未朔，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丁丑，車駕幸鄴。甲申，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爲弔文，樹碑而刊之。己丑，車駕至洛陽。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十有二月辛丑朔，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壬寅，革衣服之制。癸卯，詔中外戒嚴。戊申，優復代遷之户租賦三歲。己酉，詔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辛亥，車駕南伐。丁卯，詔郢豫二州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寡鰥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緣路之民復田租一歲；孝悌廉義、文武應求具以名聞。戊辰，車駕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之口皆放還南。

十有九年春正月辛未朔，朝饗群臣於懸瓠。癸酉，詔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甲戌，檄喻蕭鸞。丙子，鸞龍陽縣開國侯王朗自渦陽來降。壬午，講武於汝水之西，大賚六軍。丙申，平南將軍王肅頻破蕭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巒。己亥，

説靠近邊境的蠻人，多有劫掠，以致有父子分離，家庭隔絶，虧損祥和之氣，傷害仁義厚道。統一疆土，養育百姓，如果如此，南方人哪裏知道朝廷的恩德呢？可詔令荆、郢、東荆三州管轄蠻人，不要侵犯抄掠。"這個月，蕭鸞廢黜殺死他的主子蕭昭文而僭越即位。十一月辛未初一，詔令冀、定二州民衆：一百歲以上的賜給縣令名號，九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三級，八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二級，七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己養活的，賜給穀帛；以孝順仁義廉潔忠貞、文武才幹響應徵召的都把姓名上報。丁丑，皇帝前往鄴城。甲申，經過比干的墳墓，感傷他的忠貞而獲罪，親自寫弔文，立碑刻在上面。己丑，皇帝到洛陽。蕭鸞的雍州刺史曹虎占據襄陽請求投降。十二月辛丑初一，派遣代理征南將軍薛真度統領四名將領出兵到襄陽，大將軍劉昶出兵到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兵到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兵到南鄭。壬寅，改革衣服的制度。癸卯，詔令宫廷内外戒嚴。戊申，優惠免除代京遷移家庭三年的租賦。己酉，詔令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的人：王食封邑租賦的一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辛亥，皇帝向南征伐。丁卯，詔令郢豫二州的民衆：一百歲以上的賜予縣令名號，九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三級，八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二級，七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一級；孤獨寡婦鰥夫年老不能自己養活的，賜給穀帛；靠路邊的民衆免除一年的田租；以孝順愷悌廉潔仁義、文武才幹響應徵召的都把姓名上報。戊辰，皇帝到達懸瓠。己巳，詔令壽陽、鍾離、馬頭的軍隊所擒獲的男女都放回南方。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初一，在懸瓠接見宴請群臣。癸酉，下詔禁止淮水以北的民衆不能侵犯擄掠，違犯的人以死罪論處。甲戌，發布檄文曉諭蕭鸞。丙子，蕭鸞的龍陽縣開國侯王朗從渦陽來投降。壬午，在汝水的西面練兵，大賞六軍。丙申，平南將軍王肅頻繁打敗蕭鸞的將領，擒獲他的寧州刺史董巒。己亥，皇帝渡過淮水。二月甲

車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隱恤之。戊申，車駕巡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壬子，高麗國遣使朝獻。丙辰，車駕至鍾離。戊午，軍士擒蕭鸞三千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辛酉，車駕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壬戌，乃詔班師。丁卯，遣使臨江數蕭鸞殺主自立之罪惡。三月戊寅，幸邵陽。戊子，太師馮熙薨。乙未，幸下邳。鄧至國遣使朝貢。

辰，前往八公山。路上雨下得很大，詔令去掉車蓋，見到兵士患病的，親自慰問撫恤他們。戊申，皇帝巡視淮水向東行進，民衆都相安無事，租穀運輸在道路上相連。壬子，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辰，皇帝到達鍾離。戊午，軍士擒獲蕭鸞三千兵士，皇帝說："在君主手下爲君主效力，他的民衆有什麼罪?"於是釋放回去。辛酉，皇帝從鍾離出發，將要到長江岸邊。司徒馮誕逝世。壬戌，於是下詔撤軍。丁卯，派遣使者到長江邊列舉蕭鸞殺害君主自己登位的罪惡。三月戊寅，前往邵陽。戊子，太師馮熙逝世。乙未，前往下邳。鄧至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庚子，車駕幸彭城。辛丑，帝爲太師馮熙舉哀於行在所。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運漕之士，復租賦三年。辛亥，詔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德著丘園者具以名聞；蕭鸞民降者，給復十五年。癸丑，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己未，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詔宿衛武官增位一級。庚申，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詔兗州刺史舉部内士人才堪軍國及守宰治行，具以名聞。又詔賜兗州民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戊辰，行幸碻磝。太和廟成。五月己巳，城陽王鸞赭陽失利，降爲定襄縣王。廣川王諧薨。庚午，遷文成皇后馮氏神主于太和廟。甲戌，行幸滑臺。丙子，次于石濟。庚辰，皇太子朝於平桃城。高麗、吐谷渾國并遣使朝貢。癸未，車駕至自南伐，告于太廟。甲申，減閑官禄以裨軍國之用。

夏四月庚子，皇帝前往彭城。辛丑，皇帝在出行住處爲太師馮熙發喪。丁未，赦免徐豫二州囚徒，轉輸漕運的戰士，免除三年的租賦。辛亥，下詔賜給一百歲以上的縣令名號，九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三級，八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二級，七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一級；孤獨寡婦年老患病不能自己養活的，賜給穀帛；德行著名於鄉里的都將姓名上報；蕭鸞的民衆投降的，免除賦役十五年。癸丑，前往小沛，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漢高祖廟。己未，前往瑕丘，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泰山。詔令宫廷守衛的武官增品秩一級。庚申，前往魯城，親自祭祀孔子廟。辛酉，下詔任命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員。詔令兗州刺史推舉境内才能足以擔當軍隊國家重任的士人和郡守縣令的施政表現，都將姓名上報。又下詔賜給兗州民衆爵位和粟帛如同徐州。又下詔選擇孔氏嫡系長子一人，封爲崇聖侯，食邑一百户，以奉行孔子的祭祀。又詔令兗州爲孔子修建園地種植柏樹，整修墳墓，另樹石碑銘文，表彰聖明的德行。戊辰，前往碻磝。太和廟建成。五月己巳，城陽王元鸞於赭陽戰敗，降爲定襄縣王。廣川王元諧逝世。庚午，將文成皇后馮氏的牌位遷到太和廟。甲戌，前往滑臺。丙子，停駐在石濟。庚辰，皇太子在平桃城朝見。高麗、吐谷渾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癸未，皇帝從南伐前綫返回，祭告太廟。甲申，減少閑散官員的俸禄來補益軍隊國家的用度。乙酉，實行合祭於宗廟的禮儀，

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賜有差。甲午，皇太子冠於廟。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辛丑，詔復軍士從駕渡淮者租賦三年。癸卯，詔皇太子赴平城宮。壬子，詔濟州、東郡、滎陽及河南諸縣車駕所經者，百年以上賜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賜以穀帛；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癸丑，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乙卯，曲赦梁州，復民田租三歲。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戊午，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

分發賞賜多少不等。甲午，皇太子在太廟行加冠禮。六月己亥，詔令不能在朝廷中使用北方俗語，如有違犯者，免除所任官職。辛丑，免除跟從皇帝渡過淮水的兵士三年的租賦。癸卯，詔令皇太子趕往平城宮。壬子，詔令濟州、東郡、滎陽和黃河以南皇帝所經各縣，一百歲以上的賜予縣令名號，九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三級，八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二級，七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一級；孤獨年老鰥夫寡婦不能自己養活的，賜給穀帛；以孝順愷悌廉潔仁義、文武才幹響應徵召的都將姓名上報。癸丑，下詔徵集天下散失的書籍，凡秘閣所無、有助於當代之用的加以優厚的賞賜。乙卯，赦免梁州囚徒，免除民衆三年的田租。丙辰，詔令遷到洛陽的民衆，死後葬在黃河以南，不能送回北方。於是代京人南遷的，全部成爲黃河以南洛陽人。戊午，下詔改用長尺大斗，依照《周禮》的制度，頒布天下。

八月甲辰，幸西宮，路見壞冢露棺，駐輦殣之。乙巳，詔選天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丁巳，詔諸從兵從征被傷者皆聽還本。金墉宮成。甲子，引群臣歷宴殿堂。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丙戌，行幸鄴。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壬辰，遣黃門郎以太牢祭比干之墓。乙未，車駕還宮。

八月甲辰，前往西宮，路上見到毀壞的墳墓露出的棺材，停下車輛掩埋。乙巳，詔令選拔天下英勇的兵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來充任宮廷守衛。丁巳，詔令隨從兵士跟從征伐受傷的都准許回故土。金墉宮建成。甲子，接見群臣在各殿堂飲宴。九月庚午，六宮和文武官員都遷到洛陽。丙戌，前往鄴城。丁亥，下詔説："所有舊墳墓，有銘文記録保存，昭然爲當代人所知道的，三公和位次於公者，離墳墓三十步，尚書令僕射、九卿離墳墓十五步，黃門、五校尉離墳墓十步，都不准開墾種植。"壬辰，派遣黃門郎用太牢祭祀比干的墳墓。乙未，皇帝回宮。

冬十月甲辰，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縣令，八十以上賜爵三級，七十以上賜爵二級；孤老痼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丙辰，車駕至自鄴。辛酉，詔州郡諸有士庶經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長吏治、堪幹政事者，以時發遣。壬戌，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降焉。詔

冬十月甲辰，赦免相州囚徒。民衆一百歲以上的賜予郡守名號，九十歲以上賜予縣令名號，八十歲以上賜爵位三級，七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二級；孤獨年老久病不能自己養活的，賜給穀帛。丙辰，皇帝從鄴城歸來。辛酉，詔令州郡凡有士人庶民通經術修德行、文思敏捷，才能擅長治理、堪當政事的，及時送到京城。壬戌，詔令各州牧精心評定屬官，考察他們的得失，分爲三等的科日上報，將親自閱覽而加以升降。詔令徐、

徐、兗、光、南青、荆、洛六州纂嚴戒備，應須赴集。十有一月，行幸委粟山。議定圓丘。甲申，有事於圓丘。丙戌，大赦天下。十有二月乙未朔，引見群臣於光極堂，宣示品令，爲大選之始。辛酉，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咸陽王禧爲長兼太尉，前南安王楨復本封，以特進、廣陵王羽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甲子，引見群臣於光極堂，班賜冠服。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爲元氏。壬辰，改封始平王勰爲彭城王，以定襄縣王鸞復封城陽王。二月辛丑，帝幸華林，聽訟於都亭。壬寅，詔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丙午，詔畿内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庚戌，幸華林，聽訟於都亭。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曰："國老黄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丁丑，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夏四月甲辰，廣州刺史薛法護南叛。五月丙子，詔曰："農惟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勵。其令畿内嚴加課督，惰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丙戌，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晋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蹋。丁亥，車駕有事於方澤。

七月，廢皇后馮氏。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群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

丁亥，詔曰："炎陽爽節，秋零

兗、光、南青、荆、洛六州嚴加戒備，等待會合。十一月，前往委粟山。商議決定圓丘。甲申，在圓丘祭祀。丙戌，大赦天下。十二月乙未初一，在光極堂接見群臣，宣布條令，爲大規模選拔的開端。辛酉，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咸陽王元禧擔任長兼太尉，前南安王元楨恢復原先的封爵，任命特進、廣陵王元羽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甲子，在光極堂接見群臣，賞賜衣帽。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下詔改皇族姓氏爲元氏。壬辰，改封始平王元勰爲彭城王，將定襄縣王元鸞又封爲城陽王。二月辛丑，皇帝前往華林，在都亭聽取訴訟。壬寅，詔令除非發生戰事，准許完成三年的喪制。丙午，詔令京郊内七十歲以上的人在春季末趕往京城，將要施行養老的禮儀。庚戌，前往華林，在都亭聽取訴訟。癸丑，詔令介山的區域内，准許實行寒食習俗，其餘地區禁止。三月丙寅，在華林園宴請群臣和國老、庶老。下詔説："國老高齡以上，賜予中散大夫、郡守名位；六十歲以上，賜予給事中、縣令名位；庶老，爲值勤的代理郡守縣令。各自賜予鳩形拐杖、衣裳。"丁丑，詔令各州中正各自推舉在鄉里民衆中有聲望，年紀五十歲以上一向安於平民地位者，授任爲縣令縣長。

夏四月甲辰，廣州刺史薛法護向南方叛變。五月丙子，下詔説："農事爲政事的首位，糧食是民衆的先務，時雨充沛，應該督促勉勵農耕。現命令京郊内嚴格加以督察，懶於耕種的施以杖刑，努力耕作的都將姓名上報。"丙戌，開始在河陰營建方澤。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漢光武和明、章三帝的陵墓。又下詔漢朝、魏朝、晋朝各帝陵墓，各自禁止方圓一百步内不能打柴割草，隨意踐踏。丁亥，皇帝在方澤祭祀。

七月，廢黜皇后馮氏。戊寅，皇帝因長久天旱，廣祭衆神；從癸未不進食直到乙酉，這天夜晚及時雨大降。

丁亥，下詔説："炎熱的陽光出現在涼爽的

卷澍，在予之責，實深悚栗，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靈鑒誠款，曲流雲液。雖休勿休，寧敢怠息？將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栖，雖加銓采，未能招致。其精訪幽谷，舉兹賢彦，直言極諫，匡予不及。又邪佞毁朝，固唯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虧。主者彈劾不肖，明黜盗禄。又法爲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决。又疾苦六極，人神所矜，宜時訪恤，以拯窮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濟。又輕徭薄賦，君人常理，歲中恒役，具以狀聞。又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又京民始業，農桑爲本，田稼多少，課督以不，具以狀言。"

季節，秋雨不適時降落，在於我的責任，實在深爲恐懼戰栗，所以停止飲食三天，來回應上天的譴告。神靈見我誠心，便落下及時雨。雖然災變將停但還未停，怎麽敢怠慢？大概是有賢人德行深厚，高士凝神隱逸，雖然加以銓選訪查，還没有羅致。可精心訪求民間，推舉本地賢明英俊人才，直言規勸，匡正我的不足。其次邪惡小人誹謗朝廷，本來是政治的蠹蟲；貪婪的人竊據職位，大政因之虧損。主管者應彈劾不正派的人，鮮明地廢黜盗取俸禄者。再者法律是治理天下的關鍵，民衆性命尤其重大，在京城的囚徒，命令全部上奏，我將親自查閲，及時商議判決。再次疾病中有氣極等六極，是人神所憐憫的，應時常訪察撫恤，來極救窮困殘疾。鰥寡困乏、不能自己養活的，明確地加以憐憫撫恤，使他們得以生存。再次輕徭薄賦，是君主不變的道理，一年中的固定勞役，都將情况上報。再次夫婦之道，是民衆首要的事情，仲春時節的交往，禮典中有不變的程序，男女婚姻失去時機的按禮儀使他們相會。最後京城民衆開始就業，農桑是根本，田地莊稼的多少，督促與否，都將情况上報。"

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録囚徒，咸降本罪二等决遣之。戊戌，車駕幸嵩高。甲寅，還宫。丁巳，南安王楨薨。幸華林園聽訟。九月戊辰，車駕閲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宫。丁亥，將通洛水入穀，帝親臨觀。

八月壬辰初一，前往華林園，親自訊録囚徒罪狀，都比本來的罪過降兩級判决遣放他們。戊戌，皇帝前往嵩高。甲寅，回宫。丁巳，南安王元楨逝世。前往華林園聽理訴訟。九月戊辰，皇帝在小平津閲兵。癸酉，回宫。丁亥，將要溝通洛水進入穀水，皇帝親自前往觀看。

冬十月戊戌，以代遷之士皆爲羽林、虎賁；司州之民，十二夫調一吏，爲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己酉，曲赦京師。十有一月乙酉，復封前汝陰王天賜孫景和爲汝陰王，前京兆王太興爲西河王。閏月丙辰，右將軍元隆大破汾州叛胡。十有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循察，開倉賑恤。乙丑，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丙寅，廢皇太子恂爲庶人；丁卯，告太廟。戊辰，置常平倉。恒州刺史穆泰等在州

冬十月戊戌，將代京遷來的戰士都作爲羽林、虎賁；司州的民衆，十二男丁中調一人爲吏，做四年更卒，每年輪番休假，以供給公私的勞役。己酉，赦免京城囚徒。十一月乙酉，重封前汝陰王天賜的孫子景和爲汝陰王，前京兆王太興爲西河王。閏月丙辰，右將軍元隆大敗汾州叛變的胡人。十二月甲子，因西北州郡天旱歉收，派遣侍臣巡視，開倉賑濟撫恤。乙丑，放開鹽池的禁令，和民衆共同開采。丙寅，廢黜太子元恂爲平民；丁卯，祭告太廟。戊辰，設置常平倉。恒州刺史穆泰等人在州中謀反，派遣代理吏部尚書任城王元澄審訊處治他們。樂陵王思譽

謀反，遣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案治之。樂陵王思譽坐知泰陰謀不告，削爵爲庶人。

因知道穆泰的陰謀不舉報而獲罪，被削奪爵位爲平民。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己亥，遣兼侍中張彝、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揚風化。乙巳，車駕北巡。二月壬戌，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已上，假以郡守。先是，定州民王金鈎訛言惑衆，自稱應王。丙寅，州郡捕斬之。癸酉，車駕至平城。甲戌，謁永固陵。癸未，行幸雲中。三月庚寅，車駕至自雲中。辛卯，謁金陵。乙未，車駕南巡。己酉，次離石。叛胡歸罪，宥之。甲寅，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丙辰，車駕次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元恪爲皇太子，賜予天下爲父親後代者每人爵位一級。己亥，派遣兼侍中張彝、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視四方考察，詢問民衆的疾苦，罷黜擢升郡守縣令，宣揚朝廷教化。乙巳，皇帝向北巡視。二月壬戌，停駐在太原。親自接見老年人，詢問他們所不便利的事情。乙丑，詔令并州士人年紀六十歲以上，賜予郡守名位。在這以前，定州百姓王金鈎以妖言惑衆，自稱應天命稱王號。丙寅，州郡逮捕殺了他。癸酉，皇帝到平城。甲戌，拜謁永固陵。癸未，前往雲中。三月庚寅，皇帝從雲中返回。辛卯，拜謁金陵。乙未，皇帝向南巡視。己酉，停駐離石。叛變的胡人自首，寬恕了他們。甲寅，詔令汾州民衆一百歲以上的賜予縣令名號，九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三級，八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二級，七十歲以上的賜爵位一級。丙辰，皇帝停駐平陽，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唐堯。

夏四月庚申，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癸亥，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修堯、舜、夏禹廟。辛未，行幸長安。壬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癸未，大將軍、宋王劉昶薨。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五月丁亥朔，衛大國遣使朝貢。己丑，車駕東旋，泛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令，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其營船之夫，賜爵一級；孤寡鰥貧、窮疴廢疾，各賜帛二匹，穀五斛；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貢

夏四月庚申，前往龍門，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夏禹。癸亥，前往蒲坂，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虞舜。戊辰，詔令修建堯、舜、夏禹廟。辛未，前往長安。壬申，武興王楊集始前來朝見。乙亥，親自接見老年人，詢問他們的疾苦。丙子，派遣侍臣分别巡視各縣，賑濟賜予穀帛。戊寅，前往未央殿、阿房宫，於是到昆明池。癸未，大將軍、宋王劉昶逝世。丙戌，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漢帝各陵墓。五月丁亥初一，衛大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己丑，皇帝向東返回，渡過渭水入黄河。庚寅，詔令雍州士人一百歲以上賜予華郡太守名號，九十歲以上賜予荒郡太守名號，八十歲以上賜予華縣令名號，七十歲以上賜予荒縣令名號；庶族老人依年紀各降一等，七十歲以上賜爵位三級；經營船隻的人，賜爵位一級；鰥寡孤獨、怪病殘疾，各賜給帛二匹，穀五斛；凡孝順友愛仁德信義、具有文學才幹的，都要薦舉。壬辰，派遣使者用太牢在酆邑祭祀周文王，在鎬邑

舉。壬辰，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武王於鎬。癸卯，遣使祭華嶽。六月庚申，車駕至自長安。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二十萬，將以南討。癸亥，司空穆亮遜位。丁卯，部分六師，以定行留。

秋七月甲午，立昭儀馮氏爲皇后。戊辰，以前司空穆亮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甲寅，帝親爲群臣講喪服於清徽堂。八月丙辰，詔中外戒嚴。壬戌，立皇子愉爲京兆王，懌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壬申，行幸河南城。甲戌，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車駕南討。九月丙申，詔曰："哀貧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矜愍。可敕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丁酉，詔河南尹李崇討梁州叛羌，受征西源懷節度。辛丑，帝留諸將攻赭陽，引師而南。癸卯，至宛城，夜襲其郛，克之。丁未，車駕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前將軍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

冬十月丁巳，四面進攻，不克，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乙亥，追廢貞皇后林氏爲庶人。十有一月甲午，蕭鸞前軍將軍韓秀方、弋陽太守王副之、後軍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丁酉，大破賊軍於沔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於是民皆復業，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十五以上假以縣令。新野民張睹柵萬餘家，拒守不下。十有二月庚申，破之，俘斬萬餘。丁卯，詔流徙之囚，皆勿決遣，有登城之際，令其先鋒自效。庚午，車駕臨沔，遂

祭祀周武王。癸卯，派遣使者祭祀華嶽。六月庚申，皇帝從長安返回。壬戌，詔令冀、定、瀛、相、濟五州調發兵卒二十萬，將要用來向南征討。癸亥，司空穆亮退位。丁卯，部署六軍，以決定出動留守。

秋七月甲午，立昭儀馮氏爲皇后。戊辰，任命前司空穆亮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甲寅，皇帝親自在清徽堂爲群臣講解居喪所穿的衣服。八月丙辰，詔令宮廷內外嚴密戒備。壬戌，立皇子元愉爲京兆王，元懌爲清河王，元懷爲廣平王。壬申，前往河南城。甲戌，在華林園習武。庚辰，皇帝向南討伐。九月丙申，下詔説："哀憐貧苦撫恤老人，是君王的急務，鰥寡和六種疾病，尤其應該憐憫。可下令司州洛陽的民衆，年紀七十歲以上没有子孫，六十歲以上没有服喪一年的親屬，貧苦不能自己養活的，供給衣食；以及不滿六十歲而有積久難治的疾病，没有服喪九月的親屬，窮困無法自己治療的，都在另外店鋪派醫生救護，供給醫師四人，預先請求藥物來治療他們。"丁酉，詔令河南尹李崇討伐梁州叛變的羌人，受征西將軍源懷的調度。辛丑，皇帝留衆將領攻打赭陽，率軍隊向南行進。癸卯，到達宛城，夜晚襲擊外城，攻下來了。丁未，皇帝從南陽出發，留下太尉咸陽王元禧、前將軍元英攻打南陽。己酉，皇帝到達新野。

冬十月丁巳，四面進軍攻打，不能攻克，詔令左軍右軍築起長圍牆來防守。乙亥，追廢貞皇后林氏爲平民。十一月甲午，蕭鸞的前軍將軍韓秀方、弋陽太守王副之、後軍將軍趙祖悦等十五名將領前來投降。丁酉，在沔水北大敗賊寇的軍隊，擒獲他們的將軍王伏保等人。於是民衆都恢復本業，九十歲以上的賜予郡守名號，六十五歲以上的賜予縣令名號。新野百姓張睹和一萬多家築起柵欄，堅守不投降。十二月庚申，打敗他們，俘獲斬首一萬多人。丁卯，詔令流放的囚徒，都不要判決遣送，有攻城拔寨的時候，讓他們充當先鋒效力。庚午，皇帝到沔水邊，巡視沔

巡沔東還。戊寅，車駕還新野。己卯，親行營壘，隱恤六軍。蕭鸞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黄郭戍，戍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以齊郡王子琛紹河間王若後。高昌國遣使朝貢。

二十有二年春正月癸未朔，朝饗群臣於新野行宫。丁亥，拔新野，獲蕭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斬之於宛。戊子，鸞湖陽戍主蔡道福棄城遁走。辛卯，鸞赭陽戍主成公期、軍主胡松棄城遁走。壬辰，鸞輔國將軍、舞陰戍主黄瑶起及直閤將軍、臺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相尋遁走，瑶起、鮑舉爲軍人所獲送。庚戌，行幸南陽。二月乙卯，進攻宛北城。甲子，拔之，鸞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面縛出降。庚午，車駕幸新野。辛未，詔以穰民首歸大順終始若一者，給復三十年，標其所居曰“歸義鄉”；次降者給復十五年。三月壬午朔，大破鸞平北將軍崔惠景、黄門郎蕭衍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曲赦二荆、魯陽郡。鎮南將軍王肅攻鸞義陽。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乙未，詔將軍鄭思明、嚴虚敬、宇文福等三軍繼援。辛丑，行幸湖陽。乙未，次比陽。戊申，詔荆州諸郡之民，初降次附，復同穰縣。辛亥，行幸懸瓠。

夏四月甲寅，從征武直之官進位三階，文官二級，外官一階。庚午，發州郡兵二十萬人，限八月中旬集懸瓠。趙郡王幹薨。五月丙午，詔在征身喪者，四品已下及卑兼之職給帛有差。六月庚申，詔諸王將士戰没皆加優贈。

秋七月壬午，詔曰：“朕以寡德，

水後向東返回。戊寅，皇帝回新野。己卯，親自到營壘中，慰勞撫恤六軍。蕭鸞的將領王曇紛等一萬多人侵犯南青州的黄郭戍，戍守頭領崔僧淵打敗他們，全部俘虜他們的部衆。以齊郡王的兒子元琛繼承河間王元若爲後代。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二十二年春正月癸未初一，在新野行宫接見宴請群臣。丁亥，攻下新野，擒獲蕭鸞的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在宛縣殺了他。戊子，蕭鸞的湖陽戍守頭領蔡道福放棄城池逃跑。辛卯，蕭鸞的赭陽戍守頭領成公期、軍主胡松放棄城池逃跑。壬辰，蕭鸞的輔國將軍、舞陰戍守頭領黄瑶起和直閤將軍、臺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尋機逃跑，瑶起、鮑舉被軍人所擒獲押送。庚戌，前往南陽。二月乙卯，進軍攻打宛縣北城。甲子，攻下來，蕭鸞的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雙手反綁出城投降。庚午，皇帝前往新野。辛未，詔令穰縣民衆首先歸順而且始終如一的，免除三十年賦役，題寫他們所居之處叫“歸義鄉”；隨後歸降的免除十五年賦役。三月壬午初一，在鄧城大敗蕭鸞的平北將軍崔惠景、黄門郎蕭衍的軍隊，斬殺俘獲二萬多人。庚寅，前往樊城，在襄沔閲兵，炫耀武力後返回。赦免二荆、魯陽郡囚徒。鎮南將軍王肅攻打蕭鸞的義陽。蕭鸞派遣將領裴叔業侵犯渦陽。乙未，詔令將軍鄭思明、嚴虚敬、宇文福等三軍增援。辛丑，前往湖陽。乙未，停駐比陽。戊申，詔令荆州各郡的民衆，最初投降與隨後投降，優惠待遇同於穰縣。辛亥，前往懸瓠。

夏四月甲寅，從征的武職宿衛官員升位三級，文官二級，外地官員一級。庚午，調發州郡兵士二十萬人，限令八月中旬聚集到懸瓠。趙郡王元幹逝世。五月丙午，詔令在戰場喪命的，四品以下官員和低層兼任職位者賜給布帛多少不等。六月庚申，詔令諸王將士戰死者都加以優待追贈。

秋七月壬午，下詔説：“我以微薄的德行，

屬兹靖亂，實賴群英，凱清南夏。宜約躬賞效，以勸茂績。后之私府，便可損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常恤恒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是月，蕭鸞死，子寶卷僭立。八月辛亥，皇太子自京師來朝。壬子，蕭寶卷奉朝請鄧學擁其齊興郡内屬。敕勒樹者相率反叛。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壬午，高麗國遣使朝獻。九月己亥，帝以蕭鸞死，禮不伐喪，乃詔反旆。庚子，仍將北伐叛虜。丙午，車駕發懸瓠。

遇上這平定禍亂的時期，實在依賴廣大英豪，肅清南方。應約束自己獎賞有功者，以激勵建立豐功偉績的人。皇后的私府，可以省去一半；六宮的嬪妃，五服之内的男女老少，常常撫恤供給，也令減去一半；在軍陣中的親屬，三分省去一分。”這個月，蕭鸞死去，兒子寶卷僭越即位。八月辛亥，皇太子從京城來朝見。壬子，蕭寶卷的奉朝請鄧學占據他的齊興郡歸附。敕勒樹者相繼反叛。詔令平北將軍、江陽王元繼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去討伐他們。壬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九月己亥，皇帝因蕭鸞死去，按禮制不征伐有喪事的國家，於是下詔撤軍。庚子，又將向北征伐叛變的胡人。丙午，皇帝從懸瓠出發。

冬十月己酉朔，曲赦二豫殊死已下，復民田租一歲。十有一月辛巳，幸鄴。十有二月甲寅，以江陽王繼定敕勒，乃詔班師。

冬十月己酉初一，赦免二豫死罪以下囚徒，免除民衆一年的田租。十一月辛巳，前往鄴城。十二月甲寅，因江陽王元繼平定敕勒，於是詔令軍隊返回。

二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群臣，以帝疾瘳上壽，大饗於澄鸞殿。壬午，幸西門豹祠，遂歷漳水而還。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荆州。癸未，詔前將軍元英討之。乙酉，車駕發鄴，戊戌，至自鄴。庚子，告於廟社。癸卯，行飲至策勛之禮。甲辰，大赦天下。太保、齊郡王簡薨。二月辛亥，以長兼太尉、咸陽王禧爲正太尉。癸亥，以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爲司徒，復樂陵王思譽本封。癸酉，顯達攻陷馬圈戍。三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甲申，以順陽被圍危急，詔振武將軍慕容平城率騎五千赴之。丙戌，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且攝百揆。丁酉，車駕至馬圈。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顯達歸路。戊戌，頻戰破之，其夜，顯達及崔惠景、曹虎等宵遁。己亥，收其戎資億計，班賜六軍。諸將追奔及於漢水，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初一，接見群臣，因皇帝患病而祝壽，在澄鸞殿大擺筵席。壬午，前往西門豹祠，到了漳水而返回。蕭寶卷派遣太尉陳顯達侵犯荆州。癸未，詔令前將軍元英討伐陳顯達。乙酉，皇帝從鄴城出發，戊戌，從鄴城返回。庚子，祭告太廟社廟。癸卯，施用合祭於宗廟紀功於策的禮儀。甲辰，大赦天下。太保、齊郡王元簡逝世。二月辛亥，任命長兼太尉、咸陽王元禧爲正太尉。癸亥，任命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爲司徒，恢復樂陵王思譽原先的封爵。癸酉，顯達攻占馬圈戍。三月庚辰，皇帝向南征伐。癸未，停駐梁城。甲申，因順陽遭圍困形勢危急，詔令振武將軍慕容平城率領五千騎兵趕往順陽。丙戌，皇帝有病，司徒、彭城王元勰在宮中侍候疾病，且總領各項政事。丁酉，皇帝到馬圈。詔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元嘉封鎖均口，攔截顯達回歸的道路。戊戌，頻繁打敗顯達，這天夜晚，顯達和崔惠景、曹虎等人趁夜逃跑。己亥，收繳他們的軍用物資以億計數，分發賞賜六軍。衆將領追趕到漢水，顯達軍隊被斬殺俘獲和投水而死的有十分之八九，斬殺寶卷的左

斬獲及赴水而死者十八九，斬寶卷左軍將軍張于達等。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率數萬人棄順陽遁走。

軍將軍張于達等人。賊寇將領蔡道福、成公期率領幾萬人放棄順陽逃跑。

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詔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公，鎮南將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公禧，尚書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顧命宰輔曰："粤爾太尉、司空、尚書令、左右僕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聖重明，屬鴻曆於寡昧。兢兢業業，思纂乃聖之遺蹤。遷都嵩極，定鼎河瀍，庶南蕩甌吴，復禮萬國，以仰光七廟，俯濟蒼生。困窮早滅，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歟？可不勉之！"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宫，時年三十三。秘諱，至魯陽發哀，還京師。上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長陵。

庚子，皇帝病情很重，車駕向北停駐穀塘原。甲辰，下詔賜令皇后馮氏自殺。詔令司徒元勰徵召太子在魯陽登位。下詔任命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元詳爲司空公，鎮南將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元嘉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和侍中、太尉公元禧，尚書右僕射、任城王元澄等六人輔佐朝政。臨終遺命宰輔説："太尉、司空、尚書令、左右僕射、吏部尚書，思慮我太祖盛大的基業，和金木水火一樣繁茂，累代聖人不斷壯大，將大功業交給我寡德愚昧之人。兢兢業業，思量繼承聖人的遺迹。遷都到嵩山旁，定都在黄河瀍水一帶，希望南平甌越東吴，統一天下，向上光耀祖宗七廟，向下普濟黎民百姓。却困迫早死，不能達到志向。公卿可好好輔助繼承者，興隆我們魏室，不也是很好的嗎？能不加倍努力嗎！"夏四月丙午初一，皇帝在穀塘原的行宫逝世，這年三十三歲。隱秘消息，到魯陽公布喪事，回到京城。上謚號爲孝文皇帝，廟號爲高祖。五月丙申，安葬在長陵。

帝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曾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顯祖問帝，帝曰："代親之感，内切於心。"顯祖甚嘆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於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絶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每垂矜捨。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之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數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

皇帝自幼有淳厚的性情，四歲時，顯祖曾經身上長瘡，皇帝親自爲他吸膿。五歲接受禪讓，悲痛哭泣不能自制。顯祖問皇帝，皇帝説："接替父親的感覺，内心傷悲。"顯祖十分感嘆驚異。文明太后因皇帝聰慧英明，今後恐怕對馮氏家族不利，準備策劃廢黜皇帝。就在寒冬臘月，讓他穿單衣服關在房子中，三天不給食物，召見咸陽王元禧，將要立元禧，元丕、穆泰、李冲一再勸阻，纔作罷。皇帝一點也没有怨恨，衹是很感激元丕等人。撫愛關懷弟弟們，始終没有絲毫矛盾，篤愛和睦九族，禮儀敬意都很周全。雖然對大臣執法不放縱，但性情寬厚仁慈，時常原諒不追究。侍奉食物的人曾用熱湯燙傷了皇帝的手，又曾在食物中發現蟲子之類的污穢東西，都笑着寬恕了他們。先前有宦官在太后面前誣陷皇帝，

後，亦不以介意。

太后大怒，打了皇帝幾十棍，皇帝默默地承受，不自己申辯。太后逝世後，皇帝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急之事損民力也。巡幸淮南，如在内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民稻粟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禳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

皇帝處理政事，無不從善如流。同情憐憫百姓，始終思慮如何有益於他們。天地、五郊、宗廟春分秋分的祭禮，常常一定親自參加，不因嚴寒炎熱而懈怠。尚書上奏的事情，大多自己思考。百官不分高低，無不加以留意，務必周到。時常說：凡做君主的，擔心的是不公平，不能推心置腹地待人，如果能公平誠心，胡人越人也可以親如兄弟。曾心平氣和地對史官說："真實地記載當代事務，不要隱瞞國家的弊端。君主隨意作威作福，史官又不記載，他還有什麽畏懼的呢?"南北征戰巡視，有關官員奏請修治道路，皇帝說："粗略地修建橋梁，能通車馬就可以了，不必除草鏟平地面。"凡是修建的項目，是不得已纔進行，不做不急迫的事情損耗民衆勞力。巡視淮水以南，如同在國内地區，遇戰事必須砍伐民衆樹木時，必定留下布帛來償付它的價值，對民衆的稻子穀粟不加以損壞踐踏。所有不是典籍記載的禁忌禳除厭勝的偏方，一概廢除。

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奥。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册，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及射禽獸，莫不隨所志斃之。至年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皇帝很愛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的義理，讀過後便能講解，學習不用老師傳授，却能探討其中的精髓奥秘。史書傳記諸子百家，無不廣泛閲讀。善於談論《莊子》《老子》，尤其精通佛教義理。才思文采宏富，喜愛寫文章，詩賦銘頌，憑興致而創作。有重大文誥篇章，在馬上口述授意别人代寫，等到口述完，不改動一個字。自從太和十年以後的詔書册命，都出自皇帝的文筆。其餘的文章，有一百多篇。愛好奇才異士，情感如同飢渴。對待朝廷賢明的人，依才能的大小，常有結成布衣之交的意向。心境悠然超脱，不爲世俗事務所困惑。又自幼善於射箭，四肢有力。十多歲時，能用手指彈碎羊的肩胛骨。射擊飛禽走獸，無不依自己的意志射死它們。到十五歲時，便不再殺生，射獵的事都停止了。性格節儉樸素，經常穿洗了又洗的衣服，馬鞍衹是綁上鐵木而已。皇帝的高雅志向，都是這樣。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

史臣曰：有魏開始奠基於代郡朔方，平定

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睿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黄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虚謚也？

南方，開闢土地經營世事，都以勇武爲業績，文德教化的事，還來不及。高祖自幼繼承宏大的基業，很早具有聰穎聖明的風範。當時因爲文明太后代理政事，便悠閑不理政，深察獨得之理，平日無意言談，神情契合提出的目標，本來符合於自然的化育。等到親自總攬朝政，每天處理上萬件事情，十來年間，成天没有一點空閑，從不同的道路達到一個目標，從不同的方案達到一個目的，凡是民衆所難實行的，人際關係的高尚行爲，雖然尊居於皇宫，都履行了。至於敬考古道，協和天人，帝王典制，朝野法度，斟酌取捨，禮儀制度光輝燦爛，海内百姓都受到耳目的恩賜。加之雄才大略，愛好奇人異士，看待下屬如同身上的傷痛，辛勞自己而有利於别人，也難以用言辭稱贊。他規劃治理天地，哪裏是虚假的謚法呢？

魏書卷八

帝紀第八

世宗紀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床下，日化爲龍，繞己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宫。二十一年正月甲午，立爲皇太子。

世宗宣武皇帝，名元恪，是高祖孝文皇帝的第二個兒子。母親是高夫人，當初，夢見被太陽追逐，躲避在床下，太陽化爲龍，繞自己幾圈，醒後驚異害怕，不久有身孕。太和七年閏四月，在平城宫生下皇帝。二十一年正月甲午，立爲皇太子。

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即皇帝位于魯陽，大赦天下。帝居諒闇，委政宰輔。五月丙子朔，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分遣侍臣巡行郡國，問民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文武應求、道著丘園者，皆加褒禮。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

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在魯陽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皇帝居喪，將政事委托給宰輔。五月丙子初一，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乙卯，派遣侍臣巡視郡國，詢問民衆疾苦，考察郡守縣令，罷黜昏庸者擢升賢明者，以文武才幹響應徵召、德行聞名於鄉里者，都加以褒揚禮敬。戊辰，追尊皇帝母親爲文昭皇后。

秋八月戊申，遵遺詔，高祖三夫人已下悉歸家。癸丑，宫臣增位一級。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

秋八月戊申，遵照遺詔，高祖三夫人以下妃子都回到家中。癸丑，宫中臣屬增位一級。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投降南方。

冬十月辛未，鄧至國王像舒彭來朝。丙戌，車駕謁長陵。丁酉，有事於太廟。十有一月，幽州民王惠定聚衆反，自稱明法皇帝，刺史李肅捕斬之。

冬十月辛未，鄧至國王像舒彭朝見。丙戌，皇帝拜謁長陵。丁酉，在太廟祭祀。十一月，幽州百姓王惠定聚集民衆反叛，自稱明法皇帝，刺史李肅逮捕殺了他。

是歲，州鎮十八水，民飢，分遣使者開倉賑恤。高麗國遣使朝獻。

這一年，十八個州鎮發生水災，民衆飢餓，分别派遣使者開倉賑濟撫恤。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景明元年春正月壬寅，車駕謁長陵。乙巳，大赦，改年。丁未，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屬，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帥車騎十萬赴

景明元年春正月壬寅，皇帝拜謁長陵。乙巳，大赦天下，改年號。丁未，蕭寶卷的豫州刺史裴叔業獻出壽春歸附，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元勰率領騎兵十萬人趕往壽春。二月戊戌，又任

之。二月戊戌，復以彭城王勰爲司徒。寶卷將胡松、李居士率衆萬餘屯宛，陳伯之水軍溯淮而上，以逼壽春。

夏四月丙申，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大破之，斬首萬數。己亥，皇弟恌薨。五月甲寅，以北鎮大飢，遣兼侍中楊播巡撫賑恤。六月丙子，司徒、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癸未，大陽蠻酋田育丘等率户内附。

秋七月，寶卷又遣陳伯之寇淮南。庚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乙未，高麗國遣使朝貢。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吴子陽、鄧元起於長風。齊州民柳世明聚衆反。

冬十月丁卯朔，車駕謁長陵。庚寅，齊、兖二州討世明，平之。丁亥，改授彭城王勰爲司徒、録尚書事。甲午，詔壽春置兵四萬人。十有一月己亥，荆州刺史桓道進攻寶卷下笮戍，拔之，降者二千餘户。丁巳，陽平王頤薨。

是歲，十七州大飢，分遣使者開倉賑恤。是冬，島夷蕭衍起兵東下，伐其主蕭寶卷。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車駕謁長陵。庚戌，帝始親政。遵遺詔，聽司徒、彭城王勰以王歸第。太尉、咸陽王禧進位太保，司空、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録尚書事。丁巳，引見群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覽政之意。辛酉，高麗國遣使朝獻。壬戌，以太保、咸陽王禧領太尉，大將軍、廣陵王羽爲司徒。詔曰："朕幼承寶曆，艱憂在疚，庶事不親，風化未洽。今始覽政務，義協惟新，思使四方風從率善，可分遣大使，黜陟幽

命彭城王元勰爲司徒。寶卷的將領胡松、李居士率領部衆一萬多人駐守宛地，陳伯之的水軍逆淮水而上逼近壽春。

夏四月丙申，彭城王元勰、車騎將軍王肅大敗寶卷的軍隊，斬首一萬多級。己亥，皇弟元恌逝世。五月甲寅，因北方軍鎮發生大饑荒，派遣兼侍中楊播巡視賑濟。六月丙子，司徒、彭城王元勰升任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肅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癸未，大陽蠻人首領田育丘等人率部衆歸附。

秋七月，寶卷又派遣陳伯之侵犯淮南。庚子，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八月乙酉，彭城王元勰在肥口打敗伯之。乙未，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在長風打敗寶卷的將領吴子陽、鄧元起。齊州百姓柳世明聚集民衆反叛。

冬十月丁卯初一，皇帝謁長陵。庚寅，齊、兖二州討伐世明，平定了他們。丁亥，改授彭城王元勰爲司徒、録尚書事。甲午，詔令壽春駐軍四萬人。十一月己亥，荆州刺史桓道進攻打寶卷的下笮戍，攻下來了，投降的有二千多户。丁巳，陽平王元頤逝世。

這一年，十七個州發生大饑荒，分别派遣使者開倉賑濟撫恤。這年冬，島夷蕭衍起兵東下，征伐他的君主蕭寶卷。

二年春正月丙申初一，皇帝謁長陵。庚戌，皇帝開始親自執政。遵照遺詔，准許司徒、彭城王元勰以王的身份回宅第。太尉、咸陽王元禧升任爲太保，司空、北海王元詳擔任大將軍、録尚書事。丁巳，在太極前殿接見群臣，告訴處理政事的意圖。辛酉，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壬戌，任命太保、咸陽王元禧兼領太尉，大將軍、廣陵王元羽擔任司徒。下詔説："我幼年繼承皇位，居喪悲痛，不親自處理各項事務，風尚教化未能周遍。現在開始處理政事，意圖是除舊布新，想使四方聞風而動相率從善，可派遣大使，罷黜昏庸者擢升賢明者。"二月庚午，宫

明。”二月庚午，宿衛之官進位一級。甲戌，大赦天下。三月乙未朔，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凋弊。宜時矜量，以拯民瘼。正調之外，諸妨害損民一時蠲罷。”辛亥，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稽逋，旬月之間，纔一覽决。淹獄久訟，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弊。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令日親庶事。嚴勒守宰，不得因循，寬怠虧政。”壬戌，詔曰：“治尚簡静，任貴應事。州府佐史，除板稍多，方成損弊，無益政道。又京師百司，僚局殷雜，官有閑長者，亦同此例。苟非稱要，悉從蠲省。”青、齊、徐、兖四州大飢，民死者萬餘口。是月，蕭衍立寶卷弟南康王寶融爲主，年號中興，東赴建業。

夏五月壬子，廣陵王羽薨。壬戌，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六月丁亥，考諸州刺史，加以黜陟。

秋七月乙巳，蠕蠕犯塞。乙未，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蕭寶卷將黄天賜於赤亭。辛酉，大赦天下。壬戌，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王肅薨。九月丁酉，發畿内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卯，免壽春營户爲揚州民。

冬十月丁卯，吐谷渾國遣使朝獻。辛未，蕭寶卷零陵戍主華候率户内屬。十有一月丙申，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爲司空。丁酉，大將軍、北海王詳爲太傅，領司徒。壬寅，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十二月，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寶卷直後張齊殺其主寶卷降蕭衍，衍克建業。

三年春二月戊寅，詔曰：“自比

廷守衛的官員升位一級。甲戌，大赦天下。三月乙未初一，下詔説：“近年以來，接連有戰事，勞役事務既多，百姓困苦。應及時體察，來拯救民衆的疾苦。正常調發之外，所有妨礙有損民衆的馬上廢除。”辛亥，下詔説：“各州刺史，不親自料理民衆事務，督察遲緩，郡縣延滯，一月之中，纔一次聽覽决斷。案件長久訴訟，動輒拖延很長時間，百姓怨恨嗟嘆，便成爲弊端。尚書可確定條例，頒布四方，使他們每天處理日常事務。嚴格要求郡守縣令，不得拖延，鬆懈怠慢虧損政事。”壬戌，下詔説：“政治崇尚簡明清静，辦事貴於順應事物。州府的佐史，委任的漸多，便成爲弊端，對治道没有益處。另外京城各官府，僚屬衆多繁雜，官員有清閑少事者，也同於這一條例。如果不是稱職必要的，全部加以免除。”青、齊、徐、兖四州發生大饑荒，民衆死亡的有一萬多人。這月，蕭衍立寶卷的弟弟南康王寶融爲君主，年號爲中興，向東趕往建業。

夏五月壬子，廣陵王元羽逝世。壬戌，太保、咸陽王元禧謀反，賜令他自殺。六月丁亥，考核各州刺史，分别予以升降。

秋七月乙巳，蠕蠕侵犯邊境。乙未，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在赤亭打敗蕭寶卷的將領黄天賜。辛酉，大赦天下。壬戌，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王肅逝世。九月丁酉，調京郊内男丁五萬人修築京城三百二十三條街市里巷，四十天完工。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卯，免除壽春的營户身份爲揚州的平民。

冬十月丁卯，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辛未，蕭寶卷的零陵戍守頭領華候率領部屬歸附。十一月丙申，任命驃騎大將軍穆亮爲司空。丁酉，以大將軍、北海王元詳擔任太傅，兼領司徒。壬寅，在伊水的北面改建圜丘。乙卯，隨之有祭祀。十二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月，寶卷的直後張齊殺死自己的君主寶卷投降蕭衍，蕭衍攻克建業。

三年春二月戊寅，下詔説：“近來乾旱很長

陽旱積時，農民廢殖，寤言增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三月，魯陽蠻反。蕭寶卷弟建安王寶夤來降。

夏四月，詔撫軍將軍李崇討魯陽反蠻。是月，蕭衍又廢其主寶融而僭立，自稱曰梁。閏月丁巳，司空穆亮薨。五月，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蕭衍大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之京師。

秋七月癸酉，于闐國遣使朝獻。詔加文官從征顯達宿衛者二階，閑散者一階。八月癸卯，蕭寶融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遣使請降。乙卯，以前太傅、平陽公丕爲三老。九月丁巳，車駕行幸鄴。丁卯，詔使者吊殷比干墓。戊寅，閱武於鄴南。庚辰，武興國世子楊紹先遣使朝獻。

冬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十有一月己卯，詔：“京洛兵蕪，歲逾十紀。先皇定鼎舊都，惟新魏曆，翦掃榛荒，創兹雲構，鴻功茂績，規模長遠。今廟社乃建，宮極斯崇，便當以來月中旬，蠲吉徙御。仰尋遺意，感慶交衷。既禮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漢祖壯麗之儀，可依典故，備兹考告，以稱遐邇人臣之望。”十有二月戊子，詔曰：“民本農桑，國重蠶籍，粢盛所憑，冕織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祗修。今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遠，拂羽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秉耒援筐，躬勸億兆。”壬寅，饗群臣于太極前殿，賜布帛有差，以初成也。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囂之，斬級二千。

是歲，疏勒、罽賓、婆羅捺、烏

時間，農民荒廢了耕種，談論起來增加慚愧，在於我的責任很多。申令到州郡，有骨骸暴露在野外的，全部加以掩埋。”三月，魯陽蠻人反叛。蕭寶卷的弟弟寶夤前來投降。

夏四月，詔令撫軍將軍李崇討伐魯陽反叛的蠻人。這月，蕭衍又廢黜他的君主寶融而僭越即位，自稱爲梁國。閏月丁巳，司空穆亮逝世。五月，揚州小峴的戍守頭領党法宗襲擊蕭衍的大峴戍，攻下來了，擒獲了他的龍驤將軍邾菩薩，押送到京城。

秋七月癸酉，于闐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下詔加授從征陳顯達擔任守衛的文官每人二級，閑散官員一級。八月癸卯，蕭寶融的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派遣使者請求投降。乙卯，任命前太傅、平陽公元丕爲三老。九月丁巳，皇帝前往鄴城。丁卯，詔令使者吊祭殷代比干的墳墓。戊寅，在鄴城南閱兵。庚辰，武興國世子楊紹先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冬十月庚子，皇帝親自射箭，遠到一里五十步，群臣在射箭的地方立碑。甲辰，皇帝回宮。十一月己卯，下詔：“京洛因戰爭而荒蕪，歲月已超過一百二十年。先帝在舊都城定都，振興魏國，砍除雜亂叢生的草木，建造這高大壯麗的屋宇，功績宏大，規模長遠。現在太廟社廟建立，宮殿極爲莊嚴，就要在下個月的中旬，選擇吉日遷居。仰思先帝意向，悲喜交集。禮儀超過周宣王《斯干》的制度，事情高於漢高祖壯麗的標準，可以依據典章故實，對此詳加考核後公告，來滿足遠近臣屬的願望。”十二月戊子，下詔說：“民衆依靠農桑，國家重視養蠶籍田，這是祭祀所憑藉，冠冕所依賴。近來京城初創根基，耕種桑蠶暫時缺略，依以往的規程，必須恭敬修理。現在寢殿已經建成，移居不久，離春天郊祭已不遠，鳥兒即將抖動羽毛。可以營造千畝籍田，設置宮壇，將要扶犁提筐，親自激勵百姓。”壬寅，在太極前殿宴請群臣，賞賜布帛多少不等，是因宮殿剛建成的緣故。甲辰，揚州打敗蕭衍的將領張囂之，斬首二千級。

這一年，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萇、阿喻

萇、阿喻陁、羅婆、不崙、陁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舍、伏耆奚那太、羅槃、烏稽、悉萬斤、朱居槃、訶盤陁、撥斤、厭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國并遣使朝貢。河州大飢，死者二千餘口。

陁、羅婆、不崙、陁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舍、伏耆奚那太、羅槃、烏稽、悉萬斤、朱居槃、訶盤陁、撥斤、厭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等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河州發生大饑荒，死亡的有二千多人。

四年春正月乙亥，車駕籍田於千畝。梁州氐楊會反。詔行梁州事楊椿、左將軍羊祉討之。三月己巳，皇后先蠶於北郊。庚辰，揚州破蕭衍將於陰山，斬其龍驤將軍吴道爽等數千級。

四年春正月乙亥，皇帝在千畝耕種籍田。梁州氐人楊會反叛。詔令行梁州事楊椿、左將軍羊祉討伐他。三月己巳，皇后在北郊主祭先蠶。庚辰，揚州在陰山打敗蕭衍的將領，殺死他的龍驤將軍吴道爽等幾千人。

夏四月癸未朔，以蕭寶夤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封丹陽郡開國公、齊王。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戊戌，詔曰："酷吏爲禍，綿古同患；孝婦淫刑，東海燋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獄乎？尚書鞠京師見囚，務盡聽察之理。"己亥，帝以旱減膳徹懸。辛丑，澍雨大洽。五月甲戌，楊椿、羊祉大破反氐，斬首數千級。六月壬午朔，封皇弟悦爲汝南王。丙戌，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千匹，增配壽春。

夏四月癸未初一，任命蕭寶夤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封丹陽郡開國公、齊王。庚寅，南天竺國奉獻辟支佛牙。戊戌，下詔説："殘酷的獄吏造成災禍，自古爲人厭惡；孝順的媳婦被濫用刑罰，東海成爲枯焦的土壤。現在一百天不下雨，想來是有冤獄吧？尚書訊問京城在押的囚徒，務必盡到聽取體察的作用。"己亥，皇帝因天旱減少膳食撤去懸挂的樂器。辛丑，及時雨大降。五月甲戌，楊椿、羊祉大敗反叛的氐人，斬首幾千級。六月壬午初一，封皇弟元悦爲汝南王。丙戌，調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一千匹馬，增援壽春。

秋七月乙卯，三老、平陽公丕薨。庚午，詔還收鹽池利以入公。辛未，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八月庚子，以吏部尚書元英假鎮南將軍，攻蕭衍義陽。勿吉國貢楛矢。辛丑，行幸河南城離宫。

秋七月乙卯，三老、平陽公元丕逝世。庚午，詔令收回鹽池利益以入官府。辛未，任命彭城王元勰爲太師。八月庚子，任命吏部尚書元英爲代理鎮南將軍，攻打蕭衍的義陽。勿吉國貢奉楛矢。辛丑，前往河南城離宫。

冬十有一月壬子，揚州大破蕭衍軍，斬其徐州刺史潘伷憐，擒司馬明素。己未，以武興國世子楊紹先爲其國王。癸亥，詔尚書左僕射源懷撫勞代都、北鎮，隨方拯恤。乙亥，鎮南將軍元英大破蕭衍將吴子陽於白沙，擒斬千數。十有二月庚寅，詔鎮南將軍李崇討東荆反蠻。丙申，詔曰："先朝制立軌式，庶事惟允。但歲積

冬十一月壬子，揚州大敗蕭衍的軍隊，殺死他的徐州刺史潘伷憐，擒獲司馬明素。己未，任命武興國世子楊紹先爲該國國王。癸亥，詔令尚書左僕射源懷安撫慰勞代都、北方軍鎮，根據情況救濟。乙亥，鎮南將軍元英在白沙大敗蕭衍的將領吴子陽，擒獲斬首以千計數。十二月庚寅，詔令鎮南將軍李崇討伐東荆州反叛的蠻人。丙申，下詔説："先朝制定法則，與各項事務相適應。衹不過歲月流逝人員變化，人心背離懈怠。

人移，物情乖惰。比或擅有增損，廢墜不行；或守舊遺宜，時有舛妨；或職分錯亂，互相推委。其下百司，列其疑闕，速以奏聞。”癸卯，蕭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陳虎牙降。

近來有的擅自增删，廢弛不實行；有的守舊不合時宜，時而有妨礙的情况發生；有的職責錯亂，互相推卸責任。現下令各官府，列舉自己的疑難缺略，迅速上奏。”癸卯，蕭衍的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陳虎牙投降。

正始元年春正月庚戌，江州刺史曲江公陳伯之破蕭衍將趙祖悦於東關。丙辰，東荆州刺史楊大眼大破群蠻樊季安等。丙寅，大赦，改年。二月戊子，蕭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丁酉，揚州統軍劉思祖大破衍衆於邵陽，擒其冠軍將軍、邵陽縣開國侯張惠紹，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悦等十將，斬獲數千級。三月壬申，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

正始元年春正月庚戌，江州刺史曲江公陳伯之在東關打敗蕭衍的將領趙祖悦。丙辰，東荆州刺史楊大眼大敗蠻族樊季安等人。丙寅，大赦天下，改年號。二月戊子，蕭衍的將領姜慶真偷襲攻占壽春的外城，州中軍隊攻打趕走了他。丁酉，揚州統軍劉思祖在邵陽大敗蕭衍的部隊，擒獲了他的冠軍將軍、邵陽縣開國侯張惠紹，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悦等十名將領，斬首幾千級。三月壬申，元英在樊城打敗蕭衍的將領王僧炳。

夏四月辛卯，高麗國遣使朝獻。五月丁未朔，太傅、北海王詳以罪廢爲庶人。六月，以旱徹樂減膳。癸巳，詔曰：“朕以匪德，政刑多舛，陽旱歷旬，京甸枯瘁，在予之責，夙宵疚懷。有司可循案舊典，祗行六事：囹圄冤滞，平處决之；庶尹廢職，量加修舉；鰥寡困窮，在所存恤；役賦殷煩，咸加蠲省；賢良讜直，以禮進之，貪殘佞諛，時加屏黜；男女怨曠，務令媾會。稱朕意焉。”甲午，帝以旱親薦享於太廟。戊戌，詔立周旦、夷齊廟於首陽山。庚子，以旱見公卿已下，引咎責躬。又録京師見囚，殊死已下皆减一等，鞭杖之坐悉皆原之。

夏四月辛卯，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五月丁未初一，太傅、北海王元詳因犯罪被廢黜爲平民。六月，皇帝因天旱撤去音樂减少膳食。癸巳，下詔説：“我德行淺薄，政事刑罰多有舛誤，大旱經歷多時，京郊莊稼枯焦，在於我的責任，日夜縈懷。有關官員可查閲舊典章，恭敬地進行六件事：監牢冤枉拖延的案件，公平地加以判决；百官失去職務，酌情加以推舉；鰥夫寡婦困苦貧窮者，各地加以撫恤；勞役賦税繁多，都加以免除减省；賢良正直的人，按禮法提升，貪婪阿諛之徒，隨時加以摒棄罷黜；男女失婚，務必使他們結合。以此而滿足我的心意。”甲午，皇帝因天旱親自在太廟獻上祭品。戊戌，詔令在首陽山立周公旦、夷齊廟。庚子，因天旱接見公卿以下官員，承認過失責備自己。又訊問京城在押囚徒，死罪以下的都减罪一等，受鞭杖的罪過全都赦免。

秋七月癸丑，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來降。李崇大破諸蠻帥樊素安。八月丙子，元英破蕭衍將馬仙琕於義陽。詔洛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乙酉，元英攻義陽，拔之，擒送蕭衍

秋七月癸丑，蕭衍的角城戍守頭領柴慶宗獻城池前來投降。李崇大敗蠻族頭領樊素安。八月丙子，元英在義陽大敗蕭衍的將領馬仙琕。下詔洛陽令如有大事准許當面上奏。乙酉，元英攻打義陽，攻下來了，擒獲并押送蕭衍的冠軍將軍蔡

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辛卯，英又大破衍將，仍清三關。丁酉，封元英爲中山王。戊戌，西羌宋萬率户四千内附。九月丙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兵無餘力，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又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横有徵發。甲子，詔中山王英所執蕭衍冠軍將軍、監司州事蔡靈恩等隨才擢叙。乙丑，蕭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之遣使内附。蠕蠕犯塞，詔左僕射源懷討之。

靈恩等十多名將領到京。辛卯，元英又大敗蕭衍的將領，隨之肅清三關。丁酉，封元英爲中山王。戊戌，西羌宋萬率領四千户歸附。九月丙午，詔令沿淮水南北各處的城鎮據點，都令到秋天播種麥子，春天種植粟穀稻子，依據土地所宜，水田旱田并種，一定要使土地盡其用，兵盡其力，等到來年，使公私都獲得利益。又詔令各州免除徭役，不能隨意徵發。甲子，詔令中山王元英所擒蕭衍的冠軍將軍、監司州事蔡靈恩等人依據才能加以任用。乙丑，蕭衍的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之派遣使者請求歸附。蠕蠕侵犯邊境，詔令左僕射源懷討伐他們。

冬十月乙未，詔斷群官白衣募吏。十有一月戊午，詔曰："古之哲王，創業垂統，安民立化，莫不崇建膠序，開訓國胄，昭宣《三禮》，崇明四術，使道暢群邦，風流萬宇。自皇基徙構，光宅中區，軍國務殷，未遑經建，靖言思之，有慚古烈。可敕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十有二月丙子，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户。己卯，詔群臣議定律令。己亥，行幸伊闕。閏月癸卯朔，蕭衍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假尚書邢巒鎮西將軍，率衆以赴之。乙丑，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爲司空，尚書令、廣陽王嘉加儀同三司。

冬十月乙未，下詔禁止群官以白衣募取吏員。十一月戊午，下詔説："古代的聖明君王，創造基業留給子孫，安定民衆興立教化，無不修建學校，開導教育王族後代，顯揚《三禮》，彰明《詩》《書》《禮》《樂》四種經術，使道德暢行各地，風範流傳宇宙。自從皇基遷徙，光芒覆被中原，軍隊國家事務衆多，來不及修建，思念起來，有愧於古代聖人。可命令有關官員依照漢魏的舊日典章，修建國學。"十二月丙子，將苑囿牧場的公田分配賞賜給代京遷來的家庭。己卯，詔令群臣商議制定律令。己亥，前往伊闕。閏月癸卯初一，蕭衍的行梁州事夏侯道遷占據漢中前來投降，以尚書邢巒爲代理鎮西將軍，率領軍隊趕往漢中。乙丑，任命驃騎大將軍、高陽王元雍爲司空，尚書令、廣陽王元嘉加授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丙子，以宕昌國世子梁彌博爲其國王。鄧至國遣使朝貢。二月，梁州氐反，絶漢中運路。刺史邢巒頻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丙子，任命宕昌國世子梁彌博爲該國國王。鄧至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二月，梁州氐人反叛，截斷漢中運輸道路。刺史邢巒多次大敗他們。

夏四月己未，城陽王鸞薨。乙丑，詔曰："任賢明治，自昔通規，宣風贊務，實惟多士。而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遂使英德罕升，司務多滯。不精厥選，將何考陟？八座可審議往代貢士之

夏四月己未，城陽王元鸞逝世。乙丑，下詔説："任用賢人彰明治道，是自古的通則，宣揚教化輔助政務，實在仰賴人才。然而九品中正制所選拔，僅依據門第，吏部評定，又不依才能推舉。於是使英才有德者少能升遷，官府事務多有滯積。不精心選拔，將如何考察升降？尚書省

方，擢賢之體，必令才學并申，資望兼致。”丙寅，以仇池氐叛，詔光禄大夫楊椿假平西將軍，率衆以討之。

八座可審查議論前代貢舉士人的方法，擢升賢才的體制，一定使才華學識都能展示，門第聲望同時羅致。”丙寅，因仇池氐人反叛，詔令光禄大夫楊椿代理平西將軍，率領軍隊去討伐。

邢巒遣統軍王足西伐，頻破蕭衍諸軍，遂入劍閣，執衍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五月辛巳，氐賊□虎率衆降。

邢巒派遣統軍王足向西征伐，頻繁地打敗蕭衍各軍，於是進入劍閣，擒獲蕭衍的輔國將軍范始男送到京城。五月辛巳，氐賊□虎率領部衆投降。

六月己丑，詔曰：“先朝勛臣，或身罹譴黜，子孫沉滯；或宦途失次，有替舊流。因而弗采，何以獎勸？言念前績，情有親疏。宗及庶族，祖曾功績可紀而無朝官，有官而才堪優引者，隨才銓授。”

六月己丑，下詔説：“先朝有功之臣，有人身遭流放罷黜，子孫不得升進；有人仕途失去次第，不時被新人替代。對這些人因循而不擢拔，以什麽加以獎勵？念及從前的業績，情感有親疏。同宗和庶族，祖父曾祖父有功績記載而没有在朝任官、有官職而才能足以高任的，都依才能選擇委任。”

甲寅，蕭衍冠軍將軍李畋等置營始平郡東、涪水之北。王足逆擊敗之，斬衍冠軍將軍張湯，輔國將軍馬市，寧朔將軍李當、姜見祖，輔國將軍馮文豪，龍驤將軍何營之等。甲子，詔尚書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騎常侍游肇、諫議大夫鄧羡，崇、忠使持節并兼侍中，羡兼黄門，俱爲大使，糾斷外州畿内，其守令之徒咎失彰露者，即便施决，州鎮重職，聽爲表聞。

甲寅，蕭衍的冠軍將軍李畋等在始平郡的東部、涪水以北設置營壘。王足迎擊打敗了他，殺死蕭衍的冠軍將軍張湯，輔國將軍馬市，寧朔將軍李當、姜見祖，輔國將軍馮文豪，龍驤將軍何營之等人。甲子，詔令尚書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騎常侍游肇、諫議大夫鄧羡，李崇、于忠爲使持節并兼侍中，鄧羡兼黄門，都是大使，糾察裁斷外州和京城内，郡守縣令一類人過失昭著的，當即决斷，州鎮重要職務，准許上奏表報告。

乙丑，蕭衍冠軍將軍王景胤、輔國將軍魯方達等攻竹亭，王足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明達、龍驤將軍張方熾。

乙丑，蕭衍的冠軍將軍王景胤、輔國將軍魯方達等人攻打竹亭，王足將他們打得大敗，殺死他們的輔國將軍王明達、龍驤將軍張方熾。

丁卯，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蕭衍將王超宗，俘斬三千級。

丁卯，揚州刺史薛真度大敗蕭衍的將領王超宗，俘虜斬首三千級。

戊辰，蕭衍將魯方達屯戍新城，足又遣統軍盧祖遷等擊敗之，斬衍冠軍將軍楊伯仁、寧朔將軍任安定。

戊辰，蕭衍的將領魯方達屯駐新城，王足又派遣統軍盧祖遷等人打敗了他，殺死蕭衍的冠軍將軍楊伯仁、寧朔將軍任安定。

秋七月甲戌，詔曰：“朕纂馭寶曆，於今七載，德澤未敷，鑒不燭遠，人之冤瘼，所在猶滋，而糾察之獄未暢于下，賢愚靡分，皂白均貫，

秋七月甲戌，下詔説：“我繼承皇位，到現在七年了，恩德没有遍及，鑒别力不能洞察遠處，人們的冤屈疾苦，各地還在滋生，然而糾察的案情下層没有通行，賢愚没有分别，黑白同一

非所以革民耳目，使善惡勵心。今分遣大使，省方巡檢，隨其愆負與風響相符者，即加糾黜，以明雷霆之威，以申旄軒之舉，因以觀風辨俗，采訪功過，褒賞賢者，糾罰淫慝，理窮恤弊，以稱朕心。”

條理，不是用來改變民衆視聽，使善惡在心中受到激勵的做法。現在分別派遣大使，巡視考察，依照罪過和聲名相一致的，就加以糾察罷黜，來表明雷霆的威力，顯示大使的舉措，以此來觀察風尚辨別習俗，訪察功過，褒揚賞賜賢明的人，糾察懲罰邪惡有罪的人，申理窮困補救弊陋，來滿足我的心願。”

戊子，王足擊破蕭衍軍，斬其龍驤將軍喻增暉、寧朔將軍庫保壽、輔國將軍魯天惠、建武將軍王文標。王足逼涪城，壬辰，蕭衍巴西太守庾域，冠軍將軍、統軍主李畋等逆戰，足擊破之，俘斬千數。

戊子，王足打敗蕭衍的軍隊，殺死他的龍驤將軍喻增暉、寧朔將軍庫保壽、輔國將軍魯天惠、建武將軍王文標。王足逼近涪城。壬辰，蕭衍的巴西太守庾域，冠軍將軍、統軍主李畋等人迎戰，王足打敗他們，俘獲斬首以千計數。

八月壬寅，詔中山王英南討襄、沔。

八月壬寅，詔令中山王元英向南征討襄、沔。

庚戌，王足遣統軍紀洪雅、盧祖遷等攻破衍軍，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等十五人。壬子，王足又遣統軍盧祖遷等擊破衍軍，斬其都督、冠軍將軍、梓潼縣開國子王景胤，劉達等二十四將軍。

庚戌，王足派遣統軍紀洪雅、盧祖遷等人打敗蕭衍的軍隊，殺死他的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等十五人。壬子，王足又派遣統軍盧祖遷等人打敗蕭衍的軍隊，殺死他的都督、冠軍將軍、梓潼縣開國子王景胤，劉達等二十四個將軍。

甲寅，揚州擊衍將姜慶真於羊石，破之。是月，衍沔東太守田青喜率郡七、縣三十一、户萬九十内附。九月己巳，揚州刺史元嵩擊破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等，斬獲數千。

甲寅，揚州在羊石攻打蕭衍的將領姜慶真，打敗了他。這月，蕭衍的沔東太守田青喜率領七個郡、三十一個縣、一萬零九十户歸附。九月己巳，揚州刺史元嵩打敗蕭衍的湘州刺史楊公則等人，斬殺俘獲幾千人。

冬十有一月戊辰朔，武興國王楊紹先叔父集起謀反，詔光禄大夫楊椿討之。

冬十一月戊辰初一，武興國王楊紹先的叔父集起謀圖反叛，詔令光禄大夫楊椿討伐他。

王足圍涪城，益州諸郡戍降者十二三，民送編籍者五萬餘户。既而足引軍而退。十有二月庚申，又詔驃騎大將軍源懷慎，令討武興反氐。

王足包圍涪城，益州各郡城堡投降的有十之二三，民衆送上户籍的有五萬多户。不久王足率軍撤退。十二月庚申，又下詔給驃騎大將軍源懷慎，命令他討伐武興反叛的氐人。

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生，大赦天下。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巒連破氐賊，克武興。蕭衍冀州刺史桓和入寇南青州，州軍擊走之。

三年春正月丁卯初一，皇子出生，大赦天下。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巒接連打敗氐族賊寇，攻克武興。蕭衍的冀州刺史桓和進犯南青州，州中軍隊出擊打退了他。

秦州民王智等聚衆二千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吕苟兒爲主，年號

秦州平民王智等人聚集民衆二千人自稱王公，不久推舉秦州主簿吕苟兒爲頭領，年號爲建

建明。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二月丙辰，詔曰："昔虞戒面從，昌言屢進；周任諫輔，王闕必箴。朕仰纘鴻基，伏膺寶曆，思康庶績，一日萬幾，是以側望忠言，虛求讜直。而良策弗進，規畫無聞，豈所謂弼諧元首，匡救不逮者乎？可詔王公已下，其有嘉謀深圖、直言忠諫、利國便民、矯時厲俗者，咸令指事陳奏，無或依違。"戊午，詔右衛將軍元麗等討呂苟兒。乙丑，平南將軍陳伯之破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於梁城。是月，衍將蕭昞率衆五萬寇淮陽。三月己巳，以戎旅大興，詔罷諸作。己卯，詔荆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赴淮陽。樂良王長命坐殺人賜死，國除。戊子，名皇子曰昌。庚寅，平南將軍、曲江縣開國公陳伯之自梁城南奔。

夏四月乙未，詔罷鹽池禁。甲辰，詔遣使者巡慰北邊酋庶。庚戌，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指授邊將。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荆州，屯於河南城。詔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辛酉，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首虜二千餘。進攻河南城，茂先逃潰，追奔至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乙丑朔，詔尚書拯義陽初附之户。丙寅，詔曰："掩骼埋胔，古之令典，順辰修令，朝之恒式。今時澤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餧疾，無人贍救，因以致死，暴露溝塹者，洛陽部尉依法棺埋。"壬申，蕭衍將張惠紹入寇，陷宿豫。乙亥，衍將蕭容陷梁城。辛巳，衍將韋叡陷合肥城。壬午，詔尚書元遥率衆南討。

明。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繼投降。二月丙辰，下詔說："從前虞舜警戒當面順從，正直的言論時常奏進；周朝任用敢諫的輔臣，君王有闕失必定告戒。我上繼宏大基業，恭敬接受皇位，思慮理順各項事務，每天處理繁雜的政事，所以期望忠實的言論，虛心求取正直之人。可是良好的計策没人奏進，遠大的計劃無從聽到，這哪裏是所謂輔臣協和君主，補救其不足的做法呢？可詔令王公以下，凡有良好深遠的謀略、正直忠誠的規勸、有利國家方便民衆、矯正時弊激勵風俗者，都讓直指事實而上奏，不要稍有遲疑不決。"戊午，詔令右衛將軍元麗等人討伐呂苟兒。乙丑，平南將軍陳伯之在梁城打敗蕭衍的徐州刺史昌義之。這月，蕭衍的將領蕭昞率領部衆五萬人侵犯淮陽。三月己巳，因戰事大起，詔令罷除各項修建。己卯，詔令荆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趕往淮陽。樂良王長命因殺人獲罪被賜自殺，封國削除。戊子，給皇子起名爲元昌。庚寅，平南將軍、曲江縣開國公陳伯之從梁城向南投奔。

夏四月乙未，下詔罷除鹽池的禁令。甲辰，派遣使者巡視慰問北方邊境的首領民衆。庚戌，任命中山王元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指揮邊境將領。蕭衍的江州刺史王茂先侵犯荆州，駐守在河南城。詔令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伐他。辛酉，大敗王茂先，殺死他們的輔國將軍王花，斬獲二千多人。進軍攻打河南城，茂先逃跑潰散，追趕到漢水，攻下他的五座城。將軍宇文福攻打蕭衍的司州，俘獲一千多人後返回。五月乙丑初一，詔令尚書救濟義陽剛歸附的家庭。丙寅，下詔說："掩埋骨骸和腐肉，是古代的憲章法令，順應時辰遵循節令，是朝廷的固定規程。現在雨水未降，春天的莊稼已遭乾旱。有人孤獨年老挨餓患病，没有人贍養救助，因而導致死亡，尸體露在溝塹中者，洛陽部尉依照法律用棺材埋葬。"壬申，蕭衍的將領張惠紹進犯，攻占宿豫。乙亥，蕭衍的將領蕭容攻占梁城。辛巳，蕭衍的將領韋叡攻占合肥城。壬午，詔令尚書元遥率領軍隊向南討伐。

癸未，以秦隴未平，詔征西將軍于勁節度諸軍。

己丑，衍將又陷羊石、霍丘二城。六月辛丑，又陷小峴戍。

乙巳，安西將軍元麗大破秦賊，斬賊帥王智五人，梟首六千。

丁未，假平南將軍奚康生破蕭衍將張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丁巳，詔尚書邢巒出討徐兗。

秋七月丙寅，衍將桓和寇孤山，陷固城。

庚辰，元麗大破秦賊，降呂苟兒及其王公三十餘人，秦涇二州平。

戊子，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史王伯敖於陰陵，斬其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有餘。己丑，詔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濟南軍。八月壬寅，安東將軍邢巒破蕭衍將桓和於孤山，斬首萬餘級。將軍元恒別克固城，斬衍冠軍將軍桓方慶。統軍畢祖朽別克蒙山，斬衍龍驤將軍矯道儀等，斬賊及赴沂死者四千餘人。兗州平。己酉，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以赴淮南。壬戌，曲赦涇、秦、岐、凉、河五州。九月癸酉，邢巒大破衍軍於宿豫，斬其大將藍懷恭等四十餘人。張惠紹棄宿豫，蕭昞棄淮陽南走，追斬數萬級。徐州平。己丑，中山王英大破衍軍於淮南，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等棄梁城沿淮東走。追奔次於馬頭，衍冠軍將軍、戍主朱思遠棄城宵遁。擒送衍將四十餘人，斬獲士卒五萬有餘。英遂攻鍾離。高麗國遣使朝貢。蕭衍遣將士卒三萬寇義陽。丁酉，夜遁走，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戊申，蠕蠕國遣使朝貢。己未，征虜將軍趙遐大破衍衆於瀧城桑坪。

癸未，因秦隴没有平定，詔令征西將軍于勁調度各軍。

己丑，蕭衍的將領又攻占羊石、霍丘二城。六月辛丑，又攻占小峴戍。

乙巳，安西將軍元麗大敗秦地賊寇，殺死賊寇頭領王智五人，砍頭示衆的六千人。

丁未，代理平南將軍奚康生打敗蕭衍的將領張惠紹，殺死他的徐州刺史宋黑。丁巳，詔令尚書邢巒出兵討伐徐州兗州。

秋七月丙寅，蕭衍的將領桓和侵犯孤山，攻陷固城。

庚辰，元麗大敗秦地賊寇，降伏呂苟兒和他的王公三十多人，秦涇二州平定。

戊子，中山王元英在陰陵大敗蕭衍的徐州刺史王伯敖，殺死他的將領二十五人，斬獲五千多人。己丑，下詔調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來支援南部的軍隊。八月壬寅，安東將軍邢巒在孤山打敗蕭衍的將領桓和，斬首一萬多級。將軍元恒另外攻克固城，殺死蕭衍的冠軍將軍桓方慶。統軍畢祖朽另外攻克蒙山，殺死蕭衍的龍驤將軍矯道儀等人，斬殺賊寇以及投入沂水而死的有四千多人。兗州平定。己酉，詔令平南將軍、安樂王元詮統領後來調發的各軍奔赴淮水以南。壬戌，赦免涇、秦、岐、凉、河五州囚徒。九月癸酉，邢巒在宿豫大敗蕭衍的軍隊，殺死他的大將藍懷恭等四十多人。張惠紹放棄宿豫，蕭昞放棄淮陽向南逃跑，追擊斬首幾萬級。徐州平定。己丑，中山王元英在淮水以南大敗蕭衍的軍隊，蕭衍的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等人放棄梁城沿淮水向東逃跑。一路追趕停駐在馬頭，蕭衍的冠軍將軍、戍守頭領朱思遠放棄城池夜晚逃跑。擒獲押送蕭衍的將領四十多人，斬殺俘獲士兵五萬多人。元英於是攻打鍾離。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蕭衍派遣將領士兵三萬人侵犯義陽。丁酉，夜晚逃跑，郢州刺史婁悦追擊，打敗他們。戊申，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己未，征虜將軍趙遐在瀧城桑坪大敗蕭衍的軍隊。

十有一月甲子，帝爲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悦講《孝經》於式乾殿。庚寅，詔曰："往歲隴右扇逆，合境不民。其中猶有卒能自守，無豫釁亂。疾風知勁，良在可嘉。尚書可甄量報賞，以表誠義。"是月，梁州再破反獠。

四年春二月丙午，吐谷渾、宕昌國并遣使朝獻。己未，勿吉國貢楛矢。三月丙子，疊伏羅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戊戌，鍾離大水。中山王英敗績而還。壬寅，吐谷渾、鳩磨羅、阿拔磨拔切磨勒、悉萬斤諸國并遣使朝獻。六月己丑朔，詔曰："高祖德格兩儀，明并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調禮學以旌俊造。徙縣中區，光宅天邑，總霜露之所均，一姬卜於洛涘，戎繕兼興，未遑儒教。朕纂承鴻緒，君臨寶曆，思模聖規，述遵先志。今天平地寧，方隅無事，可敕有司準訪前式，置國子，立太學，樹小學於四門。"丙午，蕭衍龍驤將軍、馮翊太守宇文子生等七郡相率内附。丁未，社蘭達那羅、舍彌、比羅直諸國并遣使朝獻。

秋八月辛卯，契丹國遣使朝獻。己亥，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夤坐鍾離敗退，并除名爲民。庚子，庫莫奚、宕昌、吐谷渾諸國遣使朝獻。辛丑，敦煌民飢，開倉賑恤。九月己未，詔曰："朕秉曆承天，履年將紀，徙正宫極，歲浹歸餘。台懿茂親，祗勤已久；列司英彦，庸績未酬。非所謂有功見知，賞以時及。其以司空、高陽王雍爲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司空，百官悉進位一級。"庚申，夏州長史曹明謀反，伏誅。甲子，開斜谷舊道。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羅等諸國遣使朝獻。丙戌，司

十一月甲子，皇帝在式乾殿爲京兆王元愉、清河王元懌、廣平王元懷、汝南王元悦講授《孝經》。庚寅，下詔説："往年隴山以西煽動作亂，全境之内不稱臣。其中還有人能够自持，不參預禍亂。疾風知勁草，實在值得嘉獎。尚書可甄别酌情予以賞賜，以表彰忠誠的義理。"這月，梁州再次打敗反叛的僚人。

四年春二月丙午，吐谷渾、宕昌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己未，勿吉國貢奉楛矢。三月丙子，疊伏羅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戊戌，鍾離發生大水災。中山王元英大敗而回。壬寅，吐谷渾、鳩磨羅、阿拔磨拔切磨勒、悉萬斤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六月己丑初一，下詔説："高祖德行比於天地，光明與日月齊照，傳布文德教化來懷柔遠方之人，調和禮儀學術來獎勵優秀人才。遷徙到中原，恩德覆被天下，統領霜露均衡之地，遵照姬氏卜居於洛水之濱，戰事修建同時并舉，來不及進行儒學教化。我繼承宏大的基業，治理天下，思慮仿效聖人規模，遵循先帝志向。現在天地安寧，四方無事，可命令有關官員，依照前代規則，設國子學，立太學，在四門建小學。"丙午，蕭衍的龍驤將軍、馮翊太守宇文子生等七郡相繼歸附。丁未，社蘭達那羅、舍彌、比羅直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秋八月辛卯，契丹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己亥，中山王元英、齊王蕭寶夤因鍾離敗退而獲罪，一并被削除名籍爲平民。庚子，庫莫奚、宕昌、吐谷渾各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辛丑，敦煌民衆發生饑荒，開倉賑濟撫恤。九月己未，下詔説："我秉受皇位承順天意，歲月將到十二年，遷徙宫殿，時間已滿當饋贈。三公近親，恭敬勤奮已久；各府傑出人才，功績没有酬報。這不是所謂的有功得以知遇，賞賜及時到人。現任命司空、高陽王元雍爲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元嘉爲司空，百官都進位一級。"庚申，夏州長史曹明圖謀反叛，受死刑。甲子，開通斜谷舊道路。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羅等各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戌，司州民衆發生饑荒，開倉賑濟

州民飢，開倉賑恤。閏月甲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

冬十月丁巳，高麗、半社、悉萬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闐等諸國并遣使朝獻。丁卯，皇后于氏崩。戊辰，疏勒國遣使朝貢。庚午，淮陽太守安樂以城南叛。辛未，嚈噠、波斯、渴槃陁、渴文提不那杖忸杖提等諸國，并遣使朝獻。乙酉，葬順皇后於永泰陵。十有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自碣石至於劍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己酉，阿與陁、呵羅槃、陁跋吐羅諸國并遣使朝獻。十有二月戊午，詔兵士鍾離没落者，復一房田租三年。辛酉，特那杖提莎鉢離阿失勒摩致鉢諸國遣使朝貢。甲子，蠕蠕、高車民他莫孤率部來降。丁丑，鉢崙、波利伏佛胄善、乾達諸國遣使朝貢。

永平元年春正月戊戌，潁川太守王神念奔於蕭衍。二月辛未，勿吉、南天竺國并遣使朝獻。三月戊子，皇子昌薨。己亥，斯羅、阿陁、比羅、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師達、于闐諸國并遣使朝獻。丙午，以去年旱儉，遣使者所在賙恤。

夏四月，阿伏至羅國遣使朝貢。五月癸未，高麗國遣使朝獻。辛卯，帝以旱故，減膳撤懸。六月壬申，詔曰："慎獄重刑，著於往誥。朕御兹寶曆，明鑒未遠，斷决煩疑，實有攸愧。可依洛陽舊圖，修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録問。"癸酉，高車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辛卯，高車、契丹、汗畔、罽賓諸國并遣使朝獻。甲午，以夫人高氏爲皇后。乙未，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各宜

撫恤。閏月甲午，禁令大司馬門不能有車馬出入。

冬十月丁巳，高麗、半社、悉萬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闐等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卯，皇后于氏逝世。戊辰，疏勒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午，淮陽太守安樂獻出城池向南叛變。辛未，嚈噠、波斯、渴槃陁、渴文提不那杖忸杖提等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乙酉，將順皇后安葬在永泰陵。十一月丁未，禁止黄河以南養母馬。從碣石直到劍閣，東西長七千里，設置二十二個都尉。己酉，阿與陁、呵羅槃、陁跋吐羅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十二月戊午，詔令在鍾離戰死的兵士，免除一個房族三年的田租。辛酉，特那杖提莎鉢離阿失勒摩致鉢各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甲子，蠕蠕、高車平民他莫孤率領部落前來投降。丁丑，鉢崙、波利伏佛胄善、乾達各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永平元年春正月戊戌，潁川太守王神念投奔蕭衍。二月辛未，勿吉、南天竺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三月戊子，皇子元昌逝世。己亥，斯羅、阿陁、比羅、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師達、于闐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午，因去年天旱歉收，派遣使者到各地賑濟撫恤。

夏四月，阿伏至羅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五月癸未，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辛卯，皇帝因天旱的緣故，減少膳食撤去懸挂的樂器。六月壬申，下詔說："慎重地處理案件刑事，編著在往代典籍中。我登上這一寶位，未能深遠地洞察分明，決斷煩瑣疑難案情，實在内心有愧。可依照洛陽舊日地圖，修建聽訟觀，農閑時動工，使到冬天修成。我當和王公卿大夫親自前往訊問。"癸酉，高車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辛卯，高車、契丹、汗畔、罽賓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甲午，册命夫人高氏爲皇后。乙未，下詔說："考察案件依照事實，以辭色氣耳目五聽加以審定，枷杖的大小，各應制定

定準。然比廷尉、司州、河南、洛陽、河陰及諸獄官，鞫訊之理，未盡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祗憲量衷、慎刑重命者也。推濫究枉，良軫於懷。可付尚書精檢枷杖違制之由，斷罪聞奏。”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乙丑，假尚書李平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丁卯，大赦，改年。庚午，吐谷渾、庫莫奚國并遣使朝貢。九月辛巳朔，李平大破元愉於草橋。丙戌，復前中山王英本封。壬辰，蠕蠕國遣使朝貢。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大破元愉於信都北。戊戌，殺侍中、太師、彭城王勰。辛丑，詔赦冀州民雜工役爲元愉所詿誤者，其能斬獲逆黨，別加優賞。癸卯，李平克信都，元愉北走。斬其所署冀州牧韋超、右衛將軍睦雅、尚書僕射劉子直、吏部尚書崔朏等。統軍叔孫頭執愉送信都。群臣請誅愉，帝弗許，詔送京師。冀州平。庚子，郢州司馬彭珍、治中督榮祖等謀叛，潛引蕭衍衆入義陽，郢州刺史婁悦擊走之。詔將軍胡季智、屈祖等南赴義陽。三關戍主侯登、陽鳳省等以城南叛，婁悦嬰城固守。遣中山王英督步騎三萬以赴之。

冬十月丁巳，詔復故北海王詳本封，葬以王禮。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據城南叛，蕭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書邢巒行豫州事，督將軍崔暹率騎討之。丙子，邢巒大破早生及苟仁軍於鮑口。丁丑，前宿豫戍主成安樂子景儁殺宿豫戍主嚴仲賢，以城南叛。十有一月庚寅，詔安東將軍楊椿率衆四萬攻宿豫。十有二月己未，邢巒克懸瓠，斬白早生，擒齊苟仁等，俘蕭衍卒三千餘人，分賜王公已下。癸亥，中山王

標準。然而近來廷尉、司州、河南、洛陽、河陰和各監獄官員，審訊的道理，没有完全做到憐惜寬恕，拷打的痛苦，常多悲切殘酷，這不是尊重法律適度量刑、謹慎用刑重視性命的做法。推究濫刑冤枉，心中實在悲痛。可交付尚書精心檢校枷杖違犯制命的因由，判定罪過後上奏。”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占據州城反叛。乙丑，任命尚書李平爲代理鎮北將軍、行冀州事去討伐他。丁卯，大赦天下，改年號。庚午，吐谷渾、庫莫奚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九月辛巳初一，李平在草橋大敗元愉。丙戌，恢復前中山王元英本來的封爵。壬辰，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定州刺史、安樂王元詮在信都北大敗元愉。戊戌，殺死侍中、太師、彭城王元勰。辛丑，下詔赦免冀州被元愉所連累的民衆雜户工匠役夫，如能斬殺叛黨，另外加以優待賞賜。癸卯，李平攻克信都，元愉向北逃跑。殺死元愉所委任的冀州牧韋超、右衛將軍睦雅、尚書僕射劉子直、吏部尚書崔朏等人。統軍叔孫頭捉住元愉送到信都。群臣請求誅殺元愉，皇帝不准許，詔令押送到京城。冀州平定。庚子，郢州司馬彭珍、治中督榮祖等人圖謀叛亂，暗中接應蕭衍的軍隊進入義陽，郢州刺史婁悦出擊打退他們。詔令將軍胡季智、屈祖等人向南趕往義陽。三關戍守頭領侯登、陽鳳省等人獻出城堡向南叛變，婁悦環城固守。派遣中山王元英統領步兵騎兵三萬人趕往郢州。

冬十月丁巳，下詔恢復已故北海王元詳本來的封爵，以王的禮儀安葬。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死刺史司馬悦，占據州城向南叛變，蕭衍派遣將領齊苟仁等四個將領去救助他。詔令尚書邢巒爲行豫州事，統領將軍崔暹率騎兵征討白早生。丙子，邢巒在鮑口大敗早生和苟仁的軍隊。丁丑，從前宿豫戍主成安樂的兒子景儁殺死宿豫戍主嚴仲賢，獻出城堡向南叛變。十一月庚寅，詔令安東將軍楊椿率領部衆四萬人攻打宿豫。十二月己未，邢巒攻克懸瓠，殺死白早生，擒獲齊苟仁等人，俘虜蕭衍的兵士三千多人，分配賞賜給王公以下官員。癸亥，中山王元英在楚城打

英破衍將於楚城，擒衍寧朔將軍張疑等。郢州刺史婁悦破衍將馬仙琕於金山。壬申，漢東蠻民一萬七千户相率内附。丙子，高麗國遣使朝獻。

是歲，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内徙，乞師迎接。

二年春正月，蕭衍遣王神念寇南兖。詔輔國將軍長孫稚假平南將軍爲都督，率統軍邴虬等五軍以討之。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萬斤、辛豆那、越拔忸諸國并遣使朝獻。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乙未，高昌國遣使朝貢。丙申，中山王英進逼蕭衍長薄戍，戍戌，宵潰，殺傷千數。丁酉，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瓫生，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季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進攻黄峴、西關。衍將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黄峴遁走。是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衆反。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二月乙卯，詔曰："比軍役頻興，仗多毁敗，在庫戎器，見有無幾。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須充積，經造既殷，非衆莫舉。今可量造四萬人雜仗。"三月癸未，磨豆羅、阿曜社蘇突闍、地伏羅諸國并遣使朝獻。

敗蕭衍的將領，擒獲蕭衍的寧朔將軍張疑等人。郢州刺史婁悦在金山打敗蕭衍的將領馬仙琕。壬申，漢水以東的蠻民一萬七千户相繼歸附。丙子，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這一年，高昌國王麴嘉派遣他哥哥的兒子私自委任的左衛將軍孝亮獻上奏表來朝見，因便請求向國内遷徙，乞求出兵迎接。

二年春正月，蕭衍派遣王神念侵犯南兖州。詔令輔國將軍長孫稚代理平南將軍爲都督，率領統軍邴虬等五軍去討伐他。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萬斤、辛豆那、越拔忸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壬辰，嚈噠、薄知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貢奉白象一頭。乙未，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丙申，中山王元英進軍逼近蕭衍的長薄戍，戊戌，守軍夜晚潰逃，殺傷以千計數。丁酉，攻下武陽關，擒獲蕭衍的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瓫生，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季等二十六名將領，俘獲七千多人。進軍攻打黄峴、西關。蕭衍的將領馬仙琕放棄西關，李元履放棄黄峴逃跑。這月，涇州的僧人劉慧汪聚集民衆反叛。詔令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伐他。二月乙卯，下詔説："近來戰事頻繁發生，兵器多有毁壞，庫房中的兵器，現存已不多。安定不忘危急，是古人所告誡的，各式兵器，需要充足積累，製造既多，非人多不能進行。現在可製造四萬人使用的各種兵器。"三月癸未，磨豆羅、阿曜社蘇突闍、地伏羅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四月己酉，詔以武川鎮飢，開倉賑恤。甲子，詔曰："聖人濟世，隨物污隆，或正或權，理無恒在。先朝以雲駕甫遷，嵩基始構，河洛民庶，徙舊未安，代來新宅，尚不能就。伊闕西南，群蠻填聚；沔陽賊城，連邑作戍；蠢爾愚巴，心未純款。故暫抑造育之仁，權緩肅奸之法。今京師天固，與昔不同。楊郢

夏四月己酉，詔令因武川鎮發生饑荒，開倉賑濟撫恤。甲子，下詔説："聖人救助社會，隨着事物的盛衰，有時用正道有時用權變，道理没有永遠不變的。前代因如雲的車輛剛剛遷移，嵩山的根基開始建構，黄河洛水的民衆，徙居舊地没有安定，代京遷來人户的新住宅，還不能完成。伊闕的西南，蠻人紛紜聚集；沔水北面賊寇的城鎮，連接建造據點；没禮貌的愚蠢巴人，心中没有誠意歸附。所以暫時抑制造福民衆的仁

荆益，皆悉我有；保險諸蠻，罔不歸附；商洛民情，誠倍往日。唯樊襄已南，仁乖道政，被拘隔化，非民之咎。而無賴之徒，輕相劫掠，屠害良善，離人父兄。衍之爲酷，實亦深矣。便可放彼掠民，示其大惠，捨此殘賊，未令之愆。并敕緣邊州鎮，自今已後，不聽境外寇盗，犯者罪同境内。若州鎮主將，知容不糾，坐之如律。”五月，高麗國遣使朝獻。辛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禁斷屠殺。甲辰，幸華林都亭，親録囚徒，犯死罪已下降一等。六月，高昌國遣使朝獻。辛亥，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遠近無二。”

德，權且放緩肅清奸賊的法制。現在京城堅固，和往日不同。揚州郢州荆州益州，都爲我國所有；占據險阻的蠻族，無不歸附；商洛一帶的民心，誠意成倍於往日。衹是樊城襄陽以南，時政違背仁道，被拘束而阻隔了教化，這不是民衆的過失。然而奸詐之徒，輕意加以劫掠，屠殺善良的人，拆散人家的父兄。蕭衍造成的殘酷，實也够深的了。可放免那裏劫掠的人，顯示我們的大恩惠，留下這殘忍的賊寇，不使他再犯罪過。并命令沿邊的州鎮，從今以後，不准到境外作亂盜竊，違犯者罪過與境内相同。如果州鎮主將，知曉容忍而不糾察，依法律判罪。”五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辛丑，皇帝因天旱的緣故，減少膳食撤去懸挂的樂器，禁止屠殺。甲辰，前往華林都亭，親自訊問囚徒，犯死罪以下的降罪一等。六月，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辛亥，下詔説：“江海將要統一，車輛文字應該一致，而各州車輛尺度南北不相等。現可申令四方，使車輛遠近不要兩樣。”

秋七月癸未，契丹國遣使朝獻。八月丁未，鄧至國遣使朝獻。戊申，以鄧至國世子像覽蹄爲其國王。高昌、勿吉、庫莫奚諸國并遣使朝獻。九月辛巳，封故北海王子顥爲北海王。壬午，詔定諸門闥名。

秋七月癸未，契丹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八月丁未，鄧至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戊申，任命鄧至國世子像覽蹄爲該國國王。高昌、勿吉、庫莫奚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九月辛巳，封從前北海王的兒子元顥爲北海王。壬午，詔令制定各宫門的名稱。

冬十月癸丑，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庚午，郢州獻七寶床，詔不納。十有一月甲申，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己丑，帝於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十有二月，詔曰：“五等諸侯，比無選式。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從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異族出身：公從七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清修出身：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下。可依此叙之。”疊伏羅、弗菩提、朝陁咤、波羅諸國并遣使朝獻。

冬十月癸丑，任命司空、廣陽王元嘉爲司徒。庚午，郢州貢奉七寶床，詔令不接受。十一月甲申，下詔禁止屠殺有孕的生靈，作爲永久的制度。己丑，皇帝在式乾殿爲一些僧人、大臣講授《維摩詰經》。十二月，下詔説：“五等諸侯，近來没有選拔規則。凡同姓者初次任官：公爲正六品下，侯爲從六品上，伯爲從六品下，子爲正七品上，男爲正七品下。異姓初次任官：公爲從七品上，侯爲從七品下，伯爲正八品上，子爲正八品下，男爲從八品上。以操行潔美獲封者初次爲官：公爲從八品下，侯爲正九品上，伯爲正九品下，子爲從九品上，男爲從九品下。可據此而任用。”疊伏羅、弗菩提、朝陁咤、波羅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三年春二月丙午，高昌、鄧至國并遣使朝獻。壬子，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州郡捕斬之。癸亥，秦州隴西羌殺鎮將趙儁，阻兵反叛。州軍討平之。三月丙戌，皇子生，大赦天下。高麗、吐谷渾、宕昌諸國并遣使朝獻。

夏四月，平陽郡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詔以冀定二州旱儉，開倉賑恤。六月壬寅，詔重求遺書於天下。丁卯，名皇子曰詡。閏月己亥，吐谷渾、高麗、契丹諸國各遣使朝貢。

秋七月己未，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八月己卯，勿吉國遣使朝貢。九月壬寅，烏萇、伽秀沙尼諸國并遣使朝獻。丙辰，高車別帥可略汗等率衆一千七百内屬。

冬十月辛卯，中山王英薨。丙申，詔曰："朕乘乾御曆，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慚刑厝。至於下民之煢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爲民父母之意也。可敕太常於閑敞之處，别立一館，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敕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戊戌，高車、龜兹、難地、那竭、庫莫奚等諸國并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己卯，高麗、比沙杖國遣使朝獻。辛巳，江陽王繼坐事除名。甲申，詔於青州立高祖廟。殿中侍御史王敞謀反伏誅。

三年春二月丙午，高昌、鄧至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壬子，秦州僧人劉光秀謀圖反叛。州郡逮捕殺了他。癸亥，秦州隴西羌人殺死鎮將趙儁，擁兵反叛。州中軍隊討伐平定了他們。三月丙戌，皇子出生，大赦天下。高麗、吐谷渾、宕昌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夏四月，平陽郡的禽昌、襄陵二縣發生大瘟疫，從正月到這個月，死亡的有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詔令因冀定二州天旱歉收，開倉賑濟撫恤。六月壬寅，下詔在天下重金訪求散佚的書籍。丁卯，給皇子起名爲元詡。閏月己亥，吐谷渾、高麗、契丹各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己未，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八月己卯，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九月壬寅，烏萇、伽秀沙尼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辰，高車别部頭領可略汗等人率領部衆一千七百人歸附。

冬十月辛卯，中山王元英逝世。丙申，下詔説："我登基治國，時間已滿十二年，然而德行不够擊壤而歌，教化未至於無人犯法。至於下層民衆的孤獨疾苦，心中時常憐憫他們，對這不加救濟，哪裏是爲民父母的心意呢？可命令太常在空餘寬敞的地方，另外建立一處館舍，使京城内外有疾病的人，都讓居住其中。嚴格下令醫署，分派醫師治療，考察他們的能力，而進行賞罰。雖然年歲有期限，長短天分所定，然而各種疾病不同，有的依賴石針，希望秦扁的話，道理在今日應驗。另外醫方衆多，流傳地方廣，依病情開藥，一時難以窮盡推究。再命令有關官員，集中一些醫師，逐篇逐段地推尋，致力保存精要，選取三十多卷，頒布到外地，郡縣完備抄寫，發到鄉村，使大家知道解除患難的方法。"戊戌，高車、龜兹、難地、那竭、庫莫奚等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十二月己卯，高麗、比沙杖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辛巳，江陽王元繼因事獲罪被削除名籍。甲申，詔令在青州建立高祖廟。殿中侍御史王敞圖謀反叛受死刑。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劉龍駒聚衆反。詔諫議大夫薛和率衆討之。甲子，阿悦陁、不數羅國并遣使朝獻。二月壬午，青、齊、徐、兖四州民飢甚，遣使賑恤。三月癸卯，婆比幡彌、烏萇、比地、乾達諸國并遣使朝獻。壬戌，司徒、廣陽王嘉薨。

夏四月，琅邪民王萬壽斬蕭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劉晰首，以朐山來降。徐州刺史盧昶遣琅邪戍主傅文驥率衆據之。甲戌，薛和大破山胡。蕭衍遣其鎮北將軍張稷及馬仙琕寇朐山。詔盧昶率衆赴之。五月己亥，遷代京銅龍置天淵池。丙辰，詔禁天文之學。六月乙亥，乾達、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諸國并遣使朝獻。

秋七月辛酉，吐谷渾、契丹國并遣使朝獻。八月辛未，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諸國并遣使朝獻。癸巳，勿吉國獻楛矢。九月甲寅，蕭衍九山戍主荀仁以戍來降。嚈噠、朱居槃、波羅、莫伽陁、移婆僕羅、俱薩羅、舍彌、羅槃陁等諸國并遣使朝獻。

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彌、烏萇、比地、乾達等諸國并遣使朝獻。十有一月甲午，宕昌國遣使朝獻。己亥，詔李崇、奚康生等治兵壽春，以分朐山之寇。戊申，難地、伏羅國并遣使朝獻。朐城陷，盧昶大敗而還。十有二月壬申，詔曰："進善退惡，治之通規，三載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來，于今未考，功過難齊，寧無升降？從景明二年至永平四年，通考以聞。"戊子，大羅汗、婆來伽國遣使朝獻。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以頻水旱，百姓饑弊，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劉龍駒聚衆反叛。詔令諫議大夫薛和率領軍隊討伐他。甲子，阿悦陁、不數羅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二月壬午，青、齊、徐、兖四州民衆十分飢餓，派遣使者賑濟撫恤。三月癸卯，婆比幡彌、烏萇、比地、乾達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壬戌，司徒、廣陽王元嘉逝世。

夏四月，琅邪平民王萬壽斬下蕭衍的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劉晰的首級，獻出朐山前來投降。徐州刺史盧昶派遣琅邪戍守頭領傅文驥率領部衆去據守。甲戌，薛和大敗山胡。蕭衍派遣他的鎮北將軍張稷和馬仙琕侵犯朐山。詔令盧昶率領部衆趕去增援。五月己亥，搬遷代京的銅龍安放在天淵池。丙辰，下詔禁止依天文現象推測吉凶的學問。六月乙亥，乾達、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沙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秋七月辛酉，吐谷渾、契丹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八月辛未，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癸巳，勿吉國獻上楛矢。九月甲寅，蕭衍的九山戍守頭領荀仁獻出城堡前來投降。嚈噠、朱居槃、波羅、莫伽陁、移婆僕羅、俱薩羅、舍彌、羅槃陁等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彌、烏萇、比地、乾達等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十一月甲午，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己亥，詔令李崇、奚康生等人在壽春練兵，來分散朐山的賊寇。戊申，難地、伏羅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朐城淪陷，盧昶大敗而回。十二月壬申，下詔說："升進好人摒退壞人，是治理的通行規則，三年後加以考察，是政事的明確典章。正始二年以來，到現在没有考察，功過難以同等，難道没有升降？從景明二年到永平四年，一起考察後上報。"戊子，大羅汗、婆來伽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因頻繁發生水災旱災，百姓饑饉困苦，分別派遣使者開倉賑濟撫

戊申，疏勒國遣使朝獻。丙辰，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徒公，光禄大夫、清河王懌爲司空，司州牧、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月辛卯朔，渴槃陁國遣使朝獻。甲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賑貧者。己未，安樂王詮薨。

恤。戊申，疏勒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辰，任命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徒公，光禄大夫、清河王元懌爲司空，司州牧、廣平王元懷升位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月辛卯初一，渴槃陁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甲午，十一個州郡發生大水災，詔令開倉賑濟撫恤。因京城穀價貴，放出倉庫穀粟八十萬石來賑濟貧困的人。己未，安樂王元詮逝世。

夏四月，詔以旱故，食粟之畜皆斷之。丁卯，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虎闈闕唱演之音，四門絶講誦之業，博士端然，虚禄歲祀，貴游之胄，嘆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敕有司，國子學孟冬使成，太學、四門明年暮春令就。"戊辰，以旱，詔尚書與群司鞫理獄訟，詔河北民就穀燕恒二州。辛未，詔饑民就穀六鎮。丁丑，帝以旱故，減膳撤懸。癸未，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須之藥，就治之。"乙酉，大赦，改年。詔立理訴殿、申訟車，以盡冤窮之理。五月辛卯，疏勒及高麗國并遣使朝獻。丙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民。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晦。六月壬申，澍雨大洽。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己卯，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旱，百姓饑餒，救命靡寄，雖經蠶月，不能養績。今秋輸將及，郡縣期於責辦，尚書可嚴勒諸州，量民資産，明加檢校，以救艱弊。"庚辰，詔出太倉粟五十萬石，以賑京師及州郡饑民。

夏四月，詔令因天旱的緣故，吃穀粟的牲畜都禁止養殖。丁卯，下詔説："遷移京城到嵩縣，時間將到二十四年，國子學缺略吟唱演説的聲音，四門没有講授朗誦的學業，博士無事，憑空獲取俸禄每年參加祭祀，貴族的後代，嘆息與《子衿》相同，思念起來，兼有慚愧感慨。可嚴厲命令有關官員，國子學在初冬時建成，太學、四門在明年春季末完工。"戊辰，因天旱，詔令尚書和各官府審理訴訟，詔令黄河以北民衆到燕恒二州就地謀食。辛未，詔令飢民到六鎮謀食。丁丑，皇帝因天旱的緣故，減少膳食撤去懸挂的樂器。癸未，下詔説："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的人很多，想到去世的人，心中酸痛。死亡的人不能再復生，生病的人應該加以治療救助。可派遣太醫、骨科醫生，并供給所必須的藥品，前往治療。"乙酉，大赦天下，改年號。詔令設立理訴殿、申訟車，來盡到申理冤屈的道理。五月辛卯，疏勒和高麗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丙午，詔令天下存有穀粟的家庭，存留供給一年的以外，全部借貸給飢民。自從二月不下雨到這個月最後一天。六月壬申，及時雨大降。戊寅，放開黄河以南養母馬的禁令。己卯，下詔説："去年發生水災，今年春天乾旱，百姓飢餓，救命没有辦法，雖然過了蠶事之月，不能够養殖。今年秋天的輸送將到，郡縣一心地要收足，尚書可嚴厲命令各州，估量民衆的資産，明確地加以檢查，來救助艱難困苦。"庚辰，詔令放出太倉的穀粟五十萬石，來賑救京城和州郡的飢民。

秋七月，吐谷渾、契丹國并遣朝獻。八月壬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丁亥，勿吉國貢楛矢。

秋七月，吐谷渾、契丹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八月壬戌，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丁亥，勿吉國貢奉楛矢。

冬十月乙亥，立皇子詡爲皇太子。是月，嚈噠、于闐、高昌及庫莫奚諸國并遣使朝獻。十有一月丙申，詔曰："朕運承天休，統御宸宇，太子體藉靈明，肇建宮華，明兩既孚，三善方洽，宜澤均率壤，榮泛庶胤。其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旌表門閭，量給粟帛。"十有二月己巳，詔守宰爲御史所彈遇赦免者、及考在中第，皆代之。

冬十月乙亥，立皇子元詡爲皇太子。這月，嚈噠、于闐、高昌和庫莫奚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十一月丙申，下詔說："我秉承天命，統御天下，太子禀賦機敏英明，開始建立宮府，帝王功業相續，親親、尊君、長長三善周洽，應把恩澤均施天下，榮耀遍及衆多後代。現賞賜爲父親後代者每人爵位一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都題寫門閭加以表彰，適量賜給粟帛。"十二月己巳，詔令遭御史彈劾遇到赦免、以及考察列在中等的郡守縣令，都更换他們。

二年春正月戊戌，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高麗國遣使朝獻。二月丙辰朔，賑恤京師貧民。甲戌，以六鎮大饑，開倉賑贍。己卯，太尉、高陽王雍進位太保。庚辰，蕭衍郁州民徐玄明等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内附。詔前南兖州刺史樊魯率衆赴之。閏二月辛丑，以苑牧之地賜代遷民無田者。癸卯，定奴良之制，以景明爲斷。三月丙寅，高昌國遣使朝獻。是春，民饑，餓死者數萬口。

二年春正月戊戌，皇帝到申訟車，親自審理冤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二月丙辰初一，賑濟撫恤京城貧困的民衆。甲戌，因六鎮發生大饑荒，開倉賑濟供養。己卯，太尉、高陽王元雍升位爲太保。庚辰，蕭衍的郁州平民徐玄明等人斬殺送上蕭衍的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的首級，獻出州城歸依。詔令前南兖州刺史樊魯率領軍隊趕赴那裏。閏二月辛丑，將苑囿畜牧的土地賞賜給代京遷來没有田地的民衆。癸卯，决定奴隸良民的制度，以景明年間爲斷限。三月丙寅，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這個春季，民衆飢餓，餓死的有幾萬人。

夏四月庚子，以絹十五萬匹賑恤河南郡饑民。五月，壽春大水，遣平東將軍奚康生等步騎數千赴之。高麗國遣使朝獻。六月乙酉，青州民饑，詔使者開倉賑恤。甲午，曲赦揚州。辛亥，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是夏，州郡十三大水。

夏四月庚子，用十五萬匹絹賑濟撫恤河南郡的飢民。五月，壽春發生大水災，派遣平東將軍奚康生等步兵騎兵幾千人趕赴那裏。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六月乙酉，青州民衆飢餓，詔令使者開倉賑濟撫恤。甲午，赦免揚州囚徒。辛亥，皇帝到申訟車，親自審理冤屈。這個夏季，十三個州郡發生大水災。

秋八月辛卯，詔曰："頃水旱互侵，頻年饑儉，百姓窘弊，多陷罪辜，煩刑之愧，朕用懼矣。其殺人、掠賣人、群强盜首，及雖非首而殺傷財主，曾經再犯公斷道路劫奪行人者，依法行决；自餘恕死。徒流已下各準減降。"庚戌，嚈噠、于闐、槃陁及契丹、庫莫奚諸國并遣使朝獻。九月丙辰，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

秋八月辛卯，下詔說："近來水災旱災交相侵害，連年饑饉歉收，百姓窘迫困苦，很多人陷入罪過中，頻繁用刑的慚愧，使我因此畏懼。凡是殺人、掠賣人口、聚衆搶劫的首犯，以及雖不是首犯而殺死傷害了財産主人，曾經兩次犯有公然在道路上搶劫行人的罪過者，依法處决；其餘的免去死罪。流放以下的各依法減刑。"庚戌，嚈噠、于闐、槃陁和契丹、庫莫奚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九月丙辰，因貴族豪門崇尚且習慣

尚書嚴立限級，節其流宕。是月，勿吉、吐谷渾、鄧至國并遣使朝貢。

於奢侈，詔令尚書嚴格訂立限制級別，節制他們的放縱。這月，勿吉、吐谷渾、鄧至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詔以恒、肆地震，民多死傷，蠲兩河一年租賦。十有二月丙戌，丐洛陽、河陰二縣租賦。乙巳，詔以恒、肆地震，民多離災，其有課丁没盡、老幼單辛、家無受復者，各賜廩以接來稔。高麗國遣使朝獻。

冬十月，詔令因恒州、肆州地震，民衆很多人死傷，免除兩河地區一年的租賦。十二月丙戌，免除洛陽、河陰二縣的租賦。乙巳，詔令因恒州、肆州地震，民衆很多人遭災，凡有課丁死光、老幼孤單困苦、家中没有接受免除者，各賜給口糧來接濟到來年穀物成熟。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三年春二月乙未，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雁門郡原平縣，并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祗畏兢兢，若臨淵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三月，三關别將李世哲大破群蠻，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文天生。

三年春二月乙未，下詔説："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雁門郡原平縣，都從去年四月以來，發生山鳴地震，到現在不停止，譴告彰明過失，我十分畏懼，戰戰兢兢，如同面臨深淵峽谷，可撫恤病困放寬刑罰，來回應災變譴責。"三月，三關别部將領李世哲大敗蠻族，殺死蕭衍的龍驤將軍文思之、文天生。

夏四月，青州民饑，辛巳，開倉賑恤。乙巳，上御申訟車，親理冤訟。六月，南荆州刺史桓叔興大破蕭衍軍於九山，斬其虎旅將軍、新豐縣開國子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

夏四月，青州民衆飢餓，辛巳，開倉賑濟撫恤。乙巳，皇帝到申訟車，親自審理冤屈。六月，南荆州刺史桓叔興在九山大敗蕭衍的軍隊，殺死他的虎旅將軍、新豐縣開國子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

秋七月丙子，勿吉國遣使朝貢。八月甲申，帝臨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九月，吐谷渾、契丹、勿吉諸國并遣使朝貢。

秋七月丙子，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八月甲申，皇帝到朝堂，考察各官府而加以罷黜擢升。九月，吐谷渾、契丹、勿吉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蠕蠕。庫莫奚國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費實諸國并遣使朝獻。辛亥，詔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步騎十萬西伐。益州刺史傅竪眼出巴北，平南將軍羊祉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劍閣。乙卯，以中護軍元遥爲征南將軍、東道都督，鎮遏梁楚。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净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

冬十月庚辰，詔令驍騎將軍馬義舒慰問曉諭蠕蠕。庫莫奚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費實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辛亥，詔令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人向西征伐。益州刺史傅竪眼出兵到巴州北，平南將軍羊祉出兵到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兵到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兵到劍閣。乙卯，任命中護軍元遥爲征南將軍、東道都督，鎮守阻遏梁州楚州。丁巳，幽州僧人劉僧紹聚集民衆反叛，自稱爲净居國明法王。州郡逮捕殺了他。甲戌，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獻

甲戌，高麗國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庚寅，詔立明堂。

四年春正月甲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甲午，葬景陵。

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高祖欲觀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庶人恂失德，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爲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默，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納。十二月庚寅，詔令建立明堂。

四年春正月甲寅，皇帝患病，丁巳，在式乾殿逝世，這年三十三歲。二月甲戌初一，群臣上尊謚爲宣武皇帝，廟號爲世宗。甲午，安葬在景陵。

皇帝幼年有大器度，喜怒不顯現在臉色上。一向性格節儉樸素。當初，高祖想觀察幾個兒子的志趣好尚，就大擺寶貴物品，任他們選取，京兆王元愉等人都競相選取珍珠古玩，皇帝獨選取骨質如意而已。高祖對他大爲驚異。庶人元恂失去德行，高祖對彭城王元勰說："我早知這個孩子有不同凡響的志向相貌，現在果然如此。"於是立爲儲君。皇帝很喜愛經籍史書，尤其擅長釋氏的義理，每到講授議論，連夜不知疲倦。風度優雅，容貌美好，臨朝深沉，莊嚴如同神仙，有君主的器量。

史臣曰：世宗繼承聖明父親的恩德功業，天下想望風範教化，無爲而治，邊境順服。然而寬緩地統轄臣屬，猶豫不決，太和的風尚衰落了。和漢代相比，大概是元帝、成帝、安帝、順帝之輩吧？

魏書卷九

帝紀第九

肅宗紀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世宗宣武皇帝之第二子，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帝生于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于庭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爲皇太子。

肅宗孝明皇帝，名元詡，是世宗宣武皇帝的第二個兒子，母親是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丙戌，皇帝出生在宣光殿的東北，有光芒照耀在庭院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被立爲皇太子。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天下。己未，徵下西討東防諸軍。庚申，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栢堂，决庶政，又詔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百官總己以聽於二王。己巳，勿吉、達槃、地豆和、尼步伽、拔但、佐越費實等諸國遣使朝獻。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爲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至京師，以罪賜死。蕭衍寧州刺史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癸未，太保、高陽王雍進位太傅、領太尉，司空、清河王懌爲司徒，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爲司空。己亥，尊胡充華爲皇太妃。宕昌國遣使朝獻。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爲尼，徙御金墉。丙辰，詔進宫臣位一級。先是，蕭衍於浮山堰淮，規爲揚徐之害。詔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乙丑，進文武群官位一級。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晚，登上皇帝位。戊午，大赦天下。己未，徵召西征東防的各軍。庚申，詔令太保、高陽王元雍遷入西栢堂居住，决定各項政事，又詔令任城王元澄爲尚書令，百官各統自己職事聽命於二位親王。己巳，勿吉、達槃、地豆和、尼步伽、拔但、佐越費實等各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二月庚辰，尊崇皇后高氏爲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到京城，因犯罪賜令自殺。蕭衍的寧州刺史任太洪率領軍隊侵犯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打敗了他。癸未，太保、高陽王元雍升任爲太傅、領太尉，司空、清河王元懌擔任司徒，驃騎大將軍、廣平王元懷擔任司空。己亥，尊崇胡充華爲皇太妃。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三月甲辰初一，皇太后出家爲尼姑，遷居到金墉。丙辰，詔令升宫廷臣屬職位一級。在此之前，蕭衍在浮山攔截淮水築堰，計劃成爲揚州徐州的禍害。詔令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伐他們。乙丑，升文武百官職位一級。

夏四月，梁州刺史薛懷古破反氐於沮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擊破氐賊，解武興圍。

夏四月，梁州刺史薛懷古在沮水打敗反叛的氐人。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打敗氐族賊寇，解除武興的包圍。

六月，沙門法慶聚衆反於冀州，殺阜城令，自稱大乘。

秋七月癸卯，蠕蠕國遣使朝獻。丁未，詔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將軍，攻討法慶。宕昌國遣使朝獻。八月乙亥，領軍于忠矯詔殺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傅、領太尉、高陽王雍官，以王還第。丙子，尊皇太妃爲皇太后。己卯，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庚辰，蕭衍定州刺史田超秀率衆三千請降。戊子，帝朝皇太后於宣光殿，大赦天下。己丑，司徒、清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司空、廣平王懷爲太保，領司徒；驃騎大將軍、任城王澄爲司空。庚寅，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并儀同三司。壬辰，復前江陽王繼本國；以濟南王彧復先封，爲臨淮王。群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

九月乙巳，皇太后親覽萬機，詔曰：

高祖革禮成治，遺澤在民。世宗纂承丕業，聖德昭遠。朕以冲孺，屬當寶圖，洪基至重，若履冰薄。王公百辟群牧庶官，皆受遇先朝，寵榮自昔，宜各勉崇，共康世道，戮力竭誠，以匡輔不逮。其有懷道丘園、昧迹板築、山栖谷飲、舒卷從時者，宜廣戔帛，緝和鼎飪。有能讜言直諫、濟世益時者，在所以聞，當待以不次之位。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以彰厥美。高年孤獨不能自存者，赡以粟帛。若因饑失業、夭屬流離，或賣鬻男女以爲僕隸者，各聽歸還。比冀方未肅，徐城寇擾，將統久

六月，僧人法慶聚集民衆在冀州反叛，殺死阜城令，自稱爲大乘。

秋七月癸卯，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未，詔令右光禄大夫元遥爲代理征北大將軍，攻打討伐法慶。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八月乙亥，領軍于忠假稱詔書殺死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去太傅、領太尉、高陽王元雍的官職，以王的身份回到宅第。丙子，尊崇皇太妃爲皇太后。己卯，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庚辰，蕭衍的定州刺史田超秀率領部衆三千人請求投降。戊子，皇帝在宣光殿朝見皇太后，大赦天下。己丑，司徒、清河王元懌升任爲太傅，兼領太尉；司空、廣平王元懷擔任太保，兼領司徒；驃騎大將軍、任城王元澄擔任司空。庚寅，車騎大將軍于忠擔任尚書令，特進崔光擔任車騎大將軍，都爲儀同三司。壬辰，恢復前江陽王元繼本來的封國；將濟南王元彧恢復爲原先的封爵，爲臨淮王。群臣奏請皇太后臨朝行使皇帝權力。

九月乙巳，皇太后親自處理日常事務，下詔説：

高祖改革禮制成就治道，留下恩澤在民間。世宗繼承大業，聖德昭彰遠播。我以幼小兒童，承國運擔當大位，宏大基業至爲重要，如同脚踩薄冰。王公諸侯牧守衆官，都受到先帝禮遇，恩寵榮耀始自往昔，應各自勉勵，共同拓展世道，努力竭盡誠心，來匡救輔助我的不足。如有胸懷道德於田園中、隱匿行迹於建築行業、在山谷中栖息飲氣、進退隨從時宜者，應帶上衆多布帛，招懷綏輯供給美食。有能直言規勸、救濟社會補益時政者，各地上報，將不按尋常的次序相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題寫他們的門閭，來表彰他們的美德。老年孤獨不能自己養活的，用穀粟布帛供養。如因饑荒失去本業、家屬流離失所，有人賣兒女作爲奴僕的，准許各自返回。近來冀州没有平定，徐城遭賊寇騷擾，將軍統軍長久辛勞，兵士疲

勞，士卒疲弊，并遣撫慰，賜以衣馬。緣邊州鎮，固捍之勞，朔方酋庶，北面所委，亦令勞賚，以副其心。其有先朝舊事寢而不舉、頃來便習不依軌式者，并可疏聞，當加覽裁。若益時利治、不拘常制者，自依别例。其明相申約，稱朕意焉。

甲寅，征北元遥破斬法慶及渠帥百餘人，傳首京師。安定王燮薨。庚申，高昌、庫莫奚、契丹諸國并遣使朝獻。蕭衍將趙祖悦襲據硤石。癸亥，詔定州刺史崔亮假鎮南將軍，率諸將討之；冀州刺史蕭寶夤爲鎮東將軍，次淮堰。戊辰，鄧至國遣使朝貢。

冬十月庚午朔，勿吉國貢楛矢。壬午，高麗、吐谷渾國并遣使朝獻。乙酉，以安定公胡國珍爲中書監、儀同三司。甲午，蕭衍弘化太守杜桂舉郡内屬。十有二月辛丑，以高陽王雍爲太師。己酉，鎮南崔亮破祖悦，遂圍硤石。丁卯，帝、皇太后謁景陵。高車國遣使朝獻。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年。荆沔都督元志大破蕭衍軍，斬其恒農太守王世定等。以吏部尚書李平爲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討硤石諸軍。二月乙巳，鎮東蕭寶夤大破衍將於淮北。癸亥，初聽秀才對策，第居中上已上，叙之。乙丑，鎮南崔亮、鎮軍李平等克硤石，斬衍豫州刺史趙祖悦，傳首京師，盡俘其衆。是月，吐谷渾、宕昌、鄧至諸國并遣朝貢。三月辛未，以揚州刺史李崇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壬辰，以硤石俘虜分賜百僚。

夏四月戊戌，以瀛州民饑，開倉賑恤。高昌、陰平國并遣使朝獻。五

憊不堪，都派使者撫恤慰勞，賜給衣馬。靠邊境的州鎮，堅固捍衛很辛勞，北方的首領百姓，擔負北部重任，也命使者慰勞賞賜，來滿足他們的心意。如有前朝舊事積壓而未報告、近來因襲不按法度者，都可以上奏，將加以裁决。如果益於當今便利治理、不拘泥於通常制度的，自然依照另外的條例。現明白地申述約定，使大家滿足我的意願。

甲寅，征北將軍元遥打敗并殺死法慶和魁首一百多人，傳送首級到京城。安定王元燮逝世。庚申，高昌、庫莫奚、契丹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蕭衍的將領趙祖悦偷襲占據硤石。癸亥，詔令定州刺史崔亮代理鎮南將軍，率領衆將討伐趙祖悦；冀州刺史蕭寶夤擔任鎮東將軍，停駐淮水堰。戊辰，鄧至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庚午初一，勿吉國貢奉楛矢。壬午，高麗、吐谷渾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乙酉，任命安定公胡國珍爲中書監、儀同三司。甲午，蕭衍的弘化太守杜桂獻郡歸附。十二月辛丑，任命高陽王元雍爲太師。己酉，鎮南將軍崔亮打敗祖悦，於是包圍硤石。丁卯，皇帝、皇太后拜謁景陵。高車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初一，大赦天下，改年號。荆沔都督元志大敗蕭衍的軍隊，殺死他的恒農太守王世定等人。任命吏部尚書李平爲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組成行臺，調度討伐硤石各軍。二月乙巳，鎮東將軍蕭寶夤在淮水北大敗蕭衍的將領。癸亥，初次聽取秀才對策，等級在中上等以上的，加以任用。乙丑，鎮南將軍崔亮、鎮軍大將軍李平等人攻克硤石，殺死蕭衍的豫州刺史趙祖悦，傳送首級到京城，全部俘獲他的部衆。這個月，吐谷渾、宕昌、鄧至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三月辛未，任命揚州刺史李崇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壬辰，將硤石俘虜分别賞賜給百官。

夏四月戊戌，因瀛州民衆飢餓，開倉賑濟撫恤。高昌、陰平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五月丁

月丁卯朔，詔曰："炎旱積辰，苗稼萎悴，比雖微澍，猶未沾洽，晚種不納，企望憂勞，在予之責，思自兢厲。尚書可釐恤獄犴，察其淹枉，簡量輕重，隨事以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土木作役，權皆休罷，勸農省務，肆力田疇。庶嘉澤近降，豐年可必。"蕭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復以傅豎眼爲刺史以討之，頻破賊軍，斬其將任太洪首。庚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丙戌，吐谷渾遣使朝獻。

秋七月庚午，重申殺牛之禁。丙子，詔兵士征硤石者復租賦一年。傅豎眼大破張齊，齊遁走。乙酉，高昌國遣使朝獻。八月乙巳，以侍中、中書監、儀同三司、安定郡開國公胡國珍爲都督雍涇岐華東秦豳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丙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焕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陵堘杳藹，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耕稼。"宕昌國遣使朝貢。九月丁丑，淮堰破，蕭衍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于海。

十有二月癸巳，詔洛陽、河陰及諸曹雜人年七十已上、鰥寡貧困不能自存，及年雖少而痼疾長廢、窮苦不濟者，研實具列以聞。

二年春正月，大乘餘賊復相聚結，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之。甲戌，大赦天下。戊子，勿吉國遣使朝貢。庚寅，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又詔："選曹用人，務在得才，廣求栖遁，共康治道。州鎮城隍，各令嚴固。齋會聚集，糾執妖諠。囹圄皆令造屋，桎梏

卯初一，下詔說："乾旱長久，禾苗莊稼枯萎，近來雖然降小雨，還未沾濡，晚種作物不收，盼望憂慮，在於我的責任，思慮要戒慎振奮。尚書可體恤牢獄，考察出拖延冤枉，分別輕重，依事類上報，不要使一人怨恨嗟嘆，損傷祥和之氣。土木營建，暫且都停工，鼓勵農耕節省事務，盡用力量於農田。希望及時雨近日降下，豐年一定到來。"蕭衍的衡州刺史張齊侵犯益州。又任命傅豎眼爲刺史去討伐他，接連打敗賊軍，斬下他們的將領任太洪的首級。庚午，下詔釋放華林的野獸到山林川澤中。丙戌，吐谷渾派遣使者入朝獻納。

秋七月庚午，重申屠殺耕牛的禁令。丙子，詔令征戰硤石的兵士免除一年的租賦。傅豎眼大敗張齊，張齊逃跑。乙酉，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八月乙巳，任命侍中、中書監、儀同三司、安定郡開國公胡國珍爲都督雍涇岐華東秦豳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丙午，下詔說："古代賢士各位聖人，道行冠絕世人，仁義的風範盛大的恩德，彪炳於史册。到國運終結，遺迹隨着事物變化，陵寢墓道雜亂，生長出茂密的野草，古代帝王的一些陵墓，多被踐踏。可明令各地，所有帝王陵墓，四面各五十步内不准許耕種莊稼。"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九月丁丑，淮水堰潰口，蕭衍沿淮水兩岸的城鎮據點村落十多萬人，都被漂流到海中。

十二月癸巳，詔令洛陽、河陰和各官府各類年齡七十歲以上、鰥寡貧困不能自己養活、以及年紀雖小而有難治疾病長久殘廢、窮苦不能自理的，核實後全部列舉上報。

二年春正月，大乘殘餘的賊寇又互相聚結，攻打瀛州。刺史宇文福討伐平定了他們。甲戌，大赦天下。戊子，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寅，詔令派遣大使巡視四方，詢問疾苦，撫恤孤寡，罷黜昏庸者擢升賢明者。又下詔："選曹使用人，務必要獲得人才，廣泛求取隱居的人，共同拓展治道。州鎮城壕，各令嚴密堅固。齋所集會人員衆多，要糾察捉拿妖言惑衆者。監牢都令

務存輕小。工巧浮迸，不得隱藏。絹布繒綵，長短合式。偷竊軍階，亦悉沙汰。籍貫不實，普使糾案，聽自歸首，逋違加罪。"詔中尉元匡考定權衡。癸丑，地伏羅、罽賓國并遣使朝獻。二月庚子，契丹、鄧至、宕昌諸國并遣使朝獻。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爲東平王。三月甲戌，吐谷渾國遣使朝獻。丁亥，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薨。

夏四月甲午，高麗、波斯、疏勒、嚈噠諸國并遣使朝獻。丁酉，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戊申，以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胡國珍爲司徒公，特進、汝南王悦爲中書監、儀同三司。乙卯，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即日還宫。安定王超改封北平王。五月辛酉，詔曰："揚州硤石、荆山、新淮、鄖城兵士戰没者，追給斂財，復一房五年；若無妻子，復其家一人二年。身被三創，賞一階；雖一創而四體廢落者，亦同此賞。"庚辰，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論。乙酉，鄧至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乙丑，地伏羅、罽賓國并遣使朝獻。乙亥，中書監、儀同三司、汝南王悦坐殺人免官，以王還第。己巳，車駕有事於太廟。八月戊戌，宴太祖以來宗室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申家人之禮。己亥，詔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蟬連二都，德盛百祀，雖帝胤蕃衍，親賢并茂，而猶沉屈素履，巾褐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遠，叙之列位。"庚子，詔咸陽、京兆二王子女還附屬籍。壬寅，吐谷渾國遣使朝獻。丁未，詔侍中、太師、高陽

建造房舍，刑具務必輕微。流動的工匠，不能隱藏。布絹絲織品，長短要合乎規格。竊取軍隊的等級，也要全部淘汰。户籍不真實，普遍派人糾舉檢查，准許自首，過期違犯者治罪。"詔令中尉元匡考定量器衡器。癸丑，地伏羅、罽賓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二月庚子，契丹、鄧至、宕昌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爲東平王。三月甲戌，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亥，太保、領司徒、廣平王元懷逝世。

夏四月甲午，高麗、波斯、疏勒、嚈噠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酉，詔令京兆尹所轄區域，一百歲以上的賜予大郡太守板，九十歲以上的賜予小郡太守板。戊申，任命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胡國珍爲司徒公，特進、汝南王元悦爲中書監、儀同三司。乙卯，皇太后前往伊闕石窟寺，當天回宫。安定王元超改封爲北平王。五月辛酉，下詔説："在揚州硤石、荆山、新淮、鄖城戰死的兵士，追賜收殮的財物，免除一個房族五年的賦役；如没有妻子兒女，免除其家中一人二年的賦役。身受三處創傷，賞一級；雖僅一處創傷而四肢殘廢的，也同於這一賞賜。"庚辰，重申以天文現象預測吉凶的禁令，違犯者以死罪論處。乙酉，鄧至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乙丑，地伏羅、罽賓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乙亥，中書監、儀同三司、汝南王元悦因殺人獲罪而免官，以王的身份回到宅第。己巳，皇帝在太廟祭祀。八月戊戌，在顯陽殿宴請太祖一脉十五歲以上的宗室成員，以家人的禮節相待。己亥，詔令庶族子弟不到十五歲不准爲官。下詔説："皇魏開創基業，道德超越周朝漢代，相連兩個都城，德行强盛百年，雖然帝王後代繁衍生息衆多，親近賢明者繁盛，然而還有人埋没在下層，穿粗布衣住簡陋房，這不是廣泛賞賜同族，保衛王室的做法。現在可按照世代遠近，安排在官位上。"庚子，詔令咸陽、京兆二王的子女返回附注在宗室簿籍上。壬寅，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丁未，詔令侍中、太師、

王雍入居門下，參决尚書奏事。己酉，契丹國遣使朝貢。九月辛酉，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丙寅，詔曰："察訟理冤，實維政首，躬親聽覽，民信所由。比日諒闇之中，治綱未振，獄犴繁廣，嗟訴驟聞，雖曰司存，每多誣壅。曾是寡德，實深矜慨。自今月望，當暫出城闉，親納滯枉。主者可宣諸近遠，咸使聞知。"是月，城青、齊、兗、涇、平、營、肆七州所治東陽、歷城、瑕丘、平凉、肥如、和龍、九原七城。

高陽王元雍遷入門下省居住，參與决定尚書奏事。己酉，契丹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九月辛酉，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丙寅，下詔說："考察訴訟伸理冤案，實在是政事的首位，親自聽訟處理，是民衆信實的根由。此前居喪的時間，政治綱常没有振作，獄訟繁多，嗟嘆申訴急驟聽到，雖説官職存在，常多誣陷壅塞。我雖德行寡薄，實在深爲憐惜感慨。從現在每月十五日，將暫出城門，親自接見被拖延冤枉的人。主管者可宣告遠近，使大家都知道。"這月，建築青、齊、兗、涇、平、營、肆七州的治所東陽、歷城、瑕丘、平凉、肥如、和龍、九原七座城池。

冬十月庚寅，以幽、冀、滄、瀛四州大饑，遣尚書長孫稚，兼尚書鄧羡、元纂等巡撫百姓，開倉賑恤。丁酉，勿吉國貢楛矢。戊戌，以光州饑弊，遣使賑恤。乙卯，詔曰："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南遷二紀，猶有留住。懷本樂故，未能自遣，若未遷者，悉可聽其仍停，安堵永業。門才術藝、應於時求者，自别徵引，不在斯例。周之子孫，漢之劉族，遍於海内，咸致蕃衍，豈拘南北千里而已哉?"十有一月甲子，蕭衍平西將軍、巴州刺史牟漢寵遣使請降。十有二月丁未，蠕蠕國遣使朝貢。

冬十月庚寅，因幽、冀、滄、瀛四州發生大饑荒，派遣尚書長孫稚，兼尚書鄧羡、元纂等人巡視安撫百姓，開倉賑濟撫恤。丁酉，勿吉國貢奉楛矢。戊戌，因光州饑饉困苦，派遣使者賑濟撫恤。乙卯，下詔說："北方的京城是根基舊都，帝王業績奠定的地方，南遷二十四年後，還有人留住。懷念根本樂於故土，不能自己排遣，如没有遷徙者，可准許全部留居，安居樂業。有才華技藝、適應當代需求者，自然另外徵召，不在這一條例。周朝的子孫，漢朝的劉氏家族，遍布在海内，都得以繁衍，哪裏拘泥於南北千里而已呢?"十一月甲子，蕭衍的平西將軍、巴州刺史牟漢寵派遣使者請求投降。十二月丁未，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神龜元年春正月甲子，詔以氐酋楊定爲陰平王。丙寅，以特進、江陽王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申，詔曰："朕冲昧撫運，政道未康，民之疾苦，弗遑紀恤，夙宵矜慨，鑒寐深懷，眷彼百齡，悼兹六極。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粟五斛、帛二匹。"庚辰，詔以雜役之

神龜元年春正月甲子，下詔任命氐人首領楊定爲陰平王。丙寅，任命特進、江陽王元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申，下詔說："我年幼繼位，治道未能光大，民衆的疾苦，來不及記載撫恤，早晚憐惜感慨，日夜記在心中，眷顧那百歲老人，哀傷氣極這六種疾病。京城一百歲以上的賜給大郡太守板，九十歲以上賜小郡太守板，八十歲以上賜給大縣縣令板，七十歲以上賜給小縣縣令板；各州的百姓，一百歲以上的賜給小郡太守板，九十歲以上賜給上縣縣令板，八十歲以上賜給中縣縣令板；鰥寡孤獨不能自己養活的，賜給五斛粟、二匹絹。"庚辰，詔令因各類

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職人皆五人相保，無人任保者奪官還役。乙酉，加特進、汝南王悦儀同三司。秦州羌反。幽州大饑，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詔刺史趙邕開倉賑恤。二月戊申，嚈噠、高麗、勿吉、吐谷渾、宕昌、疏勒、久末陁、末久半諸國并遣使朝獻。己酉，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年。東益州氐反。蠕蠕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以尚書右僕射于忠爲儀同三司。辛巳，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于忠薨。南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喻之。吐谷渾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薨。甲辰，江陽王繼改封京兆王。辛亥，舍摩國遣使朝獻。五月，高麗、高車、高昌諸國并遣使朝貢。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辛卯，澍雨乃降。

秋七月，河州民却鐵忽聚衆反，自稱水池王。詔行臺源子恭討之。閏月戊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甲辰，開恒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丁未，波斯、疏勒、烏萇、龜兹諸國并遣使朝獻。八月癸丑朔，詔曰："朕冲昧纂曆，未閑政道，皇太后殷憂在疚，始覽萬幾。故獄犴淹枉，百姓冤弊，言念繁刑，思存降省，京師見囚，殊死以下可悉减一等。"丁巳，詔曰："頃年以來，戎車頻動，服制未終，奪哀從役。罔極之痛弗申，鞠育之恩靡報，非所謂敦崇至道者也。自今雖金革之事，皆不得請起居喪。"甲子，勿吉國遣使朝貢。鐵忽相率降於行臺源子恭。九月癸未朔，以右光禄大夫劉騰爲衛將軍、儀同三司。戊申，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

十有二月辛未，詔曰："民生有

服役家庭有人冒充進入士大夫行列，各地任職的人都五人互相擔保，没有人擔保的削奪官職回到役夫行列。乙酉，加授特進、汝南王元悦爲儀同三司。秦州羌人反叛。幽州發生大饑荒，民衆死亡的有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詔令刺史趙邕開倉賑濟撫恤。二月戊申，嚈噠、高麗、勿吉、吐谷渾、宕昌、疏勒、久末陁、末久半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己酉，詔令因神龜表示祥瑞，大赦天下改年號。東益州氐人反叛。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三月辛酉，任命尚書右僕射于忠爲儀同三司。辛巳，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于忠逝世。南秦州氐人反叛。派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曉諭他們。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逝世。甲辰，江陽王元繼改封爲京兆王。辛亥，舍摩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五月，高麗、高車、高昌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自正月不下雨直到六月辛卯，及時雨纔降下。

秋七月，河州平民却鐵忽聚集民衆反叛，自稱水池王。詔令行臺源子恭討伐他。閏月戊戌，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甲辰，放開恒州銀山的禁令，和民衆共同開采。丁未，波斯、疏勒、烏萇、龜兹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獻納。八月癸丑初一，下詔説："我年幼繼位，不熟悉治道，皇太后因喪事而悲痛，開始處理各項事務。所以訴訟拖延有錯判，百姓冤屈困苦，念及煩瑣的刑罰，思慮加以减省，京城在押的囚徒，死刑以下的可全部减罪一等。"丁巳，下詔説："近年以來，戰車頻繁出動，服喪期未結束，强令除喪服從征。無盡的哀痛不能表達，哺育的恩情不能報答，這不是尊崇最高道德的做法。從現在起即使是戰事，都不能讓人在居喪時起用。"甲子，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鐵忽的部衆相繼投降行臺源子恭。九月癸未初一，任命右光禄大夫劉騰爲衛將軍、儀同三司。戊申，皇太后高氏在瑶光寺逝世。冬十月丁卯，以尼姑的禮儀安葬在北邙。

十二月辛未，下詔説："人生有盡期，下歸

終，下歸兆域，京邑隱賑，口盈億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爲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爲九原。"

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曰："朕以冲眇，纂承寶位，夙夜惟寅，若涉淵海。賴皇太后慈仁，被以夙訓。自臨朝踐極，歲將半紀，天平地成，四海寧乂。天道高遠，巍巍難名，猶以撝挹自居，稱號弗備，非所以崇奉坤元，允協億兆者也。宜遵舊典，稱詔宇内，以副黎蒸元元之望。"是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齊郡王祐薨。庚午，羽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彝第，毆傷彝，燒殺其子始均。吐谷渾、宕昌國并遣使朝貢。乙亥，大赦天下。丁丑，詔求直言，諸有上書者聽密封通奏。壬寅，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穀未納，三麥枯悴。德之無感，嘆懼兼懷。可敕内外，依舊雩祈，率從祀典。察獄理冤，掩胔埋骼。冀瀛之境，往經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專令收葬。賑窮恤寡，救疾存老，準訪前式，務令周備。"三月甲辰，澍雨大洽。

夏四月乙丑，嚈噠國遣使朝貢。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澄爲司徒，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兆王繼爲司空。

秋八月己未，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辛未，以左光禄大夫皇甫集爲征西將軍、儀同三司。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嵩高山；癸巳，還宫。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伏誅。

冬十有一月乙酉，蠕蠕莫緣梁賀侯豆率男女七百人來降。十有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大赦天下。詔除淫祀，焚諸雜神。

於墓地，京城繁盛富裕，人數滿億萬，貴賤所憑藉，没有固定處所，作爲民衆的父母，尤其應該體恤。現在規定乾脯山以西，作爲墓地。"

二年春正月丁亥，下詔説："我以年幼，繼承皇位，日夜恭敬，如同渡過深淵大海。依賴皇太后的慈愛仁厚，早受教導。自從臨朝登位，時間將近六年，天地平定，四海安寧。天道高遠，巍巍然難以稱呼，還以謙遜自居，稱號不完備，不是尊崇敬奉坤元，調和融洽百姓的做法。應該遵循舊日典章，對天下稱詔令，以符合民衆的願望。"這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齊郡王元祐逝世。庚午，羽林軍一千多人焚燒征西將軍張彝的宅第，打傷張彝，燒死他的兒子始均。吐谷渾、宕昌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乙亥，大赦天下。丁丑，下詔求取正直的言論，凡有上書者准許密封後呈報奏告。壬寅，下詔説："農忙的月份，時雨不降，穀粟不種，麥苗枯萎。德行不能感動上天，嘆息畏懼同在心中。可命令宫廷内外，依舊雩祭祈求，一切按照祭祀典章。考察監獄伸理冤屈，掩埋腐肉骨骸。冀州瀛州境内，往日經受侵犯劫掠，死的人很多，白骨縱横道路，可派人專門收葬。賑濟窮困撫恤孤寡，救助疾病贍養老人，仿照從前規則，務必要周全完備。"三月甲辰，及時雨大降。

夏四月乙丑，嚈噠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五月戊戌，任命司空、任城王元澄爲司徒，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兆王元繼爲司空。

秋八月己未，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因事獲罪被削除官職爵位。辛未，任命左光禄大夫皇甫集爲征西將軍、儀同三司。九月庚寅，皇太后前往嵩高山；癸巳，回宫。瀛州平民劉宣明圖謀反叛，事情敗露被處死。

冬十一月乙酉，蠕蠕莫緣梁賀侯豆率領男女老少七百人前來投降。十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元澄逝世。庚申，大赦天下。下詔廢除不合禮制的祭祀，焚燒各種雜亂的神像。

是歲，高麗王雲死，以世子安爲其國王。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爲本，尊師崇道，兹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顔，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

夏四月丙辰，詔尚書長孫稚巡撫北藩，觀察風俗。五月辛巳，詔曰："朕以寡薄，運膺寶圖，雖未明求衣，惕懼終日，而闇昧多闕，炎旱爲災，在予之愧，無忘寢食。今刑獄繁多，囹圄尚積，宜敷仁惠，以濟斯民。八座可推鞫見囚，務申枉濫。"癸未，詔曰："攘災招應，修政爲本，民乃神主，實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視民如傷。况今炎旱歷時，萬姓凋弊，而不撫恤窮冤，理决庶獄。可嚴敕州郡，善加綏隱，務盡聰明，加之祇肅，必使事允人神，時政靈應。其賦役不便於民者，具以狀聞，便當蠲罷。"

秋七月丙子，侍中元叉、中侍中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曰：

> 魏有天下，奕葉重光。高祖孝文皇帝，以英聖馭天，徙京定鼎。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明承業，廓寧區夏，而鴻勛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車書弗同，鯨寇尚熾。幼主稚弱，夙纂寶曆，曾是宗祏，莫克祇奉，朕所以敬順群請，臨朝總政。帝年以長，久思退身，所以往歲殷勤，具陳情旨，百官内外，已照此懷。而僉爾衆意，苦見勤奪，僶俛從事，以迄于兹。自此春來，先疾屢發，藥石攝療，莫能善瘳，夏首

這一年，高麗王高雲死去，任命世子高安爲該國國王。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下詔説："建國治民，樹立教化是根本，尊師重道，這是自古以來的典章。來年二月，節氣和順滋潤，祭祀孔子顔回，正是時候。有關官員可預先修繕國學，圖畫裝飾聖賢相貌，設置官員挑選牲畜，選擇吉日舉行禮儀。"

夏四月丙辰，詔令尚書長孫稚巡視安撫北方邊境，觀察風尚習俗。五月辛巳，下詔説："我以微薄的德行，繼承皇位，雖然天不亮起床，整日謹慎恭謹，然而愚昧多過失，乾旱造成災害，我的慚愧，寢食難忘。現在刑罰繁多，監牢還積滿囚徒，應該廣布仁德恩惠，來救助這些人。尚書省長官可查問在押囚徒，務必伸理冤屈。"癸未，下詔説："攘除災害招致感應，修理政事是根本，民是神的主宰，實應首先重視民衆。刺史郡守縣令和我共同治理天下，應該哀憐同情不要旁觀歡笑，看待人民就像看待自己的傷痛一樣。何况現在乾旱長久，百姓困苦，却不撫恤理冤，判决各項訴訟。可嚴令州郡，妥善加以安撫審度，務必明察，恭敬嚴肅，一定使事情協和人神，及時招致靈驗。賦税徭役不便於民衆的，都將情况上報，就將立即免除。"

秋七月丙子，侍中元叉、中侍中劉騰侍奉皇帝到前殿，假稱太后詔令説：

> 魏國擁有天下，累世日光重明。高祖孝文皇帝，以英武聖明統御天下，遷移都城建立新都。世宗宣武皇帝，以通達明智繼承業績，肅清境内，而大功未完成一半，早早地辭世。便使車軌文字不同，强大的賊寇還昌盛。幼主年少微弱，早繼寶位，竟使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室，不能恭敬侍奉，我因而順從群臣請求，臨朝總領政事。皇帝年歲增長，我久思退下身來，所以往年態度誠懇，詳細陳述心意，宫廷内外百官，已經明白這一願望。然而衆人意向，苦苦加以阻止，便努力辦事，直到現在。從今年春季以來，舊病時常發作，藥物治療，不能痊愈，夏初到

及今，數加動劇，便不堪日厘萬務，巨細兼省。帝齒周星紀，識學逾躋，日就月將，人君道茂，足以撫緝萬邦，諧决百揆。朕當率前志，敬遜别宫，遠惟復子明辟之義，以自綏養，實望群公逮于黎庶，深鑒斯理。如此，則上下休嘉，天地清晏，魏道熙隆，人神慶悦，不其善歟？

乃幽皇太后於北宫，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總勒禁旅，决事殿中。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年，内外百官進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叉、騰，不果見殺。九月壬辰，蠕蠕主阿那瓌來奔。戊戌，以太師、高陽王雍爲丞相，加後部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

冬十月乙卯，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汝南王悦爲太尉公。

十有一月己亥，詔曰："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漠裔，鄰通上國，百有餘載。自神鼎南底，累紀于兹，虔貢雖違，邊燧静息，憑心象魏，潛款彌純。今其主阿那瓌屬離時難，邦分親析，萬里遠馳，庇命有道。悲同申、伍，忠孝足矜。方存興滅之師，以隆繼絶之舉，宜且優以賓禮，期之立功，疏爵胙土，大啓河岳，可封朔方郡開國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户，錫以衣冕，加以軺車，禄恤儀衛，同乎戚蕃。"十有二月壬子，詔曰："蠕蠕王阿那瓌，遭離寇禍，遠來投庇，邦分衆析，猶無定主，而永懷北風，思還綏集。啓訴情切，良用愍然。夫存亡恤敗，自古通典。可差國使及彼前後三介，與阿那瓌相隨；并敕懷朔都督，簡鋭騎二千，躬自率護，送達境首，令觀機招納。若彼候迎，宜錫

現在，數次加劇，便不能承受日常紛繁事務，大小都忽略了。皇帝年齡已滿十二，見識學問愈加上升，日往月來，君主的德行充盈，足以安撫天下，諧和百官。我將遵循先前志向，恭敬退居另外的宫室，遠思恢復子嗣大位的義理，來自加調養，實希望公卿直到百姓，深深體察這個道理。這樣，就上下美好，天地太平，魏國治道興隆，人神喜慶歡樂，不是很好的嗎？

於是將皇太后囚禁在北宫，殺死太傅、領太尉、清河王元懌，總領宫廷軍隊，在殿中決斷政事。辛卯，皇帝行加帽禮儀，大赦天下，改年號，内外百官升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起兵要誅殺元叉、劉騰，没成功而被殺。九月壬辰，蠕蠕主阿那瓌前來投奔。戊戌，任命太師、高陽王元雍爲丞相，加授後部儀仗、鼓吹、帶劍四十人。

冬十月乙卯，任命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汝南王元悦爲太尉公。

十一月己亥，下詔説："蠕蠕世代雄據北方，擅權於沙漠邊境，鄰接上國，有一百多年。自從神鼎南遷，到現在幾十年了，恭敬的貢奉雖有闕失，但邊境烽燧安寧，心向朝廷，内心的歸順更純厚。現在蠕蠕的首領阿那瓌遇到禍難，境内分崩親屬離析，萬里遠奔，在有道之國尋求保護。悲痛同於申胥、伍員，忠孝足以憐惜。將要出動振興滅亡國度的軍隊，興起繼承斷絶世序的行動，應以賓禮優待，期待立功，封爵賜土，大力開拓河山，可封爲朔方郡開國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户，賜給衣帽，授予軺車，俸禄儀仗，與親屬諸侯相同。"十二月壬子，下詔説："蠕蠕王阿那瓌，遭遇寇亂禍害，遠來投奔，邦國分崩部衆離析，還没有固定首領，因而懷念北方風土，思慮返回安撫聚集。陳述情真意切，我因而憐憫。保存滅亡者救助失敗者，是自古通行的法則。可派遣國家使節和他們前後的三個傳話人，同阿那瓌相伴隨；并命令懷朔都督，挑選精鋭的騎兵二千人，親自率領保護，送到邊界，令其觀

筐篚車馬之屬，務使優隆，禮餞而返；如不容受，任聽還闕。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辛酉，以司空、京兆王繼爲司徒公。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庚戌，假光禄大夫邴虯撫軍將軍以討之。癸亥，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三月庚午，帝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淵配。甲午，右衛將軍奚康生於禁内將殺元叉，不果，爲叉矯害。以儀同三司劉騰爲司空公。

夏四月庚子，司徒、京兆王繼進位太保。壬寅，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爲司徒公。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率衆内屬。五月辛巳，南荆州刺史桓叔興自安昌南叛。乙酉，烏萇國遣使朝貢。閏月丁巳，居密、波斯國并遣使朝貢。六月己巳，高昌國遣使朝貢。癸巳，勿吉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癸丑，詔曰：“時澤弗降，禾稼形損，在予之責，夙宵震懼，雖克躬撤降，仍無招感。有司可修案舊典，祇行六事：囹犴淹枉，隨速鞫决；庶尹廢職，量加修厲；鰥獨困窮，在所存恤；役賦煩民，咸加蠲省；賢良讜直，以時升進，貪殘邪佞，即就屏黜；男女怨曠，務令會偶。庶革止懲違，有弭災沴。”八月己巳，伏羅國遣使朝貢。蠕蠕後主郁久閭侯匿伐來奔懷朔鎮。

十有一月乙未朔，高昌國遣使朝貢。戊申，衛大將軍、儀同三司皇甫集薨。癸丑，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十有二月甲戌，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服章。庚辰，以東益、南秦氐反，詔中軍將軍、河間王琛討之，失利。

三年春正月辛亥，帝耕籍田。

察時機招集結納。如果他們迎候，應賜給方筐圓筐車馬之類物品，一定使禮儀隆重，依禮餞別後返回；如果他們不接納，聽憑返回朝廷。行裝物資，交由尚書酌情供給。”辛酉，任命司空、京兆王元繼爲司徒公。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人反叛。二月庚戌，命光禄大夫邴虯代理撫軍將軍去討伐他們。癸亥，皇帝前往國子學，講授《孝經》。三月庚午，皇帝前往國子學祭祀孔子，以顏淵配祭。甲午，右衛將軍奚康生在宫内將要殺元叉，没成功，被元叉假托詔令殺害。任命儀同三司劉騰爲司空公。

夏四月庚子，司徒、京兆王元繼升任爲太保。壬寅，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擔任司徒公。蕭衍的義州刺史文僧明率領部衆歸附。五月辛巳，南荆州刺史桓叔興從安昌向南叛變。乙酉，烏萇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閏月丁巳，居密、波斯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己巳，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癸巳，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癸丑，下詔説：“時雨不降，莊稼枯萎，這是在於我的責任，早晚恐懼，雖然親自撤去樂器減少膳食，仍没招致感應。有關官員可依照舊日典章，恭敬實行六件事：訴訟拖延冤枉，迅速訊問判决；公卿失去職責，酌情任用激勵；鰥寡孤獨貧困窮苦者，各地救濟撫恤；勞役賦税煩擾民衆，都加以免除减省；賢良正直者，及時升任，貪殘邪惡者，立即罷黜；男女失婚，務必使他們婚配。希望能革除弊端懲治違犯者，消除災害。”八月己巳，伏羅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蠕蠕後主郁久閭侯匿伐前來投奔懷朔鎮。

十一月乙未初一，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戊申，衛大將軍、儀同三司皇甫集逝世。癸丑，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授儀同三司。十二月甲戌，詔令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人商議决定服飾車馬制度。庚辰，因東益州、南秦州氐人反叛，詔令中軍將軍、河間王元琛討伐他們，遭到失敗。

三年春正月辛亥，皇帝耕種藉田。

夏四月庚辰，以高車國主覆羅伊匐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六月己巳，詔曰："朕以冲昧，夙纂寶歷，不能祇奉上靈，感延和氣，致令炎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燋萎，晚種未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覬。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岳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上下群官，側躬自厲，理冤獄，止土功，減膳撤懸，禁止屠殺。"

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漢、龜兹諸國遣使朝貢。

冬十月己巳，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有一月乙巳，車駕有事於圜丘。丙午，詔曰："治歷明時，前王茂軌，考辰正律，奕代通規。是以北平革定於漢年，楊偉草算於魏世。自皇運肇基，典章猶缺，推步晷曜，未盡厥理。先朝仍世，每所慨然。至神龜中，始命儒官，改創疏踳，回度易憲，始會璇衡。今天正斯始，陽煦將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所謂魏雖舊邦，其曆維新者也。便可班宣内外，號曰《正光曆》。又首節嘉辰，獲展丘禘，神人交和，理契幽顯，思與億兆共此維新，可大赦天下。"十有二月癸酉，以左光禄大夫皇甫度爲儀同三司。乙酉，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爲儀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糾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聽錮貼店肆，争利城市。

四年春二月壬辰，追封故咸陽王禧爲敷城王，京兆王愉爲臨洮王，

夏四月庚辰，任命高車國主覆羅伊匐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六月己巳，下詔説："我以年幼愚昧，早繼皇位，不能恭敬侍奉上天，招致祥和之氣，致使乾旱連年，雨水不充足，各種莊稼枯萎，晚種作物没播下，將要成爲災年，秋天的豐收無望。在於我的責任，心中憂傷恐懼。現在可依舊日做法分派有關官員，奔馳祈求山川和能布雲降雨的山川衆神，竭盡虔誠肅穆，一定使它們感動而降雨，玉帛牲畜，隨時根據需要貢奉。上下百官，各自勉勵自己，審理冤屈，停止土木工程，減少膳食撤去樂器，禁止屠殺牲畜。"

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漢、龜兹各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己巳，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一月乙巳，皇帝在圜丘祭祀。丙午，下詔説："研究曆法明確時令，是前代君王的優秀準則，考定時辰整飭儀器，是歷代通行的法規。所以北平侯在漢朝改革曆法，楊偉在魏代起草算曆。自從國運奠基，典章還缺略，推算日月運行，没有窮盡其中的道理。先朝因循，時常感慨。到神龜年間，纔命令儒學官員，糾正疏略舛誤，變换刻度規則，開始同渾天儀相合。現在正朔初始，温暖的陽光升起，各種草木萌發，應該改變視聽，這是所謂的魏國雖是舊國度，而曆法却推陳出新了。可宣告内外，稱爲《正光曆》。又立春吉日，施行郊祭，神人諧和，道理契合朝野，思慮要和民衆共慶這一變革，可大赦天下。"十二月癸酉，任命左光禄大夫皇甫度爲儀同三司。乙酉，任命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爲儀同三司，太保、京兆王元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丁亥，因州牧郡守隨意豎立碑頌，動輒興建寺塔，房舍衆多奢侈，設店鋪從事商販活動，詔令中尉詳細審察，威風嚴厲，以當前的職務糾察彈劾，七品、六品，俸禄足以代替耕種，也不能包攬店鋪，在街市上謀取財利。

四年春二月壬辰，追封已故的咸陽王元禧爲敷城王，京兆王元愉爲臨洮王，清河王元懌

清河王懌爲范陽王，以禮加葬。丁丑，河間王琛、章武王融，并以貪污削爵除名。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持節喻之。蠕蠕後主俟匿伐來朝京師。宕昌國遣使朝貢。司空劉騰薨。

爲范陽王，以王禮加以安葬。丁丑，河間王元琛、章武王元融，都因貪污削奪爵位除去名籍。己卯，因蠕蠕主阿那瓌率領軍隊侵犯邊境，派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秉持符節曉諭他。蠕蠕後主俟匿伐前來京城朝見。宕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司空劉騰逝世。

夏四月，阿那瓌執元孚，驅掠畜牧北遁。甲申，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中軍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元纂率騎十萬討蠕蠕，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

夏四月，阿那瓌捉住元孚，驅趕掠奪牲畜後向北逃跑。甲申，詔令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中軍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元纂率領騎兵十萬人討伐蠕蠕，出邊塞三千多里，没追趕上而返回。

秋七月辛亥，詔曰："達尊斯在，齒預一焉，崇敬黄耇，先代通訓。故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緣自强見留。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壯，許其縶維。今庶僚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勤舊，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當外任；或停私歷紀，甫受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莅民，以終常限。或新解郡縣，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禄，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於閭巷矣。"

秋七月辛亥，下詔説："共同尊貴的事物中，年歲是一項，崇敬高齡，是前代通行的教導。所以方叔以國中元老處在職位上，趙充國因自强被留任。雖然七十歲退位，標明在典章上，然而因德行還强盛，同意挽留。現在百官之中，有的年近退位時間，遵循禮制應該退。祇是當他們年輕時用其力量，年老時抛棄他們，念及其勤懇舊功，眷顧不忍心。有的在朝廷頭髮斑白，没有充當地方官；有的閑居家中經過十二年，剛受到考查定級；這樣的人，雖然滿了七十歲，准許他們治理民衆，完成正常期限。有的剛解除郡縣職位，有的外地輔佐剛結束，已滿七十，正求再任者，吏部可依法令不上奏。如有高名大德、老成俊傑、赫然聞達、爲當代所知的，不拘泥於這一條例。如果才能不優異，現在朝爲官，依法令應解除的，可供給本身官職一半的俸禄，以至去世。使告别朝廷的老人，不遺憾回到閭巷中。"

八月己巳，詔曰："狂蠢肆暴，陵竊北垂，雖軍威時接，賊徒懾遁，然獯虐所過，多離其禍，言念斯弊，有軫深懷。可敕北道行臺，遣使巡檢，遭寇之處，饑餒不粒者，厚加賑恤，務令存濟。"戊寅，詔曰："朕以眇暗，忝承鴻緒，因祖宗之基，托王公之上，每鑒寐屬慮，思康億兆。比雨旱愆時，星運舛錯，政理闕和，靈祇表異，永尋夕惕，載恧于懷。宜詔

八月己巳，下詔説："狂妄愚蠢的敵人放縱殘暴，在北方邊境侵凌爲盗，雖然我們軍隊威風隨時相接，賊寇震懾逃跑，然而獯狁暴虐經過之處，多遭受他們的禍害，思念起這一弊陋，心中深感傷痛。可命令北道行臺，派遣使者巡視檢查，遭受寇難的地方，飢餓無糧者，優厚地加以賑濟撫恤，務必使他們度過難關。"戊寅，下詔説："我以年幼昏昧，愧承大業，憑着祖宗的根基，處於王公之上，時常日夜思慮，想要使百姓康樂。近來雨旱違背時序，星辰運行舛誤錯亂，

百司各勤厥職，諸有鰥寡窮疾冤滯不申者，并加釐恤。若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時者，具以言上，朕將親覽，加以旌命。”癸未，追復故范陽王懌爲清河王。九月丁酉，庫莫奚國遣使朝獻。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悦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决尚書奏事。

治道有失祥和，神靈顯示災異，尋思恐懼，慚愧於心中。應詔令百官各自履行自己的職守，所有鰥寡窮困患病以及冤屈滯積不能伸理者，都加以糾正撫恤。至於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傑出、特立獨行高於世人者，都列舉上報，我將親自閲覽，加以表彰。”癸未，追復已故范陽王元懌爲清河王。九月丁酉，庫莫奚國派遣使者入朝獻納。詔令侍中、太尉、汝南王元悦遷入門下省居住，和丞相、高陽王元雍參與決斷尚書奏事。

冬十有一月丙申，趙郡王謐薨。丁酉，太保崔光薨。十有二月，蕭衍遣將寇邊，詔假征南將軍崔延伯討之。以太尉、汝南王悦爲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顥坐貪污削除官爵。

冬十一月丙申，趙郡王元謐逝世。丁酉，太保崔光逝世。十二月，蕭衍派遣將領侵犯邊境，詔令代理征南將軍崔延伯討伐他們。任命太尉、汝南王元悦爲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元顥因貪污而獲罪被削除官職爵位。

五年春正月辛丑，車駕有事於南郊。閏二月癸巳，嚈噠國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丑，皇帝在南郊祭祀。閏二月癸巳，嚈噠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三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殺鎮將，號真王元年。詔臨淮王彧爲鎮軍將軍，假征北將軍，都督北征諸軍事以討之。

三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聚集衆人反叛，殺死鎮將，稱真王元年。詔令臨淮王元彧擔任鎮軍將軍，代理征北將軍，爲都督北征諸軍事去討伐他。

夏四月，高平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别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遁。

夏四月，高平首領胡琛反叛，自稱高平王，攻打軍鎮來響應拔陵。别部將領盧祖遷打敗了他，胡琛向北逃跑。

五月，臨淮王彧敗於五原，削除官爵。壬申，詔尚書令李崇爲大都督，率廣陽王淵等北討。

五月，臨淮王元彧在五原失敗，削除他的官職爵位。壬申，詔令尚書令李崇擔任大都督，率領廣陽王元淵等人向北征討。

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據城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彦。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城人孫掩、張長命、韓祖香據城反，殺刺史崔遊以應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襲克高平，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太提尋死，子念生代立，僭稱天子，號年天建，置立百官。丁酉，大赦。

六月，秦州市民莫折太提占據城池反叛，自稱秦王，殺死刺史李彦。詔令雍州刺史元志討伐他。南秦州市民孫掩、張長命、韓祖香占據城池反叛，殺死刺史崔遊來響應太提。太提派遣市民卜朝偷襲攻克高平，殺死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太提不久死去，兒子念生接替登位，僭越稱天子，年號爲天建，設置百官。丁酉，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寅，詔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率諸將西討。戊午，復河間王琛、臨淮王彧本封。

秋七月甲寅，詔令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率領衆將領向西征討。戊午，恢復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原先的封爵。

都督崔暹失利于白道，大都督李崇率衆還平城，坐長史祖瑩截没軍資，免除官爵。

丁丑，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樊元、張朗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尹祥、黎叔和擊破之，斬樊元首，殺賊千餘人。

是月，凉州幢帥于菩提、呼延雄執刺史宋穎據州反。

念生遣其兄高陽王天生下隴東寇。

八月甲午，元志大敗於隴東，退守岐州。丙申，詔曰："賞貴宿勞，明主恒德；恩沾舊績，哲后常範。太祖道武皇帝應期撥亂，大造區夏；世祖太武皇帝纂戎丕緒，光闡王業，躬率六師，掃清逋穢；諸州鎮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闊行間，備嘗勞劇。逮顯祖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乂，便差割强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遠遵盤庚，將遷嵩洛，規遏北疆，蕩闢南境，選良家酋胕，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實惟斯等。先帝以其誠效既亮，方加酬錫，會宛郢馳烽，朐泗告警，軍旗頻動，兵連積歲，兹恩仍寢，用迄于今，怨叛之興，頗由於此。朕叨承乾曆，撫馭宇宙，調風布政，思廣惠液，宜追述前恩，敷兹後施。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爲民，鎮改爲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既甄拔，應思報效。可三五簡發，討彼沙隴。當使人齊其力，奮擊先驅，妖黨狂醜，必可蕩滌。衝鋒斬級，自依恒賞。"丁酉，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殺太僕卿陸延。别將尒朱榮討平之。

都督崔暹在白道戰敗，大都督李崇率領軍隊回到平城，因長史祖瑩截留軍用物資而獲罪，免除他的官職爵位。

丁丑，念生派遣他的都督楊伯年、樊元、張朗等人攻打仇鳩、河池二處城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將領尹祥、黎叔和打敗他們，斬下樊元的首級，殺死賊寇一千多人。

這月，凉州幢帥于菩提、呼延雄捉住刺史宋穎占據州城反叛。

念生派遣他的哥哥高陽王天生出隴山向東侵犯。

八月甲午，元志在隴東大敗，退守到岐州。丙申，下詔説："賞賜重視往時功勞，是英明君主固定的德行；恩澤遍及舊日業績，是賢明帝王不變的風範。太祖道武皇帝適應時勢治理亂世，進入華夏地區；世祖太武皇帝繼承大業，光大帝王根基，親自率領六軍，肅清殘餘賊寇；各州鎮市民，本來充當親信，勤勞征戰，生死相約於軍陣，嘗盡了辛勞。到顯祖獻文皇帝，從北推向南方，淮水流域思念安寧，便略分强族，分别守衛各方軍鎮。高祖孝文皇帝，遠遵盤庚故實，將遷都嵩山洛水之間，規劃遏守北部邊疆，拓展南方疆域，挑選良家附屬，增援北部邊塞的守衛，武力捍衛的寄托，實在這些人身上。先帝因他們已誠心效命，將加以報償賜予，遇上宛城郢州烽火燃起，朐山泗水報告警急，軍旗頻繁飄動，戰事連年，這個恩澤不斷積壓，以至於今日，怨憤反叛的興起，主要由於這一點。我愧承天運，統御天下，調理風尚施行政治，思慮廣播恩澤，應該追述前朝恩德，施行這一滯後的賞賜。各州鎮的軍人籍貫，原來不是犯罪發配的，全部免爲平民，鎮改爲州，按舊名確立稱呼。這些人世代熟悉戰事，大多强悍勇敢，現在甄選提拔後，應該思念報答效命。可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調發，討伐沙漠隴山。應該使人人齊心合力，奮勇當先，妖邪的黨羽狂妄的小人，一定可以掃蕩滌除。衝鋒殺敵，自然依照固定的獎賞。"丁酉，南秀容牧人于乞真反叛，殺死太僕卿陸延。别部將領尒朱榮討伐平定了他。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竇念祖討之，斬雙，擒斬千餘人。

九月壬申，詔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爲西道行臺大都督，率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又詔復撫軍將軍、北海王顥官爵，爲都督，并率諸將西討。乙亥，帝幸明堂，餞寶夤等。

是月，蕭衍遣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城，刺史長孫稚擊走之，邃退屯黎漿。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衍又遣將寇淮陽，詔秘書監、安樂王鑒率衆討之。吐谷渾主伏連籌兵討涼州，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復推宋穎爲刺史。

冬十月，營州城人劉安定、就德興據城反，執刺史李仲遵。城人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號燕王。

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壬午，詔都督、北海王顥率諸將討之。

十有一月戊申，莫折天生攻陷岐州，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高平人攻殺卜朝，共迎胡琛。

十有二月壬辰，詔太傅、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率諸將討之。嚈噠、契丹、地豆于、庫莫奚諸國并遣使朝貢。

汾州正平、平陽山胡叛逆。詔復征東將軍、章武王融封爵，爲大都督，率衆討之。

山南行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氐民，復六郡十二戍，又斬賊王韓祖香。南秦賊王張長命畏逼，乃告降於蕭寶夤。

是月，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人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

戊戌，莫折念生派遣都督竇雙攻打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將領竇念祖討伐他們，殺死竇雙，擒獲殺死一千多人。

九月壬申，詔令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爲西道行臺大都督，率領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又詔令恢復撫軍將軍、北海王元顥的官職爵位，爲都督，并率領衆將領向西征討。乙亥，皇帝前往明堂，爲寶夤等人餞行。

這月，蕭衍派遣將領裴邃、虞鴻偷襲占據壽春的外城，刺史長孫稚打退了他，裴邃退到黎漿駐守。詔令河間王元琛統領軍隊援助長孫稚。蕭衍又派遣將領侵犯淮陽，皇帝詔令秘書監、安樂王元鑒率領軍隊討伐。吐谷渾主伏連籌派兵討伐涼州，于菩提放棄城池逃跑，被追擊殺死，市民趙天安又推舉宋穎爲刺史。

冬十月，營州市民劉安定、就德興占據城池反叛，捉住刺史李仲遵。市民王惡兒殺死安定獻城投降。德興向東逃跑，自稱爲燕王。

胡琛派遣他的將領宿勤明達侵犯豳、夏、北華三州。壬午，詔令都督、北海王元顥率領各將領討伐他們。

十一月戊申，莫折天生攻占岐州，捉住都督元志和刺史裴芬之。高平人攻打殺死卜朝，共同迎接胡琛。

十二月壬辰，詔令太傅、京兆王元繼擔任太師、大將軍，率領各將領討伐胡琛。嚈噠、契丹、地豆于、庫莫奚各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汾州正平、平陽的山胡叛變作亂。詔令恢復征東將軍、章武王元融的封爵，擔任大都督，率軍隊討伐他們。

山南行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州的氐人，恢復六郡十二據點，又殺死賊寇首領韓祖香。南秦州賊寇首領張長命畏懼逼迫，於是向蕭寶夤請求投降。

這月，莫折念生派遣軍隊攻打涼州，市民趙天安又捉住刺史來響應他。

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占據

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自稱宋王，號年天啓，遣其子景仲歸於蕭衍。衍遣其將胡龍牙、成景儁、元略等率衆赴彭城。詔秘書監、安樂王鑒回師以討之，鑒於彭城南擊元略，大破之，盡俘其衆，既而不備，爲法僧所敗。衍遣其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其僚屬、守令、兵戍及郭邑士女萬餘口南入。詔鎮軍將軍、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爲都督，衛將軍、國子祭酒、安豐王延明爲東道行臺，復儀同三司李崇官爵，爲東道大都督，俱討徐州。崇以疾不行。

癸亥，蕭寶夤、崔延伯大破秦賊於黑水，斬獲數萬，天生退走入隴西，涇、岐及隴東悉平。以太師、大將軍、京兆王繼爲太尉，餘官如故。

二月，以領軍將軍元叉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詔追復樂良王長命本爵，以其子忠紹之。侍中、特進、衛大將軍穆紹爲儀同三司。戊戌，大赦。

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梁下辯、姜齊等攻仇池郡城，行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盛遷擊破之，斬下辯、齊等首。壬寅，詔曰："勸善黜惡，經國茂典。其令每歲一終，郡守列令長，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課，辯其能否。若有濫謬，以考功失衷論。"是月，齊州魏郡民房伯和聚衆反。會赦，乃散。

三月己巳，詔太尉、西道都督、京兆王繼班師。壬申，詔曰："丞相高陽王，道德淵廣，明允篤誠，儀形太階，垂風下國，實所以予違汝弼，致治責成，宜班新制，宣之遐邇。其州郡先上司徒公文，悉可改上相府施行，符告皆亦如之。"甲戌，詔曰："選衆而舉，其來自昔。朕纘承大業，

城池反叛，害死行臺高諒，自稱爲宋王，年號爲天啓，派遣他的兒子景仲向蕭衍歸順。蕭衍派遣他的將領胡龍牙、成景儁、元略等人率領軍隊趕赴彭城。詔令秘書監、安樂王元鑒返回軍隊去討伐他們，元鑒在彭城南攻打元略，把他打得大敗，全部俘獲了他的部衆，隨之不戒備，被法僧打敗。蕭衍派遣他的豫章王蕭綜進入彭城守衛，法僧聚集他的僚屬、郡守縣令、兵士和城鄉男女一萬多人進入南方。詔令鎮軍將軍、臨淮王元彧，尚書李憲擔任都督，衛將軍、國子祭酒、安豐王延明擔任東道行臺，恢復儀同三司李崇的官職爵位，擔任東道大都督，一起討伐徐州。李崇因病没成行。

癸亥，蕭寶夤、崔延伯在黑水大敗秦州賊寇，斬殺擒獲幾萬人，天生撤退逃入隴山以西，涇州、岐州和隴山以東全部平定。任命太師、大將軍、京兆王元繼爲太尉，其餘官職照舊。

二月，任命領軍將軍元叉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下詔追復樂良王長命原來的封爵，命他的兒子元忠繼承。侍中、特進、衛大將軍穆紹擔任儀同三司。戊戌，大赦天下。

壬辰，莫折念生派遣都督楊鮓、梁下辯、姜齊等人攻打仇池郡城池，行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將領盛遷打敗他們，斬下辯、姜齊等人首級。壬寅，下詔説："獎勵好人罷黜壞人，是治理國家的美好典章。現命令每年年底，郡守列舉縣令縣長，刺史列舉郡守國相，以決定等級，辨别有没有能力。如果有失實錯誤，以考評有失公正論處。"這月，齊州魏郡平民房伯和聚集民衆反叛。遇到赦免令，就解散了。

三月己巳，詔令太尉、西道都督、京兆王元繼撤軍。壬申，下詔説："丞相高陽王，道德淵博廣大，聰明公允誠實，樹楷模於朝廷，垂風範於下國，實在是我違禮你輔佐，達到治理督促成功，應該頒布新制令，宣告到遠近。州郡原來上奏司徒公的文書，都可改爲上奏丞相府施行，符書文誥也都如此。"甲戌，下詔説："從大衆中選拔而推舉人才，來自於往昔。我繼承大業，處

綜理萬幾，求賢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則哲，振古所難，宜博訪公卿，采兹聲實。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薦其所知，不限素身居職。必使精辯器藝，具注所能，然後依牒簡擢，隨才收叙，庶濟濟之美，無替往時，謇謇之直，有申兹歲。”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息敬紹率衆拒擊，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是月，齊州清河民崔畜殺太守董遵，廣川民傅堆執太守劉莽反。青州刺史、安樂王鑒討平之。

理各項事務，訪求賢人達到太平盛世，心中思念如同口渴一樣。瞭解别人爲明智，是自古所難做到的，應該廣訪公卿，選取名副其實的人。可命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員，每人各推薦所瞭解的人，不限從未出任過官職的或是在職的。一定要精心辨别器質技藝，詳細列出他的能力，然後依據簿録挑選，隨其才能任用，希望濟濟多士的美事，不差於往昔，忠貞的言論，表達於當代。”蕭衍派遣他的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人進犯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派遣兒子敬紹率領部衆抵禦，把他們打得大敗，擒獲斬首三千多人；休儒等人逃回魏興。這月，齊州清河平民崔畜殺死太守董遵，廣川平民傅堆捉住太守劉莽反叛。青州刺史、安樂王元鑒討伐平定了他們。

是月，破落汗拔陵别帥王也不盧等攻陷懷朔鎮。

這月，破落汗拔陵别部將領王也不盧等人攻占懷朔鎮。

夏四月，蕭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遣子子達、行臺魏子建遣别將淳于誕拒擊之。

夏四月，蕭衍的益州刺史蕭淵猷派遣將領樊文熾、蕭世澄等人率領部衆包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派遣兒子子達、行臺魏子建派遣别部將領淳于誕抵禦攻打他們。

辛卯，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群臣面陳得失。詔曰：“朕以寡昧，夙承天歷，茫若涉海，罔知所濟，實憑宗社降祐之靈，庶勉幼志，以康世道。而神龜之末，權臣擅命，元叉、劉騰陰相影響，遂使皇太后幽隔後宫，太傅、清河王無辜致害，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横被夷滅，右衛將軍奚康生仍見誅翦。從此已後，無所畏忌，恣諸侵求，任所與奪。無君之心，積習稍久；不臣之迹，緣事彌彰。蔽耳目之明，專生殺之柄，天下爲之不康，四郊由兹多壘。此而可忍，孰不可懷？雖屢經赦宥，未容致之于法，猶宜辨正，以謝朝野。騰身既往，可追削爵位。叉之罪狀，誠合徽纆，但以宗枝舅戚，特加全貸，可除名爲民。”

辛卯，皇太后又臨朝代行政事，接見群臣當面陳述得失。下詔説：“我以寡德昏昧，早承天命，茫茫然如同渡海，不知到達何處，依賴宗廟社稷降福保佑的威靈，希望激勵幼時志向，拓展世道。然而神龜末年，重臣擅權，元叉、劉騰暗地互相勾結，致使皇太后囚禁在後宫，太傅、清河王無罪被害，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横遭滅亡，右衛將軍奚康生隨之被誅殺剪除。從這以後，他們無所畏懼顧忌，恣意侵占求取隨便給予剥奪。目無君主的心願，積累相沿而漸久；背叛君主的行迹，因事而更加明顯。遮住耳目的明朗，獨攬生殺的權柄，天下爲此不安寧，四郊由此多營壘。對這都可以容忍，還有什麽不可容忍？雖然屢經赦免寬恕，不必以法律處治，還是應該辨别糾正，來向朝野謝罪。劉騰已經死去，可以追削他的爵位。元叉的罪惡，實在應該囚禁，不過因是宗室親戚，特地加以寬恕，可除去名籍爲平民。”

壬辰，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大敗於涇川，戰歿。

五月戊辰，淳于誕等大破蕭衍軍，俘斬萬計，擒蕭世澄等十一將，文熾僅以身免，走成都。戊子，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崇薨。

六月癸未，大赦，改年。詔文武之官，從軍二百日，文官優一級，武官優二級。蠕蠕主阿那瓌率衆大破拔陵，斬其將孔雀等。諸將逼彭城，蕭綜夜潛出降，蕭衍諸將奔退。衆軍追躡，免者十一二。

秋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獻珍麗，違者免官。

柔玄鎮人杜洛周率衆反於上谷，號年真王，攻没郡縣，南圍燕州。

戊子，莫折念生遣都督杜黑兒、杜光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遣將成遷擊破之，斬杜光首。

九月乙卯，詔減天下諸調之半。丙辰，詔左將軍、幽州刺史常景爲行臺，征虜將軍元譚爲都督，以討洛周。辛酉，詔曰："追功表德，爲善者勸。祖宗功臣，勒銘王府，而子孫廢替，淪於凡民，爵位無聞，遷流有失。潁川名守，重泉令宰，惠風美政，結於民心，而猶同常品，未蒙褒陟，非所謂愛及甘棠，彝倫攸叙者也。其功臣名將爲先朝所知，子孫屈塞不見齒叙，牧守令長聲稱卓然者，皆仰有司具以名聞。朕將振彼幽滯，用闡治風。"壬戌，詔百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辛未，曲赦南、北兩秦州。

冬十月，蠕蠕國主阿那瓌遣使朝貢。是月，吐谷渾國復討趙天安，降之。河州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等推嚈噠使主高徽行州事，而前刺史梁釗子景進攻殺之，景進又自行州事。

壬辰，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在涇川大敗，戰死。

五月戊辰，淳于誕等人大敗蕭衍的軍隊，俘獲斬首以萬計數，擒獲蕭世澄等十一名將領，文熾僅以單身逃脱，逃到成都。戊子，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崇逝世。

六月癸未，大赦天下，改年號。詔令文武官員，從軍二百天，文官升一級，武官升二級。蠕蠕主阿那瓌率領部衆大敗拔陵，殺死他的將領孔雀等人。各將領逼近彭城，蕭綜夜晚暗中出城投降，蕭衍的各個將領逃跑。全部軍隊跟踪追擊，逃脱的僅十之一二。

秋八月癸酉，下詔禁止遠近貢奉珍奇秀麗的物品，違犯的免除官職。

柔玄鎮人杜洛周率領衆人在上谷反叛，年號爲真王，攻占州郡，往南包圍燕州。

戊子，莫折念生派遣都督杜黑兒、杜光等人攻打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派遣將領成遷打敗了他們，斬下杜光的首級。

九月乙卯，詔令減少天下各種徵調的一半。丙辰，詔令左將軍、幽州刺史常景爲行臺，征虜將軍元譚爲都督，去討伐洛周。辛酉，下詔説："追認功勞表彰德行，是對行善者的激勵。祖宗的功臣，刻有銘文在皇宫，然而子孫衰敗，淪落在平凡民衆中，不聞有爵位，而有遷徙流放的過失。潁川的著名郡守，重泉的優秀縣令，仁愛的風範美好的政事，留存在民心中，却仍與常人相同，没受到褒揚提升，這不是所謂敬愛波及甘棠，常道得其次序的做法。凡爲先朝所瞭解的功臣名將，子孫屈居卑下地位不被任用的，州牧郡守縣令中聲望顯著的，都依賴有關官員列名上報。我將提拔那些屈居下層者，來顯明政治風尚。"壬戌，詔令五品以上百官，各自推舉所瞭解的人。辛未，赦免南、北兩秦州囚徒。

冬十月，蠕蠕國主阿那瓌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月，吐谷渾國又討伐趙天安，降伏了他。河州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等人推舉嚈噠使者頭領高徽代理州中事務，而前刺史梁釗的兒子景進攻打殺死高徽，景進又自己代理州中事務。

十有一月辛亥，詔曰："大孝榮親，著之昔典，故安平耄耋，諸子滿朝。自今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禄養，温凊朝夕。"時四方多事，諸蠻復反。

十有二月壬午，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寧亂，聲溢朔南，化清中宇，業盛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齡纂曆，夙馭鴻基，戰戰兢兢，若臨淵谷。暗於治道，政刑未孚，權臣擅命，亂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漠構妖，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孔熾甚於'涇陽'，出軍切於'細柳'。而師旅盤桓，留滯不進，北濱懸危，南陽告急，將虧荆沔之地，以致蹙國之憂。今茅轂扼腕，爪牙嘆憤，并欲摧挫封豕，剿截長蛇，使人神兩泰，幽明獻吉。朕將躬馭六師，掃蕩逋穢。其配衣六軍，分隸熊虎，前驅後隊，左翼右師，必令將帥雄果，軍吏明濟，糧仗車馬，速度時須。其有失律亡軍、兵戍逃叛、盜賊劫掠伏竄山澤者，免其往咎，録其後效，别立募格，聽其自新，廣下州郡，令赴軍所。今先討荆蠻，疆理南服；戈旗東指，掃平淮外。然後奮七萃於西戎，騰五牛於北狄，躬撫亂離之苦，面恤饑寒之患。爾乃還蹕嵩宇，飲至廟庭，沉璧河洛，告成泰岱，豈不盛歟？百官内外、牧守軍宰，宜各肅勤，用明爾職。"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置官僚。是月，以臨淮王彧爲征南大將軍，率衆討魯陽蠻。

十一月辛亥，下詔説："大孝使雙親榮耀，編著在從前的典籍，所以安平王年老，兒子們滿朝。從現在起凡是父母年紀在八十歲以上的，都准許任官以俸禄贍養，朝夕侍奉。"這時四方多事，各蠻族又反叛。

十二月壬午，下詔説："高祖以聖明創造功業，世宗以英武平定禍亂，聲名譽滿南北，教化澄清中原，業績勝過强盛的周朝，國運綿延七百年。我幼年繼位，早御强國，戰戰兢兢，如同面臨深淵峽谷。由於不明白治世道理，政事用刑不爲人所信服，重臣擅權，亂我朝綱。致使西秦飛揚跋扈，北方沙漠造成禍亂，無禮的荆蠻，凶氣不熄滅。熾烈超過'涇陽'，出兵急於'細柳'。然而軍隊逗留，停滯不前，北濱危險，南陽告急，將要虧損荆沔地區，以致有減縮國家的憂慮。現在老少手扼其腕，壯士感嘆激憤，都要摧毁挫敗貪賤的魁首，剿滅截斷暴虐的元凶，使人神共同安寧，人間陰間呈現吉祥。我將親自統御六軍，掃蕩殘餘的暴徒。現在配給衣服給六軍，分别隸屬壯士，無論是前鋒後隊，還是左翼右師，一定要使將帥英勇果敢，軍吏明智濟事，糧食兵器和車馬，速度及時應求。凡有行軍失利而敗亡、兵士逃跑叛變、盜賊搶劫躲藏到山野之中者，免除其往日的罪過，采取其今後的報效，另外訂立招募規則，准許他們改過自新，廣泛頒發到州郡，使他們趕赴軍隊所在地。現在先討伐荆蠻，肅清南部疆域；軍旗指向東方，掃平淮水以南。然後出動精幹的隊伍到西戎，調發强大的兵馬到北狄；親自安撫戰亂流離的痛苦，當面救助受凍挨餓的患難。隨後返回嵩山殿堂，在宗廟庭院合飲祭告，沉玉璧到黄河洛水，到泰山報告成功，豈不是很盛大嗎？内外百官、州牧郡守將軍縣令，應各自整肅勤勉，履行你們的職責。"山胡劉蠡升反叛，自稱爲天子，設置百官。這月，任命臨淮王元彧爲征南大將軍，率領軍隊討伐魯陽蠻人。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廣平王懷庶長子、太常少卿誨爲范陽王。壬子，以太保、汝南王悦領太尉。是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廣平王元懷的庶長子、太常少卿元誨爲范陽王。壬子，任命太保、汝南王元悦兼領太尉。這月，都督元譚停駐軍都，

月，都督元譚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

五原降户鮮于脩禮反於定州，號魯興元年。詔左光禄大夫長孫稚爲使持節、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都督河間王琛率將討之。

二月甲申，帝、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冤訟。是月，疊伏羅國遣使朝貢。

三月庚子，以驃騎大將軍、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爲儀同三司。追復中山王熙本爵，子叔仁紹之。甲寅，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河西牧子通連。别將尒朱榮擊破之。

夏四月，大赦天下。癸巳，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爲儀同三司。朔州城人鮮于阿胡、厙狄豐樂據城反。丁未，都督李琚次於薊城之北，又爲洛周所敗，琚戰没。戊申，以驃騎大將軍、開府、齊王寶夤爲儀同三司。北討都督河間王琛、長孫稚失利奔還，詔免琛、稚官爵。庫莫奚國遣使朝貢。

五月丁未，車駕將北討，内外戒嚴。前給事黄門侍郎元略自蕭衍還朝，封義陽王。以丞相、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吏部尚書、廣陽王淵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爲大都督，率都督章武王融北討脩禮。戊申，燕州刺史崔秉率衆棄城南走中山。乙丑，以安西將軍、光禄大夫宗正珍孫爲都督，討汾州反胡。

六月己巳，曲赦齊州。絳蜀陳雙熾聚衆反，自號始建王。曲赦平陽、建興、正平三郡。詔假鎮西將軍、都督長孫稚討雙熾，平之。丙子，義陽王略改封東平王。衛大將軍、西道都督元恒芝爲車騎大將軍、

被洛周打敗。

五原歸降的人鮮于脩禮在定州反叛，稱爲魯興元年。詔令左光禄大夫長孫稚擔任使持節、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討諸軍事，和都督河間王元琛率領將領討伐他。

二月甲申，皇帝、皇太后前往大夏門，親自聽取冤屈訴訟。這月，疊伏羅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三月庚子，任命驃騎大將軍、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爲儀同三司。追復中山王元熙本來的爵位，兒子叔仁繼承。甲寅，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在桑乾反叛，向西同黄河以西牧民交結聯合。别部將領尒朱榮打敗了他們。

夏四月，大赦天下。癸巳，任命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元徽爲儀同三司。朔州市民鮮于阿胡、厙狄豐樂占據城池反叛。丁未，都督李琚停駐在薊城的北面，又被洛周打敗，李琚戰死。戊申，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齊王寶夤爲儀同三司。北討都督河間王元琛、長孫稚失敗逃回，下詔免除元琛、長孫稚的官職爵位。庫莫奚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五月丁未，皇帝將要向北討伐，内外嚴密戒備。從前的給事黄門侍郎元略從蕭衍那裏返回朝廷，封爲義陽王。任命丞相、高陽王元雍爲大司馬；吏部尚書、廣陽王元淵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不久爲大都督，率領都督章武王元融向北討伐脩禮。戊申，燕州刺史崔秉率領部衆放棄城池向南逃到中山。乙丑，任命安西將軍、光禄大夫宗正珍孫爲都督，討伐汾州反叛的胡人。

六月己巳，赦免齊州囚徒。絳蜀陳雙熾聚集民衆反叛，自稱始建王。赦免平陽、建興、正平三郡囚徒。詔令代理鎮西將軍、都督長孫稚討伐雙熾，平定了他。丙子，義陽王元略改封爲東平王。衛大將軍、西道都督元恒芝擔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戊寅，詔令恢復京兆王元繼

儀同三司。戊寅，詔復京兆王繼本封江陽王。戊子，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兹，烽驛交馳，旌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綴旒，社稷鴻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俾令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苟安黄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餐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决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别引見，共論得失。班告内外，咸使聞知。"乙未，以衛將軍、東平王略爲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秋七月丙午，杜洛周遣其别帥曹紇真寇掠幽州。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邀于粟園，大破之，斬紇真，獲三十餘級，牛驢二萬餘頭。戊申，恒州陷，行臺元纂奔冀州。甲子，蕭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

八月丙子，進封廣川縣開國公元玘爲常山王。以驃騎大將軍、東道行臺、臨淮王彧爲儀同三司。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還宫。戊子，進散騎常侍、御史中尉、武城縣開國公子攸爲長樂王。都督伊瓫生討巴，失利戰殁。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爲賊黨葛榮所殺。都督尒朱榮於肆州執刺史尉慶賓，令其從叔羽生統州事。

九月辛亥，葛榮敗都督廣陽王淵、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邏，融殁於陣。榮自稱天子，號曰齊國，年稱廣安。甲申，常景又破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别帥侯莫陳升，生擒男女四百口，牛驢五千餘頭。就德興攻陷平州，殺刺史王買奴。

是月，莫折天生請降，蕭寶夤使行臺左丞崔士和入據秦州。天生復叛，送士和於胡琛，殺之。

本來的封爵江陽王。戊子，下詔説："自從國運遭到艱難險阻，到現在已幾年了，烽燧驛馬交相奔馳，旌旗戰鼓不停息，祖宗的盛大業績，危險如同連綴的玉串，社稷宏大的根基，就將淪落倒地。我的威嚴德行不能遠布，謀略不能達到遠處，使百姓遭到這種困苦，怎麽能苟且安居在皇宫，無愧於百姓呢？現在就從正殿遷出，吃素食穿素服。將要親自招募，聚集忠誠勇敢的人。凡是直言規勸的士子，敢於决戰爲仁義獻身的武夫，二十五日都集合到華林東門，每人單獨引見，共同談論得失。頒布到京城内外，使大家都知道。"乙未，任命衛將軍、東平王元略爲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秋七月丙午，杜洛周派遣他的别部將領曹紇真侵犯幽州。行臺常景派遣都督于榮在粟園截擊，大敗他們，殺死紇真，斬首三十多級，繳獲牛驢二萬多頭。戊申，恒州淪陷，行臺元纂逃到冀州。甲子，蕭衍的將領元樹、湛僧珍等人侵犯壽春。

八月丙子，晋封廣川縣開國公元玘爲常山王。任命驃騎大將軍、東道行臺、臨淮王元彧爲儀同三司。戊寅，皇帝前往南石窟寺，當天回宫。戊子，晋封散騎常侍、御史中尉、武城縣開國公子攸爲長樂王。都督伊瓫生討伐巴人，失敗戰死。癸巳，賊寇將領元洪業殺死鮮于脩禮，請求投降，被賊寇黨羽葛榮殺死。都督尒朱榮在肆州捉住刺史尉慶賓，命他的堂叔羽生統領州中事務。

九月辛亥，葛榮在博野的白牛邏打敗都督廣陽王元淵、章武王元融，元融死在軍陣中。葛榮自稱爲天子，國號爲齊國，年號稱廣安。甲申，常景又打敗洛周，殺死他的武川王賀拔文興、别部將領侯莫陳升，生擒男女四百人，牛驢五千多頭。就德興攻占平州，殺死刺史王買奴。

這月，莫折天生請求投降，蕭寶夤派行臺左丞崔士和入城占據秦州。天生又叛變，將士和送給胡琛，胡琛殺了士和。

冬十有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丙午，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閏月，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爲五等。齊州平原民劉樹、劉蒼生聚衆反，州軍破走之，劉樹奔蕭衍。衍將元樹逼壽春，揚州刺史李憲力屈，以城降之。初留州、郡、縣及長史、司馬、戍主副質子於京師。衍又遣將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之。詔曰："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子女，屬籍在七廟之內，爲雜户濫門所拘辱者，悉聽離絶。"

冬十一月戊戌，杜洛周攻占幽州，捉住刺史王延年和行臺常景。丙午，向京城民衆徵收田租，每畝五升；租佃公田的人，每畝一斗。閏月，向出入市集的人每人各徵一文錢，店鋪房舍分爲五等。齊州平原平民劉樹、劉蒼生聚集民衆反叛，州中軍隊打退了他們，劉樹投奔蕭衍。蕭衍的將領元樹進逼壽春，揚州刺史李憲力量窮盡，獻城池投降。初次留下州牧、郡守、縣令和長史、司馬、城堡正副頭領的質子在京城。蕭衍又派遣將領攻打逼近新野。詔令都督魏承祖討伐他們。下詔說："近來舊日京城淪陷，中原死喪禍亂，宗室的子女，凡名册在七廟以內，被雜濫門户所拘留污辱的，都准許離開受拘留污辱的地方。"

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公皇甫度爲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夤爲司空，車騎將軍、北海王顥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民任道棱聚衆反，襲據蕭城以叛。州軍討平之。

三年春正月甲戌，任命司空公皇甫度爲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夤爲司空，車騎將軍、北海王元顥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平民任道棱聚集民衆反叛，偷襲占據蕭城背叛。州中軍隊討伐平定了他們。

辛巳，葛榮陷殷州，刺史崔楷固節死之，遂東圍冀州。甲申，詔峻鑄錢之制。

辛巳，葛榮攻占殷州，刺史崔楷固守節操而死，於是向東包圍冀州。甲申，詔令嚴格執行鑄錢的制度。

蕭寶夤、元恒芝大敗于涇州，大隴都督、南平王仲冏，小隴都督高聿并相尋退散，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

蕭寶夤、元恒芝在涇州大敗，大隴都督、南平王仲冏，小隴都督高聿都相繼敗退潰散，東秦州刺史潘義淵獻出汧城投降賊寇。

高平虜賊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以城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行臺羊深并奔退，祖暉於陣殁。北海王顥尋亦敗走。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以應之。賊帥叱干騏驎入據豳州。曲赦關西及正平、平陽、建興。戊子，以司徒皇甫度爲太尉。己丑，以四方未平，詔内外戒嚴，將親出討。辛卯，蕭衍將湛僧珍圍東豫州，詔散騎常侍元暐爲都督以討之。是月，衍又遣將彭群、王辯等率衆數萬逼琅邪，詔青州、南青二州討之。

高平賊寇進逼岐州，市民活捉刺史魏蘭根，獻出城池響應賊寇。豳州刺史畢祖暉、行臺羊深一起撤退，祖暉在戰陣中死去。北海王元顥不久也失敗逃跑。賊寇將領胡引祖占據北華州來響應他們。賊寇將領叱干騏驎進入豳州據守。赦免函谷關以西和正平、平陽、建興囚徒。戊子，任命司徒皇甫度爲太尉。己丑，因四方没有平定，詔令宫廷内外嚴密戒備，將要親自出城征討。辛卯，蕭衍的將領湛僧珍包圍東豫州，皇帝詔令散騎常侍元暐爲都督去討伐他。這月，蕭衍又派遣將領彭群、王辯等人率領部衆幾萬人進逼琅邪，詔令青州、南青二州討伐他們。

二月丁酉，詔曰："關隴遭罹寇

二月丁酉，下詔說："關隴地區遭受賊寇禍

難，燕趙賊逆憑陵，蒼生波流，耕農靡業，加諸轉運，勞役已甚，州倉儲實，無宜懸匱，自非開輸賞之格，何以息漕運之煩？凡有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粟畢授官。"虜賊據潼關。丁未，追復故東平王匡爵，改封濟南王。庚申，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立其兄子爲太守，詔都督李叔仁討之。是月，蕭衍將成景儁寇彭城，詔員外常侍崔孝芬爲行臺，率將擊走之。

難，燕趙一帶叛逆侵凌，百姓流浪，農民失業，加上轉運，勞役很多，州中糧倉儲備，已經空無所有，除非實行輸賞的條例，怎麼能停息漕運的煩勞？凡有能運輸穀粟到瀛、定、岐、雍四州的，官斗二百斛賞官位一級；輸入到南北華州的，五百石賞一級。不限定多少，穀粟送後就授予官職。"賊寇占據潼關。丁未，追復已故東平王元匡的爵位，改封爲濟南王。庚申，東郡平民趙顯德反叛，殺死太守裴烟，自稱爲都督，立他哥哥的兒子爲太守，皇帝詔令都督李叔仁討伐他。這月，蕭衍的將領成景儁侵犯彭城，詔令員外常侍崔孝芬爲行臺，率領將領打退了成景儁。

三月甲子，詔將西討，中外戒嚴。虜賊走，復潼關。戊辰，詔將回駕北討，詔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大都督，討葛榮。辛未，齊州廣川民劉鈞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須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

三月甲子，詔令將要向西征討，内外嚴密戒備。賊寇逃跑，收復潼關。戊辰，下詔將回師向北征討，詔令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大都督，討伐葛榮。辛未，齊州廣川平民劉鈞捉住清河太守邵懷，聚集民衆反叛，自己任命爲大行臺。清河平民房須自己任命爲大都督，屯駐占據昌國城。

夏四月，別將元斌之討東郡，斬顯德。己酉，蠕蠕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別部將領元斌之討伐東郡，殺死顯德。己酉，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六月，蠕蠕國遣使朝貢。是月，詔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

六月，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這月，詔令都督李叔仁討伐劉鈞，平定了他們。

秋七月，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號年天授，州軍討平之。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己丑，大赦天下。是月，青州刺史、彭城王劭，南青州刺史胡平，遣將斬蕭衍將彭群首，俘獲二千餘人。

秋七月，陳郡平民劉獲、鄭辯在西華反叛，年號爲天授，州中軍隊討伐平定了他們。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鑒占據州城反叛。己丑，大赦天下。這月，青州刺史、彭城王元劭，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遣將領斬下蕭衍的將領彭群的首級，俘獲二千多人。

八月，都督源子邕、李軌、裴衍攻鄴。丁未，斬鑒，相州平。仍令子邕等討葛榮。

八月，都督源子邕、李軌、裴衍攻打鄴城。丁未，殺死元鑒，相州平定。隨之命令子邕等人討伐葛榮。

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戊子，蠕蠕國遣使朝貢。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自行州事，遣使歸罪。

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獻城池向南叛變。戊子，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秦州市民杜粲殺死莫折念生，自己代理州中事務。南秦州市民辛琛自己代理州中事務，派遣使者自首。

冬十月戊申，曲赦恒農已西，河

冬十月戊申，赦免恒農以西，河北、正平、

北、正平、平陽、邵郡及關西諸州。辛亥，以衛將軍、討虜大都督尒朱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甲寅，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自號曰齊，年稱隆緒。詔尚書右僕射長孫稚討之。

十有一月己丑，葛榮攻陷冀州，執刺史元孚，逐出居民，凍死者十六七。

十有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裴衍與葛榮戰，敗於陽平東北漳水曲，并戰歿。是月，杜粲爲駱超所殺，超遣使歸罪。

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乙丑，定州爲杜洛周所陷，執刺史楊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於洛周。皇女生，秘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丙子，長孫稚平潼關。丁丑，雍州城人侯終德相率攻寶夤，寶夤携南陽公主及子，與百餘騎渡渭而走，雍州平。

二月，以長孫稚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兼尚書僕射、西道行臺。群盗燒劫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詔武衛將軍李神軌爲都督，討平之。

癸丑，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詔曰：

> 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及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温明恭順。朕以寡昧，親臨萬國，識謝塗山，德慚文母。屬妖逆遞興，四郊多故。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宫，冀誕儲兩，而熊羆

平陽、邵郡和函谷關以西各州囚徒。辛亥，任命衛將軍、討虜大都督尒朱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甲寅，雍州刺史蕭寶夤占據州城反叛，自稱爲齊國，年號稱爲隆緒。詔令尚書右僕射長孫稚討伐他。

十一月己丑，葛榮攻占冀州，捉住刺史元孚，驅逐居民到外面，凍死者十之六七。

十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裴衍同葛榮交戰，在陽平東北漳水的彎曲處失敗，一起戰死。這月，杜粲被駱超殺死，駱超派遣使者自首。

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任命北海王元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乙丑，定州被杜洛周攻占，捉住刺史楊津。瀛州刺史元寧獻出城池投降洛周。皇帝的女兒出生，秘稱爲皇子。丙寅，大赦天下，改年號。丙子，長孫稚平定潼關。丁丑，雍州市民侯終德相繼攻打寶夤，寶夤携帶南陽公主以及兒子，和一百多騎兵渡過渭水而逃跑。雍州平定。

二月，任命長孫稚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兼尚書僕射、西道行臺。成群的盜賊焚燒劫掠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地區。詔令武衛將軍李神軌爲都督，討伐平定了他們。

癸丑，皇帝在顯陽殿逝世，這年十九歲。甲寅，皇子登位，大赦天下。皇太后下詔説：

> 皇家擁有曆數接受符命，年代將近二百，祖宗累代聖人，社稷安定。高祖以文事先於天時而行事，世宗以武功治理國家，輔臣優秀，君主端莊。等到皇帝在位，極爲寬厚仁愛，依舊日規章侍奉贍養，温良恭順。我以薄德昏昧，親自統御天下，見識不如塗山氏，德行不如文母。遇上妖賊叛逆接連興起，四郊多事。實指望上天降福，宗室人丁興旺。自從潘充華在後宫有身孕，希望生下儲君，然而生男無望，禍

無兆，維虺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係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國道中微，大行絶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及翊日弗愈，大漸彌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暨陳衣在庭，登策靡及，允膺大寶，即日踐阼。朕是用惶懼忸怩，心焉靡洎。今喪君有君，宗祐惟固，宜崇賞卿士，爰及百辟，凡厥在位，并加陟叙。内外百官文武、督將征人，遭艱解府，普加軍功二階；其禁衛武官，直閤以下直從以上及主帥，可軍功三階；其亡官失爵，聽復封位。謀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清議禁錮，亦悉蠲除。若二品以上不能自受者，任授兒弟。可班宣遠邇，咸使知之。

乙卯，幼主即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尒朱榮抗表請入奔赴，勒兵而南。是月，杜洛周爲葛榮所并。

三月癸未，葛榮攻陷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十八九。甲申，上尊謚曰孝明皇帝，乙酉，葬於定陵，廟號肅宗。

夏四月戊戌，尒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釁起四方，禍延畿甸，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難就明顯了。當時僅僅因爲國家不安寧，假稱皇子，想以這來穩定人心，維係天下。哪裏想到突然之間，弓劍不能追上，國運衰微，皇帝斷絶繼嗣。皇曾孫已故臨洮王寶暉的世子元釗，出自於高祖一脉，儀表特異，皇帝平日扶養喜愛很深，道義齊全如同父子，事理符合當繼大位。等到次日不能痊愈，病危彌留之際，就引入到青色的蒲團上，在玉飾小案上受命。以致陳列衣服在庭院，登壇策命來不及，就繼任大位，當天登基。我因此惶恐羞愧，心中感念萬千。現在喪失君主又有君主，宗室堅固，應該尊崇賞賜公卿，直到百官，凡是在位的，都加以提升。内外文武百官、出征的都督將領，遇喪事辭官，普遍加以軍功二級；宫廷守衛的武官，直閤以下直從以上以及主帥，可加授軍功三級；丢失官職爵位的，准許恢復封爵官職。謀反作亂而被削除官職爵位的，不在這一範圍内。遭社會議論而被禁止爲官的，也都解除禁令。如果二品以上不能自己接受的，听憑授予兒子兄弟。可頒布到遠近地區，使大家都知道。

乙卯，幼主登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尒朱榮上書反對請求入京奔喪，統領軍隊向南行進。這月，杜洛周被葛榮所吞并。

三月癸未，葛榮攻占滄州，捉住刺史薛慶之，居民死亡者十之八九。甲申，群臣上尊謚爲孝明皇帝，乙酉，安葬在定陵，廟號爲肅宗。

夏四月戊戌，尒朱榮渡過黄河。庚子，皇太后、幼主逝世。

史臣曰：魏國自從宣武帝以後，朝廷的法度紀律不振作。肅宗以幼年統領基業，靈后以婦人專擅制命，任用不得其人，賞罰荒謬悖理。於是裂痕出現於四方，禍患延及到京城，終於享受國祚不長久。這或許僅是遭受苦難的開端，嗚呼！

魏書卷十

帝紀第十

孝莊紀

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母曰李妃。肅宗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勛，封武城縣開國公。幼侍肅宗書於禁内。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書侍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黄門侍郎，雅爲肅宗所親待，長直禁中。遷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轉侍中、中軍將軍。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劭事，轉爲衛將軍、左光禄大夫、中書監，實見出也。

孝莊皇帝，名元子攸，是彭城王元勰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李妃。肅宗初年，因元勰有魯陽護衛的功勛，封爲武城縣開國公。幼小時在宫内侍奉肅宗讀書。等到長大，風度特異，容貌十分美好。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黄門侍郎，很得肅宗親愛，長期在宫中值勤。升任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晋封爲長樂王。改任侍中、中軍將軍。三年十月，因哥哥彭城王元劭的事情，改任爲衛將軍、左光禄大夫、中書監，實際上被疏遠了。

及武泰元年春二月，肅宗崩，大都督尒朱榮將向京師，謀欲廢立。以帝家有忠勛，且兼民望，陰與帝通，榮乃率衆來赴。

到武泰元年春二月，肅宗逝世，大都督尒朱榮將要趕到京城，策劃廢立。因皇帝家有忠心功勛，而且在民衆中有聲望，暗中和皇帝聯絡，尒朱榮於是率領軍隊前來奔赴。

夏四月丙申，帝與兄弟夜北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戊戌，南濟河，即帝位。以兄彭城王劭爲無上王，弟霸城公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紱，備法駕，奉迎於河梁。庚子，車駕巡河，西至陶渚。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公元欽、儀同三司元恒芝、儀同三司東平王

夏四月丙申，皇帝和兄弟夜晚向北渡過黄河。丁酉，在河陽同尒朱榮相會。戊戌，向南渡過黄河，登上皇帝位。任命哥哥彭城王元劭爲無上王，弟弟霸城公子正爲始平王。任命尒朱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官相繼，有關官員獻上玉璽絲帶，備好皇帝車輛，到河梁迎接。庚子，皇帝巡視黄河，向西到達陶渚。尒朱榮因兵權在自己手上，於是産生異心，就殺害靈太后和幼主，隨之殺害無上王元劭、始平王子正，又殺害丞相高陽王元雍、司空公元欽、儀同三司元恒芝、儀同三司東平王元略、廣平王元悌、常山王元卲、北平王元超、

略、廣平王悌、常山王邵、北平王超、任城王彝、趙郡王毓、中山王叔仁、齊郡王温，公卿已下二千餘人。列騎衛帝，遷於便幕。既而榮悔，稽顙謝罪。語在《榮傳》。

任城王元彝、趙郡王元毓、中山王叔仁、齊郡王元温，以及公卿以下官員二千多人。成列的騎兵護衛皇帝，遷到普通帳幕中。不久尒朱榮後悔，叩頭認罪。記載在《尒朱榮傳》。

辛丑，車駕入宫，御太極殿，詔曰："太祖誕命應期，龍飛燕代，累世重光，載隆帝緒。冀欲闡兹洪業，永在無窮。豈圖多難，遘兹百六，致使妖悖四起，内外競侵，朝無恤政之臣，野多怨酷之士，實由女主專朝，致兹顛覆。孝明皇帝大情冲順，深存隱忍，奄棄萬國，衆用疑焉。苟求胡出，入守神器，凡厥有心，莫不解體。太原王榮，世抱忠孝，功格古今，赴義晋陽，大會河洛，乃推翼朕躬，應兹大命。德謝少康，道愧前緒，猥以眇身，君臨萬國，如涉淵海，罔知所濟。可大赦天下，改武泰爲建義元年。從太原王督將軍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兩階，武官三級。復天下租役三年。"

辛丑，皇帝進宫，到太極殿，下詔説："太祖奉承天命，在燕代登基，世代相繼，帝業興隆。希望拓展宏大的業績，國運無窮盡。哪想到多災多難，遭遇到厄運，致使妖賊叛逆四處産生，内外競相侵犯，朝廷没有憂慮政事的臣子，民間多怨恨酷政的士人，實在是由於女主專擅朝政，導致這一顛沛困頓。孝明皇帝性情淡泊柔順，頗能克制忍耐，忽然抛棄天下，衆人因此有疑問。一意求取胡氏所生者，入宫登帝位，凡是有良心的人，無不人心離散。太原王尒朱榮，世代持守忠誠孝順，功勞高於古今，從晋陽爲道義奔赴，在黄河洛水大會集，就推尊擁戴我，接受這一大位。我德行不及少康，道義有愧於先王，忝以渺小的德才，統御天下，如同越過深淵大海，不知如何渡過。可大赦天下，改武泰爲建義元年。跟隨太原王的都督將領和軍士，普遍增加五級；在京的文官加兩級，武官加三級。免除天下三年的租税。"

壬寅，太原王尒朱榮上表，請追謚無上王爲皇帝。餘死於河陰者，諸王、刺史贈三司，三品者令僕，五品者刺史，七品以下及民郡、鎮。諸死者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詔從之。癸卯，以前太尉公、江陽王繼爲太師、司州牧；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北海王顥爲太傅、開府，仍刺史；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清淵縣開國侯李延寔爲太保，進封陽平王，尋轉太傅；安南將軍、并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公，封上黨王；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楊椿爲司徒公；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頓丘郡開國公穆紹爲司空公，領尚書令，進爵爲王；使持節、車騎大

壬寅，太原王尒朱榮上奏表，請求追謚無上王爲皇帝。其餘死於河陰的人，諸王、刺史贈儀同三司，三品者贈令僕，五品者贈刺史，七品以下和平民贈郡守、鎮將。所有死亡者的子孫，准許選立繼承者，授予封爵。下詔同意。癸卯，任命前太尉公、江陽王元繼爲太師、司州牧；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北海王元顥爲太傅、開府，仍兼刺史；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清淵縣開國侯李延寔爲太保，晋封爵爲陽平王，不久改任太傅；安南將軍、并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公，封爲上黨王；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楊椿爲司徒公；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頓丘郡開國公穆紹爲司空公，兼領尚書令，升爵位爲王；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上黨公長孫稚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升爵位爲王，不久改封爲馮翊王；中軍將軍、殿

將軍、雍州刺史、上黨公長孫稚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王，尋改封馮翊王；中軍將軍、殿中尚書元諶爲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中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元項爲東海王；金紫光禄大夫、廣陵王恭爲儀同三司。甲辰，追復故廣陽王淵、故安樂王鑒爵。通直散騎常侍、數城王坦爲咸陽王，諫議大夫元貴平爲東萊王，直閣將軍元肅爲魯郡王，秘書郎中元曄爲長廣王，馮翊郡開國公源紹景復先爵隴西王，扶風郡開國公馮冏、東郡公陸子彰、北平公長孫悦并復其先王爵，以北平王超還復爲安定王。丁未，詔内外解嚴。庚戌，封大將軍尒朱榮次子叉羅爲梁郡王。詔蠕蠕主阿那瓌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是月，汝南王悦、北海王顥、臨淮王彧前後奔蕭衍，郢州刺史元顯達據城南叛。

五月丁巳朔，加大將軍尒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征東將軍、光禄勛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辛酉，大將軍尒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丙寅，詔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懷忠守素，擁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横被疑異，名例無爽，枉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說。其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冤獄，以申積滯。"己巳，齊州郡民賈皓聚衆反，夜襲州城，會明退走。乙亥，晉州刺史樊子鵠克唐州，斬刺史崔元珍、行臺酈惲，傳首京師。壬午，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强直者，縣令、太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

中尚書元諶爲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爲魏郡王；中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元項封爲東海王；金紫光禄大夫、廣陵王元恭爲儀同三司。甲辰，追復已故廣陽王元淵、已故安樂王元鑒的爵位。通直散騎常侍、數城王元坦封爲咸陽王，諫議大夫元貴平封爲東萊王，直閣將軍元肅封爲魯郡王，秘書郎中元曄封爲長廣王，馮翊郡開國公源紹景恢復原來的爵位隴西王，扶風郡開國公馮冏、東郡公陸子彰、北平公長孫悦都恢復原來的王爵，北平王元超恢復爲安定王。丁未，詔令内外解除戒嚴。庚戌，封大將軍尒朱榮的次子叉羅爲梁郡王。詔令蠕蠕主阿那瓌朝見參拜不稱名字，上奏疏不稱臣子。

這月，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先後投奔蕭衍，郢州刺史元顯達占據城池向南方叛變。

五月丁巳初一，加授大將軍尒朱榮爲北道大行臺。任命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征東將軍、光禄勛元欣爲他的副手，巡視各地升降官吏，先施行後報告。辛酉，大將軍尒朱榮回晉陽，皇帝在邙陰餞行。丙寅，下詔說："自孝昌的末年，法令昏暗廢棄，心懷忠誠操守真情，被阻隔不能申述，深仇舊恨，控告没有地方。有人在暢通的大道上有事，横遭猜疑，刑名例案没有差錯，冤枉地受排斥，有的選拔不公平，有的賦役繁多苛刻，諸如此類的難以一一訴説。如有申訴人經官府審議不當的，都聚集到華林東門，我將親自處理冤案，爲積壓遲滯者昭雪。"己巳，齊州郡中平民賈皓聚集民衆反叛，夜晚襲擊州城，到天亮時退走。乙亥，晉州刺史樊子鵠攻克唐州，殺死刺史崔元珍、行臺酈惲，傳送首級到京城。壬午，下詔尋求有德行、才學、行政剛强正直的人，縣令、太守、刺史都叙述他們的志向業績，上表奏告。尋得三人的，縣令、太守、刺

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亦黜一階。又以舊叙軍勛不過征虜，自今以後宜依前式以上，餘階積而爲品。其從輿駕北來之徒，不在此例。悉不聽破品受階，破階請帛。

史賞一級；推舉不合適的人，也降一級。又因舊日評軍功不超過征虜將軍以上，從今以後應依照從前的條例奏上，多餘的級別積累而爲等次。跟從皇帝從北方來的人，不在這一條例内。都不准跨等次受級，跨級者申請布帛。

先是，蕭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荆州。癸未，以中軍將軍、吏部尚書費穆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節度荆州刺史王羆以討之。

在這以前，蕭衍派遣他的將領曹義宗侵犯荆州。癸未，任命中軍將軍、吏部尚書費穆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調度荆州刺史王羆去討伐他。

六月丁亥朔，追封兄真定縣開國公子直爲陳留王。庚寅，以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李虔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辛卯，南荆州刺史李志據城南叛。通直散騎常侍高乾邕及弟等，率合流民，起兵於齊州之平原，頻破州軍，詔東道大使元欣喻旨，乃降。

六月丁亥初一，追封哥哥真定縣開國公子直爲陳留王。庚寅，任命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李虔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辛卯，南荆州刺史李志占據城池向南方叛變。通直散騎常侍高乾邕和弟弟等人，率領流民，在齊州的平原起兵，頻繁打敗州中軍隊，詔令東道大使元欣曉諭皇帝旨意，於是投降。

是月，葛榮飢，使其僕射任褒率車三萬餘乘南寇，至沁水。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襲爵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太尉公、上黨王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率都督宗正珍孫、奚毅、賀拔勝、尒朱陽都等討任褒。帝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撤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决徇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危難之節者，集華林園，面論事。

這月，葛榮發生饑荒，派他的僕射任褒率領三萬多輛車向南侵犯，到達沁水。癸卯，任命高昌王的世子元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繼承爵位爲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太尉公、上黨王天穆擔任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率領都督宗正珍孫、奚毅、賀拔勝、尒朱陽都等人討伐任褒。皇帝因寇難没有平定，遷出正殿，責備自己并撤去膳食。又頒布招募條例，搜羅忠誠勇敢的人。凡是直言規勸的士人、敢於决戰以身殉道義的武夫，陳述國家安危的謀略、爲君親危難赴節的人，聚集華林園，當面討論事情。

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户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署漢王，號年天統。戊申，以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率衆討之。詔直寢紀業持節募新免牧户，有投名效力者授九品官。己酉，詔諸有私馬仗從戎者，職人，優兩大階，亦授實官；白民，出身外優兩階，亦授實官。若武藝超倫者，雖無私馬，亦依前條；雖

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人邢杲，率領黄河以北的流民十多萬户在青州的北海反叛，自己委任爲漢王，年號爲天統。戊申，任命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率領軍隊討伐他。詔令直寢紀業持符節招募新近免除的牧户，有報名效力的授予九品官。己酉，詔令凡有私馬兵器而從征的，有職位的人，優評兩大級，也授予實官；平民，基本職位外優評兩級，也授實官。如果武藝超群，雖然没有私馬，也按前一條例；雖然武藝不超群，但有射擊舉重一門

不超倫，但射槊翹關一藝而膽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特優一大階，授實官。若無姓第者，從八品出身，階依前加，特授實官。辛亥，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静燕代，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率精甲十萬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總衆八萬爲前軍，司徒公楊椿勒兵十萬爲右軍，司空公穆紹統卒八萬爲後軍。"

是月，葛榮衆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丁巳，詔從四品以上從征者不得優階，正四品者優一階。軍級從三品以上從征，四品者優一大階。正五品以下，還依前格，若有征階十餘，計入四品、三品。限授五階。己未，詔前試守東郡太守唐景宣爲持節、都督，於東郡召募僑居流民二千人，渡河隨便爲栅，準望臺軍。是月，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慰喻葛榮別帥稱王者七人，衆萬餘，降之。乙丑，加大將軍尒朱榮柱國大將軍、録尚書事。辛巳，尚書奏斷百官公給衣冠、劍佩、綬舄。壬子，光州人劉舉聚衆數千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月，高平鎮人万俟醜奴僭稱大位，署置百官。是月，臨淮王彧自江南還朝。

八月，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引蕭衍將軍王辯攻兖州。甲辰，詔大都督宗正珍孫率南廣州刺史、都督鄭先護討劉舉於濮陽，破平之。以侍中、驃騎大將軍、臨淮王彧爲儀同三司。

是月，葛榮率衆圍相州。九月乙丑，詔太尉公、上黨王天穆討葛榮，次於朝歌之南。己巳，以征東將軍、齊州刺史元欣爲沛郡王。壬申，柱國大將軍尒朱榮率騎七萬討葛榮於滏口，破擒之，餘衆悉降。冀、定、滄、瀛、殷五州平。乙亥，以平葛

技藝而膽略可用的，依門第的基本職位外，特優評一大級，授予實官。如果没有門第，爲從八品的身份，等級依前述條例加授，特授予實官。辛亥，下詔説："我將親率六軍，肅清燕代，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率領精兵十萬人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總領軍隊八萬人爲前軍，司徒公楊椿統領兵士十萬人爲右軍，司空公穆紹統領兵士八萬人爲後軍。"

這月，葛榮的部隊後撤到相州之北駐守。

秋七月丁巳，詔令從四品以上官員從征的不能優評等級，正四品的優一級。軍級從三品以上官員從征，四品的優一大級。正五品以下，仍依前面的條例，如有十多個從征等級，計算進四品、三品。限制授到五級。己未，詔令先前試任東郡太守的唐景宣爲持節、都督，在東郡招募僑居的流民二千人，渡過黄河依據地形做栅欄，等候朝廷軍隊。這月，齊獻武王在鄴城西北慰勞曉諭葛榮別部將領中稱王的七人，部衆一萬多人，降服了他們。乙丑，加授大將軍尒朱榮爲柱國大將軍、録尚書事。辛巳，尚書上奏禁斷百官由官府供給衣帽、佩劍飾物、絲帶鞋子。壬子，光州人劉舉聚集民衆幾千人在濮陽反叛，自稱爲皇武大將軍。這月，高平鎮人万俟醜奴僭越稱帝，設置百官。這月，臨淮王元彧從長江以南回到朝廷。

八月，泰山太守羊侃占據郡城招引蕭衍的將軍王辯攻打兖州。甲辰，詔令大都督宗正珍孫率領南廣州刺史、都督鄭先護在濮陽討伐劉舉，打敗平定了他們。任命侍中、驃騎大將軍、臨淮王元彧爲儀同三司。

這月，葛榮率領軍隊包圍相州。九月乙丑，詔令太尉公、上黨王天穆討伐葛榮，停駐在朝歌的南面。己巳，封征東將軍、齊州刺史元欣爲沛郡王。壬申，柱國大將軍尒朱榮率領騎兵七萬人在滏口討伐葛榮，打敗擒獲了他，其餘的軍隊全部投降。冀、定、滄、瀛、殷五州平定。乙亥，因平定葛榮，大赦天下，改爲永安元年。辛

榮，大赦天下，改爲永安元年。辛巳，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榮子平昌郡開國公文殊、昌樂郡公文暢并進爵爲王，以司徒公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徽爲司徒。

已，任命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任命尒朱榮的兒子平昌郡開國公文殊、昌樂郡公文暢都升爵位爲王，任命司徒公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元徽爲司徒。

冬十月丁亥，尒朱榮檻送葛榮於京師。帝臨閶闔門，榮稽顙謝罪，斬於都市。丙申，以撫軍將軍、太常卿、太原王世子菩提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酉，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户，增封太原王尒朱榮爲太原國。戊戌，又加榮太師。庚戌，以侍中、鎮南將軍、太原郡開國公于暉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齊獻武王討羊侃。壬子，太師、江陽王繼薨。癸丑，以膠東縣開國侯李侃希復其祖爵南郡王。

冬十月丁亥，尒朱榮用囚車押送葛榮到京城。皇帝前往閶闔門，葛榮叩頭認罪，在都市中殺了他。丙申，任命撫軍將軍、太常卿、太原王世子菩提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酉，以冀州的長樂、相州的南趙、定州的博陵、滄州的浮陽、平州的遼西、燕州的上谷、幽州的漁陽七個郡，各一萬户，增封給太原王尒朱榮爲太原國。戊戌，又加授尒朱榮爲太師。庚戌，任命侍中、鎮南將軍、太原郡開國公于暉兼任尚書左僕射，爲行臺，和齊獻武王討伐羊侃。壬子，太師、江陽王元繼逝世。癸丑，命膠東縣開國侯李侃希恢復他祖父的爵位南郡王。

是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叔仁討邢杲於濰水，失利而還。大都督費穆大破蕭衍軍，擒其將曹義宗，檻送京師。蕭衍以北海王顥爲魏主，號年孝基，入據南兖之銍城。

這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叔仁在濰水討伐邢杲，失敗而回。大都督費穆大敗蕭衍的軍隊，擒獲他的將領曹義宗，用囚車押送到京城。蕭衍封北海王元顥爲魏主，年號爲孝基，進軍占據南兖州的銍城。

十有一月戊午，以無上王世子韶爲彭城王，陳留王子寬爲陳留王，寬弟剛爲浮陽王，剛弟質爲林慮王。癸亥，齊獻武王、行臺于暉，與徐兖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大破羊侃於瑕丘，侃奔蕭衍。兖州平。戊寅，以上黨王天穆爲大將軍、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封前將軍、太中大夫元凝爲東安王。

十一月戊午，封無上王的世子元韶爲彭城王，陳留王的兒子元寬爲陳留王，元寬的弟弟元剛爲浮陽王，元剛的弟弟元質爲林慮王。癸亥，齊獻武王、行臺于暉，和徐兖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在瑕丘大敗羊侃，羊侃投奔蕭衍。兖州平定。戊寅，任命上黨王天穆爲大將軍、開府，世代擔任并州刺史。封前將軍、太中大夫元凝爲東安王。

十有二月庚子，詔行臺于暉回師討邢杲，次於歷下。

十二月庚子，詔令行臺于暉撤軍討伐邢杲，停駐在歷下。

是歲，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

這一年，葛榮的殘餘勢力韓樓又占據幽州反叛。

二年春正月甲寅，于暉所部都督彭樂率二千餘騎北走於韓樓，乃班師。

二年春正月甲寅，于暉所轄都督彭樂率領二千多騎兵向北投奔韓樓，於是撤軍。

二月癸未朔，詔諸禁衛之官從戎有功及傷夷者，赴選先敘。甲午，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爲文穆皇后。燕州民王慶祖聚衆於上黨，自稱爲王。柱國大將軍尒朱榮討擒之。壬寅，詔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兼行臺尚書，督都督李德龍、丘大千鎮梁國。

二月癸未初一，詔令所有從征有功勞以及受傷的宮廷守衛官員，參與選拔後首先任用。甲午，尊崇皇帝的父親爲文穆皇帝，廟號爲肅祖，皇帝的母親爲文穆皇后。燕州平民王慶祖在上黨聚集民衆，自稱爲王。柱國大將軍尒朱榮討伐擒獲了他。壬寅，詔令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兼任行臺尚書，統領都督李德龍、丘大千鎮守梁國。

三月壬戌，詔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與齊獻武王討邢杲。

三月壬戌，詔令大將軍、上黨王天穆和齊獻武王討伐邢杲。

夏四月癸未，遷肅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廟，内外百僚普泛加一級。曲赦畿内，死罪至流人減一等，徒刑以下悉免。庚子，詔太原王尒朱榮下將士并泛加二級。辛丑，上黨王天穆、齊獻武王大破邢杲於齊州之濟南，杲降，送京師，斬於都市。元顥攻陷考城，執行臺元暉業、都督丘大千。

夏四月癸未，遷肅祖文穆皇帝和文穆皇后的牌位到太廟，内外百官普遍加一級。赦免京城内囚徒，死罪到流放的人減一等，徒刑以下的全免。庚子，詔令太原王尒朱榮手下的將士普遍加二級。辛丑，上黨王天穆、齊獻武王在齊州的濟南大敗邢杲，邢杲投降，押送到京城，在都市上斬首。元顥攻占考城，捉住行臺元暉業、都督丘大千。

五月壬子朔，元顥克梁國。丁巳，以撫軍將軍、前徐州刺史楊昱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東南道大都督，率衆鎮滎陽；尚書僕射尒朱世隆鎮虎牢；侍中尒朱世承鎮崿岅。辛酉，詔私馬仗從戎優階授官。壬戌，又詔募士一依征葛榮。甲子，又詔職人及民出馬，優階各有差。乙丑，内外戒嚴。癸酉，元顥陷滎陽，執楊昱。尒朱世隆棄虎牢遁還。甲戌，車駕北巡，乙亥，幸河内。丙子，元顥入洛。丁丑，進封城陽縣開國公元祉爲平原王，安昌縣開國侯元鷙爲華山王，并加儀同三司。戊寅，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破元顥後軍都督侯暄於梁國，斬之，擒其卒三千人。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尒朱世隆

五月壬子初一，元顥攻克梁國。丁巳，任命撫軍將軍、前徐州刺史楊昱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東南道大都督，率領軍隊鎮守滎陽；尚書僕射尒朱世隆鎮守虎牢；侍中尒朱世承鎮守崿岅。辛酉，詔令用私馬從征的優評等級授予官職。壬戌，又詔令招募兵士一概依據征討葛榮時的條例。甲子，又詔令在職的人和民衆出馬匹，優評等級多少不等。乙丑，内外嚴密戒備。癸酉，元顥攻占滎陽，捉住楊昱。尒朱世隆放棄虎牢逃回。甲戌，皇帝向北巡視，乙亥，到河内。丙子，元顥進入洛陽。丁丑，進封城陽縣開國公元祉爲平原王，安昌縣開國侯元鷙爲華山王，都加授儀同三司。戊寅，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在梁國打敗元顥的後軍都督侯暄，殺死侯暄，擒獲他的兵士三千人。任命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尒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本號將軍、相州刺史，鎮守鄴城，可依情況自行處理事務。

爲使持節、行臺僕射、本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以便宜從事。又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太原王尒朱榮會車駕於長子，即日反旆。上黨王天穆北渡，會車駕於河内。

又詔令上黨一百歲以下九十歲以上板授爲三品郡守，八十歲以上板授爲四品郡守，七十歲以上板授爲五品郡守。太原王尒朱榮在長子會見皇帝，當天返回。上黨王天穆向北渡河，在河内會見皇帝。

六月己丑，儀同三司費穆爲顥所害。壬寅，克河内，斬太守元襲、都督宗正珍孫。

六月己丑，儀同三司費穆被元顥殺害。壬寅，攻克河内，殺死太守元襲、都督宗正珍孫。

秋七月戊辰，都督尒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濟，破顥子冠受及安豐王延明軍，元顥敗走。庚午，車駕入居華林園，升大夏門，大赦天下。以使持節、車騎將軍、都督、潁川郡開國公尒朱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詔以前朝勳書多竊冒，宜一切焚棄之，若立效灼然爲時所知者，別加科賞。蕃客及邊酋翻城降，有勳未叙者，不在焚斷之限。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馬渚立義，加泛五級；河北執事之官，二級；河南立義及迎駕之官，并中途扈從，亦二級。壬申，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爲天柱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癸酉，臨潁縣卒江豐斬元顥，傳首京師。甲戌，以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爲太宰，司徒公、城陽王徽爲大司馬、太尉公。乙亥，宴勞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宫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又諸州郡遣使奉表行宫者，并加一大階。丁丑，獲元顥弟項，斬於都市。詔受元顥爵賞、階級，悉追奪之。己卯，以鎮東將軍、南青州刺史元旭爲襄城王，平南將軍、南兖州刺史元暹爲汝陽王。

秋七月戊辰，都督尒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晚渡河，打敗元顥的兒子冠受和安豐王延明的軍隊，元顥失敗逃跑。庚午，皇帝進入華林園居住，登上大夏門，大赦天下。任命使持節、車騎將軍、都督、潁川郡開國公尒朱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詔令因前朝功績簿多有假冒，應全部焚毁拋棄，如立功顯赫爲當時人所瞭解的，分别加以賞賜。外國的賓客和越城投降的邊境首領，有功勛未任用的，不在焚毁的範圍内。從北方來的兵士和隨從皇帝的文武官員、在馬渚起義的人，普加五級；黄河以北主事的官員，加二級；在黄河以南起義和迎接皇帝的官員，加上中途保護的人員，也加二級。壬申，任命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爲天柱大將軍，加授前後部儀仗、鼓吹。癸酉，臨潁縣兵士江豐殺死元顥，傳送首級到京城。甲戌，任命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爲太宰，司徒公、城陽王元徽爲大司馬、太尉公。乙亥，在都亭設宴慰勞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和從北方來的都督將領，放出宫女三百人、錦緞各類絲織品幾萬匹，分發賞賜多少不等。另外各州郡派遣使者送奏表到行宫的，都加一大級。丁丑，擒獲元顥的弟弟元項，在都市斬首。下詔凡接受元顥爵位賞賜、官位品級的，都加以追奪。己卯，封鎮東將軍、南青州刺史元旭爲襄城王，平南將軍、南兖州刺史元暹爲汝陽王。

閏月辛巳，帝始居宫内。辛卯，以車騎將軍、兼吏部尚書楊津爲司空。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南叛，蕭衍

閏七月辛巳，皇帝開始居住在宫内。辛卯，任命車騎將軍、兼吏部尚書楊津爲司空。巴州刺史嚴始欣占據州城向南叛變，蕭衍派遣他的將領

遣其將蕭玩、張鴻、江茂達等率衆赴援。

蕭玩、張鴻、江茂達等人率領軍隊趕去支援。

八月庚戌朔，詔諸有公私債負，一錢以上巨萬以還，悉皆禁斷，不得徵責。己未，以侍中、太傅李延寔爲司徒公。丁卯，封瓜州刺史元太榮爲東陽王。甲戌，侍中、太保楊椿致仕。乙亥，詔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奚毅板授天柱大將軍尒朱榮、太宰天穆下勛及祖父叔伯耆年者牧守有差。

八月庚戌初一，詔令所有公私欠賬，一錢以上一萬萬以内，都全部禁止，不能徵收。己未，任命侍中、太傅李延寔爲司徒公。丁卯，封瓜州刺史元太榮爲東陽王。甲戌，侍中、太保楊椿退休。乙亥，詔令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奚毅授予天柱大將軍尒朱榮、太宰天穆以其多餘功勛施給祖父叔伯高齡者爲州牧郡守，各有等級。

九月，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破斬之。幽州平。万俟醜奴攻東秦城，陷之，殺刺史高子朗。

九月，大都督侯淵在薊城討伐韓樓，打敗并殺了他。幽州平定。万俟醜奴攻打東秦城，攻下來了，殺死刺史高子朗。

冬十月丁丑，以前司空公、丹陽王蕭贊爲司徒公。

冬十月丁丑，任命前司空公、丹陽王蕭贊爲司徒公。

十有一月己卯，就德興自營州遣使請降。丁亥，詔群官休停在外者皆令赴闕，程會有差。丙午，以大司馬、太尉公、城陽王徽爲太保，司徒公、丹陽王蕭贊爲太尉公，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長孫稚爲司徒公。

十一月己卯，就德興從營州派遣使者請求投降。丁亥，詔令休假在外的群官都趕往朝廷，時間長短多少不等。丙午，任命大司馬、太尉公、城陽王元徽爲太保，司徒公、丹陽王蕭贊爲太尉公，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長孫稚爲司徒公。

十有二月辛亥，蕭衍兗州刺史張景邕、荆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來降。

十二月辛亥，蕭衍的兗州刺史張景邕、荆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前來投降。

三年春正月己丑，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儁等，遣將與征巴州都督元景夏討嚴始欣，斬之。蕭衍都督蕭玩、何難尉、陳慜敗走，斬玩首，俘獲萬餘人。辛丑，東徐州城民吕文欣、王赦等殺刺史元大賓，據城反。以撫軍將軍、都官尚書樊子鵠兼右僕射，爲行臺，督征南將軍、都督賈顯智，征東將軍、徐州刺史嚴思達以討之。二月甲寅，克之。東徐平。

三年春正月己丑，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儁等人，派遣將領和征巴州都督元景夏討伐嚴始欣，殺了他。蕭衍的都督蕭玩、何難尉、陳慜失敗逃跑，斬下蕭玩的首級，俘獲一萬多人。辛丑，東徐州市民吕文欣、王赦等人殺死刺史元太賓，占據城池反叛。任命撫軍將軍、都官尚書樊子鵠兼任右僕射，爲行臺，統領征南將軍、都督賈顯智，征東將軍、徐州刺史嚴思達討伐他們。二月甲寅，攻了下來。東徐州平定。

三月，醜奴大行臺尉遲菩薩寇岐州，大都督賀拔岳、可朱渾道元大破之。

三月，醜奴的大行臺尉遲菩薩侵犯岐州，大都督賀拔岳、可朱渾道元將他打得大敗。

夏四月丁巳，以侍中、太尉公、

夏四月丁巳，任命侍中、太尉公、丹陽王

丹陽王蕭贊爲使持節、都督齊濟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丁卯，雍州刺史尒朱天光討醜奴、蕭寶夤於安定，破擒之，囚送京師。甲戌，以關中平，大赦天下。醜奴斬於都市，寶夤賜死於駝牛署。

蕭贊爲使持節、都督齊濟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丁卯，雍州刺史尒朱天光在安定討伐醜奴、蕭寶夤，打敗并擒獲他們，押送到京城。甲戌，因關中平定，大赦天下。醜奴在都市被斬首，寶夤被賜令自殺在駝牛署。

六月戊午，詔胡氏親屬受爵於朝者黜附編民。嚈達國獻師子一。

六月戊午，詔令胡氏在朝廷接受爵位的親屬罷黜後附列在編户齊民中。嚈達國貢奉獅子一頭。

是月，白馬龍涸胡王慶雲僭稱大位於水洛城，署置百官。

這月，白馬龍涸胡人王慶雲在水洛城僭越稱帝，設置百官。

秋七月丙子，天光平水洛城，擒慶雲，坑其城民一萬七千。癸巳，蕭衍民革虬、卜湯世率堡聚内附。庚子，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叔仁坐事除名爲民。

秋七月丙子，天光平定水洛城，擒獲慶雲，活埋城中民衆一萬七千人。癸巳，蕭衍的百姓革虬、卜湯世率領塢堡内的人歸附。庚子，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叔仁因事獲罪被削除名籍爲平民。

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及榮子儀同三司菩提。乃升閶闔門，詔曰：

蓋天道忌盈，人倫嫉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頃孝昌之末，天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無主。尒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與世樂推，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崇朝，豺聲已露。河陰之役，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内外俱盡。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罪。尋以葛賊横行，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虜。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巡，復致勤王，展力行所。以此論功，且可補過。

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從晉陽前來朝見。戊戌，皇帝在明光殿殺死尒朱榮、天穆，以及尒朱榮的兒子儀同三司菩提。於是登上閶闔門，下詔說：

天道忌諱盈滿，人間痛恨惡人，法網疏而不漏，刑罰不會捨棄。所以呂氏霍氏的門户，有禍患譴告潛伏；梁氏董氏的家族，存在着罪過的徵兆。近來孝昌末年，國運艱難，女主擾亂政事，没有人處理國政。尒朱榮自晉陽起事，憂慮王室，豎起正義的旗幟，在盟津大會集，并世之人樂意推舉，共同完成大業。評論他開始的意圖，不是没有功勞成效。不過要達到遠大目標就難辦了，善始善終實爲難事，竟然不到一個早晨的時間，豺狼的聲音就露出來了。河陰的變亂，殘忍無情。王公卿大夫，頃刻之間肝腦塗地，宗室親戚無遺留，内外親信都殺盡。他假托君命，危害帝位。形勢急迫，没有來得及定罪。不久因葛榮賊寇横行，軍隊向南進發，就捨棄他的罪過責其成功，來平定賊寇。等到元顥稱帝，我向北巡視，他又爲王事盡力，在我臨時駐地效力。以這來評定功

績，還可彌補罪過。

既位極宰衡，地逾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專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迹，日月以甚。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方復托名朝宗，陰圖釁逆，睥睨天居，窺覦聖曆。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厭亂，人亦悔禍，同惡之臣，密來投告。將而必誅，罪無容捨。

他在地位達到宰相，封地跨越齊、魯後，奢侈到極點，哪裏又是罪過？衹是他心如猛火，山林無法來供給他的暴烈；思想像滲漏的酒器，長江、黄河無法來填滿他的欲壑。看到戰事逐漸平息，四方逐漸安寧，不推許上天的功勞，都以爲是自己的力量，給與奪取任憑心情，褒揚貶斥肆行己意，目無君主的迹象，比日月還明顯。拔下頭髮列舉他的罪過，大概還不足以指責；砍下竹子書寫他的錯失，哪裏能够寫盡？又正要假托朝見，暗中圖謀作亂，窺伺帝位，覬覦聖人基業。竟然有撕裂皇冠毀壞帝冕的用心，將做拔除國家的根本堵塞源頭的事情。上天既厭惡戰亂，人心也悔恨禍患，與他一起作惡的臣子，秘密前來告發。一定要加以誅殺，罪過不容寬恕。

又元天穆宗室末屬，名望素微，遭逢際會，頗參義舉。不能竭其忠誠以奉家國，乃復棄本逐末，背同即異，爲之謀主，成彼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并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既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

另外元天穆是宗室疏遠的親屬，聲望一向低微，遭遇機緣，參與了較多的正義舉措。但他不能竭盡忠誠來侍奉國家，却又放棄根本追逐末流，違背正義依從異見，成爲尒朱榮的主要謀臣，促成尒朱榮的禍心。對這都可以容忍，那還有什麽不可容忍的！都加以誅殺，并貽害到他們的親屬。元凶除掉，人神歡慶安寧，便可大赦天下。

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率兵鎮北中。

派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率領兵士鎮守北中。

是夜，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己亥，攻河橋，擒毅等於途，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邑。詔以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廣宗郡開國公尒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侍中、司空公楊津爲使持節、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并肆。庚子，詔諸舊代人赴華林園，帝將親簡叙。以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高乾邕爲侍中、河

這天夜晚，僕射尒朱世隆、尒朱榮的妻子鄉郡長公主，率領尒朱榮的部隊焚燒西陽門，出城駐守河陰。己亥，攻打河橋，在途中擒獲了奚毅等人，殺害他們，占據北中城，向南逼近京城。下詔任命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廣宗郡開國公尒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任命侍中、司空公楊津爲使持節、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攻取并州肆州。庚子，詔令舊日代地的人趕往華林園，皇帝將親自挑選任用。任命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高乾邕爲侍中、河北大使，招募聚集英勇的兵士。

北大使，招集驍勇。

冬十月癸卯朔，封安南將軍、大鴻臚卿元寶炬爲南陽王，大宗正卿、汝陽縣開國公元脩爲平陽王，通直散騎常侍、龍驤將軍、新陽縣開國伯元誕爲昌樂王。復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李叔仁官爵，仍爲使持節、大都督，以討世隆。以魏郡王諶徙封趙郡王，諶弟子趙郡王寘改封平昌王。儀同三司李虔薨。丁未，班募攻河橋格，賞帛授官各有差。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文武百僚泛二級。以平南將軍、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稟蘭根節度。

冬十月癸卯初一，封安南將軍、大鴻臚卿元寶炬爲南陽王，大宗正卿、汝陽縣開國公元脩爲平陽王，通直散騎常侍、龍驤將軍、新陽縣開國伯元誕爲昌樂王。恢復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的官爵。李叔仁的官職爵位，仍爲使持節、大都督，前去討伐世隆。將魏郡王元諶遷封爲趙郡王，元諶弟弟的兒子趙郡王元寘改封爲平昌王。儀同三司李虔逝世。丁未，頒布招募兵士攻打河橋的條例，賞賜布帛授予官爵各有等級。戊申，皇子出生，大赦天下，文武百官普加二級。任命平南將軍、中書令魏蘭根兼任尚書左僕射，擔任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個州接受蘭根的調度。

乙卯，通直散騎常侍、假平西將軍、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橋，尒朱世隆退走。丙辰，詔大都督、兼尚書僕射、行臺源子恭率步騎一萬出自西道，行臺楊昱領都督李侃希等部募勇士八千往從東路，防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拒守，城陷，盡屠之，唯希質獲免。以中軍將軍、前東荆州刺史元顯恭爲使持節、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晋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爲征西道行臺，節度都督薛善樂、薛修義、裴元儁、薛崇禮、薛憘族等。丁卯，詔以世隆北叛，河内固守，其在城督將文武普加二級，兵士給復三年。

乙卯，通直散騎常侍、代理平西將軍、都督李苗用火船焚燒河橋，尒朱世隆後退逃跑。丙辰，詔令大都督、兼尚書僕射、行臺源子恭率領步兵騎兵一萬人從西路出兵，行臺楊昱統領都督李侃希等部隊募集勇士八千人往東路出兵，防禦討伐他們。子恭隨之鎮守太行丹谷。世隆到達建州，刺史陸希質抵禦防守，城池淪陷，守軍被全部屠殺，僅希質得以避免。任命中軍將軍、前東荆州刺史元顯恭爲使持節、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晋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擔任征西道行臺，調度都督薛善樂、薛修義、裴元儁、薛崇禮、薛憘族等人。丁卯，詔令因世隆向北叛變，河内堅固守衛，凡在城中的都督將領文武官員普遍增加二級，兵士免除三年賦税勞役。

壬申，尒朱世隆停建興之高都，尒朱兆自晋陽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長廣王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普泛四級。

壬申，尒朱世隆停駐在建興的高都，尒朱兆從晋陽來同他會合，共同推舉太原太守、代理并州刺史長廣王元曄爲君主，大赦所轄地區，年號爲建明，普遍加四級。

徐州刺史尒朱仲遠反，率衆向京師。十有一月癸酉朔，詔車騎將軍、左衛將軍鄭先護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與都督李侃希赴行臺楊昱以

徐州刺史尒朱仲遠反叛，率領軍隊打向京城。十一月癸酉初一，詔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鄭先護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和都督李侃希趕赴行臺楊昱那裏去討伐仲遠。乙亥，任命使

討之。乙亥，以使持節、兼尚書令、西道大行臺、司徒公長孫稚爲太尉公，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淮王彧爲司徒公。丙子，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廣宗郡開國公尒朱天光開府，進爵爲王。丁丑，尒朱仲遠陷西兗州，執刺史王衍。癸未，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左衛將軍、大都督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并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後將軍、定州刺史薛曇尚爲使持節、兼尚書，爲北道行臺，隨機召發。行豫州刺史元崇禮殺後行州事陰導和，擅攝豫州。庚子，賀拔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失利，仍奔之。

持節、兼尚書令、西道大行臺、司徒公長孫稚爲太尉公，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淮王元彧爲司徒公。丙子，任命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廣宗郡開國公尒朱天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升爵位爲王。丁丑，尒朱仲遠攻占西兗州，捉住刺史王衍。癸未，任命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任命左衛將軍、大都督鄭先護兼任尚書左僕射，擔任行臺，和賀拔勝一起討伐仲遠。戊戌，下詔罷除魏蘭根的行臺職位，任命後將軍、定州刺史薛曇尚爲使持節、兼尚書，擔任北道行臺，依據形勢需要召集調發兵馬。代理豫州刺史元崇禮殺死後來的行州事陰導和，擅自執掌豫州事務。庚子，賀拔勝在滑臺東同仲遠交戰，失敗，繼而逃奔。

十有二月壬寅朔，尒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歿，都督羊文義、史五龍降兆，大都督源子恭奔退。甲辰，尒朱兆、尒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涉渡，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佛寺，殺皇子，并殺司徒公、臨淮王彧，左僕射、范陽王誨。戊申，元曄大赦天下。尒朱度律自鎮京師。甲寅，尒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崩於城内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并害陳留王寬。

十二月壬寅初一，尒朱兆侵犯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羊文義、史五龍投降尒朱兆，大都督源子恭潰退。甲辰，尒朱兆、尒朱度律從富平津進軍，率領騎兵渡河，來襲擊京城。事情突然，宫廷没有防守。皇帝從雲龍門外出。尒朱兆逼迫皇帝到永寧佛寺，殺死皇子，并殺死司徒公、臨淮王元彧，左僕射、范陽王元誨。戊申，元曄大赦天下。尒朱度律親自鎮守京城。甲寅，尒朱兆把皇帝遷到晉陽；甲子，皇帝在城内的三級佛寺逝世，終年二十四歲。尒朱兆還一并害死陳留王元寬。

是月，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破落韓常大敗尒朱兆於秀容。齊州城人趙洛周據西城反，應尒朱兆，刺史、丹陽王蕭贊棄城走。南陽太守趙脩延執荆州刺史李琰之，自行州事。

這月，黄河以西人紇豆陵步蕃、破落韓常在秀容大敗尒朱兆。齊州市民趙洛周占據西城反叛，響應尒朱兆，刺史、丹陽王蕭贊放棄城池逃跑。南陽太守趙脩延捉住荆州刺史李琰之，自己代行州中事務。

中興二年謚爲武懷皇帝，太昌元年又謚孝莊皇帝，廟號敬宗。十一月，葬於静陵。

中興二年追謚皇帝爲武懷皇帝，太昌元年又謚爲孝莊皇帝，廟號爲敬宗。十一月，安葬在静陵。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内亂，神器固將無主。莊帝

史臣曰：魏國自從孝昌的末年，天下騷動，外侵内亂，帝位就將没有主人。莊帝暗中思念改

潜思變化，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既剪，權强擅命，抑是兆謀運智之秋，勞謙夕惕之日也。未聞長轡之策，遽深負刺之恐，謀謨罕術，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禍不旋踵。嗚呼！胡醜之爲釁也，豈周衰晋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享廟，三后降鑒，福禄固不永矣。

變，招收接納爲王事盡力者，雖然形勢艱難，而終於擁有天下。狡黠的叛逆剪滅後，權臣强族專擅朝政，這或許正是産生謀略運用智慧的歲月，勤謹謙虚警惕戒備的時日。没有聽到長久控御的策略，倉猝進入遭受刺擊的危險區域，策劃没有法術，委任違背方略，猜忌嫌疑加以殺戮，禍患隨即到來。嗚呼！胡人賊寇造成的裂痕，哪祇是周朝末年和晋朝末年可比呢！以致高祖不獲祭祀，武宣合祭廟庭，三后俯察，福禄當然不長。

魏書卷十一

帝紀第十一

廢出三帝紀

前廢帝廣陵王　後廢帝安定王　出帝平陽王

前廢帝廣陵王元恭

前廢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延昌中，拜通直散騎常侍。神龜中，進兼散騎常侍。正光二年，正常侍，領給事黄門侍郎。帝以元叉擅權，遂稱疾不起。久之，因托瘖病。五年，就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建義元年，除儀同三司。

前廢帝，名元恭，字脩業，是廣陵惠王元羽的兒子，母親是王氏。年幼時端莊謹慎，有志向氣度。長大後喜愛學習，侍奉祖母、嫡母以孝順聞名。正始年間，繼承爵位。延昌年間，被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神龜年間，升任兼散騎常侍。正光二年，任正常侍，兼領給事黄門侍郎。皇帝因元叉專擅朝政，就稱説有病不任職。過了很久，藉機會托稱啞病。五年，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加授散騎常侍。建義元年，授任儀同三司。

王既絶言，垂將一紀，居於龍花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者，言王不語將有異圖；民間游聲，又云有天子之氣。王懼禍，逃匿上洛，尋見追躡，執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元曄疏遠，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潛默晦身，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脅。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悦。

廣陵王不説話，將近十二年，住在龍花寺，不與人交往。永安末年，有人禀報莊帝，説廣陵王不説話將有反叛的圖謀；民間傳言，又説他有天子的氣象。廣陵王畏懼禍患，逃到上洛躲藏，不久被跟踪追擊，捉住後送到京城，拘禁了多天，因無罪狀得以赦免。等到莊帝逝世，尒朱世隆等人因元曄在宗室中族屬疏遠，又不是人們願望所推舉，因廣陵王沉潛藏匿，有超過常人的器量，打算將要廢立，擔心他真的不説話，就派廣陵王的親信表達意向，而且帶有逼迫。廣陵王於是回答説："天哪裏説話呢?"世隆等人大喜。

春二月己巳，曄進至邙南，世隆等奉王東郭之外，行禪讓之禮，群臣上表曰："否泰沿時，殷憂啓聖，故六飛在御，三石興符。伏惟陛下運屬

春二月己巳，元曄進到邙山南，世隆等人在東城外侍奉廣陵王，施行禪讓的禮儀，群臣上奏表説："順逆因沿時事，憂慮啓迪聖人，所以皇帝的車駕起動，三石的符命興起。伏惟陛下運交

千齡，智周萬物，獨昭繫象，妙極天人，寶曆有歸，光宅攸屬。而將安獨善，不務兼濟，靈命徘徊，幽明載佇。伏願時順謳謠，念兹宗祏，用捨勞疾，允答人神。”王答曰：“自量眇身，是以讓執。然王公勤至，不可拒違。今敬承所陳，惟愧弗堪負荷耳。”太尉公尒朱度律奉進璽綬衮冕之服，乃就輅車，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雲龍門，升太極前殿，群臣拜賀。

長久歲月，智慧遍及萬物，獨特的光彩顯現於外，神妙過於天人，帝位有歸宿，天下有依靠。而陛下將安於獨善己身，不致力兼濟天下，天命往復，人神久立思念。希望立即順從民意，思念宗廟社稷，抛開辛勞疾病，報答人神。”廣陵王回答説：“自己衡量微薄的德行，所以推讓。然而王公懇切之至，不可拒絶違背。現在恭敬地接受大家的意見，衹是慚愧不能承受重任而已。”太尉公尒朱度律獻上玉璽絲帶和禮服禮帽之類服飾，於是登上帝車，百官侍奉保衛，進入建春門、雲龍門，登上太極前殿，群臣叩拜祝賀。

禮畢，登閶闔門，詔曰：“朕以寡薄，撫臨萬邦，思與億兆同兹慶泰。可大赦天下，以魏爲大魏，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其税市及税鹽之官，可悉廢之。百雜之户，貸賜民名，官任仍舊。天下調絹，四百一匹。内外文武，普泛四階；合敘未定第者，亦沾級。除名免官者，特復本資，品封依舊。潁川王尒朱兆，彭城王尒朱仲遠，隴西王尒朱天光，樂平王尒朱世隆，常山王尒朱度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獻武王，都督斛斯椿下軍士，普泛六級。”庚午，詔曰：“朕以眇身，臨王公之上，夕惕祗懷，若履冰谷。賴七廟之靈，百辟忠誠之舉，庶免墜殁。夫三皇稱皇，五帝云帝，三代稱王，迭冲挹也。自秦之末，競爲皇帝。忘負乘之深殃，垂貪鄙於萬葉。予今稱帝，已爲褒矣！可普告令知。”

禮儀結束，登上閶闔門，下詔説：“我以寡德薄才，治理天下，思慮和百姓共度這一喜慶。可大赦天下，稱魏爲大魏，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凡向市集和鹽場徵税的官員，可全部廢除。各種雜户，寬恕地賜予平民名號，官員任用依舊不改。天下徵調的絹，四百錢一匹。内外文武官員，普遍加四級；該任用而未定等級的，也加級。除去名籍免除官職的，特恢復到本來的地位，等級封爵依舊不改。潁川王尒朱兆，彭城王尒朱仲遠，隴西王尒朱天光，樂平王尒朱世隆，常山王尒朱度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獻武王，都督斛斯椿手下兵士，普加六級。”庚午，下詔説：“我以微薄的德行，身處王公之上，戒慎恐懼心中恭謹，如同越過冰層山谷。依賴七廟的威靈，百官忠誠的舉措，希望免於墜落。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逐漸謙虚自抑。從秦朝的末年，競相稱皇帝。忘記了不勝重任的巨大禍殃，欲保留貪婪之心到萬代。我現在稱帝，已經是褒揚了！可宣告使大家都知道。”

是月，鎮遠將軍清河崔祖螭聚青州七郡之衆十餘萬人圍東陽。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兼侍中、河北大使高乾邕及弟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敖曹，率衆夜襲冀州，執刺史元嶷，殺監軍孫白鷂，共推前河内太守封隆之行州事。

這月，鎮遠將軍清河人崔祖螭聚集青州七郡的民衆十多萬人圍困東陽。幽州刺史劉靈助在薊縣起兵。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兼侍中、河北大使高乾邕和弟弟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敖曹，率領部衆夜晚襲擊冀州，捉住刺史元嶷，殺死監軍孫白鷂，共同推舉前河内太守封隆之代行州中事務。

三月癸酉，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詔太師、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魯郡王肅還爲太師；特進、車騎大將軍、沛郡王欣爲太傅、司州牧，改封淮陽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彭城王尒朱仲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并爲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并州刺史、潁川王尒朱兆爲天柱大將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衛將軍、大都督、晉州刺史、平陽郡開國公齊獻武王封勃海王，增邑五百户；特進、車騎大將軍、清河王亶爲儀同三司；侍中、太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太保；開府、前司徒公長孫稚爲太尉公、録尚書事；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趙郡王諶爲司空公。稚固辭，尋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子，帝引見尚書右僕射元羅及皇宗於顯陽殿，勞勉之。丁丑，加驃騎大將軍、北華州刺史公孫略儀同三司。己卯，詔右衛將軍賀拔勝并尚書一人募伎作及雜户從征者，正入出身，皆授實官，私馬者優一大階。庚辰，以侍中、衛將軍、咸陽王坦，衛將軍、尚書左僕射、南陽王寶炬，侍中、征東將軍、平陽王脩，并儀同三司。乙酉，詔簡北來及在京二官員外剩置者。己丑，以持節、驃騎將軍、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儀同三司、岐州刺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侯莫陳悦爲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庚寅，詔天下有德孝仁賢忠義志信者，可以禮召赴闕，不應召者以不敬論。丙申，劉靈助率衆次於安國城，定州刺史侯淵破斬之，傳首京師。戊戌，以使持節、侍中、車騎大

三月癸酉，封長廣王元曄爲東海王。詔令太師、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魯郡王元肅返回擔任太師；特進、車騎大將軍、沛郡王元欣擔任太傅、司州牧，改封爲淮陽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彭城王尒朱仲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都爲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并州刺史、潁川王尒朱兆擔任天柱大將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衛將軍、大都督、晉州刺史、平陽郡開國公齊獻武王封爲勃海王，增封邑五百户；特進、車騎大將軍、清河王元亶擔任儀同三司；侍中、太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擔任太保；開府、前司徒公長孫稚擔任太尉公、録尚書事；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趙郡王元諶擔任司空公。長孫稚執意推辭，不久授任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子，皇帝在顯陽殿接見尚書右僕射元羅和宗室人員，慰勞勉勵他們。丁丑，加授驃騎大將軍、北華州刺史公孫略爲儀同三司。己卯，詔令右衛將軍賀拔勝和一位尚書招募藝伎匠户和雜户征戰，以平民地位給予基本身份，都授予實官，有私馬的優評一大級。庚辰，任命侍中、衛將軍、咸陽王元坦，衛將軍、尚書左僕射、南陽王寶炬，侍中、征東將軍、平陽王元脩，都擔任儀同三司。乙酉，詔令挑選從北方而來和在京的二位正員以外委任的官員。己丑，任命持節、驃騎將軍、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儀同三司、岐州刺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侯莫陳悦爲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庚寅，詔令天下有德行孝道仁愛賢明忠誠節義志向信實的人，可以禮儀徵召奔赴朝廷，不應徵召的以不恭敬論處。丙申，劉靈助率領軍隊停駐在安國城，定州刺史侯淵擊敗殺了他，傳送首級到京城。戊戌，任命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斛斯椿，侍中、衛將軍元受，都擔任特進、儀同三司。下詔說："近來官職任免失去準繩，隨之指令淘汰，決定定職定員精簡多餘官員，已有決斷。退下來的人，也值得同情。凡是落選的，可特優評一級，都授予將軍，參加選拔的範圍，根

將軍斛斯椿，侍中、衛將軍元受，并特進、儀同三司。詔曰："頃官方失序，仍令沙汰，定員簡剩，已有判決。退下之徒，微亦可愍。諸在簡下，可特優一級，皆授將軍，豫參選限，隨能補用。"

據才能補充任用。"

是春，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茹懷朗使其部將何寶率步騎三千擊蕭衍守將於琅邪，擒其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雲麾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劉相如。

這年春季，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茹懷朗指派他的部將何寶率領步兵騎兵三千人在琅邪攻打蕭衍的守將，擒獲蕭衍的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雲麾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劉相如。

夏四月癸卯，幸華林都亭燕射，班錫有差。太樂奏伎有倡優爲愚痴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壬子，有事於太廟。癸丑，詔以齊獻武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安定王尒朱智虎爲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乙卯，以右衛將軍賀拔勝、武衛將軍大野拔并爲儀同三司。己未，帝於顯陽殿簡試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郎，剩員非才他轉之。癸亥，隴西王尒朱天光大破宿勤明達，擒送京師，斬之。丙寅，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尒朱彥伯爲司徒公。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往還。詔員外諫議大夫、步兵校尉、奉車都尉、羽林監、給事中、積射將軍、奉朝請、殿中將軍、宮門僕射、殿中司馬督、治禮郎十一官，得俸而不給力，老合外選者，依常格，其未老欲外選者，聽解。其七品以上，朔望入朝，若正員有闕，隨才進補。前員外簡退優階者追之，稱事簡下者，仍優一級。

夏四月癸卯，前往華林園都亭宴飲騎射，賞賜多少不等。太樂上奏才藝中有裝愚賣傻的歌舞雜技藝人，皇帝認爲不是雅致的戲目，詔令罷除。壬子，在太廟祭祀。癸丑，下詔任命齊獻武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安定王尒朱智虎爲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乙卯，任命右衛將軍賀拔勝、武衛將軍大野拔都爲儀同三司。己未，皇帝在顯陽殿挑選測試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郎，剩下的没有才能的人改任其他職位。癸亥，隴西王尒朱天光大敗宿勤明達，擒獲後送到京城，殺了他。丙寅，任命侍中、驃騎大將軍尒朱彥伯爲司徒公。詔令有關官員不能再稱僞梁國，罷除奸細的條款，不禁止鄰國間的來往。詔令員外諫議大夫、步兵校尉、奉車都尉、羽林監、給事中、積射將軍、奉朝請、殿中將軍、宮門僕射、殿中司馬督、治禮郎十一種官員，獲得俸禄而不供給服役者，年老該充外任的，依照正常條例，没有年老而要外任的，准許解除現職。七品以上官員，初一和十五日入朝，如正式官員有缺額，依據才能補充。從前正員之外挑選退下來優評等級的予以追奪，稱職而被裁减的，仍優評一級。

先是，南陽太守趙脩延執刺史李琰之；五月丙子，荆州城民斬脩延，送首，還推琰之爲刺史。尒朱仲遠使

在這以前，南陽太守趙脩延拘捕刺史李琰之；五月丙子，荆州市民殺死脩延，送上首級，返回推舉琰之爲刺史。尒朱仲遠指派他的都督魏

其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擒斬之。

僧勗等人在東陽討伐崔祖螭，擒獲殺了他。

六月庚申，齊獻武王以尒朱逆亂，始興義兵於信都。西定殷州，斬其刺史尒朱羽生，命南趙郡太守李元忠爲刺史，鎮廣阿。癸亥，帝臨顯陽殿，親理冤訟。戊辰，以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尒朱弼爲儀同三司。

六月庚申，齊獻武王因尒朱氏叛逆作亂，在信都開始發起義軍。向西平定殷州，殺死刺史尒朱羽生，命令南趙郡太守李元忠擔任刺史，鎮守廣阿。癸亥，皇帝前往顯陽殿，親自審理冤屈訴訟。戊辰，任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尒朱弼爲儀同三司。

秋七月壬申，尒朱世隆等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公楊津及其家。丙戌，司徒公尒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除彥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侍中、太保、開府、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儀同三師，位次上公。

秋七月壬申，尒朱世隆等人謀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公楊津及其家人。丙戌，司徒公尒朱彥伯因天旱讓位。戊子，任命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任命侍中、太保、開府、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儀同三師，地位僅低於上公。

八月庚子，詔隴西王尒朱天光下文武討宿勤明達者，泛三級。穎川王尒朱兆率步騎二萬出井陘，趨殷州，李元忠棄城還信都。丙午，常山王尒朱度律、彭城王尒朱仲遠等率衆出抗義旗。

八月庚子，詔令隴西王尒朱天光手下討伐宿勤明達的文武官員，普加三級。穎川王尒朱兆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從井陘出兵，趕往殷州，李元忠放棄城池回到信都。丙午，常山王尒朱度律、彭城王尒朱仲遠等人率領部衆出兵抗拒起義的軍隊。

九月丁丑，以侍中、驃騎將軍盧同，驃騎大將軍杜德，車騎大將軍橋寧并爲儀同三司。己卯，以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兼尚書令、東道大行臺、彭城王尒朱仲遠爲太宰。庚辰，加使持節、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兼尚書令、西道大行臺、隴西王尒朱天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穆紹薨。癸巳，追尊皇考爲先帝，皇妣王氏爲先太妃；封皇弟永業爲高密王，皇子子恕爲勃海王。

九月丁丑，任命侍中、驃騎將軍盧同，驃騎大將軍杜德，車騎大將軍橋寧都爲儀同三司。己卯，任命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兼尚書令、東道大行臺、彭城王尒朱仲遠爲太宰。庚辰，加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兼尚書令、西道大行臺、隴西王尒朱天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穆紹逝世。癸巳，追尊皇帝的父親爲先帝，皇帝的母親王氏爲先太妃；封皇帝的弟弟永業爲高密王，皇帝的兒子子恕爲勃海王。

冬十月壬寅，齊獻武王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冬十月壬寅，齊獻武王推舉勃海太守元朗在信都登上皇帝位。

二年春三月，齊獻武王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

二年春三月，齊獻武王在韓陵打敗尒朱天光等人。

夏四月辛巳，齊獻武王與廢帝至邙山，使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帝之

夏四月辛巳，齊獻武王和廢帝到達邙山，派魏蘭根慰勞曉諭洛邑，而且觀察皇帝的表現。蘭

爲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毁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爲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

根忌憚皇帝的雅量德行，返回後加以詆毁誹謗，最後依從崔㥄的謀劃，在崇訓佛寺廢黜皇帝，而擁立平陽王元脩爲帝。皇帝失去帝位後，於是賦詩説："豪門久已可憂患，皇宫不可任情玩。敗亡站立可等待，一年三次大變换。時事國運正如此，惟有修行入廟觀。"

太昌初，帝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出帝詔百司赴會，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用王禮，加以九旒、鑾輅、黄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二衛、羽林備儀衛。

太昌初年，皇帝在門下外省逝世，時年三十五歲。出帝詔令百官赴會，大鴻臚督察喪事，安葬用王的禮儀，加上九旒的旗幟、皇帝的車駕、黄繒車蓋、車衡左邊帶裝飾物的旗幟，儀仗一百二十人，二衛、羽林的預備儀仗衛隊。

後廢帝安定王元朗

後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少稱明悟。永安二年，爲肆州魯郡王後軍府録事參軍、儀同開府司馬。元曄之建明二年正月戊子，爲冀州勃海太守。及齊獻武王起義兵，將誅暴逆，乃推戴之。

後廢帝，名元朗，字仲哲，是章武王元融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程氏。幼年以聰明著稱。永安二年，擔任肆州魯郡王後軍府録事參軍、儀同開府司馬。元曄的建明二年正月戊子，擔任冀州勃海太守。等到齊獻武王興起義兵，將要誅殺暴亂叛逆，於是被推舉擁戴。

冬十月壬寅，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升壇焚燎，大赦，稱中興元年。文武百官普泛四級。以齊獻武王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大行臺，增邑三萬户；以兼侍中、撫軍將軍、河北大使高乾邕爲侍中、司空公；前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以前刺史元嶷爲儀同三司。己酉，尒朱度律、尒朱仲遠、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次於陽平，將抗義師，齊獻武王縱反間構之，遂與尒朱兆相疑，敗散而還。辛亥，齊獻武王大破尒朱兆於廣阿，虜其卒五千餘人。詔將士泛五級，留守者二級。詔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封隆之爲使持節、北道大使，隨方處分。

冬十月壬寅，在信都城西登上皇帝位。登壇焚柴祭天，大赦天下，稱中興元年。文武百官普加四級。任命齊獻武王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大行臺，增加食邑三萬户；任命兼侍中、撫軍將軍、河北大使高乾邕爲侍中、司空公；前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終生擔任冀州刺史；任命前刺史元嶷爲儀同三司。己酉，尒朱度律、尒朱仲遠、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停駐在陽平，將要抗拒起義軍，齊獻武王設反間計離散他們，於是他們和尒朱兆相猜疑，潰敗四散而逃。辛亥，齊獻武王在廣阿大敗尒朱兆，俘虜他的士卒五千多人。詔令將士普加五級，留守京城的加二級。詔令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封隆之擔任使持節、北道大使，依據形勢加以調度。

十有一月己巳，詔曰："王度創開，彝倫方始，所班官秩，不改舊

十一月己巳，下詔説："王業開創，常道初起，所頒官職品級，不改變舊典章。然而没有見

章。而無識之徒，因茲僥倖，謬增軍級，虛名顯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難推抑。自非嚴爲條制，無以防其僞竊。諸有虚增官號，爲人發糾，罪從軍法。若入格檢核無名者，退爲平民，終身禁錮。”庚辰，齊獻武王率師攻鄴城。

識的人，因此而意外獲得成功，無端增加軍級，空虚的名號顯赫的地位，都説是前朝授予，道理難以推求。除非嚴格訂立條例，無法防止他們的詐僞。所有憑空增加的官號，被别人告發糾舉，依軍法定罪。如果按條例檢查没有名字的，貶退爲平民，終生禁止不得爲官。”庚辰，齊獻武王率領軍隊攻打鄴城。

是年，南兖城民王乞德逼前刺史劉世明以州降蕭衍，衍使其將元樹入據譙城。

這一年，南兖州市民王乞德逼迫前刺史劉世明獻出全州投降蕭衍，蕭衍派他的將領元樹進入譙城據守。

二年春正月壬午，拔鄴，擒刺史劉誕。詔諸將士泛四級，封侯、增邑九十七人，各有差等。癸未，詔曰：“自中興草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風化未均。眷彼周餘，專爲漁獵。朕所以夙興夜寐，有惕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焉。”

二年春正月壬午，攻下鄴城，擒獲刺史劉誕。詔令所有將士增加四級，封侯、增食邑的九十七人，各有等級。癸未，下詔説：“自從中興草創，典章制度剛開始，郡縣的官員，大多爲代行、督察。代行中有正派的人，但風尚教化不均衡。回顧那周朝末年，專門漁獵百姓。我因此早起晚睡，心中警惕。有關官員明確地加以糾察懲罰，滿足我的心願。”

二月辛亥，上孝莊皇帝謚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齊獻武王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增封三萬户，并前爲六萬户。

二月辛亥，追謚孝莊皇帝爲武懷皇帝。甲子，以齊獻武王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增封三萬户，總計六萬户。

三月丙寅，以齊文襄王起家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丙子，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孫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丑，車駕幸鄴。乙酉，詔文武家屬自信都赴鄴城。

三月丙寅，任命齊文襄王入仕即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丙子，任命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孫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丑，皇帝前往鄴城。乙酉，詔令文武官員的家屬從信都前往鄴城。

閏月乙未，以安北將軍、光禄大夫、博野縣開國伯尉景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丙申，以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厙狄干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寅，尒朱天光、兆、度律、仲遠等屯於洹水之南。癸丑，齊獻武王出頓紫陌。庚申，尒朱兆率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退走。壬戌，齊獻武王大破尒朱天光等四胡於韓陵，前廢帝鎮軍將軍賀拔勝、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尒朱兆走

閏月乙未，任命安北將軍、光禄大夫、博野縣開國伯尉景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丙申，任命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厙狄干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寅，尒朱天光、尒朱兆、度律、仲遠等人駐守在洹水的南面。癸丑，齊獻武王出兵駐守紫陌。庚申，尒朱兆率領輕裝的騎兵三千人在夜晚襲擊鄴城，攻打西門，没攻下，撤退逃走。壬戌，齊獻武王在韓陵大敗尒朱天光等四部胡人，前廢帝的鎮軍將軍賀拔勝、徐州刺史杜德在戰陣中投降。尒朱兆逃往并州，仲遠奔往東郡，天光、度律將要奔赴洛陽。大都督斛斯

趣并州，仲遠奔東郡，天光、度律將赴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賈顯智倍道先還。

椿、賈顯智日夜兼程先返回。

夏四月甲子朔，椿等據河橋，懼罪自劾，尋擒天光、度律於河橋。西北大行臺長孫稚、都督賈顯智等率騎入京師，執尒朱世隆、彥伯，斬於都街，囚送天光、度律於齊獻武王。辛未，前廢帝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據城降，仍除儀同三司、兼尚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甲戌，以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魏蘭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乙亥，以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軍大都督高盛兼尚書僕射、北道行臺，隨機處分。尒朱仲遠奔蕭衍。青州刺史尒朱弼爲其部下馮紹隆所殺，傳首京師。丙子，前廢帝安東將軍辛永，右將軍、建州大都督張悦舉城降。

夏四月甲子初一，斛斯椿等人占據河橋，畏懼罪過彈劾自己，不久在河橋擒獲天光、度律。西北大行臺長孫稚、都督賈顯智等人率領騎兵進入京城，拘捕尒朱世隆、彥伯，在都市斬首，押送天光、度律給齊獻武王。辛未，前廢帝的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占據城池投降，隨之授任儀同三司、兼尚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甲戌，任命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魏蘭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乙亥，任命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軍大都督高盛爲兼尚書僕射、北道行臺，依據形勢處理事務。尒朱仲遠投奔蕭衍。青州刺史尒朱弼被自己的部下馮紹隆殺死，傳送首級到京城。丙子，前廢帝的安東將軍辛永，右將軍、建州大都督張悦獻出城池投降。

辛巳，車駕至河陽，遜位於别邸。太昌元年五月，封安定郡王，邑一萬户。後以罪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永熙二年葬於鄴西南野馬岡。

辛巳，皇帝到達河陽，在别宫讓位。太昌元年五月，被封爲安定郡王，食邑一萬户。後來因有罪在門下外省死去，時年二十歲。永熙二年安葬在鄴城西南的野馬岡。

出帝平陽王元脩

出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李氏。性沉厚少言，好武事。始封汝陽縣開國公，拜通直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建義初，除散騎常侍，尋遷平東將軍、兼太常卿，又爲鎮東將軍、宗正卿。永安三年，封平陽王。普泰初，轉侍中、鎮東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又加侍中、尚書左僕射。

出帝，名元脩，字孝則，是廣平武穆王元懷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李氏。性情沉穩温厚不多話，喜愛武藝。開始封爲汝陽縣開國公，被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改任中書侍郎。建義初年，授任散騎常侍，不久調任平東將軍、兼太常卿，又擔任鎮東將軍、宗正卿。永安三年，封爲平陽王。普泰初年，改任侍中、鎮東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又加授侍中、尚書左僕射。

中興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疏遠，未允四海之心，請遜大位。齊獻武王與百僚會議，僉謂高祖不可無後，乃共奉王。戊子，即帝位於東郭之外，入自東陽、雲龍門，御太極前殿，群臣朝賀。禮畢，升閶闔門，詔

中興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認爲族屬疏遠，不能符合四海的民心，請求退出帝位。齊獻武王和百官集會商議，都認爲高祖不可以没有後繼者，於是共同擁戴平陽王。戊子，在東城外登上皇帝位，從東陽門、雲龍門進入，到太極前殿，群臣朝見祝賀。禮儀結束，登上閶闔門，下詔

曰："否泰相沿，廢興互有，玄天無所隱，精靈弗能諭。大魏統乾，德漸區宇，牢籠九服，旁礴三光。而上天降禍，運踵多難，禮樂崩淪，憲章漂没。赫赫宗周，翦爲戎寇；肅肅清廟，將成茂草。胡羯乘機，肆其昏虐，殺君害王，刳剔海内。競其吞噬之意，不識醉飽之心。自書契以來，未有若斯者已！大丞相勃海王忠存本朝，精貫白日，爰舉義旗，志雪國耻。故廣阿之軍，貔虎奪氣；鄴下之師，金湯失險。近者四胡相率，實繁有徒，驅天下之兵，盡華戎之鋭。桴鼓暫交，一朝蕩滅，元凶授首，大憝斯擒。揚旆濟河，掃清伊洛，士民安堵，不失舊章。社稷危而復安，洪基毁而還構。朕以托體宸極，猥當樂推，袛握寶圖，承兹大業。得以眇身，托於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識攸津。思與兆民同兹嘉慶，可大赦天下。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詔前御史中尉樊子鵠起復本官，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都督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杜德討元樹。齊獻武王上言，建義之家枉爲尒朱氏籍没者，悉皆蠲免。帝以世易，復除齊獻武王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九萬，并前十五萬户。庚寅，加齊文襄王侍中、開府儀同，餘如故。壬辰，齊獻武王還鄴，車駕餞别於乾脯山。

説："世事盛衰相繼，廢興交接，玄妙的天體不能隱藏，精微的神靈不能告示。大魏統御乾坤，德行普及寰宇，控御邊荒地帶，恩惠充滿日月星辰照耀之處。然而上天降下禍患，國運接連多難，禮樂崩潰淪落，典章漂流沉没。顯赫的宗周，爲戎寇所滅；肅穆的廟宇，將成爲茂密的草叢。胡人羯人趁着時機，放縱他們的昏蒙暴虐，殺害君主侯王，剖開天下民衆的胸膛。放任吞咬的意圖，不懂得醉飽的心情。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没有如此殘酷的！大丞相勃海王忠心保衛本朝，精誠貫穿日光，於是舉起正義的旗幟，立志洗雪國家的耻辱。所以廣阿的軍隊，如同虎豹奪去膽氣；鄴下的軍隊，如同金城湯池失去險固。近來四部胡人相繼，黨徒衆多，驅使天下的兵馬，用盡各族的精鋭。戰鼓剛一敲響，頃刻之間滅亡，元凶被斬首，大惡人遭擒獲。打着旗幟渡過黄河，掃清賊寇在伊水洛水之間，官民安居樂業，不違失舊時典章。社稷轉危爲安，宏大的基業毁壞後重新建構。我出身皇族，慚愧地處在被推舉的地位，恭敬地執掌國權，繼承這一大業。我以微薄的德行，處於王公之上，如同越過深淵大河，不知從何處渡過。思慮和萬民共度這一喜慶，可大赦天下。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詔令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復出任本官，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統領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杜德討伐元樹。齊獻武王上奏，興起正義之舉的家族冤屈地受到尒朱氏没收財産入官并成爲卑下户口的，全都予以免除。皇帝因世代變换，又授任齊獻武王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食邑九萬户，加上從前的共十五萬户。庚寅，加授齊文襄王爲侍中、開府儀同，其餘職位照舊。壬辰，齊獻武王返回鄴城，皇帝在乾脯山設宴告别。

五月丙申，前廢帝廣陵王殂。以太傅、淮陽王欣爲太師，封沛郡王；司徒公、趙郡王諶爲太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清河王亶儀同三師；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

五月丙申，前廢帝廣陵王逝世。任命太傅、淮陽王元欣爲太師，封爲沛郡王；司徒公、趙郡王元諶擔任太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清河王元亶擔任儀同三師；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南陽王寶炬擔任太尉公；侍中、太保、録尚書事

牧、南陽王寶炬爲太尉公；侍中、太保、録尚書事長孫稚爲太傅；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元羅儀同三司、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元世儁儀同三司。戊戌，以齊獻武王固讓，聽解天柱大將軍，減封五萬户，餘悉如故。辛丑，以前司空高乾邕復爲司空公。乙巳，帝幸華林都亭，宴群臣，班賚有差。羽林隊主唐猛突入稱慶，帝以猛犯禁衛，杖之。猛辭色有忤，斬之階下。

長孫稚擔任太傅；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元羅擔任儀同三司、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元世儁擔任儀同三司。戊戌，因齊獻武王執意推讓，准許免除天柱大將軍，削減封邑五萬户，其餘的職位照舊。辛丑，任命前司空高乾邕再任司空公。乙巳，皇帝前往華林都亭，宴請群臣，分發賞賜多少不等。羽林隊主唐猛衝進去道賀，皇帝因唐猛冒犯宫廷守衛，用棍棒打他。唐猛言辭神色忤逆旨意，被斬死在臺階下。

丁未，詔曰："無侮惸獨，事炳前經；惠此鰥寡，聲留往册。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寤言增嘆。今理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所依歸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贍。"又詔曰："理有一準，則民無覬覦；法啓二門，則吏多威福。前主爲律，後主爲令，歷世永久，實用滋章。非所以準的庶品，堤防萬物。可令執事之官四品以上，集於都省，取諸條格，議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當局停記。新定之格，勿與舊制相連。務在約通，無致冗滯。"己酉，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清河王亶爲司徒公。庚戌，詔曰："頃西土年飢，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於此，有警夜寐。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墐之義，冀亦可勉。其諸有露尸，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乙卯，詔外内解嚴。

丁未，下詔説："不要侮辱孤獨的人，事情顯著於前代經典；優惠鰥夫寡婦，聲名留傳在以往史册。我以微薄的德行，做民衆的父母，念及百姓，日夜感嘆。現在國運除舊布新，哀憐百姓剛開始，如果有孤老、疾病、没有依靠的人，有關官員明確加以檢查核實，按條例賑濟救助。"又下詔説："道理衹有一個標準，民衆就没有非分的意圖；法令出自不同途徑，官吏就作威作福。前朝君主制法律，後朝君主制令文，歷代長久，因此滋長增多。這不是用來規範各種行爲，防備萬物的做法。可命令四品以上執掌事務的官員，會集在尚書省，取來各種條例，議定一個標準，凡不能施用的，主管部門停止登録。新議定的條例，不要同舊制度相連。必須簡約通達，不要繁冗難解。"己酉，任命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清河王元亶爲司徒公。庚戌，下詔説："近來西部地區年成饑荒，百姓流浪遷移，有的身體倒在溝渠，有的尸體挂在道路邊，都被拋棄在草叢泥土上，爲烏鴉老鷹所飽食。言談思念到這事，夜晚睡覺都警惕。掩埋尸體的禮節，實在是所希望的；對路上餓死人的義理，也希望可以勉勵世人。所有暴露的尸體，命令各處掩埋。可布告天下。"乙卯，詔令内外解除戒嚴。

六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丙寅，蠕蠕、嚈噠、高麗、契丹、庫莫奚國并遣使朝貢。丁卯，太尉公、司州牧、南陽王寶炬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王如故，歸第，令羽

六月癸亥初一，皇帝在華林園聽取訴訟。丙寅，蠕蠕、嚈噠、高麗、契丹、庫莫奚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丁卯，太尉公、司州牧、南陽王寶炬因事獲罪被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王爵照舊，回到第宅，派羽林郎守衛。改謚武懷皇帝爲

林衛守。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癸酉，蠕蠕、嚈噠國遣使朝貢。戊寅，詔内外百司普泛六級。在京百僚加中興四級，義師將士并加軍泛六級，在鄴百官三級，河北同義之州兩級，河橋建義者加五級，關西二級。諸受建明、普泰封爵、泛級、優特之階，悉追。己卯，帝臨顯陽殿納訟。乙酉，高麗、契丹、庫莫奚國遣使朝貢。丙戌，以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斛斯椿還爲前官。詔曰："間者，凶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冀收天下之意，隨以箕斂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過此？朕屬念蒸黎，無忘寢食，加田桑始事，生業未滋，若頓依常格，或不周展。今歲租調，且兩收一丐，來年復舊。"辛卯，以使持節、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賈顯度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乙未，詔曰："頃永安馭運，載育皇儲，遂錫泛階，以申國慶。近經普泰，便爾中追。今罪人既殄，舊章斯復。宜述往旨，用卒前恩。皇子泛二級，悉可還授。文穆廟泛，故宜停寢，若已受者，依例追之。"庚子，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南陽王寶炬爲太尉公。壬寅，齊獻武王率衆入自滏口，大都督厙狄干入自井陘，討尒朱兆。乙巳，齊獻武王以尒朱天光、尒朱度律送之京師，斬於都市。己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爲儀同三司。庚戌，詔侍中、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高隆之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率步騎十萬趣太行，會齊獻武王。隆之解行臺，仍爲大丞相軍司。齊獻武王次於武鄉，尒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

孝莊皇帝。癸酉，蠕蠕、嚈噠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戊寅，詔令内外各府長官普加六級。在京百官中興年間在職的加四級，起義軍將士都加軍泛六級，在鄴城的百官加三級，黄河以北隨從起義的州官加兩級，在河橋發動義舉的加五級，函谷關以西的加二級。所有接受建明、普泰年間封爵、泛級、優特等級，全部追奪。己卯，皇帝前往顯陽殿聽取訴訟。乙酉，高麗、契丹、庫莫奚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丙戌，任命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斛斯椿仍爲從前官職。下詔説："最近，凶惡權臣放肆恣意，法令改變常規，訂立夷人的輕税，希望收取天下人的心，隨後以沉重的賦斂，終於收取十倍的税收，捂住眼睛捉麻雀，哪能超得過這一點？我顧念百姓，就寢吃飯都不忘記，加上農田蠶桑剛從事，民衆生路不寬廣，如果陡然依照通常條例，恐怕不周全。今年的租調，暫且徵收兩份免除一份，來年恢復舊日制度。"辛卯，任命使持節、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賈顯度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乙未，下詔説："先前永安年間控御天下，誕生皇子，於是普賜級别，來表現國家的喜慶。近來經過普泰，便中途削奪。現在罪人已被消滅，舊日典章即可恢復。應該重申以往的意旨，來完成從前的恩澤。生皇子時普加二級，全可再行授予。文穆皇帝入廟的賞賜，本應停止，如已接受的，依條例追奪。"庚子，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南陽王寶炬爲太尉公。壬寅，齊獻武王率領軍隊從滏口進軍，大都督厙狄干從井陘進軍，討伐尒朱兆。乙巳，齊獻武王將尒朱天光、尒朱度律押送到京城，在都市斬首。己酉，任命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爲儀同三司。庚戌，詔令侍中、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高隆之擔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人趕赴太行山，同齊獻武王會合。隆之解除行臺，隨之任大丞相軍司。齊獻武王停駐在武鄉，尒朱兆大肆擄掠晉陽，向北逃到秀容。并州平定。乙卯，皇帝前往顯陽殿，親自審理冤案。丙辰，任

容。并州平。乙卯，帝臨顯陽殿，親理冤獄。丙辰，以宗師、東萊王貴平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是月，夏州徙民郭遷據兗州反，刺史元䫉棄城走。詔行臺侯景率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儁等攻討之。城陷，遷奔蕭衍。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大破蕭衍軍於譙城，擒其鄴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

八月壬戌朔，齊文襄王來朝，燕射，班賚部下各有差。丁卯，以西中郎將元寧爲高平王。甲戌，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李琰之爲儀同三司。庚寅，以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崔秉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辛卯，以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高岳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九月癸未，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封津爲儀同三司。庚子，帝幸華林都亭，引見元樹及公卿百僚蕃使督將等，宴射，班賚各有差。癸卯，燕郡開國公賀拔允進爵爲王。乙巳，帝幸都水，南過洛汭，遂至瀍澗。己酉，復田于北原。癸丑，以太師、沛王欣爲廣陵王，前廢帝子勃海王子恕改封沛郡王。甲寅，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封隆之，任祥并爲儀同三司。以車騎大將軍、河南尹元仲景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乙卯，車駕謁山陵。丙辰，蠕蠕、高昌國遣使朝貢。庚申，以衛將軍、前吏部尚書李神儁，撫軍將軍、右衛將軍婁昭并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冬十月甲子，以使持節、衛將軍、光州刺史高仲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卯，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潘爨爲儀同三司。己卯，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高琛爲特

命宗師、東萊王貴平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這月，夏州遷徙的人郭遷占據兗州反叛，刺史元䫉放棄城池逃跑。詔令行臺侯景率領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儁等人攻打討伐他們。城池陷落，郭遷投奔蕭衍。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在譙城大敗蕭衍的軍隊，擒獲他的鄴王元樹和譙州刺史朱文開。

八月壬戌初一，齊文襄王前來朝見，飲宴射箭，頒賞部下多少不等。丁卯，任命西中郎將元寧爲高平王。甲戌，任命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李琰之爲儀同三司。庚寅，任命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崔秉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辛卯，任命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高岳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九月癸未，任命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封津爲儀同三司。庚子，皇帝前往華林都亭，接見元樹和公卿百官藩國使者都督將領等，飲宴射箭，分發賞賜多少不等。癸卯，燕郡開國公賀拔允升爵位爲王。乙巳，皇帝前往都水臺，向南渡過洛水汭水，於是到達瀍水澗水。己酉，又在北原狩獵。癸丑，封太師、沛王元欣爲廣陵王，前廢帝的兒子勃海王子恕改封爲沛郡王。甲寅，任命侍中、驃騎大將軍封隆之，任祥都爲儀同三司。任命車騎大將軍、河南尹元仲景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乙卯，皇帝拜謁陵墓。丙辰，蠕蠕、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庚申，任命衛將軍、前吏部尚書李神儁，撫軍將軍、右衛將軍婁昭都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冬十月甲子，任命使持節、衛將軍、光州刺史高仲密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卯，任命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潘爨爲儀同三司。己卯，任命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高琛爲特進、驃騎、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任命使持節、驃騎

進、驃騎、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使持節、驃騎將軍、肆州刺史劉貴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將軍、肆州刺史劉貴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十有一月甲午，以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斛斯敦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酉，日南至，車駕有事於圜丘。戊戌，朝會百官於太極前殿。甲辰，安定王朗及東海王曄坐事死。乙巳，蠕蠕國遣使朝貢。己酉，以前太尉公、汝南王悦爲侍中、大司馬、開府。葬靈太后胡氏。

十一月甲午，任命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斛斯敦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酉，是冬至日，皇帝在圜丘祭祀。戊戌，在太極前殿接見百官。甲辰，安定王元朗和東海王元曄因事獲罪被殺死。乙巳，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己酉，任命前太尉公、汝南王元悦爲侍中、大司馬、開府。安葬靈太后胡氏。

十有二月丙寅，以驃騎大將軍、領御史中尉綦儁爲儀同三司。乙亥，以侍中、廣平王贊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亥，殺大司馬、汝南王悦。大赦天下，改太昌爲永興，以太宗號，尋改爲永熙元年。

十二月丙寅，任命驃騎大將軍、兼任御史中尉綦儁爲儀同三司。乙亥，任命侍中、廣平王元贊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亥，殺死大司馬、汝南王元悦。大赦天下，改太昌年號爲永興，因是太宗的年號，不久改爲永熙元年。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饗群臣于太極前殿。甲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尒朱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兆遁走，自殺。己亥，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巖寺。庚子，又幸，散施各有差。庚戌，儀同三司李琰之薨。丁巳，追尊皇考爲武穆帝，皇太妃馮氏爲武穆后，皇妣李氏爲皇太妃。以驃騎將軍、前滄州刺史高聿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衍勞州刺史曹鳳、東荊州刺史雷能勝等舉城内屬。

二年春正月庚寅初一，在太極前殿接見宴請群臣。甲午，齊獻武王從晉陽出兵討伐尒朱兆。丁酉，在赤洪嶺把他打得大敗，尒朱兆逃跑，自殺。己亥，皇帝前往崧高山石窟靈巖寺。庚子，又前往，施捨多少不等。庚戌，儀同三司李琰之逝世。丁巳，追尊皇帝的父親爲武穆帝，皇太妃馮氏爲武穆后，皇帝的母親爲皇太妃。任命驃騎將軍、前滄州刺史高聿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衍的勞州刺史曹鳳、東荊州刺史雷能勝等人獻出城池歸附。

二月庚申，以使持節、鎮東將軍、行汾州事張瓊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辛酉，以司空公高乾邕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爲司空公。

二月庚申，任命使持節、鎮東將軍、行汾州事張瓊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辛酉，任命司空公高乾邕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元坦爲司空公。

三月己丑朔，加驃騎大將軍、滄州刺史賈顯智開府儀同三司。辛卯，詔以前普解諸行臺，今阿至羅相率降款，復以齊獻武王爲大行臺，隨機裁處。甲午，以車騎將軍、蔚州刺史竇泰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月己丑初一，加授驃騎大將軍、滄州刺史賈顯智爲開府儀同三司。辛卯，詔令因以前普遍解除各行臺，現在阿至羅相繼降附，又任命齊獻武王爲大行臺，依據形勢裁斷事務。甲午，任命車騎將軍、蔚州刺史竇泰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使持節、驃騎大

三司、相州刺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高乾邕坐事賜死。太師、魯郡王肅薨。戊申，以使持節、都督河渭部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世襲河州刺史梁景叡爲儀同三司。丁巳，以侍中、太保、司州牧、趙郡王諶爲太尉公，加羽葆鼓吹；侍中、太尉公、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開府、尚書令。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高乾邕因事獲罪被賜令自殺。太師、魯郡王元肅逝世。戊申，任命使持節、都督河渭部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世襲河州刺史梁景叡爲儀同三司。丁巳，任命侍中、太保、司州牧、趙郡王元諶爲太尉公，加授儀仗和鼓吹；侍中、太尉公、南陽王寶炬擔任太尉、開府、尚書令。

夏四月戊辰，詔諸參佐自三府以下爰及外州，皆不得復加常侍及兼兩員，雖已授者亦悉追之。是月，青州人耿翔襲據膠州，殺刺史裴粲，通於蕭衍。

夏四月戊辰，詔令從三府直到外州的輔佐官吏，都不能再加授常侍和兼兩處員吏，雖然已經授任也全部削除。這月，青州人耿翔偷襲占據膠州，殺死刺史裴粲，和蕭衍相交往。

五月庚寅，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將親覽察；脱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由緣淹歲者，亦仰尚書總集以聞。壬寅，以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侯淵復爲開府儀同三司。乙巳，詔曰："大夫之職，位秩貴顯；員外之官，亦爲匪賤。而下及胥吏，帶領非一，高卑渾雜，有損彝章。自今已後，京官樂爲稱事小職者，直加散號將軍，願罷卑官者聽爲大夫及員外之職，不宜仍前散實參領。其中旨特加者，不在此例。"東徐州城民王早、簡實等殺刺史崔庠，據州入蕭衍。

五月庚寅，詔令所有關押有冤屈没有申理，事情經過一年以上的，全部會集到華林園，將要親自聽取處理；如有事過一年，有關官員没有列出的，准許各自陳述申訴；如果事情牽連到州郡、因種種情况拖延歲月的，也由尚書彙總上報。壬寅，任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侯淵又爲開府儀同三司。乙巳，下詔説："大夫的職務，地位尊貴級別顯要；正員以外的官員，也不算卑賤。而下至辦理文書的小吏，兼領不僅一種，高低混雜，有損典章。從今以後，京官願意擔任稱職小官的，僅加授散號將軍，願意罷除低官者准許擔任大夫和正員以外的職務，不應像從前一樣散官實官兼領。有朝廷旨意特地加授的，不在這一條例。"東徐州市民王早、簡實等人殺死刺史崔庠，占據州城依附蕭衍。

六月壬申，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樊子鵠爲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大都督蔡儁討耿翔。丁丑，以驃騎大將軍、前行南兖州事念賢爲儀同三司。

六月壬申，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樊子鵠爲青膠大使，統領濟州刺史、大都督蔡儁討伐耿翔。丁丑，任命驃騎大將軍、前行兖州事念賢爲儀同三司。

秋七月辛卯，以使持節、鎮北將軍、大都督、秦州刺史万俟普撥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辰，以太師、司州牧、廣陵王欣爲大司馬、

秋七月辛卯，任命使持節、鎮北將軍、大都督、秦州刺史万俟普撥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辰，任命太師、司州牧、廣陵王元欣爲大司馬、侍中，任命太尉公、趙郡王元諶爲太

侍中，以太尉公、趙郡王諶爲太師，并開府。庚戌，以前司徒公、燕郡王賀拔允爲太尉公。

八月乙丑，齊文襄王來朝，帝燕於華林都亭，班賚部下各有差。以驃騎大將軍、前南岐州刺史司馬子如爲儀同三司。戊辰，車駕餞文襄王於河梁，仍濟河而返。癸酉，齊獻武王上表固讓王爵，不許；請分邑十萬户，節降爲品，回授勳義，從之。

九月壬子，以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崔孝芬爲儀同三司。

冬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進爵郡公。

十有一月癸巳，持節、征北將軍、殷州刺史邸珍爲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率將討東徐州。

十有二月丁巳，車駕狩於嵩陽。己巳，遂幸温湯。丁丑，車駕還宫。

三年春正月壬辰，齊獻武王討費也頭於河西苦洩河，大破之，獲其帥紇豆陵伊利，遷其部落於内地。

二月，東梁州爲夷民侵逼，詔使持節、車騎大將軍、行東雍州事泉企爲東梁州行臺、都督以討之。己未，蕭衍假節、豫州刺史、南昌王毛香舉城内附，授以持節、安南將軍、信州刺史、義昌王。壬戌，大赦天下。丙子，帝親釋奠禮先師。辛巳，幸洪池陂，遂游田。壬午，以衛將軍、前徐州刺史元祐爲衛大將軍、儀同三司，以驃騎將軍、左衛將軍元斌之爲潁川王。

三月壬寅，以前侍中、車騎大將軍李彧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夏四月戊午，契丹國遣使朝貢。辛未，高平王寧坐事降爵爲公。丙

師，都任開府。庚戌，任命前司徒公、燕郡王賀拔允爲太尉公。

八月乙丑，齊文襄王前來朝見，皇帝在華林都亭設宴，分發賞賜部下多少不等。任命驃騎大將軍、前南岐州刺史司馬子如爲儀同三司。戊辰，皇帝在河梁爲文襄王餞行，隨即渡黄河返回。癸酉，齊獻武王上奏表執意推讓王爵，不准許；請求分食邑十萬户，逐級降爲若干級，授給起義有功的人，依從了他。

九月壬子，任命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崔孝芬爲儀同三司。

冬十月癸未，任命衛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升爵位爲郡公。

十一月癸巳，持節、征北將軍、殷州刺史邸珍擔任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率領將領討伐東徐州。

十二月丁巳，皇帝在嵩陽狩獵。己巳，於是前往温泉。丁丑，皇帝回宫。

三年春正月壬辰，齊獻武王在黄河以西的苦洩河討伐費也頭，將他們打得大敗，擒獲他們的頭領紇豆陵伊利，將其部落遷居到内地。

二月，東梁州被夷人侵犯逼迫，詔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行東雍州事泉企擔任東梁州行臺、都督去討伐夷人。己未，蕭衍的假節、豫州刺史、南昌王毛香獻城歸附，授任他爲持節、安南將軍、信州刺史、義昌王。壬戌，大赦天下。丙子，皇帝親自設爵於神前而祭祀先師。辛巳，前往洪池陂，於是游覽狩獵。壬午，任命衛將軍、前徐州刺史元祐爲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驃騎將軍、左衛將軍元斌之爲潁川王。

三月壬寅，任命前侍中、車騎大將軍李彧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夏四月戊午，契丹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辛未，高平王元寧因事獲罪被降爵位爲公。丙子，

子，高麗國遣使朝貢。

五月丙戌，增置勳府庶子，厢别六百人，又增騎官，厢别二百人，依第出身，騎官秩比直齋。

辛卯，詔曰："大魏得一居宸，乘六馭宇。考風雲之所會，宅日月之所中。自北而南，東征西怨，后來其蘇，無思不偃。而句吴負險，久遺度外。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鏡以照耀，擊玉鼓以鏗鏘，神武之所牢籠，威風之所轥轢，莫不雲徹霧卷，瓦解冰消。長江已北，盡爲魏土。頃天步中圮，國綱時屯，凶竪因機，互窺上國，疆埸侵噬，州郡淪胥。乃眷東顧，無忘寢食。自非五牛警旆，七萃按部，何以復文武之舊業，拯塗炭於遺黎？朕將親總六軍，徑臨彭、汴。一勞永逸，庶保無疆。内外百僚，便可嚴備。出頓之期，更聽後敕。"時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諂佞間阻，貳於齊獻武王，托討蕭衍，盛暑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語在《斛斯椿傳》。丙申，以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開府、司州牧、廣陵王欣爲左軍大都督，太傅、録尚書事長孫稚爲中軍四面大都督。丁酉，帝幸華林都亭，集京畿都督及軍士三千餘人，慰勉之。庚子，又幸華林都亭納訟。壬寅，又以長孫稚爲後軍大都督。

六月丁卯，大都督源子恭鎮胡陽，汝陽王暹守石濟，儀同三司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壽東趣濟州。庚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丙子，詔曰："頃年以來，天步時阻，干戈不戢，荆棘斯生。或徇節感恩，奮不顧命；或臨戎對敵，赴難如歸。身首横分，骸骨不斂。勳誠靡録，榮贈莫加。寤寐矜之，良有嗟悼。可普告内

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五月丙戌，增設勛官中的庶子職位，正員外另爲六百人，又增設騎官，正員外另爲二百人，依門第給予基本身份，騎官的級别比照直齋。

辛卯，下詔説："大魏得天道居皇位，得地道統御天下。考察風雲的會集，定居在宇宙中央。從北往南，向東征討西方有怨言，待君王而獲新生，没有誰人不歸服。然而句吴仗恃險阻，長久處在控御外。世祖太武皇帝，手握金鏡用以照耀，敲打玉鼓鏗鏘作響，神明英武所包羅，聲威風化所超越，無不雲開霧散，瓦解冰消。長江以北，全爲魏國領土。近來時運衰落，國家綱常呈現困境，凶惡小人趁着機會，相互窺伺大國，邊疆受侵犯吞噬，州郡遭淪陷。於是想要向東討伐，就寢飲食不能忘懷。除非車馬奔馳旌旗飛揚，精幹的隊伍出征，如何能恢復文武的舊日業績，從泥土炭火中拯救出百姓？我將親自統領六軍，直接開到彭城、汴水。一勞永逸，希望能使國運永保無疆長久。内外百官，可嚴密戒備。出兵的時間，再聽今後的命令。"這時皇帝被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人諂媚離間，和齊獻武王有二心，假托討伐蕭衍，盛夏時節徵發黄河以南各州的兵士，天下都奇怪厭惡。記載在《斛斯椿傳》。丙申，任命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開府、司州牧、廣陵王元欣爲左軍大都督，太傅、録尚書事長孫稚爲中軍四面大都督。丁酉，皇帝前往華林都亭，召集京城都督和兵士三千多人，慰勞勉勵他們。庚子，又前往華林都亭聽取訴訟。壬寅，又任命長孫稚爲後軍大都督。

六月丁卯，大都督源子恭鎮守胡陽，汝陽王元暹守衛石濟，儀同三司賈顯智率領豫州刺史斛斯壽向東趕赴濟州。庚午，吐谷渾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丙子，下詔説："近年以來，時運艱難，戰事不息，荆棘産生。有人殉於節義報答恩德，奮不顧身；有人臨陣對敵，視死如歸。身體頭顱分開，骨骸没有收殮。功勛忠誠没有記載，榮耀封贈没有施予。日夜哀憐，實爲嗟嘆。可宣告内外，各地上告列舉。如果没有親人，准許老朋友

外，所在言列。若無親近，聽故友陳之。尚書檢實，隨狀科贈。庶粗慰冤魂，少申惻隱。”庚辰，以使持節、車騎大將軍、中軍大都督斛律沙門爲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辛巳朔，以鎮東將軍、前大鴻臚卿、太原王昶特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己丑，帝親總六軍十餘萬衆次於河橋。以斛斯椿爲前軍大都督，尋詔椿鎮虎牢。又詔荆州刺史賀拔勝赴於行所。勝率所部次於汝水。庚子，以使持節、征西將軍、岐州刺史越肱特爲儀同三司。丁未，帝爲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己酉，齊獻武王入洛，賀拔勝走還荆州。

八月甲寅，推司徒公、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總萬幾，居尚書省。辛酉，齊獻武王西迎車駕。戊辰，制曰：“晦爲明始，亂實治基，爰著天道，又符人事。故姬祚中微，踐土有勤王之役；劉氏將傾，北軍致左袒之舉。用能隆此遠年，克兹卜世。永熙之季，權佞擅朝，群小是崇，勛賢見害。官緣價以貴賤，獄因貨而死生。宗祏飄若綴旒，民命棄如草莽。大丞相位居晋鄭，任屬桓文，興甲汾川，問罪伊洛。群奸畏威，擁迫人主，以自蔽衛，遠出秦方。雖車駕流移，未即返御，然權佞將除，天下延頸。魏邦雖舊，其化惟新，思與兆民，同兹更始。可大赦天下。”行臺侯景討荆州，賀拔勝戰敗，走奔蕭衍。

九月癸巳，以衛大將軍、河南尹元子思爲使持節、行臺僕射，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婁昭爲西道大都督，并率左右侍官西迎車駕。己酉，椿黨毛鴻賓守潼關，齊獻武王破擒之。是日，齊獻

陳述。尚書檢查核實，依據事實獎勵追贈。希望大致安慰冤魂，稍微表達痛惜之心。”庚辰，任命使持節、車騎大將軍、中軍大都督斛律沙門爲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辛巳初一，任命鎮東將軍、前大鴻臚卿、太原王元昶特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己丑，皇帝親自統領六軍十多萬人駐守在河橋。任命斛斯椿爲前軍大都督，不久詔令斛斯椿鎮守虎牢。又詔令荆州刺史賀拔勝趕赴皇帝臨時所在地。賀拔勝率領部衆駐守在汝水。庚子，任命使持節、征西將軍、岐州刺史越肱特爲儀同三司。丁未，皇帝被斛斯椿等人脅迫，於是外出到長安。己酉，齊獻武王進入洛陽，賀拔勝逃回荆州。

八月甲寅，推舉司徒公、清河王元亶爲大司馬，行使皇帝權力總攬朝政，居住在尚書省。辛酉，齊獻武王往西迎接皇帝。戊辰，制書說：“暗爲明的開端，亂是治的基礎，既顯現於天道，又符合人間事務。所以姬氏國運中途衰微，踐土有爲君王盡力的事；劉氏將要傾覆，北軍有露左臂支持的舉動。因此能延長年代，達到預測的世數。永熙末年，權臣佞人專擅朝政，尊崇小人，功臣賢人受害。官位因價格多少分貴賤，案件由財貨定生死。宗廟飄摇如同連綴的玉串，民衆性命被拋棄如同野草。大丞相居於晋鄭之位，擔當桓公文公的責任，在汾川起兵，到伊水洛水責問罪過。奸人畏懼聲威，脅迫君主，來保衛自己，遠出到秦地。雖然君主遷移，没有馬上返回，但權臣佞人將要除掉，天下人伸着頸子盼望。魏邦雖然是舊國，制度革新，思慮和民衆，共同重新開始。可大赦天下。”行臺侯景討伐荆州，賀拔勝戰敗，逃跑投奔蕭衍。

九月癸巳，任命衛大將軍、河南尹元子思爲使持節、行臺僕射，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婁昭爲西道大都督，一起率領左右侍奉官員往西迎接皇帝。己酉，斛斯椿的黨羽毛鴻賓守衛潼關，齊獻武王打敗擒獲了他。這天，齊獻武王回到洛陽。這月，東清河人傅邕

武王東還於洛。是月，東清河人傳畾殺太守韓子捷，據郡反。會赦，乃降。

殺死太守韓子捷，占據郡城反叛。遇到赦免，於是投降。

冬十月戊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青州事侯淵克東陽，斬刺史東萊王貴平，傳首京師。

冬十月戊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青州事侯淵攻克東陽，殺死刺史東萊王貴平，傳送首級到京城。

閏十二月癸巳，帝爲宇文黑獺所害，時年二十五。

閏十二月癸巳，皇帝被宇文黑獺殺害，時年二十五歲。

史臣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猜惑，自絶宗廟。普泰雅道居多，永熙悖德爲甚。是俱亡滅，天下所棄歟！

史臣曰：廣陵王在前面被廢黜，中興皇帝在後面被廢黜，平陽王猜忌受迷惑，自己斷絶宗廟祭祀。普泰皇帝合於道義之事爲多，永熙皇帝違背德行的事過分。他們都遭滅亡，是上天拋棄他們的嗎！

魏書卷十二

帝紀第十二

孝静紀

孝静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三年，拜通直散騎侍郎，八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帝既入關，齊獻武王奉迎不克，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時年十一。

冬十月丙寅，即位于城東北，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爲天平元年。庚午，以太師、趙郡王諶爲大司馬，以司空、咸陽王坦爲太尉，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爲司空。壬申，有事于太廟。

詔曰："安安能遷，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遷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恒。事由於變通，理出於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惟新。及正光之季，國步孔棘，喪亂不已，寇賊交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曆。主者明爲條格，及時發邁。"丙子，車駕北遷于鄴。詔齊獻武王留後部分。改司州爲洛州，以衛大將軍、尚書令元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詔從遷之户，百官給復三年，安居人

孝静皇帝，名元善見，是清河文宣王元亶的世子，母親是胡妃。永熙三年，被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八月，擔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帝進關後，齊獻武王迎接没成功，於是同百官集會商議，推舉皇帝來繼承肅宗爲其後嗣，這年十一歲。

冬十月丙寅，在城東北登位，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爲天平元年。庚午，任命太師、趙郡王元諶爲大司馬，任命司空、咸陽王元坦爲太尉，任命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任命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爲司空。壬申，在太廟祭祀。

下詔説："平静安穩能够遷移，是自古以來的明確典章；居住没有定所，是往日的現成規矩。所以殷朝遷移八座城鎮，周朝卜居三處地方。吉凶有定數，興衰無定準。這是事情由於變通，道理出於不得已的緣故。高祖孝文皇帝仰觀天象，俯合於人謀，從武州出發，前來嵩縣，魏雖然是舊國，命運却是新生的。等到正光末年，國運艱難，死喪禍亂不斷，寇賊交相侵犯，使我民衆，無處放手。現在遠遵古代規程，深入驗證時事，考察占卜因襲吉祥，遷居到漳水滏水。希望能興起宏大基業，再度昌盛帝業。主管者明確訂立條例，按時出發。"丙子，皇帝向北遷到鄴城。詔令齊獻武王留在後面指揮。改司州爲洛州，任命衛大將軍、尚書令元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守洛陽。詔令隨從遷移的家庭，百官給他們免除三年賦役，安居的民衆

五年。

十有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據瑕丘反。庚寅，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之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爲皇畿。十有二月丁卯，燕郡王賀拔允薨。庚午，詔内外解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矛鉍從事。丙子，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爲大使，巡諭天下。丁丑，赦畿内。閏月，蕭衍以元慶和爲鎮北將軍、魏王，入據平瀨鄉。宇文黑獺既害出帝，乃以南陽王寶炬僭尊號。初置四中郎將，於礓石橋置東中，蒲泉置西中，濟北置南中，洛水置北中。

二年春正月，寶炬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部來降，齊獻武王迎納之，賑其廪食。己巳，詔以齊獻武王爲相國，假黄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餘悉如故。王固讓不受。乙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元晏討元慶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咸陽王坦爲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悰爲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樊子鵠以降，兗州平。戊戌，蕭衍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三月辛酉，以司徒高盛爲太尉，以司空高昂爲司徒，濟陰王暉業爲司空。齊獻武王討平山胡劉蠡升，斬之。其子南海王復僭帝號，獻武王進擊，破擒之，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并逋逃之人二萬餘户。辛未，以旱故，詔京邑及諸州郡縣收瘞骸骨。是春，高麗、契丹并遣使朝貢。

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淵反，攻

免除五年賦役。

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占據瑕丘反叛。庚寅，皇帝到達鄴城，居住在北城相州的官署。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遷徙鄴城以西一百里的舊民以居住新遷的人，分割鄴縣設置臨漳縣，將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作爲京郊地區。十二月丁卯，燕郡王賀拔允逝世。庚午，詔令内外解除戒嚴，百官都依舊日典章，悠閑穿上朝服，不能帶着兵器辦事。丙子，派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爲大使，巡視告示天下民衆。丁丑，赦免京城内囚犯。閏月，蕭衍任命元慶和爲鎮北將軍、魏王，進據平瀨鄉。宇文黑獺害死出帝後，就使南陽王寶炬僭越稱帝。開始設置四中郎將，在礓石橋設置東中郎將，在蒲泉設置西中郎將，在濟北設置南中郎將，在洛水設置北中郎將。

二年春正月，寶炬的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率領部屬前來投降，齊獻武王迎接安置他們，賑濟他們的口糧。己巳，下詔任命齊獻武王爲相國，賜予黄鉞，帶劍穿鞋上殿，入朝不用快步急行，其餘都照舊。齊獻武王執意推讓不接受。乙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元晏討伐元慶和，打敗趕走了他。二月壬午，任命太尉、咸陽王元坦爲太傅，任命司州牧、西河王元悰爲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殺死樊子鵠投降，兗州平定。戊戌，蕭衍的司州刺史陳慶之侵犯豫州，刺史堯雄出擊趕走了他。三月辛酉，任命司徒高盛爲太尉，任命司空高昂爲司徒，任命濟陰王暉業爲司空。齊獻武王討伐平定山胡劉蠡升，殺死了他。他的兒子南海王又僭越稱帝號，獻武王進軍攻打，打敗擒獲了他，以及他的弟弟西海王、皇后、夫人以下四百人，加上逃亡的人二萬多户。辛未，因天旱的緣故，詔令京城和各州郡縣收集掩埋尸骨。這個春季，高麗、契丹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淵反叛，攻打劫掠青

掠青齊。癸未，濟州刺史蔡儁討平之。壬辰，降京師見囚。五月，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六月，元慶和寇南豫州，刺史堯雄大破之。

州齊州。癸未，濟州刺史蔡儁討伐平定了他。壬辰，對京城在押囚徒減刑。五月，天大旱，勒令城門、殿門以及省、府、寺、署、坊門用水澆人，王公也不例外，没有限定日期，得到雨水後纔停止。六月，元慶和侵犯南豫州，刺史堯雄將他打得大敗。

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悦孫綽爲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濟陰王暉業坐事免。甲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九月，齊獻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請選朝士清正者，州别遣一人，問疾苦。丁巳，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爲司空。

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元悦的孫子元綽爲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濟陰王暉業因事獲罪免官。甲午，調發民衆七萬六千人建造新宫殿。九月，齊獻武王因治理民衆的官吏多不奉行法令，請求挑選清廉正派的朝廷官員，州中另派遣一人，詢問民衆疾苦。丁巳，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元旭爲司空。

冬十有一月丁未，蕭衍將柳仲禮寇荆州，刺史王元擊破之。癸丑，祀圜丘。甲寅，閶闔門災，龍見并州人家井中。丙寅，詔齊文襄王起家爲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十有二月壬午，車駕狩于鄴東。甲午，文武百官，量事各給禄。

冬十一月丁未，蕭衍的將領柳仲禮侵犯荆州，刺史王元打敗了他。癸丑，祭祀圜丘。甲寅，閶闔門發生火災，龍出現在并州人家水井中。丙寅，詔令齊文襄王出任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太原郡開國公，食邑爲三千户。十二月壬午，皇帝在鄴城東狩獵。甲午，文武百官，各根據職事供給俸禄。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饗群臣於前殿。戊申，詔百官舉士，舉不稱才者兩免之。齊獻武王襲寶炬西夏州，克之。詔加齊獻武王九錫之禮，侍中元子思敦諭。固讓乃止。二月丁未，蕭衍光州刺史郝樹以州内附。丁酉，詔加齊文襄王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以鮮卑、高車酋庶皆隸之。三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鷙爲大司馬。丁卯，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郡南叛，大都督元整破之。

三年春正月癸卯初一，在前殿宴請群臣。戊申，詔令百官推舉士人，推舉不稱職的兩相免職。齊獻武王襲擊寶炬的西夏州，攻下來了。詔令加給齊獻武王九錫的禮儀，侍中元子思敦促告諭。執意推讓纔作罷。二月丁未，蕭衍的光州刺史郝樹獻出州城歸附。丁酉，下詔加授齊文襄王爲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將鮮卑、高車的首領部衆都隸屬於他。三月甲寅，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元鷙爲大司馬。丁卯，陽夏太守盧公纂占據郡城向南叛變，大都督元整打敗了他。

夏四月丁酉，昌樂王誕薨。五月癸卯，賜鰥寡孤獨貧窮者衣物各有差。丙辰，以録尚書事、西河王悰爲司州牧。戊辰，太尉高盛薨。六月辛巳，趙郡王諶薨。

夏四月丁酉，昌樂王元誕逝世。五月癸卯，賞賜衣物給鰥寡孤獨貧窮的人多少不等。丙辰，任命録尚書事、西河王元悰爲司州牧。戊辰，太尉高盛逝世。六月辛巳，趙郡王元諶逝世。

秋七月庚子，大赦天下。蕭衍夏州刺史田獨鞞、潁川防城都督劉鸞

秋七月庚子，大赦天下。蕭衍的夏州刺史田獨鞞、潁川防城都督劉鸞慶都獻州城歸附。八

慶并以州内附。八月，并、肆、汾、建四州隕霜，大饑。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節度諸軍南討。丙辰，陽平人路季禮聚衆反。辛酉，御史中尉竇泰討平之。

月，并、肆、汾、建四州降霜，發生大饑荒。九月壬寅，任命定州刺史侯景爲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調度各軍向南討伐。丙辰，陽平人路季禮聚集民衆反叛。辛酉，御史中尉竇泰討伐平定了他。

冬十有一月戊申，詔尚書可遣使巡檢河北流移飢人，邢陘、滏口所經之處，若有死尸，即爲藏掩。勿使靈臺枯骨，有感於通夢；廣漢露骸，時聞於夜哭。侯景攻克蕭衍楚州，獲刺史桓和。十有二月，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辛未，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已下各有差。壬申，大司馬、清河王亶薨。丁丑，齊獻武王自晋陽西討，次於蒲津，司徒公、大都督高敖曹趣上洛，車騎大將軍竇泰入自潼關。癸未，以太傅、咸陽王坦爲太師。乙酉，勿吉國遣使朝貢。

冬十一月戊申，詔令尚書派遣使者巡視檢查黄河以北流浪遷移的飢民，邢陘、滏口所經過的地方，如果有死尸，就加以掩埋。不要使靈臺的枯骨，在夢中相感應；廣漢暴露的尸體，在夜晚時而聽到哭聲。侯景攻克蕭衍的楚州，擒獲刺史桓和。十二月，任命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辛未，派遣使者板授老人官職，一百歲以下的各有等級。壬申，大司馬、清河王元亶逝世。丁丑，齊獻武王從晋陽向西討伐，停駐在蒲津，司徒公、大都督高敖曹趕往上洛，車騎大將軍竇泰從潼關進入。癸未，任命太傅、咸陽王元坦爲太師。乙酉，勿吉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戲。竇泰失利自殺。丁巳，高敖曹攻上洛，克之，擒寶炬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泉企。以汝陽王暹爲録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禁止十五日互相偷盗的游樂。竇泰失敗自殺。丁巳，高敖曹攻打上洛，攻下來了，擒獲寶炬的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泉企。任命汝陽王元暹爲録尚書事。

夏四月辛未，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進一階。先是，滎陽人張儉等聚衆反於大騩山，通寶炬。壬辰，武衛將軍高元盛討破之。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辛未，詔尚書掩骼埋胔，推録囚徒。壬午，閶闔門災。

夏四月辛未，遷移七帝的牌位進入新廟，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升一級。在這以前，滎陽人張儉等在大騩山聚集民衆反叛，和寶炬交往。壬辰，武衛將軍高元盛討伐打敗他們。六月己巳，前往華林園審理訴訟。辛未，詔令尚書掩埋尸骨腐肉，訊問囚徒。壬午，閶闔門發生火災。

先是，蕭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請通好。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中盧元明、兼通直散騎常侍李鄴使于蕭衍。八月，寶炬、宇文黑獺寇陜州，城陷，刺史李徽伯爲黑獺所殺。九月，侍中元子思與其弟子華謀西入，并賜死。閏月乙丑，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蔣天樂謀反，伏

在這以前，蕭衍通過益州刺史傅和請求交往友好。秋七月甲辰，派遣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中盧元明、兼通直散騎常侍李鄴出使蕭衍。八月，寶炬、宇文黑獺侵犯陜州，城池淪陷，刺史李徽伯被黑獺殺害。九月，侍中元子思和他弟弟子華密謀進入西部地區，都被賜令自殺。閏月乙丑，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蔣天樂圖謀反叛，受死刑。禁止京城賣酒。

誅。禁京師酤酒。

冬十月，以咸陽王坦爲録尚書事。壬辰，齊獻武王西討，至沙苑，不克而還。己酉，寶炬行臺宫景壽、都督楊白駒寇洛州，大都督韓賢大破之。寶炬又遣其子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如願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退還，季海、如願遂據金墉。潁州長史賀若徵執刺史田迅西叛，引寶炬都督梁回據城。寶炬又遣其都督趙繼宗、右丞韋孝寬等攻陷豫州。十有一月丙子，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十有二月甲寅，蕭衍遣使朝貢。河間人邢摩納、范陽人盧仲禮等各聚衆反。

是歲，高麗、蠕蠕國并遣使朝貢。

元象元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陂中，南兗州獲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大都督賀拔仁攻寶炬南汾州，己卯，拔之，擒其刺史韋子粲。行臺任祥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與大行臺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於北豫相會，俱討潁州。梁回等棄城遁走，潁州平。二月，豫州刺史堯雄攻揚州，拔之，擒寶炬義州刺史韓顯、揚州長史丘岳，送京師。丙辰，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使于蕭衍。三月，齊獻武王固請解大丞相，詔從之。

夏四月庚寅，曲赦畿内。壬辰，齊獻武王還晉陽，請開酒禁。六月壬辰，帝幸華林都堂聽訟。是夏，山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

秋七月乙亥，高麗國遣使朝貢。行臺侯景、司徒公高敖曹圍寶炬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寶炬、宇文黑獺并來赴救。大都督厙狄干率諸將前驅，齊獻武王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于河

冬十月，任命咸陽王元坦爲録尚書事。壬辰，齊獻武王向西討伐，到達沙苑，没取勝而返回。己酉，寶炬的行臺宫景壽、都督楊白駒侵犯洛州，大都督韓賢大敗他們。寶炬又派遣他的兒子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如願進逼洛州，刺史廣陽王元湛放棄城池撤退返回，季海、如願於是占據金墉。潁州長史賀若微拘捕刺史田迅向西叛變，招引寶炬的都督梁回占據城池。寶炬又派遣他的都督趙繼宗、右丞韋孝寬等人攻克豫州。十一月丙子，任命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十二月甲寅，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河間人邢摩納、范陽人盧仲禮等各自聚集民衆反叛。

這一年，高麗、蠕蠕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元象元年春正月，有一頭大象自己到碭郡池塘中，南兗州擒獲後送到鄴城。丁卯，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都督賀拔仁攻打寶炬南面的汾州，己卯，攻下來了，擒獲他的刺史韋子粲。行臺任祥率領豫州刺史堯雄等人和大行臺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人在北豫州相會合，一起討伐潁州。梁回等人放棄城池逃跑，潁州平定。二月，豫州刺史堯雄攻打揚州，攻下來了，擒獲寶炬的義州刺史韓顯、揚州長史丘岳，送到京城。丙辰，派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出使蕭衍。三月，齊獻武王堅決請求解除大丞相職務，下詔依從他。

夏四月庚寅，赦免京城囚犯。壬辰，齊獻武王返回晉陽，請求解除賣酒的禁令。六月壬辰，皇帝前往華林都堂聽取訴訟。這個夏季，太行山以東發生大水災，蝦蟆在樹上鳴叫。

秋七月乙亥，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行臺侯景、司徒公高敖曹在金墉包圍寶炬的將領獨孤如願，寶炬、宇文黑獺都趕來救援。大都督厙狄干率領衆將領做前鋒，齊獻武王統領大軍隨後進發。八月辛卯，在河陰交戰，大敗寶炬的軍

陰，大破之。斬其大都督、儀同三司寇洛生等二十餘人，俘獲數萬。司徒公高敖曹、大都督李猛、宋顯并戰没。寶炬留其將長孫子彦守金墉。壬辰，齊獻武王濟河，子彦棄城走。九月，大都督賀拔仁擊邢摩納、盧仲禮等，破平之。

冬十月，蕭衍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寅，遣陸操使于蕭衍。齊獻武王來朝。十有二月甲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尚書令孫騰爲司徒。三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卲第二子曜爲陳郡王。

夏五月，齊文襄王來朝。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天下。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山東黜陟大使，尋爲東北道大行臺，差選勇士。庚寅，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爲河南大使，簡發勇士。丁酉，蕭衍遣使朝貢。戊申，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暹薨。

秋七月丁丑，詔以齊獻武王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固辭相國。八月壬辰，兼散騎常侍王元景、兼通直散騎常侍魏收使于蕭衍。九月甲子，發畿内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辛未，曲赦畿内死罪以下各有差。

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天下，改元。八十以上賜綾帽及杖，七十以上賜帛，及有疾廢者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

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爲太傅，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保。丁丑，徙御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一階，營構主將别優一階。三月己卯，蕭衍遣使朝貢。

夏五月己酉，西魏行臺宫延和、

隊。殺死他的大都督、儀同三司寇洛生等二十多人，俘獲幾萬人。司徒公高敖曹、大都督李猛、宋顯都戰死。寶炬留下他的將領長孫子彦守衛金墉。壬辰，齊獻武王渡過黄河，子彦放棄城池逃跑。九月，大都督賀拔仁攻打邢摩納、盧仲禮等人，打敗平定他們。

冬十月，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一月庚寅，派遣陸操出使蕭衍。齊獻武王前來朝見。十二月甲辰，回到晉陽。

興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任命尚書令孫騰爲司徒。三月甲寅初一，封常山郡王元卲的第二個兒子元曜爲陳郡王。

夏五月，齊文襄王前來朝見。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天下。這月，高麗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乙酉，任命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山東黜陟大使，不久擔任東北道大行臺，選拔勇敢的兵士。庚寅，前潁州刺史奚思業擔任河南大使，挑選調發勇敢的兵士。丁酉，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戊申，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元暹逝世。

秋七月丁丑，下詔任命齊獻武王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執意推辭相國。八月壬辰，兼散騎常侍王元景、兼通直散騎常侍魏收出使蕭衍。九月甲子，調發京郊内男丁十萬人修築鄴城，四十天完工。辛未，赦免京郊内死罪以下囚犯多少不等。

冬十一月癸亥，因新宫殿建成，大赦天下，改年號。八十歲以上的賜予綾帽和手杖，七十歲以上的賜予布帛，以及有疾病殘廢的賜予穀粟布帛。修築城池的男丁，免除一年的賦役。

二年春正月壬申，任命太保尉景爲太傅，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保。丁丑，遷居到新宫殿，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升一級，營造的主將另外優評一級。三月己卯，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夏五月己酉，西魏的行臺宫延和、陝州刺史

陝州刺史宫元慶率户内屬，置之河北。新附賑廩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象使于蕭衍。閏月己丑，封皇兄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大司馬華山王鷙薨。

冬十月丁未，蕭衍遣使朝貢。十有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使於蕭衍。

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并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羅出吐拔那渾大率部來降。三月己酉，梁州人公孫貴賓聚衆反，自號天王。陽夏鎮將討擒之。

夏四月戊申，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居子去賓來降，封爲高車王。六月乙丑，蕭衍遣使朝貢。

秋七月，齊文襄王如晋陽。己卯，宜陽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使于蕭衍。

冬十月癸卯，齊文襄王自晋陽來朝。先是，詔文襄王與群臣於麟趾閣議定新制，甲寅，班於天下。己巳，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癸亥，車駕狩于西山。十有一月戊寅，還宫。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彭城王韶爲太尉，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爲司空。

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并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丙辰，蕭衍遣使朝貢。夏四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李繪使于蕭衍。乙酉，以侍中、廣陽王湛爲太尉，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爲録尚書事。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厙狄干爲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

宫元慶率領所屬人户歸附，安置在黄河以北。新歸附者賑濟口糧多少不等。壬子，派遣兼散騎常侍李象出使蕭衍。閏月己丑，封皇帝的哥哥景植爲宜陽王，皇帝的弟弟元威爲清河王，元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大司馬華山王元鷙逝世。

冬十月丁未，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十二月乙卯，派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出使蕭衍。

這一年，蠕蠕、高麗、勿吉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羅出吐拔那渾大率領部落前來投降。三月己酉，梁州人公孫貴賓聚集民衆反叛，自稱爲天王。陽夏鎮將討伐擒獲了他。

夏四月戊申，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居的兒子去賓前來投降，封爲高車王。六月乙丑，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秋七月，齊文襄王前往晋陽。己卯，宜陽王景植逝世。八月甲子，派遣兼散騎常侍李騫出使蕭衍。

冬十月癸卯，齊文襄王從晋陽前來朝見。在這以前，詔令文襄王和群臣在麟趾閣商議決定新制度，甲寅，頒布到全國各地。己巳，調發民工五萬人修築漳濱堰，三十五天完工。癸亥，皇帝在西山狩獵。十一月戊寅，回宫。丙戌，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彭城王元韶爲太尉，任命度支尚書胡僧敬爲司空。

這一年，蠕蠕、高麗、勿吉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四年春正月丙辰，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夏四月丙寅，派遣兼散騎常侍李繪出使蕭衍。乙酉，任命侍中、廣陽王元湛爲太尉，任命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任命太尉、彭城王元韶爲録尚書事。丁亥，太傅尉景因事獲罪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卯，任命太保厙狄干爲太傅，任命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

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辛巳，齊獻武王來朝，請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放棄。六月，還晋陽。丙申，復前侍中、樂浪王忠爵。丁酉，復陳留王景皓、常山王紹宗、高密王永業爵。

秋八月庚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隨機討防。

冬十月甲寅，蕭衍遣使朝貢。齊獻武王圍寶炬玉壁。十有一月壬午，班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悰薨。十有二月辛亥，遣兼散騎常侍陽斐使于蕭衍。

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國并遣使朝貢。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天下，改元。己巳，車駕蒐于邯鄲之西山；癸酉，還宫。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西叛。三月，寶炬遣其子突與宇文黑獺率衆來援仲密。庚子，圍河橋南城。丙午，帝親納訟。戊申，齊獻武王討黑獺，戰於邙山，大破之，擒寶炬兄子臨洮王森，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太子詹事趙善，督將參僚等四百餘人，俘斬六萬餘，甲仗牛馬不可勝數。豫洛二州平。齊獻武王追奔至恒農而還。

夏四月，封彭城王韶弟襲爲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克復虎牢，降天下死罪以下囚。乙未，以吏部尚書侯景爲司空。六月乙亥，蕭衍遣使朝貢。戊寅，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爲南郡王。

五月辛巳，齊獻武王前來朝見，請求下令百官每月一次當面陳述政事，推舉隱匿的賢人，接受規勸摒棄邪惡的人，親自審理訴訟，褒獎勤勞罷黜懈怠的人；州牧郡守有罪，逐級受連累；後宫以內，按次序進奉交接；後園的鷹犬，全都放走。六月，回到晋陽。丙申，恢復前侍中、樂浪王元忠的爵位。丁酉，恢復陳留王景皓、常山王紹忠、高密王永業的爵位。

秋八月庚戌，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根據形勢討伐防守。

冬十月甲寅，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齊獻武王包圍寶炬的玉壁。十一月壬午，撤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元悰逝世。十二月辛亥，派遣兼散騎常侍陽斐出使蕭衍。

這一年，蠕蠕、高麗、吐谷渾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初一，大赦天下，改年號。己巳，皇帝在邯鄲的西山閲兵；癸酉，回宫。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占據虎牢向西叛變。三月，寶炬派遣他的兒子元突和宇文黑獺率領軍隊來援助仲密。庚子，包圍河橋南城。丙午，皇帝親自聽取訴訟。戊申，齊獻武王討伐黑獺，在邙山交戰，大敗黑獺，擒獲寶炬哥哥的兒子臨洮王元森，蜀郡王榮宗，江夏王元昇，鉅鹿王元闡，譙郡王元亮，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太子詹事趙善，都督將領參謀僚屬等四百多人，俘獲斬首六萬多人，兵器車馬不計其數。豫洛二州平定。齊獻武王追趕到恒農纔返回。

夏四月，封彭城王元韶的弟弟元襲爲武安王。五月壬辰，因收復虎牢，減輕天下死罪以下囚犯的刑罰。乙未，任命吏部尚書侯景爲司空。六月乙亥，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戊寅，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爲南郡王。

秋八月乙未，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壬午，遣兼散騎常侍李渾使于蕭衍。是月，齊獻武王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

秋八月乙未，任命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壬午，派遣兼散騎常侍李渾出使蕭衍。這月，齊獻武王召集民工五萬人在肆州的北山建築城池，西起馬陵戍，東到土隥。四十天完工。

冬十有一月甲午，車駕狩于西山。乙巳，還宫。

冬十一月甲午，皇帝在西山狩獵。乙巳，回宫。

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高麗、蠕蠕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二年春正月，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二月丁卯，徐州人劉烏黑聚衆反。遣行臺慕容紹宗討平之。三月，蕭衍遣使朝貢。以旱故，宥死罪以下囚。丙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爲太保。壬子，以齊文襄王爲大將軍，領侍中，其文武職事、賞罰衆典，詢稟之。中書監元弼爲録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以今上爲右僕射。

二年春正月，地豆于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二月丁卯，徐州人劉烏黑聚集民衆反叛。派遣行臺慕容紹宗討伐平定他們。三月，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以天旱的緣故，寬免死罪以下囚犯。丙午，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爲太保。壬子，任命齊文襄王爲大將軍，兼領侍中，凡文武職責事務、賞罰的各種典章，都詢問稟報他。中書監元弼擔任録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擔任尚書令，任命當今皇上爲右僕射。

夏四月，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甲午，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使于蕭衍。丁酉，太尉、廣陽王湛薨。

夏四月，室韋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五月甲午，派遣散騎常侍魏季景出使蕭衍。丁酉，太尉、廣陽王元湛逝世。

秋八月癸酉，尚書令司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坦坐事免，以王還第。

秋八月癸酉，尚書令司馬子如因事獲罪免官。九月甲申，任命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元坦因事獲罪免官，以王的身份回到宅第。

冬十月丁巳，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各爲括户大使，凡獲逃户六十餘萬。十有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爲尚書令，以前大司馬婁昭爲司徒。齊文襄王如晋陽。庚子，車駕有事於圜丘。辛丑，蕭衍遣使朝貢。壬寅，齊文襄王從獻武王討山胡，破之，俘獲一萬餘户，分配諸州。

冬十月丁巳，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各自擔任括户大使，共獲逃税户六十多萬。十一月，西河發生地裂，有火噴出來。甲申，任命司徒高隆之爲尚書令，任命前大司馬婁昭爲司徒。齊文襄王前往晋陽。庚子，皇帝在圜丘祭祀。辛丑，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壬寅，齊文襄王跟隨獻武王討伐山胡，打敗他們，俘獲一萬多户，分别配置給各州。

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勿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高麗、蠕蠕、勿吉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三年春正月丙申，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使于蕭衍。丁未，齊獻武王請於并州置晋陽宫，以處配没之口。二月

三年春正月丙申，派遣兼散騎常侍李獎出使蕭衍。丁未，齊獻武王請求在并州設置晋陽宫，來居住流配没入的人口。二月庚申，吐谷渾國獻

庚申，吐谷渾國奉其從妹以備後庭，納爲容華嬪。

夏五月甲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庚子，蕭衍遣使朝貢。

冬十月，遣中書舍人尉瑾使于蕭衍。乙未，齊獻武王請邙山之俘，釋其桎梏，配以人間寡婦。十有二月，以司空侯景爲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太保孫騰爲録尚書事。

是歲，高麗、吐谷渾、蠕蠕國并遣使朝貢。

四年夏五月壬寅，蕭衍遣使朝貢。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爲河南大行臺，應機討防。

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騎常侍元廓使于蕭衍。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齊獻武王自鄴帥衆西伐，文襄王會于晋州。九月，圍玉壁以挑之，寶炬、黑獺不敢應。

冬十有一月，齊獻武王有疾，班師。文襄王如晋陽。

是歲，室韋、勿吉、地豆于、高麗、蠕蠕國，并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丙午，齊獻武王薨於晋陽，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入據潁城，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可朱渾道元，左衛將軍劉豐等帥衆討之。景乃遣使降於寶炬，請師救援。寶炬遣其將李景和、王思政帥騎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蕭衍遣使朝貢。二月，侯景復背寶炬，歸於蕭衍。衍署景河南大將軍，承制。

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齊文襄王來朝。甲午，遣兼散騎常侍李緯使于蕭

上自己的堂妹來充實後宫，被接受委任爲容華嬪。

夏五月甲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庚子，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派遣中書舍人尉瑾出使蕭衍。乙未，齊獻武王請求優待邙山的俘虜，解開他們的刑具，將民間的寡婦許配給他們。十二月，任命司空侯景爲司徒，任命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任命太保孫騰爲録尚書事。

這一年，高麗、吐谷渾、蠕蠕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四年夏五月壬寅，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六月庚子，任命司徒侯景爲河南大行臺，依據形勢討伐防守。

秋七月壬寅，派遣兼散騎常侍元廓出使蕭衍。八月，遷移洛陽漢魏時期的《石經》到鄴城。齊獻武王從鄴城率領軍隊向西征伐，文襄王在晋州會合。九月，包圍玉壁挑戰，寶炬、黑獺不敢應戰。

冬十一月，齊獻武王患病，撤軍。文襄王前往晋陽。

這一年，室韋、勿吉、地豆于、高麗、蠕蠕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五年春正月丙午，齊獻武王在晋陽逝世，秘密不公布喪事。辛亥，司徒侯景反叛，潁州刺史司馬世雲獻出州城響應他。侯景進據潁城，誘騙拘捕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人。派遣司空韓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可朱渾道元，左衛將軍劉豐等人率領軍隊討伐侯景。侯景於是派遣使者投降寶炬，請求出兵救援。寶炬派遣他的將領李景和、王思政率領騎兵趕赴支援。思政等人進據潁川，侯景於是出城逃到豫州。乙丑，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二月，侯景又背叛寶炬，歸附蕭衍。蕭衍委任侯景爲河南大將軍，秉承制命行事。

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齊文襄王前來朝見。甲午，派遣兼散騎常侍李緯出使蕭衍。五月丁酉初

衍。五月丁酉朔，大赦天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襄城王旭爲太尉。甲辰，以太原公今上爲尚書令，領中書監，餘如故，詢以政事。以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師，以録尚書事孫騰爲太傅，以汾州刺史賀拔仁爲太保，以司空韓軌爲司徒，以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以司徒高隆之録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爲右僕射。戊午，大司馬尉景薨。六月，司徒韓軌、司空可朱渾道元等自潁州班師。乙酉，帝爲齊獻武王舉哀於東堂，服緦縗。詔尚書右僕射、高陽王斌兼大鴻臚卿，赴晋陽監護喪事；太尉、襄城王旭兼尚書令，奉詔宣慰。

秋七月戊戌，詔贈王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輼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之禮，謚曰獻武王。以齊文襄王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壬寅，詔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八月，齊文襄王入朝，固辭丞相，詔復授大將軍，餘如故。甲申，葬齊獻武王於鄴城西北，車駕祖於漳濱。九月，齊文襄王還晋陽。辛酉，蕭衍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帥衆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灌彭城，以應侯景。

冬十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樂討淵明。十有一月，大破之，擒淵明及其二子瑀、道，將帥二百餘人，俘斬五萬級，凍乏赴水死者不可勝數。十有二月乙亥，蕭淵明至闕，帝御閶闔門讓而宥之。岳等回師討侯景。

一，大赦天下。戊戌，任命尚書右僕射、襄城王元旭爲太尉。甲辰，任命太原公當今皇上爲尚書令，兼領中書監，其餘職位照舊，向他詢問政事。任命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師，任命録尚書事孫騰爲太傅，任命汾州刺史賀拔仁爲太保，任命司空韓軌爲司徒，任命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任命司徒高隆之爲録尚書事，任命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元斌爲右僕射。戊午，大司馬尉景逝世。六月，司徒韓軌、司空可朱渾道元等人從潁州撤軍。乙酉，皇帝在東堂爲齊獻武王舉行喪事，穿細麻布喪服。詔令尚書右僕射、高陽王元斌兼任大鴻臚卿，趕往晋陽督察料理喪事；太尉、襄城王元旭兼任尚書令，奉詔令慰問。

秋七月戊戌，下詔贈予王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印璽絲帶，喪車、黄繒車蓋、車左邊的裝飾物、前後儀仗、鼓吹、輕便車的武士，全用九錫的禮儀，謚號爲獻武王。任命齊文襄王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壬寅，詔令文襄王代理軍國事務，派遣宫中使者敦促告諭。八月，齊文襄王入宫朝見，執意推辭丞相，詔令再授任爲大將軍，其餘職位照舊。甲申，在鄴城西北安葬齊獻武王，皇帝在漳水邊祭祀路神。九月，齊文襄王返回晋陽。辛酉，蕭衍派遣他哥哥的兒子貞陽侯淵明率領軍隊侵犯徐州，在寒山攔泗水作堰塘，流入彭城，來接應侯景。

冬十月乙酉，任命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樂討伐淵明。十一月，將他打得大敗，擒獲淵明和他的兩個兒子蕭瑀、蕭道，將帥二百多人，俘獲斬首五萬人，受凍困乏跳入水中死的不計其數。十二月乙亥，蕭淵明到朝廷，皇帝前往閶闔門責讓而寬恕了他。高岳等人返回軍隊討伐侯景。

是歲，高麗、勿吉國并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於渦陽大破侯景，俘斬五萬餘人，其餘溺死於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走淮南。己未，齊文襄王來朝，請以寒山獲士賜百官及督將等，各有差。二月己卯，蕭衍遣使款闕乞和，并修書弔齊文襄王。文襄王還晋陽。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以冬春亢旱，赦罪人各有差。

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闊等僞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秋八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大行臺，與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討王思政於潁川，引洧水灌其城。九月乙酉，蕭衍遣使朝貢。

冬十月戊申，侯景濟江，推蕭衍弟子臨賀王正德爲主，以攻建業。

是歲，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國并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戊辰，蕭衍弟子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以鍾離內屬，封蘭陵郡開國公、吴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克建業，還以蕭衍爲主。衍弟子北兗州刺史、定襄侯蕭祗，相譚侯蕭退來降。衍江北郡國皆內屬。

夏四月，大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遇暴風，溺水死。甲辰，詔以齊文襄王爲相國、齊王，緑綟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户，餘如故。王固讓。是月，侯景殺蕭衍，立子綱爲主。五月，齊文襄王帥衆自鄴赴潁川。六月丙申，克潁州，擒寶炬大將

這一年，高麗、勿吉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人在渦陽大敗侯景，俘獲斬首五萬多人，其餘的淹死在渦水，水因之不能流動。侯景逃到淮水以南。己未，齊文襄王前來朝見，請求將寒山獲取的俘虜賜給百官和都督將領等，各有等級。二月己卯，蕭衍派遣使者到朝廷求和，并寫信慰問齊文襄王。文襄王回到晋陽。三月癸巳，任命太尉、襄城王元旭爲大司馬，任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因冬春大旱，赦免罪人各有差别。

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闊等作僞賜予别人官職，事情被發覺，糾舉審察，告發的有六萬多人。

秋八月甲戌，任命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大行臺，和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人在潁川討伐王思政，引洧水流入城池。九月乙酉，蕭衍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冬十月戊申，侯景渡過長江，推舉蕭衍弟弟的兒子臨賀王正德爲君主，攻打建業。

這一年，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七年春正月戊辰，蕭衍弟弟的兒子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獻出鍾離歸附，封他爲蘭陵郡開國公、吴郡王。三月丁卯，侯景攻克建業，仍以蕭衍爲君主。蕭衍弟弟的兒子北兗州刺史、定襄侯蕭祗，相譚侯蕭退前來投降。蕭衍長江以北的郡國都歸附魏國。

夏四月，大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遇到暴風，落入水中而死。甲辰，下詔任命齊文襄王爲相國、齊王，用緑色絲帶，拜見時不稱名，進朝廷不用小步急行，帶劍穿鞋上殿，享有冀州的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的河間五個郡，封邑十五萬户，其餘的照舊。文襄王執意推讓。這月，侯景殺蕭衍，立蕭衍的兒子蕭綱爲君主。五月，齊文襄王率領軍隊從鄴城趕往潁川。六月丙申，攻克潁州，擒獲寶炬的大將軍、尚書左僕

軍、尚書左僕射、東道大行臺、太原郡開國公王思政，穎州刺史皇甫僧顯等，及戰士一萬餘人，男女數萬口。齊文襄王遂如洛州。

秋七月，齊文襄王至自南討，請宥思政之罪。八月辛卯，詔立皇子長仁爲皇太子。齊文襄王薨於第，秘不發喪。癸巳，大赦天下，内外百官并加二級。甲午，齊王如晋陽。

冬十月癸未，以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爲太傅。甲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十有二月甲辰，吴郡王蕭正表薨。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

是歲，蠕蠕、地豆于、室韋、高麗、吐谷渾國并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爲齊文襄王舉哀於東堂。丁卯，詔贈齊文襄王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之禮，謚曰文襄王。戊辰，詔齊王爲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户。甲戌，地豆于、契丹國并遣使朝貢。二月甲申，葬齊文襄王，車駕祖於漳濱。庚寅，以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庚申，進齊郡王爵爲齊王。

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貢。五月甲寅，詔齊王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二十萬户，備九錫之禮；以齊國太妃爲王太后，王妃爲王后。丙辰，詔歸帝位於齊國，即日遜於别宫。

齊天保元年五月己未，封帝爲中山王，邑一萬户；上書不稱臣，答

射、東道大行臺、太原郡開國公王思政，穎州刺史皇甫僧顯等人，以及士兵一萬多人，男女老少幾萬人。齊文襄王於是前往洛州。

秋七月，齊文襄王從南討前綫返回，請求寬恕思政的罪過。八月辛卯，詔令立皇子長仁爲皇太子。齊文襄王在宅第逝世，秘密不公布喪事。癸巳，大赦天下，内外百官都加二級。甲午，齊王到晋陽。

冬十月癸未，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元坦爲太傅。甲午，任命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十二月甲辰，吴郡王蕭正表逝世。己酉，任命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

這一年，蠕蠕、地豆于、室韋、高麗、吐谷渾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

八年春正月辛酉，皇帝在東堂爲齊文襄王舉行喪事。丁卯，下詔贈予齊文襄王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印璽絲帶，喪車、黄繒車蓋、車左邊的裝飾物、前後儀仗、鼓吹、輕便車的武士，全用九錫的禮儀，謚號爲文襄王。戊辰，詔令齊王擔任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封邑一萬户。甲戌，地豆于、契丹國都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二月甲申，安葬齊文襄王，皇帝在漳水邊祭祀路神。庚寅，任命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庚申，升齊郡王的爵位爲齊王。

夏四月乙巳，蠕蠕國派遣使者入朝貢奉。五月甲寅，詔令齊王擔任相國，總領百官，封冀州的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的河間、高陽、章武，定州的中山、常山、博陵十個郡，二十萬户，全用九錫的禮儀；封齊國太妃爲王太后，王妃爲王后。丙辰，下詔將帝位交給齊國，當天遷居到另外的宫室。

齊天保元年五月己未，封皇帝爲中山王，封邑一萬户；上奏疏不自稱爲臣下，回答不稱詔

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各一千户；奉絹三萬匹，錢一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於中山國立魏宗廟。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時年二十八。三年二月，奉謚曰孝静皇帝。葬于漳西山崗。其後發之，陵崩，死者六十人。

令，使用天子的旌旗，行用魏國的曆法，乘坐天子侍從車輛；封王的各個兒子爲縣公，封邑各一千户；一年俸絹三萬匹，錢一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套，農田一百頃，園囿一處；在中山國建立魏國的宗廟。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逝世，這年二十八歲。三年二月，奉上謚號爲孝静皇帝。安葬在漳水西面的山崗。後來發掘，陵墓倒塌，死亡的有六十人。

帝好文學，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逾墻，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群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黄門侍郎，令監察動静，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與季舒書曰：“痴人復何似？痴勢小差未？”帝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帝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文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悦，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文襄，文襄使取一段。帝束百匹以與之，曰：“亦一段耳！”

皇帝愛好文學，儀表英俊。力氣能挾着石獅子翻越墻壁，射箭没有射不中的。良辰宴會，常命令群臣賦詩，舒緩儒雅，有孝文帝的風采。齊文襄王接掌政事，十分忌憚，委派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黄門侍郎，命他監督皇帝的行動，大小事情都要讓季舒知道。文襄王給季舒寫信説：“痴人近況如何？痴病稍微好轉没有？”皇帝曾經和文襄王在鄴城東狩獵，奔馳如同飛翔。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面呼叫皇帝説：“天子不要縱馬飛奔，大將軍發怒了。”文襄王曾經侍奉飲酒，高舉酒杯説：“臣下高澄勸陛下飲酒。”皇帝不高興，説：“自古没有不滅亡的國家，朕也用不着這樣活着！”文襄王發怒説：“朕！朕！狗脚朕！”文襄王命季舒毆打皇帝三拳，拂袖而出去。第二天，文襄王派季舒慰問皇帝，皇帝也表示歉意。賜予絹，季舒不敢接受，禀報給文襄王，文襄王命他接受一段。皇帝捆了一百匹絹給予季舒，説：“這也是一段而已！”

帝不堪憂辱，咏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宫内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宫，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况妃嬪？”文襄下床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

皇帝忍受不了憂痛耻辱，吟咏謝靈運的詩句説：“韓國滅亡子房圖奮起，秦國稱帝魯連以爲耻。本來出自江海人，忠誠義烈感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道皇帝的心意，就和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在宫内建造假山，而暗中修地道到北城。到了千秋門，守門的人感覺到地下有響動，報告給文襄王。文襄王統領兵士進宫，説：“陛下爲什麽要謀反呢？臣下父子功在國家，哪會辜負陛下呢？”將要殺死妃子們。皇帝義正詞嚴地説：“王自己要謀反，與我有什麽關係？我還不顧惜生命，何况是妃子？”文襄王下床叩頭，大聲哭着認罪。於是大擺酒席，到深夜纔出宫。過

於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見烹於市。

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郎趙彥琛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旭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帝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别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咏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後宫？"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欷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鴆而崩。

了三天，將皇帝囚禁在含章堂，大器、元瑾都在街市被烹死。

等到將要讓位給文宣王，襄城王元旭和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郎趙彥琛等人請求進宫奏事。皇帝在昭陽殿接見他們，元旭説："五行交相運行，有始有終。齊王聖明的德行普照，萬民歸向敬仰。臣下等人冒死罪進奏，希望陛下仿效堯讓位於舜。"皇帝於是嚴肅地回答説："這件事拖延已久，將恭謹避讓。"又説："如果這樣，需要寫一道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上奏説："詔書已經寫好。"就交給楊愔，呈給皇帝，共十條。書寫完後，皇帝説："將要把我安置在何處？又如何離開？"楊愔回答説："在北城另有房舍，仍然準備皇帝車輛，依照往常的儀仗離開。"皇帝於是走下皇帝座位，步行到東廊，隨口吟誦范蔚宗《後漢書》中的《贊》文説："獻帝生不逢時，遭遇國運艱難。結束我四百年天下，永做帝王賓客。"主管官員奏請出發，皇帝説："古人對遺棄的簪子穿破的鞋子尚且留戀，我想和六宫告别，可以嗎？"高隆之説："現在的天下還是陛下的天下，何况是在後宫？"於是和夫人妃嬪以下告别，無不嘆息流淚。妃嬪趙國人李氏吟誦陳思王的詩句説："大王珍愛尊貴體，一起享受高壽期。"皇后以下都哭泣。直長趙德用一輛過去的牛車在東上閤等候。皇帝上車，趙德跳上車挾持皇帝。皇帝用胳膊肘撞他説："我敬畏上天順從人心，傳位給相國，哪來的奴才，竟敢逼迫我！"趙德還是不下車。等到出雲龍門，王公百官穿着禮服叩拜告辭，皇帝説："今日的場面不差於當年的常道鄉公、漢獻帝。"衆人都悲傷，高隆之流下眼淚。於是進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面的住宅。到文宣皇帝出行時，常常帶着皇帝跟隨自己。皇后被封爲太原公主，時常爲皇帝嘗試食物來保護照顧。最終遭遇毒酒而逝世。

魏書卷十三

列傳第一

皇后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

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嬙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宫，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并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内事。内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漢代因襲秦代制度，皇帝的祖母稱太皇太后，母親稱皇太后，妃子稱皇后，其餘的多稱爲夫人，隨着時代增減，不像《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的固定數額。魏晋相因循，時而有升降，前朝史書記載得很詳細了。

魏氏帝王業績的起點雖然從神元皇帝開始，但直到昭成皇帝以前，世代崇尚儉約質樸，妃嬪宫女，大都缺略，僅以次序加以稱呼。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位皇帝，妃后没有記載。太祖追尊祖母，都依皇帝謚號稱爲皇后，開始設立中宫，其餘侍妾有的稱爲夫人，多少没有限額，但都有品級。世祖逐漸增加左右昭儀和貴人、椒房、中式幾個等級，後宫的人已漸漸多了。另外魏國舊例，將要立皇后必定使預立者親手鑄造金人，以鑄成的爲吉利，不能鑄成的就不能立。又世祖、高宗因乳母辛勤撫養的恩德，都奉上尊崇的名義，雖然事情違背禮制，但看其錯誤的性質可以知道其爲人很仁義。高祖修改規定内官，左右昭儀地位比照大司馬，三夫人比照三公，三嬪比照三卿，六嬪比照六卿，世婦比照中大夫，御女比照元士。後來設置女官，掌管宫内事務。内司比照尚書令、僕射。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個官職比照二品官。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個官職，比照三品官。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比照四品官，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比照五品官。

神元皇后竇氏

神元皇后竇氏，没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伏勇士於宫中，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驚走來赴，因執而殺之。

神元皇后竇氏，是没鹿回部大人竇賓的女兒。竇賓去世前，告誡他的兩個兒子速侯、回題，命二人好好地侍奉皇帝。等竇賓去世，速侯等人想利用皇帝參加喪禮時發動變亂，計謀稍有泄露，皇帝聽到後，知道他們終究不會馴服順從，就先設法對付他們。於是在宫中埋伏勇士，早晨起來用佩刀殺死皇后，派使者乘快馬告訴速侯等人，説皇后突然逝世。速侯等人驚訝趕來奔喪，乘機拘捕而殺了他們。

文帝皇后封氏 次妃蘭氏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

次妃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位皇帝，逝世很早。桓帝即位，纔加以安葬。高宗初年，挖掘天淵池，獲得一方石碑銘文，其中稱桓帝安葬母親封氏，遠近奔赴會葬的有二十多萬人。有關官員禀報後，高宗命令收藏到太廟。

次妃蘭氏，生下兩個兒子，長子叫做元藍，死得很早；次子，就是思帝。

桓帝皇后祁氏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桓帝皇后祁氏，生下三個兒子，長子叫普根，第二個是惠帝，第三個是煬帝。平文皇帝逝世，皇后代理國家事務，當時人稱之爲女國。皇后性情凶猛猜忌，平文皇帝的逝世，就是皇后下的毒手。

平文皇后王氏

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内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咒曰："若天祚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灅源川，築城郭，起宫室，議不决。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爲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雲中金陵。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平文皇后王氏，是廣寧人。十三歲時，因事進入宫廷，受到平文皇帝的寵幸，生下昭成帝。平文皇帝逝世，昭成帝還是嬰兒。當時國家有内難，將要殺害衆皇子。皇后將皇帝藏在褲子中，擔心别人知道，禱告説："如果天運没有完結，你就不要出聲。"於是長時間不哭，得以避免禍難。昭成帝起初想在灅源川定都，修築城墻，建造宫室，議而未决。皇后聽説後，説："國家自從前代，以游牧爲生。現在處於國事變亂之後，基業不穩固。如果築城池居住，一旦敵寇前來，難以倉猝轉移。"於是作罷。烈帝逝世後，國運危險，復興宏大業績，是皇后的力量。十八年逝世，安葬在雲中金陵。太祖即位後，讓她在太廟配祭。

昭成皇后慕容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也。初，帝納元真妹爲妃，未幾而崩。元真復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元真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知，沉厚善决斷，專理内事，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奸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是元真的女兒。當初，皇帝娶元真的妹妹爲妃，没過多久就逝世了。元真又請求繼續和好，派遣大人長孫秩迎接皇后，元真送到邊境。皇后到達，得到寵愛，生下獻明帝和秦明王。皇后禀性聰明敏捷知識豐富，沉着寬厚善於决斷，專門處理宫内事務，每種主張多被采納。當初，昭成帝派遣衛辰的哥哥悉勿祈返回部落，皇后告誡悉勿祈説："你回去，一定要高度防備衛辰，衛辰奸詐狡猾，終究要消滅你。"悉勿祈死後，他的兒子果然被衛辰殺死，結果如皇后所説。建國二十三年逝世。太祖即位後，讓她在太廟配祭。

獻明皇后賀氏

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宫，生太祖。苻洛之内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國家胤冑，豈止爾絶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難。

獻明皇后賀氏，父親叫野干，是東部大人。皇后年輕時以容貌儀表選進東宫，生下太祖。苻洛侵入境内，皇后和太祖以及舊日臣屬避難向北遷徙。不久，高車突然來擄掠，皇后坐車和太祖躲避賊寇向南走。中途車子失去銷釘，皇后畏懼，朝天禱告説："國家的後裔，難道在這裏滅絶嗎！希望神靈扶助。"於是奔馳，車輪端正而不傾倒。行走一百多里，到七介山南面而得以避免禍難。

後劉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埿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厩中群馬，顯使起視馬。后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賀蘭部。群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悦，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埿家，匿神車中三日，亢埿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

後來劉顯派人將要謀害太祖，皇帝的姑姑是劉顯弟弟亢埿的妻子，知道這件事，秘密地告訴皇后，梁眷也來報告禍難。皇后於是命令太祖離開。皇后夜晚請劉顯喝酒使他醉倒。到天亮，故意驚動圈中的馬匹，劉顯派人起來看馬。皇后哭着對他説："我的幾個兒子開始都在這裏，現在都不見了。你們誰殺了他們?"所以劉顯不許派人急追，太祖得以到達賀蘭部。人心不很歸附，皇后的堂弟外朝大人賀悦率領部落跟隨，每事以禮供奉。劉顯發怒，將要殺害皇后，皇后夜晚投奔亢埿家中，在神車中躲藏了三天，亢埿全家求情，纔得以免除禍難。遇到劉顯部落混亂，纔得以逃回。

後后弟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宫，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

後來皇后的弟弟染干忌憚太祖得人心，起兵圍困行宫，皇后出來對染干説："你們現在將我放在什麽位置上，而要殺我的兒子?"染干慚愧

慚而去。

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返，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地離去。

後來皇后的小兒子秦王元觚出使燕國，慕容垂留下了他。皇后因元觚不返回，憂慮挂念而患病，皇始元年逝世，這年四十六歲，合葬在盛樂的金陵。後來追加尊謚，配祭太廟。

道武皇后慕容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群臣議，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孟爲漂陽君。後崩。

道武皇后慕容氏，是慕容寶的小女兒。中山平定後，進入後宮，得到寵幸。左丞相衛王元儀等人奏請立皇后，皇帝依從群臣的商議，命皇后鑄造金人，鑄成後，就立了她，到郊廟祭告。封皇后的母親孟氏爲漂陽君。後來逝世。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后專理内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宫産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謚號，配饗太廟。自此後宫人爲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是劉眷的女兒。登國初年，娶爲夫人，生下華陰公主，後來生太宗。皇后專門處理宫内事務，很得恩寵優待，因鑄造金人不成功，所以不能登上皇后位。魏國舊例，後宫生下兒子將要立爲儲君，儲君的母親都被賜令自殺。太祖末年，皇后因舊日法令逝世。太宗即位，追尊謚號，在太廟配祭。從此以後宫女做了皇帝的母親，都以皇后地位配祭。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也，興封西平長公主。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寵幸之，出入居處，禮秩如后焉。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後加謚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是姚興的女兒，姚興封她爲西平長公主。太宗用皇后的禮儀娶她，後來做夫人。皇后因爲鑄造金人不成功，没有升上尊位，然而皇帝寵愛她，出入居住，禮儀級别如同皇后。此後皇帝還想讓她登皇后位，而皇后謙讓不擔任。泰常五年逝世，皇帝追悔，贈予皇后玉璽絲帶，然後加授謚號。將她安葬在雲中的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　太武惠太后竇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宫，有寵，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高祖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縣人，是陽平王杜超的妹妹。起初以清白人家的子女選進太子宫，得到寵幸，生下世祖。等到太宗即位，任命爲貴嬪。泰常五年逝世，謚號爲密貴嬪，安葬在雲中的金陵。世祖即位，追尊名位謚號，在太廟配祭。又在鄴縣立太后廟，刺史四季祭祀。因魏郡是太后出生的地區，免除租調徭役。後來甘美的雨露降落廟庭。高祖時，相州刺史高閭上奏疏修建皇后廟，下詔説："婦人由外姓而入，没有

"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

單獨祭祀的道理，陰一定要配合陽來成就天地，沒聽說有莘的國家，設立了太姒的祭祀。這是先帝所立的廟，是一時之間的真實情感，不是治理國家的長遠制度，可以罷除祭祀。"

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爲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厘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吴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真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托。"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在這以前，世祖的乳母竇氏，當初由於丈夫家人因事獲罪受死刑，和二個女兒一起入宮。她操行純潔周全，以禮節進退。太宗命令她做世祖的乳母。她性格仁厚慈愛，善於撫養引導。世祖感激她的恩情教導，侍奉她與親生母親沒有不同。等到即位，尊崇她爲保太后，後來尊崇爲皇太后，封她的弟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導內外，十分有聲望。性情恬靜樸素少欲望，喜怒不顯露在臉色上，喜愛稱揚別人的善行，隱匿別人的過失。世祖征討涼州，蠕蠕吴提進犯，太后命令衆將領出擊趕走他。真君元年逝世，這年六十三歲。詔令天下哭吊三天，太保盧魯元督察料理喪事，謚號爲惠，安葬在崞山，是依從太后的意願。當初，太后曾登上崞山，回頭對左右的人說："我撫養皇帝，敬重神靈而熱愛人民，如果死後靈魂不滅，必定不會做低賤的鬼。但我在先朝本來沒有名位次第，不能違背禮儀跟隨進陵園。這座山上，可以安葬。"所以葬在這裏。另外在崞山建立太后的陵寢廟宇，樹碑稱頌功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赫連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皇后赫連氏，是赫連屈丐的女兒。世祖平定統萬，娶皇后和她兩個妹妹都爲貴人，後來立爲皇后。高宗初年逝世，合葬在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恭宗。神䴥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謚，配饗太廟。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是代郡人。起初是夫人，生下恭宗。神䴥元年逝世，追贈爲貴嬪，安葬在雲中的金陵。後來追加名位謚號，在太廟配祭。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　文成昭太后常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選入東宮，有寵。真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號謚。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是河東王郁久閭毗的妹妹。年輕時因選拔進入東宮，受到寵幸。真君元年，生下高宗。世祖末年逝世。高宗即位，追尊名位謚號。安葬在雲中的金陵，在太廟配祭。

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即位，尊爲保太后，尋爲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高宗的乳母常氏，本來是遼西人。太延年間，因事進入宫廷，世祖挑選她哺育高宗。她慈祥和順，有辛勤保護的功勞。高宗即位後，尊崇她爲保太后，不久尊崇爲皇太后，在郊廟晋見。和平元年逝世，詔令天下哭吊三日，謚號爲昭，安葬在廣寧磨笄山，俗語稱爲鳴雞山，是太后的遺願。依照惠太后的舊例，另外建立陵寢廟宇，設置守衛陵園人户二百家，樹立石碑頌揚功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宫。世祖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宫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

顯祖即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寵李弈，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爲之也。

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自入宫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决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虚寡，幼纂寶歷，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游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群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是長樂信都人。父親馮朗，是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親是樂浪人王氏。皇后出生在長安，有神光的異彩。馮朗因事獲罪被誅殺，皇后於是進宫。世祖的左昭儀，是皇后的姑姑，一向有女性美德，對皇后撫養教導。十四歲時，高宗登位，被選爲貴人，後來立爲皇后。高宗逝世，按舊例：國家有大喪事，三天以後，皇帝穿戴使用的車馬器物全部加以焚燒，百官和皇后都圍繞着火堆痛哭流涕。皇后悲傷地呼叫着自己投入火中，左右的人救出她，很久纔蘇醒過來。

顯祖即位，尊崇皇后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反，顯祖年僅十二歲，居住在守喪的小屋中，太后秘密定下大計，誅殺乙渾，於是臨朝聽政。等到高祖出生，太后親自撫養。此後免除制令，不處理政事。太后行爲不端正，在宫内寵愛李弈，顯祖藉故誅殺李弈，太后不滿意。顯祖突然逝世，當時人説是太后謀害的。

承明元年，尊崇太后爲太皇太后，又臨朝聽政。太后禀性聰穎練達，自進宫後，粗通文墨計算。等到登上尊位，處理各種事務。高祖下詔説："我德行才能薄弱，幼年繼承大位，依賴太后的仁慈聖明，安定四海，要報答她的恩德，憑藉着洞達佛理，所有傷害生靈的猛禽，應該放回山林。在這片土地上爲太皇太后修建佛塔。"於是罷除鷹師曹，以其地域建報德佛寺。太后和高祖在方山游覽，觀望山川，有死後安葬在這裏的心願，於是對群臣説："舜安葬在蒼梧山，兩個妃子不隨從。難道一定要遠遠地合葬在陵墓，然

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燕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内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緦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蕳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

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决，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决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内外。故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數年便爲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冲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群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帥群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

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

後方顯得尊貴嗎？我死之後，墳就建在這裏。”高祖於是詔令有關官員在方山修築陵墓，又建永固石室，將最終作爲祭廟。太和五年開始修建，八年修成，刻石立碑，頌揚太后的功德。太后因高祖年紀尚輕，於是撰寫《勸戒歌》三百多篇，又撰寫《皇誥》十八篇，文字多不收載。太后在長安建立燕宣王廟，又在龍城建立思燕佛圖，都刻石立碑。太后又定令，家族内五廟的子孫，外戚中服緦麻喪服的親屬，都得以免除賦役。性情儉約樸素，不喜好華麗的服飾，僅穿素色的絲織品而已。掌管膳食的官員送上膳食，几案不過直徑一尺，膳食品類比舊例減少了十分之八。太后曾經因身體不適，服用青蒿的籽。膳食官員昏亂而送上稀粥，有隻壁虎在裏面，太后舉起羹匕舀出來。高祖在旁邊侍奉，大發脾氣，將要動用死刑，太后笑着釋放了膳食官員。

自從太后臨朝專擅朝政，高祖性情孝順謹慎，不參與決斷，事情不分大小，全部稟報給太后。太后很有智慧謀略，猜忌殘忍，能够做大事，生殺賞罰，在片刻之間就決斷，多不徵求高祖的意見。所以作威作福，震動宫廷内外。因此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人從低賤的宦官中提拔，一年之中就到王公；王叡出入於宫中，數年間就成爲宰輔，賞賜財物布帛以千萬上億計數，賜予金書鐵券，給與不受死刑的詔書。李冲雖然以才能受任用，也由於在宫内受寵，秘密給予他賞賜，不計其數。皇后性情嚴厲精明，她對所寵愛的人，也不加以放縱。左右的人犯了很小的過錯，動不動就責打，多至一百多棒，少也幾十棒。然而生性不記仇，不久又對待别人如當初一樣，有的因此更加富有尊貴。所以人人懷着獲利的欲望，到死都不想退避。

太后曾和高祖前往靈泉池，宴請群臣和藩國的使者、各地的魁首，各讓他們表演地方舞蹈。高祖率領群臣祝壽，太后欣然吟詩作歌，皇帝也作歌相和，於是命群臣各談自己的心意，這時作歌相和的有九十人。

太后對外尊重深孚衆望的元丕、游明根等人，頒發賞賜金銀布帛和車馬，每到褒揚王叡等

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

人時，都招來元丕等人參與其中，以顯示沒有私心。又自以爲有過失，畏懼別人議論自己，稍微有猜疑顧忌，就被殺戮。直到太后逝世，高祖不知自己的生母。至於如李訢、李惠之類，受猜疑嫌隙而滅亡的有十多家，死的幾百人，大都冤枉，天下人爲他們感到冤屈。

十四年，崩於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毁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鑒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揜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復廣爲六十步。辜負遺旨，益以痛絶。其幽房大小，棺椁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册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宜示遠近，著告群司，上明儉誨之善，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已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已下始親公事。高祖毁瘠，絶酒肉，不內御者三年。

十四年，在太和殿逝世，這年四十九歲。這天，有些雄性野鷄聚集在太華殿。高祖五天茶飯不進口，悲哀思念超過禮儀。謚號爲文明太皇太后。安葬在永固陵，高祖中午返回，在鑒玄殿祭奠。下詔說："如遵從旨意喪事從簡，不能表達我無窮的哀思；如盡情依禮，則損傷節儉辦喪事的德行。反復思考，倍加悲痛。另外陵墓的規格，也有既定的規定，內層一丈見方，外部僅僅遮住墓室，這對孝子的心是不能滿足的，墓室中可達到二丈。墳墓不能超過三十多步。現在因陵墓是萬代所景仰，再增爲六十步。辜負臨終旨意，更加悲痛欲絶。墓室的大小，棺椁的質樸儉約，不設陪葬物品，以至素帳、坐褥、瓷器瓦器之類物品，也都不設置。這都遵照先人志願，依從册令，一起奉行喪事。遺願有依從的有違背的，不理解的人或許感到奇怪。棺椁的裏面，墓室的內部，是聖明靈魂的居所，所以一一奉行遵守，昭明儉約的德行。其餘外部的事，有的不依從，是表達悲痛思念的心情。現宣告遠近，遍告各官府，上表明教誨節儉的美德，下顯示違背遺令的過失。"等到百日祭禮後，孝文帝穿喪服，左右的侍臣跟着穿，三公以下穿喪服的朝廷官員，改穿一周年祭禮時所穿的白絹喪服，七品以下官員除去喪服穿平日服裝。在太和殿設置合祭，公卿以下官員開始料理公事。高祖哀傷過度而消瘦，斷絶酒肉，三年不與后妃同房。

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當初，高祖孝順太后，就在永固陵東北一百多里的地方，預先營建陵墓，有死後陪伴太后的心願。等到遷往洛陽，就自己指定瀍水西面作爲建築陵墓的地方，而方山空着的陵墓至今還保存着，稱作"萬年堂"。

文成元皇后李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是頓丘王

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后云："爲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及生顯祖，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托。臨訣，每一稱兄弟，輒拊胸慟泣，遂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李峻的妹妹。皇后出生時，有別於常人，父親方叔常說這女兒將要大貴。等到成人，姿容美麗。世祖向南征討，永昌王元仁出兵到壽春，軍隊到皇后的家，因之得到皇后。等到元仁鎮守長安，遇事被殺，皇后和他家的人被押送到平城宮。高宗登上白樓看見她，認爲她很美麗，對身邊的人說："這個婦人美嗎?"身邊的人都說："美。"就下樓臺，皇后在旁室中得到高宗的寵幸，於是懷孕。常太后後來詢問皇后，皇后說："得到皇帝的寵幸，隨後懷孕。"當時守護庫房的人也私下在墻壁上記下這件事，另外加以檢驗查問，都相符合。等到生下顯祖，任命爲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下令依照舊例賜令自殺，命皇后詳細列舉在南方的兄弟和所結拜的同宗的哥哥洪之，都加以托付。到訣別時，每一稱述兄弟，就捶胸痛哭，於是逝世。後來追謚爲元皇后，安葬在金陵，在太廟配祭。

獻文思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宮。顯祖即位，爲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是南郡王李惠的女兒。她姿容美麗德行善良，十八歲時，被挑選進東宮。顯祖即位，任命爲夫人，生下高祖。皇興三年逝世，上下無不哀悼惋惜。安葬在金陵。承明元年追尊名位謚號，在太廟配祭。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叔父金閭，起自閹官，有寵於常太后，官至尚書、平涼公。金閭兄勝爲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爲定州刺史。未幾爲乙渾所誅，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

孝文貞皇后林氏，是平原人。叔父金閭，從宦官中得到提拔，得到常太后的寵信，官位到尚書、平涼公。金閭的哥哥林勝擔任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年擔任定州刺史。不久被乙渾誅殺，兄弟都死了。林勝没有兒子，有兩個女兒，進入後宮。皇后姿色美麗，受到高祖的寵幸，生下皇子元恂。因元恂將立爲太子，太和七年皇后依舊制度當自殺。高祖仁慈，不想因循前代舊例，而稟報文明太后，結果没如願。謚號爲貞皇后，安葬在金陵。等到元恂因罪被賜自殺，有關官員奏請追廢皇后爲平民。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

孝文廢皇后馮氏，是太師馮熙的女兒。太

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高祖從之，立后爲皇后。高祖每遵典禮，后及夫、嬪以下接御皆以次進。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爲書慰以叙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妒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和十七年，高祖完成喪禮後，太尉元丕等人上奏因長秋宮沒建立，六宮沒有主宰，請求確定皇后地位。高祖聽從建議，立馮氏爲皇后。高祖每事遵循典章禮制，皇后和夫人、嬪妃以下侍寢都按次序進宮。皇帝向南征伐，皇后留在京城。高祖又向南征伐，皇后率領六宮遷移到洛陽。到皇后的父親馮熙、哥哥馮誕逝世後，高祖寫信慰問來叙述哀傷的心情。等到皇帝回到洛陽，恩遇十分優厚。高祖後來又招引皇后的姐姐昭儀到洛陽，逐漸受寵愛，對皇后的禮遇喜愛逐漸衰減。昭儀自認爲年歲大，而且先入宮廷，一向受到恩寵顧念，輕視皇后而不履行侍妾禮節。皇后雖然稟性不忌妒，但是時而有慚愧遺憾的神色。昭儀謀劃做皇后，千方百計地誣陷離間。不久廢黜皇后爲平民。皇后忠貞謹慎有德操，於是做修行學佛的女尼。後來死在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馮氏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家爲尼，高祖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初，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

孝文幽皇后，也是馮熙的女兒。母親是常氏，本來出身低賤，得到馮熙的寵幸，馮熙的元妃公主逝世後，就主管家中事務。生下皇后和北平公馮夙。文明太皇太后想要家庭世代尊貴寵信，就挑選馮熙的兩個女兒一起入宮，這年十四歲。其中一個死得早。皇后有姿容媚態，格外受寵幸。不久患病，文明太后於是派她回家爲尼姑，高祖還是留戀着她。一年多後太后逝世。高祖服喪期滿，很是存心地訪求她，又聽説皇后過去的病已痊愈，派遣宦官雙三念帶皇帝書信慰問，於是迎往洛陽。到達後，寵愛超過當初，當晚獨自侍寢，宮女很少再進宮侍奉。任命爲左昭儀，後來立爲皇后。

始以疾歸，頗有失德之聞，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中常侍劇鵬諫而不從，憤懼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

開始因病歸來，頗有失去婦德的傳聞，高祖連年南征，皇后就和宮廷官員高菩薩私下淫亂。等到高祖在汝南患病，皇后便公然露出醜態，中常侍雙蒙等人做她的心腹。中常侍劇鵬規勸不聽從，憤恨畏懼而死。這時，彭城公主，是宋王劉昶的兒媳婦，年輕寡居。北平公馮夙，是皇后的同母弟弟，皇后向高祖爲他求婚，高祖准許了。公主立志不願意，皇后要强迫她。離成婚僅幾天了，公主秘密和侍婢以及家中僕人十多人，

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而駭愕，未之全信而秘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

乘坐輕便車，冒着大雨，趕赴懸瓠晋見高祖，自述自己的心意，乘便説起皇后和菩薩淫亂的情狀。高祖聽説後震駭驚訝，没有全信而封鎖這件事密而不發，惟獨彭城王在左右侍奉疾病，全部知道這件事。

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托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爲左道。母常或自詣宫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慮還見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托參起居，皆賜之衣裳，殷勤托寄，勿使漏泄。亦令雙蒙充行，省其信不。然惟小黄門蘇興壽密陳委曲，高祖問其本末，敕以勿泄。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

此後，皇后漸漸憂慮恐懼，和母親常氏請求女巫，禱告厭勝没有什麽不做，希望高祖一病不起，一旦今後能像文明太后輔佐少主稱制命那樣，賞賜報答不計其數。又取馬牛羊在宫中做妖邪的祭祀，假稱祈求福祉，實際上專做旁門左道。母親常氏有時自己前往宫中，有時派遣侍婢和女巫相來往。高祖從豫州向北前往鄴城，皇后擔心高祖返回被整治檢查，更加心懷恐怖，急派宦官前去托稱詢問病情，都賜給衣服，殷勤地拜托，不要使醜事泄露。也派雙蒙同行，觀察所派人是否可信。然而僅有小黄門蘇興壽秘密陳述事情經過，高祖詢問清原委，下令他不要泄露。到達洛陽，拘捕拷問菩薩、雙蒙等六人，互相驗證檢舉，全部獲知皇后的事情。

高祖以疾卧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户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母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啓。高祖敕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柱之，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唤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高祖深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良久，二王出，乃賜

高祖因病睡在含温室，夜晚召唤皇后，并排列菩薩等人在門外。皇后要進去時，命宦官搜索她的衣服，衹要有一寸的刀子就殺頭。皇后叩頭哭泣認罪，於是賜她坐在東楹邊，離皇帝的坐具二丈多。高祖命令菩薩等人陳述事情，又責備皇后説："你的母親有妖術，可詳細講出來。"皇后請求屏退左右的人，有事情密告。高祖命宫中侍臣全部出去，僅命長秋卿白整在旁邊，取出衛直刀指着她，皇后還不講。高祖於是用綿嚴實地堵住白整的耳朵，親自小聲再三地呼唤白整，没有反應，就命皇后講。事情隱秘，人們不能得知。高祖於是呼唤彭城、北海二王讓他們進去坐，説："她從前是你們的嫂子，現在是旁人，儘管進來不要迴避。"二王執意推辭，不准許。等到進去，高祖説："這個老婆娘竟要用白刀子插在我的肋骨上！可以推究事情的始終，不要有所畏難。"高祖深深地承認自己的過失，向二王表示歉意。又説："馮家女子不能又加以廢黜，暫且讓她在宫中空坐，有心就能自己尋死，你們不要説我還對她有情意。"高祖一向至誠孝順，還以

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歔欷。令入東房。及入宫後，帝命閹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天子婦，親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敕后母常入，與后杖，常撻之百餘乃止。高祖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東宫，無朝謁之事。

文明太后的緣故，没有馬上廢黜。很久後，二王出來，於是賜令皇后告辭誓不再見。皇后兩次叩頭至地，哭泣嘆息。命皇后進入東房。等到進宫後，皇帝命宦官對皇后詢問一些事情，皇后罵宦官説："天子的媳婦，親自面談，難道讓你傳話？"高祖發怒，命令皇后的母親常氏進宫，給予皇后棍棒，常氏打了一百多棒纔住手。高祖不久向南征伐，皇后留在京城，雖然因犯罪失去寵信，但夫人嬪妾仍依法度侍奉她，僅命令世宗在東宫，没有朝見拜謁的事。

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宫久乖陰德，自絶於天。若不早爲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别宫，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高祖崩，梓宫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豈有此也？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强之，乃含椒而盡。殯以后禮。梓宫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内。

高祖病重，對彭城王元勰説："後宫長久違背婦德，自絶於天道。如不早處置她，恐怕釀成漢朝末年的舊局面。我死之後，可賜令她在另外的宫室自盡，以皇后禮儀安葬，希望掩藏馮家的大過失。"高祖逝世，棺材到魯陽，纔執行遺詔。北海王元詳奉令宣讀遺詔，長秋卿白整等人進宫授予毒藥給皇后，皇后跑着呼叫不肯自殺，説："皇帝哪有這個遺令？這是一些侯王殺我而已！"白整等人捉住她，强迫她，纔含酒藥而自盡。以皇后禮儀安葬。棺材停在洛水南，咸陽王元禧等人知道皇后的確已死，相互望着説："如果没有遺詔，我們兄弟也將想辦法除掉她，哪能讓失去德行的婦人統治天下，殺死我們呢？"定謚號爲幽皇后，安葬在長陵的墓地内。

孝文昭皇后高氏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高祖初，乃舉室西歸，達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艷，任充宫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三。

孝文昭皇后高氏，是司徒公高肇的妹妹。父親高颺，母親蓋氏，共有四男三女，都出生在東方疆域。高祖初年，纔全家向西歸附，到達龍城鎮，鎮將上奏皇后德行善良姿色艷麗，可進入後宫。等到達後，文明太后親自前往北部曹，看到皇后的姿容，認爲她很奇特，於是進入宫廷，這年十三歲。

初，后幼曾夢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

當初，皇后幼小時曾經夢見站在堂屋内，而太陽光從窗户中照耀她，鮮明而炙熱，皇后東西躲避，陽光還是斜照不止。如此幾個晚上，皇后自己感到奇怪，就告訴父親高颺，高颺就這事詢問遼東人閔宗。閔宗説："這是奇特的徵兆，尊貴不可言説。"高颺説："憑什麽知道呢？"閔宗説："太陽，是君主的德性，帝王的象徵。光芒

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况日照之徵？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宗之爲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親視櫛沐，母道隆備。

照在女兒身上，一定有恩德册命加在她身上。女兒避讓還照耀，是君主前來求婚，女兒不得已。從前有人夢見月亮進入懷中，還生下天子，何况是太陽照耀的徵兆呢？這個女兒必將接受皇帝册命，有生育君主的迹象。”於是生下世宗。後來生下廣平王元懷，又生長樂公主。等到馮昭儀極爲受寵時，秘密地有撫養世宗的心意，皇后從代京到洛陽，在汲郡的共縣突然逝世，有人説是昭儀派人殺害了皇后。世宗做皇太子時，三天朝見一次幽后，皇后對她極爲愛護。高祖出征，世宗入宫朝見，一定長久留在后宫，皇后親自看護梳洗，做母親的道義很完備。

其後有司奏請加昭儀號，謚曰文昭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阼，追尊配饗。

其後有關官員奏請加授昭儀名號，定謚號爲文昭貴人，高祖聽從奏議。世宗即位，追尊名位謚號并入太廟配祭。

后先葬城西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户五百家。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姒，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暉，孤塋弗祔。先帝孝感自衷，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吕尊薄，禮伸漢代。”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晋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兆西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宫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置蛇舊處。

皇后先安葬在城西長陵的東南，陵墓規格卑下局促。於是在原地建陵園，稱爲終寧陵，設置守陵人户五百家。肅宗下詔説：“文昭皇太后，德行協和婦道，美好同於文姒，婚配高祖哺育英才，而前世光輝沉淪，孤墓不合葬。先帝孝道感應發自内心，遷移未完成，言念哀傷遺憾，道義連結陰陽兩界。廢吕氏尊薄氏，禮儀已顯明於漢代。”又下詔説：“文昭皇太后尊崇與高祖相配，合祭廟庭議定名號，現命令趕快遷移，自始至終，太后當爲主婦，可重上尊號爲太皇太后，以同於漢晋的典章，端正婆媳的禮儀。廟號照舊。”文昭遷棺椁到長陵墓域西北六十步。起初挖開終寧陵幾丈，在棺材上獲取一條長一丈多長的大蛇，黑顔色，頭上有“王”字，蟄伏着不動。棺椁遷移後，將蛇放回原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親政事，烈時爲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爲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爲皇后，謁于太廟。后静默寬容，性不妒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殁。其後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議歸

宣武順皇后于氏，是太尉于烈的弟弟于勁的女兒。世宗開始親自處理政事，于烈當時任領軍，總管心腹的重任，因妃嬪侍妾不充足，利用左右的人委婉勸説，稱皇后有姿色德行，世宗於是迎入宫中爲貴人。這年十四歲，十分受寵愛，立爲皇后，到太廟拜謁。皇后沉静寬容，性情不忌妒，生下皇子元昌，三歲時夭折。皇后後來突然逝世，宫内事情秘密，不能全知，而世人議論

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謚曰順皇后。

歸咎於高夫人。安葬在永泰陵，謚號爲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納爲貴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及肅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初，高祖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高祖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妒防，雖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惟肅宗而已。

宣武皇后高氏，是文昭皇后的弟弟高偃的女兒。世宗娶爲貴人，生下皇子，早死，又生建德公主。後來册命爲皇后，十分受禮待重視。性格忌妒，宮人很少能進宮侍奉皇帝。等肅宗即位，上尊號爲皇太后。不久做尼姑，住在瑤光寺，不是大節日，不進入宮中。建德公主剛五六歲，靈太后時常放在身邊，撫養喜愛她。神龜元年，太后出宮拜見母親武邑君。當時天象有變化，靈太后想以皇后承受禍患，這夜突然逝世，天下人爲她感到冤屈。尸體送回瑤光佛寺，出殯安葬都用尼姑的禮節。當初，高祖幽后受寵時，想獨受喜愛，後宮妃妾與皇帝同房，多被阻止。高祖當時對侍臣談話，稱婦人忌妒提防，即使帝王也不能免除，何况是士人平民呢?世宗晚年，高后强悍忌妒，夫人侍妾有到皇帝逝世還不獲侍寢機會的。因此在洛陽二代，二十多年，長大成人的皇子，僅有肅宗一人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是司徒國珍的女兒。母親皇甫氏，生皇后的那天，紅光四射。京兆山北縣有個叫趙胡的人，善於卜卦相面，國珍詢問他。趙胡說:“令愛有大貴的相貌，將要成爲天地之母，生下天地的主宰。不要超過三個人知道。”皇后的姑姑做尼姑，很能講解佛理，世宗初年，進入宮廷講授。過了幾年，暗示左右的人稱說皇后的容貌德行，世宗聽說後，就召進後宮做承華世婦。而宮廷之中，按照國家的舊日制度，相互祈求祝禱，都希望生諸王、公主，不希望生太子。僅皇后常對夫人等說:“天子怎可獨獨没有兒子，爲什麽畏懼自己的死而使皇家不養育嫡長子呢?”等到懷上肅宗，同伴們還因舊例爲她恐懼，勸她想辦法打掉。皇后拿定主意不動摇，半夜一個人發誓説:“但願所懷的是男孩，按次序將成爲長子，兒子生下我被處死，我也在所不辭。”生下肅宗後，升爲充華嬪。在這以前，世宗頻繁地夭折皇子，自認爲年紀已

秋長矣，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别宫，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視焉。

大，特别加以謹慎照料。爲肅宗選乳母保姆，都選取良家善養男孩的婦女。在另外的宫室中撫養，皇后和充華嬪都不能撫育看護。

及肅宗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冲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故式。門下召禮官、博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攝行初祀。

等到肅宗登位，尊崇皇后爲皇太妃，後來尊崇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大臣還稱她爲殿下，下令處理事務。後來改令稱爲詔，群臣上奏疏稱陛下，她自稱爲朕。太后因肅宗幼小，不能親自祭祀，想依照《周禮》中夫人與君主交相奉獻的義理，代肅宗進行祭禮，尋訪過去的樣板。門下省召集禮官、博士商議，認爲不可以。而太后想用繒帛遮住自己，觀看三公料理事情，再詢問侍中崔光。崔光就依據漢朝和熹鄧后進獻祭品的舊例贊同，太后大喜，於是代行最初的祭祀。

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决。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悦，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宫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冤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

太后稟性聰穎有悟性，多才多藝，姑姑做尼姑，太后幼年依托她，粗略得知佛經大義。親自處理紛繁事務，親筆批閲公文。前往西林園法流堂，命令侍臣射箭，不能射中的加以懲罰。又自己射針孔，射中了。大喜，賞賜左右的人布帛多少不等。在這以前，太后下令造申訟車，這時乘坐着，從雲龍大司馬門出宫，從宫廷西北，進入千秋門，以接受投訴的冤情。又在朝堂親自策試孝廉秀才、州郡上計簿的官吏。

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詩曰："恭己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有差。

太后和肅宗前往華林園，在都亭水流拐彎處宴請群臣，命令王公以下各賦一首七言詩。太后的詩句説："天地造化含氣貞。"皇帝的詩句説："無爲而治賴母明。"王公以下賜予布帛多少不等。

太后父薨，百僚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親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

太后的父親逝世，百官上奏太后請因公除去喪服，太后不准許。不久前往永寧寺，親自在九級臺基上建佛塔，僧尼男女趕去的有幾萬人。到改葬文昭高后時，太后不想讓肅宗主持這件事，就親自做喪事主持人，出城到終寧陵，親自祭奠安排事務，回來後在太極殿哭祭，直到事情結束，都是自己主管。

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

後來前往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隨從的有幾百人，登上山頂。廢除各種不合禮制的祭祀，而胡人天神不在廢除之列。後來前往左藏庫，王公、妃嬪、公主以下隨從的有一百多人，都命憑力氣扛布帛，就用來賞賜他們，多的過二

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并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尋幸闕口温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

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宫，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叉，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肅宗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叉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己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肅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肅宗向東北小閤，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欲殺叉，不果。

自劉騰死，叉又寬怠。太后與肅宗及高陽王雍爲計，解叉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疏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婪。鄭儼污亂宫掖，勢傾海内；李神軌、徐紇并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内，豈宜輕脱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

太后自以行不修，懼宗室所嫌，於是内爲朋黨，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

百匹，少的一百多匹。僅長樂公主手拿二十匹絹出來，表示不與衆人相異而没空手而回。世人稱贊她的廉潔。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元融都因所扛的過多，倒仆在地，李崇竟然傷了腰，元融爲之傷了脚。當時人爲此編出謡諺説："陳留公、章武王，摔得腰痛腿也傷。貪婪敗德一類人，污我明主好聲望。"太后不久前往闕口温水，登上鷄頭山，自己發射象牙簪，一次發射就中靶，命令拿給文武官員看。

這時太后得其所欲，逼迫清河王元懌與她同房，淫亂縱情，爲天下人所厭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人擁戴肅宗到顯陽殿，把太后軟禁在北宫，在宫中殺死元懌。隨後太后的侄兒都統僧敬和在身邊保衛的張車渠等幾十人，謀劃殺死元叉，再擁戴太后臨朝聽政，事情没成功，僧敬因事獲罪流放邊境，車渠等人死去，胡氏宗族人員多被免職。後來肅宗在西林園朝見太后，宴請文武侍臣，飲酒到天黑。元叉於是起身到太后面前，自述外面傳言太后想謀害自己和劉騰。太后回答説"没有這種話"。於是到了很晚的時候。太后就起身拉着肅宗的手走下殿堂，説："母子不相聚已經很久，今晚共住一宿，各位大臣送我進去。"太后和肅宗走進東北小閤，左衛將軍奚康生謀劃要殺死元叉，没成功。

自從劉騰死後，元叉對太后的防範鬆懈。太后和肅宗以及高陽王元雍定下計策，解除元叉的領軍職務。太后又臨朝聽政，大赦天下改年號。從此朝政荒廢，威信恩德不能樹立，天下的州牧郡守，處處貪婪。鄭儼在宫廷淫亂，權勢遍天下；李神軌、徐紇都被親近侍奉。一二年之間，位居宫禁要職，手中握着王爵，大小事出自心中，淫亂傳遍朝廷，爲四方的人所厭惡鄙視。文武官員人心涣散，各地叛逆作亂，國家的土崩瓦解，源起於此。僧敬又利用聚集親屬的機會，哭泣規勸説："陛下爲海内母親的儀表，哪應如此輕佻呢？"太后大怒，從此不召見僧敬。

太后自以爲行爲不檢點，畏懼被宗室所憎恨，於是在宫内培植黨羽，掩人耳目，凡肅宗所親近寵愛的，太后多藉故謀害。有位蜜多道人，

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并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太后詐以爲男，便大赦改年。肅宗之崩，事出倉卒，時論咸言鄭儼、徐紇之計。於是朝野憤嘆。太后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

及武泰元年，尒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説，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并沉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

能説胡人語言，肅宗把他安置在身邊。太后擔心他傳遞消息，三月三日在城南的大巷中殺了他。正要懸賞募取殺人犯，太后又在宫中殺死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都是皇帝所親近的人。母子之間，猜疑屢次發生。鄭儼擔心禍患，就和太后定計，利用潘充華生女兒，太后詐稱是男孩，就大赦天下改年號。肅宗的逝世，事情突然，當時人議論都説是鄭儼、徐紇的主意。於是朝野憤怒感嘆。太后於是擁戴潘嬪生的女兒説是太子登位。經過幾天，見人心已經安定，纔説潘嬪本是生的女兒，現在應另選擇接位的君主。於是立臨洮王的兒子元釗爲君主，這年剛三歲，天下驚訝不已。

等到武泰元年，尒朱榮起兵渡過黄河，太后召集肅宗六宫所有宫女都令進入寺院，太后自己也剃光頭髮。尒朱榮派遣騎兵拘捕押送太后以及幼主到河陰。太后對尒朱榮多方辯解自己的行爲，尒朱榮拂袖起身。太后和幼主都被沉入黄河。太后的妹妹馮翊君將她收殮埋葬在雙靈佛寺。出帝時，纔以皇后的禮儀安葬并追加謚號。

孝明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肅宗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并無過寵。太后爲肅宗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但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瑶光寺。

孝明皇后胡氏，是靈太后的堂兄冀州刺史胡盛的女兒。靈太后想榮耀敬重家族，所以立她爲皇后。肅宗很有酒性，一意寵幸充華潘氏，皇后和侍妾都没受過分的寵愛。太后爲肅宗選妃嬪，抑制有聲望的家庭。當時博陵人崔孝芬、范陽人盧道約、隴西人李瓚等人的女兒，僅爲世婦。各人申訴，都被憤怒地斥責。武泰初年，皇后進佛門，於是住在瑶光寺。

孝静皇后高氏

孝静皇后高氏，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爲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侍中、司徒公孫騰，司空公、襄城王旭，兼尚書令、司州牧、西河王悰，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宫官侍衛，以后駕迎於晋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爲中山王妃。後降于

孝静皇后高氏，是齊獻武王的第二個女兒。天平四年，下詔娉爲皇后，獻武王先後執意推辭，皇帝不准許。興和初年，詔令侍中、司徒公孫騰，司空公、襄城王元旭，兼尚書令、司州牧、西河王元悰，兼太常卿以及宗正卿元孝友等人帶上詔書送上禮品，并備齊宫官和侍衛人員，以皇后的車輛到晋陽的丞相府第迎接。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齊國接受禪讓，皇后降爲中山王妃。後來嫁給尚書左僕射楊遵彦。

尚書左僕射楊遵彦。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兹乎？鉤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史臣曰：始祖由天女而生，後代昌盛。靈后淫亂恣肆，終於失去天下。美女傾覆邦國的告誡，就在於此吧？鉤弋夫人年輕而兒子幼小，漢武帝所以采用變通辦法，魏國却成爲通常的制度。兒子尊貴母親賜死，矯正枉曲的意義不也太過分了嗎？高祖最終革除這個錯誤，實在是有道理的。

魏書卷十四

列傳第二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

上谷公元紇羅 襄城王元題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户，得三百家，與弟建議，勸賀訥推太祖爲主。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翼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即帝位，與弟建同日賜爵爲公。卒。

上谷公元紇羅，是神元皇帝的曾孫。起初，跟隨太祖從獨孤部落到賀蘭部落，招集舊日轄户，得到三百家，和弟弟元建商議，勸賀訥推舉太祖爲君主。等到太祖登上王位，紇羅時常在左右保衛。又跟隨太祖征伐，有大功勞。紇羅有推舉擁立的謀略，特别受到優待賞賜。等到太祖登上帝位，紇羅和弟弟元建同一天被賜爵位爲公。去世。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安化樂業。進爵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爲視療不盡術，伏法。

兒子元題，年輕時以英勇聞名，被賜爵位爲襄城公。跟隨皇帝征伐中山，受詔令攻下各郡，安撫慰勞收復的城池，都安於教化樂於本業。升爵位爲王。在義臺攻打慕容驎，中流箭逝世。皇帝以爲太醫令陰光治病没竭盡醫術，依法處死陰光。

子悉襲，降爵爲襄城公。卒，贈襄城王。

兒子元悉繼承爵位，降爵位爲襄城公。去世，追贈襄城王。

建德公元嬰文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太宗器之。典出納詔命，常執機要。世祖踐阼，拜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建德公元嬰文，是神元皇帝的後代。年輕時聰明善辯，有決斷能力，太宗器重他。負責傳達詔命，時常掌管機密大事。世祖登位，任命他爲護東夷校尉，升爵位爲建德公，鎮守遼西。去世。

真定侯元陸 元軌

真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真定侯。卒。

真定侯元陸，是神元皇帝的後代。世祖時，因軍功很受恩寵厚待，被任命爲散騎常侍，賜爵位爲真定侯。去世。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

元陸的曾孫元軌，字法寄，逐漸升任到洛陽

令。時天下多事，軌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鄴宫創制，以軌爲營構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既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令。當時天下變故多，元軌僅以嚴峻刻薄對待下屬，許多人死於他的濫施酷政，有見識的人責難他。孝静帝時，鄴城宫殿開始建造，任命元軌爲營構使。後任徐州刺史。元軌的聲望低，又没有學問道術，雖然擔任顯要職位，當時人仍輕視他。在州中去世。

武陵侯元因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武陵侯元因，是章帝的後代。跟隨太祖平定中原，以軍功封爲曲逆侯。世祖時，改封爵爲武陵侯。

長樂王元壽樂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高宗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争權，并伏法。

長樂王元壽樂，是章帝的後代。擔任選部尚書，封南安王，後改封長樂王。高祖即位，壽樂有推舉擁立的功勞，被任命爲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誇耀功勞，和尚書令長孫渴侯争奪權力，都被處死。

望都公元頹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都侯。世祖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望都公元頹，是昭帝的後代。跟隨太祖平定中原，賜爵位爲望都侯。世祖因元頹儀表容貌美好，進退有節，派他到蠕蠕迎接左昭儀，升爵位爲公。去世。

曲陽侯元素延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太祖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將封寶真爲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悦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黄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侈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曲陽侯元素延，是桓帝的後代。擔任小統跟隨太祖征討各部落，開始平定并州，擔任刺史。太祖在栢肆受驚，并州守將封寶真作亂，素延殺了他。當時太祖心中想安撫取悦新歸附的人，後悔參合陂的誅殺，而素延殺人過多，獲罪免官。中山平定，被任命爲幽州刺史。奢侈放縱，降職爲上谷太守。後來被賜爵位爲曲陽侯。當時太祖留心黄老之術，想用來純潔風尚改變習俗，即使皇帝的車馬服飾，都去掉雕刻裝飾，崇尚質樸節儉，而素延奢侈超過限度，太祖深深地怨恨他。累積他的過失，於是徵召，因有罪賜令他自殺。

順陽公元郁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內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

順陽公元郁，是桓帝的後代。年輕時忠貞耿直。起初任羽林中郎在宫内侍奉，有勤勞幹練之稱。高宗時，擔任殿中尚書。跟隨高宗向東巡視到海邊，因勞績被賜爵爲順陽公。高宗逝世，

乙渾專權，隔絶内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群臣憂懼，求見主上。"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爲亂，朝臣側目，郁復謀殺渾，爲渾所誅。顯祖録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乙渾獨掌大權，隔絶宫廷内外的來往，百官震驚恐懼，無計可施。元郁率領殿中衛士幾百人從順德門進去，想要誅殺乙渾。乙渾畏懼，迎出來問元郁説："您進去想做什麼?"元郁説："不見天子，群臣憂慮恐懼，我請求見皇上。"乙渾窘迫恐懼，對元郁説："現在先帝剛去世還未殯殮，天子居喪，所以没有接見百官，各位何必懷疑呢?"於是侍奉顯祖前往朝廷。後來乙渾心中謀劃作亂，朝中大臣不敢正視，元郁又策劃殺乙渾，被乙渾誅殺。顯祖依據元郁的忠誠正直，追贈他爲順陽王，謚號爲簡。

宜都王元目辰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即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兄郁議欲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策勳。高祖即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爲朋黨，朝臣咸憚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

宜都王元目辰，是桓帝的後代。起初任羽林郎跟隨太祖向南征伐到長江。高宗即位，目辰因勞績屢經升遷到侍中、尚書左僕射，封爲南平公。乙渾謀劃作亂時，目辰和哥哥元郁商議要殺乙渾，事情泄露元郁被誅殺，目辰逃跑隱藏得以免死。顯祖傳位，目辰有决定策略的功勛。高祖即位，目辰升爲司徒，封宜都王，任雍州刺史，鎮守長安。目辰性格正直强硬，不結朋黨，朝廷官員都怕他。然而喜好財利，在雍州時，政事以行賄而成。有罪處以死刑，爵位被削除。

穆帝長子元六脩

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凶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爲前鋒，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焚燒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衆。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閲皮肉，山爲變赤。及晋懷帝爲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己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游。六脩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慚怒而去。召之，不還。穆帝怒，率衆伐

穆帝的長子元六脩，年輕時凶惡狂悖。穆帝五年，派遣六脩爲前鋒，和輔相衛雄、范班以及姬澹等人救援劉琨。皇帝親自統率大軍爲後續部隊。劉粲畏懼，焚燒車輛物資，突圍逃跑。皇帝派遣騎兵縱馬追擊，殺傷特别多。皇帝於是在壽陽山大規模狩獵，陳列獸皮獸肉，山嶺爲之變成紅色。等到晋懷帝被劉聰捉住，穆帝派遣六脩和桓帝的兒子普根率領精鋭的騎兵援助劉琨。當初穆帝的小兒子比延受寵信，想作爲後嗣。外派六脩居住新平城，而廢黜了他的母親。六脩有一匹良種駿馬，每天能跑五百里，穆帝想要過來給予比延。後來六脩來朝見，穆帝又命令他叩拜比延，六脩不順從。穆帝於是讓比延坐在自己所坐的人力車上，派人前呼後擁出游。六脩望見後，以爲是穆帝，跪在路旁謁見，等到了跟前，却是比延，六脩慚愧發怒而離開。徵召他，不返回。

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于外，聞難，率衆來赴。攻六脩，滅之。

穆帝發怒，率軍隊討伐他。皇帝的軍隊失利，六脩殺死比延。皇帝改換服裝到民間，有個卑賤的婦人認識皇帝，皇帝於是突然逝世。普根先在外地守衛，聽到變難，率領軍隊來奔赴。攻打六脩，消滅了他。

吉陽男元比干

吉陽男比干，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没。

吉陽男元比干，是太祖的遠房弟弟。任司衛監討伐白澗丁零立下功勛，被賜爵位爲吉陽男。後來擔任南道都將，戰死。

江夏公元呂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江夏公元呂，是太祖的遠房弟弟。跟隨世祖平定涼州立下功勛，被封爲江夏公，擔任外都大官，把朝政托付給他，大受尊重。去世後，追贈爲江夏王，在金陵陪葬。

高凉王元孤 元那 元大曹

高凉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内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内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

高凉王元孤，是平文皇帝的第四個兒子。多才多藝，有志向謀略。烈帝的前元年，國家有内亂，昭成帝前往襄國。後來烈帝逝世前，留下遺命，迎接昭成帝擁立他，社稷可以安定。等到烈帝逝世，群臣都以爲剛有大喪，内外不安定，昭成帝在南方，不能肯定前來，等他到來之時，恐怕産生變故詐僞，應該擁立年長的嗣君來穩定衆人的心。次弟元屈，剛强勇猛多變化，不如元孤的寬容柔和，這時大人梁蓋等殺死元屈，共同推舉元孤。元孤説："我的哥哥年長，自然應該繼位，我怎能超越次序而繼大業?"於是親自前往鄴城迎接，請求自己留下來做人質。石虎認爲他有義氣而答應了他。昭成帝即位，就分出國家的一半給予他。逝世。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勛高，追封高凉王，謚曰神武。

兒子元斤，失去職務心懷憤怒，誣陷寔君作亂，死在長安。太祖時，因元孤功勛高，追封爲高凉王，定謚號爲神武。

斤子樂真，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薨。

元斤的兒子樂真，頻繁立下戰功，後來繼承祖父的封爵。太宗初年，改封爵爲平陽王。逝世。

子禮，襲本爵高凉王。薨，謚懿王。

兒子元禮，繼承本來的爵位高凉王。逝世，謚號爲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顯祖即

兒子元那，繼承爵位。被任命爲中都大官。驍勇善於攻戰。正平初年，因事獲罪處死。顯祖

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

即位，追記元那的功勛，命兒子元紇繼承封爵。逝世。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曾祖樂真勛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世宗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静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將討平之。

兒子大曹，性格樸實正直。高祖時，諸王不是太祖子孫的，依例降爵位爲公。因大曹的先代推讓國家功勛重大，曾祖樂真功勛聞名前代，改封爲太原郡公。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削除。世宗又以大曹堂兄的兒子洪威繼承。洪威恭敬謙虚喜好學習，擔任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静帝初年，在潁川聚集民衆響應關西，齊獻武王派遣將領討伐平定了他。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元禮的弟弟元陵，世祖賜給爵位爲襄邑男。升爲子爵。去世。

子瓌，位柔玄鎮司馬。

兒子元瓌，擔任柔玄鎮司馬。

華山王元鷙　元萇　元子華　元子思

瓌子鷙，字孔雀。容貌魁壯，腰帶十圍。爲羽林隊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晋陽男。累遷領軍、畿部都督。

元瓌的兒子元鷙，字孔雀。體魄魁偉雄壯，腰帶有十圍。擔任羽林隊仗副。高祖末年，因征討有功勞，賜爵位爲晋陽男。屢經升遷至領軍、畿部都督。

武泰元年，尒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鷙與榮共登高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元顥之逼也，鷙從駕北迎。既到河内，欲入城，鷙奏曰："河内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邁。"帝從之，前至長子，以尒朱榮赴援，除鷙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既殺尒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鷙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黄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鷙之謀。孝静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

武泰元年，尒朱榮到達河陰，殺戮朝廷官員，元鷙和尒朱榮一起登上高山低頭觀看，從此以後和尒朱榮友好。元顥逼近時，元鷙隨車駕向北迎接。到達河内後，想要進城，元鷙上奏説："河内白天關門，夜晚拉車進去，這事的意向，難以推測估量。自有本來的圖謀，希望馬上出發。"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向前到達長子，因尒朱榮趕往援助，委任元鷙爲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殺死尒朱榮後，尒朱榮的侄兒尒朱兆作亂，皇帝想率領各軍親自討伐，元鷙和尒朱兆暗中交往，就勸皇帝説："黄河寬至萬仞，哪可急遽渡過?"皇帝於是自以爲安全。等到尒朱兆進殿，元鷙又約束阻止衛兵。皇帝受到逼迫，京城陷落，都是由於元鷙的計謀。孝静帝初年，徵入爲大司馬，加授侍中。

鷙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闥，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陵侮一坐，衆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即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

元鷙有武藝，質樸少言語，性格方正忠厚，經常在宫中臨時值勤，即使是熱天也不脱衣帽。曾經在侍中高岳之的筵席上，咸陽王元坦仗恃力氣酗酒任性，欺侮滿座的人，衆人都向他低頭，不敢回應。元坦問元鷙説："孔雀老武官，憑什麼得王爵?"元鷙馬上回答説："斬下叛徒元

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黄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

子萇，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泛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募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闊，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悦，境内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

禧的首級，所以得王爵。”衆人都驚慌變色，元鷙却和悦如初。興和三年逝世，贈予假黄鉞、尚書令、司徒公。

兒子大器，繼承爵位。後來和元瑾圖謀殺害齊文襄王，被殺。

元孤的孫子元度，太祖初年賜爵爲松滋侯，擔任比部尚書。去世。

兒子乙斤，繼承爵位襄陽侯。顯祖尊崇故舊老人，任命爲外都大官，十分受優待重視。去世。

兒子元平，字楚國，繼承先世爵位松滋侯。因軍功賜爵爲艾陵男。去世。

兒子元萇，高祖時繼承爵位松滋侯，依條例降爵位，賜爲艾陵伯。元萇性情剛毅，即使有喜慶的事，未曾開口而笑。高祖遷都城，元萇以代尹身份留下來鎮守。授任懷朔鎮都大將，於是特別賜酒給元萇，雖然叩拜飲酒，而臉色不舒展。高祖説：“聽説您從没笑過，現在面對兄弟，該爲我一笑。”最終未能得到。高祖説：“五行的氣性，總有偏僻不入的地方。天地四方之間，什麽事没有？”左右看見的人，無不握住手腕大笑。世宗時，擔任北中郎將，兼領河内太守。元萇因河橋一帶船險路窄，不便於行人往來，又趕上秋水泛濫上漲，每年時常損壞，於是做船路，廣泛募集從京城出發的空車，使各輸送兩塊石頭，堆積成河岸。橋梁寬闊，來往方便，靠近橋梁的各郡，不再勞累煩擾，公私都依賴它。歷任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去世，謚號爲成。元萇中年以後，官位稍微顯要，就自高自大，家庭内没有禮節，兄弟不和睦，性格又貪婪暴虐，評論的人鄙視他。

元萇的兒子子華，字伏榮，繼承爵位。孝莊帝初年，授任齊州刺史。在這以前，州境内屢經反叛，邢杲的叛亂，人們不能保護自己。而子華安撫召集豪强，將鑰匙交給他們，衆人都感激喜悦，境内安寧。不過他性情十分急躁，當他着急時，口不擇言，動手打人。長史鄭子湛，是子華的親密朋友，受到侮辱責駡，就馬上離開了。子華雖然悔過自勉，終究不能改正。在位不做矯情

行，凡有饋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

後除濟州刺史。尒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啖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

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粗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死於門下外省。

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史。至子思，奏曰：

> 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僚，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并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

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

廉潔的事情，凡有饋贈，推辭的多接受的少，所以人們不厭惡他的獲取。審查案件訊問囚徒，一意加以仁慈寬恕。齊州人立碑稱頌他的功德。

後來授任濟州刺史。尒朱兆進入洛陽時，齊州州民趙洛周驅逐刺史丹陽王蕭贊，奏請濟南太守房士達代行州中事務。洛周的兒子元顯先前跟隨子華在濟州，攔路修改奏表，請求子華再任齊州刺史。子華的母親房氏，曾到親戚家喝酒吃飯，夜晚回來大吐，人們認爲是中了毒，十分憂慮畏懼，子華於是捧取吐的食物全部吞下去，他的母親纔安心。不久因母親去世回到都城。

孝靜帝初年，授任南兗州刺史。弟弟子思派使者同關西來往，朝廷派右衛將軍郭瓊拘捕他。子思對郭瓊的僕人說："可趕快殺了我，爲什麽長久地拘捕傑出人士？"子華對子思說："由於你的粗疏，使我受到如此牽連。"用頭叩擊床面，哭泣不能止住。子思用手捋鬍鬚，回頭對子華說："您缺乏氣質。"不久和子思都死在門下外省。

子思，字衆念，性格剛烈暴躁，常以忠誠堅貞自許。元天穆執掌朝廷大權，以子思爲同宗侄子推薦爲御史中尉。在這以前，兼尚書僕射元順上奏，認爲尚書是百官的根本，涉及到公事，不應送交御史。到子思爲御史中尉，上奏疏說：

> 據《御史令》說："中尉督察百官，治書侍御史糾舉檢查宫内。"又說："中尉出行，儀仗用木棒在前開道，清除一里的道路，王公百官讓開道路。"時間經歷四位皇帝，前後任中尉的二十來人，奉令與各官府打交道，没有短暫廢除過。府寺臺省，都遵從這個法令。僅有肅宗的時候，爲臨洮王舉行喪事，前兼尚書左僕射臣元順不肯給予名單，又不送簿籍。前中尉臣酈道元舉奏他，而元順又上奏說："尚書是百官之首，尚書令和僕射處於出納王命的尊貴地位，不應下屬於中尉，向御史送名册。"不久也得敕令，准許如他所奏。從那時到現在，法令没有定準。

臣下起初到御史臺，詳見事情經過，心

申請决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凉。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别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并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晋文陽□《傅嘏傳》，皆云既爲中丞，百僚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

中想申請商議决斷，祇因爲是代行職務，不應如此急迫。日復一日，經歷冬夏。上月初一早晨，御史臺發文給尚書省索取應朝見的名册，而尚書省扣留拖延不送。不久又發文催促主管官吏，忽然得到尚書郎中裴獻伯在文後的批注説："案舊例，御史中尉在夾道中遇到尚書郎中，中尉下車拿着手板注目站立，郎中在車上舉手表示回禮。以此而言，表明兩者不對等。"臣下見到這段話，深感奇怪驚訝。思索再三，不明所以然。祇以爲尚書省另接新條例，改變了高祖舊日命令，就派人發文詢問，事情有什麽依據。又接到尚書郎中王元旭的通報，出自蔡氏《漢官》，似乎不是牽强附會。纔知道裴、王也想破壞典章，兩人心中要自行改變。臣下據《漢書·宣秉傳》説，下詔徵宣秉任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尚書令都在殿堂相會，都獨坐一席，京城稱爲三獨坐。又考《魏書·崔琰傳》、晋文陽□《傅嘏傳》，都説擔任中丞後，百官震驚害怕。以此説來，則中丞不向尚書郎中行禮大概已很久了，御史不隸屬尚書省，也不僅現在。又考《職令》説："朝堂相會延遲時間，就加以彈劾糾察。"則百官的名册，應送到御史臺，顯然明瞭。另外皇太子以下違犯法令，都能糾察，則尚書令和僕射朝見的名册應該交付御史，也很清楚了。不交付名册，優劣如何驗證？臣元順獨斷固執，不算平允通達，先朝曲意順從，哪是正確的法度？

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虚，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

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人，名望處於士人行列，很早擔任清顯職位，輕率玩弄刀筆，如此明白，假如堅持不同意見，忽然到此地步，對這不加整治，將毁壞朝廷法令。請求以目前的事情免除獻伯等人所任官職，交付執法官府處治。尚書是出納王命的根本，尚書令和僕射是百官中的要職，附和他們的浮躁虚假，助長他們的乖誤過失，應該查清首犯從犯，分級定罪。

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詔令說："國家不同的政令，不可依據古代的事例。交付有關官員查閱高祖的舊日條例，推究得失上報。"不久聽從子思的奏疏。仍然被元天穆所憎恨，就停止了。元顥失敗後，子思被封爲安定縣子。孝靜帝時，擔任侍中而死去。

萇弟珍字金雀，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元萇的弟弟元珍字金雀，繼承爵位艾陵男。世宗時，曲意侍奉高肇，於是爲皇帝所寵信親近。彭城王元勰的死，是元珍率領强壯的兵士殺死他。後來任尚書左僕射時去世。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

元平的弟弟長生，擔任游擊將軍、騎擊將軍。去世。孝莊帝時，因兒子天穆尊貴當權，被追贈爲司空。

上黨王元天穆

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尒朱榮見其法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托，約爲兄弟。未幾，榮請天穆爲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蕃捍，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

天穆，性格溫和忠厚，形貌美好，善於射箭，有能幹的名聲。二十歲時，初任員外郎。六鎮叛亂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元深向北征討，天穆奉命慰勞各軍。經過秀容，尒朱榮見他法令一致，有將領的氣質，深相結交，約定爲兄弟。不久，尒朱榮請求天穆擔任行臺，朝廷不准許，改授別將，命令趕赴秀容。這時，北方邊鎮紛擾混亂，各地紛紛起兵，六鎮蕩然無存，不再有捍衛邊境的作用，僅尒朱榮在要道上履行職責，招集逃散的人。天穆是尒朱榮的心腹，被授任并州刺史。

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後，爲之繼援。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爲前軍都督，率京師之衆以赴之。榮擒葛榮，天穆增封，通前三萬户。尋監國史，録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

等到尒朱榮趕赴洛陽，天穆參與了開始的謀劃，就命令天穆留守，作爲後援。莊帝登位，天穆因是尒朱榮的親信，特委任爲太尉，封爲上黨王，徵召他趕赴京城。尒朱榮討伐葛榮，詔令天穆擔任前軍都督，率領京城的軍隊趕去。尒朱榮擒獲葛榮，天穆增加封邑，加上以前的共三萬户。不久監修國史，被任命爲録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

初，杜洛周、鮮于脩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渡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

當初，杜洛周、鮮于脩禮作亂，瀛冀各州的人多避難到南部。幽州前平北府主簿河間人邢杲，率領軍隊，屯駐占據鄚城，抗拒洛周、葛榮，將近三年。等到廣陽王元深等人失敗後，邢杲向南渡居住在青州北海地界。靈太后詔令各地流民都加以安置隸屬於郡縣，選取豪强擔任郡守縣令來安撫統領他們。這時青州刺史元世儁

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汰簡所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瑶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耻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逾十萬。劫掠村塢，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𤞚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武王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穆邑萬户。

上奏設置新安郡，任命邢杲爲太守，没有回覆。遇到尚書臺淘汰所新設置的郡縣，因邢杲的侄子子瑶資歷位居前列，就授任子瑶爲河間太守。邢杲深感耻辱，於是反叛。各地流民原先爲當地人欺凌輕視，聽説邢杲起兵叛逆，相繼來跟隨他，一個月之間，部衆超過十萬。劫掠村莊塢堡，危害民衆，齊地人稱他們叫"𤞚榆賊"。在這以前，黄河以南的人常常譏笑黄河以北的人喜愛吃榆樹葉子，所以用這來稱呼他們。邢杲向東擄掠光州，到海濱而返回。又打敗都督李叔仁的軍隊。詔令天穆和齊獻武王討伐，大敗邢杲。邢杲於是請求投降，押送他到京城，殺了他。增加天穆的封邑一萬户。

時元顥乘虚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内。尒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宫，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户。

這時元顥乘虚攻占滎陽，天穆聽説莊帝向北巡視，從畢公壘向北渡河，在河内同皇帝會合。尒朱榮因天氣炎熱，想退兵，天穆苦苦堅持不同意，尒朱榮纔聽從了。莊帝回宫，加授天穆爲太宰，給予儀仗、鼓吹；增加封邑，加上以前的共七萬户。

天穆以疏屬，本無德望，憑藉尒朱，爵位隆極，當時熏灼，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寵敬，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常以兄禮事之，而尒朱世隆等雖榮子侄，位遇已重，畏憚天穆，俯仰承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内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黄鉞，謚曰武昭。

天穆以疏遠的族屬，本來没有恩德聲望，憑藉尒朱氏，爵位尊貴到極點，當時炙手可熱，朝野斜視畏懼，王公以下每天清晨擠滿門户，收受財貨，珍寶堆積。然而寬厚容人，不很爲當時人憤恨。莊帝因他是尒朱榮的黨羽，外表上表示寵愛尊敬，詔令天穆可以乘車馬進出大司馬門。天穆和尒朱榮相依靠，感情特别深。尒朱榮時常用兄長的禮節侍奉他，而尒朱世隆等人雖然是尒朱榮的子侄，地位待遇已高，仍畏懼天穆，前後奉承迎合。天穆曾講世隆的過失，尒朱榮馬上棒打世隆，他就是如此地受到尒朱榮的親近信任。莊帝心中畏懼厭惡他，與尒朱榮同時被殺。前廢帝初年，追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賜予黄鉞，謚號爲武昭。

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兒子元儼，繼承爵位，有美好的才華相貌。擔任都官尚書。等到齊國接受禪讓，聽到徵召，假稱患病，便恐懼而去世。

西河公元敦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鋭，名冠諸

西河公元敦，是平文帝的曾孫。太祖初年，跟隨征伐，披着堅固的鎧甲拿着鋭利的武器，名

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聲爲各將領之首。後來跟隨征伐中山，所向無敵。太宗時，任命他爲中都大官。世祖時，升爵位爲西河公，寵信更深。去世，兒子元撥繼承爵位。

司徒元石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徒公。

司徒元石，是平文帝的玄孫。忠誠勇敢有膽識謀略，尤其善於騎馬射箭。跟隨世祖向南征討，到達瓜步。擔任尚書令，雍州刺史。歷任比部侍郎、華州刺史，屢經升遷到征南大將軍。去世，追贈爲司徒公。

武衛將軍元謂　元烏真　元興都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卒，賜秘器。

子烏真，膂力絶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武衛將軍元謂，是烈帝的第四個兒子。寬厚雅致有軍事謀略，時常跟從太祖征討有功勛，授任爲武衛將軍。後來稱年老回家，顯祖以隆重禮節對待他，賜給他几杖和衣物，送膳食到家中。去世，賜給棺材。

兒子烏真，膂力超過常人。跟隨太祖征伐，屢次立有戰功，官位至鉅鹿太守。

兒子興都，聰明剛毅。高宗時，擔任河間太守，賜爵位爲樂城子。行政威嚴猛烈，百姓害怕他。顯祖初年，因兒子元丕尊貴，升爵位爲樂城侯。稱年老而回家，顯祖更加尊敬他，贈給几杖衣物，送膳食到家中。他的妻子婁氏，是東陽王太妃。興都去世，追贈爲定州刺史、河間公，謚號爲宣。

兒子元提，繼承父親的侯爵。

東陽王元丕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顯祖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丕帥元賀、牛益得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

高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敕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永受復除；若有奸邪人方便讒毁者，即

元提的弟弟元丕，世祖提拔他爲羽林中郎。跟隨皇帝到長江邊，賜爵位爲興平子。顯祖即位，屢經升遷至侍中。丞相乙渾陰謀反叛，元丕上奏禀告。詔令元丕率領元賀、牛益得逮捕乙渾，殺了他，升爲尚書令，改封東陽公。

高祖時，封東陽王，任命他爲侍中、司徒公。當時有各種疑難的事三百多條，命元丕决斷，大都處理得公平允當。元丕的兒子元超出生，皇帝親自前往他的宅第，特地加以賞賜。因持心不變，下詔賜元丕進入八議範圍，傳給子孫，犯過失到一百次，准許在斥責後饒恕他們；免其同宗男丁各種役使徵調，永久享受免除權

加斬戮。尋遷太尉、録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并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他、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僚觀瞻，莫不祗聳。唯苟頹小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苻承祖，常傾身下之。

時文明太后爲王叡造宅，故亦爲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群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

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奸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别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宫，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觀盛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

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并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

力；如果有奸詐邪僻的人藉機誣陷詆毁的，就加以殺戮。不久升爲太尉、録尚書事。當時淮南王元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都因是舊臣元老受到禮遇，每當有大事時，接進宫中，乘坐人拉車，在朝中拄着拐杖，進退在一起。元丕、元他、尉元三人，都身體强壯高大，腰粗至十圍，大耳朵長眉毛，鬚鬢斑白，百官瞻視，無不恭敬肅穆。僅苟頹稍微矮小瘦弱，名望也趕不上三人。高祖、文明太后尊重老人禮敬舊臣，慰勞周到，賜給珍寶。元丕聲音高而爽朗，廣記國家大事，飲宴之際，常在座位中，一定高談闊論，叙述以往的成敗。皇帝、太后恭敬地接受。然而奉承當權的人，侮辱低賤的人，每當見到王叡、苻承祖，常常低身下氣。

當時文明太后爲王叡造房舍，所以也爲元丕造宅第。宅第建成，皇帝、太后親自前往，率領文武百官慶賀落成。派尚書令王叡宣讀詔書，賞賜元丕金印一方。太后親自創作《勸戒歌辭》賜給官員們，元丕上奏疏道謝。太后下令説："臣屬啊是近鄰，近鄰是臣屬。君主在上擔心滅亡，臣屬在下謹慎小心。如能這樣，太平還能很難達到嗎?"等到元丕的妻子段氏去世，謚號爲恭妃。又特别賜予元丕金券。

高祖、文明太后在皇信堂接見公卿，太后説："現在京城天旱歉收，想准許飢餓貧困的人出關謀食。如要給予過關憑證，恐怕拖延時間，不能挽救災難窘急，如果聽憑外出，又擔心良莠難辨。你們可商議適宜的辦法。"元丕建議："各官曹下大夫以上，每人各帶二名官員，分别掌管發給過關憑證，州郡也如此，不超過三天，分發就結束了，有什麽難的呢?"高祖聽從他的意見，四天完成。元丕請求立東宫太子，詔令説："年紀還幼小，有什麽要急的呢?"元丕説："臣下年紀如夕陽西下，想觀看盛大的典禮，在臣下實爲急迫。"高祖不准許。後來依例降低王爵，封爲平陽郡公。請求退休，詔令不准許。

等到皇帝向南征伐，元丕和廣陵王元羽留守京城，都加授使持節。詔令元丕、元羽説："留守的人不賢明是不可以的。太尉年紀大威望

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温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决，何得辭也？”及高祖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兹適。”

及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常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于果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所由擬？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并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終不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丕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敕臣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

高，地位總攬朝政；元羽是我的弟弟，温和柔順聰明果斷。所以派二人留守京城，授給兩個符節，賞罰掌握在手中。可恭謹依照現成法度，來滿足我的心意。”元丕回答説：“恭謹地以生命來奉行詔書。”元羽回答説：“太尉應一人總管，臣下僅能輔助而已。”高祖説：“老人的智慧，青年人的決斷，何必推辭呢？”等到高祖回到代京，元丕請求創作歌辭，詔令准許。作歌辭後，高祖説：“您一意讓我返回，所以親自作歌辭表述志向。現在營造已有安排，所以暫時回到舊京城，希望今後也同有這種歡樂。”

等到高祖要遷都，前往太極殿，召見留守的官員大規模地商議。就詔令元丕等人，如有自己的想法，各自陳述意見。燕州刺史穆羆進奏説：“遷都的事情重大，如臣下的愚蠢見解，以爲不可以。”高祖説：“你就談談不可以的道理。”穆羆説：“北方有獫狁的侵犯，南方有荆州揚州没歸附，西方有吐谷渾的阻遏，東方有高句麗的禍難。天下没平定，九州未統一。以此推斷，以爲不可以。征伐的舉動，必須要有戰馬，如果没有馬，事情就不能成功。”高祖説：“你説没有馬，這道理大體説得過去。馬通常出在北方，馬厩在這裏設置，你何必擔心没有馬？現在代京在恒山的北面，是九州以外地區，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遷到中原。”穆羆説：“我聽説黄帝在涿鹿建都。以此説來，古代聖明的君王不一定都居住在中原。”高祖説：“黄帝因天下没平定，居住在涿鹿，等平定之後，也遷到黄河以南。”尚書于果説：“臣下實在不懂古代的事，但聽到百姓的議論，先朝皇帝在這裏建都，平白無故地要遷移，以爲不可以。中原哪如擬定的那樣好？不斷地有篡奪發生。我國自從建都平城以來，同天地一樣堅固，與日月一樣明朗。臣下雖然見識膚淺，秉性不通達，終究不能在恒代之地，而揣度伊水洛水的美好。僅因留戀故土不願遷居，是人的本性，一旦向南遷移，擔心人們不樂意。”元丕説：“陛下去年親自統率六軍討伐蕭氏，到達洛陽，派遣任城王元澄宣布旨意，命臣下等人商議在洛陽建都。起初接到詔旨，心情惶恐。凡要遷

否，然後可。”高祖謂丕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李冲等皆欲請龜占移洛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决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朕既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群官曰：“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

移，應訊問卜筮，審察確定是否吉利，然後纔可遷移。”高祖對元丕說：“往年在鄴中，司徒公元誕、咸陽王元禧、尚書李冲等人都要請用龜甲占卜遷移洛陽的吉凶事情。我當時對元誕等人說，從前周公邵公用占卜選定居住地在伊水洛水之間，是懂得最高的徵兆。現在没有這樣的人，占卜也没有益處。然而占卜是用來解决疑惑的，此事既不用疑惑，又何必占卜呢？從前軒轅占卜而龜甲焦枯，占卜者請求訪求賢明的人，軒轅就詢問天老，天老認爲是好事。於是聽從他的話，終於達到昌盛吉祥。那麼當高明人士的見識難以判斷時，而以龜甲來確定。我既以四海爲家，有時南有時北，快慢不定。向南遷移的民衆，我自然多積累倉庫的儲蓄，不使大家窘迫貧乏。”元丕說：“臣下恭敬接受仁慈的詔書，不勝歡欣鼓舞。”高祖詔令群官說：“你們或許以爲我是平白無故地要遷徙。從前平文皇帝離棄本土，昭成皇帝營建居住到盛樂；太祖道武皇帝以英明勇武順應上天，遷居到平城。我雖然德才薄弱，榮幸地遇上遏制凶殘的國運，所以遷都到中原，拓展國土。你們應遵奉先代君主的美德，繼承宏偉的規範。”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人仍然堅持愚蠢頑固的態度，皇帝都安撫而回答他們，各人在理屈詞窮後退下去。

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録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啓，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丕留守，詔曰：“中原始構，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

皇帝又將向北巡視，元丕升任太傅、録尚書事。接連上奏疏執意推讓，詔令斷絶奏疏陳述，到家中任命。等到皇帝從代京出發，元丕留守，詔令說：“中原開始經營，需要我督促料理，代京的事情，全部委托給太傅。”賜予皇帝所乘坐的車馬，來往於府省中。

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絶舊言，皆所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强責。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疑

元丕很喜愛本地風尚，不理解新條令，至於改變習俗遷都洛陽，改革官職制定服飾，禁止舊語言，都不願意。高祖知道他這樣，也不逼迫他，衹是用大道理誘導，使他不生出是非。至於衣帽已换，衆官穿着紅色公服排列位次，而元丕仍穿平常的服裝坐在角落。很久之後纔漸加帽子絲帶，而不能修飾自己的儀表。高祖因元丕年紀衰老地位尊貴，也不勉强要求他。等到罷除降低非太祖的子孫以及異姓爲王者，雖降封爲公，而

享受封邑的利益，他也不快樂。疑

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

高祖向南征討，元丕上奏疏請求稍微停留，考慮再圖謀今後的舉動。遇上司徒馮誕逝世，詔令六軍返回。元丕又因馮熙在代都逝世，上奏疏請求皇帝親臨喪事。下詔說："現在洛邑開始營建，舉踵翹望深爲辛勞。開天闢地到如今，豈有以天子的尊貴，遥遠地奔赴舅氏喪事的道理？我縱然想行孝，該如何對待大孝？縱然想講道義，該如何對待大義？天下是最重要的，君臣道理懸遠，怎麽能隨意相引誘，陷君於不道德的境地。尚書令、僕射以下可交付執法官員貶黜。"又下詔任命元丕爲都督，兼領并州刺史。後來下詔因平陽是京郊，改封元丕爲新興公。

初，李沖又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遂與子超娶沖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産數人，皆與别居。後得宫人，所生同宅共産。父子情因此偏。

起初，李沖的德行威望爲人矚目，他既是當時顯要人物，元丕有依仗的心意，就爲兒子元超娶李沖哥哥的女兒，即伯尚的妹妹。元丕前妻的兒子元隆同胞幾人，都與元丕分别居住。後來得到宫女，所生子女住在一起共有家産。父子的感情於是疏遠。

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并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并以謀逆伏誅。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

元丕父子大體的心願是不樂意遷到洛陽。高祖從平城出發，太子元恂留在舊都，到將要回洛陽時，元隆和元超等人密謀留下元恂，因之起兵攔截關口，謀劃占據井陘以北。當時元丕因年老居住在并州，雖然不參預他們開始的計劃，而元隆、元超都將計劃告訴了元丕。元丕外表上擔心不能成功，口中雖表示責難，心中却很贊同他們。等到高祖前往平城，推究穆泰等人是主謀，元隆兄弟都是黨羽。元丕也隨皇帝到平城，每次審問，命元丕坐在旁邊觀看。元隆、元超和元業等兄弟都以謀反罪伏法受死刑。有關官員上奏全家誅殺，下詔以爲元丕應連坐，衹因先前許下不受死刑的詔書，元丕本人没有參與叛逆，准許免去死刑，貶爲太原百姓，後妻所生二子准許跟隨在身邊。元隆、元超的同母弟和其餘庶出的兄弟，都流放到敦煌。元丕這時年近八十歲，還從平城扛着東西，跟隨皇帝到洛陽。高祖時常派遣左右的人慰勞勉勵他，於是回到晉陽。

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敕留

高祖逝世，元丕從并州來奔喪，世宗接見他。因元丕是舊臣元老，禮遇隆重。不久下令留

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絶人事。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儁、邕，并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在洛陽。後來在華林都亭飲宴，特地命他兩個兒子扶持他的坐立。元丕任官經歷六代，將近七十年，位高至宰輔，而退爲平民，然而還心戀京城，不能自己擺脱世間事情。不久詔書任命元丕爲三老。景明四年逝世，時年八十二歲。下詔追贈爲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謚號爲平。

長子元隆，先前因謀反被殺。元隆的弟弟乙升、元超，也同被誅殺。元超的弟弟元儁、元邕，都立有軍功。元儁被封爲新安縣男，元邕被封爲涇縣男。

淮陵侯元大頭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内三郎。從世祖有戰功，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淮陵侯元大頭，是烈帝的曾孫。善於騎馬射箭，擢升爲内三郎。跟隨世祖有戰功，賜予爵位。高宗初年，封淮陵侯。性格謹慎嚴密，皇帝十分重視他。擔任寧北將軍，升右將軍。去世，追贈高平公，謚號爲烈。

河間公元齊 元志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决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微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内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宫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

河間公元齊，是烈帝的玄孫。年輕時雄壯魁偉，世祖喜愛他勇敢强壯，安排在左右侍奉。跟隨征伐赫連昌，世祖的馬摔倒，賊寇人多逼近皇帝，元齊用身體遮擋捍衛，拼死攻打賊寇，賊寇纔退走，世祖得以上馬。這天如果没有元齊，世祖幾乎到危險邊沿了。世祖穿平常人服裝進入賊寇的城池，元齊一再規勸，世祖不答應，元齊就和幾個人跟隨世祖進入。城内人發覺後，各個門都關上。世祖和元齊等人便進入宫中，得到婦人的裙子，繫在長矛上，世祖登上城去，因此攻下城池，元齊很有貢獻。賜爵位爲浮陽侯。跟隨征伐和龍，因功勞被任命爲尚書令，升爵位爲公。後來和新興王元俊討伐禿髮保周，因事獲罪免去官職爵位。

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説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

劉義隆的將領裴方明攻占仇池，世祖又授任元齊爲前將軍，和建興公古弼討伐裴方明，於是攻克仇池，聲威震動羌人氐人。又賜爵爲河間公，和武都王楊保宗一起鎮守駱谷。這時保宗的弟弟文德勸説保宗關閉險阻據守，過了一段時間，秦州主簿邊因知道了這件事，秘密報告元齊。元齊早晨到保宗那裏，叫喊説："古弼到了，要宣讀詔書。"保宗出來，元齊喝令左右扶保宗

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内都大官。卒，謚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强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强禦，與御史中尉李彪争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户，豈有俯同衆官，避中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枝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

車駕南征，高祖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世宗時，除荆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剩請供。會赦免。肅宗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

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

上馬，用驛站馬匹飛奔送朝廷。氐人們於是推舉文德爲頭領，向劉義隆求援。義隆派遣將領房亮之、苻昭、啖龍等人率領軍隊援助文德。元齊出擊殺死啖龍，擒獲亮之。氐人於是被平定。因功勞被任命爲内都大官。去世，謚號爲敬。

長子元陵，繼承爵位。元陵性格耿直，天安初年，被乙渾殺害。

元陵的弟弟元蘭，以忠誠謹慎受到寵信。高祖初年，賜爵位爲建陽子。任武川鎮將時去世。

兒子元志，字猛略。年輕時精明强幹，博覽群書，很有文才。擔任洛陽令，不迴避豪强高官，和御史中尉李彪争奪道路，都入宫求見，當面陳述得失。李彪説："御史中尉避讓太子車輛，停下三公的衛士鼓吹，哪有洛陽縣令與臣下對抗的道理?"元志説："皇帝之鄉的縣令，普天之下的人誰不編入户籍，豈能低頭和衆官相同，避讓中尉?"高祖説："洛陽是我的豐沛，自然應該分道揚鑣。從今以後，可以劃分道路行走。"等到出宫，和李彪拿起尺器量道路，各取一半。高祖對邢巒説："這個小夥子還可以，所謂王孫公子，不鏤刻而自己雕琢。"邢巒説："經過霜露的枝條，大多强勁有氣節，落在本枝上的，不是鸞鳥就是鳳凰。"員外郎馮俊，是昭儀的弟弟，依仗權勢恣意敲打所屬的里正。元志命主管吏員逮捕關押，處以刑罰免除官職。因此違忤旨意，降爲太尉主簿。不久擔任從事中郎。

軍隊向南征伐，高祖穿着平民服裝觀察作戰的地方，有枝箭射向皇帝，元志用身體遮擋，高祖便得以逃脱。箭射中元志的眼睛，因此一隻眼睛失明。任命元志代行恒州事務。世宗時，授任荆州刺史，回朝，御史中尉王顯舉奏元志在荆州之時，强行買下良民爲婢女，以及剩留的人請求上供。遇大赦獲免。肅宗初年，兼任廷尉卿。後來授任揚州刺史，賜爵爲建忠伯。元志在州中威名雖不如李崇，也爲荆楚之人所畏懼。不久擔任雍州刺史。

晚年沉溺於聲色伎樂，在揚州時，在身邊侍奉的將近一百人，器物服飾珍奇美麗，高於當時標準。等到在雍州，更加崇尚奢侈，聚斂没有極

損。

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限，聲名於是損傷。

等到莫折念生反叛，詔令元志爲西征都督討伐他。念生派遣他的弟弟天生駐守隴口，與元志對峙。元志被賊寇打敗，於是放棄大軍逃回岐州。賊寇於是攻打城池。刺史裴芬之疑心城裏的人和賊寇暗中勾結，將要全部放出他們，元志不聽從。州民果然打開城門招引賊寇，用枷鎖住元志和芬之送給念生，被殺。前廢帝初年，追贈爲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元處真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扶風公元處真，是烈帝的後代。年輕時以勇敢有氣節聞名。擔任殿中尚書，賜爵爲扶風公，將大政委托給他，十分受尊重禮敬。吐京胡曹僕渾等人反叛，招引朔方胡爲增援。處真和高涼王元那等人討伐消滅了他們。性格貪婪，在軍中行事殘暴，因事獲罪被處死。

文安公元泥 元屈 元磨渾

文安公泥，國之疏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祖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子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并決獄訟。太宗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没於陳，潔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没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

子磨渾，少爲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

文安公元泥，是宗室疏遠的同族人。性格忠誠正直强健英勇，有智慧謀略。太祖優厚地對待他，賜爵爲文安公，任命爲安東將軍。去世。

兒子元屈，繼承爵位。太宗時在門下省，發布詔命。性格聰明敏捷，善於進奏事情，常合皇帝旨意，賜爵爲元城侯，加授功勞將軍，和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人一起決斷訴訟。太宗向東巡視，命元屈代理右丞相，山陽侯奚斤代理左丞相，命二人掌管軍隊朝政，十分有聲譽。後來吐京胡和離石胡出以兵等人反叛，設立將校，向外招引赫連屈丐。元屈統領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抵禦，魏勤死於戰陣，劉潔落馬，被吐京胡抓住并押送給屈丐，僅元屈的部衆還存在。太宗因元屈損失二位將領，想殺了他。這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懈怠，就赦免元屈讓他代理州中事務。元屈縱情飲酒，很荒廢政事，太宗累積他前後的過失，用囚車召回，在街市斬首。

兒子磨渾，年輕時爲太宗所瞭解。元紹作亂時，太宗躲藏在外，磨渾和叔孫俊假稱太宗所在的地方。元紹派手下二人跟隨磨渾前去，謀劃殺死太宗。磨渾出來後，就捆綁二人前往太宗那裏

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殺掉。太宗得到磨渾，大喜，於是成爲輔佐。因功勳賜爵位爲長沙公，任命爲尚書，外任爲定州刺史。去世。



魏書卷十五

列傳第三

昭成子孫

元寔君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憃，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

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爲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繞汝廬舍，伺便將發，吾愍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彷徨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宫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内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寔君，是昭成皇帝的庶出長子。稟性愚昧，殘忍無仁道。昭成帝末年，苻堅派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人來侵犯南部疆域，昭成帝派遣劉庫仁在石子嶺迎戰。昭成帝這時有病，不能親自統領各軍，就率領各部落避難到陰山，越過漠北。高車四面侵犯，又越過漠南。苻洛的軍隊撤退，昭成帝纔回到雲中。

當初，昭成帝因弟元孤推讓國家，就把一半部落授予元孤。元孤去世後，其子元斤失去官職心懷怨恨，想伺機作亂。這時，獻明皇帝和秦明王元翰都先去世，太祖年僅六歲，昭成帝患病，慕容后的兒子閼婆等人雖然年長，但嗣君没確定。元斤於是游説寔君説："皇帝要立慕容氏所生的兒子，而畏懼你作亂，想先殺你，所以近日以來，各人穿着軍衣，夜晚拿着兵器，圍繞着你的房舍，就要伺機發難，我同情你而相告。"這時苻洛等人的軍隊還駐扎在君子津，夜晚時常警惕戒備，各個皇子挾帶兵器來往於房舍之間。寔君觀察，以爲元斤的話是真的，就率領部屬謀害所有皇子，昭成帝也突然逝世。這天夜晚，各位皇子的妻子和宫女跑去告訴苻洛的軍隊，苻堅的將領李柔、張蚝統領兵馬向内逼近，部衆離散。苻堅得知後，徵召燕鳳詢問原因，燕鳳以實相告。苻堅説："天下的邪惡是共同的。"於是拘捕寔君和元斤，在長安西市車裂處死。

寔君的孫子勿期，擔任定州刺史，獲賜爵位爲林慮侯。去世。

子六狀，真定侯。

兒子六狀，爵位爲真定侯。

秦王元翰 衛王元儀 中山王元纂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克捷。建國十年卒。太祖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

秦明王元翰，是昭成皇帝的第三個兒子。年輕時有高尚的氣概，十五歲時就請求率領騎兵征討，皇帝認爲他很勇敢，派他率領二千騎兵。等到成人統領兵馬，號令嚴明，四處征討，多有戰功。建國十年去世。太祖即位，追贈元翰爲秦王，謚號爲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絶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

兒子元儀，高七尺五寸，身體十分魁偉，有美麗的鬍鬚，有算計謀略，年輕時能舞劍，騎馬射箭超過常人。太祖前往賀蘭部，隨從出入。登國初年，獲賜爵九原公。隨從打敗各部落，有謀略和征戰的功勞。

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晋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强，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决。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内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

等到太祖將要圖謀慕容垂，派遣元儀伺隙而欲有圖。慕容垂向元儀詢問太祖不親自來的用意，元儀説："先輩以來，世代占據北方土地，子孫相繼，不失舊業。祖宗接受晋國的統轄，爵位稱代王，東和燕國世代爲兄弟。我奉命而來，道理是没有錯的。"慕容垂認爲他的回答有膽量，因之開玩笑説："我的聲威遍於四海，你的君主不親自來見我，怎能不是錯誤?"元儀説："燕國如不整飭文德，想用軍威來增强自己，這是本朝將帥的事，不是我所知道的。"等到返回，禀報説："慕容垂死了纔可以動手，現在不行。"太祖嚴肅地問他。元儀説："慕容垂年紀已老，他的兒子慕容寶軟弱而没有威信，謀略不能决斷。慕容德自恃有才華，不是軟弱君主的臣子。嫌隙將在内部發生，那時可以圖謀他們。"太祖認爲是這樣。後來改封爲平原公。

太祖征衛辰，儀出别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宫。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棝楊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攝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驎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還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還代

太祖征討衛辰，元儀從另外的道路出兵，獲得了衛辰的尸首，傳送首級到行宫。太祖大喜，徙封元儀爲東平公。命令元儀在黄河以北督促屯田，從五原到棝楊塞外，分派人員耕種，很得人心。慕容寶侵犯五原，元儀緊隨其後占據朔方，截斷他的退路。等到并州平定，元儀的功勞大，升尚書令。跟隨包圍中山。慕容德失敗後，太祖把普驎的妻子周氏賜給元儀，以及奴僕和財物。不久升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晋封爲衛王。中山平定，又派遣元儀討伐鄴城，平定了鄴

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别從西北破其别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

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群臣入，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

先是，上谷侯岌、張衮，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并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别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嘆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

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爲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爲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逾墻告狀，太祖秘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内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宫中。少明敏，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内大將

城。太祖將回到代都，設置中山行臺，詔令元儀兼尚書令來鎮守中山，遠近歸附。不久徵召元儀以丞相入朝輔佐。又跟隨征討高車。元儀另從西北打敗高車别部。又跟隨討伐姚平，有功勞，賜給絹布綿牛馬羊等等。元儀四肢力氣超過常人，拉弓的力量將近十石；陳留公元虔，長矛大得出奇。所以當時的人説："衛王的弓，桓王的矛。"

世祖初生時，太祖喜悦，夜晚召元儀入宫。太祖説："你聽到夜晚召唤，竟不奇怪畏懼嗎?"元儀説："臣下誠心事奉陛下，陛下明察，臣下就自然安心了。夜晚忽然接到詔令，奇怪是有的，畏懼實在没有。"太祖把世祖出生的事告訴他，元儀起身叩拜而歌唱起舞，於是對飲到早晨。召群臣進宫，賜皇帝用的馬和皮帶、縑錦等物給元儀。

在這以前，上谷人侯岌、張衮，代郡人許謙等有名於當時，學問博通古今，開始來到都城，聽説元儀善待士人，先到元儀那裏。元儀都尊重他們，一起談論當代事務，指點河山，分辨城鄉，各處的成敗要害，倉猝之間一一列舉。許謙等人嘆服，相互間説："平原公有不可每世出現的雄才大略，我們應當依附在他後面。"

太祖因元儀有才器聲望，對他尤其尊重，多次前往他的宅第，如同家人的禮儀。元儀仗恃功勞寵信，於是和宜都公穆崇陰謀作亂，埋伏武士窺伺太祖，想殺死他。穆崇的兒子遂留在埋伏的武士中，太祖徵召他，將要有所派遣。遂留聽到徵召，恐怕事情敗露，翻墻報告，太祖保密而寬恕了他。天賜六年，天象變化多，占卜的人説"將有叛臣被殺"。太祖心中厭惡，殺了很多公卿，想以此來消除天災。元儀心内不安，單人匹馬逃跑。太祖派人捉住他，就賜他自殺，以平民禮儀安葬。元儀有十五個兒子。

兒子元纂，五歲時，太祖命令在宫中撫養。年輕時聰明敏捷，舉止有禮節，太祖喜愛他，恩典和各皇子相同。世祖登位，授任爲定州刺史，封中山公，升爵位爲王，賜給人力車和几案表示優待。元纂好飲酒多諂諛，政事以行賄而成，世祖殺死他親近寵愛的人。後來後悔過失修飾謹

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録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元幹　元禎　元瑞

良弟幹，機悟沉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内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游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鴟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鴟都將”。從世祖南巡，進爵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

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别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高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并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栗。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

慎，被任命爲内大將軍。在任清廉節約簡要慎重，又有廉正公平之稱。元纂在同宗親屬中最年長，宗室有事，都向他咨詢。逝世，謚號爲簡。

元纂的弟弟元良，性格忠誠篤實。太宗追録元儀的功勞，封元良爲南陽王來繼承元儀爲其後嗣。

元良的弟弟元幹，機敏善悟沉穩勇敢，善於射箭騎馬，年輕時有父親的風範。太宗即位，任命他爲内將軍、都將，入宫防衛。太宗出游到白登山的東北，元幹騎馬隨從。有兩隻鴟鵂飛在空中鳴叫，太宗命左右的人射它們，没人能射中。鴟鵂旋轉飛翔漸高，元幹自己請求射擊，用二箭射下兩隻鴟鵂。太宗嘉獎他，賜給皇帝用的馬匹弓箭金帶各一件，以表彰他的能力，軍中於是稱他爲“射鴟都將”。跟隨世祖向南巡視，升爵位爲新蔡公。高宗即位，任命他爲都官尚書。去世，謚號爲昭。

兒子元禎，理解各地的語言，善於騎馬射箭。世祖時，擔任司衛監。跟隨征伐蠕蠕，忽然遇到賊寇的别部，敵衆我寡，元禎於是在山上解開馬鞍放馬，以顯示有埋伏，賊寇果然懷疑而迴避他們。

高祖初年，獲賜爵位爲沛郡公。後來被任命爲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人時常抄掠，前後的郡守州牧大多維係而已。元禎於是設下謀略，召集新蔡、襄城蠻人魁首三十多人，元禎全副武裝，在州城西爲他們設酒宴，讓他們觀看射箭。先選擇左右能射擊的二十多人，元禎自己射了幾箭都中了靶，然後命令左右依次射擊，都射中了。預先放出一個犯死罪的囚徒，命他穿上軍服，也參加射擊的行列，命他射擊射不中，元禎當即斥責而殺了他。蠻人魁首等信服元禎的技能畏懼元禎的威風，互相看着發抖。又預先教左右的人選取死罪囚犯十人，都穿上蠻人衣服，説是抄掠的賊寇。元禎於是到座位上，假裝抬眼看天，略微有風吹動，元禎對蠻人説：“風稍微暴烈，似乎有抄掠的賊寇進入境内，不過十來人，當在西南五十來里的地方。”就命令騎兵追擊，果然捆綁送

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

上十人。元禎對蠻人們説："你們鄉間有人如此抄掠，該不該處死?"蠻人都叩頭説："罪該萬死。"元禎就殺了十人。於是放蠻人返回，并加以慰問告諭。蠻族大爲信服，從此境内没有殘暴的擄掠。淮水以南的人相繼歸附的有三千多户，安置在城東汝水的旁邊，名叫歸義坊。

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 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静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

當初，豫州城中豪强胡丘生多次和外人勾結。等到元禎擔任刺史，丘生曾經犯罪，心懷仇恨圖謀不軌，假裝結婚聚集市民告訴大家説："刺史想遷移城内大户人家，送到代京。"共同謀劃在城中造反。市民石道起將事情秘密報告給元禎，建議快速掩襲丘生和所有參預謀劃的人。元禎説："我不辜負别人，别人憑什麽叛亂? 衹是丘生欺騙了大家。如果馬上逮捕，衆人必定大爲畏懼。我平静地等待他們，不久自己將後悔歸服。"話没説完，城中三百人自己捆綁到了州府門前，陳述丘生狡譎欺騙的罪行。丘生單人匹馬逃跑。元禎寬恕而不追究。

後徵爲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

後來徵召爲都牧尚書。逝世，追贈爲侍中、儀同三司，謚號爲簡公。有八個兒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第五個兒子叫元瑞。當初元瑞的母親尹氏，懷孕時受傷。後來白天睡覺，夢見一個老頭帶着衣帽告訴她説："我賜給你一個兒子，你不要憂慮。"醒後私下喜悦。又詢問占卜的人，占卜人説："很吉利。"不久就生下元瑞，元禎認爲與夢相合，所以起名爲瑞，字爲天賜。擔任太中大夫。去世，追贈爲太常卿。

陰平王元烈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熹。子裘襲。

元儀的弟弟元烈，剛强勇武有智慧謀略。元紹作亂，百官不敢説話，僅元烈行走到外面，假稱依附元紹去尋找拘捕太宗。元紹相信了他，他從延秋門出來，於是迎立太宗。因功勞升爵爲陰平王。逝世，謚號爲熹。兒子元裘繼承爵位。

秦王元觚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觚以求賂。太祖絶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衛將走歸。爲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

元烈的弟弟元觚，勇敢聰明有膽量氣魄，年輕時和哥哥元儀跟隨太祖，在左右侍奉保衛。出使慕容垂，慕容垂晚年，大權在群臣手中，於是留住元觚來求取財貨。太祖不同他們來往。元觚率領左右幾十個騎兵，殺死他們的守衛將要逃

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驎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柩，斬其尸，收議害觚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改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回。被慕容寶捉住，帶回中山，慕容垂對待他更優厚。元觚於是留心學業，熟讀經書幾十萬字，慕容垂的宗室成員都稱道尊重他。太祖討伐中山時，慕容普驎已自己登位，就謀害元觚來堅定衆人的心，太祖聽説後哀傷悲慟。等到平定中山，發掘普驎的棺材，砍斷他的尸體，逮捕商議謀害元觚的高霸、程同等人，都滅五族，用大刀砍傷殺死他們。隨之改葬元觚，追謚爲秦愍王，封他的兒子元夔爲豫章王來繼承元觚。

常山王元遵　元素　元可悉陵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太祖初，有佐命勛，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别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鎮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群盗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常山王元遵，是昭成皇帝的兒子壽鳩的兒子。年輕時强壯勇敢，不拘小節。太祖初年，有輔佐登位的功勛，賜爵位爲略陽公。慕容寶失敗時，元遵另外率領七百騎兵截斷他的退路，因此有參合陂的大勝。等到中山平定後，任命他爲尚書左僕射，加授侍中，鎮守勃海的合口。到博陵、勃海盗賊紛起時，元遵討伐平定了他們。調任州牧，封常山王。元遵愛飲酒，天賜四年，因醉酒亂性對太原公主失禮，賜他自殺，以平民禮儀安葬。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内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内都大官。高宗即位，務崇寬征，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群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

兒子元素，是太宗的姨母所生，特别受到親近寵信。年輕時進入宫中侍奉，頻繁擔任顯要官職，賜爵位爲尚安公，任命爲外都大官。世祖初年，又繼承爵位。休屠郁原等反叛，元素討伐他們，殺死魁首，遷徙一千多家到涿鹿的南面，設立平原郡來安置他們。等到平定統萬，因元素有聲威懷柔的謀略，任命他爲假節、征西大將軍來鎮守。後來任命爲内都大官。高宗即位，一意崇尚減少徵發，罷除各種雜調。有關官員上奏國家用度不足，一再請求恢復舊税額，僅元素説："我聽説'百姓不充足，君主跟誰充足。'"皇帝認爲他説得對而聽從。詔令群臣商議决定皇子的名字，元素和司徒陸麗議論説："古代帝王起名，體式有五種：有信實，有德義，有物象，有假藉，有仿照父名。伏惟陛下處於盛大光明的國運，順應昌樂發達的氣數，誕生了皇子，應以德義命名。"高宗聽從建議。元素在宗室有德行，又年紀老，皇帝每次接進宫，都詢問治國政事。元素執意推稱有病回到宅第。一向性格端方正

葬金陵，配饗廟庭。

直，任官五十年，始終如一，當時輿論贊美他。逝世，謚號爲康，在金陵陪葬，在廟庭配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長子可悉陵，十七歲時，跟隨世祖狩獵，遇到一頭猛虎，可悉陵於是空手擊倒它而獻給世祖。世祖說："你的才華力量超越常人，應當爲國辦事，不要如此。"就任命他爲内行阿干。又跟隨平定涼州。沮渠茂虔派一名勇將和可悉陵相鬥，兩個長矛都折斷了。可悉陵抽箭射擊對方，對方落馬，可悉陵恐怕對方的救兵到來，來不及拔劍，就用刀子扭對方的頸子，使對方的頭離開了身子。世祖認爲他勇敢，當天任命他爲都幢將，封爲暨陽子。任中軍都將時去世。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弟弟陪斤，繼承爵位，因事獲罪被削除封國。

元昭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爲齊郡王簡舉哀，而昭乃作宫懸。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呆，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爲黄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佷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叉，所以贈禮優越。

陪斤的兒子元昭，小名叫阿倪，尚書張彝召他兼殿中郎。高祖將爲齊郡王元簡舉辦喪事而元昭却懸挂樂器在四壁。高祖大發脾氣，下詔說："阿倪愚笨，誰召他爲郎！"於是貶張彝穿白衣代理尚書，元昭被停職。世宗時，元昭的堂弟元暉受寵當權，元昭逐漸升到左丞。世宗逝世，于忠當權，元昭擔任黄門郎，又曲意侍奉他。于忠專權耍威風，誣陷忠良，多是元昭所指使的。靈太后臨朝聽政，元昭擔任尚書、河南尹。耳聾而殘忍暴戾，處事一意峻刻急躁，各處憎惡他。不久出任雍州刺史，在州中貪婪暴虐，爲人民的大禍害。後來入京擔任尚書，諂諛侍奉劉騰，升爲征西將軍。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因向元叉行賄，所以追贈禮優厚。

元玄

昭子玄，字彦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及前廢帝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出帝即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即齊獻武王心膂。帶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出帝重其强正，封臨淄縣子。後從帝入關。

元昭的兒子元玄，字彦道，以節儉聞名。莊帝時，擔任洛陽令。等到前廢帝即位，元玄上奏疏乞求安葬莊帝，當時議論贊美他。後來授任尚書左丞。出帝即位，任命孫騰爲左僕射，孫騰是齊獻武王的心腹。孫騰帶兵器進尚書省，元玄依法令糾舉彈劾他，當時人都爲元玄擔心，出帝看重他的剛强正直，封爲臨淄縣子。後來跟隨皇帝進入關西。

元紹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决不避强禦。世宗詔令檢趙脩獄，以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奸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卒於凉州刺史。

元昭的弟弟元紹，字醜倫。年輕時聰明有智慧。升尚書右丞。元紹決斷不迴避有權勢的人。世宗詔令核查趙脩的案件，元紹因趙脩以諂媚而得寵，因此就用棍棒責罰，使他致死。皇帝責備元紹不再稟報。元紹説："趙脩奸詐諂諛超過董賢，臣下如不因他的過失除掉他，恐怕陛下又要背上哀帝的名聲。"因元紹言語正直，於是不治罪。等到出宫，廣平王元懷叩拜元紹，道賀説："阿翁是皇室的正直之士，即使朱雲、汲黯如何能超過？"元紹説："祇遺憾殺他稍晚，以爲慚愧而已。"任涼州刺史時去世。

元忠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沉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僚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群僚侍臣執别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陪斤的弟弟元忠，字仙德。年輕時沉穩樸實，以忠誠謹慎聞名。高祖時，屢經升遷至尚書右僕射，賜爵爲城陽公，加授侍中、鎮西將軍，有輔佐的辛勤，百官都尊敬他。太和四年，病重辭職，在高柳養病。皇帝親自送到都門外，賜予各種絲織品二百匹，同僚侍臣握手告别者，無不流淚。到他去世，都哀悼憐惜。謚號爲宣，命有關官員爲他立碑刻石。有十七個兒子。

兒子元盛，字始興，繼承爵位，擔任謁者僕射。去世。

元壽興　元嶷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覆。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己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逾墻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譖，世宗亦更無所責。

元盛的弟弟壽興，年輕時聰明好學。世宗初年，擔任徐州刺史，在任時貪婪暴虐，失去民心。他的堂兄侍中元暉，深深地妒忌他的能力，於是向皇帝誣陷他，詔令尚書崔亮乘驛站馬匹去核查。崔亮出發時，接受元暉的意旨，就鞭打三個寡婦，命她們誣陷自己，稱壽興欺壓自己爲婢女。壽興恐怕終究不會免予死刑，就讓他的妻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帶領十輛車，運輸小麥經過囚牢的旁邊。壽興趁機翻墻出來。脩義用大木盒裝上壽興，上面蓋小麥，載着他逃出來。於是到河東，躲藏在脩義家。逢到大赦，就出來拜見世宗，自己陳述被元暉所誣陷，世宗也就不再有所責罰。

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宫，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

當初，壽興擔任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宫，地位低賤，因公事壽興打了他三十棒。等到王顯受

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世宗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闋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壽興弟益生，少亡。

寵幸，擔任御史中尉，舉奏壽興在家時常有怨言，誹謗朝廷。利用皇帝飲酒過多頭腦麻木時，就舉奏這件事，使皇帝批注同意，直接交給壽興賜令自殺。皇帝寫的一半不成字形，當時見到的人也知道不是皇帝的本意，衹是畏懼元暉等人的威勢，不敢表示。等到行刑的日子，王顯親自前往監督。壽興提筆自作《墓誌銘》説："洛陽男子，姓元名景，天下有道而無機運，生命不長久。"其餘的文字長不加記載。他回頭對兒子説："我的棺材中可以放一百張紙，兩隻筆，我要在地下控訴王顯。如果高祖的靈魂有知，一百天之内必定取王顯，如果無知覺，那還有什麼可留戀的?"等到世宗逝世，王顯不久被殺。壽興的死，當時的輿論也以爲是前任中尉彈劾高闋讒言嘲諷所導致。靈太后臨朝聽政，三公郎中崔鴻上奏疏爲壽興伸冤，下詔昭雪，追贈壽興爲豫州刺史，謚號爲莊。壽興的弟弟益生，年輕時亡故。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元忠的弟弟元德，被封爲河間公。擔任鎮南將軍時去世，追贈爲曹州刺史。

德子悝，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

元德的兒子元悝，擔任潁川太守。擔任光州刺史時去世，謚號爲恭。

子嶷，字子仲。出帝初，授兖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嶷要闕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静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

兒子元嶷，字子仲。出帝初年，授任兖州刺史。這時市民王奉伯等人互相煽動謀反。元嶷放棄城池出走，門閘發動折斷元嶷腰闕而出城。詔令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率州中兵士前去討伐，元嶷返回，又任兖州刺史。封爲濮陽縣伯。孝静帝時，調任尚書令，兼管選部。元嶷雖擔任重要職位，順應時勢而已。擔任瀛州刺史時逝世，追贈爲司徒公，謚號爲靖懿。

元暉

忠子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書主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爲給事黄門侍郎。

元忠的兒子元暉，字景襲。年輕時沉穩機敏，較多地涉獵過文史。世宗即位，任命他爲尚書主客郎。巡視觀察風俗，返回，奏事合乎旨意，擔任給事黄門侍郎。

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世宗曰：

當初，高祖遷都到洛陽，而在位的舊臣顯貴都以遷徙爲難事，當時想調和衆人的心，就同意冬天住在南方，夏天便住在北方。世宗很受左右的言論誘惑，外面的人於是有回到北方的疑問，以致有人出賣農田房屋，不安心居住。元暉就請

"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外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爲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

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黄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侍中"。

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户，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

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户，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

求在閑暇之時言事。世宗説："先帝遷都的時候，本來約定冬南夏北，我想遵循成命，所以有外人的輿論。"元暉説："先帝遷都，因百姓留戀故土，所以發布冬夏二地居住的詔令，是權且安定人心而已。這是當時的話，實在不是先帝内心的本意。而且北方遷來的人，安居歲月已久，公私生計已確立，不再有返回的心願。陛下應完成高祖遷都的大業，不要相信邪僻臣屬不正確的説法。"世宗聽從了他的意見。

又升爲侍中，兼領右衛將軍，雖然對政事没有彌補增益，却深受親近寵信。凡是在宫中機密的事情，元暉另外奉命藏在櫃中，僅元暉進去纔能打開，其他的侍中、黄門没有知道的。侍中盧昶也受到恩愛青睞，所以當時人稱爲"餓虎將軍，飢鷹侍中"。

調任吏部尚書，收受財貨任用官員，都有定價，大郡太守二千匹，次郡太守一千匹，下郡太守五百匹，其餘官職多少不等，天下稱吏部爲"市曹"。外任爲冀州刺史，到州的時候，接連用車載物資，從信都出發，到湯陰之間，首尾相接，道路上不斷。車上脂角少，就在道路上將所遇到的牛，活生生地截取它的角來使用。元暉核查人户，准許自首，繳納調絹五萬匹。然而聚斂没有極限，百姓憎惡他。

肅宗初年，徵召任命元暉爲尚書左僕射，詔令他兼管吏部選拔事務。元暉上奏疏説："臣下聽説治民的根本，實在於委派州牧郡守之類官員。得到合適的人就政事公平民衆得到治理，人選不合適就訴訟興起仇怨結成。除非考察好壞，明確加以貶斥賞賜，將如何能黜那些貪婪懈怠的人，提升這些清廉勤奮的人呢？私下以爲大使的巡視考察，必然增加迎送的費用；御史奔往糾察，非常違背威嚴的刑罰。而且短暫的來往，事理不周到，縱然有檢舉，實在不公平恰當。我以爲應該命令三公、尚書省長官八座、侍中、黄門，各自分布耳目，在外訪求州牧鎮將，治理民衆的郡守縣令有没有能力。如果文德教化有方略，清白顯著，應將姓名上報，當即加以褒揚擢升。如果治理没有成效，貪婪暴虐的名聲遠揚，

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

也馬上出示在簿録上，加以貶斥免職。如此就可以足不出户，坐在屋中知道四方的事，端正地坐着垂衣拱手，明白地賞賜正確地處罰了。”又上奏以爲“御史的職位，專任凶猛的，必然施展爪牙，有所吞噬搏擊。如果選拔年輕的後輩、性情剛烈的人，恐怕他們輕率地使用力量鋭氣，傷人的地方就多。我認爲應該挑選經過事務的舊官員、忠誠善良公平謹慎的人擔任。”詔令交付外朝，依照這些施行。

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决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鋭於奸利之所致也。平吴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户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静邊以息占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内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飢饉積年，户口逃散，生長奸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

後來詔令元暉和任城王元澄、京兆王元愉、東平王元匡共同决斷門下省大事。元暉又上奏疏論述行政要點：“其一是：御史的職位，務必要得到賢人，果真選到合適的人，不拘泥於品級，長久處於這個職位，要求他成功。其二是：安定民衆和邊境，觀察時機而行動，近來邊境的將領，没有遠大的謀略，貪圖僥幸的功勞，荆楚大梁的和好没有聽到，而養蠶婦女的怨恨不斷産生，這是庸人所做，專意於奸邪利益所導致的。平定吴的計劃，自然有良好的打算，不在於一城一地。又黄河以北的幾個州，是國家的根基，饑荒發生多年，户口流動失散。當今邊境上兵士又開始徵發，就像現在這樣，哪裏容易調動？我以爲幾年以來，僅應該穩定邊境來停息兵役，安撫人心鼓勵農耕，施恩惠於中原。請求嚴厲命令邊境將領，從今以後有賊寇請歸附的，不准許擅自派兵接應，都必須上疏報告，違犯的人即使有功勞，也請以違背詔書論處。其三是：國家的物資儲蓄，僅依靠黄河以北。發生饑荒多年，户口逃散，産生出奸詐，於是有人隱瞞人口，多計算老小，隨意標注死亡。收人家的租調，剥奪入私庫。民衆在下受困苦，官府在上受損失。除非另立權宜的制度，妥善加以考查，否則損耗的發生，將不會停止。請求徵求意見，明確宣布條例。”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録》，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晋、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秘器，贈使

元暉很愛好文學，招集儒生崔鴻等人編撰各派學説的大事，以類别相區分，名叫《科録》，共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到晋、宋，共十四代。元暉病重，上奏表獻《科録》。神龜元年去世，贈給棺材，追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劍、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

司空公，謚號爲文憲。將安葬時，賜給儀仗、帶劍、鼓吹二十人，羽林騎一百二十人。

陳留王元虔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没。

陳留王元虔，是昭成帝的兒子紇根的兒子。年輕時以强壯勇敢聞名。登國初年，賜爵位爲陳留公。和衛王元儀打敗黜弗部。跟隨道武帝攻打衛辰。慕容寶前來侵犯，元虔斷絶他的左翼部隊。慕容寶失敗，慕容垂氣憤地來到桑乾。元虔勇敢而輕視敵人，在戰陣中死去。

虔姿貌魁傑，武力絶倫。每以常矟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争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摇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嘆，爲之流涕。太祖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悦爲朱提王。

元虔身體魁偉出衆，武藝力量超越常人。常因通常的矛既細又短，製作得很大還嫌輕，又在刃下連綴鈴鐺。他拉弓的力量幾倍於平常的人。因他的兵器在同代中格外特殊，代京的兵器庫房中時常保存作爲紀念。元虔常親臨戰陣，用矛刺人，刺穿後高高舉起來。又曾用一隻手猛插矛到地上，乘馬假裝退走，敵人争相奪取，拔不出來，元虔拉弓射他們，一箭殺死二三人，摇矛的人如丢魂似地逃散，纔慢慢派人取矛離去。每每跟隨征伐，時常先登城衝陣，勇敢在當時稱第一，敵人不分多少，没有誰能抵抗他的前進。到他逝世時，全國悲傷嘆息，爲他流下眼淚。太祖追念可惜，多次傷心哀慟。追謚爲陳留桓王，在廟庭配祭，封他的兒子元悦爲朱提王。

朱提王元悦　元崇

悦外和内很。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悦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宫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爲内外所重，悦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門，悦因背誘奸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即位，引悦入侍，仍懷奸計，説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悦

元悦外表和藹内心狠毒。太祖時常因桓王爲國事而死，特地加以親近寵信。擔任左將軍，繼承封爵。後來擔任宗師。元悦仗恃寵信驕傲自誇，時常對所親近的王洛生之流説："一旦皇帝逝世，我僅避讓衛王，除此之外誰在我前面?"衛王元儀，有美麗的鬍鬚，爲内外的人所敬重，所以元悦這麼講。當初，姚興贖回狄伯支，元悦送他，路過雁門，元悦於是背地引誘奸猾的豪强，以博取他們的歡心。後來遇事受譴責，逃跑，投往雁門，打算招集豪强，要做叛逆的事，被當地人捉住送到京城，太祖寬恕而不加罪。太宗即位，召元悦入宫侍奉，又心懷詭計，游説皇帝説："京城人員雜，不可相信，應該誅殺不同類的人。另外雁門的人奸計多，都可誅殺。"想

内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以此來報他的私仇。太宗不聽從。元悦内心懷疑恐懼，藏着刀入宫侍奉，陰謀做大逆不道的事。叔孫俊懷疑他，偷看到他的懷中有一把刀，捉住後賜他自殺。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悦，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别督諸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

弟弟元崇，世祖詔令他繼承桓王爵位。元崇性格沉穩忠厚。當初，衛王死後，太祖想增强宗室親屬的情感，下詔召各王子弟入宫飲宴。常山王元素等三十多人都以爲與衛王相連坐，懷疑畏懼，都出城逃跑，將要投奔蠕蠕，僅元崇獨自前去。太祖見到他十分高興，優厚地加以恩待賞賜，就寵信尊敬他，元素等人也由此安下心來。很久之後，任命他爲并州刺史，有政績。跟隨世祖征伐蠕蠕，另外統領各軍從大澤出兵，越過涿邪山，威風震懾沙漠北面。逝世，謚號爲景王。

子建，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兒子元建，繼承爵位，降爵位爲公。擔任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去世。

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

元建的兒子元琛，擔任恒朔二州刺史。

琛子翌，尚書左僕射。

元琛的兒子元翌，擔任尚書左僕射。

元顗　元崘

虔兄顗，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爲郡。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太祖，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床而據顗坐。顗不知代己，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耻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元虔的哥哥元顗，性格嚴肅穩重言語不多，太祖常常尊敬他。一向有謀略，跟隨平定中山，因功勞賜爵爲蒲城侯、平盧太守，特别受寵信厚待，賜給鼓吹和衛兵儀仗，待遇同於州牧。處理政事以聲威信實著稱。在任七年，就任用元易干代替元顗爲郡守。當時易干的兒子萬言得到太祖的寵信，易干仗恃他的兒子，輕視元顗，不告訴詳情，率輕裝騎兵突然趕到，將元顗推下坐床而占據元顗的座位。元顗不知道他取代自己，以爲是因罪被捕，不久知道情形，對他的侮辱傲慢感到耻辱，就對易干説："我任期已滿被取代，是正常的；你没有禮節侮辱我，怎可容忍呢?"就捕捉殺了他，將情况上報。太祖認爲他勇敢。萬言多次申訴，太祖就下詔令元顗輸納贖命物。元顗於是自己請予以治罪，太祖赦免他，又免去贖資。後因病去世。

子崘，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陰。濟淮，劉義隆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崘曰：

兒子元崘，世祖時繼承父親的爵位，因功勞授任統萬鎮將。後來跟隨永昌王元仁向南征伐，另外從汝陰出兵。渡過淮水，劉義隆的將領劉康祖駐守在慰武亭來截斷軍隊的退路，將士們很憂

“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并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宫。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定公。子琛襲爵。

慮。元崘説：“現在大風强勁，如命令推草車并行齊進，趁風施放烟火，以精鋭的兵士從後面進攻，打敗他們是必然的。”大家聽從了他的建議。殺死康祖，傳送首級到行宫。高宗即位，授任他爲秦州刺史，升爵位爲隴西公。去世，謚號爲定公。兒子元琛繼承爵位。

毗陵王元順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疏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克，乃從留宫自白登南入繁畤故城，阻㶟水爲固，以寧人心。太祖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黄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説之，在坐莫不祗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毗陵王元順，是昭成帝的兒子地干的兒子。性格粗疏狠毒。登國初年，賜爵位爲南安公。等到太祖討伐中山，留下元順守衛京城。栢肆失敗時，有逃回的軍人，説大軍逃散，不知道太祖的去向。元順聽説後，想要自己登位，接受莫題的規勸，纔作罷。當時賀力眷等在陰館聚集民衆作亂，元順討伐他們不能取勝，就從留守宫廷自白登向南進入繁畤舊城，阻隔㶟水固守，來安定人心。太祖稱贊他，升封爵爲王，擔任司隸校尉。太祖喜好黄老之術，多次召集各王和朝臣親自爲他們解説，在座的人無不恭敬嚴肅，惟獨元順躺着打呵欠，不回頭而吐唾沫。太祖發怒，廢黜他。元順以王的身份在家中逝世。

遼西公元意烈　元拔干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没於慕容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耻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勃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鎮將。

遼西公意烈，是昭成帝的兒子力真的兒子。先前淪落到慕容垂國内，太祖征伐中山，他拋棄妻子兒女到井陘迎接。等到平定中原，有征戰俘獲的功勛，賜爵位爲遼西公，授任爲廣平太守。當時和跋擔任鄴城行臺，意烈性格英勇剛硬，自以爲是皇帝親屬，以位居和跋之下爲耻，就暗地勾結黨與，將要襲擊鄴城，泄露後被賜令自殺。

兒子拔干，博通古今。父親雖然有罪，但太祖以拔干是宗室近親，委任他爲心腹。有計謀，屢次貢獻忠誠勤奮。太宗登位，授任勃海太守，官吏百姓喜愛他。賜爵位爲武遂子。改任平原鎮將，得到將領士兵的歡心。去世，謚號爲靈公。

兒子受洛，繼承爵位，升爵位爲武邑公。去世。

兒子叱奴，擔任武川鎮將。

元洪超　元粟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黄門侍郎綏慰

叱奴的兒子洪超，頗有學問。佛教徒叛亂之後，詔令洪超秉持符節兼黄門侍郎安撫慰勞冀

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州。返回，上奏説："冀州土地遼闊，邊界離州城六七百里，靠近海邊險要遥遠，應分開設置一州，鎮守阻遏海灣。"朝廷議論聽從了他，後來就設置滄州。任北軍將、光祿大夫時去世。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勛賜爵彭城公。卒，陪葬金陵。

意烈的弟弟元勃，善於射箭騎馬，以功勛賜爵位爲彭城公。去世，在金陵陪葬。

長子粟，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闕表聞。粟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金陵。

長子元粟，繼承爵位。世祖時，統領各軍駐守在沙漠南。蠕蠕闕上奏疏報告。元粟忠誠耿直，善於統御部衆，安撫將領士兵，一定和他們同甘苦。征討和龍，因功勞升爵位爲王。逝世，在金陵陪葬。

元渾　元庫汗

粟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

元粟的弟弟元渾，年輕時善於射箭騎馬，世祖賞識他。遇上各方使者到朝廷，元渾射三頭野獸，每次發射都射中，滿座的人都認爲很好。等到擔任宰官尚書，因驕傲放縱造成過失，因事獲罪免官。流放到長社，被别人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世祖悦，賜一金兔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即位，復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襲。

兒子庫汗，擔任羽林中郎將。跟隨世祖向北巡視，有隻兔子在皇帝車駕前跳出來，命庫汗射擊，兔子隨弦聲而倒下。世祖高興，賜予一個金兔來表彰他的才能。高宗修建恭宗廟，庫汗被賜爵位爲陽豐侯。顯祖即位，又修建高宗廟，任命庫汗爲殿中給事，升爵位爲公。庫汗善於决斷，時常奉命爲使者巡視州鎮，依實情判案，所經之處都稱贊他。秦州民衆前往朝廷請求庫汗擔任刺史的前後一千多人，朝廷准許了。没來得及派遣，庫汗遇疾病去世。兒子古辰繼承爵位。

元窟咄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

昭成帝的兒子窟咄。昭成帝逝世後，苻洛因他年長，逼迫他遷到長安，苻堅以禮待他，教給他學問。因禍亂跟隨慕容永向東遷徙，慕容永任命他爲新興太守。

劉顯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太祖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内難，乃北逾陰山，幸

劉顯失敗後，派遣弟弟亢埿等人迎接窟咄，於是逼近南部疆域，這時各部落騷動。太祖的左右于桓等人密謀響應窟咄，同謀人單烏干將事情報告太祖。太祖擔心震駭人心，深思不采取行動。三天後，于桓把計劃告訴他的舅舅穆崇，穆崇又報告太祖。太祖於是誅殺于桓等五人，其餘莫題等七姓，都寬恕而不追究。太祖擔心内亂，

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驎軍近，衆乃小定。

就向北翻越陰山，前往賀蘭部，派遣安同和長孫賀向慕容垂徵集軍隊。長孫賀逃跑投奔窟咄，安同抄小道到達中山。慕容垂派遣兒子賀驎率領步兵騎兵六千人跟隨安同。安同和慕容垂的使者蘭紇一同返回，到達牛川，窟咄哥哥的兒子意烈防堵他。安同於是隱藏在商人的袋子中，到晚上就躲進空井，得以免死，隨之投奔賀驎。賀驎的軍隊既不到，窟咄逐漸向前逼近。賀染干暗中懷有二心，就爲窟咄前來侵犯北部疆域。人們都驚訝害怕，没有穩固的志向。這時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和各烏丸部落逃跑投奔衛辰。賀驎聽説後，馬上派遣安同、朱譚等人前來。得知賀驎的軍隊靠近，衆人纔稍微安定。

太祖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驎，因克會期。安同還，太祖逾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别帝，歸於中山。

太祖從弩山前往牛川。窟咄進軍駐守高柳。太祖又派安同前往賀驎那裏，因而約定會合的日期。安同返回，太祖越過參合陂，出兵代郡北和賀驎在高柳會合。窟咄困窘急迫，望旌旗而奔跑，於是被衛辰殺死，皇帝收集了他全部的部衆。賀驎告别皇帝，回到中山。

魏書卷十六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并闕，皆早薨，無後。

道武皇帝有十個兒子。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元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元熙，王夫人生河南王元曜。河間王元脩、長樂王元處文二王的母親記載缺略。段夫人生廣平王元連、京兆王元黎。皇子元渾和元聰的母親都記載缺略，都死得很早，没有後代。

清河王元紹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凶佷險悖，不遵教訓。好輕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之，遂與不協，恒懼其爲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宫，將殺之。會日暮，未决。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逾宫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宫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僚於西宫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群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群臣乃知宫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

清河王元紹，天興六年封。他凶惡殘忍陰險狂悖，不遵守教導。喜好輕浮地游逛街巷，劫掠行人，砍殺射擊猪狗，作爲戲耍玩樂。太祖曾經對他發怒，把他倒懸在井中，將要死時纔放出來。太宗常用做人的正道要求他，於是同太宗不和諧，太宗總畏懼他造成變亂。這時元紹的母親夫人賀氏遭到譴責，太祖將她囚禁在宫中，就要殺掉她。遇到天黑，没有决定。賀氏密告元紹說："你將如何救我?"元紹於是在夜晚和部下以及宦官幾個人，翻越宫廷冒犯禁中。左右侍奉皇帝的人叫喊說："賊寇來了!"太祖驚醒起身，尋找弓箭佩刀找不到，於是突然逝世。第二天，宫門到中午不打開，元紹假稱詔書召唤百官到西宫端門前臉朝北而站立，元紹從門縫間對群臣說："我有父親，也有哥哥，公卿想跟從誰呢?"王公以下都大驚失色，没有回答的人。很久以後，南平公長孫嵩說："跟從大王。"群臣這纔知道皇

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凶凶，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

帝逝世，而不確知逝世的情狀，惟獨陰平公元烈哭泣後離去。這時朝野騷動不安，人們各懷不同的心思。肥如侯賀護在安陽城的北面舉起烽火反抗，所以賀蘭部的人都前往奔赴，其餘舊部也率領子弟招集同族的人，處處聚集。元紹聽説人心不安，就拿出布帛分發賞賜王公以下，上者幾百匹，下者十匹。

先是，太宗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宫人爲内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群臣於城南都街生臠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悦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在這以前，太宗在外，聞知變亂就返回，潛伏在山中，派人在夜晚告訴北新侯安同，衆人都響應。太宗到達城西，衛士將元紹拘捕押送給太宗。太宗於是賜令元紹母子自殺，誅殺他的手下宦官、做内應的宫女十多人，先冒犯皇帝的人，群臣在城南的都街活生生地切割而吃了他們。元紹時年十六歲。元紹的母親是獻明皇后的妹妹，嬌美而華麗。當初太祖到賀蘭部，見到後喜歡她，告訴了獻明后，請求娶過來，皇后説："不可以，此人太美不善良，而且已有丈夫。"太祖秘密派人殺死她的丈夫而後娶她，生下元紹，終於招致謀反的事情。

陽平王元熙 元他 元世遵 元敬先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閲，甚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温明秘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陽平王元熙，天興六年封。聰明通達有德操，爲宗室親屬所欽佩敬重。太宗在東部練兵，詔令元熙統領十二軍接受檢閲，很有軍威，太宗贊美他，賞賜豐厚。後來討伐西部越勤，有功勞。泰常六年逝世，時年二十三歲。太宗悲傷不止，賜給棺材，禮品充足。元熙有七個兒子。

長子他，襲爵。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别破餘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

長子元他，繼承爵位。身高八尺，身材面貌美好，性格謹慎忠厚，武藝超過常人。跟隨世祖在西河討伐山胡白龍，屠滅城池，另外打敗殘餘的黨羽，斬首幾千級。改封爲臨淮王，任命爲鎮東將軍。不久改封爲淮南王，授任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守虎牢。威名十分顯著。後來和武昌王元提率領并州各軍在黄河以西討伐吐京叛變的胡人曹僕渾，平定了他們。被任命爲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向北討伐蠕蠕，攻陷那裏，運軍糧到比干城。劉義隆派遣將領侵犯邊境，元他隨從征伐到懸瓠，攻陷那裏。被任命爲

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爲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年七十三。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賵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謚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萬，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薨，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由是聲望有損。沔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密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内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荆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瓮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别將，率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内應者謀泄，爲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死十二三。世遵及瓮生、模并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

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守長安。安撫三秦地區，得到民衆夷人的歡心。這時劉義隆侵犯南部邊境，因元他威信早著，世祖又任命他爲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改任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照舊。高祖初年，入京爲中都大官，任命爲侍中，改任征西大將軍，升司徒。賜予乘坐的小車和几杖，入朝不碎步急行。太和十二年逝世，時年七十三歲。這時高祖到宗廟祭祀，開始獻祭品，聽説元他逝世，爲之停止祭祀。皇帝親自臨喪，哀傷悲慟，詔令有關官員監察料理喪事，禮儀和財物賜予豐厚。追贈爲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照舊。謚號爲靖王。元他有三個兒子。

世子吐萬，死得很早，追贈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兒子元顯，繼承祖父爵位。逝世，謚號爲僖王。

兒子世遵，繼承爵位。世宗時，被任命爲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代行青州事務。不久改任驍騎將軍。外任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格清静和睦，以誠心教化引導，百姓喜愛他。肅宗時，以本號將軍擔任荆州刺史。不久加授前將軍。起初在漢水以北，又有名聲，後來貪於收受財貨賄賂，浪費邊境儲備，因此聲望有所損傷。沔水以南蠻人首領和襄陽有聲望的人秘密送信招引世遵，請求獻出襄陽歸附。世遵上奏疏請求趕去接應，朝廷商議聽從了他的意見，下詔加授世遵爲持節、都督荆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授散騎常侍，其餘職務照舊。派遣洛州刺史伊瓮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别將，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接受世遵的調度。軍隊到達漢水，崔模等人都有懷疑而不渡河。世遵發怒，以兵士相逼，崔模纔渡河。而内應的人謀劃泄露，被蕭衍的雍州刺史殺死，修築城門加固自己的守備。崔模焚燒襄陽城郭，燒死幾萬人。遇上這天夜晚颳大風下大雪，崔模等人撤軍，士兵凍死的有十之二三。世遵和瓮生、崔模都獲罪免官。後來授任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

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康王。

子敬先，襲。歷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元顥入洛，莊帝北巡。敬先與叔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爲顥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宣洪，襲。歷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

元均 元忻之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粗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稍遷尚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勛，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尒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僚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晋陽，忻之内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屬樊子鵠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

州刺史，百姓安定。孝昌元年，在州中逝世。追贈爲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康王。

兒子敬先，繼承爵位。歷任諫議大夫、散騎常侍，兼領主衣都統。元顥進入洛陽，莊帝向北巡視。敬先和叔父元均等人在河梁仗義起兵，被元顥殺害。追贈他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兒子宣洪，繼承爵位。歷任諫議大夫、光禄少卿。武定年間，和元瑾圖謀反叛，被殺，封國削除。

世遵的弟弟元均，字世平。屢經升遷至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起義兵的功勞，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授任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去世，追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又追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元均有六個兒子。

長子忻之，性格粗暴愛習武，幼小時有力氣。最初擔任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漸升至尚書右中兵郎。以河梁仗義起兵的功勛，賜爵位爲東阿侯。當初，孝莊帝圖謀尒朱榮、元天穆時，忻之秘密上報，到行事的時候，乞求在旁侍奉站立，親手殺死二人。到尒朱榮死時，百官進去道賀，忻之獨受慰勞。莊帝在晋陽逝世，忻之心中畏懼。等齊獻武王在黄河以北仗義起兵時，忻之前去投奔。後廢帝時，授任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年，繼承父親封爵安康縣開國伯，授任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從小路到州中，遇到樊子鵠占據瑕丘反叛，於是在中途遇難。因是爲國事而死，追贈爲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號爲文貞。

忻之的弟弟慶鸞，武定末年，擔任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的弟弟慶哲，任司農少卿時去世，追贈爲中軍將軍、濟州刺史。

元禹　元法壽

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峿戍主。禹頗好內學，每云晋地有福，孝昌末遂詣尒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鄄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户，爲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爲土民王惡氈起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元均的弟弟元禹，身材魁偉。最初擔任司空參軍，改任符璽郎、太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兼峒峿戍主。元禹很喜好讖緯之學，常説晋地有福氣，孝昌末年就前往尒朱榮那裏。建義元年，和尒朱榮一同入洛陽。授任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爲鄄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擔任并州東面大都督，鎮守樂平。尒朱榮死後，被仗義起兵的當地民衆王惡氈殺死。後來追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長淵，繼承爵位。武定年間，擔任南青州長史。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元禹的弟弟菩薩，擔任給事中。去世，追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吐萬的弟弟鍾葵，去世很早。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爲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

長子法壽，擔任侍御中散，屢經升遷至中散大夫。外出任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命所親近的人穿平民服裝進入境内，觀察風尚習俗，到任後就大行賞賜處罰，於是境内安寧。任期滿後回朝，官吏民衆到朝廷乞求他留任，肅宗贊美他，下詔恢復刺史職位。後來徵召爲太中大夫，加授左將軍。改任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兒子慶始，擔任大司農丞。和父親同時被害。追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始的弟弟慶遵，武定末年，擔任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慶遵的弟弟慶智，容貌美好，有處理公文的才能。擔任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任太尉主簿時去世。

元法僧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

法壽的弟弟法僧，從太尉行參軍逐漸改任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他一向没有行政才幹，加上貪婪暴虐，隨意殺戮，喜怒無常。王賈各姓，是州内世家大族，法僧都招爲兵士，没有絲毫寬宥。於是全境都反叛，招引外面的賊寇。蕭衍派遣將領張齊率領軍隊攻打圍困，城門白天關閉，行人不能通

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侜張，所在强盛。統内城戍悉已陷没，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顔，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敕傅竪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拔彼倒懸，救兹危急。"竪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光禄大夫，出爲平東將軍、兖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啓。大軍致討，法僧携諸子，擁掠城内及文武，南奔蕭衍。

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禄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太延五年爲司空，賜爵牂牁公。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子天琚，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將軍，尋降公爲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州刺史。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元曜　元提　元平原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嘆焉。及長，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并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泰常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

行。法僧上奏疏説："臣下愧守遠方，變亂産生在意料之外，賊寇欺誑，各處强盛。轄區内城池據點都已淪陷，附近幾州的民衆也都擾亂叛變。惟獨州治僅存，滅亡的時間，近在旦夕。臣下自己尋思，必定會是死人，衹恐怕不能向朝廷謝罪，有愧於宗室旁系親屬，受牽累羞辱不淺。如死去成爲鬼，永遠不見皇上，九泉之下，實有深重的遺憾。現在募集使者從小道奔走，搜尋道路奔走報告，如果朝廷軍隊急速趕到，還有望保全。哭着送别使者，不知説了些什麽。"肅宗下詔説："近來命令傅竪眼日夜不停地趕路，却還没有到達，可另外派遣一名幹練的尚書郎乘驛馬催促上道，希望能解救這危急的困境，拯救這場危難。"傅竪眼接連打敗張齊，法僧於是得以保全。徵召任命爲光禄大夫，外任爲平東將軍、兖州刺史，改任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死行臺高諒，在彭城反叛，自稱皇帝，年號爲天啓。朝廷大軍征討，法僧携帶兒子，劫掠城内民衆和文武官員，向南投奔蕭衍。

鍾葵的弟弟元篤，字阿成。擔任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禄卿。出京任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去世，謚號爲貞。

長子元浩，字洪達。擔任太尉長史。

元他的弟弟元渾，過繼給叔父廣平王元連。

元渾的弟弟比陵，太延五年擔任司空，賜爵位爲牂牁公。授任安遠將軍、懷荒鎮大將。去世。

兒子天琚，繼承爵位。高祖時擔任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跟隨皇帝向南征伐，任命爲後將軍，不久降公爵爲侯爵，授任西中郎將。世祖時，擔任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去世，追贈本號將軍、濟州刺史。兒子延伯繼承爵位。去世。

河南王元曜，天興六年封。五歲時，曾經在太祖面前射麻雀，射中了，太祖驚奇贊嘆。等到成人，武藝超過常人，和陽平王元熙等人都統領各軍練兵，衆人都佩服他的勇敢。泰常七年逝世，時年二十二歲。有七個兒子。

長子元提，驍勇有父親的風采。世祖時，繼

襲爵，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叛胡，還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見寵待。太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

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晋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咏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嘆。

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謚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元鑒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沉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遵

承爵位，改封爲潁川王。到邊塞北迎接昭儀，時年十六歲，有早熟的氣量，境外的人敬重他。後來改封爲武昌王。被任命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顯威名。後來和淮南王元他討伐平定吐京叛變的胡人，改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給馬一百匹，羊一千隻，十分受寵信厚待。太安元年逝世，時年四十七歲，謚號爲成王。

長子平原，繼承爵位。忠誠果敢有智慧謀略。顯祖時，蠕蠕侵犯邊境，平原跟隨皇帝攻打，戰功很多。被任命爲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柔安撫，歸附的邊境民衆有一千多家。

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爲晋國後裔，聚集黨羽三千多人，駐扎在平陵，年號爲聖君。他們攻下郡縣，殺害長官。平原親自討伐，殺死七人，擒獲小君，押送到京城斬首。又有妖賊劉舉，自稱爲天子，煽動蠱惑百姓。平原又討伐斬殺劉舉。這時糧食不豐收，民衆飢餓，平原拿出私人的米三千餘斛煮稀粥，來保全民衆的性命。北方州郡的兵士一千多人，返回的都給予途中的糧食。百姓都稱贊歌頌他。州中民衆韓凝之等一千多人，前往朝廷頌揚他，高祖看過後加以贊美感嘆。

等到回京城，每年率各軍駐守在沙漠南面，來防備蠕蠕。改任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守長安。太和十一年逝世，贈給原來官職，加授儀仗、鼓吹，謚號爲簡王。有五個兒子。長子元和做僧人，拋下他的兒子元顯，把爵位讓給次弟元鑒。元鑒堅决推辭，皇帝下詔准許元鑒逝世後，使元顯繼承爵位，元鑒纔接受。

元鑒，字紹達。年輕時有父親的風采，涉獵書籍多。沉穩持重少言語，寬厚和順喜愛士人。被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不久加授冠軍將軍，代理河南尹。皇帝向南征討，任命元鑒爲平南將軍，返回後，授任左衛將軍，出任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當時處於變革的開端，事事革新，元

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咏，咸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携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

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兖大水，民多飢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并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

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内附，鑒遣淮陽太守吴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克角城。世宗詔鑒曰："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澥，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克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克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勛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别遣。"年四十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鑒上遵高祖的旨意，下面吸取齊地的舊風俗，體制明白，都合乎規矩。高祖閱覽他的奏書，贊嘆了很長時間，回頭對侍奉的臣屬説："各州刺史如果都能這樣，移風易俗，還有什麼困難呢?"下詔稱贊，頒布到天下，全如元鑒所上奏。齊地人喜愛歌咏，都説是耳目一新。高祖逝世後，元和不再做僧人而還俗，抛棄妻子兒女，娶一個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歲已大，帶兒女五人跟隨元鑒到歷城，干擾政事。元和和曹氏以及五個兒女七處受賄，元鑒都順從他們的意思，言語没有不聽從的。於是案件以賄賂而成，收受衆多，齊地人爲之痛苦，元鑒治理的名聲大受損傷。

世宗初年，以本號將軍改任徐州刺史。遇到徐州兖州發生大水災，民衆多遭饑荒，元鑒上奏疏加以賑濟撫恤，民衆依賴這得以活命。在這以前，京兆王元愉擔任徐州刺史，王的年紀小，長史盧淵寬鬆地統御下屬，郡縣多不奉行法度。元鑒上奏疏説："梁郡太守程靈虬，衹沉溺於飲酒作樂，以貪圖財貨爲職事，放縱政務殘害民衆，盗賊一起産生，污濁悖亂的聲名，充積於道路，境内呼喊嗟嘆，全是怨恨慘痛。梁郡靠近僞國都，醜惡的聲名容易傳布，不僅有染清廉的風尚，臣下恐怕爲荒遠地帶的人取笑。請求免去程靈虬的官職，來嚴明刑律法度。"詔令免除靈虬郡守職位，徵召他回京城，於是徐州境内安寧。

蕭衍的角城戍守頭領柴慶宗，獻城池歸附，元鑒派遣淮陽太守吴秦生率領兵士一千多人趕去接應。蕭衍的淮陰援軍已經前來截斷路綫，秦生屢次打敗他們，乘勝前進，於是攻克角城。世宗詔令元鑒説："知道摧滅角城，威風謀略得以施展，實在爲之欣喜。這座城有淮水環繞，處於水路要道，從前謀劃，没有攻克，螻蟻固守多年，時常成爲邊境的禍害。將軍周密部署行動，奇妙的策略得以實現，開拓疆域攻克城池，不久便功勞顯著，占據要道扼住敵寇咽喉，可以説是功勛高於三次捷報，我十分贊美。各種防守事宜，可善加思量，慰勞的使者，不久將另外派遣。"四十二歲時逝世，追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爵照舊，謚號爲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次仲淵，蘭陵太守。并早卒。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長子伯宗，擔任員外郎；第二個兒子仲淵，擔任蘭陵太守。都去世很早。仲淵的弟弟季偉，武定年間，擔任太尉中兵參軍。

元和　元謙

和，字善意。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奏："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元和，字善意。元鑒逝世以後，和元鑒的兒子伯宗競相乞求繼承爵位。尚書令高肇上奏："元和在太和年間出家爲僧人，讓爵位給元鑒。元鑒後來因元和的兒子元顯已成年，應繼承家業，請求讓出王爵歸還給正嫡。先朝詔令在元鑒逝世後，可如他所請。元鑒逝世後，元和請求繼承爵位。恭謹考索詔書旨意，准許傳給他的兒子元顯，没准許他本人受爵。元和先讓爵後求爵，違背了大道的根本，請求命伯宗繼承。"世宗下詔説："元和起初讓爵位給元鑒，而元鑒又讓給元和的兒子，交相推讓的道理，於是乎顯明。元和的兒子早死，可准許元和繼承。"不久被任命爲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外任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因事獲罪免官。過了很久，授任東郡太守。正光四年逝世，追贈他爲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埁襲。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元謙，字思義，繼承爵位。後來被任命爲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他爲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兒子元埁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鑒弟榮，字瓮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

元鑒的弟弟元榮，字瓮生。高祖時守衛宫廷，跟隨皇帝征討新野。擔任羽林監時去世。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守。

元榮的弟弟元亮，字辟邪。擔任威遠將軍、羽林監。去世，追贈河間太守。

元馗

亮弟馗，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元亮的弟弟元馗，字道明。擔任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外任爲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年，在州中去世，追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河間王元脩　元羯兒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薨，無子。

河間王元脩，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逝世，没有兒子。

世祖繼絶世，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襲脩爵，改封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没入。坐貪暴，降爵爲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至於漠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世祖連接斷絶的世序，詔令河南王元曜的兒子羯兒繼承元脩的爵位，改封爲略陽王。後來和永昌王元健統領各軍在番和討伐禿髮保周，遷徙張掖民衆幾百家到武威，就和各將領私自没收爲家奴。因貪婪暴虐獲罪，降爵位爲公。後來統領黄河以西各軍襲擊蠕蠕，到達沙漠南面。不久恢復王爵，加授征西大將軍。正平初年，犯罪被賜令自殺，爵位削除。

長樂王元處文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泰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明善辯而早熟。十四歲，泰常元年逝世，太宗悼念傷心，從小殮到安葬，時常親臨哭泣。在金陵陪葬。没有兒子，爵位削除。

廣平王元連　元渾　元霄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

廣平王元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逝世，没有兒子。

世祖繼絶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時皆嘆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悦。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悦之。徙凉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匹。臨鎮清慎，恩著凉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世祖連接斷絶的世序，封陽平王元熙的第二個兒子元渾爲南平王，來繼承元連爲後嗣，加授平西將軍。元渾喜愛射箭騎馬，射鳥，能在鳥飛翔時射死它們，當時人都贊嘆稱奇。世祖曾命令左右的人分别射擊，勝者中靶，壺矢滿，詔令元渾解下它們，元渾三次發射都射中，世祖大喜。器重他的武藝才能，時常招引侍奉左右，賜給他馬一百匹，奴僕幾十人。後來任命他爲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守和龍。在州中安撫引導有方法，民衆夷人都喜愛他。改任凉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給皇帝騎的馬二匹。到鎮所後清廉慎重，恩德遍布凉州。任期滿後回京城，父老都流着眼淚追趕送他，如同失去父母。太和十一年，跟隨皇帝巡視方山，在途中逝世。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禄大夫，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禄大夫。太和十七年薨，

兒子飛龍，繼承爵位，後來皇帝賜名爲霄。身長九尺，腰帶至十圍，身材魁偉。言談舉止很有風度，貞潔出衆，喜好直言規勸，朝中大臣畏懼他。高祖特别加以欽敬重用，授任他爲宗正卿、右光禄大夫，下詔説："自現在起上奏政事，各臣屬互相稱呼可説姓名，衹有南平王一人可稱他的封爵。"升爲左光禄大夫。太和十七年逝世，

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秘器、絹千匹。高祖緦衰臨霄喪，哀慟左右，宴不舉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曰安王。

賜給入朝禮服一套、單衣夾衣一套、棺材一副、絹一千匹。高祖穿緦麻喪服前往元霄的喪葬地，悲哀感動左右，宴席不奏樂。追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號爲安王。

子纂，襲。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兒子元纂，繼承爵位。元纂也在當時有聲譽，授任他爲恢武將軍，升平西將軍，兼領西中郎將，外任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在平城逝世。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謚曰哀王。

兒子伯和，繼承爵位。永平三年逝世，追贈他爲散騎侍郎，謚號爲哀王。

闕統卒，贈涼州刺史。

闕統去世，追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兒子思略，武定末年擔任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思略的弟弟叔略，武定年間擔任太尉主簿。

京兆王元黎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䴥元年薨。

京兆王元黎，天賜四年封，神䴥元年逝世。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爲根後。

兒子元根，繼承爵位，改封爲江陽王，加授平北將軍。逝世，没有兒子，顯祖命南平王元霄的第二個兒子元繼作爲元根的後嗣。

元繼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爲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攝舊都。

元繼，字世仁。繼承封爵江陽王，加授平北將軍。高祖時，授任他爲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改任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召入任左衛將軍，兼任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陽京城。不久授任持節、平北將軍，鎮守管轄舊都城。

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凶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别推檢，斬愆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高祖優詔喻之。

高車首領樹者聚集部落民衆反叛。詔令元繼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從懷朔以東都接受元繼的調度。元繼上奏疏："高車頑固的同黨，不懂得法令威嚴，輕意地互相鳩合，躲避徵役逃回去。核計他們的凶惡暴戾，事實該處死刑，如全部追加殺戮，恐怕紛擾騷亂。請求派遣使者逐鎮推求，處死首惡分子一人，其餘的加以安撫曉諭，如果能醒悟服從徵役的，就命他們趕往軍隊中。"下詔采納他的意見。於是叛變的人都能歸附。高祖認爲元繼做得好，回頭對侍奉的臣屬説："江陽王實在足以擔當大任。"皇帝向北巡視，到達鄴城而高車全部投降，恒山朔方肅清平定。元繼

因高車騷擾叛亂，接連上奏疏請求治罪，高祖下詔優待開導他。

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飢餒，爲家僮取民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伐蜀，世宗以繼爲平東將軍，鎮遏徐揚。世宗崩，班師。

世宗時，授任征虜將軍、青州刺史，改任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召入爲度支尚書。元繼在青州的時候，民衆飢餓，爲家奴娶平民女子爲妻妾，又使用良民爲侍婢，遭御史彈劾，獲罪免除官職爵位。後來大將軍高肇征伐蜀地，世宗任命元繼爲平東將軍，鎮守阻遏徐州揚州。世宗逝世，撤回軍隊。

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叉先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八座，奏追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勛，增邑一千五百户。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户五百。靈太后以子叉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游幸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公，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

等到靈太后臨朝聽政，元繼的兒子元叉原先娶太后的妹妹爲妻，太后恢復元繼的尚書職位、本來封爵，不久授任侍中、領軍將軍。又授任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職位照舊。元繼頻繁上奏執意推讓，答應了他。又下詔仍依照先前的任命。太師、高陽王元雍，太傅、清河王元懌，太保、廣平王元懷和門下八座，奏請追論元繼在太和年間安撫曉諭高車、安寧四鎮的功勛，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元繼又上奏疏推讓，詔令准許減少五百户。靈太后因他兒子元叉的姻親關係，多次和肅宗前往元繼的住宅，設酒席大聚會，多有賞賜。不久加授元繼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職位照舊。改封爲京兆王。元繼患病多年，在家中療養，每至靈太后和肅宗到外地游覽時，常令扶他入宫，住在宫中守衛。到節慶宴樂時，都抱病參加。升爲司空公，侍中照舊。寬厚和氣容納人，被稱爲長者。

神龜末，子叉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内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叉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黄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啓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

神龜末年，兒子元叉得勢，元繼改任司徒公，又加授侍中。元繼因是藩王，家門舊日尊貴，高祖時歷任内外顯要職位，待遇已很隆盛。靈太后臨朝聽政，元繼入宫爲心腹，兼處門下省，歷任臺閣職位，元叉又處於權力中心，榮耀顯赫於當時。元繼頻繁上奏退位，請求將司徒授予崔光。詔令派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黄門侍郎盧同勸告。元繼又上疏執意推讓，改任太保，侍中照舊，加授後部儀仗和鼓吹，頻繁上疏推辭，不准許。下詔説："重要的節日，依禮儀有朝廷的慶典，親近尊敬親戚老人，按道理應優待。王地位高年紀老，可依照齊郡王元簡舊例，朝見後引到座位上，免去叩拜伏地。"改任太傅，

又遣使敦勸，乃受之。時叉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門生故吏遍於省闥，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侍中、太師、録尚書、都督并如故。尋詔班師。繼啓求還復江陽，詔從之。

侍中照舊。多次推讓不准許，又派遣使者勸告，纔接受。當時元叉掌握生死大權，作威作福任憑自己，門生故吏遍布於臺閣宮廷，元繼就職的日子，歡送的人布滿朝廷，當世以爲榮耀，有見識的人爲之感到畏懼。太官供給酒肉膳食，招待賓客。又詔令乘坐人力車到宮殿庭院，兩人攙扶侍奉，禮儀品級和丞相高陽王相等。隨後授任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調度西路各軍。等到出兵的日子，皇帝親臨餞别，滿朝官員餞行，賞賜數以萬計。改任太尉公，侍中、太師、録尚書、都督各官職都照舊擔任。不久詔令撤軍。元繼上奏請求改回江陽王，詔令依從他的意見。

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托付。妻子各别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叉威勢，法官不敢糾摘，天下患之。叉黜，繼廢於家。初，尒朱榮之爲直寢也，數以名馬奉叉，叉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元年薨，贈假黄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武烈。

元繼晚年更爲貪婪，聚斂没有止境。州牧郡守縣官新任趕往任職處，元繼無不接受財貨賄賂，以相依托。妻子兒女分别請托，以至於郡縣小官吏，也不能公平地選拔。仗恃元叉的聲威勢力，執法的官員不敢糾察指摘，天下人怨恨他。元叉被罷黜，元繼免職在家中。當初，尒朱榮做守衛宮廷小官時，多次將名馬送給元叉，元叉以恩德相交接，尒朱榮十分感激他。建義初年，又任命元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元年逝世，追贈假黄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爵照舊。謚號爲武烈。

元叉

叉，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叉。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叉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叉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叉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禄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禄卿。叉女夭，靈太后詔曰："叉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

元叉，是元繼的長子，字伯儁，小名叫夜叉。世宗時，被任命爲員外郎。靈太后臨朝聽政，因元叉是她的妹夫，授任通直散騎侍郎。元叉的妻子被封爲新平郡君，後來改爲馮翊郡君，任命爲女侍中。元叉因此權勢日益强盛，不久調任散騎常侍，光禄少卿，兼領嘗食典御，改任光禄卿。元叉的女兒夭折，靈太后下詔說："元叉的長女，年近成人，忽然夭折，悼念充滿心中，可追贈鄉主稱號。"元叉不久升爲侍中，其他職位照舊，加授領軍將軍。他既在門下省，加之總領禁衛軍，深受靈太后的信任重用。

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决機事，以叉恃寵驕盈，志欲無

太傅、清河王元懌，以親屬賢明輔佐朝政，參與决斷機密事務，因元叉仗恃寵信驕傲自大，

限，懌裁之以法。叉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叉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宫西别館。久之，叉恐懌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主食中黄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叉於含章殿後，欲入徽章東閤，叉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叉曰："元叉不反，正欲縛反人。"叉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憚叉，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叉、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

志向欲望没有止境，元懌用法令制裁他。元叉輕視元懌的爲人，時常要排斥罷黜他。元叉於是使通直郎宋維告發司染都尉韓文殊打算策謀作亂立元懌，元懌因之被禁止自由活動。後來極力追查没有這事，元懌雖然得以活命，還是用兵士將他看守在宫廷西面單獨的房舍中。過了很久，元叉擔心元懌終將成爲自己的禍害，就和侍中劉騰秘密策劃。靈太后當時在嘉福殿，没到前殿，劉騰詐稱取得主食中黄門胡玄度、胡定誣告元懌的供詞，説是元懌答應給胡玄度等人金銀布帛，使他們將毒藥放在皇廷食物中來謀害皇帝，自己盼望做皇帝，答應玄度兄弟獲得富貴。劉騰同元叉一起上奏，肅宗聽説後相信了，就前往顯陽殿。劉騰關閉永巷門，靈太后不能出去。元懌進入，在含章殿後面遇見元叉，想要進入徽章東閤，元叉高聲喝令不准許。元懌説："你想反叛嗎?"元叉説："元叉不反叛，正要捆綁反叛的人。"元叉命令宗士和直齋等三十人抓住元懌的衣袖，帶入含章東省，派幾十人防守他。劉騰口稱詔令召集公卿，商議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處治，衆人都畏懼元叉，没有敢持異議的人。僅僕射游肇堅持己見不附和。記載在他的《列傳》中。元叉、劉騰帶着公卿的商議進宫上奏，不久事情就被批准，夜裏殺死元懌。於是假稱靈太后辭讓聽政的詔書。元叉就和太師高陽王元雍等人輔佐朝政，時常在宫中值勤，肅宗稱呼他爲姨父。

自後專綜機要，巨細决之，威振於内外，百僚重迹。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叉爲名，不果，見誅。叉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宴於西林園，日暮還宫，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叉，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叉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叉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

從此以後專掌機要大權，大小事務由他决斷，威風震動朝廷内外，百官都非常懼怕他。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上疏仗義起兵，以討伐元叉爲名，没有成功，被殺。元叉不久調任衛將軍，其餘職位照舊。後來靈太后和肅宗在西林園宴飲，天晚回宫，右衛將軍奚康生又想圖謀元叉，不成功而被殺。記載在他的《列傳》中。此後，肅宗遷居徽音殿，元叉也遷入住在殿右面。相距很近，曲意獻媚，來迎合皇帝旨意，於是得到寵信。出入宫廷，時常命勇士拿着刀劍走在前後，公私的行動，越發加以防備。元叉在千秋門外廠下設置木欄檻，時而出入，在裏面停息，派心腹防守，來防備突然發生的事件，人們有請求

者，遥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

見面的，衹遠遠地對着他而已。封元叉的兒子元亮爲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到封授時，肅宗前往南門觀看，并且賞賜皇帝用的馬，布帛一百匹。

初，叉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别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卧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令人輿入禁内，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無别。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

起初，元叉專擅朝政，掩飾真情來裝扮自己，勤謹謙虚地對待士人，政事的得失，時常放在心上，然而才能空疏淺薄，終歸没有遠大目標。得勢以後，就驕傲剛愎自用，沉溺於酒色中，給與奪取任憑心意。在宫中自己建立另外的庫房加以掌管，寶物堆積在裏面。又曾經讓女人睡在食車上，用手帕覆蓋，派人用車接入宫内，出去也如此，當班守衛的雖然知道，没有敢於説出來的。輕浮刻薄趨炎附勢的人，用酒色侍奉他，姑母和媳婦，在一起淫亂没有分别。政事懈怠懶惰，綱紀不整，州鎮郡縣長官，多不是合適人選。於是天下就混亂了。

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叉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游，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叉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叉，叉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群臣曰："隔絶我母子，不聽我往來兒間，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絶人間，修道於嵩高閑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髮。肅宗與群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叉。肅宗内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叉。又對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叉殊不爲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宫無復禁礙。

自從劉騰死了以後，防衛稍微鬆緩，元叉也自己寬心，時常住在外面，每天出游，留戀其他地方。靈太后暗中觀察知道這些情況。元叉習以爲常，不再防備擔憂。所親近的人規勸元叉，元叉又不接受。正光五年秋天，靈太后面對着肅宗對群臣説："隔斷我們母子，不准許我來往於兒子之間，還要我有什麽用？放我出家，我將永遠斷絶人間事務，在嵩高山閑居寺修道。先帝有聖明的遠見，能在事情没發生時預見，本來修建這所寺院就是爲了我現在。"就要自己剪下頭髮。肅宗和群臣大爲害怕，叩頭流淚哭泣，苦苦地哀求。靈太后聲音和臉色都很嚴厲，意向没有改變。肅宗就住宿在嘉福殿，接連幾天，於是和太后密謀圖取元叉。肅宗心中雖然圖取元叉，外表更加細密，靈太后發怒忿恨的話，想要來往顯陽殿的心意，都告訴了元叉。又對着元叉流下眼淚，叙述太后要出家，自己擔憂恐懼的心情。如此秘密的話，每天有好幾次。元叉一點不懷疑，就勸肅宗順從太后的意思。於是太后多次前往顯陽殿，兩宫不再有禁令阻礙。

叉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叉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

元叉推舉他的親信元法僧擔任徐州刺史，法僧占據州城反叛，靈太后多次提起這件事，元叉深感慚愧後悔。丞相、高陽王元雍，雖然地位

叉，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游洛水，雍邀請，車駕遂幸雍第。日晏，肅宗及太后至雍内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叉之計。後雍從肅宗朝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叉。何者？叉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衆。元叉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叉雖曰不反，誰見其心？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叉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叉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叉雖去兵權，然總任内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叉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宫，門者不納。尋除名爲民。

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僚書曰：

魏室不造，奸豎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叉險慝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疏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兹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叉狼心蠆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旦暮必行。

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

高於元叉，却十分畏懼元叉，想向肅宗進言，而事情没有機會。遇到太后和肅宗向南到洛水游覽，元雍邀請，皇帝於是前往元雍的宅第。天晚，肅宗和太后到元雍的内室，跟從的人不能進入，於是定下對付元叉的計策。後來元雍跟隨肅宗朝見太后，就進言説："臣下不憂慮天下所有賊寇，僅憂慮元叉。爲什麽呢？因爲元叉總領宫廷軍隊，兵士都隸屬於他；他的父親率領百萬軍隊，在京城西面虎視眈眈；弟弟做都督，總領三齊的軍隊。元叉没有心思便罷，如果他有心思，朝廷該如何抵抗？元叉雖然説不謀反，誰能看到他的心？因而不可不畏懼。"太后説："是的。元郎如果忠於朝廷而没有反叛的心，爲什麽不辭掉這個領軍職位，以其餘的官職輔佐政事呢？"元叉聽説後，十分畏懼，取下帽子請求解職。於是任命元叉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元叉雖然失去兵權，然而總領内外事務，一點也不考慮有遭廢黜的道理。後來元叉出宫住宿，就解除他的侍中職位。早上想要進宫，守門的人不放行。不久削除名籍成爲平民。

當初，咸陽王元禧因作亂被殺，他的兒子元樹投奔蕭衍，蕭衍封爲鄴王。到法僧反叛以後，元樹給公卿百官寫信説：

魏國處置失所，奸猾的小人專擅朝政，社稷危險，連綴的懸垂玉串不足爲喻。元叉凶險殘忍，被人極端鄙視，服屬疏遠，一向没有聲望，僅因是太后妹夫，早獲寵信提拔。竟然不感念恩德，公然反咬一口，放肆進行這一狂悖之事，人神爲之一同憤恨。近來境内傳言，都説：元叉豺狼的心肝蝎子的惡毒，憑藉權力地位而逐日滋長；殘忍奸詐，隨着日月而更加厲害。謀害君主的心，不止一天；篡奪逼宫的事，早晚必然施行。

又聽説過，名字用來表達信實，以信實確定含義，山川和疾病，還不可用來起名，成師預兆禍亂，巨君目無君主，從史書中尋求，是早就存在的。元叉本名夜叉，弟弟元羅實際名爲羅刹，夜叉、羅刹，這種鬼吃人，不遇到黑風，人事零落。可悲啊魏國疆

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盗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俯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

又聞自叉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枯，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嘆息。瀍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斫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横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屨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

域！遭到這兩個災難。惡木下盜泉旁，不歇息不飲水；極盛放肆的名稱，不考慮不使用。何況兄弟這種名字，表示能够吃人，顯露的日子已經很久了，纔相信這個話。況且母后遭囚禁，嗣君蒙受塵土，放棄地位拿起兵器，謀取王室，不在於現在，哪裏還談臣屬！各位賢人有的世代充滿德行，有的將相相繼，有的幾朝受任，有的處於機要地位，有的是親屬聯姻，有的秉持忠義，却低頭拱手，受制於凶惡淫威，臣子的氣節没有表達，徒有勤勞憂傷。

又聽説自從元叉專擅朝政，百姓離心離德，加上接連的災禍，每年的水旱，牛馬死亡倒仆，桑樹焦枯，饑荒不斷，面色飢餓的人充滿道路，妖孽災禍的譴告，使人們都嘆息。瀍水澗水的西北，羌戎横行；泗水汴水兩岸，戍守運輸的人流浪。加上屠殺忠臣賢人，消滅宗室成員，可悲我國，一時之間横遭崩潰。現在率領軍隊，將要除掉君主身邊的惡人。我的心思，希望使上下各得其所，大惡人同受必定誅滅的懲罰，魏國祭祀没有忽然斷絶的過失。

叉爲遠近所惡如此。

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叉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邑郭以驚動内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户反於定州，又令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叉兄弟爲内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之故，未忍便决。黄門侍郎李琰之曰："元叉之罪，具騰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黄門徐紇趨前欲諫，逡巡未敢。群臣固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叉及弟爪并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

元叉就是如此被遠近的人所厭惡。

後來靈太后回頭對侍奉的臣屬説："劉騰、元叉從前向我索求鐵券，希望得到不處死刑的證物，我幸虧没有給與。"中書舍人韓子熙説："事情關係到生死，哪裏計較給了没有？陛下從前雖然不曾給與，如何解釋今日不殺他？"靈太后不高興。不久，有人告發元叉和他的弟弟元爪圖謀反叛，想使他們的黨羽攻打靠近京城的各縣，攻破城池燒毁城郭來驚動京城内外，先派他的堂弟洪業率領六鎮投降的人户在定州反叛，又派人勾結魯陽的蠻人侵犯騷擾伊闕，元叉兄弟作爲内應。起事有日期，獲取了他的親筆信。靈太后因妹夫的緣故，不忍心當機立斷。黄門侍郎李琰之説："元叉的罪惡，傳遍了遠近，豈容再停留，來迷惑衆人的視聽？"黄門徐紇趕到前面想勸阻，猶豫不敢開口。群臣執意堅持不停止，肅宗又加以論説，太后纔聽從了他們的意見。於是元叉和

復追贈叉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州刺史。

叉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叉庶長子稚，秘書郎中。叉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元羅

叉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領嘗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己謙退，恂恂接物。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叉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游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既懦怯，孝靜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叉死之後，羅逼叉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

元爽

羅弟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解褐秘書郎，稍遷給事黄門侍郎、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蠻，武定末，光禄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叉同以罪誅。

元羅侯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内豐資

他的弟弟元爪都被賜令死在家中。太后還因妹妹的緣故，又追贈元叉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州刺史。

元叉的兒子元亮，繼承祖父的爵位。齊國接受禪讓，依例降爵。

元叉的庶出長子元稚，任秘書郎中。元叉死後，就逃奔投靠蕭衍。

元叉的弟弟元羅，字仲綱，以節儉樸素著稱。最初擔任司空參軍事，改任司徒主簿，兼領嘗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雖然父兄尊貴强盛，却虛心謙讓，恭順地接待别人。升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叉在朝中當權，元羅的聲望遍布天下，這時才學著名的士人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人都成爲他的賓客，隨從到青州疆域。這時蕭衍派遣將領侵犯邊境，任命元羅爲代理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解除州職，召入任宗正卿。孝莊帝初年，授任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調任尚書令，不久授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元羅性格怯懦，孝静帝初年，蕭衍派遣將領圍困逼迫，元羅獻出州城投降。元叉死了以後，元羅逼奸元叉的妻子，當時人認爲他很醜陋。有人説這是他救命的計策。

元羅的弟弟元爽，字景喆。年輕時機敏警惕，格外被父親所寵愛。出仕秘書郎，逐漸升爲給事黄門侍郎、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去世，追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號爲懿。

元爽的兒子德隆，武定末年，擔任太子中庶子。

元爽的弟弟元蠻，武定末年，擔任光禄卿。

元爪字景邕，擔任給事中。和哥哥元叉一起因有罪被殺。

元繼的弟弟羅侯，遷到洛陽的時候，因墳墓在北方，於是定居在燕州的昌平郡。家内資産豐

座，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叉權重，以羅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鏡爲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此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夭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静、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叉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宦，僅以意願得償爲適宜，不進入京城。有賓客來往時，一定厚加接待饋贈，雄踞於北方，十分有聲望。元叉權勢大，因羅侯不樂意入京爲官，就地任命爲昌平太守。正光末年，叛逆的賊寇大俄佛保攻占郡城，羅侯被殺害。

兒子景遵，守衛皇宫，擔任太常丞。

史臣曰：猫頭鷹和獍作爲凶惡的禽獸，上天生下它們，知道母親忘記父親，大概也如禽獸，元紹這個人，連禽獸都不如吧！陽平王以下，壽命短暫，卓越的才能和勇武的謀略，没有顯赫於當時。静、簡二王，當時聲譽最佳。元鑒有聲名，元渾也受重用。元霄受到高祖賞識，元繼在太和年間受到委任，如果没有才能，名譽地位哪能平白到身上呢？元叉憑藉私寵，智慧小而謀劃大，責任重而才能小，於是擾亂天下，身死而保全了祭祀，不也是很幸運的嗎？

魏書卷十七

列傳第五

明元六王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并闕母氏。

明元皇帝有七個兒子。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元丕。安定殤王元彌的母親記載缺略。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元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元健。建寧王元崇、新興王元俊二王，母親的記載都缺略。

樂平王元丕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爲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潔事，以憂

樂平王元丕，年輕時有才幹，爲世人所稱贊。太宗因元丕年長，喜愛他的才能氣量，格外優待看重他。泰常七年封爲王，任命爲車騎大將軍。後來統領黃河以西、高平各軍討伐南秦王楊難當，軍隊到達略陽，令行禁止整齊嚴肅，所過之處没有私人行動，百姓爭相送牛酒。難當畏懼，回到仇池。這時各將領議論説，如果不誅殺他們的頭領，軍隊返回以後，必定聚集爲賊寇，又認爲大軍遠出，不有所擄掠，就無法來充實軍用物資，賞賜將士。元丕將要聽從將領們的意見。這時中書侍郎高允參謀元丕的軍隊事務，規勸説："現在如果誅殺他們，是損傷他們歸向教化的心意，恐怕大軍一返回，必定馬上作亂。"元丕以爲他説得對，於是安撫懷柔新歸附的人，秋毫無犯。當初，馮弘投奔高麗，世祖詔令遣返馮弘，高麗不遣送，世祖發怒，將要討伐高麗。元丕上奏疏，認爲和龍剛安定，應該優待免除賦役，使農民廣泛修治農田，來充實軍用物資，然

薨。事在《潔傳》。謚曰戾王。

後進軍圖取，可一舉消滅高麗。皇帝采納他的意見，於是作罷。元丕後來因劉潔的事獲罪，憂鬱而死。事情記載在《劉潔傳》。謚號爲戾王。

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

兒子元拔，繼承爵位。後來因事獲罪被賜令自殺，封國削除。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爲元丕的逝世和卜筮者董道秀的死，高允撰作《筮論》說："從前明元帝末年修建白臺，高有二十多丈，樂平王曾經夢見登到上面，四面張望沒有見到什麼。王問卜筮者董道秀，道秀卜筮後說：'大爲吉祥。'王不出聲而有歡喜的神色。後來事情泄露，王因之憂慮而死，而道秀被斬首示衆。道秀如果推算六爻來回答王說：'《周易》中說"亢龍有悔"，高飛窮極叫做亢，高了沒有民衆，不是好事。'假如這樣，則上可安定樂平王，下可保全自己，福祿將到，哪有禍患呢？現在捨棄根本而依從末節，罪過的到來不也是適宜的嗎？"

安定王元彌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薨，謚殤王。無子，國除。

安定王元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伐滑臺，元彌留守京城。逝世，謚爲殤王。沒有兒子，封國被削除。

樂安王元範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爲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

樂安王元範，泰常七年封。他一向性格沉穩忠厚，和順仁恕。世祖因長安是形勢優越便利的地方，非元範不能勝任，就任命元範爲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規格選拔有才能的人，作爲僚屬。元範謙虛恭敬地對待下屬，推心置腹地安撫接納，百姓稱頌他。當時三秦地區剛遭受賊寇戰亂，流亡的人接連不斷，元範請求崇尚簡易的治理法則，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就減輕徭役，給予民衆休養生息的機會。後來劉潔的謀劃，元範聽說後而不告發。事情泄露，因病突然逝世。

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長子元良。世祖沒有兒子時，曾經說："兄弟的兒子如同兒子。"親自撫養元良。元良成人後強壯勇敢多智慧，時常參預軍國大事。高宗時，繼承王爵。被任命爲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擔任內都大官。逝世，謚號爲簡王。

永昌王元健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别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虚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尋從平凉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薨，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爲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永昌王元健，泰常七年封。元健身材魁偉强壯，善於射箭騎馬，通曉兵法，各處征戰，時常有大功勞。才能技藝和陳留桓王相等，而智謀超過他。跟隨世祖打敗赫連昌，於是向西攻打到木根山。討伐和龍，元健另外攻打下建德。後來在西河平定叛亂的胡人白龍的餘黨。世祖襲擊蠕蠕，越過涿邪山。皇帝返回，詔令元健在後攔截，蠕蠕一萬騎兵追擊，元健和幾十名騎兵攻打他們，箭無虚發，所射中的都隨着弦聲而倒仆，於是撤退。元健聲威震動沙漠以北。不久跟隨平定凉州，元健功勞爲多。又討伐打敗禿髮保周，保周自殺，將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城；又降伏沮渠無諱。没有疾病而逝世，謚號爲莊王。

兒子元仁，繼承爵位。元仁也勇敢，有父親的風采，世祖認爲他奇特。後來和濮陽王閭若文謀劃作亂，被發覺，賜令自殺，封國削除。

建寧王元崇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并賜死。

建寧王元崇，泰常七年封，被任命爲輔國將軍。跟隨征討北方賊寇有功勞。高宗時，封元崇的兒子元麗爲濟南王。後來和京兆王杜元寶謀反，父子都被賜令自殺。

新興王元俊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己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新興王元俊，泰常七年封，被任命爲鎮東大將軍。年輕時善於騎馬射箭，才能技藝多。因犯法，削王爵爲公。元俊喜好酒色，多違背法度。又因母親先犯罪死去，而自己被貶黜削爵，時常心懷怨恨，很有背叛的心思。後來事情泄露，被賜令自殺，封國削除。

魏書卷十八

列傳第六

太武五王

晋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晋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左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真、虎頭、龍頭并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晋王元伏羅

晋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凉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潜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萬餘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元翰　元道符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悦。後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

太武皇帝有十一個兒子。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晋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元翰。弗椒房生臨淮王元譚。伏椒房生楚王元建。閭左昭儀生南安王元余。另有小兒、猫兒、元真、虎頭、龍頭都没有母親的記載，都過早逝世，没有傳記。

晋王元伏羅，真君三年封，加授車騎大將軍。後來統領高平、凉州各軍討伐吐谷渾慕利延。軍隊到達樂都，對各將領説："如果走正路，恐怕軍隊的聲勢先傳出去，他們必定會遠逃。如果潜伏軍隊出其不意，這是鄧艾擒獲蜀將的計策。"各將領都感到爲難，伏羅説："率領軍隊制服對方以取勝，在萬里之外選擇便利，不待請命是可以的。"於是從小路行走。到達大母橋，慕利延的軍隊驚慌地逃奔白蘭，慕利延哥哥的兒子拾寅逃到河曲，斬首五千多級，降服他們一萬多家。八年逝世。没有兒子，封國削除。

東平王元翰，真君三年封秦王，任命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參謀典都曹軍務。他忠誠正直，百官畏懼他。太傅高允因元翰年紀輕，撰作《諸侯箴》送給他，元翰讀後大爲高興。後來鎮守枹罕，以信實恩惠安撫衆人，羌戎敬重順服。改封爲東平王。世祖逝世，各大臣商議要擁立元翰，而中常侍宗愛和元翰不友好，假稱太后命令

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討斬之，傳首京師。

立南安王元余，於是殺死元翰。

兒子道符，繼承爵位，任中軍大將軍。顯祖登位，任命他爲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圖謀反叛，司馬段太陽討伐殺死他，傳送首級到京城。

臨淮王元譚 元提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劉義隆以鄒山險固，有榮胡家，乃積糧爲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薨，謚宣王。

臨淮王元譚，真君三年封爲燕王，任命他爲侍中，參謀都曹事務。後來改封爲臨淮王。世祖向南討伐，授任他爲中軍大將軍。在這以前，劉義隆因鄒山險要堅固，有榮胡的家，就積儲糧食做防守抵禦的準備。元譚率領軍隊攻打他們，繳獲三十萬斛米來充作軍餉。義隆仗恃淮水的險阻，一向不設防。元譚造竹筏幾十個，潛伏軍隊而渡河，賊寇軍隊驚慌潰散，於是殺死他們的將領胡崇，斬下賊寇一萬多首級。逝世，謚號爲宣王。

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高祖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兒子元提，繼承爵位。擔任梁州刺史，因貪污放縱被削除爵位，加以懲罰，流徙發配到北方軍鎮。很久以後，元提的兒子員外郎元穎取下帽子請求解除所任官職，代替父親到邊境戍守，高祖不准許。後來詔令元提跟隨皇帝向南征伐，到達洛陽，參與決定遷都的會議。不久去世。以參預遷都討論的功勞，追封爲長鄉縣侯。世宗時，追贈爲雍州刺史，謚號爲懿。

元昌 元彧 元孝友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

元提的兒子元昌，字法顯。喜好文學，爲父母服喪期間，哀傷哭泣思慕親人，悲慟感動行人。世宗時，又封爲臨淮王，未任命而逝世。追贈爲齊州刺史，謚號爲康王，追封濟南王。

兒子元彧，字文若，繼承封爵。元彧年輕時有才學，當時稱道十分美好。侍中崔光見到元彧，退出後對别人説："黑頭髮的三公，一定是這個人。"

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

年輕時和堂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元熙都以宗室博通古史有文學才能而齊名，當時人不能評定他們的高低。尚書郎范陽人盧道將對吏部清河人崔休説："三個人才學雖然不分高低，但是安豐王不善於辯論，中山王是非太多，不如濟南王風流儒雅。"當時人爲之編出謠諺説："三王出

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嘆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

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温湯，進彧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還報，稱彧風神閑俊。衍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樂聲，歔欷，涕淚交下，悲感傍人，衍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彧上表啓，常云魏臨淮王。衍體彧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猶願北，况於生也。"衍乃以禮遣。彧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録尚書。

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

衆都明朗，不如濟南王有圓又有方。"元彧姿容嫻雅，談吐流暢，琅邪人王誦是有名的人物，見到他後未嘗不心中沉迷忘記疲倦。任命他爲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陳郊祭廟庭歌辭，當時人稱贊文辭美妙。授任爲給事黄門侍郎。元彧本名元亮，字仕明，當時侍中穆紹和元彧在同一官府，爲避穆紹父親的名諱，上奏請求改名。詔令説："仕明神采飛揚言談如流，時常自比荀文若，可名爲彧，來表示美好的本質相同。"元彧請求恢復本來的封爵，詔令准許，又封爲臨淮王，寄食相州的魏郡。又擔任長兼御史中尉，元彧以爲是按次序得到的，不推辭。領軍于忠氣憤，在朝廷中説："臨淮王雖然風度可觀，却没有剛直的操行，中尉的職責，恐怕不是他所能勝任的。"於是除去儀仗，單車返回，朝廷官員爲他嘆息。幾次升任至侍中、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統管選拔事務。

這時，蕭衍派遣將領圍困温湯，升元彧以本官爲東道行臺。遇上尒朱榮進入洛陽，殺害元氏，元彧撫胸痛哭，於是投奔蕭衍。蕭衍派遣他的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察元彧的容貌。建孫回去報告，稱説元彧風采儒雅出衆。蕭衍也先聽到元彧的名聲，深相器重厚待，在樂遊園會見元彧，於是設置酒席音樂。元彧聽到音樂聲，哀嘆抽泣，涕淚交加，悲傷感動旁人，蕭衍爲之不奏樂。前後叛逃的人，都迎合旨意稱魏國爲僞國，惟獨元彧上奏表，時常説魏國臨淮王。蕭衍體察元彧風雅的性格，不以此責備他。等到知道莊帝登位，元彧因母親年老請求返回，辭意懇切。蕭衍愛惜他的才華，又難違背他的意願，派遣自己的僕射徐勉私下勸告元彧説："從前王陵在漢國，姜維輔蜀國，在外地成名，何必一定要在本土？"元彧説："死還願意死在北方，何况是活在世上呢？"蕭衍於是以禮儀送回。元彧秉性淳孝，侍奉父母全依禮節，自從離别父母，不進食酒肉，容貌憔悴，見到的人爲他傷心。歷任尚書令、大司馬、兼録尚書事。

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爲肅祖，母親李妃爲文穆皇后，將要把二人的牌位遷到太

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彧表諫曰：

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毁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勛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

時莊帝意鋭，朝臣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并有表聞。詔報曰：

文穆皇帝勛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别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眷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况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迹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别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

廟，以高祖爲伯父。元彧上奏疏規勸説：

漢高祖創造業績，香街立有太上皇的廟宇，光武帝重新恢復漢室，在南頓修建舂陵侯的寢廟。元帝對於光武帝來説，服屬相隔很遠，光武帝還親自奉行爲子之道，承繼大宗。高祖對於陛下來説，陛下親近實如兒子。陛下繼承大業，哪應加以伯父的名稱？而且漢宣帝繼承孝昭帝，這是上繼叔祖，哪裏是忘記了繼承父母？大概是以大義而去私情。等到金德將要興起，司馬宣王接受托付，從此以後，世代秉持大權。景王意圖在於奪位，文王心思規劃稱帝，雖然祭祀是魏主，而權力歸於晉室，哥哥和弟弟，傾覆了曹氏。而且子元，是宣王的嫡嗣，文王完成了他的大業。所以晉武帝繼承文王祖父宣王，景王有伯父的名稱。以今日類比古代，恐怕不同類。又臣子同一條例，義理彰明於舊日典章，宗廟祭祀失去次序，譏諷顯著於從前的經籍。高祖德行遍天下，道義超邁没有極限。肅祖雖然功勞高於天下，還曾對高祖稱臣。穆皇后稟受地德，又將配祭天位，這是君臣同席，叔嫂同屋，遍觀典籍，没有這種事。

當時莊帝心意堅决，朝中臣屬没有敢説話的，衹有元彧和吏部尚書李神儁都有奏疏上報。詔書回答説：

文穆皇帝功勛遍及四方，道義超越百王，所以考察遵循舊日法度，恭敬奉上尊號。王的奏疏上説漢朝太上皇在香街立廟，舂陵侯在南頓立廟。漢高祖没有憑藉子孫相繼的業績，光武帝又没有世襲的德行，都親身接受符命，不出於父祖，父母另外設立廟寢，從道理上講有什麽差錯呢？文穆皇帝受上天眷顧人心相向，帝位自有歸依，我愧承大業，於是掌管朝權，帝王大業既有脉統，漢氏不同類。如果以古代比喻今日，不應當移寢廟，那麽魏太祖、晉景帝雖然稱帝的迹象已經顯著，都是以臣屬的身份去世，怎麽

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勛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晋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

能和其餘的皇帝分別立廟，使次序缺略？漢朝郡國建立廟宇，是要尊崇高祖的德行，使祭祀遍布天下，不關乎太廟的牌位，獨自在外地貢奉祭品。漢宣帝的父親，也不是有功勛德行之人，雖然不追尊，不也是可以的嗎？伯父的名稱，本是表示尊卑的稱呼，何必要依據古代制度而說不同類呢？又說君臣同列，叔嫂同室，大概是因文穆皇帝從前履行臣下禮節，因此有疑惑。《禮記》：“天子的嫡長子還是士人。”宗廟祭祀難道不能同室嗎？而且晋文王、景王同爲一代，議論的人說，世代限於七代，牌位沒有固定數目。昭穆相同，表明有同室的道理。禮制中既有合祭，叔嫂有何顧忌？依禮儀士人祖先立牌位一個廟，哪沒有媳婦公公同室的呢？如果專以同室爲疑問，當可再議遷移毀棄。

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

莊帝迫於幾個妹妹的請求，這篇文辭的意思是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替他擬成。

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

莊帝又追尊哥哥彭城王爲孝宣皇帝，元彧又當面規勸說：“陛下恢復宗室基業，心中想仿效遠古，而行事不循法度，讓後世如何看待您的作爲呢？遍尋書籍記載，沒有這種事。希望割捨兄弟情意，使名器沒有差失。”皇帝不聽從。等牌位進宗廟，又下令百官都陪同跟隨，全依皇帝的規格。元彧上奏疏，以爲從中古以來，直到近代，崇敬父輩，褒揚功德，纔有皇號，終究沒有帝名。現在如去掉帝字，僅留下皇名，推求古代義理，稍微有些依據。又不被采納。

尒朱榮死，除彧司徒公。尒朱世隆率部北叛，詔彧防河陰。及尒朱兆率衆奄至，彧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群胡所毆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

尒朱榮死去，授任元彧爲司徒公。尒朱世隆率領部衆在北方反叛，詔令元彧防守河陰。等尒朱兆率領部衆忽然到達，元彧出東掖門，被賊寇擒獲。見到尒朱兆，元彧言辭神色不屈不撓，被胡人毆打致死。出帝追贈他爲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

彧美風韵，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群書，不爲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

元彧風度優美，善於進退，視聽之中，很有規範。他博覽群書，不做尋章摘句的學問。所著文章雖然大多亡佚，仍有流傳在世間的。然而任官不能清廉自持，所推舉的衹有親戚，爲有見識

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静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

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

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户，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

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晋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强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内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

的人所譏諷。没有兒子。

弟弟孝友，年輕時受到贊譽，繼承封爵爲淮陽王，屢經升遷至滄州刺史。行政温和，喜好施行小恩惠，不能廉潔，然而没有侵犯别人利益，百姓也因此感到便利。孝静帝在華林園宴請齊文襄王，孝友因醉稱贊自己，又説陛下答應賜給臣下才能。皇帝笑着説："我時常聽説淮陽王自誇清廉。"文襄王説："臨淮王的心意是捨棄罪過。"於是君臣都歡笑而不治罪。

孝友明白施政道理，曾經上奏疏説：

法令規定：一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一百家之内，有頭領二十五人，徵發都免除，辛苦歡樂不均衡。羊少狼多，又有逐漸侵吞。這造成的危害很久了。京城中各里巷，有的七八百家，僅一個里正、二個佐史，各種事務没有缺略，而何况外地州郡呢？請依照舊日設置，三正的名稱不改變，而一百家分爲四閭，每閭分爲二比。合計一族節省十二個男丁，得到十二匹資絹。統計現在管轄的户口，共有二萬多族，一年繳納資絹二十四萬匹。十五個男丁中出一個兵士，共得一萬六千兵士。這是富國安民的道理。

古代諸侯娶九個女子，士人有一妻二妾。《晋令》：各王設置侍妾八人，郡公、郡侯六人。《官品令》：第一品、第二品有四個侍妾，第三品、第四品有三個侍妾，第五品、第六品有二個侍妾，第七品、第八品有一個侍妾。這是用來整飭家内女子教化，增廣後嗣的。增廣後嗣，是孝道；整飭女子教化，是禮儀。然而本朝忽然拋棄這個數額，由來已久。將相多娶公主，王侯也娶皇后的家族，所以没有侍妾婢女，積習而成常制。婦人多幸運，生逢這個世代，全朝大多没有侍妾，天下恐怕都是一個妻子。假使有人决意大量娶妾，就會家道離散，親自遭到困迫，内外親戚朋友，共同加以嗤笑怪罪。現在的人，全没有準則節操。父母嫁女兒，就教她妒忌；姑母

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妒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

相見，必以忌妒相勸說。拿挾制丈夫爲婦德，以能忌妒爲女工。自稱是不受人欺負，怕别人笑我。王公還是一心一意，以下的人哪肯有二心？忌妒的心思一産生，妻妾的禮儀就廢止了；妻妾的禮儀廢止，奸淫的預兆就興起了。這是臣下之所以極爲怨恨的原因。請求讓王公第一品娶八個侍妾，加上妻子以備齊九個女子；稱職的二品備齊七個女子；三品、四品備齊五個女子；五品、六品則是一妻二妾。限定在一年内，都令充實數額，如果不能補足數額和對待侍妾不按禮節，使妻子忌妒加以鞭撻，免除所任官職。妻子没有兒子而不娶妾，這是自斷後嗣，不能祭祀祖父，請求判定他不孝順的罪過，拆散遣送他的妻子。

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奸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

詔付有司，議奏不同。

孝友又言：

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没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兹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

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

臣下的真誠心意，僅僅是爲了國家，想要使吉凶無不合乎禮制，貴賤各得其所，減少頭領來徵集兵士，建立糧倉儲蓄來豐富米穀，設置賞賜標準來擒獲奸猾盜賊，實行法典來顯示朝廷典章，希望使國家足食足兵，人人信實。又冒昧申述妻妾數目，衹是要使王侯、將相、功臣的子弟，後裔布滿朝廷，傳位没有窮盡，這就是臣下的心願。

下詔交付有關官員，議論進奏不相同。

孝友又説：

現在有人生爲奴僕，安葬模擬王侯，存亡不同途徑，没有節制，堆高墳墓，極力裝飾祭祀儀式，鄰里以爲榮耀，稱贊爲純孝。又夫婦的結合，是教化的起點，同食一瓢，足以完成禮儀。然而現在富足的人更爲奢侈，新婚夫婦共食的設施，比祭盤還好得多。累魚成山丘，山上有林木，林木上面，停留鸞鳥和鳳凰。徒然增加麻煩勞累，終究造成浪費，思考上天意旨，恐怕不是這樣。請求從今以後，如果婚葬超過禮制，以違背君命處治，官府不加以糾察彈劾，就與他們一同治罪。

孝友在魏州尹任上多年，以法令約束自己，很有聲譽稱道。然而性格没有骨氣，善於侍奉有

直者所譏。齊受禪，爵例降。

權勢的人，被正直的人所譏笑。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條例降低。

元孚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

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

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産羊糊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

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内？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疴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脱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

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

元昌的弟弟元孚，字秀和。年輕時有美好的聲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人見到元孚，都説："這人將要評判人物，遺憾我們衰老，來不及見到了。"屢經升遷到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聽政，宦官干預政事，元孚於是綜合古今著名賢明的后妃事迹，共爲四卷，奏上去。調任左丞。

蠕蠕王阿那瓌回國以後，其國百姓正遇大饑荒，相繼進入塞内，阿那瓌上奏疏請朝廷賑濟。詔令元孚擔任北道行臺，前往那裏賑濟撫恤。元孚陳説應辦的事，奏疏説：

穿皮衣的人，不曾吃糧食。應該依從風俗因循便利，救濟他們所没有的。從前漢朝建武年間，單于通好，當時轉運河東米糓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來供給他們。這就是前代和戎、安撫新附、懷柔遠方的長遠計策。乞求用母牛母羊維持他們的性命。而且畜牧繁殖，是他們所便利的，牲畜的利益，恩惠兼具衣服和食物。

又尚書上奏説，如他們仍住在七州，在寬處安置他們。臣下以爲人心懷戀本土，哪肯遷到内地？如依照臣下的請求，賑濟各種牲畜，他們留戀本土重視故鄉，必然回到舊地。如果不是這樣，禁止留下來越發受損。假使逼迫遷徙，事情不是長久之計。爲什麽呢？人面獸心，去留難以推測，既變换水草，病情將增多，憂愁導致困苦，死亡必然嚴重。加上殘餘的同類還在沙漠戈壁中，倘或出現狂悖，回到舊巢，必定擄掠鄉里，毒害百姓。有禍亂後再堵塞，不如在未萌發時杜絶。

又貿易産生於遠古，交换實行於中古，漢人和胡人交往，也設立關市。現在北方饑荒，性命如懸挂在溝壑，公家供給之外，必然尋求關市交易，他們如願意謀求，應該受到准許。

又云：

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

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謨，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

又云：

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强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内。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内徙，

又說：

辦大事的不計較小名聲，考慮長遠目標的不拘泥於眼前利益。雖然戎狄盛衰，歷代不相同，叛逆順服的情形，大致可以探討。周朝的北伐，僅獲取中等利益；漢氏對外抵禦，纔收到下策的效果。從前在代京，時時作嚴密的防備，將帥辛勞，兵士精疲力竭。前代爲之作難，計策不能招致。現在上天賜福大魏，亂亡在他們一方。朝廷垂下上天覆蓋的恩情，拓展自然造化的德行。在他們散亡時將其聚集，以禮相送使其返回。應該利用這個時機，妥善地思考長遠的策略。

私下以爲道理雖然萬般變化，可用一個根本點觀察；將來的事雖然懸遠，可改以過往的事推測。從前漢宣帝的時候，呼韓邪通好，漢派遣董忠、韓昌率領邊郡的兵馬，送出朔方，因之留下守衛協助。又光武帝時，也命令中郎將段彬設置安集掾史，跟隨在單于周圍，觀察他們的動静。這都是守備借鑒，安定邊境的好策略。估量朝廷的成功，不低於過去；蠕蠕國内衰落，也同於昔日。應該仿照從前現成的謀略，大致依據舊日的行事。借給他們閑置的土地，聽憑他們放牧；粗略設置官署，以示加以慰問安撫；邊境的兵士嚴密戒備，以使他們受到保衛。以寬厚仁德加以控御，以長久的策略加以羈縻。使親近不至於矯情詐僞，疏遠不至於背叛造反。現在北方軍鎮各將領常說一人在代京外巡邏，於是使他防守伺察。這是所謂的天子有道義，防守在四方。

又說：

先於别人能奪去别人的信心，對待投降者如遭遇强大的敵人。武力不是專門對外，也用來防備内部。如依照安置分配，各州鎮遥遠，不是轉輸可到達的，後悔背叛的情形，變故的發生難以預測。又居民的牲畜産業，分布在原野中，戎狄性情貪婪，見到後就想偷盜。防守各處，兵力少了不勝任，混亂的時候，容易互相冒犯。驅使他們回到本

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

土，未必樂意離開；配置到州中向內地遷徙，又不肯依從。既是如此，開支必定很大。

朝廷不許。

朝廷不准許。

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

元孚拿着白虎幡在柔玄、懷荒二鎮間慰勞阿那瓌。阿那瓌的部衆號稱三十萬，暗中有異圖，就拘留元孚，用卧車運載，每天供給乳酪一升，肉一條。時常集合他的部衆，讓元孚坐在東廂，稱爲行臺，格外加以尊敬。阿那瓌於是向南到達舊都城，後來遣送元孚等人返回，於是上奏疏請求治罪。有關官員將元孚的事交付廷尉，丞高謙之説元孚污辱使命，判處元孚流放的罪行。

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平，還，除冀州刺史。

後來被任命爲冀州刺史，元孚鼓勵墾田種桑樹，境内稱他爲慈父，鄰州稱作神君。在這以前，州中民衆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都屯聚在山林據守，不服從君王命令，州郡稱爲八王。元孚到達，都請求進城，願意拼死效力。後來城池被葛榮攻占，元孚被葛榮捉住。哥哥元祐擔任防城都督，哥哥的兒子子禮擔任録事參軍，葛榮想先害死子禮，元孚請求先死來贖回子禮，叩頭到流出血來，葛榮纔放子禮。葛榮又大量招集將領士兵商議處死人的事，元孚兄弟各自誣衊自己招來過失，争相受死。另外孟都、潘紹等幾百人都叩頭願受死刑，請求留下使君的性命。葛榮説："這是魏國的忠臣義士。"一同監禁的共五百人，都得以釋放。葛榮被平定後，元孚返回，被授任爲冀州刺史。

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

元顥進入洛陽，授任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元孚封上元顥叛逆的書信送交朝廷，天子嘉奬他。元顥被平定後，封元孚爲萬年鄉男。

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并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

永安末年，樂器損壞缺略，莊帝命令元孚監察儀法，元孚上奏疏説："從前太和年間，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樂器，幾十年間，纔宣告完成。當時大量會集儒士，考校得失。太常卿劉芳請求另外修造，很久纔完工。又召集公卿計量考校合適與否，論説的人七嘴八舌，無所適從。接到詔令，都得以施用。往年大軍進入洛陽，戰馬奔馳，所有樂器，差不多丢失光了。臣

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宫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黄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黄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韵。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虚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删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爲十二宫，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宫之義，又得律吕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嘆服而返。太傅、録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

後從出帝入關。

下到太樂署，詢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人説是繼承從前方式，設置懸挂的樂器在四面墻壁，懸鐘磬鼓的木架爲六架。東北架編排黄鐘到磬十四個，雖然器名爲黄鐘，而聲音實際上是夷則，以音制考察，不很諧和。姑洗懸挂在東北，太蔟編排在西北，蕤賓排列在西南，都是器物錯位，調律不和諧。又有儀鐘十四個，虚懸在木架首端，一點也不敲擊，現在就删除廢去，來依從正則。臣下現在依據《周禮》鳧氏長寬的規格，磬氏直曲的法度，吹律管而求聲調，敲黄鐘而求音響，去掉繁雜程序，論定實際效驗，依照十二月爲十二宫，各自依據時序，在本位懸挂張設，每月聲音完備後，隨用途敲擊演奏，就合於轉相爲宫的義理，又得到陽律陰律互相生成的體式。現在計量鐘磬的數目，各以十二架爲準。”上奏後被批准。這時士大夫們，都前去觀看聽演奏，無不嘆息佩服而返回。太傅、録尚書事長孫承業精通聲律，又特别稱贊。

後來跟隨出帝進入函谷關。

廣陽王元建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

廣陽王元建，真君三年封爲楚王，後來改封爲廣陽王。逝世，謚號爲簡王。

兒子石侯，繼承爵位。逝世，謚號爲哀王。

兒子遺興，繼承爵位。逝世，謚號爲定王。没有兒子。

元嘉　元深　元湛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兹役，雖有暫勞，奸盗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

石侯的弟弟元嘉，年輕時沉穩機敏，喜怒不表現在臉色上，具有武藝謀略。高祖初年，被任命爲徐州刺史，十分有威望恩惠。後來封爲廣陽王，來繼承元建爲後嗣。高祖向南討伐，詔令元嘉截斷均口。元嘉違背了指令，使賊寇得以逃脱。皇帝發怒，責備他説：“叔祖的確不是嫡孫，爲什麽太不同類呢?”高祖到病重時，遺令任命元嘉爲尚書左僕射，和咸陽王元禧等人輔政。調任司州牧，元嘉上奏請求在京城四面，築里巷三百二十個，各自周圍一千二百步，乞求調發三正免役的男丁，來充任這一力役，雖然有暫時的辛勞，奸猾的盗賊永遠止息。詔書聽從他的意見。任命他爲衛大將軍、尚書令，授任儀同三

司。

嘉好飲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

元嘉喜好飲酒，有時沉醉，在世宗面前隨便言談歡笑，没有一點顧忌。皇帝因他服屬尊貴年紀老，時常優待容忍他。和彭城、北海、高陽各王常入宫飲宴聚會，暢飲歡笑到深夜，多次加以賞賜。皇帝也時常前往元嘉的第宅。元嘉本性喜好威儀裝飾，車馬服飾鮮艷華麗，既處儀同三司之位，又任尚書省長官，出入有人侍衛，道路上的人認爲他很榮耀。後來升任司空，調任司徒。

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

元嘉喜好建立功名，有益於公私的事，多次上奏，皇帝很重用他。他敬重有才能的人，後輩中的人才不爲當時人所知道的，侍奉皇帝的時候，轉相談論推舉，當時人因此稱贊他。逝世，遺令節儉安葬。世宗悼念憐惜他，追贈他爲侍中、太保，謚號爲懿烈。

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元嘉後來的妃子，是宜都王穆壽的孫女，司空的堂妹，是個天資高的婦人。等到成爲元嘉的妃子，多有匡助，光大增益家族聲望。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

兒子元深，字智遠，繼承爵位。肅宗初年，被任命爲肆州刺史。推行恩德信義，胡人以爲便利，劫掠盜竊止息。後來擔任恒州刺史，在州中多有收取，政事以賄賂而成，私人有馬一千匹的必定收取一百匹，以這爲標準。幾次升任爲殿中尚書，没有授任，因同城陽王元徽的妃子于氏淫亂，被元徽上奏訴訟，詔令交付丞相、高陽王元雍等宗室成員商議判决他的罪行，以王爵的身份回到第宅。

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曰：

> 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

等到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元彧討伐他，失敗，詔令元深擔任北道大都督，接受尚書令李崇的調度。這時東道都督崔暹在白道失敗，元深上奏疏説：

> 邊境小人作亂，造成紛擾阻隔，它的由來，不是一朝一夕。從前皇始年間以移民防禦爲大事，大量挑選親屬能人，擁有部屬建立軍鎮，配備高門大族的子弟，拼命防守阻遏，不僅不荒廢仕途，竟至於獨得免除賦役。當時的人們，歡欣羡慕而爲邊兵。到太和年間，僕射李冲在位當權，涼州的當地人，全部免除雜役，豐沛的舊族，仍然防

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

守戍邊。除非得罪了當朝要員，没有人肯和他們在一起。出征鎮守受驅使，衹是做虞候白直，一生升遷，不過做個軍主。然而前代房族留住在京城的，得到高品秩和顯要的官位，在軍鎮的就被清高的士大夫所阻隔。有的投放到那裏有敗逃，就用他們去抵禦敵寇，又多逃往胡人區域。於是嚴立邊境兵士的條例，軍鎮的人在外面游蕩，都准許巡邏的兵士捉拿他們。這樣年輕人不能求學，年長的不能爲官，惟獨成爲作亂的人，言談者爲之流淚。

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奸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

自從定都伊水洛水，邊境的委任更輕微，僅有底層平庸的人，出外做鎮將，互相模仿效法，專門聚斂。有的是各地奸猾的官吏，犯罪後發配邊境，爲他們指點途徑，哄弄官府，政事以賄賂而成，不能自行改正。都説奸猾的官吏這樣做，無不咬牙切齒地憎恨憤怒。

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敢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

等到阿那瓌背棄恩德，放縱擄掠盜竊逃奔，命令軍隊追趕，十五萬人越過沙漠，不久就返回。邊境的人見到這種援兵，就在心中輕視中原。尚書令臣李崇當時就申報，請求改鎮爲州，將要如其所願，也是先有察覺。朝廷没許可。而高闕的戍守頭領統領下屬失去和睦，拔陵殺了他，竟敢違抗命令，攻打城池掠取土地，見到的一定誅殺。朝廷的軍隊屢次失敗，賊寇日益强盛。此段時間的舉措，是指望消滅平定他們。然而崔暹全軍覆没，臣李崇和我徘徊於道路。現在一起返回停駐雲中，聽命令行事，不便向西邁進，將領士兵的心情，無不離散。今日所憂慮的，不光是西北，恐怕各鎮不久也將如此，天下的事，哪裏容易估量？

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

當時不采納他的計策。東西部敕勒叛變後，朝廷再思考元深的話，派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要恢復鎮爲州，來順從人們的意願。遇到六鎮全部反叛，不能施行。元深後來上奏疏説："現在六鎮都反叛，二部高車，也附和凶惡的黨

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

羽，用疲勞的兵士討伐他們，不一定制服敵人。請求挑選兵士，有的留守在恒州險要的地方，再爲今後打算。”

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户，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别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核，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

等到李崇受徵召返回，元深獨掌軍權。拔陵躲避蠕蠕，向南轉移渡黄河。在這以前，别部將領李叔仁因拔陵逼近，請求迎接增援，元深趕赴前去，前後投降歸附的有二十萬人。元深和行臺元纂上奏疏請求在恒州北另外設立郡縣，安置投降的人户，依實際情況賑濟賞賜，平息他們作亂的心思。不被采納，詔令派遣黄門郎楊昱將那些人分散到冀、定、瀛三州就地謀食。元深對元纂説：“這些人又成爲乞活了，禍亂將由此而發生。”不久鮮于脩禮在定州反叛，杜洛周在幽州反叛，其餘投降的人户，還在恒州，就要推舉元深爲首領。元深於是上奏疏請求回到京城，命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替元深爲都督，任命元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這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别駕崔融討伐賊寇失敗，朝廷使者劉審審察他，没有結束，遇到賊寇逼近中山，元深於是命令叔隆防守邊境。劉審乘驛馬回到京城，説元深擅自加以放縱。城陽王元徽和元深有嫌隙，利用這個時機誣陷元深，於是徵召元深爲吏部尚書，兼任中領軍。等到元深回到都城，肅宗不想使元徽、元深互相怨恨，下令利用宴會使二人和解。元徽忌恨不止。

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并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决。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

後來河間王元琛等人被鮮于脩禮打敗，於是授任元深爲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元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都接受元深的調度。元徽於是上奏靈太后誣陷元深説：“廣陽王帶愛子在外地握有兵權，是不可猜測的。”靈太后就下令章武王等人暗中加以防備。元融於是把令文給元深看，元深畏懼，事情無論大小，不敢獨自决定。靈太后聽説後，就派人問元深的心意情况。元深於是陳述説：

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日，而徽托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疏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

從前元叉執掌大權，移天遷日，而元徽依托附和，無翅膀而飛翔。現在撥亂反正，職任更重大，以元徽狹隘的心胸，忌恨臣下到了骨髓。臣下因疏遠停留，遠離京城，遭到他挑撥阻隔，没有什麽事不做。然而臣下

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録。

從前不在他後面，從這以來，世事巨變。元徽便一年八次升遷，居於宰相地位；臣下却多年不調動，有功勞不記録。

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

自從元徽執政以來，不僅抑制臣下而已，向北征討的功勛，都被扣壓。將領士兵取勝，最終没有絲毫賞賜，雖然上奏請求，多不能如願。從前留下元標占據盛樂，後來遭到重重包圍，糧盡援絶，倒懸在一個角落，環城固守了兩年。賊寇撤退以後，依品級乞求官職，元徽却猶豫，不答應請求。然而徐州下邳的戍主賈勳，法僧反叛後，暫時遭到圍困，固守的功勛，比元標不爲大，却馬上得到州牧，當即授予開國的爵位。天下的事，流别是一樣的，功勞同而賞賜不同，不公平是爲什麽呢？又驃騎大將軍李崇，向北征討的時候，上奏招募八州的人，准許使用函谷關以西的條例。等到臣下在後面，依照這加以評定賞賜，又説北道征討的不能和關西相同。定襄是陵廟的重要地區，平城是守衛國家的重要城鎮，如果估計到這一點而評論，功勞也哪裏低於秦楚？但是因爲怨恨臣下的緣故，就要望見風頭便排斥壓抑。

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顔；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决河，豈

然而從他當權以來，哪裏衹是抑退功勛而已，衹要是跟隨臣下征討的，就被他所怨恨。統軍袁叔和曾經申訴，元徽起初説有道理，又聽到北征時隸屬臣下爲統軍，馬上變了臉色。又指使臣下哥哥的兒子仲顯以怪誕的言論起訴臣下，竊竊私語，謀劃加以誹謗。説臣下壞話的，用恩惠的臉色交往；説臣下好話的，就遭嫌棄責備。甄琛曾經申述臣下的冤屈，就看待他如同仇敵；徐紇説了臣下不少短處，就對待他如同親戚。另外驃騎長史祖瑩，從前在軍隊中，隨意增加殺敵人數，擾亂軍事行動，危害軍府，被有關官府定罪，逃命到山川中。僅因誹謗臣下的緣故，元徽就洗刷他的罪行。臣下府中的司馬劉敬，不久前遣送投降的人，到了定州以

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僚，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闕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

後，降附的人改變主意又背叛。賊寇如決斷黄河，豈是劉敬所能維護的？而且因爲是臣下府中的參謀僚屬，不免被砍頭。元徽遷怒於人，放棄首惡分子。闕和小吏役卒。跟隨臣下出行的無不恐懼。

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户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奸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没，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游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

近來恒州的人，乞求臣下擔任刺史，元徽却誹謗説不可猜測。等到投降的人户勾結密謀，臣下接連上奏表，元徽就藉機會談論這件事。等到我到定州，遠離那些奸賊惡人，又議論臣下將有反意。反復如此，要加以陷害，致使朝廷馬上賜令調任。賊寇興起的原因，是誰使他們如此的呢？元徽受優待寵幸，職任重於一代，羡慕權勢的人，與臣下有什麽關係？所以其他的人掌管選舉，車馬堵塞門口，等到臣下住在邊地，賓客很少到來。臣下近來擔心他作梗，所以一心乞求趕往京城。遇上流民起兵，主帥失敗，又接受後來的命令，没有地方自己安身，努力充當前鋒，不敢推辭事務。等到臣下出都城，行走的塵土還没落下，已聽説在後面又産生不同議論。説臣下帶兒子跟隨自己，證明是可疑的徵兆，忽然稱説這些來造成禍亂。衆多的人，又傳出話語，説左軍臣元融、右軍臣裴衍，都接受秘密的命令，觀察臣下的行事。元徽用心如此惡毒，臣下將如何自感安全？

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内慮之切。脱蒙。闕公私幸甚。

私下以爲天下未平定，國家的禍難還延續，地方長官的職任，在這時最爲急迫。元徽從前到藩國，就有聲望，等到任尚書省長官，什麽也没有聽到，現在請求調出他爲州牧，使他得以發揮作用。元徽如外出任其所長，臣下没有内心憂慮的急切。如蒙。闕公私都十分榮幸。

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鬥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録事參軍元晏説賊

元深認爲兵士屢經失敗離散，人人没有鬥志，連接軍營轉運栅欄，每天行走十里。行進到交津，隔水而列陣。賊寇脩禮時常和葛榮謀劃，後來逐漸信任朔州人毛普賢，葛榮常常懷恨他。普賢從前做過元深的統軍，到交津後，元深派人曉諭他，普賢於是有投降的心意。又派録事參軍

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邏。深遂退走，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游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元晏游説賊寇程殺鬼，果然互相猜疑有二心，葛榮就殺死普賢、脩禮而自立。葛榮因剛獲得大部隊，上下不安定，就向北越過瀛州，元深便率領部衆向北轉戰。葛榮向東攻打章武王元融，元融在白牛邏戰敗，元深就後退逃跑，趕往定州。聽説刺史楊津懷疑他有異心，就停留在州南的佛寺中。第三天的夜晚，就召集都督毛謚等六七人，繫胳膊加以約定，危難的時候，期望互相救助。毛謚懷疑元深有二心，就秘密告訴楊津説，元深圖謀作亂。楊津派毛謚討伐元深，元深跑出來，毛謚喊叫鼓噪着追趕。元深和左右的人行進到博陵郡境内，遇到賊寇游動的騎兵，就帶元深到葛榮那裏。賊寇兵士見到元深，很有一些高興的。葛榮剛自己奪位，心中憎惡元深，就殺害了元深。莊帝追復元深的王爵，贈司徒公，謚號爲忠武。

子湛，字士深，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静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黄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携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己，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兒子元湛，字士深，年輕時有風采。莊帝初年，繼承封爵。孝静帝初年，屢經升任到冀州刺史，在各地聚斂，風俗政事不能樹立。召入任侍中，後來代理司州牧。當時齊獻武王作宰相，因元湛比較有才幹聲望，上奏越級任命他爲太尉公。逝世，追贈假黄鉞、大司馬、尚書令，謚號爲文獻。當初，元湛名聲地位逐漸提高，留戀聲色，開始把婢女紫光送給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來却自己玩樂，外出任冀州刺史，私下帶去。遊道大肆張揚，就説紫光是元湛的父親所寵愛的，元湛的母親送給自己，將要呈遞公文。很久纔平息，議論的人對二人都非難。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元湛的弟弟元瑾，擔任尚書祠部郎。後來謀殺齊文襄王，事情泄露，全家受死刑。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土。

元湛的兒子法輪，是紫光生的。齊王同情元湛滅族，就上奏寬恕他，恢復他的爵位封土。

南安王元余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吴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群下，取悦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絶，旬月之間，帑藏空

南安王元余，真君三年封爲吴王，後來改封爲南安王。世祖突然逝世，中常侍宗愛假稱皇太后令迎接元余而擁立他，然後發布喪事。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永平。元余自以爲不是按正常順序而立，厚重地賞賜群臣，取悦於衆人。進行通夜的飲宴，樂聲不斷，一個月之間，庫存空虚。

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内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隱。

他格外喜好射獵，出入没有限度，邊境告急，元余不救助，百姓憤恨，而元余却很安然。宗愛擅權放肆日益嚴重，内外的人畏懼他。元余懷疑宗愛將要謀劃叛變，削奪他的權力，宗愛發怒，利用元余祭祀宗廟，在夜晚殺死元余。高宗以王的禮儀安葬元余，謚號爲隱。

魏書卷十九(上)

列傳第七(上)

景穆十二王(上)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并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宫人有子者,并號爲椒房。

景穆皇帝有十四個兒子。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親的記載都缺略。孟椒房生任城康王元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元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元休。趙王元深過早逝世,没有傳記,母親的記載缺略。魏國舊日太子的後庭没有名號,高宗即位後,恭宗的宫女凡生了兒子的,都稱爲椒房。

陽平王元新成　元頤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内都大官。薨,謚曰幽。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被任命爲征西大將軍。後來擔任内都大官。逝世,謚號爲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勖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

長子安壽,繼承爵位。高祖賜名爲元頤。屢經升遷爲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向北討伐。詔書徵召趕往京城,以征戰的事加以勉勵。安壽回答説:“應當仰仗朝廷制定的克敵謀略,使呼韓同行渭橋的禮節。”皇帝贊嘆説:“王的話有氣魄!這是我所盼望的。”没有出發,遭遇母親去世,詔令派遣侍臣以戰事敦促曉諭他。出殯後就出發,和陸叡聚集三路將領商議出軍路綫。於是中路出兵到黑山,東路趕往士盧河,西路趕

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往侯延河。軍隊通過大戈壁，大敗蠕蠕。元頤入朝，詔令說："王先前的話，果然不假。"後來授任朔州刺史。到恒州刺史穆泰圖謀反叛，派遣使者推舉元頤爲首領。元頤秘密地把情況上報，穆泰等人受死刑，皇帝十分贊許元頤。世宗景明元年，元頤任青州刺史時逝世，謚號爲莊王。傳封國到孫子宗胤，肅宗時，因殺叔父獲罪被賜令自殺，封國削除。

元衍 元融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尸具。子暢。

元頤的弟弟元衍，字安樂，獲賜爵位爲廣陵侯。擔任梁州刺史，上奏疏請賜予王爵，以提高威望地位。詔令說："可以說是不知滿足的請求，所請求的不能批准。"改任徐州刺史，到州中病重，皇帝命令徐成伯乘驛車去治病。疾病痊愈，成伯返回，皇帝說"你的確是名醫"，賜絹三千匹。成伯推辭，請求接受一千匹。皇帝說："《詩經》說'良臣賢士都跑光，國運艱危將傾覆。'據此說來，豈僅三千匹呢?"元衍就是如此地受皇帝重視。後來親生母親雷氏去世，上奏疏請求免除州職。下詔說："關於爲先君餘留的尊嚴所壓抑，《儀禮》中有明確的文字。末代衰落，這個禮儀有時被廢除。侯是親王的兒子，應該依從餘留尊嚴的義理，服大功的喪服。"後來任雍州刺史時去世，謚號爲康侯。元衍性格清高謹慎，在各地廉潔守法，又不經營家產，歷任四州刺史，都有聲譽政績，死亡的時候没有收殮的棺材。兒子元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爲直閣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元暢的弟弟元融，字叔融。相貌醜陋，勇武超過常人。莊帝設謀殺死尒朱榮，任命元融爲直閣將軍。等到尒朱兆進入洛陽，元融逃到民間。

元欽 元子孝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托青州人高僧壽爲子

元衍的弟弟元欽，字思若。擔任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元欽臉色格外黑，所以當時的人稱他爲黑面僕射。元欽奸淫堂兄元麗的妻子崔氏，被御史中尉封回彈劾奏告，遇大赦而免於處罰。不久授任司州牧。元欽年輕時喜愛學習，很早有好名聲，當時人編出謠諺說："皇宗略略，壽安、思若。"等到晚年地位尊貴，不能有所匡正補益，有見識的人輕視他。元欽曾委托

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青州人高僧壽爲兒子尋找老師，老師到了後，沒過多少天就逃走了。元欽就這件事責備僧壽。僧壽性格滑稽，反而對元欽說："一般人絶食，七天就死了，這人剛過五天，迅疾逃跑，去掉糧食而接受誠信，實在有所缺略。"元欽於是大爲慚愧，從此對待客人逐漸優厚。後來授任司空公，封爲鉅平縣公。在河陰遇害，追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兒子子孝，字季業。很早有好名聲，八歲時，司徒崔光見到後而看重他說："後輩中的頭領，一定是這個人。"

京兆王元子推　元太興　元悰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沉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擔任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格沉穩儒雅，善於安撫接納，秦州雍州的人，信服他的聲威恩惠。召入任中都大官，審理案件有名聲。顯祖將要禪讓帝位給子推，因大臣極力勸阻，纔傳位給高祖。高祖即位，任命他爲侍中、本號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沒到任，在途中逝世。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兒子太興，繼承爵位。被任命爲長安鎮都大將，因貪污納賄，被削除官職爵位。後來授任秘書監，恢復先前的爵位，任命爲統萬鎮將，改封爲西河王。後來改軍鎮爲夏州，又命太興任刺史。授任爲代理衛尉卿。起初，太興遭遇疾病，請衆多僧人作法事道場，所有財産，一下子布施出去，求病痊愈，名叫"散生齋"。到齋會以後，僧人都四散而去，有一個僧人纔說乞討齋會剩餘食物。太興對他開玩笑說："齋食已經完了，祇有酒肉。"僧人說："也能够吃。"於是拿出酒一斗，羊腿一隻，僧人吃完後還說不飽。等到告辭出來後，酒肉都還在，太興出門追趕，沒見到僧人。太興於是在佛像前許願，剛纔的師傅恐怕不是世俗之人，如果這個病得以痊愈，就拋棄王爵進入佛門。沒有多久就痊愈了，於是請求做僧人，奏疏上了十多次，纔被批准。當時高祖向南征討在軍隊中，詔令皇太子在四月八日爲他剃髮，施予布帛二千匹。做僧人後，改名僧懿，居住在嵩山。太和二十二年去世。

子昴，字伯暉，襲。薨。

兒子元昴，字伯暉，繼承爵位。逝世。

子悰，字魏慶，襲。孝静時，累遷太尉、録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兒子元悰，字魏慶，繼承爵位。孝静帝時，屢經升任到太尉、録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在州中逝世，追贈假黄鉞、太傅、司徒公，謚號爲文。元悰寬厚和順有度量，容貌美好，風度翩翩，得失之間，不表現在神色上。性格清廉節儉，不經營家産，死的時候，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

元仲景

昴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横，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决，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元昴的弟弟仲景，性格嚴厲苛刻。莊帝時，兼任御史中尉，京城整肅。每次到臺閣，總乘紅牛，當時人稱他爲“赤牛中尉”。太昌初年，擔任河南尹，奉行法令没有私心。當時吏部尚書樊子鵠的部下横行，又進行偷盜，仲景秘密加以逮捕，全部抓獲他們，都當即處决，於是豪門貴族心中膽寒。出帝將向西出行，授任仲景爲中軍大都督，留在京城。齊獻武王打算到洛陽，仲景就拋下妻子兒女而逃走。

元暹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宫，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没自入。孝静時，位侍中、録尚書事。薨，贈太師、録尚書。

仲景的弟弟元暹，字叔照。莊帝初年，授任他爲南兗州刺史，在州中凶猛暴烈，殺人很多。元顥進入洛陽，元暹占據州城不屈服。莊帝回宫，封他爲汝陽王，調任秦州刺史。原先，秦州城内民衆屢次反叛，元暹全部誅殺他們，存活下來的僅十之一二。普泰元年，授任涼州刺史，貪婪暴烈没有極限。想要謀取府庫官員和商胡富人的財物，假稱一個臺閣符命，誑騙一些豪富等説要加以賞賜，一時之間加以殺戮，所有資産奴僕，全部没收歸入自己名下。孝静帝時，擔任侍中、録尚書事。逝世，追贈太師、録尚書事。

子冲，襲。無子，國絶。

兒子元冲，繼承爵位。没有兒子，封國斷絶。

元遥

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太興的弟弟元遥，字太原。有器識聲望，以左衛將軍跟隨高祖向南征伐，賜爵爲饒陽男。世宗初年，遇上生身母親去世，上奏疏請求解除職任，詔令以餘留的尊嚴所壓抑的義理，不准許。

肅宗初，累遷左光禄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遥以諸胡先無籍

肅宗初年，屢經升任到左光禄大夫，又兼領護軍。調任冀州刺史。元遥因胡人原來没有籍

貫，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税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遥，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遥坐除名。遥陳枉不已，敕有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禄大夫。

貫，好壞難分，全部命令造簿籍。又因胡人造簿籍，將要向他們徵税，用來充實軍用物資。胡人不願意，就一起誣陷元遥，説他收受金銀馬匹。御史核查，事情和胡人告發相同，元遥獲罪除去名籍。元遥不住地陳述冤枉，肅宗命令有關官員重加推究，纔昭雪。調任右光禄大夫。

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祅幻，遂説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勃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驎戰没。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遥，遥并擊破之。遥遣輔國將軍張虯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

當時冀州僧人法慶造作怪異的邪術，就游説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全家跟從他，招集鄉民，推舉法慶爲首領。法慶委任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稱爲“大乘”。殺死一個人的做一住菩薩，殺死十個人的做十住菩薩。又調和狂藥，讓人服下後，父子兄弟不再認識，僅以殺人爲職事。於是聚集民衆殺死阜城令，攻下勃海郡，殺害官吏民衆。刺史蕭寶夤派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伐他們，在煮棗城失敗，伯驎戰死。凶惡的黨徒於是强盛，在各處消滅寺院，殺戮僧人尼姑，焚燒佛經佛像，説新佛出世，要除去舊魔鬼。下詔任命元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人去討伐他們。法慶相繼攻打元遥，元遥都打敗了他們。元遥派遣輔國將軍張虯等人率領騎兵追趕，打敗他們，擒獲法慶和他的妻子尼姑惠暉等人，殺死他們，傳送首級到京城。後來擒獲歸伯，在都城的街市斬首。

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兹事條，爲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吴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

當初，元遥的大功兄弟，都是恭宗的孫子，到肅宗時而服屬斷絶，所以除去元遥等人的家族名册。元遥上奏疏説：“私下聽説聖人之所以面向南而治理天下，有不可改變的，是親，是尊。四代後而緦服完結，五代後而袒衣免冠，六代以後親屬關係竭盡。在這以外的，還維係姓氏而不加區别，在一起飲食而没有不同。另外《律》文所説議親，不僅是當代的親屬，指的是先帝的五代。恭謹探尋這一旨意，是用以增廣皇帝的同宗，加大國家的牢固。先皇之所以改變這一條例，實行這另外的制度，是太和的末年，正有意攻取吴地蜀地，開始經營的用度，在起初就深入考慮，割減親情的起源，在當時是權宜之計。而且臨淮王元提，在分開名册的開始，高祖賜給布帛三千匹，是表明看重分離；樂良王長命，

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晋，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禄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别外内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也賜給縑二千匹，是用以保持慈愛眷戀。這都是先朝殷勤思慮，不得已這樣做的。古人説過，多足的蟲子至死不僵硬，是因爲輔助自己的多。臣下實在不妄想要親登大殿臺階，苟且求取華屋，衹是擔心大宗一分開，天子親屬名册不過十幾人而已。在漢朝，各王的兒子不限多少，都割裂土地而分封，稱之爲侯，到了魏晋，無不廣賜河山，稱他們爲公的原因，大概是顧慮大宗不牢固，骨肉的恩情疏遠了。臣下和皇上相分離，雖然是五代後的遠親，在先帝來説都是天子的孫子。高祖之所以封國有俸禄又給予衣食，皇后家族僅給俸禄不給予衣食的原因，是要用來區别内外限定同異的。現在各廟子孫的情感，心中没有忘記；行路之人的悲傷，很快已觸及。所以分封的人，三年服喪期滿，然後就被剥奪。現在朝廷還處於先帝死亡的悲慟中，就商議這件事，實在不安心。”下詔交付尚書廣泛討論後上報。尚書令任城王元澄、尚書左僕射元暉上奏贊同元遥的奏疏。靈太后不聽從。去世，謚號爲宣公。

元恒

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元遥的弟弟元恒，字景安，粗略閲讀書傳史册。元恒據《春秋》的義理，起名不用山川字眼，上奏請求改名爲芝。歷任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來在河陰遇害。追贈爲太傅、司徒公，謚號爲宣穆公。

濟陰王元小新成 元弼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很有武藝謀略。庫莫奚侵犯擾亂，詔令新成率領軍隊討伐。新成就做了很多毒藥，賊寇逐漸逼近以後，就丢棄營壘離開。賊寇到達，歡喜而競相飲酒，毫無防備。新成於是挑選輕裝的騎兵，乘賊寇醉時放馬攻打，俘獲斬首很多。後來擔任外都大官。逝世，追贈大將軍，謚號爲惠公。

兒子元鬱，字伏生，繼承爵位。擔任開府儀同三司。任徐州刺史時，因貪污受賄被賜令自殺，封國被削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

長子元弼，字邕明，剛强正直有文學才能。擔任中散大夫。憑嫡長子應繼承先人爵位，因叔父尚書僕射元麗利用于氏的親近寵信，就剥奪元

爵，擅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托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

弼的王爵，專横地授予同母所生哥哥的兒子元誕。於是元弼拋棄世間事務，稱病回到家中。世宗徵召他爲侍中，元弼上奏疏執意推讓。進入嵩山，以洞穴爲居室，穿布衣吃粗食，去世。建義元年，兒子暉業申訴恢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爲尚書令、司徒公，謚號爲文獻。當初，元弼曾經夢見别人對他説："您親身不能傳授世代封爵，繼承先人封爵的，是您的長子紹遠。"元弼醒後，就告訴暉業。最終情形如他所説。

元暉業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盗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録》，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年輕時險惡刻薄，多和賊寇强盗交往。長大後纔改變操行，閲讀諸子史書，也比較會寫文章，而慷慨有志向節操。歷任司空、太尉，加授特進，兼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王曾經詢問他説："近來讀些什麽書?"暉業回答説："多次閲覽伊尹霍光的《列傳》，不讀曹操司馬懿的書。"暉業因國運逐漸衰微，不再圖謀保全，衹是講吃講喝，一天三隻羊，三天一頭小牛。又曾經賦詩説："從前王路寬又明，濟濟多士會群英。現遇世路多艱險，狐兔縱横擋在前。"齊國初年，降封爵爲美陽縣公，任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在晉陽，不同别人來往，日常閑暇，就撰寫魏國藩王家世，稱爲《辨宗室録》，共四十卷，流行於世間。

元昭業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卒，謚曰文侯。

暉業的弟弟昭業，很有學問風尚，擔任諫議大夫。莊帝將前往洛水南，昭業站在閶闔門外，拉住馬規勸，皇帝避開他而通過，後來慰問勉勵他。擔任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逝世，謚號爲文侯。

元僾　元誕

鬱弟僾，字仲琁，位太中大夫。卒。

元鬱的弟弟元僾，字仲琁，擔任太中大夫。去世。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污賜死，爵除。景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謬襲，襲應歸正。詔以僾正元妃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襲爵，除齊

兒子元誕，字曇首。當初，元誕的伯父元鬱因貪污被賜令自殺，爵位削除。景明三年，元誕申訴説，伯父元鬱前朝的封授，衹是因年長而繼承封爵，因有罪而被削除爵位。爵位是因錯誤而繼承，繼承應該歸於正嫡。詔令因元僾正元妃的兒子曇首，是濟陰王的嫡孫，可准許繼承封爵，

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采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户，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來秉持先人業績。元誕繼承封爵後，授任齊州刺史。在州中貪婪暴烈，大爲民衆禍患，牛馬騾驢，無不逼迫奪取。家中的奴僕，都逼娶良民爲媳婦。有位僧人替元誕采草藥，返回後見到他，元誕説："師傅從外地來，有什麽消息？"僧人回答説："僅聽説大王貪婪，希望大王早日被替代。"元誕説："齊州七萬户，我到來，一家没得到三十文錢，怎麽説得上貪婪？"後來被御史中尉元纂所糾舉，遇大赦免予處分。逝世，謚號爲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兒子元撫，字伯懿，繼承爵位。莊帝初年，被堂兄暉業申訴奪取王爵。

元麗 元顯和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禄勛，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别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水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

元偃的弟弟元麗，字寶掌。擔任兼宗正卿、右衛將軍，調任光禄勛，宗正、右衛照舊。當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舉州中主簿吕苟兒爲首領，稱建明元年，設置百官，攻打圍困州郡。涇州人陳瞻也聚集民衆自己稱王，年號爲聖明元年。下詔任命元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和别駕楊椿討伐他們。苟兒率領部衆十多萬人駐守孤山，占據各處險阻，圍困逼近州城。元麗出擊，大敗他們，就進軍水洛。賊寇迎戰，元麗夜晚出擊打退他們。行秦州事李韶在孤山打敗苟兒，乘勝追擊三十里，俘獲他的父母妻子兒女，殺死賊王五人，其他的人相繼歸附投降，各城的包圍，也全部逃散。苟兒帶領他的王公三十多人前往元麗那裏請求治罪。楊椿又殺死陳瞻。元麗利用平定賊寇的聲威，擄掠良民七百多人。世宗嘉獎他的功勞，詔令有關官員不准追究。

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况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脱冠謝，

被任命爲雍州刺史，行政嚴厲殘酷，官吏民衆怨恨他。他的妻子崔氏生下一個男孩，元麗於是放出州獄中没有申報臺閣的死刑和徒刑流放罪犯，一時之間都免罪。調任冀州刺史，召入朝廷爲尚書左僕射。皇帝問他道："聽説公在州中，殺戮不講道理，冤屈不僅一例，又大殺佛教徒。"元麗回答説："臣下在冀州約殺佛教徒二百來人，哪裏算得上多？"皇帝説："一人不得其所，猶如放進城壕，何况殺佛教徒二百人却説不多？"元

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坐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麗脱帽道歉，賜他就座。去世，謚號爲威。

兒子顯和，年輕時有節操，任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常在見到他後説："元參軍風采清高特異，舉止雅致，是做宰相的材料。"授任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變，顯和同他交戰被捉，法僧握住他的手命他和自己坐在一起。顯和説："我和阿翁同出一脉而分支不同，都是做磐石的同宗，突然獻土地向外人叛變，如果遇到董狐，能不慚愧嗎?"就不肯坐下。法僧還要慰問勸告他，顯和説："可以死後做惡鬼，不能坐下當叛臣。"等到將要殺他時，神情面色不改常態。建義初年，追贈他爲秦州刺史。

汝陰王元天賜

汝陰王天賜，和平二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爲内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敕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汝陰王天賜，和平二年封，被任命爲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來擔任内都大官。高祖初年，殿中尚書胡莫寒挑選西部敕勒富豪家中男丁多的做殿中武士，而大受財物，挑選不公平。衆人發怒，殺死莫寒和高平代理鎮將奚陵，於是敕勒各部落全反叛。詔令天賜和給事中羅雲統領各軍討伐他們。前鋒敕勒假裝投降，羅雲相信他們，副將元伏説："敕勒神色變化，恐怕將有變故，現在不加防備，將爲他們所圖謀。"羅雲不聽從。敕勒輕裝的騎兵幾千人偷襲殺死羅雲，天賜勉强得以自己保全。後來授任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屢次調任至懷朔鎮大將，因貪婪殘暴獲罪，免去死刑，削除官職爵位。去世，高祖在思政觀哭吊，追贈他本來的爵位，安葬用王爵的禮儀，謚號爲靈王。

兒子元逞，字萬安。任齊州刺史時去世，謚號爲威。

元慶和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元逞的兒子慶和，任東豫州刺史。被蕭衍的將領攻打，獻城池投降。蕭衍任命他爲北道總督、魏王。到達項城，朝廷出兵討伐他，他望風逃跑。蕭衍責備他説："説起話來有一百個舌頭，膽量却如同小老鼠。"於是被流放到合浦。

元汎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

元逞的弟弟元汎，字普安。從元士逐漸升任營州刺史。性格貪婪殘暴，人們不能忍受，相繼

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禄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起來驅逐他，元汎逃到平州。後來授任光禄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在河陰被殺害。

元脩義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懼，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脩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還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

天賜的第五個兒子脩義，字壽安，閲讀圖書傳記，很有文才，爲高祖所賞識。從元士逐漸升任左將軍、齊州刺史。脩義因齊州接連死去刺史，多次上奏疏一再推辭。詔書説："長短有天命，吉凶由人事，何必過於憂慮畏懼，違背保衛國家的寄托？避凶而趨吉，也時常有這種事，可准許另建館舍屋宇。"於是遷治所到東城。脩義施政，寬容和順愛民，在州中四年，不殺一個人，百姓因此思念他。調任秦州刺史。肅宗初年，上奏疏陳述庶人元禧、庶人元愉等人，請求寬恕他們從前的罪過，恩賜安葬在陵墓區域。靈太后下詔説："收葬的恩德，事情出於皇帝旨意，刺史哪能超越權限干犯陳述？"在州中受賄頗多。

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駡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諭之，乃止。

累經升遷任吏部尚書。等到掌管官吏任免，祇圖錢財，授官的大小，都有固定價格。當時中散大夫高居，有詔旨先加任用，其時上黨郡有空缺，高居於是求取郡守。脩義私下已答應别人，抑制高居不給予他。高居大聲議論不客氣，脩義命左右的人拖扯他。高居對着衆人大聲呼喊有賊。有人問高居説："白天在公堂上，哪能有賊？"高居指着脩義説："這個座位上面的人，違背天子英明的詔書，財物多的得官位，如同京城白日搶劫，這不是大賊嗎？"脩義臉色大變。高居邊走邊駡地走出來。後來要攔截皇帝車馬論説脩義的罪狀，左僕射蕭寶夤開導他，纔作罷。

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没，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

二秦反叛，任命脩義爲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做各軍的總調度。脩義好飲酒，每次飲酒接連幾天，遂得了中風，神志不清，雖然到了長安，也仍然如此。元志戰死，賊寇東到黑水，又派遣蕭寶夤討伐，任命脩義爲雍州刺史。脩義在州中去世，追贈司空，謚號爲文。

子均，位給事黄門侍郎。

兒子元均，擔任給事黄門侍郎。

樂浪王元萬壽 元忠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被任命爲征東大將軍，鎮守和龍。性格貪婪暴烈，徵召回京，

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泛舟天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綉作領，碧紬褲，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在途中憂慮逝世。謚號爲厲王。

兒子康王樂平，繼承爵位。逝世。

兒子長命，繼承爵位。因殺人獲罪被賜令自殺，封國削除。

兒子元忠，肅宗時，恢復從前的爵位，擔任太常少卿。出帝乘船在天淵池上游玩，命令宗室親王陪同飲宴。元忠愚蠢没有智慧，天生喜好打扮，就穿着紅羅短衣，綉衣領，緑色的綢褲，錦緞鑲邊。皇帝對他説："朝廷的衣帽，應有固定的樣式，你爲什麽穿着雜技的衣服?"元忠説："臣下自幼所愛，心在綺羅，歌舞的衣服，是臣下所喜愛的。"皇帝説："人没有善德，竟到了如此地步嗎?"

廣平王元洛侯　元匡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祖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

世宗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世宗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

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逝世，謚號爲殤。没有兒子，後來以陽平幽王的第五個兒子元匡繼承他。

元匡字建扶，性格光明正大，有氣度節操。高祖器重他，對他説："叔父必定能爲國家楷模，匡正輔助我，現可改名爲元匡，以成就善始善終的美好。"

世宗即位，元匡屢經升遷爲給事黄門侍郎。茹皓開始受寵信，百官有些畏懼他。世宗曾經祭祀陵墓返回，詔令元匡陪同乘車，又命茹皓上車。茹皓撩起衣裳將要上來，元匡勸阻，世宗就推他讓他下去，茹皓恨元匡變了臉色。當時的人都佩服他的忠誠正直。世宗親掌朝政，授任他爲肆州刺史。元匡違忤茹皓，擔憂被他陷害，清廉謹慎整飭自己，十分有聲望政績。調任恒州刺史，徵入任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

元匡上奏親王和始藩王、二藩王的妻子都有妃號，而三藩王以下都稱爲妻，上不能同受妃子名號，而下不如五品以上官員有命婦的名號，私下感到疑惑。詔令説："丈夫在朝廷顯貴，妻子在家中榮耀，婦女没有定準，提升依從她的丈夫。三藩王既受王的封爵，妃的名號也應同等。妻子，是齊的意思，道理上和自己平齊，可依妃子的條例。"從此三藩王妻子的名號纔確定。後來授任度支尚書。元匡上奏援引樂陵王、章武王

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絶之義。

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劉芳議争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

自金行失御，群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

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别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并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黄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

的條例，請求繼承洛侯的封爵，詔令交付尚書議論。尚書上奏准許繼承封爵，來表示興亡繼絶的義理。

元匡和尚書令高肇不和，時常没有順服的神色。當時世宗把政事委托給高肇，朝廷都畏懼高肇，祇有元匡和高肇對抗。首先自己製造棺材，放置在廳事中，想要用車載上棺材前往宫廷，論説高肇的罪惡，以自殺懇切規勸。高肇聽説後厭惡他。元匡後來因爲和太常劉芳争議度量單位，就和高肇翻了臉。御史中尉王顯舉奏元匡説：

自從晋朝失去控御，各僭越政權競相興起，禮樂制度崩潰，人際關係敗壞。大魏順應天命，擁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智聖明統御天下，恢復舊日典章。於是命令已故中書監高閭廣泛招致儒林人物，推究樂府，依據《六經》，參考各朝志書，用黍來裁定寸的長度，將要靠近周漢舊日典章。遇到建造遷移，還没有完成。高祖思慮深入，參考經傳記載，以一黍的大小，來確定分的規格，依據它爲尺，公布施行。

到正始年間，已故太樂令公孫崇私自立意，以十二粒黍爲寸，另外造作尺度，定律管改鐘斛。都要造成時，上奏請求觀看測試。當時命令太常卿臣劉芳，因公孫崇造作已成，請他集合朝廷英才，商議得失。劉芳懷疑公孫崇的尺度和先朝不相同，考察它的製作，和經史又有差異，推究造作很少依據，不宜施行。當時尚書令臣高肇、清河王元懌等人因公孫崇造作謬誤，和《周禮》不相同，就奏請臣劉芳依據《周禮》另行製造，造成後測量考校，采用好的。而劉芳認爲先朝尺度，事情合乎古代典章。就依照前面的詔書，用黍改定寸，并呈報朝廷，來裁斷鐘磬類樂器。這時評議的人，大多説劉芳是對的，惟獨黄門侍郎臣孫惠蔚附和公孫崇。二者的差别，接連經過考察評議。而尚書令臣高肇以劉芳所造爲是。公孫崇去世以後，惠蔚也造一尺，仍説贊同公孫崇。用來比照公孫崇的尺，自相違背。思量再三，以

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

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絶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

爲劉芳所造是準確的。然而尚書臣元匡上奏説劉芳孫惠蔚兩種尺，長短不一樣，考察兩個律管，容積不同。説是采取中等黍粒，校正那二家，説是都有差誤，没法折中，自己確立一種尺度，請求商議評定。當時議論的人，有的贊同元匡。兩種意見分歧，没有立即決定。高肇又説，權斛斗尺，頒行已經很久，現在所議論的，哪裏理解先朝旨意？應該依先朝舊尺爲準。

從那以後，而元匡和高肇在尚書省厲聲談論，臉色嚴肅，使官位的高低失去正常次序，議論紛雜不再有固定的倫常。元匡又上奏列舉，依據自己的十是，説劉芳的十不是。又説："高肇從前接受皇帝的旨令，和劉芳一起經營督察，規劃樹立鐘石的名字，希望傳播製作的聲譽。却憑藉掌管大權的尊貴，依仗舅氏的勢力，給予奪取任憑心思，贊美否定全隨自己。阿附劉芳，阻隔臣下事務，望着權勢附和的以好言好語相交接，依經籍考古事的就被憤怒斥責。雖然没有指鹿爲馬，移天遷日，實在使含蓄寬容的人，在座位上屏住呼吸，心懷道德的人，在侍宴時張口結舌。"又説："劉芳從前和公孫崇競爭，總説是自己造作，現在和臣下談論，忽稱先朝。這難道不是從前以爲可行，就要自己謀取名聲，後來知道錯誤，就推到先朝？完全不是大臣的禮節，深深失去做臣下的道義。再在權臣的面前考校，在不公正的手中測量，臣下必定在朝中被砍足，抱玉璞於人群之外。"囂張的言論放肆的意圖，傳遍朝野。

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默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虚譽。况匡表

然而元匡職掌是出納王命，諍言進諫，斗尺權度，正是他所掌管的。如果自己有所見解，能選定優劣，應該首倡正義一端，早日辨别各種疑惑，爲什麽沉默在心中順從别人，不發一言，見到劉芳成事，纔有這段話？估量劉芳的才學，和元匡相差很遠，所見到的深淺，不應該相等。現在纔開始發言，恐怕這是出於心中要藉用别人的智慧，

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别造。"及案《權銘》云："黄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虚端，妄爲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製。"

規劃實現虚假的聲譽。況且元匡奏疏中説："所依據的銅稱錘，形狀如同古代記載，表明是漢朝所製，不是新莽另造。"以及考查《權銘》説："黄帝始祖，德行布於有虞氏，虞帝始祖，德行布於新。"如果是王莽輔佐漢朝時的事，哪有銘刻僭僞的新莽名號的道理呢？又推尋《王莽傳》説，王莽代行朝政期間，就改變漢朝制度。考校兩個證據，不是漢朝的稱錘是很明確的。他又説："劉芳所造的，又短於先朝的尺度。"臣下比較後，的確相合。又説："劉芳的尺和千金堰不相同。"臣下再測量比較，因而見到它們不同。兩三個虚浮不當的例子，難以作爲依據準則。又説："一起構造不同尺度，狂妄製作疑似的標準，假托是先朝所行，説不是自己所製。"

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僚是望，言行動静，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托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毁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刖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衰秦；卞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

臣下考察這中間的欺詐，是在於元匡，不在於劉芳。憑什麼這樣説？劉芳先受命令，專門製造鐘律，管籥的好壞，是他所裁定的，權斛尺度，本不是他的事。此前門下省索取劉芳的尺度，而劉芳以牒呈報告説："依照先朝所頒行的新尺，又符合下黍，不加增減，製造鐘律，調定分寸而已。"檢查元匡造尺在牒呈一年以後，劉芳在當時，元匡還没同他相争論，已有這份牒呈，哪裏是欺詐呢？考核公孫崇造寸，是積黍十二粒，衆所周知的；而劉芳造寸，僅止十粒黍，也都出自先朝詔書。以黍成寸，前後清楚，哪有要自己謀取名聲的道理？高肇任尚書省長官，百官瞻望他，言行動静，一定要和衆人瞻仰的身份相符合。如果仗恃權勢阿諛結黨，詐托先朝詔書，將要指鹿爲馬，遷日移天，就是大魏的趙高，如何治理人？高肇如没有這種行爲，元匡便是誣陷宰相，誹謗清明的時代。哪應談論之間，就有指鹿爲馬的事情；贊同否定之時，輕率産生砍足的言語？趙高詐稱惑人，事情發生在衰落的秦國；卞和懷抱玉璞，時代遭遇暴虐的楚國。哪應在人才濟濟的朝代，而有這種誹謗呢？

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并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

蠱惑朝廷視聽，不恭敬到極點，請求將高肇、元匡都囚禁在尚書省，推究核實本源，交付廷尉定罪。

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世宗恕死，降爲光禄大夫。

詔令稱“可”。有關官員上奏元匡誣陷高肇，處以元匡死刑。世宗寬恕他的死罪，降職爲光禄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

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并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奬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

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决。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夭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兹盤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厘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

又兼任宗正卿，外出任兗州刺史。元匡出發前，皇帝在東堂接見，慰勞勉勵他。元匡還以爲尺度鐘律的事，是國家的大典，先前雖被南臺御史彈劾，然而還要再議論，如議論的時候，希望准許臣下暫時奔赴。世宗說：“劉芳學問高於一世之人，深明典章故實。而你依據的，和先朝的尺却一寸超過一黍，怎麽能又説是先朝的意思呢？兗州刺史所堅持的不合經典，今後議論的時候，什麽時候等待您趕往都城呢？”

肅宗初年，召入任御史中尉。元匡彈劾糾察嚴厲，開始舉奏于忠，隨之彈劾高聰等人免去官職，靈太后都不准許。因違背他糾察惡人的心願，又擔心元匡請求解職，朝廷想奬勵安慰他，就升任他爲安南將軍，後來加授鎮東將軍。

元匡屢次不斷地請求更改衡器，這時皇帝下詔説：“謹慎審查稱錘尺度，是自古的美好法典，確定典章改革曆法，是前代的優良規則。元匡是宗室中的賢明正派人物，留心已久，可命令再召集儒生貴族，及時檢驗决斷。務必使衡器適中，使寸籥不舛誤。”又下詔説：“已故廣平殤王洛侯，出自於恭宗，英年早逝，封國削除祭祀廢止，不祭祀已有些時日。元匡親近猶如他的兒子，私相繼承的歲月已久，應該樹立藩屏，永保磐石之固，可特許繼承王爵，封爲東平郡王。”元匡所製尺度結束，請求聚集朝廷官員商議决定是非得失。下詔交付門下省、尚書省、三府、九卿商議决定後上奏。太師、高陽王元雍等人商議説：“伏惟高祖改革度量衡已經固定，元匡現在新造的，稍微有不同。而且元匡説所造的尺度和《漢志》王莽的衡器量器没有不同。又晉朝中書監荀勗説，後漢到魏國，一尺長於古代四分多。於是依照《周禮》，累積黍子以確定度量，據古代玉律和鐘，就加以改正。推尋荀勗所造的

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

尺和高祖所決定的，毫厘相同。又侍中崔光得到古代象尺，其時也依商議命令施用。仰首思念孝文皇帝，德行超越前代帝王，睿智照耀下面的臣民，是不可磨滅的法式，事情難以改變。臣下等人參與討論，請求停止元匡的議論，永遠遵循先皇的制度。”下詔依從他們的建議。

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座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元匡每有上奏請求，尚書令、任城王元澄馬上堅持己見否決他，元匡剛烈狹隘，心中就不滿。先前所造的棺材還在寺院中，就又加以整修，將要同元澄相攻擊。元澄逐漸知道了。後來將要趕往尚書省，和元匡在途中相遇，掌管車馬的僕隸互相打起來，朝野驚駭。元澄因此上奏元匡的罪狀三十多條，廷尉判處他死刑。詔令交付八座商議，特地加以寬恕，削奪爵位免除官職。三公郎中辛雄上奏爲他伸冤，後來特地授任他爲平州刺史，調任青州刺史，不久擔任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到疾病回京城。孝昌初年，去世，謚號爲文貞。後來追復本來的爵位，改封爲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第四個兒子元獻，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魏書卷十九(中)

列傳第七(中)

景穆十二王(中)

任 城 王

任城王元雲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絶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

任城王元雲，五歲時，恭宗逝世，啼哭不斷聲。世祖聽説後呼喚他，抱着他哭泣説："你爲什麽懂得有成年人的心意?"和平五年封，任命他爲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任命他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受理民衆訴訟，很得當時人贊譽。

延興中，顯祖集群僚，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 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奸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脱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

延興年間，顯祖召集群臣，想要傳授帝位給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大夫，没有人敢先發言。元雲進奏説："陛下正要興起太平，臨制天下，豈能够上違背宗廟，下拋棄百姓? 父子相傳授，由來很久了，皇魏興起後，没有改變。儲君是嫡系子孫，聖明的德行早已昭明。陛下如一定要割捨世俗事務，在清静中頤養神情，委托的儲君，應該繼承大位。如果要捨棄儲君，輕易改變帝位，恐怕不是先代聖人的心意，會驚動人心。另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而陛下擅自改動帝位，上違背七廟的神靈，下助長奸猾混亂的途徑，這是禍福的起源，希望深入思考謹慎對待。"太尉源賀又進奏説："陛下現在要從外面挑選衆王而傳位給皇叔，臣下恐怕春秋祭祀，輩分紊亂，萬一陛下逝世以後，必然有逆祭的譏諷，希望深入思考任城王的話。"東陽公元丕等人進奏説："皇太子雖然聖明的德行早已顯著，然而實在幼小。陛下正年富力强，剛執掌機要政務，普天之

偎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宫正統，受終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

下萬民景仰，率土之濱人心相向，陛下想要獨善其身，不把萬民放在心上，那宗廟怎麽辦？百姓怎麽辦？”顯祖説：“儲君是嫡系子孫，接受禪讓的帝位，各位大臣輔助他，有什麽不可以？”於是傳位給高祖。

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氐反，以雲爲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兖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陜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强，群盗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賵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哀慟，贈以本官，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後來蠕蠕侵犯邊境，元雲擔任中軍大都督，跟隨顯祖討伐他們，在大沙漠中相遇。事情記載在《蠕蠕傳》。後來仇池氐人反叛，任命元雲爲征西大將軍討伐平定他們。授任都督徐兖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元雲因太妃蓋氏逝世，上奏疏請求解除職務，顯祖不准許，元雲悲傷地號哭引起疾病發作，纔答應他的請求。秉性善於安撫，得到徐州民衆的歡心，爲百姓所追念。贈送的錢財，全不接受。顯祖聽説後嘉獎他。又任命他爲侍中、中都大官，賜給帛一千匹、羊一千口。出任冀州刺史，仍任本號將軍。元雲留心政事，很得民心，這時全州請求每户納絹五尺、粟五升來報答元雲的恩德。高祖嘉獎他，調任使持節、都督陜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元雲廉潔謹慎整飭自己，留心政事案件，抑制豪强，盗賊止息，州中民衆歌頌他的有一千多人。文明太后嘉獎他，賜給帛一千匹。太和五年，在州中逝世。遺令儉約地安葬，不要接受贈送的車馬衣被。各個兒子遵奉他的旨意。靈柩被運到京城，皇帝親自前去，哭得哀傷悲慟，追贈本來的官職，謚號爲康。在雲中的金陵陪葬。

元澄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氐帥楊仲顯、婆

元雲的長子元澄，字道鎮，年輕時愛好學習。等到康王逝世，元澄服喪以孝順聞名。繼承封爵，加授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軍侵犯邊境，加授元澄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去討伐他們。蠕蠕軍逃走，又因氐人羌人反叛，授任元澄爲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接見元澄，告誡勉勵他，回頭對中書令李冲説：“這個孩子神采動人，言談嫻静文雅，將成爲宗室傑出人物。這次行動派遣他必定如我的意。你儘管記下來，我是不隨意談論人和事的。”梁州氐人頭領楊仲顯、婆羅、楊卜

羅、楊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盤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

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强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

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韵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韵，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

兄弟和符叱盤等人，自以爲居住邊境地勢險要，世代是山地狡徒。元澄到州中，估量那裏的風俗，誘導懷柔。上奏表送婆羅到京城，授任仲顯爲循城鎮副將，楊卜爲廣業太守，叱盤爲固道鎮副將，其餘的頭領，各依據才能而任用他們，歸附者賞賜，違背命令者加以誅殺，於是仇池安定，西南依附順從。加授元澄爲侍中，賜給衣服一套、乘馬一匹，來表彰他的才能。

後來改任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十分有聲譽和政績。到京城朝見，在皇信堂接見。高祖詔令元澄說："從前鄭國的子產鑄造刑書，而晉國的叔向斥責他。這兩人都是賢明的人，究竟是誰得誰失?"元澄回答說："鄭國寡小微弱，受强大鄰國的威懾，民心的去就，除非刑法不能控制，所以鑄造刑書來顯示威風。雖然違背古代法度，合乎當時變通的道理，依據時代匡救世務，子產是得。而叔向譏諷議論，表示不忘古代，可以同他談論道德，不可同他談論變通。"高祖說："任城王將要成爲魏國的子產。"元澄說："子產的方法適合於當時，聲名流傳在史籍中。臣下平庸淺薄，哪敢接近他?現在陛下以四海爲家，宣揚文德來懷柔天下，衹是長江南還阻隔，車軌文字不統一，末代的民衆，容易以威風制服，難以用禮制治理。淺見以爲子產的刑法，還應暫時使用，天下統一以後，就用道德來教化他們。"高祖心中正要變革，很贊賞元澄的回答，笑着說："不是任城王不能認識變革的道理。我正要改革朝廷制度，將和任城王一同完成萬代的功業。"

後來徵入任中書令，改任尚書令。蕭賾派庾蓽來朝見，庾蓽見到元澄氣韵剛健雅致，風度清秀脱俗，對主客郎張彝說："從前魏國的任城王以武藝著稱，今日魏國的任城王是以文采得到贊美。"當時下詔宴請四廟的兒子，下到玄孫的後代，在皇信堂舉行宗室的宴會，不以爵位品級爲順序，全按輩分爲次第，用家人的禮儀。高祖說："行禮結束，要使宗室各談自己的志向，可一律賦詩。"特地命元澄作七言連韵的詩，和高祖來回打賭比賽，以至於極度歡樂，到夜晚纔結

罷。

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宫，便召澄，未及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

束宴會。

後來高祖對外表示向南討伐，内心在於謀劃遷都，在明堂左側的偏室齋戒，詔令太常卿王諶，命他親自以龜骨和《周易》占卜向南征伐的事情，徵兆遇到了《革卦》。高祖説："這是殷湯周武王改朝换代，順應上天民衆的卦。"群臣没有人敢説話。元澄進奏説："《周易》説革是變更的意思。將要順應上天民衆，改變君臣的命運，殷湯周武王得到它是吉利的。陛下擁有天下，世代相繼。現在説占卜征討，纔可説是討伐反叛，不能説是改朝换代。這不是君主的卦，不可全稱爲吉利。"高祖大聲地説："《象傳》説'大人像猛虎一樣推行變革'，爲什麽説不吉利?"元澄説："陛下如龍興起已經很久，哪可僅同於老虎般的變革?"高祖勃然變臉説："國家是我的國家，任城王却要沮喪衆人的鬥志！"元澄説："我的確知道國家是陛下的國家，然而臣下是國家的臣子，參與顧問的事情，當竭盡愚蠢的心意。"高祖已經定下主意堅決實行，厭惡元澄的這番回答，很久纔消氣，説："各談自己的心意，這又有什麽妨礙?"皇帝回宫，就召見元澄，没來得及升上臺階，遠遠地對他説："剛纔的《革卦》，現在要再討論。明堂中的憤怒，是擔心衆人競相談論，阻礙我的大計劃，所以臉色嚴厲恐嚇文武官員而已，想來你是理解我的心意的。"就單獨對元澄説："現在的行動，實在知道不容易。祇是國家興起於北方，遷居到平城，雖然擁有四海，但版圖没統一，這片土地是用武的地方，不能够以文德治理，移風易俗，實在是十分困難。崤山函谷關是皇帝住宅，黄河洛水是君王鄉里，利用這次大舉出兵，占據中原，任城王心中以爲怎麽樣?"元澄説："伊川洛水中原地區，占據天下的中央，陛下統治華夏，平定邊遠地帶，百姓聽到這種事，應當大加慶賀。"高祖説："北方人留戀本土，忽然聽説將要遷移，不能不受到驚擾。"元澄説："這既不是平常的事，就不是平常的人所理解的，祇需要在陛下心中決斷，這些人又能怎麽樣呢?"高祖説："任城王就是我的張子房。"加授元澄爲撫軍大將軍、太子

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宫，除吏部尚書。

少保，又兼任尚書左僕射。等到皇帝前往洛陽，定下遷都的計策，高祖下詔説：“遷移的旨意，必須訪問衆人。將派遣任城王乘驛馬到代京，詢問那裏的百官，議論决定可以與否。近日論説《革卦》，現在真正是所謂變革了，任城王可要努力啊！”到了代都，衆人聽到遷都的詔令，無不驚訝遑遽。元澄援引古今事例，慢慢地開導他們，衆人纔理解信服。元澄於是向南奔馳回去報告，在滑臺與皇帝相會。高祖非常高興地説：“如果不是任城王，我的事業不能完成。”元澄跟隨前往鄴宫，授任他爲吏部尚書。

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

等到前往代京，皇帝向北巡視，留下元澄挑選舊日臣屬。當初，魏國從公侯以下，直到候補官員，動不動有萬把人，閑散無事。元澄區分爲三等，衡量他們的優劣，儘量發揮他們的作用，都没有怨恨的。皇帝回到洛京，又命令他兼任右僕射。

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凶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并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瀍洛，經殷墟而吊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高祖到達北邙，於是前往洪池，命令元澄侍奉他登上龍船，就賦詩抒發胸懷。高祖説：“我昨天夜晚夢見一個老頭，頭髮兩鬢斑白，整理衣帽，在路旁叩拜站立。我奇怪地問他，他自稱是晉朝的侍中嵇紹，所以在這兒迎接。他神色爽朗而卑微畏懼，好像有事相求。”元澄回答説：“晉朝的禍亂，嵇紹用身體保衛君主，死在君主旁，也是晉朝的忠臣；比干遭遇商紂王凶惡暴虐，忠心規勸被剖開胸膛，可以説是殷朝的優秀官員。二人都爲國事而死，墳墓都在道路周圍。然而陛下遷都到瀍水洛水，經過殷墟而吊祭比干，到洛陽後却遺忘了嵇紹，恐怕是他企求恩典而托夢。”高祖説：“我有什麽德行，能感動九泉之下的通達之士呢？不過實在思慮追尊禮敬先代賢人，褒揚忠誠有德之士，比干、嵇紹都是古代的忠誠壯烈人物，而我却一意偏重於比干，禮儀上疏略了嵇紹，心中有慚愧的感覺。既有這個夢，或許如同任城王所説的。”於是尋求嵇紹的墓地，派遣使者吊祭。

蕭鸞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内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

蕭鸞殺死蕭昭業而自己登位，昭業的雍州刺史曹虎請求獻出襄陽歸附。分别調遣各將領，皇帝將親自趕赴那裏。豫州又上奏，曹虎投誠的使

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冲對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内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虚。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脱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悦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虚,且可游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脱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毁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静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携,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兹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克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咏,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既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顔更

者不再前來。高祖延請元澄和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將軍李冲等人商議這件事。高祖説:"近來得到邊遠州的奏疏説,襄陽仰慕教化,我將出兵到長江沔水,爲他們造成聲勢。現在又有奏疏説,他們不再派使者,在出兵留下的計策上,究竟要怎麼辦?"元禧等人有的説應該出兵,有的説應該留下來。高祖説:"衆人議論紛紛,意見不相同,我不知聽從誰。如一定要分析透出兵留下的利弊,使言論道理都順暢,應該有正反兩方,互相啓發。任城王和鎮南將軍發表應留下的議論,我將發表應出兵的議論,各位都坐下傾聽得失,依從有道理的一方。"這時高祖説:"二位賢士可試論留下的計策。"李冲應對説:"臣下等人正因遷徙草創,人們就安居樂業,而他們在内接應的消息不確切,不應輕易出動。"高祖説:"襄陽歸附的消息,似乎是不真實的。也知道剛遷徙的民衆,不宜有勞役。萬一他們歸附是真實的,就應該利用他們的誠心歸附,遠則有會稽的會合,近則可以平定長江以北。如果他們歸附是假的,也可巡察淮水荆楚,詢問民衆的疾苦,使那裏的百姓,知道君主德行的分布,又有什麽損害而顧惜這一舉動呢?萬一投降的消息是真實的,而停留下來不安撫接應,不也是阻隔歸順者,毁壞我的大謀略嗎?"元澄説:"投降的消息如果確切,應該有奏疏人質。可是他們的使者一返回,就沉默没有音訊,欺詐是顯而易見的。現在代京遷移的民衆,人人懷有留戀本土的心情,大大小小的相連帶,纔到達洛邑,居住没有一根椽的房子,家中缺乏一石的糧食,却使他們帶着怨言痛苦出征,哭泣面對兵刃,恐怕不是載歌載舞的軍隊。如今宫室初建,又當春耕時節,正是百姓奮力營造宫室之日,農夫出力之秋,應免其逃債之罪以示恩惠。而且朝廷軍隊已經支援,不能確知是否趕赴接應。如果歸附屬實,力量足以接納安撫,等到他們攻克平定襄陽沔水,然後陛下出動。現在平白無故辛勞跋涉,徒勞地往返,恐怕損傷陛下聲威,更助長賊寇膽量,希望皇上在上觀察盤庚開始遷徙的艱難,在下同情詩人《由庚》的

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既愚暗，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脱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己也？”澄曰：“臣誠才非台弼，智闕和鼎，脱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脱粟飯，卧布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嘆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

咏嘆，安定新都城，賜恩惠康樂於百姓。”然而司空穆亮以爲應出兵，公卿都贊同他的意見。元澄對穆亮説：“您在外面見到旌旗斧鉞列出後，而有憂慮的神色，每每聽到談論，不願意這次的出兵，爲什麼見到皇上後改變成這樣的話？當面背後不相同，事情涉及到欺詐諂諛，這不是所謂論道之士的德行，更失去大臣的體統，如萬一有傾覆失敗，當是由於各位諂諛的臣子。”李冲説：“任城王可以説是忠於國家，希望陛下深入考察他的言論。臣下等人在外面，都畏懼出征，無論貴重和卑賤，不商議而話語同，惟願陛下心中裁斷正確與否。”高祖説：“任城王正以大臣順從我，就有如此的議論。不順從我的，哪能肯定都是忠臣而全都認識安危呢？小忠是大忠的對頭，不是很相似嗎？”元澄説：“臣下愚笨昏憒，不能識别大道理，所能談論的，雖然事涉小忠，總是竭盡微薄的誠心，不知道有大忠的人是依據什麽？”高祖説：“任城王如果居於三公的地位，想使大忠在於己身嗎？”元澄説：“臣下的確才能不够任三公，智慧不足執政，萬一忝居公輔地位，希望依職責行事，不違背我的心願。”高祖大笑。元澄又對穆亮説：“從前汲黯在漢武帝面前當面責備公孫弘吃粗食，睡布被，説他是欺詐。這時公孫弘謙讓卑下。武帝贊嘆汲黯最忠誠，公孫弘有長者風度，二人都有賢士之稱。您的德操等同從前的賢士，希望思慮長者的言語。”高祖笑着説：“任城王想把自己比作汲黯。而且所説的是公心，不知得失在哪裏，爲何就向司空道歉呢？”皇帝於是向南征討。

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户。後從征至懸瓠，以篤疾還京。駕餞之汝濆，賦詩而别。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閤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

開始封建五等諸侯，元澄食邑爲一千户。後來跟隨征伐到懸瓠，因病重回京城。皇帝在汝水邊爲他餞行，賦詩而分别。皇帝回到洛陽，在清徽堂接見王公侍臣。高祖説：“這個堂建成以來，没有和王公實行飲宴游樂的禮儀。後面東閤的廊廂又粗略建成，所以現在和各位賢士要没有一個高處不登上去，没有一個小地方不進去。”於是到流化渠。高祖説：“這道彎曲的水流也是有意義的，取義爲天道曲折而成，萬物没有滯積。”隨之到洗煩池。高祖説：“這個池中也有好魚。”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不示德音？”即命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元澄說：“這就是所謂的‘水藻叢中魚藏身，不見尾巴見大頭’。”高祖說：“而且還采用‘國王游覽到靈沼，滿池魚兒歡跳動’。”隨之到觀德殿。高祖說：“以射箭觀察德行，所以就這樣命名。”隨之到凝閑堂。高祖說：“名目總是有它的意義的，這裏大概是采用夫子閑居的意義。不能放縱奢侈而忘記儉約，自感安定而忘記危險，所以這個堂後面稱作茅茨堂。”對李冲說：“這裏東面叫步元廡，西面叫遊凱廡。這個堂上雖然没有唐堯那樣的君主，各位應無愧於八元、八凱。”李冲回答說：“臣下既遇到了唐堯似的君主，不敢推卸八元、八凱的聲譽。”高祖說：“太陽將要落山，我們同宗有考核的義理，你們將出去不遠了，爲什麽沉默，不表現出善言呢？”就命令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人賦詩抒發志向。到了點燈燭的時刻，公卿告退。李冲兩次叩拜祝願皇帝萬壽無疆。高祖說：“你剛纔因點燃燈燭而告辭，又祝願長壽，我用《南山》的詩篇回報你。”高祖說：“點燃燈燭而告辭，是異姓的禮儀；在夜間考核，是宗族的義理。你們姑且回去，我和宗室各王，要完成這夜間的飲宴。”

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户。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表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誘宗室。脱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强，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惙，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

元澄又跟隨前往鄴城。回到洛陽，以出納王命的辛勞，增加封邑五百户。因公事獲罪免除官職。不久兼任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中圖謀反叛，推舉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爲首領。元頤上奏了他的事情。高祖召唤元澄進入凝閑堂朝見，説：“剛剛得到陽平王奏疏説，穆泰圖謀作亂，引誘宗室成員。萬一如此，剛剛遷移京城，北方人留戀舊居，南北動亂不安，我在洛陽不能立足。這件事非任城王不能處理，可爲我勉强支撑病體趕往北方。如果他們力量薄弱，直接前往擒獲消滅；如果他們勢力强大，可秉承制命調發并州肆州軍隊去消滅他們。雖然知道王患病，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許推辭。”元澄說：“穆泰等人愚蠢迷惑，衹是留戀本土纔這樣做，没有遠大的謀略。臣下的確怯懦軟弱，但不怕這些人，雖然又患病，哪敢推辭？當恭謹竭盡心力，以生命爲代價，希望陛下不要擔憂。”高祖笑着

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雁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既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焕先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悦，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皋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脱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嘆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

説："得以讓任城王這次出兵，我還擔憂什麽呢？"於是授予元澄符節，銅虎、竹使符，御仗，侍衛兵士，又任行恒州事。行進到雁門，太守在夜晚報告穆泰已掌握軍隊向西到陽平王那裏，在城外集結，僅見到弓箭兵器。元澄聽説後就快速前進。這時右丞孟斌説："事情不可估量，必須依照命令召集并州肆州的軍隊，然後慢慢行動。"元澄説："穆泰既謀反，應占據堅固的城池，却另外迎接陽平王，估計他的所作所爲，似乎是勢力薄弱。穆泰既然不相抵禦，無故調發軍隊，是不適宜的。衹要快速前去壓住他，民衆的心自然安定。"於是日夜趕路，行動出乎對方意料之外。又派遣治書侍御史李焕先行趕去，到了就擒獲穆泰，民心安然。詳審穆泰的黨羽，罪人都查出來了，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一百多人都投入監獄囚禁。列舉情況上奏疏報告，高祖讀過奏疏非常高興，召集公卿以下將奏疏給他們看，説："我的任城王可以説是國家的大臣，審訊罪犯，即使皋陶判案，哪能超過他？"回頭對咸陽王等人説："你們如果在他的位置，不能處理得這樣好。"皇帝不久前往平城，慰勞元澄説："任城王這次出兵，很符合我遠大的寄托。"元澄回答説："陛下的聲威遠布，罪人無處逃脱刑罰，臣下有什麽功勞？"接見叛逆的人，没有一個人喊冤枉，當時人無不感嘆。高祖回頭對左右的人説："從前孔子説：'審判訴訟我和别人一樣，力求做到的是使訴訟不發生。'自然聖人的審判訴訟，恐怕不是平常人所可比擬的，一定要使訴訟不發生，今日看到了。"任命元澄爲正尚書。

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

皇帝向南征伐，留下元澄居中鎮守，又兼右僕射。元澄上奏請拿出封國一年的秩俸田租布帛幫助供給軍用物資，詔令接受一半。高祖前往鄴城，遇到高車樹者反叛，皇帝將親自討伐他。元澄上奏規勸不應親自出兵。恰好江陽王元繼平定樹者，纔作罷。高祖回到洛陽，接見公卿。高祖説："治理國家的根本，以禮樂教化爲首。我離開京城以來，禮樂教化是否日日更新呢？"元澄回答説："臣下以爲是日日更新。"高祖説：

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群婦人輩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爲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群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

“我昨天進城，看到車上的婦女戴帽子却穿着小短襖，行爲如此，尚書爲什麼不糾察?”元澄說:“穿小短襖的還是少於不穿的。”高祖說:“實在奇怪!任城王的意思是要讓她們都這樣打扮嗎?一句話就可喪失國家，就是說的這些吧?可命令史官記載下來。”又說:“君王不由蒼天降下輔佐，都是選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們。我選拔人失當，任憑一群婦女出現稀奇事，應該另行選拔。任城王在尚書省，是提起天下的總綱，還是僅畫押而已?”元澄說:“臣下實在是畫押而已。”高祖說:“如這樣就是一個令史也足够了，何必用任城王呢?”又說:“我派遣舍人宣讀詔書，爲什麼使小人聽到?”元澄說:“當時雖有辦事人員，離詔書也遠。”高祖說:“遠就聽不到，聽得到就不遠。既然能聽到詔書，道理是可推知的。”這時留守的群臣就取下帽子認罪。不久授任元澄爲尚書右僕射。

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惙弊，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

蕭寶卷派遣他的太尉陳顯達進犯漢水以北。這時高祖患病，召元澄進清徽堂朝見。下詔說:“顯達侵犯擾亂，沔陽不安定，我不親自出兵，不能消滅這群賊寇。我患病多年，氣力衰竭，如有意外，委托任城王處理大事。這段時間任城王必須跟隨我。”元澄哭泣着回答說:“臣下應當用盡全身的力量，以性命來報答。”於是跟隨皇帝向南征伐。高祖逝世，元澄受遺詔輔政。

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爲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敕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

世宗初年，有投降的人嚴叔懋告發尚書令王肅派遣孔思達暗中勾結寶卷，圖謀叛亂，寶卷派遣俞公喜送敕書給王肅，公喜回到南方，王肅送馬匹給裴叔業作憑信。元澄相信這件事，就上奏王肅將要叛變，就下令囚禁他。咸陽、北海二王上奏元澄擅自囚禁宰輔，免除元澄的官職回到第宅。

尋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毁蔣子文之廟。頻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

不久外出任平西將軍、梁州刺史。以母親年老爲由推辭。授任他爲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又執意推辭。改任他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不久徵召他趕赴秋季末的練兵。授任他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到任祭掃孫叔敖的墓，毁棄蔣子文的廟。接連上奏疏向南征伐，世宗不准許。又推辭說母親年老，乞求解

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侍。

除州職，皇帝扣壓下來不回答。加授他爲散騎常侍。

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秘序疑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常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官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兹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嘆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敕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澄又表母疾解州任，不聽。

元澄上奏疏說："臣下在前朝受訓，依規矩行事頗有時日，往日言論和舊法規，也聽到了一些。又從前在恒山代京，親自在皇宗學校學習，熟秘序疑庭中没有空缺的日子。臣下每次侍奉在座，先帝未嘗不把《尚書》諸《典》放在心中，按《禮經》行事，行禮的規則，没有一時丢下。自從在中原興起，正要加强禮樂教化，宗室的規範，每被托付，四門建學的人員，我受命挑選。自從先帝逝世，來不及履行職責，學校空受四門的名稱，宗室人員缺略四季的學業，士子的系統，在這裏將廢止。臣下每想到這件事，私下裏傷心。聖明的謀略宏大深遠，四方少事，平安的時刻，就在現在。爲什麽在太平的時代，而使士子的嘆息產生，聖明的日子，而使宗室人員的教育缺略呢？淺見以爲可命令有關官員，修復皇宗的學校，開創四門的教化，使將要衰落的宗族，日有所得月有所進。"世宗下詔說："後代崇尚學業，是自古以來的大典，重臣的教導，不應長久荒廢，尚書可再根據需要興建學校。"元澄又上奏疏稱母親有病請求解除州職，不准許。

蕭衍將張囂之寇陷夷陵戍，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囂之遁走。又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蕭衍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引攻白稾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内侯吴道爽。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晋陽之事矣。又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并懼水害。脱乘民之願，攻敵之虚，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

蕭衍的將領張囂之進犯攻占夷陵戍，元澄派遣輔國將軍成興率領步兵騎兵趕去討伐，大敗囂之，收復夷陵，囂之逃跑。又派遣長風戍守頭領奇道顯攻打蕭衍的陰山戍，打敗他們，殺死戍守頭領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又率兵攻打白稾戍，又打敗他們，殺死他們的寧朔將軍、關内侯吴道爽。元澄上奏疏說："蕭衍頻繁截斷東關，想要使巢湖泛濫。湖周圍四百多里，東關匯合長江的地方，寬不過幾十步，如果賊寇的計謀得逞，大湖灌注，淮水以南的各據點就一定與晋陽的事相同了。又吴人楚人習慣水戰，又灌水又擄掠，淮水以南的土地，將不是國家所有。壽陽離長江五百多里，民衆驚惶不安，都畏懼水害。如果利用民衆的願望，攻打敵人的空虚，預先指揮各州，調集兵馬，初秋大規模集結，則南方水流可成爲戰馬飲水的渡口，霍嶺必定成爲留連徘徊的觀望臺，事情貴於順應時機，計劃必須儘早。

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

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至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綴水，陽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并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衆，絡繹相接。而神念克其關要、潁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克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衍清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鄰。其濟陰太守王厚强、廬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吴。長旍始舒，賊徒懾氣，鋭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并已聞之。"

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纘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克，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勳有常焉。如或

縱然統一不一定成功，長江以西自然是沒有什麼可憂慮的。如果猶豫慢慢地考慮，不加以消除討伐，關塞建成後，大水將要到來，平原的民衆戍卒定會成爲魚食了。"詔令調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命令在秋季第二個月的正中全部聚集到淮水以南，加上壽陽原來的兵士三萬人，交給元澄指揮。

在這以前朝廷商議有向南征伐的意圖，任命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占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守陽石，任命元澄總領二鎮，交給他調度。到這時統領軍隊向前討伐。因東關是水路要道，大峴城地勢險要，東關放水，陽石、合肥有急水高懸的逼迫，不謀取大峴，歷陽就可利用險阻的支援，淮陵是陸路，九山是水路，都應該籌劃。於是派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人進軍停駐大峴、東關、九山、淮陵，都分别調遣各將領，日夜趕路據有，總領大衆，前後相接。而神念攻下關要、潁川兩座城池，殺死蕭衍的軍主費尼。然而蕭衍的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然固守大峴。元澄派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人進軍攻克大峴，於是包圍白塔、牽城，幾天之間，韋惠等人就逃跑潰散了。蕭衍的清溪戍望風四散而逃。蕭衍的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領部衆三千人，想支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打算固守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仗恃焦城的險阻。法宗進軍攻克焦城，打下淮陵，擒獲明素，殺死伯鄰。蕭衍的濟陰太守王厚强、廬江太守裴邃也立即逃奔回去。世宗詔令元澄說："將軍在內昭示文德，在外傳布武功，奮起大謀略，將掃蕩長江句吴。旍旗剛張開，賊寇就喪氣，精鋭的軍隊剛奔馳，東關就被席捲。料想江湖波浪平息，就在早晚而已。你所傳送的首級，都已詳知。"

當初，元澄出兵征討以後，蕭衍的將領姜慶真偷襲占據壽春的外城，齊王蕭寶夤出擊趕走了他。長史韋纘獲罪免官，元澄在外地沒受牽連。於是攻打鍾離。世宗又下詔："鍾離如果糧食吃光，三個月以前，固然可以攻克，如到四個月，淮水泛濫上漲，行船沒有阻礙，就應妥善考慮。以前戰事獲勝，這實在是將軍的籌劃，功勛

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游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悦、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

有常規。如果因水漲難以圖取，也可以采用萬無一失的計策，不應貪利不成功，招來以後的悔恨。”蕭衍的冠軍將軍張惠紹、游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悦、龍驤將軍張景仁等人率領部衆五千人，送糧食到鍾離。元澄派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人攔擊惠紹等人，大敗他們。擒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不久遇到降雨，淮水猛漲，率軍回壽春。返回時狼狽不堪，損失兵士四千多人。接連上奏請免除州職，世宗不准許。有關官員奏告軍隊返回時迷失道路，剥奪元澄的開府，又降三級。這時蕭衍有公文，請求交換張惠紹。元澄上奏請求不准許，詔令交付八座商議。尚書令、廣陽王元嘉等人進奏應放回他，詔書就准許放回。後來張惠紹果然又侵犯邊境。

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横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母孟太妃薨，居喪毁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

改任元澄爲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當初，民衆中時常有意外的徵調，百姓煩惱厭恨，前後的州牧郡守，不能免除，元澄多有節省減輕，民衆歡欣依賴他。又嚴明廢黜提升賞賜懲罰的法度，上奏減少官府園囿的土地，來分給没有田業的貧困人口，禁止紡織做不了衣服的布絹。母親孟太妃逝世，服喪因哀傷過度而消瘦，當時人稱贊他。守喪期滿，授任他爲太子太保。

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

這時高肇掌權，猜忌賢明的親屬。元澄遭高肇離間，時常擔心不能保全，就整日喝酒昏醉，來顯示荒淫敗落。所作所爲詭詐越禮，當時人稱他神經錯亂。

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冲幼，朝野不安。澄疏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

世宗夜晚逝世，事件突然，高肇擁有軍隊在外面，肅宗年幼，朝野人心不安。元澄被疏遠排斥不參與機要事務，而朝廷中有聲望的大臣歸向於他，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人上奏推舉元澄爲尚書令，於是衆人心中高興信服。又加授元澄爲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不久升任司空，加授侍中，繼而詔令他兼領尚書令。

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内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爾來十

當初，正始末年，詔令百官普升一級，而執掌事務的人不明白旨意，刺史、太守、縣令受限制而不升。元澄上奏疏説：“私下以爲高大的房舍建起，恩澤遍及百官，企盼春天希望繁榮，内外共同慶賀。至於賞賜提升，不到太守縣令，自

年，冤訟不絶。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恒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并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沾，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準回、匡，悉同泛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後，内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

那以來十年，申訴的接連不斷。封回從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召入任太尉長史，元匡從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召入任宗正卿，二人的調任，都在詔書下達之前。應受恩賜的道理，完備在這裏。兼任州佐閑居在家的人，王侯臣屬與郡丞之類，還受天子恩澤降下，榮耀於當時。然而參謀佐吏的由來，都因爲府主，現在府主不受恩典，佐吏却獨受，拋棄根本賞賜末節，淺見以爲不公平。現在核計刺史、太守、縣令等官員，請依照封回、元匡，都同在普升範圍，上符合起初施恩百官的意圖，下平息訴訟者隨聲相和的心情。”詔令說：“從今以後，内外的事情，曾經過了先朝的，不能再報告。”元澄上奏疏說：

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污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踪三、五。高祖冲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宇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厘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决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

臣下聽說堯懸挂規勸的鼓，舜設置指責的木函，都是用來增廣耳目到割草打柴人，廣開四方視聽到天下。太祖開創基業，教化興隆到遠方，歷代相承，到現在已九位皇帝。相繼照耀，盛衰皆同，給與奪取依時代，治道没有固定的體式。求人指出過錯如同飢渴，一言值千金，所以稱没有忌諱的朝廷，業績超越三皇、五帝。高祖幼年繼位，文明太后輔助治理，變官制改律令，不是違背典章。等到本代太后臨朝聽政，爲天下做人母的典範，發布仁慈的命令，留心遲滯的案件，有重大冤枉的在九泉之下受到日月照耀，有微小委屈的在盆子下面希冀得到斜陽的光芒。現在却因是先朝被阻隔，以一個條例被限定，這實在是遵奉先帝的本心，却違背了衆人的極大期望。本在於謙虚退讓，却違背舊日典章。恭謹尋思抱有冤屈謀求正直，有時經過幾朝。毫厘的差别，糾正它應該迅速；謬誤如有千里，四匹馬駕的車也追不上。所以禮制有減損增益，事情有同意否定，父親有直言的兒子，君主有規勸的臣屬，琴和瑟不諧和，按道理應該改做。所以防止水流的論説，小放就通暢；鄉校中的言語，堵起來就敗壞國家。何况陳述冤枉的，哪能以在先朝而遭到壓抑。而且先朝受冤枉的，不是故意冤枉他們，有的是有關官員憑

依前詔。

自己的愛憎，有的是執掌政事者污濁邪僻，虛構文書施予法令，以惑亂視聽。如此冤屈封堵，實在可哀憐。與其越分和過度，寧可失去不守正法的人，乞求收回現在的旨意，仍依從前的詔書。

詔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

肅宗下詔說："閱過奏疏，深深體會到你輔佐補益的心情，三皇法規不同，五代風俗有別，一時的制度，何必要更改？一定說是虛構文書設立旨意，道理在可以申訴的，哪能不同你所堅持的意見呢？可以依照往日的制度。"

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絶，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没，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户，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奸，不得隔越相領，户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僚議之，事有同否。

元澄進奏呈上《皇誥宗制》和《訓詁》各一卷，是想要皇太后閱覽它們，想起到勸誡的助益。又上奏利國救民所應施行的十個條款。一是統一度量衡，公私不相同，應該一致起來。二是應該興建學校，來明確廢黜擢升的法度。三是應該使滅亡的國家族別復興并繼續下去，各推舉自己所賞識的人。四是五種調發以外，一律不准煩擾民衆，使用民衆的勞力，一年不超過三天。五是治理民衆的官吏，都必須升降，來顯明賞罰。六是逃亡以後代人輸納租税，年代久遠的，如果不是手工藝人，聽憑定居下來。七是邊境兵士逃跑，有的確爲戰死，都必須精加檢查；三長和近親，如確實隱藏他們，徵調這些人代爲輸納，没有隱藏的不追究。八是世代經營工商的家庭，又徵收租調，無法承受，現在請求免除，使他們專做自己的業務。九是三長禁止奸猾，不能跨地域統領，户口不滿的，就近合并。十是羽林和虎賁，邊境有戰事時，可暫時奔赴作戰，通常的戍守應派輪番服役的兵士代替他們。靈太后頒下他的奏疏，百官商議，有同意的也有否定的。

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强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强，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

當時四個中郎將手下兵力薄弱，不足以保衛京城，元澄上奏應以東中郎將兼任滎陽郡太守，南中郎將兼任魯陽郡太守，西中郎將兼任恒農郡太守，北中郎將兼任河内郡太守，挑選兼具親近賢明的二品、三品官員擔任，節省不急迫的製作，配備强大的兵力，這樣就合乎加固根本、增强主幹削弱枝葉的義理。靈太后起初將要聽從他的意見，後來議論的人不同意，就作罷了。元澄又再次上奏說："加固根本應該强大，防止事故

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脱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禄，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奸宄絶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

的苗頭在於預備，所以雖然有文事，不能忘記武功。何況現在南蠻仍然强大，北方妖賊頻繁集結，未來的事難以預測，勢頭同於往日的變故。如果暴亂忽然發生，震動關隘京郊，四府薄弱的兵士，憑什麽防禦？太平的時代，可以暫時安全，保留長久，恐怕不是好策略。按臣下愚蠢的見解，中郎將領兵，兼掌治民職務，減省官員充實俸禄，於是乎兼而有之。請求仍依前奏增兵力添名號，將領地位加重後，思念報答的心也就加深了，軍隊和州郡相依賴，就能表裏都獲利，朝廷没有四面張望的憂慮，作亂的人斷絶窺伺的願望了。”最終不被采納。又認爲流民初到邊遠的軍鎮，衣食没有依靠，死亡的人多，上奏連同這些人的妻子兒女供給一年的糧食，采納了他的意見。不久因患病，請求解除職務，不准許。

蕭衍於浮山斷淮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宋，尋淮堰自壞，不行。

蕭衍在浮山截斷淮水作堰，來灌注壽春。於是授任元澄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統領軍隊十萬人，將要出兵彭宋地區，不久淮水堰自行毁壞，没有出動。

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窺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磚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

元澄以爲北方邊境鎮將的選拔身份越來越低，恐怕賊寇窺伺邊境，皇室陵墓危險，上奏請求慎重鎮將的選拔，加强警衛的嚴密，詔書不采納。賊寇進犯，到達舊都，鎮將多不是合適人選，各處叛亂，侵犯逼迫陵墓，如同元澄所憂慮的。元澄上奏都城官府守備還不周全，現在軍事行動剛安定，不適宜調發民衆，請求徵集有職位的人以及司州郡縣對犯有十杖以上一百鞭以下罪行的囚徒收取贖罪物品，納絹一匹，輸送磚二百塊，逐漸修建。下詔聽從他的建議。太傅、清河王元懌上奏疏阻止這件事，就停下來没有實行。

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奸；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侀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栲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横伐，

元澄又上奏説：“臣下聽説賞賜必依道德，來防止惡人的奸詐；懲罰不越軌施加，來免除良好人士的困苦。刑法，是成形之物。每事常有三種從寬處理的情況，秉持律令執行賞罰，不得已然後使用。所以大小案件，以實情考察，一人喊冤嗟嘆，也虧損正道。刑罰的得失，是興衰産生的原因。私下聽説司州牧、高陽王臣元雍拷打殺死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雖然是因公事，道理實在不盡如此。爲什麽呢？太平的時

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絶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栲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

代，野草不横加砍伐，仁及草木的感覺，事情在周朝興盛時得以應驗。如果韓元昭等人罪行昭彰，判定死罪，應在都市行刑，當衆處死他們；如果他們有疑問的地方没有分辨，情理没有推究，不應在三教九流的官吏棍棒下死去，輕易斷絶民衆性命，損傷道理敗壞法度。往年元雍在州中於大市上用鞭子抽死五人，等到檢查贓物，却没有一尺一寸。今日又殘酷加害，到了這步田地。朝野議論紛紜，都心懷驚訝恐懼。如果殺人權在下屬，暴虐專擅於臣下，君主的權力，又用在哪裏？自從遠古以來，清明的時代，没有聽到與這相比擬的。武王説：'我不因一人的性命以換取天下。'大概是看重民衆的性命。請求將現有事情交付廷尉推究，檢驗元雍威脅的情形，考察他拷打殺人的理由，使是非分明，死者的靈魂得到昭雪。"詔令聽從他的建議。

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秘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内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并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厩，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元澄依職責行事，没有什麽迴避。又上奏墾田授受的制度八條，十分有頭緒條理，大爲便利當時。原來尚書省的文簿，各官府需要，就借出去。這時公車署因處理冤案事情重大，上奏請借原始檔案。元澄堅持上奏認爲尚書省是行政的根本，特别應該深遠謹慎，所以凡是奏告的事，以樓閣之間的道路相通報，大概是因秘密重要至極，防止宣揚泄露。哪有古代制度所看重，今日反而輕率，内部還設置禁令，對外却更放鬆的呢？應該繕寫事情大意，交付給公車署。詔令聽從他的意見。西域嚈噠、波斯各國各自利用使者，都送給元澄一匹駿馬。元澄請求交付太僕，以充實國家馬厩。詔令説："任城王廉潔忠貞的德行，超過楚國宰相，可下令交付馬厩，以成全君子博大的美德。"

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内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勛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盗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

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盗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

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上奏請求調用景明元年以來内外考核的簿録、吏部任命文書、中兵曹功勞簿和所有政績記録，想用來核查竊取品級官職的人，靈太后准許了。元澄上奏疏説：

臣下聽説三代末年的衰敗，是由於煩碎的刑罰；火德的興起，在於三條約定。所以老聃説"法令越分明，盗賊反倒越多"，又説"政治嚴苛，民衆就抱怨不滿"，又説

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静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群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

“天網極爲廣大，稀疏却没有漏失”。因此想尋求治理根本，不如减省事務清静内心。從前漢文帝斷案四百例，幾乎達到放置刑法，是减省事務所導致的。蕭何曹參爲宰相，記載了他們清静統一的歌謡，是清静内心的根本。現在想尋求根本，應以减省事務爲首，使在位的群臣，繼承蕭何曹參的心願，來輔助聖人的教化。這樣，就會上下相安無事，遠近信任，百官不懈怠，事情没有過失。哪應援引法令條文來擾亂世間教化，頻繁動手來烹小魚呢?

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内外群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决聖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核，以臣愚見，謂爲不可。

臣下私自以爲景明初年到永平末年，内外官員三次經歷考核。到延昌初年，纔加以升降。五品以上，在朝堂接見他們，由皇帝親自决定；六品以下，依例由敕令宣布。自從世宗逝世，大量寬宥三種行爲，是用來消除舊日過失，和百姓一道除舊布新。過了一朝的事情，還要加以深究，依臣下的愚蠢見解，認爲是不妥的。

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慚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慚而回駕，群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邴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勛妄考，皆有處别，若一處有風謡，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虚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

另外尚書的職掌，是上傳下達的機密事務。從前魏明帝忽然到尚書省門前，陳矯言辭嚴厲，皇帝慚愧地返回。以皇帝的尊貴，不宜前往，還因一言而理屈，慚愧地返回，群官各府，而能相擾亂嗎?所以陳平不知道錢穀的數額，邴吉不過問倒在路旁的死者，當時認爲是大治，歷代作爲美談。衹應各守自己的職責，思慮不出地位以外，純潔自己來激勵世人，謙虚恭敬來實現節操。又推究御史的體制，收集傳聞是他們的職責，至於冒取功勛妄改考核結果，都有辨别之責，如一處有傳聞，就應調集其簿録，研究檢查真假，如果差誤不相同，作假的情形自然暴露，然後繩之以法，人們有誰不服氣?哪有調用整個尚書省的公文，收取天下的簿録，推尋兩個朝代的事情，追究上一朝代的過失，這樣尋找過錯，誰能承受罪責?這實在是聖明的朝廷所應慎重的事。

靈太后納之，乃止。

靈太后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作罷。

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

後來升爲司徒公，侍中、尚書令照舊。元澄

故。澄又表曰：

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啓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内强；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虚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鋭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暗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卧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

又上奏疏説：

世宗宣武皇帝任命將領授予旌旗，隨何陸賈之類文臣叩頭；在後方謀劃而克敵制勝，淮水漢水自然賓服。節制用度費盡心思，立志肅清天地四方，所以繼承武功興立文教，接連幾代更爲强盛。陛下處在周康王安定治理的時代，哪裏能够安逸静默？然而奪取境外的道理，關鍵在於内部强大；圖取别人的根本，首先在於自己完備。蕭衍雖然役使他的民衆，却不住地窺伺我國。如果遇到我們空虚疲勞，官吏民衆凋敝困苦，賊寇蕭衍年紀衰老志向擴張，思慮播下歹毒的計謀，對這不考慮，恐怕會遭受禍害。陛下年輕時在位，聖明德行正上升；皇太后總攬朝政，自强不息不敢怠慢。如果留心於肩上的負擔，怨恨車軌文字没統一，提拔賢明有才能的人，重視官吏的推舉；顯揚賞賜忠誠清高的人，表彰修養正道者的器度；整修兵器，畜養勇猛的兵士；愛惜時間鄙視財産，看輕珍寶重視糧食。七八年間，陛下謀略英明血氣方剛，親王德行過人身强力壯，將相四肢力氣没有衰弱，愚蠢的臣下還可進入軍隊，扛兵器披鎧甲的部衆在現在蓄積精鋭，强盛的燕地的弓冀地的馬在從前充備盈滿；另外賊寇蕭衍罪惡累積禍害充斥，其勢不能長久，子弟昏庸狂悖，叛逆的裂痕已經明顯，混亂滅亡的徵兆，清晰可見。兼并弱小有徵候，上天賜與已不遠，統一的時機，應該要儲備。從前漢帝支撑病體，討伐滅亡英布；高皇卧病在床，親自除掉顯達。以天下的君主，哪裏會忘記安逸？實在是侵犯名分擾亂正道，事情出於不得已。現在應羡慕二位皇帝的遠大謀略，以整肅安寧爲重大責任。

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飢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悦民，無豐

然而近年以來，東西發生敵寇禍難，艱難憂患的産生，首尾相連接，雖然不久得以消滅，也大大損耗了財力。而且飢餓的民衆，四散逃亡不能保全，收入的賦税不增添，支出的費用更加多，不愛惜力役來取悦

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廄庫崇列，雖府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嬀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睹。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

民衆，没有豐厚的資金來對付敵人，這是臣下日夜心懷憂慮，恐懼喘息不安寧的原因。《周易》説："用什麽來持守盛位？用仁人。用什麽來聚集仁人？用財物。"所以説：財物，没有天不能生，没有地不能長，没有時間不能成熟，没有人不能聚集。生長聚集的由來，是如此的艱難；聚集仁人持守盛位，是如此的重要。興衰的道理，怎可不考慮？另外古代役使民衆，一年不超過三天，吃壯年的糧食，用老年的智慧。這雖然是太平年代的做法，難以突然應用；然而妨礙民衆損害財物，不也應該警惕嗎？現在高大的城墻用白絹裝修，馬厩府庫高聳排列，雖然官府學校，稍微有些不周全，大體官府粗略可以庇身休息料理政務，各寺佛塔都足以表示誠意講演佛經。衹有明堂和辟雍，是國家禮儀的大宗。來年冬天司徒的軍隊到來，請求籌劃減少膳食撤去樂器，專心營造，務必使早日建成。多次廣泛布施的財産，回報商人互相交易的弊害，凡是建造，除非是供給皇宫所必需，軍隊兵器所急用，也應略微減少，來致力於積累，各官府没有意外的損耗，民衆有全部的精力。用瓦器盛飯而使舜的德行昭彰，住簡陋的房子而使禹的功勞宏大，章臺壯麗而楚國力量衰弱，阿房宫壯觀而秦國財産枯竭，存亡的原因，清晰可見。希望思考前代君王統一的功勞，積蓄力量聚集財物，來等待時機。

靈太后鋭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决。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憚之。

靈太后專心一意地修繕興建，在京城修建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程費用不少，外地各州各修造五層的佛塔。又多次舉行僧俗都參加的齋會，施捨的財物動不動以萬計數。百姓爲土木工程而疲勞，金銀的價格爲之猛漲，剥奪百官的力伕，浪費損耗庫存，加上隨意賞賜左右的人，每天有幾千兩。所以元澄有這個奏疏。雖然最後没有聽從他的意見，時常好言回答尊敬他。政事無論大小，都延請他參與决定。元澄也盡心輔佐，事情有不便利民衆的，一定規勸，雖然不被采用，懇切不止，内外都尊敬畏懼他。

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賻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萬、蠟四百斤，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僚會喪；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晋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

神龜二年逝世，時年五十三歲。贈給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萬、蠟四百斤，賜給棺材、朝廷服裝一套、衣服一套；大鴻臚監察料理喪事，詔令百官會合送葬；追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兼領太尉公；加授特殊禮儀，使用尊禮大臣的九種器物，依照晋國大司馬、齊王司馬攸的舊例；謚號爲文宣王。元澄安葬時，凶禮的裝飾十分齊備。靈太后親自送到郊外，停下喪車悲慟地哭泣，哀傷感動左右的人。百官會合奔喪的有一千多人，無不哀嘆抽泣。當時人認爲喪禮隆重到極點。第四個兒子元彝繼承爵位。

元彝

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叉專權，而彝耻於托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

元彝，字子倫，是後妻馮氏所生，很有父親的風度。被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等到元叉專擅朝政，而元彝以請托依附爲耻，所以不能得到顯要的職位。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他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號爲文。

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禄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度世，繼承爵位。武定年間，任金紫光禄大夫。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順　元朗

彝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游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能長吟永嘆，咤咏虚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

元彝的哥哥元順，字子和。九歲時拜樂安人陳豐爲師，起初書寫王羲之的《小學篇》幾千字，日夜朗讀，十五天後，全都通曉。陳豐認爲他很奇特，對元澄説："我十五歲跟隨老師求學，直到頭髮變白，耳目所聽所見，没見到同他相比的，江夏的黄童，不能没有和他一樣的。"元澄笑着説："藍田出産玉石，哪能不這樣?"十六歲時，通曉《杜氏春秋》，時常聚集門徒，討論書中的同和異。這時四方没有事變，國家富足民衆康樂，豪强貴族的子弟，大都以成群交游爲樂事，而元順放下帳帷讀書，專心愛好古籍。性格正直，不追求榮譽利益，喜好飲酒，懂得音樂，能够長篇吟誦，在空房中歌咏。世宗時，他獻上《魏頌》，文章長不收録。

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

出仕爲給事中。當時尚書令高肇，因是皇帝的舅父權勢大，天下有名望的人，望見他車後的塵土就叩拜伏地。元順曾帶着名帖前往高肇門前，守門人因他年紀輕，回答説"在座的有很多貴重的客人"，不肯爲他通報。元順喝斥他説：

直往登床，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

"任城王的兒子，難道是卑賤的嗎?"等到見面，直接上前登上坐床，拱手行對等禮，王公前輩，無不奇怪恐懼，而元順談吐高傲，好似没有見到什麽。高肇對賓客們説："這個孩子的豪氣尚且如此，何況是他的父親呢?"等到出門，高肇更爲恭敬地送他。元澄聽説後，大發脾氣，打了他幾十棒。後來越級改任中書侍郎，不久調任太常少卿。因父親逝世離職，哭泣嘔出鮮血，親自背土築墳。時年二十五歲，就有了白頭髮，喪期滿後拔掉，不再長出來，世人以爲是孝順哀思所導致。

尋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叉。叉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順謂叉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叉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己，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叉彌忿憚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内，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娱，不親政事。叉解領軍，徵爲給事黄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潸然，莫不酸泣。"叉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

不久授任他爲給事黄門侍郎。這時領軍元叉威風權勢格外大，凡被任命之人，無不登門道謝謁見。元順上奏疏而已，竟不前往元叉那裏。元叉對元順説："你爲什麽不姑且見見我?"元順嚴肅地説："天子年紀很輕，把政事托付給宗室輔佐，叔父應該心中大公無私，推舉官吏報答國家，爲什麽出賣恩情?要求别人私下感謝，哪裏是人們所期望的呢?"在朝廷討論政事得失時，元順時常直言評議，竟不迎合旨意，因此被人畏懼。外任爲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元順對元叉説："北方軍鎮紛擾，正爲國家災禍，桑乾舊都城，是根本所在，請求賜予都督，爲國家捍衛藩屏。"元叉心中疑慮爲難，不想授給他軍中職務，對元順説："這是朝廷的事情，不是我所裁斷的。"元順説："叔父掌握國家大權，生死出自本人，自己説上天的命運應在我身上，哪能還有朝廷?"元叉更憤恨畏懼他。改任元順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元順自恃有才能，不能在京城任職，時常心中憂悶不舒暢，表現在言語臉色上，就縱情飲酒狂歡作樂，不親自料理政事。元叉解除領軍，朝廷徵元順入京任給事黄門侍郎。親戚朋友到郊外迎接，祝賀他能入京。元順説："不擔心不進入，衹恐怕進入了又外出。"不久兼殿中尚書，改任侍中。當初，中山王元熙起兵討伐元叉，不成功而被殺，等到靈太后重掌大權，纔得以改葬。元順在西遊園侍奉同座，就上奏太后説："臣下昨天前去觀看中山王家中的葬禮，不僅同宗親屬悲傷他的冤屈慘痛，過路的男男女

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默然不語。

女，見到他一家七人喪命，都爲之傷心，無不辛酸地哭泣。"元叉的妻子這時在太后旁邊，元順指着她説："陛下爲什麽因爲一個妹妹的緣故，不治元叉的罪，使天下的人心懷冤屈?"太后沉默不語。

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慚，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妝飾，數出游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慚而不出。還入宫，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就德興在營州反叛，派尚書盧同前往討伐他，大敗而回。遇上侍中穆紹和元順侍奉交談，於是論定盧同的罪過。盧同先前有近處的房屋借給穆紹，穆紹很想爲盧同説話。元順生氣地説："盧同最終將没有罪！"太后説："怎麽能像侍中所説的?"元順説："盧同有優等的房屋供給顯要有勢力的侍中，哪裏擔憂有罪呢?"穆紹慚愧，不敢再説。靈太后很愛打扮，多次出宫游玩。元順當面規勸説："按禮制，婦人的丈夫去世，自稱爲未亡人，頭上去掉珠玉，不穿絲織衣物。陛下以母后統御天下，年近四十，過分地打扮，拿什麽給後代看?"靈太后慚愧而不出車門。返回進宫後，責備元順説："千里以外徵召你回來，哪裏是想當衆受辱呢?"元順説："陛下身穿華麗服裝炫耀容貌，不怕爲天下人所譏笑，爲什麽以臣下的一句話而耻辱呢?"

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奸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几案之吏，寧應忝兹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默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托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户，又析彝邑五百户以封順，爲東阿縣開國公。

當初，城陽王元徽仰慕元順的才華名聲，出乎尋常地加以結交。而廣陽王元淵奸污元徽的妻子于氏，大有矛盾。等到元淵從定州被徵召，入京任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元順寫作詔書，言辭很優美。元徽懷疑元順被元淵所支配，因此和徐紇在靈太后面前離間元順，調出元順任護軍將軍、太常卿。元順在西遊園向靈太后進言，元徽、徐紇在旁邊侍奉，元順指着元徽對靈太后説："這個人是魏國的宰嚭，魏國不滅掉，終歸不死亡。"徐紇縮斂肩膀而出去。元順高聲呵斥他説："你這耍筆杆的小人，衹可做文案小官，哪應不稱職地任這侍衛官，虧損我朝的法度?"於是抖動衣服而起身。靈太后沉默不出聲。這時追論元順的父親受遺命輔政的功勞，增加任城王元彝的食邑二千户，又分出元彝的食邑五百户來封給元順，爲東阿縣開國公。

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蠅賦》曰：

元順憤恨元徽等人離間他，就撰作《蠅賦》説：

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托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床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

我在仲秋時節休息沐浴，端莊地坐在簡陋的房屋中，寄托心思於琴弦書法，用紙筆抒發情懷，可是蒼蠅小蟲，來往於坐榻几案間，憤恨它們的變幻莫測，於是作賦說：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啓冬春。既含育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兹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群品，聲損衆倫。攲脛纖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迥，聲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爲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側。亂鷄鳴之響，毁皇宫之飾。習習户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

大道遥遠，雲氣廣闊。始立秋夏，開啓冬春。既孕育萬物，又以萬物爲芻草狗畜而無所謂仁慈。依據成因條件來授予事物的本體，同等看待美好醜惡而不加區分。產生了這種污濁的物類，對人没有益處。名稱列在各種物類中，聲譽却損傷各種類别。傾斜的小腿細微的翅膀，紫色的頭部青色的身子。不能飛到遠處，聲音如遠處傳來。沾染黑色成白色，改變白色爲黑色。很少喜愛蘭花芬芳，格外地貪戀污濁食品。聚集在桓公的尸體上，居住在平叔的旁邊。擾亂鷄叫的聲音，毁壞皇宫的修飾。飛翔門户庭院，來往於叢木荆棘。反復往返，如同那讒佞的賊寇。體膚受够污濁，讒毁的影響没有極限。唧唧喳喳嚼舌根，交相擾亂遍四方。於是妖冶的女子進宫，邪惡的士人來朝，聖賢被壅塞，忠孝遭摧殘。周昌拘留在牖里，天乙囚禁在夏臺。伯奇爲之痛心疾首，申生爲之蒙受災禍。《鴟鴞》悲傷被毁掉房子，《採葛》抒發思念的情懷。《小弁》中流下辛酸的眼淚，靈均表達出他的悲哀。自古以來明達有才智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中等和平凡的人呢？

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夭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

上天生成大地養育，各自有所親近。野獸必定依憑大地，鳥也倚托雲彩。有的飛來預示吉祥，有的自己擾亂而顯現文采。有的背着圖籍而歸向仁德，有的銜來文書而預告天意。有的胎中夭折而供奉美味，有的傷殘身軀而獻上佳肴。有的着重用皮來興立禮制，有的欄圈豢養來供奉神靈。雖然生死有不同的性質，都有利於國家百姓。不像蒼蠅没有用處，衹會給百姓製造混亂。

遂屬疾在家，杜絶慶吊。

於是托病在家中休養，斷絶喜事哀事的來往。

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

後來授任吏部尚書，兼右僕射。等到前往尚

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忤起。忤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請托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 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逾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别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

書省，登上臺階朝坐榻走去，見坐榻很陳舊，詢問都令史徐忤起。忤起説："這個坐榻先王曾經坐過。"元順當即悲嘆而氣結喉塞，鼻涕眼淚交相流下，很久不能説話，於是派人换走坐榻。當時三公曹令史朱暉，一向侍奉録尚書事、高陽王元雍，元雍想委任他爲廷尉評，接連囑托元順，元順不任用他。元雍就下命令任用他，元順把元雍的令文丢到地上。元雍聽説後，大發脾氣，清晨坐在都廳中，召唤尚書和丞郎全體集合，要等待元順到來，在衆人面前折辱他。元順在太陽升到很高時纔到來，元雍揎袖捋臂手撫几案説："我，是天子的兒子，天子的弟弟，天子的叔父，天子的宰相，四海之内，親近尊貴没有第二個人可比，元順是什麽人，竟將我既定的命令，丢棄在地上?"元順的鬍鬚鬢髮都張開來，仰臉看着屋頂，憤怒的氣色涌動，長嘆而不説話。很久，摇起一把白羽毛扇，慢慢地對元雍説："高祖遷都到中原，創立九等職位，官員於是有清流濁流，是萬代的規則。而朱暉小人，身爲省中小吏，哪裏配做廷尉清流官員? 殿下既是先皇的同胞兄弟，應該遵循既定旨意，自然有矮墻而再翻過去。"元雍説："我做丞相、録尚書事，爲什麽不能任用一個人爲官?"元順説："厨師雖然不料理膳食，掌管祭祀的人不能越過禮器而代替厨師。没有聽説有另外的詔令，派殿下參與任免事宜。"元順又大聲地説："殿下一定要這樣做的話，我將依據事實上奏皇上!"元雍於是笑着説："哪能因朱暉一個小人，就互相氣憤怨恨?"就起身，唤元順進房内，和他痛快地飲酒。元順的剛直堅毅，都是這一類。

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禄大夫，轉兼左僕射。尒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户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尸，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宫，遣黄門侍郎山偉巡

後來授任征南將軍、右光禄大夫，調任兼左僕射。尒朱榮侍奉莊帝，召集百官全部到河陰，他一向聽説元順多次規勸，憐惜他的真誠正直，對朱瑞説："可以告訴元僕射，衹管在省中，不必前來。"元順没有領會尒朱榮的意思，聽説殺害士大夫，於是出逃，被守墓的人户鮮于康奴所殺害。家中衹有四面墻壁，没有財物收殮尸體，衹有書籍幾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撕裂衣裳覆蓋他。莊帝回宫，派遣黄門侍郎山偉巡視

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黄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文烈。順撰《帝録》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涉歷書記，爲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都督瀛冀二州諸軍事、□□將軍、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

順弟淑，淑弟悲，并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黄門侍郎。隨出帝没於關中。

元嵩　元世儁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己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娱。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從平沔北，累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

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悦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賚帛二千五百匹。

初，高祖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官内。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

曉諭京城。山偉前往參加元順的喪禮，悲傷不止。返回後，莊帝奇怪地問他："黄門爲什麽聲音嘶啞了？"山偉以實情回答。莊帝下令侍中元祉説："宗室死亡很多，不能全部救濟。元僕射清廉刻苦的節操，至死就更爲顯明，特地贈絹一百匹，其餘的人不能引以爲例。"追贈元順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號爲文烈。元順撰作《帝録》二十卷，詩賦表頌幾十篇，現在多已亡佚散失。

長子元朗，時年十七歲。枕着兵器潛伏了幾年，纔親手殺死鮮于康奴，用他的頭在元順墓前祭拜，然後前往朝廷請求治罪。朝廷嘉賞而不追究。元朗涉獵書籍，做司徒掾屬。天平年間，被奴僕殺害。追贈他爲都督瀛冀二州諸軍事、□□將軍、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

元順的弟弟元淑，元淑的弟弟元悲，都過早去世。

元悲的弟弟元紀，字子綱。永熙年間，任給事黄門侍郎。跟隨出帝死在關中。

元澄的弟弟元嵩，字道岳。高祖時，從中大夫升任員外常侍，改任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元休逝世，没到百日祭奠，元嵩就游覽狩獵。高祖聽説後大怒，下詔説："元嵩不能克制自己使言行合乎禮制，心中想着法度，大司馬逝世不久，就用蒼鷹鷂子來娱樂。有如同父親的悲痛，没有養子的感情，捐除良心抛棄禮法，何等地快速！可免除他的官職。"後來跟隨平定沔水北部地區，屢次有戰功，授任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

高祖向南征伐，蕭寶卷的將領陳顯達率領部衆抵禦。元嵩身上帶三件兵器，脱下鎧甲衝鋒在前，將領兵士跟着他，顯達潰散逃跑，殺死擒獲以萬計數。元嵩在這天勇猛爲全軍第一。高祖非常高興地説："任城康王的福分德行大，文武人才都出在他家中。"因功勞賜爵爲高平縣侯，賞帛二千五百匹。

當初，高祖從洛陽出發時，馮皇后因有罪被囚禁在宫中。平定顯達後，回師停駐穀唐原，高

高祖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

祖病重，將要賜令皇后自殺，說："使者不容易得到。"回頭對任城王元澄說："任城王必定不會辜負我，元嵩也將不辜負任城王，可以用元嵩爲使者。"於是召元嵩進入行宮內，親自下詔派遣他。

世宗即位，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嚣然，莫不離背，君臣携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并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平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伫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

世宗即位，元嵩任武衛將軍兼侍中，外出任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元嵩上奏疏說："蕭寶卷骨肉之間互相殘害，忠臣賢士先被殺戮，臣下憂愁，無不離心背叛，君臣二心，戰事不斷。傳聞說寶卷的雍州刺史蕭衍的哥哥蕭懿在建業起兵，和寶卷相對峙，荆郢二州刺史都是寶卷的弟弟，必定有圖謀蕭衍的心意。臣下如果派人送信相告，迎合他們的本身計謀，希望獲得他們共同的心願，合力除掉蕭衍。平定蕭衍後，他們必定回師趕去救援丹陽，將不能再治理邊境，保全襄沔地區。臣下軍隊的威風已經到達那裏，則沔水以南的土地可一戰而收復。沿漢水炫耀兵力，向他們展示威力德行，想歸順有道的就招引容納他們，受懷疑報告危難的就援救而接應他們。統領兵馬蓄養精銳，觀察裂痕窺伺嫌隙，如果他們凋敗的形勢已經昭彰，懈怠的局面已經明顯，就可以順流而下摧折他們的鋒芒，長驅直入席捲南方。"詔令說："所陳述的好謀略，實在是良策。將依時機形勢進軍，任由將軍裁斷。"隨後蕭衍很快攻克建業，於是作罷。授任元嵩爲平北將軍、恒州刺史。改任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改任安南將軍、揚州刺史。

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真領卒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真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并充逼。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

蕭衍的湘州刺史楊公則率領部衆二萬人，駐守在洛口，姜慶真率領兵士五千人，占據了首陂，又派遣他的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人率領部衆七千人，攻打圍困陸城，元嵩於是派遣統軍封邁、王會等人率領步兵騎兵八千人討伐他們。封邁到達陸城，賊寇都趁夜晚逃跑，追擊打敗他們，斬殺擒獲幾千人，公則、慶真退回到馬頭。蕭衍的徐州刺史昌義之駐守高皇，派遣三支軍隊暗中侵犯陰陵，因淮水枯竭太淺，不通船隻，駐守在馬頭。蕭衍的將領田道龍、何景先等人率領兵士三千人已經到達衡山，打算侵犯陸城。賊寇都很逼近了。元嵩派遣兼統

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草屯於黄口，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草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硤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真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鷄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硤石。嵩遣别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兵一萬爲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攻硤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太半。於是威名大振。

軍李叔仁等人援助合肥、小峴、楊石，接連交戰打敗他們。蕭衍的征虜將軍趙草駐守黄口，元嵩派遣軍司趙熾等人前去討伐他，先派遣統軍安伯醜暗中出兵夜晚渡河，埋伏在下蔡。趙草率領兵士四千人，迎上前來抵禦，伯醜和下蔡戍主王虎等人前後夾擊，大敗趙草，俘獲斬殺和淹死的有四千多人。統軍李叔仁等人在夜晚襲擊硤石的賊寇，又打敗他們。蕭衍的將領姜慶真專門據守肥水以北，冠軍將軍曹天寶駐守鷄口，軍主尹明世駐守東硤石。元嵩派遣别部將領羊引停駐在淮水以西，離賊寇的軍營十里，司馬趙熾率領兵士一萬人做裏外的聲援。各軍會合後，分别攻打賊寇的四個營壘。四個營壘的賊寇，戰敗逃跑，斬殺擒獲幾千人，淹死的以萬計數。統軍牛敬賓攻打硤石，明世夜晚逃跑。慶真聚合殘餘勢力順淮水而下，下蔡的戍主王略截斷水流攻打他們，俘獲斬殺一多半。於是威名大震。

後爲蒼頭李太伯等同謀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爲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匹，贈車騎將軍、領軍，謚曰剛侯。

後來奴僕李太伯等人合謀殺害元嵩，還有元嵩的妻子穆氏和兒子世賢。世宗在東堂爲元嵩舉辦喪事，贈絹一千匹，追贈車騎將軍、領軍，謚號爲剛侯。

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宫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勳，封世儁衛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邢杲之亂，圍逼州城，世儁憑城拒守，遂得保全。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尒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遥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爲尒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

第二個兒子世儁，很有才幹，而没有操行事業。繼承爵位，授任給事中、東宫舍人。伯父元澄上奏疏請求轉讓品級給他，於是授任他爲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元嵩的功勛，封世儁爲衛縣開國男，食邑爲二百户。調任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擔任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不久授任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改任征東將軍，加授散騎常侍。邢杲叛亂時，圍困州城，世儁依憑城池據守，於是得以保全。孝莊帝時，授任世儁爲衛將軍、吏部尚書。尒朱兆侵犯京城，詔令世儁以本身官職任都督，在河橋防守。等到尒朱兆到黄河，世儁一點也没有抵禦的意思，就隔河遥相叩拜，當時輿論指責他。前廢帝時，擔任驃騎將軍，又加授尚書，格外被尒朱世隆親近。出帝初年，加授儀同三司，改封他爲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世儁在選曹任職，不能磨礪心志，受賄很多，被中尉彈劾糾察，獲罪免官。不久恢復本來的職務。孝静帝初年，加

免官。尋復本職。孝静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詔送晋陽。興和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謚曰躁戾。子景遠襲，散騎侍郎。

授侍中、尚書右僕射，升尚書令。世儁輕浮刻薄，進退無常，詔令送到晋陽。興和年間，逝世。追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照舊，謚號爲躁戾。兒子景遠繼承爵位，任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世賢的弟弟世哲，武定年間，任吏部郎。

元贍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時，自□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兖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耻忿之，絶其往來。有四子。長子遠，尚書郎。

元嵩的弟弟元贍，字道周。高祖時，從□大夫逐漸升任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調任平東將軍、兖州刺史。很喜好圖書史籍，而貪婪暴虐好殺人。元澄深爲耻辱怨恨他，斷絶同他的來往。有四個兒子。長子元遠，任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謇諤俶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横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儁則裂冠之徒歟？

史臣曰：顯祖將要禪讓，可以説是國家的根本。康王毅然當庭規勸，善言清朗，一句話使國家興旺，就是説的這種吧？文宣王忠貞堅毅傑出遠大，堪爲宗室豪傑，身經數朝，度過難關平定艱險，以國家大事爲己任，有棟梁的聲望。元順剛直特異，有汲黯的風範，不爲當時所用，横遭不測之禍，太可惜了。元嵩有行軍作戰的氣概，元儁就是自毁冠冕的人吧？

魏書卷十九(下)

列傳第七(下)

景穆十二王(下)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元楨　元英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內都大官。高祖即位，除涼州鎮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爲內都大官，出爲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賜帛千匹以褒之。

南安王元楨，皇興二年封，加授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不久改任內都大官。高祖即位，授任他爲涼州鎮都大將。不久因安撫有能力，加授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入任內都大官，外任爲使持節、侍中、本號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元楨性格忠誠謹慎，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賜帛一千匹來表彰他。

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飢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游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足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并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

徵召入京練兵，高祖在皇信堂接見，告誡他說："老人家孝行昭著於家庭，美名傳遍全國，時常欽佩您的忠誠美德，想盡情交談一次，所以利用練兵，遠召您奔赴朝廷。仰慕留戀您的仁義慈愛，情意不斷。不過長安鎮年成饑荒民衆歉收，按道理必須安撫，不容許久留，您現在回州中，可勤懇地審度撫恤，不要使境內有飢餓的民衆。您是國家的至親，始終不會有貧賤的憂慮。所應慎重的，大致有三件事：第一，仗恃皇親驕傲自誇，違背禮制超越法度；第二，高傲懈怠貪婪奢侈，不顧惜政事；第三，飲酒游玩，結交朋友不加選擇。這三點不去掉，患難災禍將要產生，衹要能謹慎這幾點，就足以保全性命遠離禍害，增光國家榮耀家庭，有始有終的德行就形成了。"然而元楨不能遵循，後來竟縱情聚斂。文明太后、高祖都到皇信堂，接見王公。太后下令

度，黷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爲當存親以毀令，爲欲滅親以明法？”群臣咸以二王托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奸囚，壅絶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虚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親，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爲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寛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於内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

說：“汝陰王天賜、南安王元楨不遵從法度，貪污納賄聚斂財物，依犯罪事實判决，將到死刑。各位是要保存親屬來毁滅條令，還是要大義滅親來嚴明法度?”群臣都以爲二王是先皇之子，應該得到同情寛恕。太后不答應。高祖就下詔說：“南安王元楨以至親的貴重身份，在關右做藩鎮，不能克己奉公，輔助宣揚國家法度，却放縱貪婪的欲念，在自己家中聚斂財物，放任奸猾的囚犯，阻隔訴訟，送物品給各使者，尋求虚假的稱頌，這些情形，都違犯了刑律。從前魏武帝剪下自己的頭髮來整肅衆人，叔向殺死弟弟來嚴明法度，克制自己忍心滅親，爲天下做表率。他們哪是没有情懷，是有原因而如此做而已。現在元楨所犯罪行，事情比從前更重，依古代舊例施刑，實在難以寛恕。皇太后天性慈愛寛厚，恩待國家親屬，每次想到高宗兄弟的親近，説話喉結氣塞，心中悲傷；而且因南安王有孝順奉養的名聲，傳聞於内外；特地給予一次寛恕，削除封爵，以平民身份回到家中，終生不能爲官。”

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高祖甚悦。楨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以楨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户。出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悯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并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别。

後來高祖向南征伐，元楨跟隨到洛陽，等到商議遷都，首先順從大計，高祖十分高興。元楨的母親劉太妃逝世，高祖親自前往慰問。等到安葬，贈給布帛彩色絲織物五百段。又因元楨商議决定遷都，再封爲南安王，食邑一千户。外任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在華林都亭爲元楨餞行。下詔說：“堂祖父南安王，就要到藩鎮赴任，將遠隔千里，預先懷有悵惘留戀。然而今日的集會，雖説是分别，實際上是宫廷私宴，都可賦詩表達心意。射箭可以觀察德行，不能賦詩的，可准許射箭。應當使武士拉弓，文士提筆。”高祖送元楨到臺階下，流下眼淚而分别。

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謚曰惠，贈帛一千匹，及葬，又賜帛千匹，遣黄門郎監護喪事。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

太和二十年五月到達鄴城，進入治所的日子，颳大風下大雨，凍死的有十幾人。元楨又因天旱向衆神祈求下雨。鄴城有座石虎廟，人們敬奉祭祀它。元楨告訴石虎廟神像説：“三天内不下雨，將用皮鞭懲罰。”求雨不靈驗，就鞭打神像一百下。當月毒瘡生在背上，逝世。謚號爲惠，贈帛一千匹，等到安葬，又賜帛一千匹，派遣黄門郎監督料理喪事。在恒州刺史穆泰謀圖反

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强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高祖時，爲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

高祖南伐，爲梁漢别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群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栅，分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群，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

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别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

叛時，元楨知道而不報告，雖然逝世，仍被追奪爵位封邑，封國削除。有五個兒子。

兒子元英，字虎兒。禀性聰慧敏捷，見聞廣博記憶力强，善於射箭騎馬，懂得吹笛子，略微曉得醫術。高祖時，擔任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没過多久，調任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

高祖向南征伐，擔任梁漢别道都將。後來皇帝前往鍾離，詔令元英率領部衆在邊境上防備賊寇。元英因皇帝親自出動，勢力側重在東南，漢中有可以利用的機會，上奏請求進軍討伐，高祖准許了他的意見。軍隊停駐在沮水，蕭鸞的將領蕭懿派遣將領尹紹祖、梁季群等人率領部衆二萬人，巡察山頭扎寨，分爲幾處，居於高地看下面，隔河建立營寨。元英就謀劃説："他們的頭領低賤民衆怠慢，不能互相信服，人多而没有主宰，不知道如何做爲好。如果選拔精鋭的兵士，合力攻打一處營寨，他們不相互救助，我們攻克是必然的。如果攻克一軍，四處營寨自然攻下來。"於是挑選兵士從三面攀登上去，果然他們不相互救助。破了一處後，四個營寨全都崩潰，活捉梁季群，斬首三千多級，俘獲七百人。蕭鸞的白馬戍守將領這天夜晚逃跑潰散。元英乘勝長驅直入，將要逼近南鄭，漢川的百姓，以爲神奇，相繼歸附。

梁州的平民李天幹等人前往元英那裏投降，元英以國中傑出人才的禮儀接待他們。天幹等人的家在南鄭的西面，請求派軍隊迎接，元英派人迎接他們的家人。蕭懿聽説後派遣將領姜脩率軍隊追擊偷襲，到夜晚交戰，殺傷不少。姜脩後來屢次失敗，又再請求增兵。蕭懿派遣部衆趕去，迎接的人告急。元英率領騎兵一千人，日夜兼行趕去救援。没有到達，賊寇已經退回去。元英恐怕他們進城，另外派遣統軍元拔跟隨在他們後面，元英在前面攔截，合擊他們，全部俘獲了他們。蕭懿繼續派遣軍隊，元英没料到賊寇到來，而且衆人精力已經疲勞，軍隊少人心畏懼，都想逃跑。元英却緩步上馬慢慢地走，神色像平常一

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

樣，登上高處瞭望賊寇，東西指揮，樣子如同部署軍陣，然後排列整齊向前走。賊寇以爲有伏兵。不久賊寇退走，乘勢追擊消滅他們，於是包圍南鄭。向三軍發布禁令，對民衆一點也不侵犯，遠近都供給租賦運輸。

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晋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敕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别。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氐并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

在這以前，元英没到時，蕭懿派遣軍主范潔率領三千多人征伐僚人。范潔聽説大軍包圍城池，想要返回救援。元英派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人集合巴西、晋壽當地人，來截斷他的退路。范潔拼命决戰，於是打敗平敵的軍隊。元英等候他們逐漸靠近，用奇兵襲擊他，全都擒獲過來。攻打圍困九十多天，戰無不勝。後接到命令撤軍。元英於是先送老弱上路，親自統領精兵留在後面，派遣使者向蕭懿告别。蕭懿以爲是欺詐，元英返回了一天，還關着門不打開。兩天以後，蕭懿纔派遣將領追趕元英。元英親自在後面阻擋，和兵士下馬交戰，賊寇軍隊不敢逼近。四日四夜，然後賊寇撤退，元英保全軍隊而返回。遇上山氐一并反叛，截斷元英的退路。元英統領軍隊奮勇攻打，邊戰邊行，被流箭射中，軍隊中没有知道的人。因功勞升安南大將軍，賜爵位爲廣武伯。在仇池六年，很有威武恩惠的聲譽。爲父親守喪，解任。

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荆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寇荆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即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

高祖討伐漢陽，起用元英爲左衛將軍，加授前將軍，不久調任大宗正，又改任尚書，隨之仍以本號將軍，鎮守荆州。蕭寶卷的將領陳顯達等人侵犯荆州，元英接連交戰失敗。皇帝到南陽，免除元英的官職爵位。世宗即位，代行徐州事務，召回恢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派遣將軍陳伯之侵犯淮水以南，司徒、彭城王元勰鎮守壽春，任命元英爲鎮南將軍，率領軍隊討伐伯之。元英没到達，賊寇已撤退。元勰返回，詔令元英代行揚州事務。

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

後來元英返回京城，上奏疏説："臣下聽説攻取動亂的政權輕慢亡國的君主，是國家的正常道理；陳列軍隊號令將士，乘時機而發動。私下以爲小小的寶卷，不顧天道，仗恃山河，竟敢對抗中原。現在妖賊叛逆幾度逃亡，驕傲放縱日益加劇，侮慢五常道德，荒廢天地人之正道，濫用

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游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纊，少垂聽覽，獨决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脱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虚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絶，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内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脱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安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悦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

刑罰，殘害無辜。雍州刺史蕭衍向東討伐秣陵，掃蕩土地發動兵變，順流而下，僅有孤城，再無重大的護衛。這是上天授予我們的日子，多少年一遇的時節，事情容易如同圓球的滚動，治理此事如同拾取草芥，這個機會不利用，還要等待什麽時候？臣下乞請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直指沔陰，占據襄陽的城池，斷絶黑水的道路。昏庸暴虐的君臣，會自相殘殺。我們處於上游，威風震動遠近，長驅向南出動，進軍攻下江陵。道路很近，不到五百里，那麽三楚的土地，一下子就可占據，通往岷蜀的道路，自然斷絶。再命令揚徐二州，揚言一起發動，沿長江焚毁物資，不使有所遺留。建業窮困急迫，如鍋内之游魚。王士治的軍隊再次出動，孫皓自行捆綁歸降的情况就會重新出現，整齊文字車軌而統一天下，混合天地而爲一體。希望陛下暫且面對臣下，稍加傾聽，獨自决斷於内心，不要聽取疑惑的議論，這個時機如果錯過，并吞就没有期限了。”事情被壓下來不回答。元英又上奏疏説：“臣下聽説乘着空虚討伐薄弱，成事在於迅速行動，利用危難攻打昏昧，求取勝利是可期待的。現在寶卷擾亂常道，骨肉相殘，藩鎮鼎立，不知道歸向誰。義陽孤立，很接近我國疆域，外没有糧草增援的時間，内没有兵力儲蓄的堅固。這是臨近焚燒的鳥，不能够去掉柴禾；將要被殺的賊寇，哪容放緩刀斧？如果這次行動有效果，則長江以西的土地，就成爲籌劃進取的基地；如果不是這樣，不僅今後的舉措難以考慮，也恐怕處於安逸中生出憂患。今日豫州刺史司馬悦已嚴密戒備將要出兵，而東豫州刺史田益方正準備守衛三關，請求派遣軍司對他們加以調度。”世宗派遣直寢羊靈引擔任軍司。元英因軍功被任命爲吏部尚書，因前後的軍功升爵位爲常山侯。

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藴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瀍。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

元英上奏疏：“謹檢學令：各州郡的學生，三年考察一次所通曉的經數，按正式使者的位次排列他們，然後派遣使者到郡中精細考核。臣下想到陛下英明，崇尚道德顯揚官學的風采，培育仁義光大教育的美好，所以太學的館舍長久設置在諸侯國，四門的教化正構建於京瀍。估計學習

後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核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别敕。”

教訓幾年，聽受講解幾載後，傑出有造就的人應策試於朝廷，不可改變的人就應回到民衆中，使他們到郡中精細考核，定其優劣。近來因國都遷移建造，長江揚州没統一，所以鄉校的教育，没來得及正式考試。致使良莠不齊的資質，共同在學校受教育；優劣不等的人物，一起在課堂聽講授。現在外地大吏京城官員，考察將要結束，請求派遣通曉五經的四門博士，按地域考校，依法令罷黜擢升。”詔令説：“學業的衰落廢棄，時間已經很久了，不是一個使者所能勸導的，將會另下命令。”

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爲三栅，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栅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栅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掎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之，既至平地，統軍傅永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餘人，重來决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别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拔，盡鋭决戰，一日三交，

不久詔令元英爲使持節、代理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領軍隊向南討伐。蕭衍的司州刺史蔡道恭聽説元英將要到來，派遣他的驍騎將軍楊由率領城外的居民三千多家，在城西南十里處的賢首山依山嶺設置三層栅欄，製造表裏相依的局勢。元英統領各軍包圍賢首營壘，焚燒栅欄的大門。楊由就驅趕水牛，從營壘中出來，以兵士跟隨在後。兵士躲避水牛，軍隊就撤退下來。不久又分兵包圍把守。這天夜晚，栅欄中民衆任馬駒殺死楊由投降。三軍供應食宿，投降的人相安無事。蕭衍派遣他的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人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前來救助義陽。僧炳統領部衆二萬人占據鑿峴，景宗率領一萬人緊隨於後。元英派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軍占據樊城來抗拒他們。元英統領將士，牽制討伐，大敗僧炳的軍隊，俘獲斬殺四千多人。元英又在士雅山構築堡壘，和景宗相對抗，分别派遣各統軍，埋伏在四面山上，向景宗顯示薄弱。蕭衍的將領馬仙琕率領部衆一萬多人，前來偷襲元英的營壘。元英命令各軍假裝失敗引誘他們，到了平地，統軍傅永等三軍出擊，賊寇就逃跑撤退。進軍攻打擊潰了他們，斬首二千三百級，殺死賊寇的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領一萬多人，再次來决戰。元英統領各將領，依據形勢分兵出擊，又打敗了他，還殺死賊寇將領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另外攻下東嶺的軍陣，斬首五百級。道恭憂慮而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又依仗困城，每日短兵相接。景宗、仙琕知

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蠻荆，邵虎之掃淮浦，匹兹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世宗大悦，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户，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恩及衍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道要，游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粲，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脩等數十人。詔曰："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歸也。"英既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户。

道城池將被攻下，用盡精鋭决戰，一天交手三次，都大敗而回。靈恩見形勢窘迫，就投降了。三關守邊的軍隊聽説後，也棄城逃跑。詔令説："得知賊寇的城池已攻下，又攻克三關，施展聲威開闢疆域，聲名謀略宣揚震動，公私都稱安泰，實在爲之高興。將軍宏大的計劃在心中决斷，忠誠的謀略在外面施行，接受律令飄揚旌旗，實現朝廷的克敵謀略，即使是方叔的制伏蠻荆，邵虎的掃蕩淮水兩岸，與這相比也不如。新州剛歸附，應該廣泛加以籌劃，想來會妥善加以督察，必定使之周全堅固，有所交待托付，然後凱旋而歸。"當初，高祖平定漢水以北，元英有戰功，答應恢復他的封爵，後反被顯達打敗，就壓下來了。這次戰役，世宗很高興，就恢復了他的封爵，改封爲中山王，食邑一千户，派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秉持符節前去任命。元英押送蔡靈恩和蕭衍的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道要，游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粲，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脩等幾十人。詔令説："等到平定長江以南，這些人就可放回去。"元英返回後，世宗接見，大大地嘉獎慰勞他，後來增加封邑一千户。

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右僕

蕭衍派遣將軍侵犯肥梁，詔令元英爲使持節，加授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領部隊十萬人討伐他們，各處都依照實際需要自行决斷。詔令元英説："賊寇的勢力格外强盛，圍困肥梁地區，邊境將領延誤計劃，以至於這樣。所以有這次行動，期待一定取勝，而出軍拖延遲滯，肥梁已經淪陷。聽説後惋惜憤怒，實在違背原先的意圖。現在衆多軍隊雲集，十五萬人，進軍取勝的方略，在哪裏？克敵的日期，還有多遠？究竟用幾天可以到賊寇處所？一定取勝的規劃，什麽是最重要的？所以派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點聽取機密要務。"元英上奏陳述事務機宜。於是攻下陰陵，殺死蕭衍的將領二十五人并斬首五千多級。又在梁城接連打敗賊軍，殺死他們的部將四十二人，殺死擒獲以及淹死的將近五萬人。蕭衍的中軍大

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壒，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吴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

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右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水向南逃跑，共繳獲米三十萬石。詔書慰勞元英説："得知大敗强大的賊寇，威風震動南部海疆，長江岸邊没有塵土，三楚之地落定塵埃，聲名傳遍荒遠邊地，統一從此開始，公私慶祝相慰，實在符合我的心懷。應該趁聲威憑影響，長驅直入吴郡會稽，剪除殘餘的勢力，截斷東南地域。"

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强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泛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

元英追擊到馬頭，蕭衍的馬頭戍守頭領棄城逃跑，於是包圍鍾離。詔令説："軍隊出動已很長時間，兵馬疲勞瘦弱，賊寇城池險要堅固，倉促間難以攻打屠滅。冬春之交，逐漸不便於取勝，十萬人的軍隊，每天費用難以計算。將要考慮今後的舉措，不需要現在就解决。可秘密整裝慢慢戒嚴，做凱旋的準備，保全疆土，展示威風謀略。左右的蠻楚，一向都逃走了，有的竄入山湖，或許難以制伏攻掠。如果凶惡的頭領狡黠的黨羽，有必須加以剪除的，就可撲滅掃蕩，以肅清邊境。如果他們强大狡猾仗恃險阻，不容易用兵的，也不必麻煩用兵。凱旋時間已近，不再詳細論説。"元英上奏疏説："臣下遵奉旨意討伐罪人，志在消滅殘餘的賊寇，料想敵人估量進攻，打算到二月底三月初，按道理必定攻克。不過從這個月初一以來，大雨不斷，可以説是上天違背人的願望。然而帝王的軍隊行動，發起不容易，不可因爲稍微拖延推遲，就産生不同議論。臣下也仔細思考過。如果進入三月以後，天氣晴朗土地乾燥，憑此進逼是常規。如果接連下雨不間斷，不能够進軍攻打，臣下已另增高了邵陽的橋梁，防備河水泛濫溢出。意外的洪水上漲，擔心冲破橋梁，臣下也安排造船隻，又在鍾離城河水狹的地方，建造浮橋，到三月中旬，浮橋必定能建成。天晴就攻打登城，下雨就包圍把守，水陸兩個計劃，以得勝爲期限。實在期望朝廷特地制定遠大的謀略，稍微給予寬限，增加一些時間，不要使如同山嶺的功勞，中途而廢。"詔令説："大軍駐扎在野外，已形成長久的疲勞，攻守的方略，按道理可以預見。近來接連得到報告，取勝不超過晚春，等到閱讀後來的奏疏，又預定在

使還，一一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

初夏的下旬。那裏土地炎熱泥濘，不宜久留。依情勢雖然必定取勝，是將軍深遠的計劃；出兵已久軍力疲憊，也是朝廷所憂慮的。所以派遣主書曹道前往觀察軍隊形勢，使者返回，一一報告。”等到曹道回京，元英還上奏說“可以攻克”。

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没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民。

四月，水大冲破橋梁，元英和各將領狼狽逃奔，兵士死亡的有十分之五六。元英到達揚州，派遣使者送上符節和衣帽、貂尾蟬文、印章絲帶。詔令交付主管者。有關官員上奏元英計劃失策，依法律彈劾處死刑，詔令寬恕他的死罪貶爲平民。

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户，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并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悦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悦，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悦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悦綏御失和，銓衡暗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邵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爲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暗孫吴，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眚，豈足以損大德。今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

後來京兆王元愉反叛，元英恢復王的封爵，食邑一千户，被授任爲使持節，代理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元英没出發而冀州已平定。這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暗中招引蕭衍的軍隊，獻出義陽來響應蕭衍，三關的戍守頭領，都占據城堡投降蕭衍。郢州刺史婁悦環城據守。懸瓠市民白早生等人殺死豫州刺史司馬悦，占據城池向南叛變。蕭衍的將領齊苟仁率領軍隊守衛懸瓠。司馬悦的兒子娶華陽公主，都被劫掠。詔令元英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代理征南將軍，出兵汝南。世宗接見元英對他說：“婁悦統御失和，任命不懂得挑選，所以使得郢州民衆招引賊寇，邊關戍守兵士向外投奔，義陽孤立窘迫，有倒懸的急切。王是國家的邵虎，威名早已震動境外，所以委屈王親自總領軍事，掃清凶惡的醜類。從前衛青霍去病因爲匈奴的緣故，居住没有安寧的時候，現在南部疆域不安定，王不能以屢次辛勞爲推辭的理由。”元英回答説：“臣下才能不如韓信白起，見識弱於孫武吴起，僅因是宗室中的年長者，多次承擔做將帥的重托。謀略短淺，違背律令喪失軍隊，應該受到子反那樣明顯的殺戮，來向天下人認罪。陛下仁慈深於思念‘足下’，愛心等同鍾愛禮器佳品，使臣下能够同於荀伯，再生於清明時代，立誓追踪孟氏，以報答恩情爲目標。關郢微小的賊寇，不難平定，消滅賊寇的策略，已經在我心目中，希望陛下不要費心。”世宗説：“截斷東南，再次肅清隨楚地區，是我期望將軍的。鍾離城的一次過失，哪裏

足以損傷大德？現在有王統領那三軍，我没有憂慮了。”

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進。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黄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决。”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别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瓮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瓮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黄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

世宗因邢巒接連打敗早生，詔令元英向南奔赴義陽。元英因部衆少，接連上奏請增兵，世宗不准許。而元英就和邢巒分别出兵一同攻打懸瓠，攻克下來，於是率軍前進。當初苟仁占據懸瓠，蕭衍的寧朔將軍張道凝等人率領軍隊占據楚城，聽説元英將要到來，放棄城池向南逃跑，元英追擊，殺死道凝和蕭衍的虎賁中郎曹苦生，全部俘獲了他們的部衆。停駐在義陽後，將要攻取三關，元英策劃説：“三關互相需要如同左右手，如果攻下一關，另兩關不等待攻打就可平定。攻打困難的不如攻打容易的，東關容易攻打，應該首先攻取，這就是黄石公所説的交戰如大風吹動，攻打如河水破堤。”元英擔心敵軍在東部合力抵抗，就派長史李華率領五個統軍攻向西關，分開他們的兵力。親自統領各軍攻打東關。在這以前，馬仙琕派雲騎將軍馬廣率領部衆在長薄屯兵抗拒，軍主胡文超另外駐守松峴。元英到達長薄，馬廣夜晚逃進武陽，元英進軍攻打他。聽説蕭衍派遣他的冠軍將軍彭瓮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救武陽，元英於是放緩出兵時間，説：“放縱他們使其進入這座城中，我先前曾經觀察城中地形，容易攻打，我攻取它如同拾取掉在地上的物件。”各將領不相信。瓮生等人進入武陽後，元英督促圍困攻打，六日後馬廣等人投降。於是進軍攻打黄峴，蕭衍的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放棄城池逃竄。又討伐西關，蕭衍的司州刺史馬仙琕也當即後退逃跑，果然如同元英所策劃的。共擒獲蕭衍的大將六人，部將二十七人，兵士七千人，米四十萬石，軍用物資與此相應。

還朝，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謚曰獻武王。英五子。

回到朝廷，授任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元英逝世，賜給棺材、朝廷禮服一套、帛七百匹，追贈司徒公，謚號爲獻武王。元英有五個兒子。

攸，字玄興，東宫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元攸，字玄興，任東宫洗馬。去世很早，追贈散騎侍郎。

元熙

攸弟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

元攸的弟弟元熙，字真興。爲人好學，傑出

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秘書郎，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黄門侍郎，尋轉光禄勛。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婿也，故歲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秘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

初，熙兄弟并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叉隔絶二宫，矯詔殺懌，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叉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爲心，飽便反噬。遂使二宫阻隔，温凊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横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内外。妄指鹿馬，孰能逾之；王董權逼，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草不除，將爲爛漫。况叉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萼，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既進，文武争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磬義夫之命，掃翦凶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温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翦除元叉，使太后

豪爽有文才，聲名於世，然而輕浮急躁。元英深深擔憂他不是保全家庭的人，時常想廢黜他，立第四個兒子元略爲世子，宗族商議不同意，元略又堅決請求，纔作罷。元熙出仕爲秘書郎，延昌二年繼承封爵，屢經升任至兼將作大匠，被任命爲太常少卿、給事黄門侍郎，不久調任光禄勛。當時領軍于忠執掌朝政。元熙，是于忠的女婿，所以一年中驟然升遷。不久授任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升軍號爲安西將軍，秘書監。不久以本號將軍授任相州刺史。元熙在七月進入治所，這天颳大風下起寒冷的雨，凍死的有二十多人，驢馬幾十匹。元熙聽過祖父從前的事，心中憎惡這件事。又有蛆生在庭院中。

當初，元熙兄弟都爲清河王元懌所親近，等到劉騰、元叉隔斷二宫，假稱詔令殺死元懌，元熙於是起兵，上奏疏説："臣下聽説安危無常，時事有吉祥凶險。臣下早年遇上清明時代，後來遭遇多災多難的時代。自從皇室基業茂盛，九代繼承光大，高祖、世宗，美好的德行相傳。皇太后聖明莊敬自是天生，德行同於馬皇后鄧皇后；皇上神奇聰慧繼承皇位，明察秋毫照耀遠方。四海平安，八方歸附。然而領軍將軍元叉憑藉外戚受寵，在皇帝左右貪得榮耀，以豺狼的心腸，吃飽後就反咬一口。於是使二宫隔斷，生活起居缺失禮節。另外太傅清河王横遭殺害。致使忠誠的臣屬剛强的士人，在朝廷感到頹喪；親信賢士宗室戚屬，在皇宫内外憤恨。隨意指鹿爲馬，怎能超過這；王莽董卓威權相逼，也不能與此相比。臣下仰望宫殿，悲痛地哭泣而生，認爲小草不除，將蔓延遍地。何况元叉如此狂悖作亂，誰能容忍他？臣下愧列宗室支屬，思慮竭盡力量性命，即使粉身碎骨，也甘之若飴。現在興起正義的軍隊，兵士八萬人，大軍進發，文武官員争先恐後，和并州刺史、城陽王元徽，恒州刺史、廣陽王元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等人，共同在本月十四日一起出發。希望上憑祖宗的英靈，下盡正義之士的性命，掃除凶惡的歹徒，肅清京城。臣下親自統領三軍，迅急奔赴國難，布置軍隊在温城，恭敬地接受皇帝旨意。王公宰

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即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蕃屏，寧容坐觀奸醜，虛受榮禄哉?”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噪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叉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

輔，有的世代以忠誠勇烈著稱，有的往日受到恩惠照顧，如能同心協力，消滅元叉，使太后皇上欣然會面，臣下就解下鎧甲遣散兵士，到朝廷謝罪。臣下雖然才能不及前人，位居藩鎮，哪能坐視奸猾惡人不管，空受榮耀俸禄呢?”元熙起兵剛十天，被他的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領一些市民，擊鼓呼叫着進入，殺死元熙的左右四十多人，捉住元熙，放到高樓上，還有他的子弟。元叉派遣尚書左丞盧同在鄴城街市斬殺元熙，傳送首級到京城。

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絶，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僚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

開始元熙的妃子于氏知道元熙必定失敗，不順從他的謀劃，從開始就哭泣不斷，直到元熙死去。元熙受刑前作五言詩，展示給僚屬佐吏説：“正義感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氣節，獻出七尺身。”和相知的朋友告别時説：“平生一片心，殷切托知己。從今入土去，悲傷無盡期。”

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别。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與弟并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黄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勖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

元熙是藩王中的顯貴，加上有才學，愛好奇異人才，交結傑出之士，氣度很高，在當代有好名聲，先輩後輩，多到他的家中造訪。開始元熙鎮守鄴城，知交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人都到河梁餞行，賦詩道别。到元熙將死時，又給知己故交寫信説：“我和弟弟都受到皇太后的賞識寵遇，哥哥占據大州，弟弟入宫侍奉，皇太后殷切的言語神色，恩情如同慈母。現在皇太后被廢黜在北宫，太傅清河王横遭屠殺，主上小小年紀，獨自住在前殿。君主親人如此，無法安心，所以率領兵士民衆在天下建立大義。衹是智力淺短，不久就被囚禁，上愧朝廷，下愧知心好友。本來因名譽道義在心，不能不這樣做，流出腸子粉碎頭顱，又有什麽可説的呢！從前李斯回憶上蔡的黄犬，陸機追想華亭的鶴叫，難道不是因爲隱約没有邊際，一去不復返了嗎？現在想要面對秋日月光，受春風吹拂，踏着芳草，走在花朵樹蔭之下，广泛召集名流，在洛水邊賦詩，還有可能嗎？各位君子，各自恭敬地對待所應做的事，爲國家爲自身，好好以名節自勉，建功立業，爲自己而已，我有什麽可説的呢！”當時人憐惜他。

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决害之，由熙勸奬，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議者以爲有報應焉。

另外元熙在任城王元澄逝世前，夢見有人告訴他説："任城王將死去。死後兩百天以後，你也不能免死。如果你不相信，可試看任城王的家。"元熙夢中看到任城王的房舍，四面墻壁崩塌，没有留下一堵墻。元熙憎惡這個夢，醒後告訴給親近的人。等到元熙死去，果然如同他所夢見的。兄弟三人，時常跟隨元英征伐，在軍中貪婪殘暴，有時因爲接應投降者追擊潰逃者，有斬殺無辜的現象，用來多增殺敵首級，作爲功勞事迹。另外于忠誣陷郭祚、裴植，于忠本意未决定殺害他們，因元熙的勸説慫恿，以至於處死刑，世人以爲冤枉。等到元熙遭災禍，議論的人認爲有報應。

靈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户，謚曰文莊王。

靈太后重掌大權，追贈元熙爲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加原來的封邑一千户，謚號爲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并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兖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景獻，次子仲獻，第三個兒子叔獻，都和元熙同時被殺害。後來追贈景獻爲中軍將軍、青州刺史，用王的禮儀安葬；仲獻爲左將軍、兖州刺史；叔獻爲右將軍、齊州刺史。

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靈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叔獻的弟弟叔仁，因年幼得以保全，和母親于氏流放到朔州。孝昌初年，靈太后詔令叔仁回到京城，歸還他家的財産住宅，繼承先人的爵位。授任他爲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他爲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元琳，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誘

熙弟誘，字惠興。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叉斬之於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謚曰恭。

元熙的弟弟元誘，字惠興。從員外郎逐漸升到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外任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元叉在岐州殺了他，妻子兒女得以不受牽連。追贈他爲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來追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謚號爲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始伯，繼承爵位。擔任給事中。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略

誘弟略，字儁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邃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

元誘的弟弟元略，字儁興。才華氣質比元熙差，而有和順深邃的聲譽。從員外郎逐漸升任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

清河王懌死後，叉黜略爲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托舊識河内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王，邑一千户，宣城太守。

清河王元懌死後，元叉貶降元略爲懷朔鎮副將。没來得及赴任，遇到元熙起兵，和元略書信來往。不久遇上元熙失敗，元略就隱身出逃，依托舊日朋友河内人司馬始賓。始賓就做荻草筏子，夜晚和元略一起渡過盟津，前往上黨屯留縣人栗法光那裏。法光一向重信義，欣然地接納他們。元略的舊日朋友刁雙這時任西河太守，元略又歸附他。停留了一年時間，刁雙纔派侄兒刁昌護送元略暗中逃到長江以東。蕭衍十分厚待尊敬他，封元略爲中山王，食邑一千户，任宣城太守。

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内士庶皆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鑒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

不久徐州刺史元法僧占據城池向南叛變，州内官吏百姓都被法僧挾持逼迫。蕭衍於是任命元略爲大都督，命他前往彭城，接應招誘新歸附的人。元略到達，駐守在黄河以南，被安樂王元鑒打敗，元略僅幾十個騎兵進城。蕭衍不久派遣豫章王蕭綜鎮守徐州，徵召元略和法僧一同返回。元略雖然身在長江以南，自以爲家中遭禍，日夜啼哭，身體如同在喪期之中。又厭惡法僧的爲人，和法僧説話，不曾笑過一次。蕭衍又授任元略爲衡州刺吏，没有赴任。遇到蕭綜獻出城池歸附魏國，蕭綜的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領士兵五千人全被擒獲。肅宗命令有關官員全部遣送江革等人回到南方，憑此來徵召元略。蕭衍於是用充分的禮節遣送元略。

略之將還也，衍爲置酒餞别，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别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禄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敕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略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户。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内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

元略將要返回時，蕭衍爲他設酒宴送别，賜給金銀一百斤，蕭衍的百官，全部送到長江邊告别，派遣他的右衛將軍徐確率領一百多人護送元略到京城。肅宗詔令光禄大夫刁雙到邊界慰問，又下令徐州賜給絹布各一千匹。授任元略爲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户。回到石人驛亭，詔令宗室、親戚、内外百官原先互相認識的，准許到近郊迎接。賜給帛三千匹，房舍一棟，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司馬始賓授任給事中、兼任直

給事中、領直後，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沾賞。

尋改封東平王，又拜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驃騎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唯具臣而已。

尒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謚曰文貞。

子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元纂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聞熙舉兵，因逃奔於鄴，至即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軍、恒州刺史，改封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元義興

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興以别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餘如故。義興妻，趙郡李氏。李頗有婦工，爲尒朱榮妻所親昵。永安中，追封義興燕郡王，邑五百户，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元怡　元肅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

後，栗法光任本縣縣令，刁昌任東平太守，刁雙任西兗州刺史，凡元略所到，給予一餐一宿的地方，無不蒙恩受賞。

不久改封東平王，又被任命爲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照舊。又以本官兼任國子祭酒，升任驃騎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十分寵愛重用他，他受到的委任信賴，差不多和元徽相等。這時天下變亂多，軍隊國家千頭萬緒，元略持守常道保全自己，没有其他的補益，恭敬順從備位充數而已。

尒朱榮，是元略的姑父，元略一向輕視他，元略又阿附於鄭儼、徐紇，尒朱榮對這幾人都記恨在心。尒朱榮進入洛陽，元略在河陰被殺害。以本來官職追贈他，加授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謚號爲文貞。

兒子景式，繼承爵位。武定年間，擔任北廣平太守。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略的弟弟元纂，字紹興，很有軍事謀略。擔任司徒祭酒。聽説元熙起兵，就逃奔到鄴城，到了就被擒獲，和元熙一起死去。被追封爲北平縣公，追贈安北將軍、恒州刺史，改封爲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

兒子子獻，繼承爵位。任涇州司馬時去世。

元熙的異母弟義興，出繼叔父並洛。肅宗初年，授任他爲員外散騎侍郎。等到元熙被害，義興因出繼，所以得以不受牽累。逐漸升任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帝初年，在河陰被害。追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來追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其他的照舊。義興的妻子，是趙郡李氏。李氏很有女紅手藝，爲尒朱榮的妻子所親近。永安年間，追封義興爲燕郡王，食邑五百户，不久改封爲鉅鹿王，又改封爲武邑王。

兒子元述，繼承爵位。天平年間，擔任通直郎。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英的弟弟元怡，出仕爲步兵校尉，改任城

校尉，遷鄯善鎮將。所在貪暴，爲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尒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門校尉，升鄯善鎮將。在任貪婪暴虐，被有關官員所糾察，出逃得以免死。延昌年間，去世。莊帝初年，因是尒朱榮妻子的哥哥，越級追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肅魯郡王，邑千户。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衛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僭立，拜肅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

長子元肅，出仕爲員外散騎侍郎，改任直寢。莊帝初年，封元肅爲魯郡王，食邑一千户。授任散騎常侍，外任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來授任衛將軍、肆州刺史。他的弟弟元曄僭越登位，任命元肅爲侍中、太師、録尚書事。不久改任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没有到任。永熙二年逝世。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號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

子道與，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道與，繼承爵位。授任他爲前將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曄

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秘書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户。出爲太原太守，行并州事。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尒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等所廢。前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户。出帝初，坐事賜死於第。無子，爵除。

元曄字華興，小名盆子。性格輕浮急躁，身體健壯。出仕秘書郎，逐漸升任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年，封爲長廣王，食邑一千户。外任爲太原太守，代行并州事務。尒朱榮死後，世隆等人逃回并州，和尒朱兆在建興會合，於是推舉元曄爲君主，大赦境内，年號爲建明。不久被世隆等人所廢黜。前廢帝即位，封元曄爲東海王，食邑一萬户。出帝初年，因事獲罪被賜死在家中。没有兒子，爵位削除。

城陽王元長壽 元鸞 元徽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謚康王。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被任命爲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外任爲沃野鎮都大將。性情聰慧，善於安撫結交，在鎮所很有威名。延興五年逝世，謚號爲康王。

長子多侯，早卒。

長子多侯，過早去世。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頻爲北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

次子元鸞，字宣明。開始出繼叔父章武敬王，等到哥哥去世，返回繼承父親爵位。身高八尺，腰粗達到十圍，以武藝過人出名。接連擔任北都大將。高祖時，任命他爲外都大官，又外任爲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設州，任命元鸞

立州，以鷥爲凉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

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討，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鷥留守。及開建五等，食邑一千户。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内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瑕丘，鷥請罪行宫。高祖引見鷥等，責之曰："卿等總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兹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削户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户。除冠軍將軍、河内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鷥愛樂佛道，修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鷥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户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奸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鷥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禄一周，微示威罰也。"

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吊，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游擊將軍，出爲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

爲凉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其餘職位照舊。

後來到京城朝見。遇皇帝向南討伐，命令他兼任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前往鄴城，詔令元鷥留下守衛京城。到設立五等諸侯時，賜給食邑一千户。授任他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内山陽東郡諸軍事，和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打赭陽，没攻下來，失敗退回。這時高祖前往瑕丘，元鷥到行宫請求治罪。高祖接見元鷥等人，責備他們説："你們統領兵士，按道義應該奮勇有節操，却進不能攻下賊寇城池，退不能消滅這些小股敵寇，損害國家聲威，罪應處死。我改革剛開始，事情從寬處置，現在免除你們的死罪，城陽王貶爲定襄縣王，削減食邑五百户。在古代，軍隊出行一定載上宗廟社稷的牌位，用來顯示威信恩惠各有歸屬，現在在社稷牌位前質問你們的敗軍之罪，來昭明你們的過失。"後來因留守的功勞，恢復本來的封爵，增加食邑二百户。授任冠軍將軍、河内太守，改任并州刺史。世宗初年，授任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來改任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元鷥崇敬佛教，修持五條禁戒，不喝酒吃肉，長年齋戒。修建佛寺，勸導帶領百姓，共同承擔土木營造的辛勞，公私的耗費紛擾，成爲民衆的大患。世宗聽説後下詔説："元鷥是宗室中有德行的親屬，在大州做州牧，民衆繁盛，以安撫寧静爲囑托，應該克制自己磨礪誠心，崇尚清廉樹立恩惠，却驟然加以徵調，專門做煩擾的事，民户嘈雜，家家懷有嗟嘆怨恨。北方各州土地廣闊，是奸猾動亂産生的地方。依據法律推究過錯，應該加以整肅罷黜，因元鷥是皇帝的親屬，感情上不忍心，可派遣使者，以道義督察責備，剥奪一年的俸禄，稍微表示懲罰。"

正始二年逝世，這年三十八歲。贈帛六百匹，詔令中書舍人王雲宣讀旨意前往吊祭，追贈元鷥爲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懷王。

兒子元徽，字顯順。粗略涉獵書籍史册，比較有行政才能。世宗時，繼承封爵。授任游擊將軍，外任爲河内太守。在郡中清廉端正，有聲

徽拜長兼散騎常侍。

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啓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

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頹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内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奸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毁，頗亦實焉。

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宫，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户，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勳義。"徽爲莊帝親待，内懼榮寵，

譽。徽召入京任命爲長兼散騎常侍。

肅宗時，授任右將軍、涼州刺史。元徽因路途遥遠，執意請求不赴任。授任爲散騎常侍。這一年，授任爲後將軍、并州刺史。在這以前，州界内夏季有霜降，莊稼不成熟，百姓逃散，安心農業的人少。元徽到了就打開糧倉賑濟他們，文武官員都一起勸阻。元徽説："從前汲長孺，一個郡守而已，還擅自打開糧倉，拯救民衆的災難，何況我是皇室親屬，受任主持大鎮，哪能拘泥於成法而不解救民衆的困苦呢?"於是先供給後上奏疏。肅宗嘉獎了他。加授安北將軍。後來任命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早上接到晚上出發。元徽因將到秦州，請求前往朝廷恭敬任命，又上奏執意陳述，請求不任其職。改授元徽爲輔國將軍，加授度支尚書，升軍號爲鎮軍將軍。這時，戰争不斷，國家軍隊屢次失敗，元徽因軍隊費用高，獻上封國的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來資助軍事用度。肅宗不接受。又以本來官職兼任吏部尚書，加授侍中、征東將軍，調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任命爲尚書左僕射，改任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堅决推辭不受任，准許解除侍中，然後接受詔書。不久授任尚書令，加授開府、西道行臺，没到任。

這時靈太后專權，朝廷綱紀敗壞。元徽位居重任後，没有匡正補助，和鄭儼一些人，互相阿附。他外表看似柔弱謹慎，内心多有猜疑忌恨，一點點怨恨，必定設法報復。有見識的人憎恨他們。又不能防備他的妻子于氏，于氏就和廣陽王元淵通奸。等到元淵受命主持軍府，每有上奏，論説元徽的罪過，雖然有誣陷詆毁之嫌，也有比較多的實情。

莊帝登位，任命元徽爲司州牧，不久授任司徒，仍兼州牧。元顥進入洛陽，元徽跟隨莊帝向北巡視，等到皇帝回宫，因參與謀劃的功勞，授任他爲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授儀仗、鼓吹，增加封邑連同從前共二萬户，其他官職照舊。元徽上奏推辭官職封邑，前後多次奏告。又上奏説："黄河邊的功勞，是將領士兵的功勞，請求歸還所封授的，加給那些建功立義的人。"

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

元徽爲莊帝所親近厚待，内心畏懼尒朱榮的寵幸，所以有這個推辭，來防止外面的議論。莊帝懂得他的意思，准許他辭去封邑，不同意他推讓官職。

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内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録尚書事，總統内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决。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并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吝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采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

元徽後來的妻子，是莊帝舅舅的女兒。侍中李彧，是皇帝的姐夫。元徽性格奸巧諂諛，善於曲從討好，挾内親外戚的旨意，宗室親屬没有人可和他相比。於是和李彧等人勸説皇帝圖取尒朱榮，莊帝也先有這個心意。尒朱榮死去，世隆等人屯駐不解散。授任元徽爲太保，隨之任大司馬、宗師、録尚書事，總領内外事務。元徽本意認爲尒朱榮死後，部屬自然會四散逃跑。等到尒朱宗族聚集謀圖作亂時，元徽想不出策略，僅憂慮害怕而已。他性格很妒忌别人，不願意别人有超出自己之處。每次入宫參與密謀决議，獨自和皇帝决斷。朝廷大臣中有獻上軍隊國家計劃策略的，他都勸皇帝不采納，却説小賊寇何必擔憂不能掃除。又吝嗇財物，無論是私人還是國家都如此。於是有所賞賜，都拿出得很少，有時多了就中途減少，給與了又追回來。白白浪費財物，恩惠不能感動人。莊帝一向簡略狹隘，也格外爲元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是元徽任司徒時的司馬，元徽對待他比較優厚。李苗時常獻上忠誠的意見，元徽自以爲得意，多不加以采納。李苗對别人説："城陽王本來是胡蜂一樣的眼睛，豺狼般的聲音又將露出來了。"

及尒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内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尸於尒朱兆。

等到尒朱兆入宫，守衛兵士四散逃奔，莊帝走出雲龍門。元徽騎馬奔跑，皇帝接連呼喊他，元徽不回頭而離去。於是跑到山南面，到了舊日屬吏寇彌的房舍。寇彌外表上雖然接受他，内心不放心，就恐嚇元徽説，官府的搜捕將要到來，讓他到其他地方躲避。派人在路上攔截殺害，送尸體給尒朱兆。

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

出帝初，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司州牧，謚號爲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元延，繼承爵位。武定末年，官位到太子中庶子。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徽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

元徽的哥哥顯魏，擔任給事中、司徒掾屬。

卒，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

元顥恭

徽次兄顥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户。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爲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荆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乃除顥恭使持節、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晋州刺史。尒朱兆入洛後，死於晋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并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彦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顥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户。武定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元太洛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

元彬　元融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爲使持節、都督東秦豳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婪削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静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

去世，追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

元徽的第二個哥哥顥恭，字懷忠。任揚州别駕，因軍功封爲平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孝莊帝初年，授任北中郎將，升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召入任安東將軍、大司農卿。不久授任中軍將軍、荆州刺史。莊帝殺死尒朱榮後，就授任顥恭爲使持節、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晋州刺史。尒朱兆進入洛陽後，顥恭死在晋陽。出帝初，追贈顥恭爲衛大將軍、并州刺史，再次追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兒子彦昭，繼承爵位。武定年間，任漁陽太守。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顥恭的弟弟元旭，字顯和。莊帝時，封爲襄城郡王，食邑一千户。武定末年，官位到大司馬。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逝世。追贈他爲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號爲敬。没有兒子。高祖初年，命南安惠王第二個兒子元彬爲他的後嗣。

元彬，字豹兒，繼承爵位。勇猛健壯有武藝。外任爲使持節、都督東秦豳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因貪婪被削奪封爵。這時吐京胡反叛，詔令元彬爲持節、代理平西將軍、行汾州事，率領并州肆州的軍隊前往討伐他們。平定胡人後，又授任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人去居等六百多人，據守險阻謀圖反叛，煽動同族人。元彬請求調撥軍隊二萬人，有關官員上奏准許他。高祖大發脾氣説："哪裏有調動兵馬的道理呢！可根據實際情況整肅治理，如果不能變通方法達到安寧，必須調大軍的，就先斬殺刺史，然後調遣兵馬。"元彬接到詔書大爲恐懼，而率領州中軍隊，走在將領士兵前面，討伐胡人平定他們。太和二十三年去世。賜給錢十萬文、絹二百匹，贈給本

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秘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將軍。

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没，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别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敕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

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秘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禄大夫。

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謚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朗，即後廢帝，語在《帝紀》。

子黄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

來的官職，加授散騎常侍。元彬有五個兒子。

長子元融，字永興。儀容華麗，身材魁梧，性格曠達坦率，有豪氣。高祖時，被任命爲秘書郎。世宗初年，恢復先人的爵位，授任爲驍騎將軍。

蕭衍派遣將領，侵犯進逼淮陽，梁城淪陷，詔令元融爲假節、征虜將軍，另外率軍向南討伐，大量殺傷賊寇兵士，收復梁城。這時，揚州刺史元嵩被奴僕殺害，命令元融代行揚州事務。不久授任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

到世宗逝世時，兼任司空，營建景陵。被任命爲宗正卿，以本來官職代行瀛州事務，遇疾病没有到任。没過多久，授任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回京任秘書監，調任中護軍，升軍號爲撫軍將軍，兼任河南尹，加授征東將軍。性格特别貪婪殘暴，任意聚斂財物，被中尉糾舉彈劾，削除官職爵位。汾州夏州的山胡叛亂，聯合正平、平陽，詔令恢復元融從前的封爵，任征東將軍、持節、都督去討伐他們。元融謀略很少，被山胡打敗。時間長了，加授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禄大夫。

後來賊寇頭領鮮于脩禮侵犯瀛定二州。長孫稚等人討伐他，失敗。授任元融爲車騎將軍，擔任前驅左軍都督，和廣陽王元淵等人共同討伐脩禮。軍隊渡過交津，葛榮殺死脩禮而自己登位。轉移軍營到白牛邏，以輕裝騎兵攻打元融。元融苦戰一整天，没有外面的增援，於是大敗而逃，在軍陣中被殺。肅宗在東堂爲他舉行喪事，賜給棺材、朝廷禮服一套、彩色絲織品二千八百段，追贈他爲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號將軍、司空、雍州刺史。不久因元融爲國事而死，進贈司徒，加授前後部鼓吹。謚號爲莊武。

兒子景哲，繼承爵位。武定年間，擔任開府儀同三司。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景哲的弟弟元朗，就是後廢帝，記載在《後廢帝紀》。

兒子黄頭，繼承爵位，封爲安定王，改封爲

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元凝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恒州征虜録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尒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户。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彦友，襲。武定中，光禄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元湛

凝弟湛，字鎮興。起家秘書郎，轉尚書左士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户。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興。卒於秘書丞。贈平東將軍、秘書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元胡兒　元思譽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謚曰康。

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爲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爲鎮北將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恒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恕死，削封爲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謚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彦。世宗時，襲

安平王。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融的弟弟元凝，字定興。出仕爲恒州征虜録事參軍，屢經升任到護軍長史。元凝的姑母，是尒朱榮的妻子。莊帝初年，封爲東安王，食邑五百户。授任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改任濟州刺史，仍爲本號將軍。永熙二年逝世，追贈他爲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兒子彦友，繼承爵位。武定年間，擔任光禄大夫。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凝的弟弟元湛，字鎮興。出仕爲秘書郎，改任尚書左士郎中，調任廷尉少卿。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他爲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他爲漁陽王，食邑五百户。

兒子元俊，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湛的弟弟元晏，字俊興。任秘書丞時去世。追贈他爲平東將軍、秘書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逝世。追封樂陵王，追贈征北大將軍，謚號爲康。

胡兒没有兒子。顯祖詔令胡兒哥哥汝陰王天賜的第二個兒子永全過繼他，繼承封爵，後來改名爲思譽。高祖初年，蠕蠕侵犯邊境，任命思譽爲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來授任爲使持節、本號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外任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授領護東夷校尉，改任爲鎮北將軍，代理鎮北大將軍，高祖在光極堂接見百官，對思譽説："恒州代州路途遥遠，舊都城意義重大，所以委屈叔父遠行去擔此重任，不可不恭敬謹慎面對職責，以符合我對你的期望。"等到穆泰陰謀作亂，思譽知道而不報告，被寬恕免去死罪，削除封爵爲平民。太和末年，恢復他的王爵。正始四年逝世。追贈他爲光州刺史，謚號爲密王。

兒子景略，字世彦。世宗時，繼承封爵。任

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豳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匹，謚曰惠王。

命他爲驍騎將軍，授任持節、冠軍將軍、豳州刺史。熙平元年逝世。追贈本號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匹，謚號爲惠王。

子霸，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元霸，字休邦，繼承爵位。武定年間，擔任鉅鹿太守。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景略的弟弟慶略，擔任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兒子子政，擔任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恒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慶略的弟弟洪略，擔任恒農太守、中軍將軍、代理東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洪略的弟弟子業，擔任平原太守。

安定王元休　元燮　元超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

安定王元休，皇興二年封，被任命爲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元休年輕而聰明，理事決斷很受稱道。

高祖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入爲内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户。

高祖初年，庫莫奚侵犯邊境，任命元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元休安撫防範有方略，賊寇於是歸附。入京擔任中都大官。蠕蠕侵犯邊境，外任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元休身先士卒，攻打賊寇趕走他們。入京擔任内都大官，升任太傅。等到設立五等諸侯，食邑二千户。

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奸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奸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

皇帝向南征伐，元休兼任大司馬。高祖親自巡視各軍，遇到元休以三個盜賊在六軍示衆，將斬殺他們，下詔赦免三人。元休堅持説："陛下將要肅清遠方的衡霍，所以親自統領六軍，長途跋涉住在野外，軍隊剛開始出發，已有人奸猾盜竊，如果不斬殺，如何平息偷盜？請一定施行刑法，來肅清奸猾邪惡。"詔令説："大司馬執行法典，的確應該如此。衹是由於緣分，我聽説君王的法式，也時常有不依常規的恩澤，雖然違背軍法，可特地原宥他們。"元休這纔奉行詔書。高祖對司徒馮誕説："大司馬嚴明執法，各軍不可以不謹慎。"於是六軍整肅。定都洛陽，元休跟隨皇帝前往鄴城。命令元休率領護駕的文武官員，到平城迎接家眷。高祖親自在漳水以北爲元休餞行。

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

十八年，元休患病，高祖前往他的第宅，流

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薨，贈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改服錫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吊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黄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饗廟庭。

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晋、芮錫壤，然胡夷内附，遂爲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奥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潤，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譚諂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采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己，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况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豳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

着眼淚慰問疾病，宫廷使者送醫藥，在道路上往來不斷。逝世，贈帛三千匹。從逝世到出殯，皇帝三次前往。高祖到他門前，改穿細麻所製的喪服，白帽上結上麻帶。皇太子、百官都隨從吊祭行禮。等到將要安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號爲靖王。詔令假黄鉞，加授儀仗、鼓吹、衛士、佩帶木劍者六十三人，都依照三老尉元的儀式。高祖親自送出郊外，悲慟哭泣而返回，各王的恩惠禮儀無人可和他相比。世宗時，在宗廟配祭。

長子元安，幼年時過早去世。

次子元燮，被委任爲下大夫。世宗初年，繼承爵位任太中大夫，被任命爲征虜將軍、華州刺史。元燮上奏疏説："恭謹思慮州治李潤堡，雖然是少梁舊地，晋國、芮國分封的土地，然而外族歸附，於是成爲戎人聚集居住的地方。城池不是前代舊城名稱，便自建國之初，是護羌校尉的小城堡。等到改鎮設郡，靠山設立州城，利用糧倉府庫，没改正名稱地域。私下以爲馮翊古城，在羌人魏國兩族民衆的交接、許昌洛水水陸交會的地方，是先漢的東部輔弼，皇魏的西部翼衛，名勝古城，實爲西部藩鎮腹地。現在州的治所，豈止不是舊地，簡直是住在山崗上從深澗取水喝，水井山谷污穢雜亂，上下辛勞，來往幾里路。背後説長道短，虧損禮樂教化。不如馮翊，面對華山渭水，環繞平原州澤，井水淺池塘平，打柴放牧富饒廣闊。從華陰采集材料，陸路運輸七十里；從龍門砍伐木頭，順流而下。增削舊城墻，工程節省用力不多，人們各自爲自己，不以爲辛勞。從前宋國民衆没有井，掘井後欣然得到人心；何况全城没有水，得到水後能不家家慶賀嗎？私下聽説前任刺史，不是没有這個心意，有的遇上戰事，有的碰到災年，因此離合，拖延到現在。去年已經收成不錯，秋天又將大豐收，四境安定，京城没有事件。男丁不用十文錢的耗費，每人没有八十天的辛勞。損失輕微受益重大，乞求明鑒批准。"世宗於是下詔説："一勞永逸，准許遷移。"後來授任征虜將軍、豳州刺史。延昌四年逝世。追贈本號將軍、朔州刺史。

兒子元超，字化生。肅宗初年，繼承爵位。

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禄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尒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當時因胡國珍封安定公，元超改封北平王。被任命爲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不久授任光禄大夫，兼將作大匠。後來恢復本來的封爵。尒朱榮進入洛陽，元超避難到洛水以南，遇賊寇被害。莊帝初年，追贈他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兒子孝景，繼承爵位。武定年間，任通直郎。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願平

燮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遷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成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疏，每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强奸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元燮的弟弟願平，冷酷狂妄没有操行。高祖末年，被任命爲員外郎。世宗初年，調任給事中。狂悖邪惡日益嚴重，殺人搶劫，成爲官府百姓的禍患。世宗因他是近親，不忍心以法律處治，就免他的官職，囚禁他在單獨的客館。客館名叫愁思堂，希望他能反省。世宗逝世，願平纔得以出客館。靈太后臨朝聽政，因他殘暴作亂不改正，下詔説："願平的志向品行輕浮粗疏，時常違背法典，可回到客館，依照從前囚禁起來。"很久以後，解除禁閉回到家中，交給師傅嚴加教誨輔助。後來被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因在兒女面前脱光妻子王氏衣服，又在岳母的旁邊强奸妻子的妹妹而獲罪。御史中丞侯剛判定他没有人道，處以死刑，用絞刑，遇大赦免於一死，貶爲員外常侍。孝昌年間，去世。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閤將軍。尋爲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没吐谷渾。

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户。齊受禪，爵例降。

願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爲城民華延明所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兒子元緒，擔任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年，擔任直閤將軍。不久擔任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後來竟淪落到吐谷渾。

兒子長春，擔任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年，封爲南郡王，食邑五百户。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願平的弟弟永平，擔任征虜將軍、南州刺史。被市民華延明所殺害。太昌初年，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的弟弟珍平，擔任司州治中。

兒子叔遵，擔任員外散騎常侍。

元貴平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

珍平的弟弟貴平，擔任羽林監，改任射聲校

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户。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加武衛將軍，兼侍中，爲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爲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晋陽。後還洛。

前廢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作逆，賊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守，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之。還，除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貴平人才險薄，爲出帝所信。出爲青州刺史，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疏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内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尉。莊帝初年，授任散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食邑一百户。授任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殺死尒朱榮後，加授武衛將軍，兼侍中，擔任河北、山東慰勞大使。到達定州東北，被幽州大都督侯淵所拘捕，送到晋陽。後來回到洛陽。

前廢帝時，以本身官職代行青州事務，遇上當地人崔祖螭作亂，賊寇十分强盛，包圍逼迫東陽一百多天。貴平率領市民固守，又命令將領士兵打開城門交戰。救援大軍趕到，於是擒獲祖螭等人，殺了他。返回後，授任車騎將軍，加授散騎常侍，升任左衛將軍、宗師，又升任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貴平爲人陰險刻薄，被出帝所信任。外出任青州刺史，又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被幽州大都督侯淵所謀害。

史臣曰：對南安王的行事考察始終，善不掩惡。元英有將帥才能，有名於當時。元熙、元略兄弟，早先在民衆中傳有聲譽，或才能不足而抱負大，或器量狹小而職任多，都不能成就功名，全死於非命，是可惜的。康王壽命不長，元鸞振興家世的名聲。元徽弄巧設詐矯揉造作，對外諂媚内心妒忌，永安年間的禍患，誰承擔責任？好像他的死，本是應該的呀！章武王、樂陵王，大概不值得一提。靖王聰明果斷聲威顯赫，太和年間受到稱贊，是美好的。

魏書卷二十

列傳第八

文成五王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王早薨，無傳。

文成皇帝有七個兒子。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元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元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元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元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元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元安平，哀王逝世早，沒有傳記。

安樂王元長樂　元詮　元鑒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爲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爲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

安樂王元長樂，皇興四年封爲建昌王，後來改封安樂王。長樂性格端莊，顯祖器重喜愛他。承明元年被任命爲太尉，外出任定州刺史。鞭撻豪强，羞辱士人，多不奉行法度，爲人們所厭惡。百姓前往朝廷控告他的罪過，高祖處罰責打長樂三十棒。長樂貪婪暴虐更爲嚴重，因有罪被徵召到京城。後來和內行長乙肆虎謀劃作亂，事情敗露，被賜令在家中自殺。用王的禮儀安葬，謚號爲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植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

兒子元詮，字搜賢，繼承爵位。世宗初年，擔任涼州刺史。在州中貪婪污濁，政事以賄賂而辦成。後來授任定州刺史。等到京兆王元愉謀反，假稱國家有變亂。在北方的州鎮，都懷疑朝廷有嫌隙，派遣使者觀察元詮的行動。元詮把情況全部報告朝廷，州鎮安定。元愉逃往信都，元詮和李平、高植等人四面包圍放火，元愉衝開城門而逃出。不久授任元詮爲侍中，加上首先報告的功勞，授任尚書左僕射。逝世，謚號爲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

兒子元鑒，字長文，繼承爵位。後來授任相

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既庸才，諸弟粗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伐葛榮。隨之兼任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和都督裴衍共同援救信都。元鑒是個平庸的人，幾個弟弟粗魯暴躁，看到天下多事，就謀圖反叛，投降依附葛榮。都督源子邕和裴衍共同包圍元鑒，斬下他的首級傳送到洛陽，詔令改變他的元姓。莊帝初年，准許恢復本來的族姓，又特地恢復元鑒的王爵，追贈司空。

元斌之

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元鑒的弟弟斌之，字子爽。邪惡没有操行，等到和元鑒反叛，失敗，就投奔葛榮。葛榮滅亡，得以返回。出帝時，被封爲潁川郡王，委托給心腹的職責。皇帝進入函谷關，斌之投奔蕭衍，後來回到長安。

廣川王元略　元諧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期親者爲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衰而吊。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黄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爲若期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

廣川王元略，延興二年封。擔任中都大官，聰明敏捷，判案公平。太和四年逝世，謚號爲莊。

兒子元諧，字仲和，繼承爵位。十九年逝世。詔令説："我的宗室多難，堂弟元諧逝世，悲痛如刀切割，不能停止。在古代，大臣的喪事，有三次前往的禮儀，這大概是三公以上的官員。至於卿大夫以下，故應。闕從漢朝以後，大都没有這種禮儀。我想遵循古代典章，哀傷的表現依據情懷，雖然以尊貴的身份降臨，私下的悲痛得以平伏。想要使各王有服喪一年的親屬者爲之前去三次，大功的親屬爲之前去兩次，小功緦麻的親屬爲之前去一次。廣川王在我屬大功親屬，一定要兩次前往。兩次前往，要在尸體入棺的日子，親自前往盡情表達哀傷，穿喪服以後，以細麻布衣服前往吊祭。出殯後的細麻布，按道理是没疑問的，入棺時前往，應當怎樣呢？是應在開始喪事時撫棺痛哭，還是在蓋上棺材時盡情哀悼呢？早晚的適宜時間，選擇適中者。"黄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人議論説："三次前往的事情，是出自古代禮儀，到了漢魏時期，實行的人稀少。陛下至高的聖明慈愛仁厚，正遵循前代軌迹，心意一定要表達哀傷，思慮要和守喪的

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晋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玆厥後，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親屬共同悲痛。臣下等人以爲如果服一年喪期者三次前往，大功的親屬應前去兩次。辦喪事的開頭，哀傷到了極點，既是因情感降臨，應在辦喪事的開始。入棺時前往，當如聖旨所言。”詔令說：“魏晋以來，親自前往的禮儀大都缺略，至於親戚中的大臣，必定在東堂哭吊他。不久前大司馬、安定王逝世，我在前往以後，又再在東堂慰問，現在的事情，應該再哭吊嗎?”崔光等人議論説：“東堂的哭吊，大概是因不前往的緣故。現在陛下親自安撫看望，群臣隨從，臣下等人商議，以爲不應該再哭吊。”詔令說：“像大司馬服屬尊貴地位重要，必定在東堂哭吊，而廣川王是始封王的兒子，又年歲地位還輕，你們議論這件事，我没有不同意見。”元諧將要入棺，高祖穿素色的禮服哭吊他，進入房屋，哀傷至極，撫摸尸體後出來。有關官員上奏，廣川王的妃子在代京逝世，不明白是以新近的尊貴隨從舊日的卑微，還是舊日的卑微前來依從新近的尊貴。詔令說：“遷到洛陽的人，從此以後，都可埋葬在邙嶺，全不能接近於恒山代京的墳墓。凡是丈夫先埋葬在北方，妻子現在在南方死去，妻子隨從丈夫，應運回代京埋葬；如果要運父親尸體去接近母親墳墓，也可准許他們。凡是妻子埋葬在恒山代京，丈夫死在洛陽，不能以尊貴去接近卑微；如果要運母親尸體去接近父親墳墓，也應准許他們；如果不葬在一起也准許他們。如果不在埋葬限制之内，本人在代京死去，埋葬在那裏這裏，都可聽憑他們。凡是户口屬於恒燕地區，本人在洛陽爲官，去留何者爲宜，也依從他們的選擇。凡屬於各州的人，各自可聽憑本人意願。”下詔追贈元諧爲武衛將軍，謚號爲剛。等到安葬，高祖親自前往送葬。

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兒子靈道，繼承爵位。去世，謚號爲悼王。

齊郡王元簡　元祐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内都大官。高祖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

齊郡王元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擔任中都大官。元簡的母親，是沮渠牧犍的女兒。元簡的性格外貌特别像外祖父。後來擔任内都大官。高祖曾經和元簡在皇信堂一起朝見文明太后，元簡位在皇帝的右邊，施行家人的禮節。升

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絶，不自勝任，但虚頓床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世宗時，改謚曰順。

爲太保。高祖仁慈孝順，因伯父叔父死喪，活着的僅有元簡，每次會見，站着等待他，等他坐下了，致以禮敬詢問起居，制止元簡叩拜伏地。元簡生性喜愛喝酒，不能處理官府和私人的事情。妻子常氏，是燕郡公常喜的女兒，文明太后把她賜給元簡。她料理家務麻利幹練，較多地節制禁止元簡飲酒，以致元簡偷酒喝，乞求婢女侍從，最終不能禁止。二十三年逝世。當時高祖病重，下詔説："叔父逝世，悲痛思念摧折内心，不能忍受，祇因卧病在床，不能前往，將帶病發布喪事。"謚號爲靈王。世宗時，改謚號爲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兒子元祐，字伯授，繼承爵位。母親常氏，高祖因不以禮儀嫁娶，不准許她爲妃。世宗因母親由兒子得立而尊貴，下詔特地封爲齊國太妃。元祐擔任涇州刺史。逝世，謚號爲敬。

河間王元若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河間王元若，字叔儒。十六歲時，没獲封爵而逝世，追封河間王，謚號爲孝。詔令京兆康王的兒子太安爲他的後嗣。太安對元若來説是堂弟，不合乎做後嗣的道理，廢黜了他，以齊郡王的兒子元琛繼承元若的爵位。

元琛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多所受納，貪婪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宫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屢爲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衆走還。内侍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爲民。尋復王爵，

元琛字曇寶，年幼時機敏聰慧，高祖喜愛他。世宗時，任命他爲定州刺史。元琛的妃子，是世宗舅父的女兒，高皇后的妹妹。元琛仗恃内親外戚，收受賄賂很多，貪婪到了極點。等回到朝廷，靈太后下詔説："元琛在定州，僅僅没有把中山宫帶回來，其餘的没有什麽不羅致，怎麽能再加任用呢？"因此就被廢黜在家中。元琛因肅宗開始求學，獻上塗金粉字的《孝經》。又没有辦法自求顯達，就與劉騰交往做他的養子，賄賂劉騰的金銀財寶以萬萬計數。劉騰多次爲他説話，纔得以兼任都官尚書，外出任秦州刺史。在州中聚斂財富，百姓哀嘆。遇東益、南秦二州氐人反叛，詔令元琛擔任行臺，不久充當都督，返回代行州中事務。元琛性格貪婪暴虐，統領軍隊行臺後，貪求欲念没有滿足，對百姓的禍害，比虎狼更厲害。進軍討伐氐人羌人，大受摧折，士兵死亡的以千計數，率領部衆逃回。在朝中仗恃

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晋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劉騰，對誰也不畏懼，被中尉糾察彈劾，遇上大赦，除去名籍成爲平民。不久恢復王爵，後來討伐鮮于脩禮，失敗，免除官職爵位。後來討伐汾晋地區的胡人、蜀人，在軍隊中去世，追復王爵。

安豐王元猛　元延明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减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黄門侍郎。

延明既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産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并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

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携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

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贊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

安豐王元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授侍中。外出任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元猛寬厚仁慈英勇剛毅，十分有威望謀略，戎族人畏懼喜愛他。在州中逝世。追贈他爲太尉，謚號爲匡。

兒子延明，繼承爵位。世宗時，授任太中大夫。延昌初年，年成大饑荒，延明於是减省家中財産，來拯救賓客幾十人，并且供養他們的家庭。到肅宗初年，擔任豫州刺史，十分有政績，屢經升遷到給事黄門侍郎。

延明博覽群書，加上有文才，搜集圖書一萬多卷。性格清廉節儉，不經營家産。和中山王元熙以及弟弟臨淮王元彧等人，都以才學聲望聞名於當代。雖然風度靈敏趕不上元熙、元彧，而研習古事淳樸篤實超過他們。不久升爲侍中。詔令他和侍中崔光撰作服飾車馬制度。後來兼任尚書右僕射。因延明學識廣見聞多，命令他監察鐘鼎碑碣事務。

等到元法僧反叛，詔令延明擔任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指揮各軍事務，和都督臨淮王元彧、尚書李憲等人討伐法僧。蕭衍派遣他的豫章王蕭綜鎮守徐州。延明原來在徐州爲刺史，很得民衆擁戴，招集懷柔舊轄地，遠近的人歸附他。蕭綜投降後，延明就率軍隊乘勝出擊，收復東南的疆域，到達宿豫而返回。調任都督、徐州刺史。徐州接連經受戰事，人口稀少，延明招集新舊民衆，人們都安居樂業，百姓都歸附。

莊帝時，延明任兼尚書令、大司馬。等到元顥進入洛陽，延明接受元顥的委任，率領軍隊守衛河橋。元顥失敗，延明於是帶領妻子兒女投奔蕭衍，死在長江以南。莊帝末年，靈柩被運回。出帝初年，追贈延明爲太保，王爵照舊，謚號爲文宣。延明所寫作的詩賦贊頌碑銘誄文有三百多

《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

篇，又撰寫《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釋《帝王世紀》和《列仙傳》。又因河間人信都芳精於計算方法，招他在館舍中。延明所撰寫的古今音樂之事，《九章算術》十二圖解，又收集《器準》九篇，信都芳另外爲它們作注，都流傳於世間。

魏書卷二十一(上)

列傳第九(上)

獻文六王(上)

咸陽王　趙郡王　廣陵王　高陽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獻文皇帝有七個兒子。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元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元幹、高陽文穆王元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元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元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元詳。元勰另外有傳記。

咸陽王元禧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閑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誡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誡禧等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恒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

咸陽王元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下令說："除非生而知之，都由學習教誨，皇子皇孫，教導沒有樹立，溫習舊知識求得新體會，還有缺略。可以在悠閑安靜的地方，另外設置學館，選擇忠誠信實見聞廣博的人做老師，來培養造就他們。"高祖以幾個弟弟掌管三個都城，告誡元禧等人說："你們是國家最親近的人，都年紀小而責任重，三個都城的判案，特別應該用盡心思。不能拿刀而派人割裂錦緞，不是損傷錦緞者的過錯，實爲給刀者的責任。都應修養身心謹慎行動，不要有過失差錯。"文明太后也告誡元禧等人說："你們的哥哥繼承先人業績，掌管各項事務，警懼小心，總是擔心不能勝任。你們所治理的地方雖然小，也應細心思慮。"高祖又說："周文王小心翼翼，心中求取福祉。如果有周公的才能，假使他驕傲而且吝嗇，其餘的德行就不值得一談。你們應該小心謹慎，不要自我驕傲懈怠。"元禧外任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在南郊

遣使告禧，因而誡之。

爲他餞行。又把濟陰王元鬱違法被賜自殺的事，派遣使者告訴元禧，藉此告誡他。

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爲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爲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叙意，加禧都督冀、相、兖、東兖、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

後來元禧到京城朝見，高祖對王公們說："皇太后往日因朝廷禮儀缺略，於是命令百官要再撰作編輯，現在將要完成太后遺願，各位以爲可行否？應各加回答，不要表面順從。"元禧回答說："禮儀制度的事情，使用捨去各依據時代，然而民衆可以使他們遵循制度，不能够使他們知道所以然。臣下以爲應繼承先人志向，完備地施行朝廷儀式。"高祖贊同他的話。下詔說："仲尼在鄉里，還顯得謙卑恭順，周文王做世子，謙虚恭敬地求取道理，元禧等人雖然并蒂沐浴皇室光輝，能不尊敬崇尚老師嗎？所以爲他們設置老師，以增加美好的德行。廷尉卿李冲可做咸陽王的老師。"元禧將要回到州中，高祖親自爲他餞行，賦詩表達心意，加授元禧爲都督冀、相、兖、東兖、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

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户爲之，深爲高祖所責。詔曰：

這時，王國舍人應該録取八個家族和清高有修養的門户中人，元禧録取任城王的隸屬户擔任，深受高祖的責難。詔令説：

> 夫婚姻之義，曩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鵲巢》載于《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兹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爲嘆。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潁川

> 婚姻的意義，往日所尊崇，求取賢人選擇佳偶，歷代所慎重，所以剛柔標舉於《易經》，《鵲巢》記載在《詩經》中，是用來强調夫婦的道理，贊美用心專一的德行，匹配君子，流傳美名到後代的。那麽婚姻，和合兩個姓氏的友好，聯結其他宗族的親密，上用以侍奉宗廟，下用以延續後代，一定要恭敬謹慎穩重端莊而後親近。夫婦親近了，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是就完備了。太祖登位，開始稽考遠古準則，而治理亂世開創大業，日夜没有閑暇。至於諸王下聘成婚的禮儀，宗室婚姻的鑒戒，有時得到賢明善良的妻子，有時是不和諧的配偶。從這以後，風尚逐漸缺略，都是人不美好，家族不富足，選擇配偶低賤無標準，外戚微弱，違背典章凝塞風俗，深深爲此感嘆。因皇子成年，應該挑選美好端莊的，原先所納的，可做侍妾。將在今年爲六個弟弟娶妻室。長弟咸陽王元禧可娶已故潁川太守隴西人李輔

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

的女兒，三弟河南王元幹可娶已故中散大夫代郡人穆明樂的女兒，四弟廣陵王元羽可娶驃騎諮議參軍滎陽人鄭平城的女兒，五弟潁川王元雍可娶已故中書博士范陽人盧神寶的女兒，六弟始平王元勰可娶廷尉卿隴西人李冲的女兒，小弟北海王元詳可娶吏部郎中滎陽人鄭懿的女兒。

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户。

有關官員上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説元禧清廉正派有德政，請求世代分封在冀州。詔令説："封建諸侯雖久遠，未必合乎當今實際；劃分疆界出自君主，依理不由下民請求。食邑的封授，自然有另外的準則。"元禧入京被授任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照舊，賜予帛二千匹、粟五千斛。高祖下詔因元禧大弟弟的尊貴身份，食邑爲三千户，其餘五王的食邑都爲二千户。

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晋獨擅於上代？"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修身改俗，爲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之來葉。"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

高祖接見朝廷大臣，詔令他們説："你們是想使魏朝同殷、周美名相等，還是想使漢、晋獨享美名於前代？"元禧説："陛下英明統御天下，實在希望超越前代帝王。"高祖説："如果這樣，將用什麽事達到呢？是要修養身心改變習俗，還是要因循前代行事呢？"元禧説："應該改變舊習俗，來成就日日更新的美好。"高祖説："是要止在一代身上，還是要傳承到子孫？"元禧回答説："既然預測傳國世數長久，希望要傳到後代。"高祖説："如果這樣，必須改變制度，你們應各自遵從它們，不能違反。"元禧回答説："上面的命令下面服從，如風吹而草倒伏。"高祖説："從上古以來以及各部經書，哪有不先辨正名分，而能實行禮制的呢？現在要禁止北方語言，一律依從純正的語音。年紀在三十歲以上的，養成習慣已經很久，或許不能馬上改變；三十歲以下的，現在朝廷中的人，語音不准許依照舊日。如果有人故意違反，應當降爵位免官職。各自應該深深警戒。這樣逐漸習慣，風尚教化可以更新。如果不改舊俗，恐怕幾代以後，伊水、洛水一帶仍爲披髮左衽之人。王公卿大夫，都以爲如此嗎？"元禧回答説："的確如聖上旨意，應該改變。"高祖

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

說："我曾經和李冲談論這件事，李冲說：'四方的語言，哪裏知道誰的正確？皇帝說的話，就是純正的，何必改變舊的依從新的呢？'李冲說這段話，應處以死罪。"於是對李冲說："你實在辜負了國家，該命御史拉你下去。"李冲取下官帽道歉。高祖又接見王公卿大夫，責備留在京城的官員說："昨天看見婦女的衣服，依然是夾領小袖。我到東山，雖然不到三年，已經過了一個寒暑，你們爲什麽要違背從前的詔書呢？"元禧回答說："陛下聖明超過堯舜，光輝照耀中原，臣下雖然上稟明確的規定，事情每每違犯，將如何宣揚皇上方略，傳布陛下規則呢？舛誤違犯的罪過，實在該受刑罰。"高祖說："如果我的話不正確，你們應該當廷議論，爲什麽進殿就順從旨意，退下後就不順從？從前舜對禹說，你不要表面順從，退下後有話講，這就是說的你們吧？"

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

不久任命元禧長兼太尉公。後來高祖前往元禧的宅第，對司空穆亮、僕射李冲說："有了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處宰相要任，在行政長官之上，三公九卿，不能長久空着。大弟弟元禧雖然在職時間不長，而以皇親國戚的身份，并且長兼太尉，來協調宰輔大臣。我時常擔心君主有空授職位的名聲，臣下留有親疏之分的不滿，現在前往元禧宅第，委屈二位作陪，實在感到慚愧。"

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群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蔭密，行人差得無弊。"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高祖在方澤祭祀，天剛亮的時候，群臣詢問起居。高祖說："昨天的方澤，本來很炎熱，遇上天上雲彩密布，行人基本上不難受。"元禧回答說："陛下德行感動天地，所以雲朵凝結生彩，即使雨師澆水掃除，風伯清洗灰塵，哪能超過這？"高祖說："伊水、洛水在南北的中間，這是天地氣體聚合，陰陽風雨交會，自然的反應，不是寡弱的德行所能導致如此的。"

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并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

高祖對兄弟篤厚，因元禧年歲僅次自己，禮遇優厚隆重，不過也知道他性格貪婪，時常加以深切的告誡，雖然當時遵守奉行，而終究不改變操行。元禧上奏疏說："國朝停止武備崇尚文教，片面地捨棄武備已久，州鎮的兵士，有的勇敢，不熟習武藝。現在利用歲末的空閑，輪次值班的日子，教給他們兵法。弓箭盾矛，分成三部一起

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卒聞教武，脱生群惑，且可停之。”後從平漢陽，以克南陽之勛，加侍中，正太尉。

教授，使人們熟悉技能，遇事没有缺略。”詔令説：“雖説練武，没有訓練軍陣，已接近向北行進，突然聽説練武，或許引起衆人的疑惑，可暫且停下來。”元禧後來跟隨平定漢陽，因攻克南陽的功勛，加授侍中，爲正式的太尉。

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户，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綉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遍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管。世宗頗惡之。

等到高祖逝世，元禧受遺詔輔佐政事。他雖居宰輔大臣的首位，却猶豫推卸責任，没有是非，而暗中收受賄賂，私下樹威信施恩惠的，格外突出。這一年，尚書省長官上奏增加元禧食邑一千户，世宗聽從他們的奏議，元禧堅決推辭不接受。元禧性格驕傲奢侈，貪戀財産女色，妃妾幾十人，心中還不滿足，衣被是錦綉綾羅，車輛鮮艷美麗，還到遠處挑選美女，來放縱情欲。因此貪求財貨，奴婢以千計數，田産鹽鐵遍布遠近，臣屬故吏和奴僕，相繼爲他經營。世宗很厭惡他。

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礿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尪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别處分。”尋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煢在疚，罔知攸濟。實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内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兹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録尚書事。”

景明二年春季，元禧等人將要祭祀進入齋室，世宗詔令領軍于烈，率領左右的人召集元禧等人進入光極殿。詔令説：“我雖然德薄愚昧，愧繼大位，近年體弱多病，依賴各位叔父，苟且延緩生命，忽然已過三年。叔父等歸政退位心意懇切，現在我便親自統領百官，各位暫且回到府第，我當另加安排。”不久詔令説：“我因德薄愚昧，早遭憂喪之事，憂愁孤獨在病中，不知道如何度過。依賴先帝聖明的德行，遺下的恩澤所延續，宰輔忠誠賢明，爲王室辛勞，因此能安撫協調上下，整肅京城内外。繼而遵循舊制交權給我，還權退位，辭意懇切，高遠難以改變。我就要鼓起薄弱的能力，親自處理事務。王以長叔的尊貴，道德品性深湛凝集，可升爲太保，兼任太尉；司空北海王小叔父傑出而有遠見，聲威謀略都很高，可任大將軍、録尚書事。”

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齋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嘆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脩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

世宗親自處理政事後，元禧心中不安。而他封國的齋帥劉小苟，時常稱説皇帝左右的人講要殺元禧。元禧聽説後嘆息説：“我不違背良心，皇帝怎麽能如此！”因此時常心懷憂慮恐懼。加上趙脩獨受寵信，王公很難得以進宫見面。元禧於是和他妃子的哥哥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圖謀反叛。當時世宗前往小平津，元禧住在城西小宅

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决，遂約不泄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邙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俯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静。我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件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内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

中。起初想指揮兵士直接進入金墉，衆人情緒低落，意見分歧，元禧的心意因而暫緩下來。從早晨到下午，商議不能决斷，於是約定不泄露而散去。武興王楊集始出來後就奔馳報告，而元禧心中不懷疑。就和臣妾趕往洪池別墅，派遣小苟送上書函，説是“巡視農田牧場”。小苟到達邙嶺，已經遇到軍人，奇怪小苟穿着紅衣服，就要殺害他。小苟急迫之下，説要報告反叛，就没有殺他。元禧這天夜裏住在洪池，狂風暴雨，拔起樹根折斷樹枝。元禧不知道事情泄露。這天夜晚，有人勸元禧説：“殿下聚集衆人圖謀起事，顯現意圖後而停下來，恐怕一定會泄露，今天晚上哪宜自己寬心？恐怕危難禍患將要到了。”元禧説：“有這副身軀，應該知道自己愛惜，哪裏等待别人説？”别人又勸他説：“殿下的兒子媳婦已經渡過黄河，兩邊互相不知道，現在低頭自感安全，不是很危險嗎？”元禧説：“起初派遣他們離開時，命他們像行人一樣渡過黄河，聽候我的動静。我很久就已派人追趕他們，估計現在應該返回了。”而尹件期和元禧的長子元通已經進入河内郡，擺列兵器，釋放囚犯。然而將領士兵已在各處追捕元禧。

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鎖格龍虎，羽林掌衛

元禧從洪池向東南奔跑，奴僕不過幾人，左右的人跟隨元禧的，僅有兼防閤尹龍虎。元禧憂愁急迫不知怎麽辦，對龍虎説：“我煩亂不能忍受，你試作一個謎語，我當思慮破解，來消除煩悶。”龍虎忽然回憶起舊謎語説：“睡就一同睡，起就一同起，貪婪如豺狼，贓物不入己。”一點兒都没有規勸諷刺的心思。元禧也不認爲他是諷刺自己，就破解説：“這是眼睛。”而龍虎説它是筷子。渡過洛水，到達栢谷塢，跟隨的僅元禧的兩個舅舅和龍虎而已。元禧回頭對龍虎説：“一般的人還有節操義氣，一起赴死，你可以激勵内心，作和太尉公一同去死的打算。”龍虎説：“我是村野平常的人，遇到殿下寬厚英明，在左右侍奉。現在遇上危難，遺憾没有遠大的計策，輔助聖體，如果和殿下同命運，雖死如生。”不久元禧被擒獲，押送到華林都亭。世宗親自詢問事情起源，用千斤鎖縛住龍虎，派羽林郎掌管守衛。

之。

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弦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邙。絶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産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當初，高祖閑居設宴，舒緩地對元禧等人說："我今後的子孫，碰到不足做君主的，你們觀察輔助收取的道理，不要讓别人占有。"元禧臨死，雖然言語没有頭緒，還是流着眼淚，追述高祖旨意，不過由於害怕死亡的心思，不能慷慨陳詞而感動别人。等到和一些妹妹公主等人訣别時，説到一兩個愛妾。公主一邊哭一邊駡他説："因多娶這些婢女，貪圖財物而獲罪，畏罪而造反，導致今日的事情，爲什麼還囑托詢問這些人！"元禧慚愧而無話可講，於是被賜令在私人宅第中自殺。他的宫女作歌辭説："可憐咸陽王，爲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睡，夜踏霜和露。洛水深深岸邊長，行人哪能隨意渡。"這首歌流傳到長江以南，北方人到了南方的，雖然富貴，用管弦演奏它，没有不流淚的。和元禧合謀的被誅殺幾十人，秘密地將元禧埋葬在北邙。削去元禧幾個兒子的名籍。元禧的幾個女兒，略微給予資産奴婢，家中其餘的財物，全部用來分别賞賜高肇、趙脩二家。剩餘的賜給内外百官，以至於九品以外，多的一百多匹，少的十匹。此後，元禧的兒子們時常衣食缺乏，惟獨彭城王元勰一年之中再三救濟供給他們。元禧有兒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内，太守陸琇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

長子元通，字曇和。偷偷進入河内，太守陸琇起初和元通有交情，聽説元禧失敗後，就殺了他。

元翼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曄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衍不許。後以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衍所移。昌爲衍直閤將軍。

元通的弟弟元翼，字仲和。後來遇大赦，到朝廷上奏疏，請求埋葬他的父親。接連幾年哭泣請求，世宗不准許。元翼於是和弟弟元昌、元曄投奔蕭衍。元翼和元昌，是申屠氏所生。元曄，是李妃所生。元翼身體魁梧强壯，風度可觀，蕭衍十分器重他，封他爲咸陽王。元翼讓給嫡弟元曄，蕭衍不准許。後來任命元翼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守郁州。元翼謀劃獻出郁州歸入本國，被蕭衍所遷移。元昌擔任蕭衍的直閤將軍。

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

元翼的弟弟顯和，元昌的弟弟元樹，後來也投奔蕭衍。顯和死在長江以南。

元樹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覦邊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既衆，衍將湛僧珍，慮其翻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元樹，字秀和。有美好的容貌，善於談吐，具有將帥的謀略。蕭衍格外器重他，封他爲魏郡王，後來改封爲鄴王，幾度擔任將領，窺伺邊境。當時揚州投降蕭衍，兵士很多，蕭衍的將領湛僧珍，擔心他們改變主意，想全部殺了他們。元樹因家族國度的原因，都被准許返回。蕭衍任命元樹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尒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前廢帝時，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禄大夫張安期往説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爲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

尒朱榮殺害百官，元樹聽説後，就請求蕭衍討伐尒朱榮。蕭衍於是資助他兵馬，侵擾邊境。前廢帝時，他盜取譙城。出帝初年，詔令御史中尉樊子鵠擔任行臺，率領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去討伐他。元樹據城固守攻不下來，子鵠派金紫光禄大夫張安期前去游説他，元樹於是請求放棄城池回到南方，子鵠答應了他。元樹仗恃誓約，不做交戰準備，杜德襲擊他，擒獲元樹押送到京城，囚禁在永寧佛寺，没過多久賜令他自殺。

孝静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啓求葬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兖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既葬，還於江南。

孝静帝時，元樹的兒子元貞，從建業趕往鄴城，上書請求安葬元樹，答應了他。下詔追贈元樹爲侍中、都督青徐兖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元貞在安葬元樹後，回到長江以南。

元曄　元坦

曄，字世茂。衍封爲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

元曄，字世茂。蕭衍封他爲桑乾王，任命他爲散騎常侍。在秣陵去世。

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蕩舊釁，義彰曩葉，咏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惑，猶有可矜。兩門諸子，并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改封敷城王，邑八百户。坦傲佷凶粗，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凶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爲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當初，正光年間詔令説："周朝德行崇高深厚，蔡仲享有封國；漢朝道義仁厚寬恕，淮南王長久受封土。都是表達恩情給至親，蕩除舊日的嫌隙，正義昭彰於往代，歌頌流傳於前史。不久前，咸陽王、京兆王自己招致禍患失敗，事情出於離間迷惑，還有可憐惜的。兩家的兒子，都可准許附注名籍。"後來恢復元禧的王爵，用王的禮儀安葬。詔令元曄的弟弟元坦繼承爵位，改封爲敷城王，食邑八百户。元坦傲慢殘忍凶惡粗暴，堂叔安豐王延明責備他説："你凶惡狂悖的性格和身體同時增長，從前宋國東海王劉禕志向性格平庸低下，當時人稱他叫'驢王'，我反復看你所作所爲，也恐怕免不了驢的名號。"莊

帝初年，恢復本來的封爵。武定年間，擔任太師。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昶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户。莊帝初，特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公。

元坦的弟弟元昶，出仕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户。莊帝初年，特地封爲太原王。屢經升遷至鴻臚卿，越級任命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逝世，追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善慧，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趙郡王元幹　元謐　元毓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吏部尚書。

趙郡王元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爲河南王，加授衛大將軍，授任侍中、中都大官。不久授任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兼任吏部尚書。

所生母薨，高祖詔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往臨哭，可敕外備辦。"遣侍御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黄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

元幹的生母逝世，高祖下詔説："太妃韓氏逝世，感情悲傷哀慟。太妃在前朝時，地位列在九嬪，班次在上等，生下我的弟弟。顧念他的孤獨幼小，爲之感嘆悲切，明天將暫時前往哭吊，可下令外府置辦。"派遣侍御史假節監察料理喪事，贈送各色絲織品八百匹。詔令説："末代事務多，情感因事理而削奪。元幹位居要職，擔負選拔官員的責任，哪容實現私人志向，致使職責曠廢呢？可派遣黄門郎敦促曉諭，命他勉力處理國事，我不久將同他見面。"任命元幹爲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

及車駕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别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别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賾死，班師。

等到皇帝向南討伐，任命元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予十個銅虎符，另外賜給《詩》、《書》。高祖深愛幾個弟弟，命令元幹總領别部兵馬，告誡他説："司空穆亮的年歲度量可以爲師，散騎常侍盧淵的才能足够詢問訪求，你應以他們爲師。"不久因蕭賾死去，撤軍。

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黄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

遷都到洛陽，改封爲趙郡王，授任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照舊，賜給各種物品五百段，又秘密賜予黄金十斤。高祖親自在近郊餞行，詔令元幹説："訴訟的道理，先代哲人也頗爲難，然而有了國家

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泛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暗於治理，律外重刑，并可推聞。”

後，能不自我激勵嗎？你，是我的親弟弟，應該修養你的德行，爲魏國增光，深入的思考長遠的謀劃，如同面臨深淵脚踩薄冰。如果仗恃親近高位，不料理世俗政事，國家有固定的法度，將增加悲傷的感覺。”高祖下詔任命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來輔佐他。然而李憑等人規勸，元幹總不接受。州中上奏殺死偷盜馬匹的人，於法律過分嚴厲，然而尚書因元幹初次到州中，放縱而不舉劾。詔令説：“刑法用來節制人，罪行一定不能過度，所以刑罰不適中，民衆就無法放置手脚。如果一定以威刑殺人爲良好，就應該各刺史同樣如此。如果需要有禁令，怎麽能不稽考法典？另外律令條格，没有准許新君主加倍殺人的文字；典章禮制，没有寫下對初到州郡專殺立威的贊美。尚書曲意迎合我的心意，實際損傷皇室法度。元幹不明致治道理，法律外加重刑罰，都可推究報告。”

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脱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

後來改任特進、司州牧。皇帝向南討伐，詔令元幹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給予鼓吹一部，披甲的兵士三百人，可出進宫殿大門。元幹貪婪淫亂不遵守法典，御史中尉李彪將要糾舉彈劾他。正好在尚書下省遇見元幹，就摒退左右的人而對元幹説：“殿下，近來有風聲傳聞，就要起而彈劾，恐怕損傷聖上托付的旨意，如果改正過往錯誤端正今後行爲，我將不進言，如果不改正，晚上聽到早上就報告。”然而元幹悠然自得不放在心上，李彪就上奏彈劾他。高祖閲覽奏疏氣憤惋惜，詔令元幹和北海王元詳，都隨同太子前往出行時的住處。到達後，元詳單獨得以朝見，元幹不被接見。高祖秘密派人觀察他的神情氣色，知道他没有憂愁後悔，就親自列舉他的過錯，打了他一百棒，免除他所擔任的官職，以王的身份回到家中。

二十三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秘器、斂服十五稱，賵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二十三年逝世，時年三十一歲。賜給棺材一副、收殮的衣服十五套，贈送帛三千匹，謚號爲靈王，在長陵陪葬。

子謐，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謐母趙等悖禮愆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絶。詔曰：“妾之於女

兒子元謐，世宗初繼承封爵。元幹的妃子穆氏上奏元謐的母親趙氏等人違背禮節常道，不恭敬日益嚴重，尊卑的義理受阻，母子的道德斷

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謐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

絶。詔令説：“侍妾對於主婦，如同媳婦侍奉公婆，君臣的禮節，義理没有不同。侍妾的兒子對於嫡母，禮節超過養子的恭敬，哪能玷污我國的風俗政令呢？可以交付宗正，依據禮制治罪。”元謐在爲母親服喪期間，聽音樂飲酒戲耍，被御史中尉李平所彈劾。遇到大赦，恢復封爵。授任通直散騎常侍，加授龍驤將軍，調任太子中庶子，外任冠軍將軍、岐州刺史。

謐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核。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謐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内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凶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毁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謐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

元謐性格苛刻，對手下人粗暴。肅宗初年，朝廷使者元延到他的州界中，因驛站巡邏没有兵士，聚集頭領檢查。隊主高保願陳述所有的兵士，趙郡王都私自役使。元謐聽説後大怒，鞭打保願等五人各二百下。幾天之間，元謐召集靠近州城的男丁，關閉城的四門，内外嚴密固守，搜索城中，拷打無所不用其極。又無緣無故而殺死六人。全城人恐懼，衆人就大聲呼叫聚集在城門。元謐害怕，登上城樓毁去梯子來固守。當地人四散逃跑，州民分别守衛四門。靈太后派遣游擊將軍王靖乘驛站的馬奔馳前去曉諭他們。市民看到王靖到來，打開城門認罪，送上鑰匙。於是免除元謐的州職。返回，授任大司農卿。又授任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元謐的妃子胡氏，是靈太后的侄女。元謐還未出發，因毆打妃子被免除官職。後來授任都官尚書，加授安南將軍。

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賵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謐，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

正光四年逝世。賜給棺材、禮服一套、衣服一套，贈帛五百匹。高陽王元雍，是元幹的同母弟，上書爲元謐論説，所以越級追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號爲貞景。

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謐弟讞子寘字景融爲後，襲爵。及寘伯諶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元毓，字子春，繼承爵位。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號爲宣恭。没有兒子，詔令以元謐的弟弟元讞的兒子元寘字景融爲後嗣，繼承爵位。等到元寘的伯父元諶又封爲趙郡王，元寘改封爲平昌王。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諶

謐兄諶，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

元謐的哥哥元諶，字興伯，性格平静和順。從通直正員郎，升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臚少卿。調任後將軍、肆州刺史，堅決推辭不受任。

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轉黄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户，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户。又加侍中。諶本年長，應襲王封，其父靈王寵愛其弟謐，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録尚書事。孝静初，爲大司馬，三年薨，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謚曰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煒，襲。齊受禪，爵例降。

改任他爲平南將軍、光禄少卿。調黄門侍郎，升軍號爲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外任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相州刺史。罷除州職，授任宗正卿、都官尚書。因親近依條例封爲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户，推讓而不接受。莊帝初年，任命他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爲魏郡王，食邑一千户。又加授侍中。元諶本來年齡大，應該繼承王爵，他的父親靈王寵愛他的弟弟元謐，作爲世子。莊帝下詔恢復元諶爲趙郡王。升軍號爲驃騎大將軍，加授開府，升司空公。出帝時，改任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升太師、録尚書事。孝静帝初年，擔任大司馬，三年逝世，追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謚號爲孝懿。元諶没有其他才幹，任過的職位雖然高，但當時的人輕視他。

兒子元煒，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譚

謐弟譚，頗强立，少爲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爲直閤將軍，歷太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禄少卿、行南兖州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尋詔譚爲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元謐的弟弟元譚，能够自强自立，年輕時被宗室所推崇敬重。從羽林監外任高陽太守，爲政嚴明果斷，豪强畏懼他。肅宗初年，召入任直閤將軍，歷任太僕、宗正少卿，加授冠軍將軍。元法僧向外反叛，詔令元譚爲持節、假左將軍、別部將領去討伐他。徐州平定，升光禄少卿、行南兖州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召入任武衛將軍。不久詔令元譚爲都督去討伐杜洛周，停駐在軍都，被洛周打敗。返回，授任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去世，追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諶弟讞，爲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元諶的弟弟元讞，爲人貪婪暴虐没有禮節。從羽林監升爲司徒主簿。肅宗時，授任正員郎，逐漸升任爲左將軍、太中大夫；封爲平鄉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閤將軍。從出帝没於關西。

兒子景暄，擔任直閤將軍。跟隨出帝死在函谷關以西。

讞弟譓，羽林監、直閤將軍。早卒，賵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恒州刺史。

元讞的弟弟元譓，擔任羽林監、直閤將軍。很早去世，贈帛五百匹，追贈鎮遠將軍、恒州刺史。

廣陵王元羽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爲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爲大理，加衛將軍，典决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録尚書事。

廣陵王元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授侍中、征東大將軍，任外都大官。元羽年輕時聰明有才智，有善於判案的稱譽。後來罷除三都，元羽擔任大理，加衛將軍，掌管京城的訴訟，稍微有聲名贊譽。升爲特進、尚書左僕射，又擔任太子太保、録尚書事。

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悦。還領廷尉卿。車駕既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丕傳》。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别，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雁門，乃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表心。

高祖將要向南征討，派遣元羽秉持符節安撫六鎮，調發他們精鋭的騎兵，夷族人安定歡悦。返回兼任廷尉卿。皇帝出發後，元羽和太尉元丕留下守衛，加授使持節，記載在《元丕傳》。高祖親近喜愛弟弟們，等到將要分别，不忍心過早分手，詔令元羽跟從到雁門，纔命元羽返回。希望元羽稱職效力，所以賜了一個如意來表達心願。

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還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内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

遷都的决議確定後，詔令元羽兼任太尉，祭告宗廟社稷。遷移京城以後，北部邊境的民衆夷族多有不理解者。元羽鎮守安撫代京，内外安定，高祖贊許他。十八年春，元羽上奏辭去廷尉，不准許。

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僚，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内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内，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

元羽上奏："外地考察的令文，每年結束，州鎮列出牧守的治理情況。等到第二次考察，依據等級，來加以廢黜提升。過去的十五年中，在京的百官，已經全部考察分爲三等。今年就是第三年，雖然外地有了既定的法令，而京城内的法令却没有頒布。内外的考察，按道理應該同等對待。臣下依照外地考察類推，來確定京城官員的政績德行。"詔令説："雖然京城内官員考察的法令没有頒布，考課實早已著明，所以《明堂》、《月令》記載公卿大夫考評屬官的政績，職務責任區分明確。三公。疑尚書三年中考定先後的意義，這就是考察内官，已經明確了。不過考評的事，按道理不是小事，查問政績的方法，應經由我的認可，隨意輕率制定，尤爲急躁。每次考察的義理，應該在年終，既説是今年，怎能在春季開頭呢？現在剛到夏季，暫且等到秋季以後。"

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沉鄣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敕。今舉大功，寧為虛費？且朕無周、召之弟，豈容晏安日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稱朕懷。"

高祖前往朝廷商議政事，對元羽說："遷都到洛陽，事情感通於天地，衹是你的迷惑，還没撥開深深的阻隔而已。我家族擁有四海，來往有什麽困難？我剛從洛陽出發時，發令給永壽，都說分別。自來洛陽後，各項安排的事務，已大略見於先前命令。現在舉辦大事，難道是憑空浪費？而且我没有周公、召公那樣的弟弟，哪能平安恬逸？現在就要向北巡視，遷移留守的事情，應滿足我的心意。"

後高祖臨朝堂，謂群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絶素餐之譏，野無《考盤》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疏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

後來高祖上朝時，對群臣說："天地開闢，人生長在其中，所以上天不說話，設立君主來代替它。因此《尚書》稱三年考察的政績，《周禮》說考核官吏的成績。自從三皇五帝以來，這個做法没有改變。我以薄弱的德行，獲得宏大的基業，思慮和百官治理各種事務。然而我缺乏知人的見識，不能使朝廷斷絶白吃飯的譏笑，民間没有《考盤》的諷刺，日夜之間，心懷恐懼。你們都是朝廷賢才國家美士，受輔佐的重任，各盡你們的忠心，來顯明考核政績的義理。如果違背忠誠正直，國家有固定的刑罰。賢明的雖然關係疏遠必定擢升，不正派的雖然關係親近必定廢黜。"回頭對元羽說："上下二等，可分為三級，中等僅為一級。之所以如此，上下是升降的科目，所以表彰細小的美事，中等保本，事情可大致通觀。"

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群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為品？"羽對曰："諸司直并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為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為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為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

元羽原先呈報廷尉五局司直。高祖說："刑罰斷案的艱難，實在始於遠古，必定要判決訴訟，為孔夫子所稱說。然而五局所掌管的，是專管刑罰斷案，近來聽到各種傳說，多評論五局不精密。瞭解人很困難，我哪能獨自決斷？應當和群臣共同論定。你們各自陳述所見所聞。"高祖對元羽和少卿鄧述說："五局司直，你們以為分為幾級？"元羽回答說："各司直都據聖上心意選擇。從前，百官開始設置，擢升為獄官，聽取訴訟考察言辭，没有大的差池。所以分為兩等，是因為有的剛處理事務，有的判斷時機有快慢。朝廷既然有了九品的制度，所以計算細小的差別，來分成等級。總體評論得失，大都差不多。"高祖說："我近年因這些人見識值得贊許，所以挑

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强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采風謡，虚實難悉；正欲不采，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闕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賞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與群官善量所以。"

選爲管理訟獄的官，小的優缺點不值得分等級。然而廷尉所管的，是人民性命的大事，必須内心公平性情端正、抑制豪强哀憐弱者、不躲避尊貴權勢、以實事求是判案的纔可算上等。現在一意要聽取傳聞，真假難以辨清；一意要不采納，事情没有依據。然而别人説壞的不一定是壞，説好的不一定是好。之所以如此，有的判案不躲避豪門貴族，所以人們以爲他壞；有的依附權勢抑制低賤者，尊貴的人以爲他好。不過傳到我耳中的，都是尊貴者的話，所以遲疑反覆，實在是由於這一點。局中事務必須像冰那樣清明像玉那樣純潔，加以升降褒貶。你們既然親自掌管，正派邪惡所得所失，應該全都瞭解，可精審辨别加以報告。"鄧述回答説："陛下施行賞賜得到合適的人，其餘的人心中服氣；如果賞賜不和他的能力相稱，就無法勸勉激勵。依臣下愚蠢的見解，希望不施行賞賜。"高祖説："我從前設置這個官，答應三年考核政績，一定施行賞賜懲罰。經過現在的考核後，如果没有廢黜擢升，恐怕正直的人不肯盡心，邪僻的人無法改正。除非以公道加以解釋，哪能完全表達最高的義理？雖然不能精研微妙意趣，姑且希望粗略分出高下。各位尚書再和群官妥善思量具體做法。"

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兹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况晋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内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

高祖對尚書等官員説："我上繼先輩基業，統御天下。以前稽考古代典章制度，設置這衆多的職任。然而尚書的職責，掌管中樞機要，哪裏僅總領百官，協調人事而已？我的得失，都在於這裏。自從你們在位，歲月將近兩年，没有説過我的一個過失，獻上否决的一點規勸，又不曾推舉一個賢士而貶退一個不正派的人，這兩件事是罪惡中的重大者。"高祖又對元羽説："你的淺薄，本來不值得用來比况晋朝的山巨源。考察當今之世，你要算下等的人了。你開始任廷尉，等到做尚書，内外仰望，認爲我有弟弟。自從去年秋季向南出兵以後，你親近小人，疏遠君子，在公事中阿諛結黨，虧損我皇室法度，出入没有章程，行動違背禮法。綜合你的行爲，應該列在下下的等級。"高祖又對元羽説："你既是皇帝的弟弟，又處於中樞之首的職位。你自從在任以來，

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禄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物務，獎勵同僚，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禄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履歷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禄大夫、守尚書，削禄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禄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爲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禄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禄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爲中

立功勤奮的業績，在朝廷没有聽到過；阿諛結黨的聲聞，頻繁傳到我的耳中。你的過失，已經完備地列舉在前面，不能再另外叙述。現在罷免你的録尚書事、廷尉，僅任特進、太保。”又對尚書令陸叡説：“叔翻在尚書省的起初，很有好名聲，從近年以來，既不公平又懈怠。難道不是因爲你們放任他邪惡詐僞的心，不能以道義加以輔助？雖然没釀成大責任，已導致小處罰。現在剥奪你尚書令一年的俸禄。”對左僕射元贊説：“你年高有德老練成熟，長久位居機要職務，不能輔助事務，激勵同僚，賊人的稱謂，難道不在你身上？核計叔翻的廢黜，你應受死刑，不過以過失歸於一人，不再加罪。又擔任少師，没有履行職責，現在解除你少師的職位，剥奪一年的俸禄。”詔令吏部尚書元澄説：“叔父既不是尚書省長官，又不是八座元首，哪應將各種過錯濫加在你身上呢？然而看到叔父神情傲慢，少保的責任，似乎没有留意。可解除少保職務。”對長兼尚書于果説：“你履歷低微，越級升任顯要職位，不能日夜辛勤恭謹，屢次以有病而推辭。長兼的職務，地位僅次於正式員吏，現在解除你長兼的職務，可任光禄大夫、代理尚書，剥奪一年的俸禄。”又對代理尚書尉羽説：“你在尚書省，一點也不操心保存左史的事務，現在降爲長兼常侍，也剥奪一年的俸禄。”又對代理尚書盧淵説：“你剛開始做代理尚書，不够考核政績。然而你在尚書省，雖然不是高位，作爲一省之中的文學之士，竟不把左史放在心上，這樣的過失，罪行没有歸宿。現在降你爲長兼王師，代理常侍、尚書照舊，剥奪常侍一年的俸禄。”對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説：“二丞的責任，是用來協助尚書，光大宣揚王命，然而你們不能誠心直言，輔助尚書，判你們的罪過，應處以死刑。衹是因爲尚書的過失，事情牽連叔翻，所以不能另外加以貶官責罰。二丞可穿平民服裝代理本官職責，衣帽俸禄和差役，全都剥奪。如果三年内有成績，恢復本來職務；如果没有成績，就永遠回到鄉間。”又對散騎常侍元景説：“你們自從在尚書省任職，全省失職墮落，致使廣陵王言論失載，行爲不修

大夫、守常侍，奪禄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彦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宫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詮可爲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爲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爲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閭賢保可爲下下，退爲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

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墻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悦。

及五等開建，羽食勃海之東光二千户。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户。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沉痾綿惙，遂有辰歲，我每爲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

飾，這樣的過失，責任在於你。現在降你的職位爲中大夫、代理常侍，剥奪一年的俸禄。”對諫議大夫李彦說：“你雖然擔任諫議的官職，實在是人不稱職，可去掉諫議二字，降爲元士。”又對中庶子游肇等人說：“自從建造承華宫，已經歷一年，然而東宫的官員，没有說直話的人，雖然没過三年，事情必須考核罷黜。游肇和中舍人李平見識學問比較好，可列爲中等；安樂王元詮可列爲下中等，解除東華的職位，降爲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列爲下下等，免除中庶子，免去爵位兩任，員外常侍照舊；中舍人閭賢保可爲下下等，降爲武騎常侍。”又對公孫良說：“近年用人，多違背觀察人才而授官。本是武人，而授給文官，廢黜同於通行條例，就道理而言不均衡。諸如此類的人，免除現任官職恢復當初職位。”

高祖召喚陸叡、元贊等人到面前說：“北方人時常說何必需要讀書，我聽到這種話，深爲茫然。現在讀書的人很多，哪裏都是聖人？我自實行禮制九年，設置官吏三年，正是想要開導百姓，達到禮教。我做天子，何必到中原，是想使你們的子孫，增廣見聞知識。如果永遠居住在恒山以北，遇上不喜好文教的君主，你們的子孫，不免會一無所見。”陸叡回答說：“實在有如明詔，金氏如果不入漢朝爲官，七代知名，也不可得到。”高祖非常喜悦。

等到設置五等諸侯，元羽食邑勃海的東光二千户。皇帝向南征伐，元羽升軍號爲衛將軍，授任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因留守代京的功勞，增加食邑五百户。高祖前往元羽的第宅，對幾個弟弟說：“我昨天親自聽取别人的訴訟，纔知道廣陵王的精明。”咸陽王元禧回答說：“我的年歲是廣陵王的哥哥，精明是廣陵王的弟弟。”高祖說：“我是你的哥哥，你是元羽的哥哥，你還有什麽遺憾?”又說：“叔翻積久難治的病連綿不止，竟有十多年，我時常爲他深深擔憂，恐怕他不能恢復。今日得以痊愈，很晚完成婚配，欣喜他的吉祥慶典，所以前來。”高祖在華林園親自爲元羽餞行。後來詔令元羽說：“我順應上天命

荆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潁。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

運，乘着時機建立功勞，開闢荆山拓展沔水，聲威震撼三楚百越。時間到了夏天，在汝水潁水歇息車馬。兵勢臨近荆州、徐州，聲威傳遍長江以南，不能解除兵甲，凱旋進入三川。聚兵演武，等秋季再出動。海濱的重任，本靠宗室良才，妥善籌劃攻取策略，安寧我東部疆域。恭敬謹慎你的禮儀，不要毀壞好名聲，惟有飲酒狩獵，能不警戒嗎!”加授散騎常侍，進軍號爲車騎大將軍，其餘職位照舊。

世宗即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頻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内，面授司徒。羽辭曰:“彦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强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季豫既轉，取之無嫌。請爲司空。”世宗猶强焉，固辭，乃許之。

世宗即位，元羽調任司州牧，常侍照舊。元羽接連上奏疏推辭州牧，直到三四次，詔令不准許。世宗處理政事，徵召元羽進入宮内，當面授予司徒。元羽推辭説:“彦和本來不願意，而陛下强制授予。現在他剛離開這個官職而用臣下接替他，必定招致人們議論。季豫既改任，選取他没有疑惑。我請求做司空。”世宗還是强制他，元羽堅决推辭，纔答應了他。

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因私游，爲俊興所擊。積日秘匿，薨於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元羽原先奸淫員外郎馮俊興的妻子，因夜間私自出游，被俊興毆打。連日隱秘躲藏，在府中逝世，這年三十二歲。世宗親自前往，哀傷悲慟，下詔賜給棺材、朝廷禮服一套、衣服一套、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料理喪事。入棺時，皇帝親自前去，在都亭舉辦喪事。追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贈給儀仗鼓吹、班劍四十人，謚號爲惠。等到安葬，皇帝親自前往送行。兒子元恭繼承爵位。記載在《本紀》中。

元欣

恭兄欣，字慶樂。性粗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爲冠軍將軍、荆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爲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户，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没於關中。

元恭的哥哥元欣，字慶樂。性格粗俗輕率，喜好養鷹和狗。肅宗初年，授任他爲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外出任冠軍將軍、荆州刺史，改任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元欣在二州，很得人心。又擔任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帝初年，封爲沛郡王，食邑一千户，後來改封爲淮陽王。出帝時，加授太師、開府。又封爲廣陵王。授任太傅、司州牧，不久授任大司馬。跟隨出帝死在關中。

欣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户。武定末，金紫光

元欣的弟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地封爲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户。武定末年，擔任金紫光禄大

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夫。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高陽王元雍　元泰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户。

高陽王元雍，字思穆，年輕時風流灑脱不同尋常。高祖説："我也不能測知這男兒的深淺，然而觀察他的自然坦率，或許會大器晚成。"太和九年，封爲潁川王，加授侍中、征南大將軍。有人勸元雍説："各王都接待士人來獲取聲譽，大王爲什麽獨獨不這樣?"元雍説："我是天子的兒子，地位爲王，要聲名做什麽?"很久以後，任命他爲中護軍，兼鎮北大將軍。改封爲高陽王。奉命遷徙七廟牌位到洛陽。設置五等諸侯，食邑二千户。

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誡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爲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

皇帝向南征伐，元雍代理鎮軍大將軍，總領留守事務。調任衛尉，加授散騎常侍，授任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照舊。高祖告誡元雍説："相州是舊時都城，除非朝廷賢士有德行名望的人不能在這裏任職，所以派你做州牧。做州牧的方法，也困難也容易。自身端正，不施號令而實行，所以就是容易。自身不端正，即使發令也不服從，所以就是困難。又應當敬愛賢士，保持信用約定，不能因人議論而輕易給予剥奪。"升軍號爲征北將軍。

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

世宗初年，調任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照舊。元雍在二州，稍微有聲譽。徵召他任命爲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而前往元雍第宅，都全用家人的禮節。升爲司空公，商議確定律令，元雍時常入宫參與大事的謀議。改任太尉公，加授侍中。這時元雍因旱災的緣故，兩次上奏退位，皇帝以温和的言辭拒絶了他的辭呈。授任太保，兼任太尉，侍中照舊。

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

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虚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兹高選。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

世宗實行考察擢升的辦法，元雍上奏疏説：

私下以爲三年考察成績，是百王通行的典章。現在任職在上中等級的，三年升一階，無固定職事的官員在上等的，四年升一級。清閑的官員，本來不是虚設，有的因賢明能幹而晋升，有的因長期勤懇而推舉。如他們没有能力，不應愧列這高標準的人選中。他們既以才能升到朝廷官員中，有的在

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絶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絶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槩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禄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

京城以外的營鎮裏任職，遥遠地出使阻隔的疆域，催辦督促拖欠的租賦，考察檢核州鎮，都是清閑官員，充任繁雜的差遣。等到考察擢升，貶入到清閑的行列。檢查無固定職事的人，不是才能都差，稱職的人，不一定都賢明。然而考察清閑官員依據多年的時間，考察事務煩瑣的官員依據較少的歲月，在上違背上天恩澤的普降，在下産生不同等對待的痛苦。又探尋景明年間的規則，没有折算考察的條文；正始年間的奏議，有給與奪取的級别。表明不統一的考察，不是出自聖上仁慈的心思；改變典章常規，是有關官員的意願。又探尋考察等級的上奏，委托在擔任固定職事者的手中；涉及到評定勤勞，絶不出自清閑官員的筆端。於是使在職的人得以施展自我勤懇的才能，無固定職事的人獨獨没有推誠相與的地方。以上下的清閑加以抑制，以旨意規則的評定加以限定，致使身旁侍衛宫中官吏，抱有委屈的言論；守衛宫廷的武人，懷有不能申述的遺憾。想要平定四海，憑什麽達到呢？另外清閑官員值勤，一個閃失就成罪過；奉命出使有過失，差錯一點點就治罪。囚禁所及的事情，不因職事閑散而優待；節日喜慶的賞賜，不因俸禄輕微而增加賜予。罪過的處罰，和擔任職事者没有不同；考察擢升的機會，年代不相等。臣下聽説君主的行事一定記載，記載不合規範，後世如何觀察？《詩經》説“王家差事做不完，哪有時間去休息”，又説“難道不想回家鄉，國家誓約不敢忘”。茂盛的楊柳，用來叙述出征的戰事；紛紛的大雪，又申述整頓部隊的辛勤。如果扣除來往的時間，就是《採薇》的詩篇廢棄，《杕杜》的歌辭罷除。另外擔任職事的官員，遇吉事喪事請假，省視服侍，祭掃參拜，動不動經歷一百天，有的因病不斷請假，動不動超過一年。出征在途中，辛勞安泰超出一百倍。痛苦歡樂的情勢，不是任職事者的同類；在家私下閑散，不是料理事務的日子。評論優越

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彦。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戚，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奬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

説到繁重，先應扣除他們的時間。

武人本來牽引上格的擔任羽林，中格的擔任虎賁，下格的擔任直從。有的多年征戰戍守，没有什麽地方没到過；有的連年披戴鎧甲，負重到千里之外；有的經過戰鬥受到損傷；有的年老體力衰竭。現在試用本格，要求他們像當初一樣，有和先前不同的，就退還削奪級别。這就是要求他們不衰退，在道理上是不通的。另外出使蕃邦的人，必定抽取朝廷有聲望者。有的經歷險阻一千多處，有的走過危難地段上萬里，不時有死亡的憂慮，都懷着不返回的悲痛，以靈魂骨肉奉行忠誠，以死完成使命。先朝賞賜規則，以爵位品秩爲報酬；現在改變標準，衹到官階勞績。折算後來代替考察，違背了使者願望。這不是用來奬勵《皇華》而推崇《四牡》的做法。

復尋正始之格：泛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泛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泛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泛代考。新除一日，同沾階榮，下第之人因泛上陟，上第之士由泛而退。

再探索正始年間的規則：普加後任職者列在上中等的，三年升一階；普加前任職列在上中等的，六年升一級。三年一次考察，是自古以來通行的制度。現在以普加前六年升一階，檢查没有過失，成倍的年代加級。以此推論，表明是以普加代替考察。剛授任一天，一同沾濡官階的榮耀，列下等的人因普加而上升，列上等的官員由普加而退後。

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盗，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奸宄。甄琛啓云："爲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采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

臣下又見到部尉的地位品級，本來處於九品以外，頒布在明確的法令中，實行已經很久。然而近來因爲里巷盗賊多，以部尉聲威輕不嚴厲，想升品級到清流中，來制服奸猾的人。甄琛上奏説："訂立法令者施行後加以觀察，不便利就改正。"私下以爲這話有可采用的地方，聖上仁慈閲覽後，另行提高了宰尉的級别。

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

現在考察的規則剛宣布，心懷不滿的人很多。臣下私下觀察，也以爲不可以，衹要光大國家法典，改正它有什麽困難？

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

世宗於是召見元雍共同討論當時事務。

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决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

肅宗初年，詔令元雍入宫住在太極西栢堂，咨詢决斷大政，給予親信二十人。又詔令元雍擔

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

任宗師，升任太傅、侍中，兼任太尉公，王爵照舊。另外下令將作大匠，營造國子學寺，給予元雍居住。領軍于忠攬權專横，僕射郭祚勸元雍調走他。于忠發怒，假托詔令殺死郭祚和尚書裴植，罷免元雍的職位以王的身份回到第宅。朝廷有大事，派黄門郎前去咨詢訪問他。于忠不久又假托詔令，將要殺元雍，就這事詢問侍中崔光，崔光抗拒他，纔作罷。

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

不久，靈太后臨朝聽政，調出于忠任冀州刺史。元雍上奏疏説：

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師傅，宜保護聖躬，溫凊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絶。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栢堂，尸立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僚，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禄，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

臣下剛進栢堂，看到詔書旨意的施行，全部出自門下省，然而臣出君行，没有悔改之心。每每讀過後傷心哀憐，看到後情緒悲切，深深地知道不可以，不能够禁止。這是臣下的第一個罪過。臣下近來愧處中樞機構，兼之充任師傅，應該保護聖上身體，關心聖上早晚的冷熱。而于忠身任武職，統領隨意，阻隔内外，使朝見拜謁簡略斷絶。皇上的居處飲食，各處不知道，國家的安危，也不參預，出進栢堂，如僵尸站立而已。這是臣下的第二個罪過。于忠策劃要殺死臣下，依賴執政大臣堅决阻止。另外令僕卿相，隨意提升罷免，調任授予官職，多不經過十來天，貶退賢士良才，專意接納心腹，威風震撼百官，勢力傾滿朝野。臣下見到情況如此，想調出于忠擔任雍州刺史，鎮守安撫函谷關以西，在心中還没施行，反被于忠廢黜。我愧居官位空受俸禄，辜負恩愛私情。這是臣下的第三個罪過。先帝逝世，儲君繼位，這是君父的固定策謀，臣子的永久準則，加以賞賜的道理，自古就没有。于忠既爲臣屬，受先帝恩惠，喪亡的時候，竭盡節操是正常的道義，到東宮迎接陛下，是臣下平常的事務，如果不這樣，還要做什麽？然而于忠欲念高入雲霄，坐着邀取封爵。往日抑制了他，相交鋒恐怕造成禍患。臣下因權臣的欲望，不敢違背他，就召集王公卿大夫，議論户邑的多少。清河王臣元

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顔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内外，横干宫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夭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

懌，是先帝的親弟弟，見識度量寬廣明朗，當衆發表議論，不因勤勞而賞賜他，害怕違背權臣的旨意，看他的臉色而授爵位。臣下知道不可以，却隨波逐流而順從他。這是臣下的第四個罪過。于忠在門下省掌權，并且擔任宰輔，又總管宫廷軍隊，任崇訓宫衛尉，身兼内外職務，蠻横干預宫中事情。這是臣下的第五個罪過。古代遇重大罪過，必定命三公相會，期限到十天，是看重死刑的緣故。先帝登位，十七年中，小民犯罪，還寬大處理，朝廷高官，不殺一人。現在陛下登位，時間不到半年，殺死僕射、尚書，如同鋤一根草，這是于忠掌權假稱詔令，擅自施行殺戮。臣下知道而不能救助，這是臣下的第六個罪過。

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顔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

臣下獲得太傅宰相地位，時間不到一年，難以寬恕的罪過，顯露出來的不僅一種，以什麽情形而居處，有什麽臉面而生存，雖然經過恩典原宥，還有多餘的責任，恭謹回到家中，伏地聽憑法官發落。

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勛，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户，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

靈太后感激于忠保護自己的功勛，不追究他的罪過，增加元雍的封邑一千户，授任他爲侍中、太師，又加授使持節，以本身官職兼任司州牧。

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綉、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并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録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

元雍上奏疏請求：王公以下的侍妾，全部不准使用穿戴織成的錦綉服飾、金玉珠寶，違犯的人以違犯聖旨判罪；奴婢全部不能穿綾羅印花絲織品衣服，衹能是没有紋彩的絲織品而已，奴僕穿布衣服，都不能用金銀製成釵帶，違犯的人抽打一百鞭。太后采納他的建議，而不能長久實行。詔令元雍乘坐人拉車出進宫中的旁門。又以本身官職兼録尚書事。元雍接連上奏疏推辭，詔書以美好的言辭加以否定，詔令侍中敦促曉諭。詔令元雍早晚侍奉講授。

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録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

肅宗處理朝政，授任元雍爲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録尚書照舊。肅宗行冠禮，元雍兼太保，和兼太尉崔光輔助施行加冠禮。詔令元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升職位爲丞相，賜給儀仗鼓吹，加倍授予飾有花紋的木劍，其餘全部照

故。又賜帛八百匹，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内外，與元叉同决庶政。歲禄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璫冕，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

舊。又賜帛八百匹，和一千人擺設酒宴的器具，催促元雍馬上受命。詔令元雍依照齊郡順王元簡在太和年間的舊例，朝見後引入座位，特地優待減去叩拜伏地的禮儀。總領内外官員，和元叉共同决斷各項政事。一年俸禄一萬多匹，穀粟到四萬石，歌女侍妾滿屋，兒子們以上等珠裝飾帽子，榮耀尊貴的顯赫，兄弟中没有誰趕得上他。

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爲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妓侍，近百許人，而疏棄崔氏，别房幽禁，不得關豫内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竪丁鵝自至宫内，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第一位妃子盧氏逝世後，元雍另娶博陵人崔顯的妹妹，十分有姿色受寵幸，想作爲妃子。世宗起初因崔氏世代號稱“東崔”，地位寒微聲望低下，不想同意，很久纔准許。延昌以後，元雍多交合歌女侍妾，將近百許人，而疏遠拋棄崔氏，用另外的房屋囚禁，不能參與家政，僅僅給予衣食而已。以致身旁不再有婢女雜使，子女想探問母親，一定要報告，准許後纔能見面。不久，崔氏突然逝世，人們多説是元雍毆打殺了她。靈太后答應賜給元雍歌舞女藝人，没有等到送來，元雍就派遣手下宦官丁鵝自己到宫中，挑選了四人，假冒賞賜而回到第宅。太后責備元雍擅自行事，追回并停止賜予。

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勛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爲丞相府。

孝昌初年，詔書説：“近來丞相府没有開設，陰陽没有變化。王秉持明智處於首位，功勛聲望隆盛重大，道德庇護百姓，威風遍及華夏邊地，體貼國家如同家庭，盡忠而有節操，可以開府設置佐史。”不久罷除司徒，作爲丞相府。

孝莊初，尒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相國，謚文穆王。

孝莊帝初年，尒朱榮想殺害朝廷官員，就説元雍將策劃作亂，元雍在河陰遇害。追贈元雍爲假黄鉞、相國，謚號爲文穆王。

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既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叉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元雍見識短淺，又没有學問，雖然位居朝官首位，不爲當時人心所推重。他以皇親而尊貴，地位處於宰輔，從熙平年間以後，朝廷大權被剥奪旁落，他不能堅守正道匡正輔助，祇恭敬順從而已。等到清河王元懌死後，元叉專斷朝政，天下人將責任歸咎於他。

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爲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謚曰文孝。

嫡子元泰，字昌，很有名聲。擔任中書侍郎，不久升爲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和元雍同時被殺害。追贈他爲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謚號爲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元斌，繼承爵位。武定年間，官位到尚書右僕射。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端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兖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兖，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德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户。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元泰的哥哥元端，字宣雅。容貌美麗，閱讀了許多圖書。出仕爲散騎侍郎。屢經升遷到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外出任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這時蕭衍派遣將領侵犯逼近徐州、揚州，朝廷授任元端爲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理軍隊事務。賊寇平定後，被任命爲鎮軍將軍、兖州刺史。不久蕭衍的將領再次侵犯徐州、兖州，包圍逼近州城。元端率領州中文武官員抵禦，得以保全。因功勛被封爲安德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户。返回，授任都官尚書。和元雍一起被殺害。追贈他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兒子元峻，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叡

泰弟叡，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玩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禄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元泰的弟弟元叡，字子哲。看輕榮耀利益，愛好耽玩琴瑟書籍。出仕爲通直散騎侍郎，升衛尉少卿，改任光禄少卿，封濟北郡王。和元雍一起被殺害。追贈他爲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兒子元徽，普泰年間，繼承爵位。出仕爲通直郎。武定五年，因和元瑾等人謀劃反叛，受刑而死。

元誕

叡弟誕，字文發。少聰惠，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户。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户。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孝静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謚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二子子亮爲後。

元叡的弟弟元誕，字文發。年輕時聰明機智，有風度儀表。出仕爲通直郎，升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爲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户。加授龍驤將軍。晋封爵爲昌樂王，食邑七百户。調任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孝静帝初年，任命他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逝世，追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州牧照舊，謚號爲文獻。没有兒子，以元斌的第二個兒子子亮爲後嗣。

誕弟勒叉，勒叉弟亘，亘弟伏陀，伏陀弟彌陀，彌陀弟僧育，僧育

元誕的弟弟勒叉，勒叉的弟弟元亘，元亘的弟弟伏陀，伏陀的弟弟彌陀，彌陀的弟弟僧育，

弟居羅。出帝初，勒叉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陀封武陽縣，彌陀封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并開國伯，食邑四百户。天平中，并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僧育的弟弟居羅。出帝初年，勒叉封在陽平縣，元亘封在濮陽縣，伏陀封在武陽縣，彌陀封在新陽縣，僧育封在頓丘縣，居羅封在衛縣，都爲開國伯，食邑四百户。天平年間，都授任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逃到函谷關以西，封國被削除。其餘的在齊國接受禪讓後，爵位依例降低。

北海王元詳 元顥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禄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

北海王元詳，字季豫。姿態容貌美麗，舉止高雅。太和九年封，加授侍中、征北大將軍。後來被任命爲光禄大夫，解除侍中、將軍職位。後又兼侍中。

從高祖南伐，爲散騎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并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户。遷侍中，轉秘書監。

跟隨高祖向南征伐，擔任散騎常侍。高祖從洛陽向北巡視，元詳時常和侍中、彭城王元勰都在車輛中，陪同侍奉在左右。到高宗射擊立碑的地方，高祖停下車輛，詔令幾個弟弟和侍臣，都試着射出有多遠，僅元詳的箭衹差高宗的箭十多步遠。高祖贊許他，拍手歡笑，於是下詔刻石立碑，親自寫制書。設置五等諸侯，元詳獲食邑二千户。調任侍中，改任秘書監。

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游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娱，善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行宫，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沔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并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餞之，詔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况江吴竊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

皇帝向南征伐，元詳代理中領軍，留守京城，賜給鼓吹一部，披甲執兵器的衛士三百人，兼督察修建的事務。高祖賜給元詳的文書説："近來游神於什麼事業？古籍六經，哪部書不能娱樂，妥善端正風紀，整肅這支禁衛部隊。"元詳後來到行宫朝見，高祖接見他。元詳慶賀平定沔水以北，高祖説："我因京城南面没有肅清，神勇的軍隊暫時出動，沔水以北的幾座城池，都柔順歸服，這是將領士兵的效命，不是我的功勞。"元詳回答説："陛下德行超過唐堯、虞舜，功績超出周朝、漢代，到南方的風尚，從這裏開始。"元詳回洛陽，高祖爲他餞行，詔令元詳説："從前，淮夷叛變抗命，所以有三年的戰鬥；鬼方不接受命令，以致有幾年的出征。何况長江吴地自稱帝王，到現在一百年，我一定要掃蕩南部海域，然後回歸。現在夏天停留在這裏，所以和你相見，好好守衛京城，滿足我的心意。"趙郡王元幹逝世，任命元詳代行司州牧。授任護軍將軍，兼任尚書左僕射。

高祖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

高祖逝世前，遺命元詳擔任司空輔佐朝政。

世宗即位，以詳有營構之勤，增邑一千户。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將軍、録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别，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實勖贊冲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貂章即已敕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慚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録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

世宗即位，因元詳有修建城池的功勛，增加食邑一千户。元詳因皇帝在服喪期間，不接受。世宗處理朝政，元詳調任侍中、大將軍、録尚書事。咸陽王元禧圖謀反叛，元詳上奏疏請求解除職位。詔書説："出自一個人的事情，罪過不牽累德行，形貌不同性情有别，忠誠叛逆本來殊異。所以父親被殺兒子興盛，義理高懸唐堯時代；弟弟受戮哥哥榮升，事迹顯見周朝魯國。元禧和國家，不同體而同血緣，既肆行目無君主的叛逆，哪顧兄弟間的親密。叔父的忠心顯著於兩朝，誠意盈滿於宗廟，協助我這年幼無知者，保衛宏大的基業，哪容因微小的顧慮，忘記宰輔的重任，印章飾物已經下令送回，希望不再申述。皇位屬於渺小的我，談到這件事，面臨紙張慚愧遺憾，惋惜感慨都深。"元詳又上奏疏陳述解職，詔書又不准許。授任太傅，兼任司徒，侍中、録尚書事照舊。元詳執意推辭，詔令派人敦促勸解，纔接受。

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奸劫難除，爲蠹日久，群盗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網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禄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没。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遏掠成盗，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盗賊多有'。昔黄、龔變風，不由削禄；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群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賞有常典，風謡黷賄，案爲考第。"世宗從之。

元詳和尚書省八座上奏説："私下以爲奸亂劫掠難以消除，爲害已久，盗賊群起作亂，是國家的憂患。所以五種刑罰施用，還有人陷入法網遭誅殺；道德隱微遏制凶殘的人，寧息偷盗的行爲。所以頒布制令下發條例，名分是治理的根本，綱舉目張，是政務的關鍵。恭謹探尋剥奪俸禄的條款，頒布已滿一年。然而京城的尹、令，善惡容易得知；邊遠的州牧郡守，有的就難確知，都上下一條心，互相掩蓋。假使有賊寇發生，隱秘不報告，有的以搶劫爲偷盗，有的阻止擄掠而成偷盗，更使賊寇發生難以知道，偷竊更爲嚴重。臣下等人一同議論，如果依照制令剥奪俸禄，那麽縣裏没有一整月的縣令；根據條例貶降廢黜，郡上没有滿一年的太守。這個制度如一定施行，就是所謂的'法令越分明，盗賊反倒越多'。從前黄霸、龔遂改變風尚，不由於剥奪俸禄；張敞、趙廣漢受到稱贊，哪裏是畏懼貶降廢黜？然而安撫的規則，得失在於人。以爲可以重新選拔謹慎的官員，依照法律彈劾禁錮，不應輕意修改法令，廢黜衆多官員。現在請求修改制令條例，回附法律條文。凡激勵自己公平清廉者，

賞賜有不變的典章，風聞貪污受賄的，檢查後考定等級。”世宗聽從了這個建議。

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

元詳接受任命，這天夜晚狂風大作電閃雷鳴，拔起了庭院中十圍粗的大桐樹，倒立在原處。當初，世宗掌握政事，元詳聽説彭城王元勰有震撼君主的顧慮，而想剥奪他的司徒，非常擔心別人議論，所以任大將軍，到這時纔任司徒。上天的威風如此，有見識的人知道元詳不能善終。世宗在鄴城練兵，元詳和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城。

初，太和末，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僚憚之。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剥遠近；嬖狎群小，所在請托。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不見許，乃令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爲威虐，親命毆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葬訖，猶毁墋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即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綢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

當初，太和末年，元詳以小弟弟的身份獲得喜愛，景明初年，又以小叔叔的身份受尊崇寵信，地位名望都到極點，百官畏懼他。然而貪婪没有滿足，收受賄賂很多；公私經營販賣，侵占剥削遠近的人；寵愛親近小人，各處私相囑托。珍奇美麗的物品堆積，聲樂女色奢侈放縱，建築裝飾第宅，壘山掘池，費用上萬萬。又在東掖門外，大路的南面，驅逐逼迫小民，奪占房屋。以至有靈柩在屋中，請求延長到安葬而不被准許，於是派人用車載棺材到里巷，過路的人哀傷嗟嘆。元詳的母親高太妃，也頗協助他作威作福，親自命人毆打別人，怨恨的聲音接連不斷。妃子，是宋王劉昶的女兒，不被重視。寵愛的侍妾范氏，喜愛同於夫妻，到她死的時候，忍受不住悲痛，以致安葬完畢，還毁棄墓道而看她。上奏請求追贈平昌縣君。元詳又和母輩的安定王元燮的妃子高氏淫亂，高氏就是茹皓妻子的姐姐。嚴格禁令左右的人，自始至終保密。元詳一向依附茹皓，又因淫亂相善，來往密切。茹皓娶妻時，元詳親自到他家中，歡快飲酒到爛醉。

詳雖貪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别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宫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啓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

元詳雖然貪婪奢侈搜刮財貨，爲朝野所聞知，而世宗尊敬隆盛，寄托没有替代，軍隊國家的大事，總攬決斷。每次上奏，事情都被准許。元詳時常另外住在華林園的西面角落，和都亭、宫館緊相連接，也通宫殿後門。世宗時常秘密前往他的處所，飽飲整日，他受寵到這種地步。另外元詳受任，利用私人慶賀，上書請求世宗光臨。世宗接連前往南面的第宅，到元詳的後堂，和高太妃相見，稱呼爲阿母，伏在地上而敬酒，

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并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

禮節如同家人。到出來時，高太妃時常叩拜相送，舉杯祝願說：“願官家千萬歲，每年到我母子房舍一次。”起初，世宗親自處理政事，元詳和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都被召進宮，共同乘坐牛車，防衛嚴密。高太妃當時惶恐急迫，以爲元詳必定死去，也乘車到路旁，哭着送元詳到金墉。等到元詳等人得以免死，高太妃說：“從今以後，不希望富貴，衹希望使母子平安，和你打掃市集討生活。”到這時尊貴寵信到極點，不再說有禍患失敗的道理。

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爲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静等專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淫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塵敗憲章，虧風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横至耳。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圍守，外内不通。世宗爲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訓，方乃肆兹貪醜，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實合刑典，

後來遭高肇誣陷，説元詳和茹皓等人謀劃作亂。這時元詳在南面的第宅，世宗召喚中尉崔亮進入宫中，下令糾察元詳的貪婪淫亂，以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静等人獨斷恣意的事實。崔亮於是奏告元詳：“貪婪損害公私利益，淫欲擾亂典章禮制。朝廷近來因軍隊國家費用大，禁止各軍鎮各種獻納，而元詳擅自發令，命官府付予物價。驅趕民衆奪取别人家業，奢侈地修建私人房舍。淫亂污穢没有道德，失去尊卑的禮節；敗壞典章制度，虧損風尚教化的綱紀。請求以現有事實，免除元詳所任官職，交付鴻臚剥奪爵位，下令禁止行動，交付廷尉治罪。”并彈劾茹皓等人，夜晚就逮捕囚禁在南臺。另外虎賁一百人，包圍守住元詳的第宅，擔心他驚慌恐懼而逃跑。世宗派遣左右的人郭翼打開金墉門，奔馳出去曉諭他，把中尉彈劾的事實給他看。元詳的母親高太妃見到郭翼，叩頭哭泣忍不住悲痛。元詳説：“確如中尉所糾察的，有什麽可憂慮的，衹恐怕還有更大罪過平白到來。别人送給我珍奇的貨物，我喜愛它們。果真收取了，我有什麽憂慮的呢?”私下自己寬慰。到天亮，茹皓等人都被賜令自殺，引見高陽王元雍等五王入宫議定元詳的罪過。對元詳單獨用一輛車防守，送他回華林園的住處。母親妻子在一起哭泣，進入居住的地方，小奴弱婢幾個人跟隨。官府的防衛十分嚴密，整夜敲木梆，排列坐着包圍防守，内外不通。世宗爲此十多天不到園中。遷移元詳到太府寺，包圍禁斷更嚴切。詔書説：“王地位兼具臺閣宰輔，親近無人可比，朝野矚目依賴，爲衆人

天下爲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逮坐，情有未安。可免爲庶人，别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别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名字，潛托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敕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秘器，賵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

瞻仰歸向。不能激勵德行保持道義，宣揚軌則，竟然恣行貪婪，醜陋暴行到處傳聞。遠負先朝兄弟相愛的寄托，近違國家推心敬重的期望，法官執行法律，實在該用刑罰，天下爲公，哪能因私情壓制？衹是我的叔父零落，留存下來的没有幾人，馬上就逮捕法辦，心有不安。可以免他爲平民，另外修建房屋，依法令囚禁，終生加以限制。國家不幸，言罷感慨萬千。”於是在洛陽縣東北角建房舍，二十天建成，將要遷徙元詳居住到裏面。遇上家奴幾個人，暗中結交朋黨，想要搶出元詳，秘密抄出名字，暗中托侍婢通報元詳。元詳剛接過觀看，而門前防守主管的人遠遠看見，衝進來，從元詳手中拿到，呈報上去。到夜晚，防守的人報告，元詳哭了幾聲突然死去。元詳自從到太府寺，命他的母親妻子，回到南面的房舍居住，五天來一次，和他相見。這天夜間，母親妻子不在，他死在侍婢手中。到天亮，報告他死的消息。詔書説：“北海叔突然離開我們，悲痛思念抽泣哀傷，情感不能控制。明天就舉辦喪事，可下令準備喪事回到南面的第宅，各王和皇室宗親，全令前往。賜給棺材，贈送物品的數額一律依照廣陵王的舊例。”

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奸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膿。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户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妒，獨不妒也！”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

元詳起初被囚禁，就把同高氏淫亂的事告訴了母親。母親大怒，很痛切地責駡他，説：“你自己有妻妾侍婢，年輕漂亮如花朵，爲什麽忽然間同高麗這婢女通奸，導致這個罪行。我得到高麗，將要吃她的肉。”就用棍棒打元詳的背和兩脚一百多下，自己動手打，打得累了就命奴僕代替。高氏一向嚴厲，元詳每有細小的罪過，就加以責打，用粗絲綿裹着棍棒。到這時，去掉了絲綿，都打得長瘡流膿。元詳受棍棒的痛苦，十多天纔能站立。又打他的妃子劉氏幾十棒，説：“新媳婦是大户人家的女兒，門當户對，畏懼什麽呢？却不管束丈夫。婦人都妒忌，你却獨不妒忌！”劉氏笑着接受責罰，最終没有話説。

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

元詳貪婪淫亂的過失，雖然傳遍遠近，而死的時候，罪行没有確定的名稱，遠近都嘆息奇怪。停尸五年。永平元年十月，詔書説：“故太傅北海王出自先代皇帝，特别受到親愛，受遺詔

輔，冲昧攸記。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克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疑戚。”謚曰平王。

輔政，我深記在心。不想他晚年氣節没有德操，最終缺乏死後的榮耀，可追復王爵，定下日期營造墳墓，稍微安慰死者的靈魂，以旌陰疑戚。”謚號爲平王。

子顥，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禄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

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豳、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户，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

於時，葛榮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顥至汲郡，屬尒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顥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并如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顥啓其舅范遵爲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充逼，未得行。顥令遵權停於鄴。顥既懷異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己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密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顥異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然後遣軍候顥逆順之勢。

兒子元顥，字子明，繼承爵位。年輕時意氣風發，有豪放的氣概。被授任爲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改任宗正卿、光禄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改任都官尚書，加授安南將軍。外出任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不久被御史彈劾除去名籍。

後來，賊寇頭領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人騷擾豳、華各州，就恢復元顥的王爵，以本號將軍加授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去討伐明達。元顥輾轉戰鬥向前進，接連打敗賊寇部衆，解除豳州、華州的圍困。因功勞增封邑八百户，進軍號爲征西將軍。又授任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照舊。不久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餘職位照舊。遇蕭寶夤等人在平涼大敗，元顥也逃回京城。

這時，葛榮向南推進，逐漸逼近鄴城。武泰初年，任命元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去抵禦葛榮。元顥到達汲郡，遇尒朱榮進入洛陽，推尊擁戴莊帝，詔書授任元顥爲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都照舊。元顥因葛榮向南侵犯，尒朱榮放縱爲害，就留連觀望，圖謀自求安全的計策。在這以前，元顥上書請求他的舅舅范遵擔任殷州刺史，范遵因葛榮强盛逼近，没有到任。元顥命范遵暫且停留在鄴城。元顥既心懷另外的謀劃，就派遣范遵代行相州事務，代替前任刺史李神，做自己内外的援助。相州行臺甄密先前接受朝廷旨意，委任他守衛鄴城。他知道元顥有另外的打算，恐怕范遵發生變亂，就互相聯絡廢黜范遵，仍舊推舉李神代理州中事務，然後派遣軍隊關注元顥作亂的動向。

顥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顥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遂以顥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

元顥因事情與願望不相合，就和兒子冠受率領左右的人投奔蕭衍。元顥見到蕭衍，哭泣着自我陳述，言辭悲壯，蕭衍認爲他很奇特，就封元顥爲魏主，借給他兵士將領，派他向北進入。永

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爲都督，於考城拒之，爲顥所擒。又克行臺楊昱於滎陽。尒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

顥以數千之衆，轉戰輒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尒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冠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轅而出。至臨潁，顥部騎分散，爲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娑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安二年四月，在梁國城南登祭壇祭天，稱孝基元年。莊帝詔令濟陰王暉業擔任都督，在考城抵禦他，被元顥擒獲。又在滎陽攻克行臺楊昱。尒朱世隆從虎牢撤退，莊帝向北巡視。元顥於是進入洛陽，改稱建武元年。

元顥以幾千人馬，轉戰各處都攻下，占據城池，號令由自己發出，天下的人心，向往他的風範政治。而他自以爲是上天所授，心中頗驕傲懈怠。從前賓客中親近的人都受到寵信厚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情飲酒，不顧軍隊國家事務。所統轄的南方兵士，欺凌劫掠街市鄉里。朝野無不失望。這時又殘酷聚斂，官府私人均不安寧。莊帝和尒朱榮回師討伐元顥。自己在河梁抗拒，國家的軍隊在馬渚渡河，冠受戰敗被擒獲，因之相繼失敗。元顥率領部下幾百名騎兵和勇敢健壯的南方兵士，從轘轅逃出。到達臨潁，元顥所率騎兵逃散，元顥被臨潁縣中兵士殺死。出帝初年，追贈元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年間，兒子娑羅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項

顥弟項，字寶意。起家爲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禄少卿、黄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爲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户。莊帝初，拜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户。俄遷中書監、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項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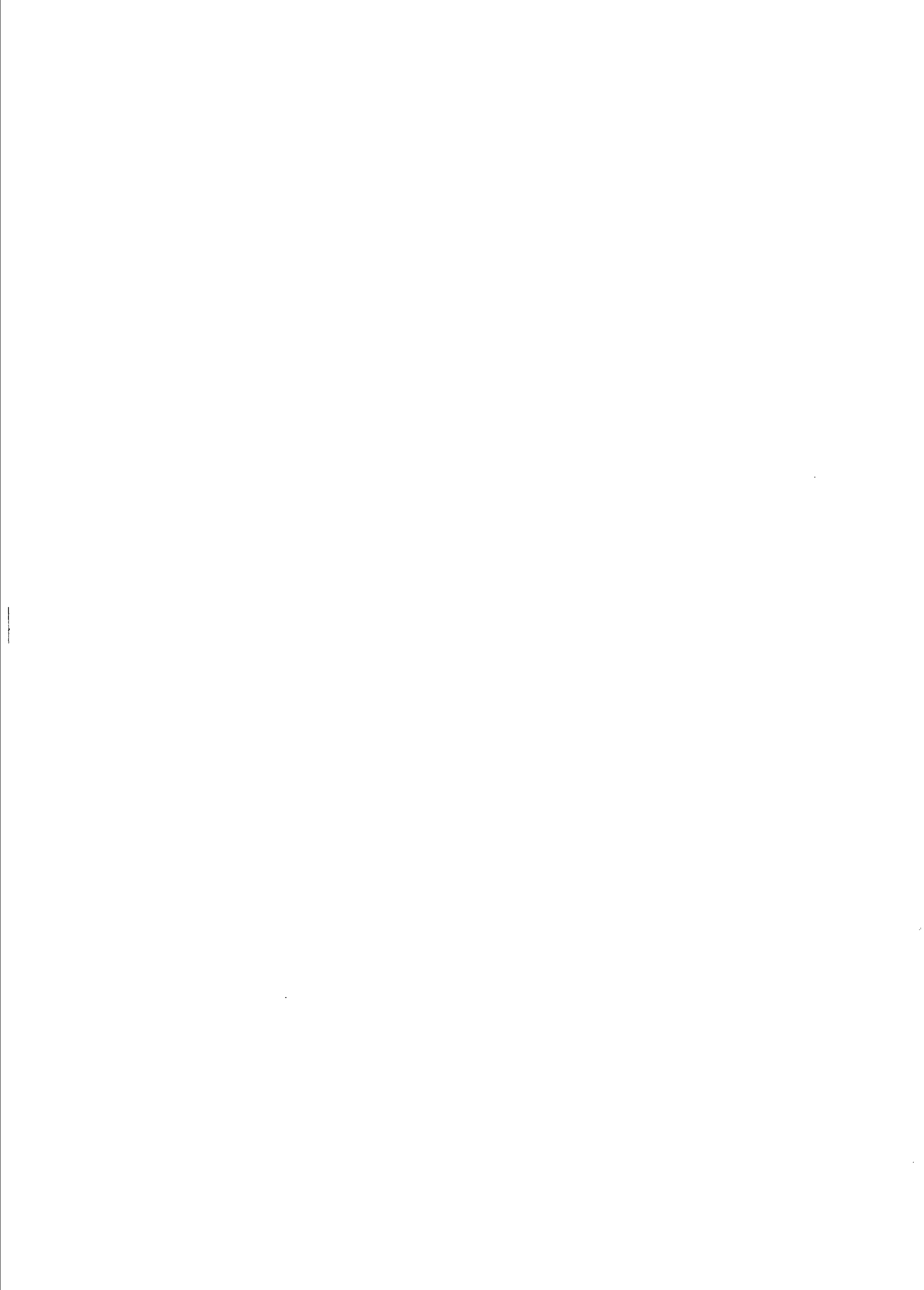
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元顥的弟弟元項，字寶意。出仕爲通直郎，改任中書郎，歷任武衛將軍、光禄少卿、黄門郎。外任平北將軍、相州刺史。擔任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户。莊帝初年，任命他爲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一千户。不久調任中書監、左光禄大夫，兼任尚書右僕射。又任命他爲車騎大將軍，加授侍中。元項没有其他的才幹，因是皇室親屬很早居於重要職位。哥哥元顥進入洛陽，成敗没見分曉，就得意忘形，被當時人嗤笑。元顥失敗，他秘密逃竄，被别人捉住押送，在都市斬首。出帝初年，追贈元項爲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

兒子元衍，繼承爵位。武定年間，擔任通直散騎侍郎。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夭，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間言，亦自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史臣曰：顯祖的各個兒子，都在太和年間聽聞道義。咸陽王名望大地位高，因自我猜疑謀劃作亂。趙郡王違犯國家法度，最終謚號爲靈。廣陵王早年有明於觀察的稱譽，不幸中道夭折，太可惜了。高陽王才能學問都不足，最後獲承棟梁職責，孝昌年間的叛亂，大概不足够責備他。北海王道義上不明兄弟之情，奢侈淫欲自取滅亡，雖然禍難由於讒言，也是自招憂患。元顥攻取土地如同拾取遺物，滅亡不等轉過脚根，哪裏是守衛没有辦法，大概是上天要滅掉他。



魏書卷二十一(下)

列傳第九(下)

獻文六王(下)

彭城王

彭城王元勰 *元劭*

彭城王勰，字彦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毁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捨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

彭城王元勰，字彦和。自幼聰慧，資質不同常人。太和九年，封爲始平王，加授侍中、征西大將軍。元勰出生而母親潘氏去世，這年顯祖逝世。等到懂事，請求追補服喪。文明太后不准許，就哀傷三年，不參加吉事慶典。高祖對他大感驚奇。他機敏而特别好學，不分晝夜，廣博閲覽經籍史書，很喜愛寫文章。

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禄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内，參决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户，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

高祖改革，元勰被解除侍中、將軍職位，任命他爲光禄大夫。又授任侍中，長久在宫中值勤，參與决斷軍隊國家的重大政策，各項事務，無不參與。等到皇帝向南征伐，任命元勰代理撫軍將軍，率領宗族子弟組成的軍隊，在皇帝身邊守衛。設置五等諸侯時，元勰獲食邑二千户，改任中書令，侍中照舊，改封彭城王。

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并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皇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皇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觴情始

高祖和侍奉的臣屬登上金墉城，回頭看到殿堂後面的梧桐、竹子時説："鳳凰不是梧桐不肯栖息，不是竹枝不肯吃，現在梧桐、竹子都茂盛，難道能降下鳳凰嗎?"元勰回答説："鳳凰順應德行而前來，哪裏是因竹子、梧桐而能降臨的呢?"高祖説："憑什麽這樣講?"元勰説："從前虞舜時，鳳凰飛來；周朝興起時，鳳凰在岐山鳴叫。没聽説降落梧桐吃竹枝。"高祖笑着説："我也没希望鳳凰降下來。"後來在清徽堂宴請侍奉的臣屬。太陽落山，轉移到流化池芳林的下面。高祖説："此前宴會開始，君臣嚴肅，到將結束

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咏。”遂令黄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仍爲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時，酒興纔酣暢，而天色將暗，竟不能盡興，留戀剩餘的時光，所以又引見你們。”於是仰觀梧桐樹枝的繁茂，説：“‘梧桐山桐，果實茂密，安樂君子，無不美儀’，現在林下各位賢人，足以能够歌咏。”就命黄門侍郎崔光朗讀晚春時節群臣應詔詩。到元勰的詩句，高祖就爲他改動一個字，説：“從前祁奚推舉兒子，天下以爲他非常公道，現在見到元勰的詩句，纔知道中書令的推舉不出自私心。”元勰回答説：“臣下顯露這篇拙作，正顯示出聖朝的私心，仰仗神筆刊正，纔能得到好名聲。”高祖説：“我雖然琢磨了一個字，還是玉的本體。”元勰説：“臣下聽説《詩經》三百篇，可用一個字概括。現在陛下刊正一個字，足以使詩句價值連城了。”

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傘，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勰禍與身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

元勰上奏疏請求免去侍中職位，詔書説：“王公顯官的美好，等待你發揚光大，人才缺乏的時候，哪容你辭職呢？努力思慮仿照聖人，希望一定有所資助。”高祖後來前往代都，停駐在上黨的銅鞮山。路旁有十多棵大松樹。這時高祖撑上傘，就邊走邊賦詩，命人拿給元勰看，説：“我開始創作這首詩，雖然不止七步，也不算遠。你可作一首，等到我這裏，得要作成。”這時元勰離皇帝十多步，就一邊行走一邊創作，没到皇帝身邊就作成了。詩句説：“問松林，松林經過幾許冬？山川往昔定如何，風雲却與千古同。”高祖大聲笑着説：“你這首詩也是調侃責備我而已。”下詔説：“弟弟元勰的生母潘氏過早辭世，顯貴的名號没有加授，元勰禍難與生俱來，傷痛隨形體産生，現在因他思念，很爲悲慟憐憫，可追贈爲彭城國太妃，來安慰活着和去世的人。”又授任元勰爲中書監，侍中照舊。

高祖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并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

高祖向南討伐漢陽，賜元勰代理中軍大將軍，加授鼓吹一部。元勰因頻繁受到寵信賞賜，就當面陳述説：“臣下聽説兼顧親疏而兩用，合并同異而推舉，這是古代的既成做法，臣下希望在後世傳誦。陳思王請求而不獲准，愚臣不請求而獲得。哪裏衹是今古不同，知遇與否大異，不僅僅曹植遠遠地羨慕臣下，這也是陛下跨越魏文帝而不回頭。”高祖大笑，握住元勰的手説：“二



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汝但克己復禮，更何多及？”

曹因才華名聲互相妒忌，我和你以道德互相親近，據此說來，與前代豪傑相比沒有慚愧。你儘管約束自己使一切言行合乎禮制，還有誰趕得上呢？”

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群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并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疏，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慚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睿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

高祖親自在清徽堂講解喪服制度，安逸舒緩地對群臣說：“彥和、季豫等人年歲幼小，早登朝班，失去慈父的教導，都沒有學習禮儀，時常想要我講解喪服。我自感對文義理解膚淺粗略，拖下來沒有同意。近日因酒醉坐在一起，輕率答應了他們，所以委屈朝廷賢士，便將親自解說。將要登上講臺，慚愧與畏懼交織於心中。”御史中丞李彪回答說：“從古代到現代，沒有天子講說禮儀的。陛下聖明深湛，事情超越百代，臣下得以親自秉承旨意，是千載難逢的。”

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敕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

元勰跟隨征伐沔水以北，賜帛三千匹。授任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高祖又下詔說：“天明就交戰，可命令將領士兵整頓軍容。”元勰於是親自統領大軍。不一會兒，有兩隻大鳥從南方飛來，一隻飛向行宮，一隻飛向幕府，都被人捕獲。元勰對高祖說：“開始有隻鳥，望着旌旗倒下，臣下以爲大吉。”高祖同他開玩笑說：“鳥畏懼軍威，難道衹是中軍大將軍的謀略嗎？我也分到了一隻。這是大好事，兵法書上都這樣說。”到天明，就大敗崔慧景、蕭衍。這天夜晚下大雨，高祖說：“我聽說國家軍隊獲取勝利，時常遇上雲雨。現在攻破新野、南陽和摧毀這些賊寇，果然降落時雨。這話是可信的。”元勰回答說：“水德的應運而興，遠合上天心意。”高祖命元勰寫一篇布告，元勰推辭說：“臣下聽說布告，是發到四海，顯露到人們耳目中的，必須宣揚聲威謀略，來給天下人看。臣下的小才能，哪堪大用途？”高祖說：“你豈止是親爲詔命，也是因文才通達，盡可動手寫作吧。”等到寫成，特別像皇帝的文章，有見到的人，都說是皇帝手筆。高祖說：“你所寫的，別人說是我所作，不是哥哥就是弟弟，誰能辨別？”元勰回答說：“子夏在先代聖人面前受到嗤笑，臣下又將在今後受到責備。”

及至豫州，高祖爲家人書於勰

等到達豫州，高祖以家人身份寫信給元勰

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勤，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接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蠲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以我親，乃減己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

說："教化風尚密切細微，禮樂刑政威嚴莊重，如果不從内心深處日加勉勵，如何能恭敬行事？時常想設置一個宗師，來整肅我元氏家族。你論親情是宗室親王，論地位是中書監，風度才幹，足以成爲楷模。時有口頭命令，你都謙遜推辭，我難以違背你的謙下，拖延到現在。宗室禮制的重任，除了你還能寄托給誰？現在就把宗室禮儀委托給你，督責你完成任務，有不遵從教化典章的，隨時報告，我另外整肅治理。如果宗室有罪過，隱瞞不檢舉，將集中責罰你。以法度相激勵，希望勸勉改正。我早晨聽聞道理晚上辭世，不算遺憾。"元勰次日當面陳述說："奉詔令專門主持宗室禮制，糾察檢舉違法行爲。臣下聽說'自身行爲端正不發令而執行，自身行爲不端正即使發令也不順從'。臣下在宗室中缺乏長幼的順序，接人待物没有傑出人才的禮節，時常利用請求，已經得到哀憐照顧。没想到今日詔書，終究不能同情免除。我仍然希望聖上仁慈，給予免職。"高祖說："你協調衆人，前往慎重行事吧。"元勰上奏疏將一年的封國租税、官職俸禄、親近施與用來補助軍隊國家的開支，詔書說："切割自身保存國家，道理上是遠大的。不過你因與我親近，纔節省自己補助國家。官職俸禄可停交，親近、封國二事，准許三分接受一分。"

高祖不豫，勰内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别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欲進治。勰以高祖神力虚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

高祖患病，元勰在内侍奉醫藥，外面總領軍隊國家的事務，遠近整肅，人們没有不同的議論。徐謇，是當時的上等醫生，這之前，請假回洛陽，等到召喚到來，元勰領他到另外處所，哭泣流淚握着手而對他說："您是當今時代的元化，皇帝氣力疲乏危險，希望您竭盡心力，專心致志治療。如果聖上身體日益康復，使四海有依賴，你將獲得意外的賞賜；不然，就有不可預測的誅殺，不但事關榮辱，而且生死由這而定。您可要努力啊！"左右見到的人，無不悲傷哭泣。等到帶進去，徐謇就要準備用藥。元勰因高祖神志氣力虚弱，僅命用有味道的食品保養。元勰暗中在汝水邊設祭壇，依照周公舊例，祭告天地、顯祖請求延長高祖性命，乞求用自身代替受死。高祖次日疾病稍退。從懸瓠前往鄴城，元勰時常在車

嘗之，而後手自進御。

中侍奉陪坐，日夜不離高祖身旁，飲食必定先嘗，然後親手送上。

車駕還京，會百僚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算。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爲群將之最也。别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疏。比纏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勰悲泣對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勳，增邑五百户。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疴，頓發汝潁。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遺食捨寐，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兹保康，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薦逼之日。安外静内，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户。"勰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祗膺。"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

皇帝回到京城，在宣極堂會見百官，施行合祭論功的禮儀。命令舍人宣布旨意："元勰輔佐六軍，出兵荆楚之地，沔水以北的功勛，時常協助謀劃。跟隨討伐新野，有攻克城池的策略；在鄧城受命，有大勝的報效。功勞是衆將中最高的。將另外授任賞賜，不替代他的功勞。"高祖對元勰説："我和你們幾人，早年遭受艱難困苦，後來遇上離散，時常以爲情誼隨事情而疏遠。近來患病一年，危險如同寒冬的樹葉，不是你這弟弟，情繫忠孝，誰能事必躬親，先嘗藥物膳食。時常尋思這件事，感想深遠。"元勰哭泣回答説："臣下等人往日遭遇父親早逝，很遺憾長留世間，依靠陛下撫養，得以厠身人群之中。哪裏想到上天没有鑒别，又使聖上身體欠安，萬國懸念，百姓屏住呼吸。起早睡晚的辛勞，哪能申述心中的痛苦？"因打敗慧景等人的功勛，增加食邑五百户。高祖又下詔説："我幼年身體單薄，長大後心中操勞，因長期思慮過度而生病，突然在汝水潁水發作。第六弟元勰，孝順和周王的弟弟相等，感應同姬旦可比，忘記飲食放棄睡眠，一切都親自動手，敦促醫生勸勉進膳，誠意力量都用盡，導致我康復，實在依靠弟弟。另外秉持事務協調政令，百官憑藉，折衷法度，各項事務得以成就。在雨水時節安撫軍隊，在敵軍進逼之日指揮戰鬥。安定外部平静内部，是功臣的主要内容。侍奉照料的勞績，可因兄弟之情不加褒獎；輔佐光大的勤懇，實在是功在國家。應該有所報答賞賜，來彰明國家的功績，可以增加食邑一千户。"元勰推辭説："臣下受知遇是緣於親近，盛衰的事情相等，以此獲得賞賜，很違背心願，乞求收回成命，來平息誹謗的言論。"詔書説："你在家中能孝悌，處在官府一定忠誠，近來辛勤憂慮，足以傳遍朝野，祇可恭謹接受。"不久任命元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照舊。

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内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

不久蕭寶卷的將領陳顯達進犯，高祖又親自討伐他。詔令元勰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領六軍。這時，高祖患病。元勰推辭説："臣

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托，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托，而況汝乎？"行次淯陽，高祖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托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敕。"

下侍奉疾病没有時間，六軍必須有所委托，事情不能兩件同時進行，心力又衰竭。請求另派一位親王總領軍隊大事。"高祖説："軍隊事務、侍奉疾病，都依仗你。疾病如此，我深深憂慮不能好轉。安定六軍、保衛國家的人，捨掉你還有誰？哪容隨便請求，來違背心中的寄托。宗廟國家所依賴的，僅在你身上。諸葛孔明、霍子孟以異姓而受托付，何况是你呢！"途中停駐淯陽，高祖對元勰説："我的病加重，你可要努力。"皇帝到達馬圈，離賊寇營壘幾里，顯達等人出營交戰，各將領大敗顯達。元勰調度各軍，將要攻打賊寇營壘，這天夜裏撤退。高祖病得厲害，對元勰説："長短是命中注定，死生有大限，我的氣力疲乏危險，將不能救治了。雖然打敗顯達，國家的安危，在這次行動，國家所依仗的，僅在你一人。霍子孟以異姓而受托付，何况你親近賢明，能不勉勵嗎！"元勰哭泣説："士人在做平民時，還爲知己者效命，何况臣下出自先帝，和陛下聯結光輝，實在應竭盡股肱的力量，獻出忠心。不過臣下出入於喉舌部門，每每身居要職，等到寵信顯赫，聞名遠近。又參與輔政，機要政務都歸名下，震撼君主的聲音，受疑忌是必然的。這是周公旦逃避，成王疑惑的同類情形，陛下喜愛臣下，這就没有達到始終如一的美好。臣下不是厭惡榮華捐棄勢力，不是推辭重任請求安逸，衹是希望仰賴陛下如日照耀的英明，下念愚臣忘記退讓的禍患。"過了很久高祖説："我尋思你的話，道理實在難以否定。"就親手詔令世宗説："你的六叔父元勰，美好的規範盛大的德行，和白雲同樣純潔；厭惡榮華捨棄職位，有松樹竹子般的心。我自幼和他交往，以道德志趣互相提携。他時常請求解除朝廷官職，恬淡率真於山壑之間，我以長兄的重任，不忍心他遠離。哪能再委屈他任世間職務，長期受世俗羈絆。我死了以後，可准許元勰脱去朝官服飾，滿足他謙虚自抑的性格。不要使成王的朝廷，反而懷疑姬旦的聖明，不也是很好的嗎？你是孝子，不要違背了我的命令。"

及高祖崩于行宫，遏秘喪事，獨

等到高祖在行宫逝世，保守喪事秘密，僅和

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决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櫬，還載卧輿。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宫至魯陽，乃發喪行服。

右僕射、任城王元澄以及左右的幾個人商議對策，將高祖遷放到坐乘的小車中，元勰等人出入如同往日，探望疾病送進飲食，處理外面的奏事。幾天後到達宛城，就在夜間將坐乘的小車推進郡中的廳堂，得以收殮放進棺材，用卧車載回。六軍内外没有人知道。派遣中書舍人張儒，帶着詔書徵召世宗來見皇帝。棺材到了魯陽，纔發布喪事穿喪服。

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彦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顔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内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宫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勰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

世宗即位，元勰跪下交付高祖寫有遺令的幾張紙。咸陽王元禧懷疑元勰發動變亂，停留在魯陽郡外面，很久以後纔入城。對元勰説："你不但辛苦勤勞，也危險到極點。"元勰怨恨他，回答説："哥哥見識高年紀大，所以知道有危險，我是握蛇騎虎，不覺得艱難。"元禧説："你是恨我後到而已！"自從高祖患病，元勰時常住在行宫中，親自侍奉醫藥，日夜不離高祖的身邊，以至於衣帶很少解開，蓬頭垢面。皇帝病得久了愛發怒，因之遷怒他人。元勰時常被譏諷責駡，言辭嚴厲，痛斥身邊侍奉人員，動不動將要誅殺。元勰盡心地承接顔色，多有補助救護。等到高祖逝世，陳顯達剛逃奔，擔心高祖死亡的消息泄露，以致受逼迫，元勰内心雖然悲傷，外表上顯示出吉祥的面容，出入舉動，神態容貌和平常没有不同。等到到了魯陽，東宫的官屬，多懷疑元勰有二心，暗中懷有防範畏懼心理。而元勰以誠意相待全依禮法，没有一點過失。元勰奏上高祖謚號的議論説："恭謹查閲謚法，按時祭祀爲'孝'，五宗安寧爲'孝'，道德廣博傳聞爲'文'，規劃治理天地爲'文'，仰惟大行皇帝，道義實在相應，應該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爲高祖，陵墓爲長陵。"世宗聽從了他的奏議。

既葬，世宗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乃

安葬高祖後，世宗執意任命元勰爲宰輔。元勰頻繁口頭陳述高祖遺旨，請求滿足一向的心意。世宗面對元勰悲傷哀慟，每每不答應他。元勰頻繁上奏疏報告，辭義懇切。世宗難以違背高祖遺令，就滿足他的雅志，但仍逼他在外地爲官，就任命元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元勰便上奏陳述辭讓，又當面申述以前

述職。

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勛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絶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内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掃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静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咏。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户。"詔曰："覽奏，倍增崩絶，未足以上酬勛德，且可如奏。"勰頻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恪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馳實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届京。展泄哀窮，指不云遠。"勰乃朝於京師。

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蕃陝，入御衮章，内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勰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静。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勰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户。

的意思，世宗執意堅持不准許，元勰纔就職。

尚書令王肅等人上奏："臣下等人聽説表彰功德，道理崇尚於前代君王；酬勞功勛親近親人，意義高懸於神聖典章。所以姬旦輔佐周朝，擁有曲阜；東平王輔佐漢朝，寵信超過各藩國。彭城王元勰重大的謀略在心中昭明，英邁的風度在身外顯示，協助廓清天下規範，掃除漢水沔水的凶氣。遇先帝逝世，勝利退兵，安定六軍，寧静南方疆域。托升聖皇於天道，開拓魏國的福祉，在宰輔之位論治道，國家策略端莊盛美，七種德行廣爲傳揚，九種功績民衆歌咏。臣下等人在一起商議，元勰應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詔書説："閲覽奏疏，倍增傷悲，往日封授不足以報答功勛德行，可如奏疏所言封賞。"元勰接連上奏疏執意推讓，世宗答應了他。世宗給元勰寫信説："我奉遺令到現在，悲傷思念氣結喉塞，歲月流逝，便接近冬末，時常思慮聞聽道理，承受教導。叔父謝絶榮華閑居於外，我可不容許突然離開大德之人。外出藩國幾月，心中遥遠的思念實在深沉。現在派遣主書劉道斌宣布悲傷的思念，希望叔父前來探望，一定要趕到京城。使我得以宣泄哀傷，指望時間不遠。"元勰於是到京城朝見。

景明初年，蕭寶卷的豫州刺史裴叔業獻出壽春歸附，詔令元勰爲都督南征諸軍事，其餘官職照舊，和尚書令王肅前往壽春迎接。詔書説："五種倫理道德是治理的樞機，古代重視合適人選，除非親近賢明兼具，不能承受這一任務。王以清明的德行顯貴的親屬，職任爲師傅，外出居住陝地藩國，入京統領朝綱，内外和諧，民衆神明歸往。現在率領軍隊，聲威名號應加重，可再授予司徒，以擴大威望實權。"又詔令元勰以本來官職兼任揚州刺史。元勰減省刑罰以禮制加以引導，給與民衆休養生息，州境中没有事故，遠近安寧。揚州所統轄的建安戍守頭領胡景略仍然爲寶卷堅守不投降，元勰從水陸兩路討伐他，景略反綁自己出城投降。自從元勰到了壽春，東面平定城池據點，直到陽石，西面降服建安，山蠻順從命令，斬下首級擒獲俘虜，以數萬計。元勰

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勛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玆炎蒸，衡蓋飄颻，經略逾時，必有虧損。淹違詣覿，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效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黄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祗勞。"徵勰還朝。

升爲大司馬，兼任司徒，其餘職位照舊。增加食邑八百户。寶卷又派遣將領陳伯之駐守肥口，胡松又占據梁城，水軍相接達二百多里。元勰調度將領士兵，分别攻打各營，伯之、胡松率領部衆出城交戰，各將領攻打他們，斬首九千級，俘獲一萬人。伯之等人僅孤身逃脱，駐守在烽火。元勰又分别命令各將領頻繁作戰，伯之計策用盡後夜晚逃跑。淮水以南平定，詔書説："王服屬尊貴地位爲宰輔，德行功勛没有第二人超過，我孤單的心懷愚昧的見識，憑藉王的教導保護。近來因壽春剛開拓，鎮撫的任務重大，所以命王親自統領軍隊，遠到淮水以南安撫。頂着烈日暴曬，車蓋飄動，攻取經歷時節，一定有虧損。長久分離不相見，日夜牽挂在心。加上克敵制勝宣揚規範，聲威成效都顯著，公私稱道，按道理應嘉獎。雖然不日就要勝利返回，仍無法表達思念，可派遣給事黄門侍郎鄭道昭前去那裏恭敬慰勞。"徵召元勰回朝廷。

勰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進曰："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玆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迹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

元勰行政崇尚寬大，絲毫不侵犯，淮水以南的官吏民衆，追述他留下的恩惠，至今思念他。起初，元勰平定壽春時，擒獲蕭寶卷的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幾人，元勰誠摯地禮待他們，時常讓他們參與同坐。王果利用閑暇進言説："我們幾人長期分離，白頭流亡，回頭瞻望西方的夕陽，剩下的光陰不多。現在遭遇聖人教化，正應盡自己的愚笨高齡，施展微小的才能，不過在南方家中百人，生死分離，乞求回到長江南，來展示魏國的恩澤。"元勰同情而答應了他們。王果又感謝説："殿下相待，超過國家傑出人才。我們幾人現在返回，上受仁慈的恩德，請讓我們期待您出兵，我們在長江南接應。"到這時王果等人纔返回。元勰就是這樣地爲遠方人所思念。

勰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勰曰："比鳳皇未至，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邊附，而寇竪昏迷，敢鬥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勰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

元勰到達京城，世宗前往東堂接見，詔令元勰説："近來鳳凰没到，爲蒼生黎民的教化，所以委屈尊貴的謀略，安撫懷柔邊境歸附者，然而敵寇昏亂迷惑，竟敢在淮楚地區交戰。叔父策略高明，隨機消滅平定他們，在今日凱旋，足以慰藉悲傷的思念。"元勰道謝説："臣下愧任主

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竪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慚天顔，實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勰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録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縶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願。常凄然嘆息，以詔旨殷勤，僶俛應命。

帥，安撫新舊歸附的人，而不能宣揚軍威導以恩德，以威風懷柔遠近。以致小賊伯之，驅趕帶領部衆，侵犯邊境城堡。不僅上慚陛下，實在也下愧朝官。《春秋》之中指責主帥，臣下實在相應。仰賴陛下仁慈深厚捨棄罪過，所以使愚臣得以免去罪責。”元勰頻繁上奏推辭大司馬、兼任司徒和所增食邑，請求回到中山。詔令不准許。隨之授任元勰爲録尚書、侍中，司徒照舊。元勰堅決推辭而不能免職。元勰一向喜好恬静，不把權勢利益放在心上。高祖看重他的辦事能力，挽留他不同意。雖然逝世前留下遺詔，世宗又挽留，元勰每每違背心願。他時常悲傷嘆息，而因爲詔書旨意殷切，就勉爲其難接受任命。

時咸陽王禧漸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非烈情願，固强之，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礿祭，王公并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勰、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先帝不以臣虚薄，曲垂罔己之澤，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爲宰輔所抑，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還洛陽，敕總戎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静，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敕炳然，許遂冲退。雅操不

當時咸陽王元禧逐漸驕傲自大，經常有違法行爲，北海王元詳暗中報告世宗，世宗很怨恨他。又説元勰很得人心，不適宜長久在宰輔職位上，勸説世宗遵循高祖的遺令。元禧等人又調領軍于烈外出任恒州刺史，這不是于烈所情願的，元禧等人執意勉强他，于烈深爲怨恨。于烈的兒子于忠曾經在世宗的左右，于烈秘密地指使于忠報告世宗説：“諸王等人的想法不可預測，應該廢黜他們，陛下早日自己處理政事。”這時將要祭祀，王公都在宗廟東面的房中齋戒。世宗派遣于烈帶領守衛宫廷的壯士六十多人召唤元禧、元勰、元詳等人，引進去，在光極殿見面。世宗對元勰説：“近來南北事務繁多，不容滿足您淡泊的情操。我是什麽人，而敢長久違背先人遺令？現在滿足叔父隱居的意願。”元勰道謝説：“先帝不以臣下才能微薄，多方賜予無窮盡的恩澤，出入情意綿綿，公私事情不捨棄。自從陛下登上皇位，臣下屢次請求免去職位，既爲宰輔所壓下，也不爲陛下所許可。前年夏天，反復報告陛下，其時受到優待，外出任定州刺史。去年回洛陽，命令臣下總領兵馬到淮水肥水，雖然没有功績成效，有幸免去罪過。返回不久，又委任臣下不當據有的職任。臣下頻繁請求，都報告陛下得知。陛下孝心深厚没有改變，遵循先帝詔令，在上成就聖明的美德，在下滿足微臣的志向，感念今昔，悲喜交集。”世宗於是下詔説：

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賁》、《履》之操，邈焉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勰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構也。

“王往日崇尚清閑靜寂，立志捐棄世間事務，先帝喜愛明察至極，不剥奪這一想法，遺令昭然，准許淡泊退避。王一向的情操不改變，我也不敢違背。王現在就退位回到第宅，營建園圃，高尚的節操，確爲堅貞牢固，《賁》、《履》的操守，遥遠難以追回。而王的第宅剛建造，財力缺乏很多，建成的期限，一年半載不能够完成。可酌量派遣工匠差役，賜給材料磚瓦，依王所喜好，速令置辦，務必做到簡約樸素，以滿足王的心意。”元勰因此撰作《蠅賦》來表達感想，厭惡讒言誣陷。

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曷常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冲挹，俯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玆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絶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恪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遜，恪實暗寡，政術多秕，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

世宗又任命元勰爲太師，元勰便堅決推辭。詔書説：“天地分離，君臣的地位形成；上下地位既定，唱和的義理産生了。自古以來統領天下的君主，何嘗不是依賴明師，靠着賢良的輔佐，然後調和陰陽，規範民衆的呢？隱居而不返回的，先民中確有這種人，這就是所謂的完善自身而擾亂綱常，山林之士而已。賢人君子就不是這樣。委屈自己來安定民衆，艱苦自身來救濟百姓，這是所謂的以先知者啓發後知者，同受塵土而和天下一起清潔的人。我慚愧地以幼小年紀，繼承大位，實在依賴叔父匡正救助的功勞，叔父的確應永久兼任將相，來維護内外秩序。衹是逼於改變先帝旨意，害怕違背叔父淡泊心願，我抑制主張，來滿足您的情懷。近來水旱不和順，陰陽失調，所以委屈王出來評論治道，希望協和四季氣候。而且太師舒緩，不廢棄清閑高尚。所以周公旦再登位而居其職，尚父百歲而終其位。王的大義兼具家族祖國，道理上當遺棄獨自高尚，可派遣侍中敦促曉諭。”世宗又以家人身份寫信給元勰説：“元恪謹述：使者奉命返回報告，叔父仍然堅持淡泊情懷，我實在昏昧少德行，施政方略多有錯謬，匡正輔佐的寄托，仰賴尊貴的親人。叔父德行聲望都很高，師傅教導的責任歸向於您，豈能近拋家族祖國，遠崇清閑高尚呢？希望屈尊前來，滿足我全力關注的心意。”元勰不得已而接受任命。

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

世宗後來頻繁前往元勰的第宅。等到京兆王、廣平王暴虐不守法度，詔令守衛宫廷的隊主

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游，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率領羽林虎賁，囚禁各王在他們的第宅中。元勰上奏疏懇切規勸，世宗不采納。元勰既沒有山水的登臨，又失去知己的交游，僅面對妻子兒女，悶悶不樂。商議決定律令，元勰和高陽王元雍、尚書省八座、有才學的朝廷官員五日會集一次，參與討論有關制度的合適與否。而元勰從前侍奉高祖，并且聰明博聞，凡他所裁定的，當時英傑歸向景仰。加上美好的容貌，有風度，端莊嚴肅如神明，判斷調和合於法度，出進談笑，看到的人忘記疲倦。又加授元勰爲侍中。元勰喜愛文史，政事之餘，讀書不間斷。撰寫自古以來的帝王賢人直到魏代子孫，共三十卷，書名叫《要略》。他小心謹慎，毫無過失，雖然閑居家中，也沒有傲慢的神色和懈怠的面容。尊敬儒士英傑，全心地以禮相待。清廉正直節儉樸素，門庭沒有私人的請托。

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凶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携，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

元勰性格仁慈孝順，稟報朝廷，任命他的舅舅潘僧固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元愉作亂，僧固受逼迫順從他。尚書令高肇性格凶殘剛愎，殺害賢明傑出人士。另外高肇的哥哥的女兒，入宮爲夫人，順皇后逝世，世宗想立她爲皇后，元勰堅持認爲不可以。高肇於是在世宗面前屢次誣陷元勰，世宗不聽從。因僧固附和元愉作亂，高肇誣衊元勰北和元愉勾結，南面招集蠻人賊寇。元勰封國的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望高肇提携自己，設計完成這件事。高肇起初令侍中元暉奏報世宗，元暉不順從，高肇令左衛元珍報告這件事。世宗詢問元暉，元暉説明元勰没有這事。世宗再就這事詢問高肇，高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人，世宗就相信了這件事。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産，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

永平元年九月，召唤元勰和高陽王元雍、廣陽王元嘉、清河王元懌、廣平王元懷和高肇等人入宫。這時元勰的妃子正分娩，元勰就堅决推辭不前去。宫中使者接連不斷，不得已就命駕車，心中十分憂慮畏懼，和妃子訣别而登車。進入東掖門，過一個小橋，牛不肯前進，就抽打它，過了很久。又有使者責備元勰來得晚，就下令去掉牛，用人拉進去，在宫中飲宴。到了夜晚都喝醉了，各自到另外的地方休息。不久元珍帶

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輿從屏門而出，載尸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恶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秘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

着武士送毒酒前來。元勰説："我忠於朝廷，犯了什麽罪遭殺害！見至尊一面，死也没有遺憾。"元珍説："至尊怎麽能再見！王僅飲酒而已。"元勰説："至尊聖明，不應該無緣無故殺我，請求同告發我罪狀的人當面分辯曲直。"武士用刀鐶擊打了元勰兩下。元勰大聲地説："皇天！忠誠而被殺。"武士又用刀鐶擊打元勰。元勰於是飲下毒酒，武士殺了他。到了早晨，用被褥裹尸體，裝在車上從小門出來，載着尸體回到第宅，説是王因飲酒而逝世。元勰的妃子李氏，是司空李冲的女兒，號啕大哭説："高肇冤枉殺人，天道有靈驗，你不久將不得好死。"等到高肇因罪被殺，議論的人知道是有報應的。世宗在東堂爲元勰發布喪事，賜給棺材、禮服一套、贈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由大鴻臚料理喪事。

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内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宫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潜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慚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恒方，流咏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温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

元勰對國家有大功績，無罪被殺害，百姓爲他感到冤枉。道路上行走的男女，流着眼淚説："高令公竟冤枉殺死如此賢明的親王！"朝中無論地位高低的官員，無不垂頭喪氣。追崇元勰爲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爵照舊。賜給天子的車輛旌旗、虎賁帶劍兵士一百人、前後部儀仗鼓吹、喪車。有關官員上奏太常卿劉芳議論元勰的謚號説："王自幼德行優異，天資純孝，聰明過人，求學不必老師教授。傑出的操行，出自於本性；不同一般的美德，自幼而突出。等到入宫參與政事，制令有光彩；到了宰輔地位，宣揚五種倫理道德。漢水北告急，皇帝興師問罪，王在内侍奉醫藥膳食，在外總領六軍。等到皇帝逝世，上下哀傷慘痛。王奮發勇猛收斂悲慟，英明的謀略隱秘施行，保衛靈車，整頓軍隊返回。途經宛謝地區，到達魯陽，送别死者擁戴在世的人，不慚愧於周公霍光，稟承遺令做宰輔，遠方歸附近處安寧。出鎮陝地、恒山地區，贊頌傳遍燕趙；肅清長江以西，聲威震懾南越一帶。入京總領百官，各種事務都興辦起來，勤勞不怕難，有功更謙遜。温順恭敬和樂簡易，忠誠儒雅寬厚仁慈，舉止有法度，善始又善終。心懷高尚，大功告成而身

‘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彧傳》。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退。道義啓迪聖上心胸，美德光大世間典章。依照謚法，保衛君主平定天下稱爲‘武’，善於詢問周到通達稱爲‘宣’，請定謚號爲武宣王。”等到莊帝即位，追尊爲文穆皇帝，妃子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移牌位到太廟，廟號爲肅祖。記載在《臨淮王彧傳》。前廢帝時，遷走牌位。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竪游魂，窺覦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籍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頊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群、王辯等搔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效。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啓，乃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有二子。

嫡子元劭，字子訥，繼承封爵。通曉武藝，年輕時有氣節。肅宗初年，蕭衍派遣將領侵犯邊境，元劭上奏疏說：“僭越的小人魂魄游動，窺伺邊境，辛勞兵士幾個月，每天有上千兩黃金的耗費。臣下上憑先人資歷，繼承豐厚的秩俸，思量以微小的奉獻，來補助山海般的開支。臣下的封國在徐州，離軍隊很近，謹獻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中吏士二百人，來充當軍中用度。”靈太后贊許他的純正心意，而不准許。出仕爲宗正少卿。又授任他爲使持節、代理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這時，齊州平民劉均、房頊等人，煽動三齊地區民衆。蕭衍派遣將領彭群、王辯等人騷擾邊境，元劭接連有防守抵禦的成效。孝昌末年，靈太后失去德行，四方動亂，元劭於是有二心。被安豐王延明所薦舉，於是徵召入京任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元劭爲無上王。不久在河陰遇害。追謚他爲孝宣皇帝，妻子李氏爲文恭皇后。有兩個兒子。

韶字世胄，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元韶字世胄，繼承爵位。武定末年，擔任司州牧。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户。武定末，中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元韶的弟弟元襲，字世紹。武定初年，被封爲武安王，食邑一千户。武定末年，任中書侍郎。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子直 元寬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黄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疴濟難，效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撝增邑之賞；辭

元劭的哥哥子直，字方言。年輕時出名，被清河文獻王所賞識喜愛。出仕任散騎侍郎，改任中書侍郎。後來授任通直散騎常侍，升給事黄門侍郎。靈太后下詔說：“已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德隆盛，功勛卓著，協調先朝，開啓後代命運。抱病救難，報效漢水以北的忠誠；送別死者侍奉生者，竭盡魯陽以南的節操。宗廟依賴他而安寧，皇室基業因爲他而永久牢固。而他謙遜持守簡約，屢次抑制增加食邑的賞賜；推辭多接受

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勳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户，别封三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户，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子直封真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户，贈假黄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尒朱兆害之於晋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户。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户。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元子正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户。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即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相，王如故，鸞輅九旒、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

少，終歸保持初封的户邑。這不是追念舊日報答恩情、思念功勳酬謝德行的做法。可以前後所封户邑，另外封三個兒子爲縣公，食邑各爲一千户，希望以此略微慰藉仁厚的靈魂，些許申述朝廷典章。"子直被封爲真定縣開國公。外出任冠軍將軍、梁州刺史。不久患病，在南鄭悠閑自得，没有其他政績。徵召回京城，病死。追贈他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帝即位，追封他爲陳留王，食邑二千户，追贈假黄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授前後部儀仗鼓吹。

兒子元寬，字思猛，繼承王爵。授任散騎常侍、平南將軍。不久授任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尒朱兆在晋陽殺害他。没有後代，封國削除。出帝初年，追贈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再贈司徒公。

弟弟元剛，字金明。莊帝初年，封爲浮陽王，食邑一千户。武定末年，任宗正少卿。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元剛的弟弟元質，莊帝初年，封爲林慮王，食邑一千户。永安三年逝世。出帝時，追贈他爲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元劭的弟弟子正，容貌美好，性格寬厚和順。肅宗初年，封爲霸城縣公，食邑一千户。歷任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即位，授任他爲尚書令，封始平王。和哥哥元劭一起被殺害。追贈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相，王爵照舊，賜給皇帝車輛旌旗、車蓋裝飾、前後部儀仗鼓吹、虎賁帶劍衛士一百人，謚號爲貞。

兒子元欽，字世道，繼承爵位。武定年間，任散騎侍郎。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史臣曰：武宣王以孝順爲本質，忠誠建樹德行，文韜武略，自得於心中，協調於太和年間，哪是偶然的呢！至於居處安危時的操守，送别死者侍奉生者的氣節，周公旦無二心的道義，霍光

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志。烏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異姓的誠意，事情兼而有之。功勞大震撼君主，德行盛駭動世俗，讒言一獻上，最終不能保全志向。唉！周成王、漢昭帝那樣的君主也不容易遇到啊。

魏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孝文五王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武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悦。鄭充華生皇子�，未封，早夭。

孝文皇帝有七個兒子。林皇后生廢太子元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武穆王元懷。袁貴人生京兆王元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元懌、汝南文宣王元悦。鄭充華生皇子元恌，没有受封，早逝。

廢太子元恂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

被廢黜的太子庶人元恂，字元道。出生時母親死去，文明太后撫養照料他，時常放在身邊。四歲時，太皇太后親自爲他起名爲元恂，字元道，在這時大赦天下。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元恂爲皇太子。到元恂在宗廟行冠禮時，高祖到光極東堂，召元恂進見，用行冠禮的意義告誡他："冠禮顯揚於百代，是用來端正容貌，嚴肅臉色，和諧言辭的。容貌端正，臉色嚴肅，言辭和諧，就能整肅君臣關係，親近父子感情，和睦長幼次序。然後母親見面一定叩拜，兄弟一定尊敬，是用成人的禮節來要求。給你起表字爲元道，寄托的希望不輕。你應該循名而求義，來順從我的心意。"二十年，改表字爲宣道。

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爲定。及恂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

遷都到洛陽，詔令元恂前往代都。他的進退禮儀，高祖都爲他規定了。等到元恂入宮告辭，高祖説："現在你不應到代都，祇是太師在恒州逝世，我處於皇帝地位上，不能輕意奔赴舅家的喪事，欲派你到舅家表示哀傷，拜謁你母親的墳墓，竭盡做兒子的感情。你到了那裏，太師喪事結束以後的日子，應拜謁皇室陵園。拜謁後，可

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温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

到你的族祖南安王家問候一下。在途中，應當温習閲讀經書，就如同今天見到我一樣。”後來高祖每年出征巡視，元恂時常留守，主持宗廟祭祀。

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内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悦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静。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别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并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脱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

元恂不喜好讀書學習，身體肥胖高大，十分害怕黄河洛陽一帶的炎熱，心中每每追戀北方。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口婆心地規勸，元恂十分怨恨他。高祖前往崧山，元恂留守金墉城，在西掖門内和左右的人謀劃，想徵召牧馬的輕裝騎兵奔向代都，在宫中親手殺了道悦。領軍元儼關住門防守阻止，夜間纔得以寧静。天亮，尚書陸琇乘馬到南面禀報高祖，高祖聽到後驚訝惋惜，對外不説這件事，又到了汴口纔返回。召唤元恂指責他的罪過，和咸陽王元禧等人親自責打元恂，又命元禧等人替换，打了一百多棒，扶着拖他出去，一個多月不能起床。囚禁在城西另外的房屋中。高祖在清徽堂接見群臣，商議廢黜元恂。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都取下帽子叩頭道歉。高祖説：“你們所道歉的是私事，我所商議的是國家大事。古人説過，大義滅親。現在元恂想違犯父令背棄尊嚴，奔往恒州朔方。天下没有無視父親的國家，他是什麽居心，使我身心傷痛。這個小孩今日不除掉，就是國家的大禍患，如果等待我死以後，恐怕有永嘉年間那樣的禍亂。”就廢黜元恂爲庶人，安置在河陽，用兵士守衛，供給的衣服食物，大致上免除飢寒而已。元恂在困頓中，頗知後悔，總是閲讀佛經，叩拜佛像一心向善。

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粗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

高祖前往代都，於是到長安。中尉李彪利用機會秘密上奏疏，告發元恂又和左右的人密謀作亂。高祖在長安，派遣中書侍郎邢巒和咸陽王元禧，奉詔令帶毒酒前往河陽，賜令元恂自殺，這年元恂十五歲。用粗糙的棺材平常的衣服收殮，埋葬在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因犯法判處死刑，上告廷尉，稱説元恂以前被拘捕在京城附近時，有親筆信自己申訴不知道謀反事情，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扣壓不報告。賈尚獲罪關押在廷尉。這時李彪免職回家，高祖在鄴城，尚書上奏收捕李彪到洛陽，遇上大

出繫，暴病數日死。

赦，就不窮查事情始末。賈尚被放出來，突然得病幾天就死了。

初，高祖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内，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内。無子。

當初，高祖將要爲元恂娶司徒馮誕的大女兒，因女孩年幼，等待她長大。先爲元恂娶了彭城人劉長文、滎陽人鄭懿的女兒爲左右孺子，這時元恂十三四歲。高祖在天淵池乘船游玩，對郭祚、崔光、宋弁説："人生應自然開放，不可整日讀書。我想使元恂早晨出房讀經傳，吃飯後回房中，下午再出房，到日落結束。你們以爲怎麽樣？"崔光説："孔子説'血氣没穩定，戒備的東西是女色'，《春秋傳》説'白天用來訪求事務，夜晚用來安穩身子'。太子在幼年開始求學的時候，不應在白天的時候，捨棄書本到内室去，而且這不是保全柔弱身體，穩固長久壽命的做法。"高祖認爲崔光的話是對的，就不讓元恂白天進内室。元恂没有兒子。

京兆王元愉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爲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宫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中書監。

京兆王元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被任命爲都督、徐州刺史，委任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任長史，州中事務不分大小，都委托給陽烏。世宗初年，擔任護軍將軍。世宗留戀喜愛幾個弟弟，元愉等人時常出入宫廷，早晚睡眠停留，如同家人。世宗每天在華林園游玩射箭，元愉穿單衣騎馬跟隨，來往密切。升爲中書監。

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悦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托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産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宫，毁擊之，强令爲尼於内，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

世宗爲元愉娶順皇后的妹妹爲妃子，而不受厚待。元愉在徐州，娶侍妾李氏，李氏本來姓楊，是東郡人，元愉夜間聽到她的歌聲，喜愛她，她就得到寵幸嬖愛。罷州職回京城，元愉想提升尊崇她，托右中郎將趙郡人李恃顯做她的養父，從恃顯家以禮迎娶，生下兒子寶月。順皇后召李氏進宫，誹謗打擊她，强迫命令她在宫内爲尼姑，把兒子交給妃子哺育。一年多後，皇后的父親于勁，因皇后很久没有生育，就上奏勸説增加嬪妃侍妾。并讓皇后把李氏歸還給元愉，元愉與李氏舊日的情愛更爲深厚。

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

元愉喜愛寫文章，撰寫了不少詩賦。時常召集文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一起飲宴歡樂，招攬各地儒學賓客嚴懷

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

始愉自以職求侍要，既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内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携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縶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耽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没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元懌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并曰："此兒風神外偉，黄中内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群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

真等幾十人，設館舍禮敬他們。所得到的穀帛，大多施捨。又崇拜信仰佛教，用度常常接應不上。和弟弟廣平王元懷互相誇耀，競相攀比奢華，貪婪放縱不守法。於是世宗在宫中拘捕元愉加以審查，打了元愉五十棒，調出去任冀州刺史。

開始元愉自己求取侍從要職，而權勢低於兩個弟弟，暗中懷有慚愧遺憾，逐漸顯現在言語神色上。又因愛妾屢次遭到侮辱，内外受壓抑。等到在州中謀反，元愉就殺死長史羊靈引和司馬李遵，自稱接到清河王的密報，説高肇謀劃殺害主上。於是就在信都的南面設立祭壇，燒柴祭告上天，登上皇帝位。赦免天下囚犯，稱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令尚書李平討伐元愉。元愉出城抗禦國家軍隊，接連失敗，就環城固守。元愉知道大勢已去，携帶李氏和四個兒子數十個騎兵逃出城門，各軍追擊他，被捉住後押送到京城。下詔徵召他趕往京城，用家人的規矩加以教訓。元愉每當住宿在驛站時，一定握住李氏的手，竭力表達愛意。雖然在捆綁之中，飲食同往日一樣，毫無慚愧畏懼的神色。到達野王，元愉對别人説："雖然主上仁慈深情，不忍心殺我，我還有什麽面目見到皇帝！"於是嘆息流淚，斷氣而死，時年二十一歲。有人説是高肇派人殺了他。用小棺材收殮，埋葬了他。幾個兒子到達洛陽，都赦免了他們。後來靈太后命元愉的四個兒子都附注名籍，追封元愉爲臨洮王。兒子寶月繼承爵位。就改葬父母，追穿喪服三年。

寶月的弟弟寶炬，輕浮急躁品行淺薄，沉溺於酒色。孝莊帝時，特地封他爲南陽王。跟隨出帝陷落於函谷關以西。宇文黑獺殺害出帝，寶炬於是僭越稱帝。

清河王元懌，字宣仁。自幼機敏聰慧，容貌秀美，高祖喜愛他。彭城王元勰十分器重他，并且説："這孩子有風度神韵外表魁梧，帶中和之色德行充備，如果上天假藉他年歲，可與《二南》媲美。"元懌博覽經史，兼習各家學説，有文學才能，善於談論道理，寬厚仁愛有氣度，喜

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

怒不表現在臉上。太和二十一年封王爵。世宗初年，被任命爲侍中，改任尚書僕射。

懌才長從政，明於斷决，割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秃，亦藉渭陽之資，遂纂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减膳録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

元懌才能長於從政，明於决斷，分析各種事務，十分有名聲。司空高肇以皇帝舅父的身份受寵信，專擅權勢後，謀劃除去皇室中有才能的人，屢次誣陷元懌和元愉等人。元愉忍受不住憤怒，就在冀州起兵作亂。高肇利用元愉的叛逆，又誣陷殺害元勰。元懌恐懼不能免除禍患。高肇又放免囚徒，來樹立私人的恩惠。元懌利用侍奉世宗飲酒到酣暢時，就對高肇説："天子的兄弟，還有幾個人，而你苦苦相逼不止？從前王莽頭髮秃頂，也憑藉渭陽的資本，就篡奪漢室，現在你的奸邪形狀顯現出來了，恐怕又終將成爲禍亂的根源。"又對世宗説："臣下聽説衹有器物和名分，不可以借給别人。所以季氏旅行到泰山，孔子加以深深的譏諷；仲叔濫用車懸之物，左丘明引以爲重大的告誡。這是因爲天尊地卑，君臣的道理有分别，應該防微杜漸，不互相僭越。至於減膳食放囚徒，是君主的事情，現在竟讓司徒去做，哪是做臣屬的道理？而且陛下修明政教，聽訟斷案，則時雨降落，氣候和順，爲什麽使明君在上面失職，奸臣在下面竊取權力呢？助長禍亂的根基，就在這裏。"世宗笑而不答。

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咒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奸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人，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奸，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

肅宗初年，元懌升爲太尉，侍中之職照舊。詔令元懌裁决門下省的事務。又掌管經典義理的注釋。當時有個叫惠憐的僧人，自稱用念過咒語的水給人喝，能治愈各種病。病人到他那裏去的，每天有一千人以上。靈太后下詔賜給衣服食物，差役從優配備，使他在城西的南面，治療百姓的疾病。元懌上奏疏規勸説："臣下聽説法律有嚴防妖言惑衆的科條，禮制有杜絶妖冶淫亂的禁令，都是用來使光明居於正位，防治遏止奸邪的。從前在漢朝末年，有個叫張角的，也用這個方法迷惑當時人。論他的行爲，和現在没有不同。於是能誑騙誘惑民衆，導致黄巾軍的禍難，天下災難困苦幾十年，都是張角的緣故。從前新垣平奸猾，不能登明堂；五利將軍僥幸，終於遭誅殺。"

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

靈太后因元懌是肅宗的親叔父，德行爲衆人

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叉所疾。叉黨人通直郎宋維希叉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録》二十卷，以見意焉。

景仰，把朝政委托給他，事情如同周公霍光一樣。元懌竭力輔佐，把治理天下作爲自己的職責。領軍元叉，是太后的妹夫，仗恃寵信驕傲自滿。元懌依法裁斷，時常抑制他，遭元叉怨恨。元叉的黨羽通直郎宋維迎合元叉的旨意，告發元懌密謀反叛，囚禁元懌在門下省，審問元懌左右的人和朝廷顯要官員，顯要官員替元懌分辯，元懌纔得到昭雪予以釋放。元懌因忠誠而受誹謗，就搜集從前忠誠義烈人士的事迹，編撰《顯忠録》二十卷，來表達自己的心意。

正光元年七月，叉與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宫，囚懌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正光元年七月，元叉和劉騰在顯陽殿逼迫肅宗，關閉靈太后在後宫，囚禁元懌在門下省，誣陷元懌有罪行，就殺害了他，元懌時年三十四歲。朝野不分貴賤，瞭解和不瞭解的人，都滿懷悲傷垂頭喪氣，遠近震驚。在京城和返回的夷人，聽説元懌的喪事，爲之以刀劃臉的有幾百人。

廣平王元懷

廣平王懷。闕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别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廣平王元懷。闕有魏諸王。徵召進入華林别館，禁止出進，命四門博士董徵，傳授經傳給他。世宗逝世，纔得以返回。

汝南王元悦

汝南王悦，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測。悦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悦游，合服仙藥松术之屬。時輕與出采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悦之出也，妃住於别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悦事故。妃病杖伏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悦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有其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

汝南王元悦，喜愛讀佛經，閲覽經史書籍。性格不同常人，卓異難以揣測。元悦的妃子閭氏，是東海公的女兒，生有一個兒子，不受厚待。有個叫做崔延夏的人，用旁門左道和元悦交游，爲他調配仙藥松子白术之類。時常隨意外出采芝草，住在城外平民的家中。於是斷絶酒肉粟稻，僅吃麥飯。又斷絶房事轉而喜好男色。隨便向妃妾發脾氣，以至加以捶打，如同對待婢女差役。元悦出去後，妃子住在另外的房屋中。靈太后下令查問，帶她進宫，窮究元悦的事情。妃子因受杖卧病在床，瘡傷還没痊愈。太后因爲元悦棒打妃子，就下令禁止這種行爲。命令各親王和三藩王，凡有正妃患病一百天以上的，都派人上奏。如果還有棒打妃子的，就削奪封爵。

及清河王懌爲元叉所害，悦了無仇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叉大喜，以悦爲侍中、太

等到清河王元懌被元叉殺害，元悦全無仇恨的意思，竟然用桑落酒送給元叉，竭盡私人的逢迎。元叉大喜，任命元悦爲侍中、太尉。臨近

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闕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悦爲大剉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奸偷畏之而暫息。

任命時，元悦向元懌的兒子元亶求取元懌的服飾珍玩，元亶没馬上滿足要求。元悦就召唤元亶，打了他一百棒。元亶守喪還没安葬父親，身體瘦弱，突然遭到毒打，幾乎活不過來。闕元悦不斷呼唤阿兒，親自撫摸。闕元悦製作大剉碓放置在州衙門口，有盜竊者就要砍他的手。當時人畏懼他不循常規，能做出格的事，奸猾偷盜的人畏懼他而暫且罷手。

及尒朱榮舉兵向洛。既憶入間。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立爲魏主，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辯送置於境上，以覬侵逼。

等到尒朱榮起兵向洛陽進發。既憶入間。疑不久聽説尒朱榮在河陰殘酷殺人，就向南投奔蕭衍。蕭衍立他爲魏主，年號爲更興。蕭衍派遣他的將軍王辯送元悦安置在邊境上，來伺機侵犯。

及齊獻武王既誅榮，以悦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悦既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等到齊獻武王誅殺尒朱榮，認爲元悦是高祖的兒子，應該繼承大業，就派人表達自己的意願。元悦到達後，照舊輕浮狂放，動不動就有罪行過失，不能够扶立，就作罷了。出帝初年，授任他爲大司馬。去世。

魏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衛操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晋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説桓穆二帝招納晋人，於是晋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晋氏。東瀛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

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靈。智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沉浮得情。仁如春陽，威若秋零。强不淩弱，隱恤孤煢。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奸盗，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化無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招諭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絶後，致此有成。奉承晋皇，捍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命，奸盗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奸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

衛操，字德元，是代郡人。年輕時通脱仗義，有才幹謀略。晋國的征北將軍衛瓘委任衛操爲牙門將，多次出使到國都，有較多交往和依托。始祖逝世後，衛操和侄子衛雄及其同宗鄉親姬澹等十多人，一起來歸附，勸説桓穆二帝招集接納晋國人，於是晋國人依附的逐漸增多。桓帝贊許他，作爲輔相，將國中大事委任給他。等到劉淵、石勒發動變亂時，衛操勸説桓帝輔助晋氏。東瀛公司馬騰聽説後稱贊他，上奏給予將領名號。逐漸升到右將軍，封定襄侯。

桓帝逝世後，衛操在大邗城南立碑，來頌揚功德，説："魏，是軒轅氏的後裔。"其中説：桓穆二帝"聞名境外，外國歸附。治理國家統御民衆，威望禁令大行境内。聲名傳遍中華大地，光輝照耀民衆之中。智謀深遠，窮究幽暗達到光明。治理法則清明果斷，沉浮得到實情。仁義如同春天的陽光，威嚴猶如秋風掃落葉。强不欺弱，撫恤孤獨。以道德施教仁義盛行，感化而不用刑。國中没有奸賊盗竊，道路上有歌頌之聲。自西到東，變化不顯形迹。威武之師所向，不用交戰而平。南方歸順王室，北方制服丁零。招集曉諭夷人，都來歸附投誠。空前絶後，至此有所成功。擁戴晋皇，捍衛邊境。王室多災多難，天網鬆弛綱領。二帝雄心救濟遠方，不遭受禍殃。歲中剪除叛逆，以及奸盗豺狼。永安元年，歲在甲子。奸黨還在作亂，東西如狼峙立。竟敢逼迫天王，戰事屢次發動。仗恃人多肆行暴亂，殘酷

士。鄴洛邇隙，棄親求疏。乃招暴類，屠各匈奴。劉淵奸賊，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害無辜。殘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晋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瀛公司馬騰，才神絶世，規略超遠。時逢多難，懼損皇祀。欲引兵駕，獫狁孔熾。造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高算獨斷，决謀盟意。爰命外國，引軍内備。簡賢選士，命兹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至晋陽城。"

使用將領士兵。鄴城洛陽産生裂痕，抛棄親近尋求疏遠者。竟然招集凶暴族類，即屠各匈奴。劉淵這奸詐賊寇，結成同黨共相呼應。膽敢出擊并州疆域，殺害無辜。肆意破壞一片狼藉，城邑變成丘墟。交鋒戰綫長達千里，凶惡的敵人充斥道路。晋國治道順應上天，展示良好謀略。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瀛公司馬騰，才華無人可比，規劃策略超邁高遠。遭遇多災多難時代，畏懼損害皇室祭祀。打算率領兵馬出征，獫狁極爲强盛。於是設下權宜計策，救濟患難用特異之謀。想要招集外地救助，朝臣没人響應。高遠運思獨自决斷，定下結盟意向。於是命令外國，率軍到内地防備。挑選賢明士人，命令良好使者。派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人，奔馳送交文書，到達晋陽城。"

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昔桓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籍，列賞備物。大衆迴動，熙同靈集。興軍百萬，期不經日。兄弟齊契，决勝廟算。鼓噪南征，平夷險難。"

又稱道：桓穆二帝"心在皇室。相輔二衛，同心佐助。衛操展示謀略，衛雄奮發英勇。秉承命令會同商議，咨詢討論振奮有爲。從前齊桓晋文輔佐，功勞聞名於周室。顯揚名聲於典籍，賞賜各種物品。大衆發動，熙熙攘攘如威靈相聚。出兵百萬，不過一天。兄弟齊心合力，决勝於廟堂算度。擊鼓呼叫向南征伐，平定艱難險阻。"

又云：二帝到鎮，"言若合符。引接款密，信義不渝。會盟汾東，銘篆丹書。永世奉承，慎終如初。契誓命將，精鋭先驅。南救涅縣，東解壽陽。窘迫之邑，幽而復光。太原、西河，樂平、上黨，遽遭寇暴，白骨交横。羯賊肆虐，六郡凋傷。群惡相應，圖及華堂。旌旗輕指，羯黨破喪。遣騎十萬，前臨淇漳。鄴遂振潰，凶逆奔亡。軍據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内外，鎮静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於是曜武，振旅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毛不犯，百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

又説：二帝到鎮守的地方，"言論如合符契。接待誠摯，信義不改。會盟於汾水東，刻下丹書鐵契。永久尊奉，謹慎終結如同起初。立下誓言命令將領，精鋭部隊充任前鋒。向南援助涅縣，向東解救壽陽。困迫的城鎮，幽暗後再放光彩。太原、西河，樂平、上黨，突然遭受敵寇殘暴，白骨縱横交錯。羯賊肆行暴虐，六郡凋敝損傷。各類惡人互相呼應，圖謀禍及朝廷。二帝旌旗輕鬆指向，羯人黨羽聞風喪膽。派遣騎兵十萬人，向前靠近淇水漳水。鄴城於是從潰敗中振作，凶惡的叛逆四散逃亡。軍隊占據州城以南，鋒芒閃耀太行山。保衛内外，安定四方。志在竭盡全力，侍奉擁戴天王。忠誠寬恕顯赫，對外有攘患舉動。於是炫耀武力，整隊而歸。綿長道路不平坦，出入時過一年。秋毫不相侵犯，百姓稱贊。

域，奔救内患。棄家憂國，以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静朔，危邦復存。”

又云：“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回動大衆，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勛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蕃。憑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禄，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欷歔。悲痛煩冤，載號載呼。舉國崩絶，攀援靡訴。遠近齊軌，奔赴梓廬。人百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頹，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悲夫。”

又云：桓帝“忠於晉室，駿奔長衢。隆冬凄凄，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疹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經勛同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以豐厨。考行論勛，謚曰義烈。功施於人，祀典所説。”

又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絶。荒服是賴，祚存不輟。金龜簫鼓，軺蓋殊制。反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域嘉嘆，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刊石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于後，没有餘靈。長存不朽，延於億齡。”

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羯胡因釁，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絶，一州蒙祐。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勛攘大患，六郡無。

遍覽典籍，從古到今。没有聽説境外之人，奔赴解救内部患難。抛棄家庭憂慮國家，以危險替代安全。惟有公正深遠謀劃，面臨艱難能行權變。奉承天道順應人心，恩惠德行廣爲傳揚。協和戎族安定北方，危難國度又再生存。”

又説：“不是桓帝天資卓越，忠誠孝順出於自然。誰能超越常道，不做越軌行爲？感動大衆，激勵於公正之言。功勞救助方國州郡，勛績如光彩綿延。太平時日，入朝貢奉充任藩國。瞻仰皇宫車駕，步履越過三川。有德無禄，壽命不長。三十九歲，在永興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患病逝世。抛棄豪華殿堂，地爲雲中名都。國中失去恩德君主，哀傷感慨嘆息落淚。悲痛辛酸，號哭呼叫。全國傷心欲絶，戀戀不捨無處訴説。遠近車輛，奔往墓地。人們願以己身相贖，堵塞大門。高山變得光秃，茂密樹林凋落枯萎。仰面向蒼天訴説，痛哭傷悲。”

又説：桓帝“忠於晉室，駿馬奔馳遥遠路途。隆冬寒冷，四出征伐。遭受霜露雨雪，病入血脉體膚。以致逝世，壽命不長。以死於國事，謀略功勛同爲楷模。留名於碑刻，記載美事在晉朝史書。平北將軍哀悼，以豐厚物品祭奠。考察行事評定功勛，謚號爲義烈。功績施予人民，爲祭祀禮儀制度所稱道。”

又説：桓帝經國濟民，“使滅亡國度復存。邊地民衆依賴，國祚保存不絶。金印龜鈕排簫鼓鼙，車輛服飾不同常制。反推到二代，没人可與同列。并州境内嘉許贊嘆，北方民衆感受榮耀。各自竭盡忠心，思想傳揚美名。刻石紀功，繪製圖像。祭祀不絶，供奉純色全體牲畜。永遠留名後世，死後有餘威。長存不朽，綿延億萬年。”

贊頌文字又稱道：桓帝“如金玉般堅固剛强。順應期待時機，擁有北方。德行能够治理國家，武力平定四方邊荒。没有人不服從，境内大爲康樂。世道紛紜交錯，遭遇顛沛時運。羯胡利用縫隙，竟敢危害并州疆土。可憐下層民衆，死亡失去處所。桓帝率領部衆百萬，平定險阻。使滅亡國度復存使斷絶後嗣再續，一州得到祐護。功績顯赫如龍之文彩虎之威武。朱邑微小善行，

闕悉之來，由功而存。刊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晋光熙元年秋也。

留下恩愛在桐鄉。功勛爲攘除大患，六郡無。闕悉之來，由功績而存在。刻石寫下銘文，留給後代觀看。”這時是晋國光熙元年秋季。

皇興初，雍州别駕雁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録於傳。

皇興初年，雍州别駕雁門人段榮在大邗發掘得到這塊碑，文辭雖不華麗，事情應該記載，所以收録在本傳中。

桓穆二帝并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崇、衛清，并都亭侯；衛泥、段繁，并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内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

桓穆二帝都尊重衛操。衛操在穆帝三年去世。開始同衛操一同進入國内的同宗鄉親：衛勲，封安樂亭侯；衛崇、衛清，都被封都亭侯；衛泥、段繁，都任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任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任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任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封都亭侯；李壹，封關中侯；郭乳，封關内侯。都是桓帝所上奏授予的。六脩變亂時，活下來的大多隨劉琨的質子劉遵向南逃奔。衛雄、姬澹、莫含等人姓名，都記載在碑文中。

衛雄　姬澹

雄字世遠，澹字世雅，并勇健多計畫，晋世州從事。既與衛操俱入國，桓帝壯其膂力，并以爲將，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晋列其勛效，皆拜將軍。雄連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并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

衛雄字世遠，姬澹字世雅，都勇敢多謀，晋朝時任州從事。和衛操一起進入國内後，桓帝賞識他倆的體力，都委任爲將領，時常跟隨征伐，威名大爲傳布。桓帝奔赴國難，上奏晋室列舉他倆的功勛，都被任命爲將軍。衛雄接連有戰功，逐漸升到左將軍、雲中侯。姬澹也以勇敢功績聞名，桓帝末年，升到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年，都受信任。衛操去世後，二人都爲左右輔佐的人。

六脩之逆，國内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并爲群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種矣。”晋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晋人數萬衆而叛。琨聞之大悦，率數百騎馳如平城撫納之。會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澹之衆，欲因其鋭，以滅石勒。雄、澹諫曰：“亂民飢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

六脩叛逆，國内大亂，新舊相猜疑，互相殺戮。衛雄、姬澹都爲衆人所依附，謀劃要回到南方，對衆人説：“聽説舊人忌憚新人强悍善戰，想要全部殺死新人，我們不早日定下計策，恐怕没有人能活了。”晋國人和烏丸驚惶恐懼，都説：“無論生死都跟隨二位將軍。”於是衛雄、姬澹和劉琨的質子劉遵率領烏丸、晋國人幾萬人叛變。劉琨聽説後大爲高興，率領幾百騎兵趕到平城安撫接納他們。遇石勒攻打劉琨的樂平，太守韓據向劉琨求救。劉琨因得到衛雄、姬澹的部衆，想利用他們的鋭利，來消滅石勒。衛雄、姬澹規勸説：“動亂的民衆飢餓疲勞，不能馬上使用，應

而動。”琨不從，使雄、澹率衆討勒，琨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千餘，奔于代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該休息觀察裂痕再行動。”劉琨不聽從，指使衛雄、姬澹率衆討伐石勒，劉琨駐扎在廣牧爲後援。石勒率領騎兵同衛雄、姬澹交戰，姬澹大敗，率騎兵一千多人逃到代郡。石勒派孔萇追擊消滅了他們。

莫含

莫含，雁門繁畤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入國，含心不願。琨諭之曰：“當今胡寇滔天，泯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執，沉溺醜虜。唯此一州，介在群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竭寶，長子遠質，覬滅殘賊，報雪大耻。卿爲忠節，亦是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益？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含乃入代，參國官。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含家獨留。含甚爲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莫含，是雁門繁畤人。家族世代經商，資産積累到萬萬。劉琨任并州刺史，徵用莫含爲從事。莫含居住靠近邊塞，時常來往於國内。穆帝喜愛他的才幹，很好地接待他。等到做代王，設置各種屬官，向劉琨求取莫含。劉琨派遣他進入國内，莫含心中不情願。劉琨開導他説：“當今胡寇勢力大，占領了中原，百姓流離失所，死亡在泥途之中，主上被擒，陷落在敵寇中。僅有這一個州，處在各胡族之中，因我的微薄德行，能够保持挺立，是依賴代王的力量。所以我俯下身子竭盡財寶，讓長子到遠地爲人質，希望消滅凶殘的賊寇，洗刷大耻。你有忠誠的節操，也是奮起仗義的時候，怎麽能顧惜共事的小誠意，忘記外出行事的大利益？你前去做代王的心腹，不僅是我的心願，也是一州所依賴的。”莫含於是進入代地，參與國中大事。從來劉琨遷移五縣的民衆到井陘山以南，莫含的家族獨自留下。穆帝十分器重莫含，時常參與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任左將軍、關中侯時去世。他的舊房址在桑乾川以南，世人稱爲莫含壁，有的音節訛變，稱爲莫回城。

子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爲左常侍。

兒子莫顯，知名於當時。昭成帝時，擔任左常侍。

莫題

顯子題，亦有策謀。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寶上谷太守驎，捐郡逃走，太祖追討，題爲大將，别出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師，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宫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

莫顯的兒子莫題，也有策略計謀。太祖派遣莫題和將軍王建等三軍，討伐慕容寶的廣寧太守劉亢泥，殺了他。遷徙亢泥的部落到平城。慕容寶的上谷太守慕容驎，放棄郡城逃走，太祖追擊征討，莫題任大將，另外從東路出兵。因功勞被賜予爵位東宛侯。等到回京城，時常和李栗侍奉飲宴。李栗因不恭敬獲罪，莫題也被貶爲濟陽太守。後來太祖想要擴建宫室，規劃平城四面幾十里，將模仿鄴城、洛陽、長安的制度，運輸材料

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怠，賜死。

幾百萬根。因莫題機敏靈巧，徵召他監督工程。召入宫中，和他討論興建所要做的事。莫題長久侍奉頗爲懈怠，被賜令自殺。

莫雲

題弟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典選曹，轉給事中。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常參軍國謀議。世祖之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加平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并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神䴥中卒，謚曰敬公。

莫題的弟弟莫雲，喜好學習善於射箭。太祖時，時常掌管選曹，改任給事中。因功勞賜爵位爲安德侯。調任執金吾，時常參與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世祖攻克赫連昌後，詔令莫雲和常山王元素留下鎮守統萬。晋爵位爲安定公，加授平西將軍，後來升鎮西大將軍。當時剛兼并黄河以西地區，人心不統一，莫雲安撫慰問新舊民衆，都處置得當。神䴥年間去世，謚號爲敬公。

劉庫仁

劉庫仁，本字没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

劉庫仁，本來的表字爲没根，是劉虎的同族，一名叫洛垂。年輕時豪俠爽快，有智慧謀略。母親是平文皇帝的女兒。昭成皇帝又把本族的女子嫁給他，他擔任南部大人。

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内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携太祖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撫納離散，恩信甚彰。

建國三十九年，昭成皇帝突然逝世，太祖没有登位，苻堅任命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内侯，命令他和衛辰分割國内部衆而統領。自黄河以西地區屬於衛辰，自黄河以東地區屬於庫仁。這時獻明皇后携帶太祖和衛秦二王從賀蘭部前來居住。庫仁竭盡忠心侍奉，不以廢興改變節操，安撫接納流離散失的人，恩惠信義十分著名。

苻堅進庫仁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仁又伐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産，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庫仁又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

苻堅升庫仁爲廣武將軍，賜給旌旗鼓鼙傘蓋一類儀仗，禮儀和諸侯相等。將衛辰地位列在庫仁的下面。衛辰發怒，殺死苻堅的五原太守而反叛，攻打庫仁的西部地區。庫仁又討伐衛辰，打敗了他，追擊衛辰到陰山西北一千多里，擒獲他的妻子兒女，全部收集他的部衆。庫仁向西征伐庫狄部，繳獲大量牲畜，遷徙他們的部落，安置在桑乾川。苻堅將公孫氏賜給庫仁爲妻，以大量財物相贈。庫仁又前往苻堅那裏，苻堅加授庫仁爲振威將軍。

後慕容垂圍苻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助永擊規，大破之，坑規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

後來慕容垂在鄴城包圍苻丕，又派遣將領平規到薊城攻打苻堅的幽州刺史王永，庫仁自認爲受苻堅的爵位任命，派遣妻子的哥哥公孫希率領騎兵三千人，協助王永攻打平規，將他打得大敗，活埋平規投降的兵士五千多人。乘勝長驅直

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規，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雁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畤。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廄，文執殺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於丁零。

入，占據唐城，和慕容垂的兒子慕容麟相對峙。庫仁聽説公孫希打敗平規，又將要大舉出兵去救助苻丕。徵發雁門、上谷、代郡的兵士，駐在繁畤。在這以前，慕容文等人將遷往長安，逃跑依附到庫仁部落，時常思念回到東方，没有辦法實現。到這次戰役，知道人心不樂意，慕容文等人就在夜晚率領三個郡的人，攻打庫仁。庫仁藏匿在馬圈裏，慕容文擒獲後殺了他。慕容文騎着駿馬，投奔慕容垂。公孫希聽到變亂，從唐城逃跑到丁零。

劉眷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白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苻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别帥肺渥于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萬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爲意。其後，徙牧于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戚傳》。

庫仁的弟弟劉眷，繼續掌管國内事務。白部大人絜佛反叛，劉眷的兵力不足以討伐。就招引苻堅的并州刺史張蚝攻打絜佛，打敗了他。劉眷又在善無打敗賀蘭部，又在意親山攻打蠕蠕的别部頭領肺渥，打敗了他，繳獲牛羊幾十萬頭。劉眷的第二個兒子羅辰，性格機敏警惕，有智慧謀略，對劉眷説："近來用兵，所向無敵，心腹之中的疾患，希望早加考慮。"劉眷説："是誰?"羅辰回答説："堂兄劉顯，是個殘忍的人，早晚必定作亂。"劉眷不放在心上。後來，遷徙牧場到牛川，庫仁的兒子劉顯，果然殺死劉眷而代位。羅辰投奔太祖，事情記載在《外戚傳》。

劉顯　奴真

顯，本名醜伐，既殺眷代立，又欲謀逆，語在《太祖紀》。太祖即位，顯自善無南走馬邑。

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犍，先居賀蘭部。至是，奴真請召犍而讓部焉。太祖義而許之。犍既領部，自以久托賀訥，德之，乃使弟去斤遺之金馬。訥弟染干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請之奴真。奴真曰："父爲國家附臣，世效忠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今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懷貳。"於是殺犍及去斤。染干聞其殺兄，率騎討之，奴真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責止染干。奴真感

劉顯，本名醜伐，殺死劉眷代立以後，又要謀劃作亂，記載在《太祖紀》。太祖即位，劉顯從善無向南逃到馬邑。

本族人奴真率領部落來依附。奴真的哥哥劉犍，先前居住在賀蘭部。到這時，奴真請求徵召劉犍而把部落讓給他。太祖認爲奴真有義氣而准許了。劉犍統領部落後，自認爲長久依托賀訥，感激他，就派弟弟去斤送給他黄金馬匹。賀訥的弟弟染干於是對去斤説："我接待你們兄弟優厚，現在你們統領部落，應該來歸順我。"去斤請求到奴真那裏勸説。奴真説："父親是國家的臣屬，世代忠誠。我立志保全名聲節操，所以把部落推讓給你們。現在你們没德行，竟然要背叛主上懷有二心。"於是殺死劉犍和去斤。染干聽説奴真殺了哥哥，率領騎兵討伐他，奴真畏懼，遷徙部

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

落前來投奔太祖。太祖親自迎接他，派遣使者責備制止染干。奴真感激恩情，請求送妹妹入後宮，太祖接受了。

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匹於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弟亢埿，事在《皇后傳》。

後來太祖到馬邑討伐劉顯，追趕到彌澤，將他打得大敗。衛辰和慕容垂來往友好，送馬三千匹給慕容垂，慕容垂派遣慕容良迎接。劉顯打敗慕容良的軍隊，掠取馬匹後離去。慕容垂發怒，派遣兒子慕容麟、哥哥的兒子慕容楷討伐他，劉顯逃奔到馬邑西部山中。慕容麟率領輕裝騎兵追擊他，劉顯於是到長子投奔慕容永。部衆全部投降慕容麟，慕容麟將他們遷到中山。劉顯的弟弟亢埿，事情記載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含托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并貽非命，惜乎！

史臣曰：始祖和桓帝、穆帝的時代，帝王業績剛奠立根基，風範德行没有施展。衛操、莫含在奔馳驟急的時節歸附，處於建立功名的地位，可以説是有志向見識的人。劉庫仁兄弟，秉性忠誠，無論盛衰没二心，純潔節操所體現的，意義當很深遠，却都遭受不測，可惜啊！

魏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燕鳳　許謙　張袞　崔玄伯　鄧淵

燕鳳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悦，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决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

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强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説馬太多，是虚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

燕鳳，字子章，是代郡人。喜愛學習，博覽經籍史書，熟習陰陽讖緯。昭成帝很早聽説他的名聲，派人依禮節迎接羅致他。燕鳳不接受招聘。昭成帝於是命令各軍包圍代城，對城中人説："燕鳳不前來，我將屠殺你們。"代城人畏懼，送去燕鳳。昭成帝和燕鳳交談，大喜，以賓客的禮儀接待。後來任命他爲代王左長史，參與國事。又以經書傳授獻明帝。

苻堅派遣使者牛恬入朝貢奉，昭成帝命燕鳳回訪。苻堅問燕鳳："代王是什麼樣的人?"燕鳳回答説："寬容和順仁厚愛人，謀略高明遠大，是一代的英明君主，時常有兼并天下的志向。"苻堅説："你們北方人没有堅硬的鎧甲鋭利的兵器，敵人弱小就進攻，强大就撤退逃跑，怎麼能兼并天下?"燕鳳説："北方人强壯驃悍，跨上馬匹拿三種兵器，奔馳如飛。主上英勇傑出，制服北方地區，射箭的戰士一百萬，號令一出如同一人。軍隊没有車輛柴草的辛勞，輕裝行動快速矯捷，從敵人手中取得物資。這是南方人所以疲憊困苦，而北方人經常取勝的原因。"苻堅説："那個國家的人馬，到底有多少?"燕鳳説："弓箭手幾十萬，馬一百萬匹。"苻堅説："你説人多是可以的，説馬太多，是不真實的話。"燕鳳説："雲中川從東山到西河二百里，北山到南山一百多里，每年初秋，馬時常大聚集，差不多擠滿平川。以這推算，使者的話，恐怕還没説够。"燕鳳返回，苻堅厚重地加以饋贈。

及昭成崩，太祖將遷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仇，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

等到昭成帝逝世，太祖將要遷往長安。燕鳳因太祖幼小瘦弱，再三地向苻堅請求說："代主剛逝世，臣屬逃亡背叛，孫子幼小，没有人輔佐擁立。別部大人劉庫仁勇敢而有智謀，鐵弗衛辰狡猾多變，都不能單獨任用。應該把各部分爲兩半，命這兩個人統領。兩人一向有深仇大恨，按情勢没人敢先發動。這是控禦邊地的好計策。等代主的孫子長大，就留下王位而擁立他，這是陛下施加大恩惠於將滅亡的國家。"苻堅聽從了他的建議。燕鳳不久回到東方。

太祖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䴥元年卒。

太祖即位，燕鳳歷任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行臺尚書，很受禮遇器重。太宗時，和崔玄伯、封懿、梁越等人入宫講授經書典籍，出宫議論朝廷政事。世祖初年，燕鳳因舊功勛被賜爵爲平舒侯，加授鎮遠將軍。神䴥元年去世。

子才，襲。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卒。

兒子燕才，繼承爵位。任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去世。

子元孫，襲。官至博陵太守。卒。子世宗，襲。

兒子元孫，繼承爵位。職位到博陵太守。去世。兒子世宗，繼承爵位。

許謙 許洛陽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隸三十户。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

許謙，字元遜，是代郡人。年輕時有文學才能，擅長天象圖讖的學問。建國時，帶領家族歸附，昭成帝嘉許他，擢升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書記録。和燕鳳都傳授經書給獻明帝。跟隨征伐衛辰，因功勞賜給奴隸三十户。昭成帝逝世後，許謙遷往長安。苻堅的堂弟行唐公苻洛鎮守和龍，請求許謙到鎮所。没過多久，因繼母年老而推辭返回。

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悦，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遺，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

登國初年，歸附太祖。太祖喜悦，委任許謙爲右司馬，和張袞等人參與輔助初期的基業。慕容寶前來侵犯，太祖派遣許謙向姚興求救。姚興派遣將領楊佛嵩率領部衆前來援助，而佛嵩拖延遲緩。太祖命令許謙寫信送給佛嵩說："仗着正道而剪除殘敵，乘着道義而攻打昏昧，没有不逢機運而建功，不遇時命而立業的。慕容氏没有道德，侵犯我們的邊境，軍隊外出長久兵士疲勞，上天滅亡他們的期限已到，所以派遣使者命令軍隊，期望一定按期奔赴。將軍據有方叔邵虎那樣的職位，總領如同熊虎的軍隊，事情和機緣會

勛，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悦，賜謙爵關内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鄰，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敗，佛嵩乃還。

合，現在就是時候。利用這個時機出兵，不再有下個戰役，顯名千年的功勛，一個早晨可以建立。然後在雲中聚會，進軍三魏地區，舉杯祝壽，不也是寬裕的嗎?”佛嵩於是日夜趕路。太祖大喜，賜給許謙爵位爲關内侯。又派遣許謙和佛嵩結盟説：“從前殷湯有鳴條的宣誓，周武王有河陽的盟約，都是依仗神靈，來昭示忠誠信實。親近仁人善交鄰國，是古代的良好規範，切割牲畜以其血表示信誓，來敦厚永久的和睦。現在盟誓以後，永結友好，分擔災禍救助患難，同甘共苦。有違背這個盟誓的，神靈滅亡他。”慕容寶失敗後，佛嵩纔返回。

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

次年，慕容垂又來進犯。太祖對許謙説：“現在事情危急了，没有你哪能再搬來姚興的軍隊，你走一趟吧。”許謙還没出發而慕容垂已退走，於是停下來。等到聽説慕容垂死去，許謙上奏疏勸稱皇帝。太祖喜愛他。

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禄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并州平定後，任命許謙爲陽曲護軍，賜爵爲平舒侯，任安遠將軍。皇始元年任職中去世，這年六十三歲。追贈他爲平東將軍、左光禄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謚號爲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爲冠軍司馬。後爲祁令。太宗追録謙功，以洛陽爲雁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爲明壘鎮將，居八年，卒。謚曰恭。

兒子洛陽，繼承爵位。跟隨征伐慕容寶，擔任冠軍司馬。後來擔任祁令。太宗追評許謙的功勞，任命洛陽爲雁門太守。洛陽家中的土地三次生長特别茁壯的禾稻，都在不同的田塊上而穀穗連在一起，世祖喜愛他。升爵位爲北地公，加授鎮南將軍。外出任明壘鎮將，在任八年，去世。謚號爲恭。

子寄生，襲爵，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兒子寄生，繼承爵位，降爲侯爵。皇興元年去世。

洛陽弟安國，中山太守。

洛陽的弟弟安國，擔任中山太守。

安國弟安都，廣寧、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謚曰烈。

安國的弟弟安都，擔任廣寧、滄水二郡太守。加授揚威將軍。賜爵位爲東光子。天安初年去世。追贈他爲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謚號爲烈。

子白虎，襲爵。爲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兒子白虎，繼承爵位。擔任侍御中散。後來因犯罪免官，剥奪爵位。

張衮　張誕

張衮，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

張衮，字洪龍，是上谷沮陽人。祖父張翼，

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衮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

曾任遼東太守。父親張卓，曾任昌黎太守。張衮起初擔任郡裏的五官掾，他純樸篤實，喜愛學習，有文學才能。太祖做代王時，選拔他做左長史。

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衮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衮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衮："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産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衮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

跟隨太祖征伐蠕蠕。蠕蠕逃跑，太祖追擊五六百里。各部頭領通過張衮對太祖説："現在賊寇遠去我們糧食吃光，不應該深入進去，請求馬上退兵。"太祖命令張衮詢問各部頭領，如果殺掉備用馬，够不够三天食用，都説够。太祖於是日夜追擊，在廣袤的不毛之地南床山下趕上蠕蠕，將他們打得大敗。不久太祖詢問張衮："你們外面的人知道我先前詢問三天糧食的意思嗎?"張衮回答説："都不知道。"太祖説："這是容易知道的。蠕蠕奔跑了幾天，飼養牲畜後，到水邊必定停留。估計他們的里程，三天足以趕上。輕裝的騎兵突然趕到，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他們必定驚訝逃散，這是必然的情勢。"張衮把太祖的話帶出來告訴各頭領，都説："英明的策略深遠，不是我們愚昧淺近之人所趕得上的。"

衮常參大謀，决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衮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達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

張衮時常參與大事謀劃，在幕帳中决策，太祖器重他，禮遇優厚。張衮時常告訴别人説："從前樂毅驅馬前往燕昭王那裏，荀公達寄托自身給魏武帝，超越一世的人才難以期待，千年纔有的機會不容易遇到。主上天賦資質傑出過人，超絶的志向上凌雲霄，一定能包羅天地四方，統一四海。遭遇風雲際會，不建立騰飛的功績，不是人中豪傑。"於是列名送上質子，竭盡誠心侍奉太祖。

時劉顯地廣兵强，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衮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吴不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内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群官登勿居山，游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

當時劉顯土地廣闊兵力强大，占據北方邊遠地區，遇上兄弟不和，互相猜疑阻礙。張衮對太祖説："劉顯志向大意願高，希望非分的地位，竟然有劃分天下，統治宇宙的打算。吴國不兼并越國，將成爲後患。現在利用他們内部裂痕，應馬上出擊。如果單薄的軍隊獨自進發，恐怕會逃脱。可以派遣使者告訴慕容垂，互相聲援，東西一起出動，勢必擒獲劉顯。然後總領英雄，安撫懷柔遠近的人，這是千年纔可一遇的時機，不可以失掉。"太祖聽從他的建議，於是打敗趕走劉顯。又跟隨太祖打敗賀訥，太祖於是命令各官員

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命袞爲文。

登上勿居山，游玩飲宴一整天。隨從官員和各部大人請求堆積石頭成爲山峰，來記録功績，太祖命令張袞執筆爲文。

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羸師卷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

慕容寶前來侵犯，張袞對太祖説："慕容寶乘着滑臺的功績，利用長子的勝利，傾盡資産兵力，難以和他爭奪鋒芒。我以爲應該使用瘦弱的兵士收藏起兵器，來使他的心中傲慢。"太祖聽從他的建議，果然在參合陂打敗慕容寶。

皇始初，遷給事黄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説，田横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克中山，聽入八議，拜袞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袞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

皇始初年，張袞調任給事黄門侍郎。太祖向南征伐，軍隊停駐中山。張袞對太祖説："慕容寶憑藉三代的資業，城池的堅固，雖然皇上聲威顯赫，一定要擒獲消滅他，然而窮兵黷武，不是統一天下者所適宜的事。從前酈生游説，田横歸附；魯連一封飛遞書信，使聊城將領被砍頭。臣下實在德行不及古人，謀略没有奇特的計策，上憑皇上的威嚴，希望定能對他們有所感動。"太祖聽從他的建議。張袞寫信給慕容寶，分析成敗。慕容寶看到信後大爲恐懼，於是逃到和龍。太祖攻克中山後，准許張袞進入八議範圍，任命張袞爲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張袞清廉節儉少欲望，鼓勵督促耕田種桑，百姓安居樂業。

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司馬德宗將郗恢書失旨，黜袞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始，以有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袞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并乖本言，故忿之。

天興初年，徵召張袞回京城。後來和崔逞給司馬德宗的將領郗恢回信違背朝廷旨意，貶黜張袞爲尚書令史。張袞遇上開始創業的時機，以才能策略受到信任，依本性侍奉太祖，不顧忌嫌隙猜疑。太祖曾向張袞詢問南方州中人士情況。張袞和盧溥同爲一州，屢次交談舉薦他。另外張袞不曾和崔逞見過面，聽到傳聞就稱贊他。等到中山平定，盧溥聚集黨羽作亂，崔逞回信不妥帖，都違背原先説的話，所以太祖氣憤張袞。

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静，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托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内。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

張袞過了七十歲，閉門安於寧静，手握經書，校定錯誤，喜愛提拔人，善於誘導不知疲倦，士人因此推重他。永興二年病重，上奏疏説："臣下是個平凡的人，本無大志，遇上太祖禀受天命，天地剛開，我就參與戰鬥，在改朝换代的時機奔馳驅逐，托附鄧林，寄身滄海，於是獲得恩情寵信，榮耀兼具宫廷内外。陛下登上皇位，臣下仍然參與顧問，竟没有微小的功勞，如

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虚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睿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并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唅，遺恨在齊。臣雖暗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録舊勛，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曰文康公。

山上的塵土海上的露水。現在舊病復發彌留期間，氣力虚弱困頓，上天懲罰有罪的人，將要填入溝壑。然而狗馬留戀主人，哪敢不説完心裏話。當今中原雖然平定，九州還没統一，西面有不順從的羌人，南面有違抗命令的賊寇，岷蜀地區風尚不同，遼海地區教化有差異。雖然陛下天資聖明，乘時機治理亂世，而因憑機會，實在需要籌劃。倉促間容易失去，事功在於人的謀劃。伏願陛下弘揚聖道，增廣仁德之心，使推讓和戰事并行，文德和武功同用，那麼太平的教化，安寧的美政，又興隆於當今，不僅僅在前代。從前子囊將死去，留言修築郢城；荀偃口中不含珠貝，遺憾在於齊國的事情。臣下雖然昏憒，不敢忘記先前志向，魂魄有靈驗的話，將在九泉之下報答恩情。”幾天後死去，這年七十二歲。後來世祖追評張衮舊時功勛，派遣大鴻臚到墓前追贈他爲太保，謚號爲文康公。

子温，外都大官、廣寧太守。卒。

兒子張温，擔任外都大官、廣寧太守。去世。

子貳興，昌黎太守。

兒子貳興，擔任昌黎太守。

温弟楷，州主簿。

張温的弟弟張楷，擔任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尤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兒子張誕，有學問志向，性格特别正直。起初和高允同時受徵召，後來被授任爲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位爲容城子。

張度

衮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爲武昌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崎城鎮都大將，又轉和龍鎮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爲中都大官。卒，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謚康侯。

張衮的次子張度，年輕時有志向，繼承爵位爲臨渭侯。任上谷太守，入京任武昌王師。加授散騎常侍，授任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崎城鎮都大將，又改任和龍鎮都大將，在各處都受稱道。回朝任中都大官。去世，被追贈爲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康侯。

子陵，襲爵。後爲赤城典作都將。卒。

兒子張陵，繼承爵位。後來任赤城典作都將。去世。

子狀，襲。爲中散。卒。

兒子張狀，繼承爵位。擔任中散大夫。去世。

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爲伯。世宗時，除懷荒鎮金城戍將。

兒子張法，繼承爵位。太和年間，依例降爲伯。世宗時，被授任爲懷荒鎮金城戍將。

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

張陵的弟弟張延，擔任散騎常侍、左將軍、

部尚書。賜爵永寧侯。

張白澤 張倫

延弟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嘉之。長而好學博通，敏於當世。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機密。

後蠕蠕犯塞，顯祖引見群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踪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安於近毒，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鑾輿親動，賊必望麾崩散，寧容仰挫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

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贊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兹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奸人窺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静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辯。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

庫部尚書。賜爵位爲永寧侯。

張延的弟弟白澤，十一歲時，遇母親去世，服喪時以孝道聞名。世祖聽説後嘉許他。長大後喜愛學習淵博貫通，在當時有聰慧的聲譽。高宗初年，被授任爲中散大夫，調任殿中曹給事中，十分受信任，參預機要事務。

後來蠕蠕侵犯邊境，顯祖接見群臣商議這件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言："如果皇上親自出征，恐怕京城危險恐懼，不如慎重，固守保全自己。賊寇孤軍深入，糧食不能繼續運送，依臣下估計，不久就會退走，那時派遣將領追擊，打敗他們是必然的。"白澤説："陛下英明效法上天，追踪前代聖人，而愚蠢的敵人荒誕無知，輕率冒犯君王疆域。敵寇爲遠大的圖謀而傾覆，我們將爲身邊的荼毒而安樂，仰思神明的謀略，就不是這樣。現在如果陛下親自出動，賊寇必然望見旌旗就土崩瓦解，豈能抬頭挫傷神勇的兵馬，坐着放縱敵人？以天子的尊貴，環城固守，進失可以憑藉的機會，退没有勇往直前的道義，希望陛下留心。"顯祖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大敗敵軍。

白澤本來表字鍾葵，顯祖賜名爲白澤，娶他的女兒爲嬪妃。白澤外出代理雍州刺史，心地清静欲望少，官吏百姓安居樂業。顯祖詔令各監察治民的官員，在所監察治理的地方收受一頭羊、一斛酒的人，罪行到處死，行賄者以同案論處。糾舉告發得到尚書以下官員罪狀的，各依所糾舉官員的職務大小授予他。白澤上奏疏規勸説："伏見詔書，禁令尚書以下官員收受禮物，否則刑罰加於身，糾舉他的人接替職務。三年考察政績，罷黜昏庸者擢升賢明者，這是不可變更的良好規則，百代君王的通行條例。現在的都曹，相當於古代的公卿，都輔佐各項事務，協助長官，風尚教化靠這而實現，致治道路由這而和睦。而且周朝的下士，還有俸禄，何况皇朝尊重官員，而侍奉勤勞没有報酬，哪是所謂仿效唐堯虞舜，遵循文王武王的行爲呢？羊酒的處罰，如果施行不停止，臣下恐怕奸猾的人窺伺非分地位，忠實的臣子放鬆節操。而要使事務清静民衆安定，

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群，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期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

治理清廉務從簡約，以至於委托責任要求成功，下面的人難以辯説。依臣下愚蠢的思考，請求按照律令舊辦法，仿效從前的典章，頒發俸禄酬答廉潔，首先去除擾亂群衆的人，通常的刑罰不赦免。如果能這樣，那麽太平的軌迹，一年可以指望，刑罰放置不用的風尚，三年一定達到。”顯祖采納了他的意見。

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虐，轘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嘆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强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書。

太和初年，懷州民衆伊祁苟初三十多人圖謀反叛，將要殺死刺史。文明太后想要殺光一城的人。白澤規勸説：“臣下聽説上天喜愛萬物的生長，明王重視民衆的性命，所以殺死一人而取得天下，有仁德的人不做。而且《周書》説父子兄弟，罪行不相牽連。現在凶殘的人横行暴虐，車裂殺光全城無罪的人，爲什麽處死呢？不隨意加罪於十室之邑，何况一州中，有人有忠心，有人有仁德，如果過度的刑罰泛濫波及，殺死有忠心和仁德的人，這是西伯之所以嘆息九侯，孔子之所以在黄河邊倒轉車輪的原因。聖明的德行深明前車之鑒，如水觀照往日禮制，停止迅急暴烈的怒氣，壓抑雷霆般的威嚴，則普天之下的人知道榮幸了。從前周厲王不讓民衆講話，最終使姬氏滅亡；文公聽取衆人的議論，終於打敗强大的楚國。希望不要因人廢言，留心觀察。”太后聽從了他的建議。改任散騎常侍，升殿中尚書。

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匹、粟三千石，遣侍御史營護喪事，册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

太和五年去世，詔賜帛一千匹、粟三千石，派遣侍御史料理喪事，追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謚號爲簡。

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入侍左右。稍遷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

長子張倫，字天念。十多歲時，入宫在皇帝左右侍奉。逐漸升到護軍長史、員外常侍，改任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

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

熙平年間，蠕蠕主醜奴派遣使者前來朝見，使用對等國家的文書，不修臣屬的禮節。朝廷議論將依漢朝回答匈奴的舊例，派遣使者回訪。張倫上奏疏説：

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

臣下聽説古代的聖明君主，治理疆土，分辨不同區域，荒遠地區的風俗，是政令不能達到的。所以《禮記》有壹見之文，《尚書》載有羈縻之事。太祖以神勇的資質，聖

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旍，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强，能言率職。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

明的謀略，籌劃帝王業績，每日都有做不完的事，致使小人逃命到一方，也因爲中原多事，重華夏而放鬆夷狄的緣故。高祖遷居中原，事業隆盛預測傳國世數，顯露雷霆般的威嚴，出動如同熊羆的軍隊，正要向南征伐，來不及討伐北方。從前舊京烽火燃起，賊寇的使者在郊外，主上手按佩劍，璽書不發出。世宗在後方作出謀劃，開拓境域飄揚旍旗，華夏文明影響所及，車船行進萬里。這時敵寇叩門，皇上遵從先人志向。如今英明的太后臨朝稱制，恩澤普及到路邊蘆葦，國家富足兵力强大，人人履行職事。畏懼什麽而這樣做，謀求什麽而做這種事？往昔蕭衍表示恭敬尋求和好，因誠心不純，我國壓下來不准許。先帝在前面放棄戰事，陛下在後面和好，該不是上悖高祖的心思，下違世宗的意圖吧？

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强，儻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疏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願，而况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

而且賊寇雖然羨慕德行，也是來觀察我國，以强大來使他們畏懼，或許會馬上歸附，而以微弱顯示給他們，窺伺或許會產生，這是《春秋》所說的“以我方來預測”。另外小人難以接近，夷狄没有親情，疏遠他就怨恨，接近他就侮辱，這是由來已久的了。所以高祖、世宗知道他們如此，來了不迎接，離去不追趕。不專一的道理，就在這裏。一定要在他們執玉帛爲禮品，屈膝行蕃邦的禮節時，纔可以豐厚地慰勞賜錢財，給予珍寶物品。至於君王使者遠出，帶使命到夷狄住處，以對等的尊貴優待他們，加上不間斷的寵信，恐怕徒然導致夷狄的傲慢，對聖朝没有益處。假使從衆人中選拔而舉用，出使稱職，憑藉酈生的辯才，發揮終軍的辭藻，乘車說降齊地，長繩繫住越人。如果與往日有差異，還算不情願，何况是以隆重的禮節推重他們，以飲宴交好來表達呢？臣下雖然是下等愚蠢的人，竟然敢於固執己見。

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

如果事情出於不得已，應該頒布制令詔書，向他們昭示上下的禮儀，宰相寫信，以歸順的道理加以暗示。如果他們接受忠誠的

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脱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瞰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

教誨，明白我們的語言，那麽君主的强盛在疆域中央不失去地位，天子的聲威一定包舉普天之下。萬一他們不順從，怎能有所損傷增益？慢慢地舞動盾斧以招徠他們，敷設文德而懷柔遠方。如果他們心中迷惑不已，甚至出動兵馬，我們就當命令辛武賢李廣之類的將領，統領衛青霍去病等人那樣的軍隊，掃蕩沙漠，肅清殘餘的敵寇，在北海邊上給馬飲水，在燕然山上刻寫石碑，建立都護，設置戊己校尉，這也是陛下的大功勞，不可多得的盛事。如果思考停止戰事養育民衆，致力農業安定邊境的方略，治理國家的大計，哪能因戎夷兼并，而突然虧損典章制度呢？這將取笑於當代，留下壞名聲到後世。從前文公請修墓道，襄后有議論；荆莊王問鼎大小輕重，王孫滿給以批評。以古代事情對照當今，私下爲陛下感到不可取。另外陛下正要禮敬岷瀆神靈，到衡山行禮，登上稽嶺，觀看蒼梧，而却和夷狄的君主，渠帥的頭領，結兄弟的友好，行對等的禮儀，將如何俯瞰文命的遠景，遵循重華的高尚風範呢？臣下以爲回訪的重大過失就是那樣，不回訪的甚合道理就是這樣。希望陛下留意短時之間的聽覽，考察愚蠢臣屬的言論。

不從。

肅宗不聽從。

出爲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莊初，遷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

張倫外出任後將軍、肆州刺史。回到朝廷，授任燕州大中正。孝莊帝初年，調任太常少卿，不受任，改任大司農卿。任職時去世。

倫弟恩，奉朝請、員外郎。

張倫的弟弟張恩，擔任過奉朝請、員外郎。

白澤弟庫，瀛州刺史、宜陽侯。

白澤的弟弟張庫，擔任瀛州刺史、宜陽侯。

庫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

張庫的長子張蘭，屢經升遷到龍驤將軍，代行光州事務。

蘭弟修虎，都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柔玄，察民疾苦。遷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張蘭的弟弟修虎，擔任都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命到柔玄，考察民衆疾苦。升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度弟太，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沮陽侯。

張度的弟弟張太，擔任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沮陽侯。

太弟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張太的弟弟張那，擔任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崔玄伯

崔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廟諱，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悦，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長史、關内侯。父潛，仕慕容暐，爲黄門侍郎，并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

崔玄伯，是清河東武城人，名字觸犯高祖的名諱，是魏國司空崔林的六世孫。祖父崔悦，在石虎手下爲官，官位到司徒左長史、關内侯。父親崔潛，在慕容暐手下爲官，任黄門侍郎，都有才學的聲譽。玄伯年輕時有傑出的才能，被稱爲冀州神童。

苻融牧冀州，虚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爲征東功曹。太原郝軒，世名知人，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縶。郝軒嘆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摇之勢，而與鷄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内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産爲意，妻子不免飢寒。

苻融任冀州刺史，虚心尊敬玄伯，任命他爲陽平公侍郎，兼任冀州從事，掌管征東大將軍府記室。外出總攬各項事務，入爲賓友，各種事情有條理，處置没有拖延的。苻堅聽説後感到驚奇，徵召爲太子舍人，玄伯以母親患病爲由推辭不赴任，降爲著作佐郎。苻丕任冀州刺史，玄伯爲征東功曹。太原人郝軒，當時有善於識别人的名聲，他稱玄伯有輔佐君王的才能，是近代以來所没有的。苻堅滅亡，玄伯避難到齊魯之間，被丁零人翟釗和司馬昌明叛變的將領張願所拘留。郝軒嘆息説："這種人才而遇到如此時代，不憑藉騰飛的形勢，却和鷄雁低飛沉浮，豈不可惜了嗎！"慕容垂任命玄伯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内史。所任職中有聲譽，立身端正，和當時人不合群，雖然處在戰亂中，還是磨礪志向勤奮學習，不把財産放在心上，妻子兒女難免受飢寒。

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悦之，以爲黄門侍郎，與張衮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强楚，故遂以漢爲

太祖征討慕容寶，停駐在常山，玄伯放棄郡城，向東逃到海邊，太祖一向聽説他的名聲，派遣騎兵追趕尋求，捉住後送到軍營門前，太祖召見和他談話，喜愛他，任命他爲黄門侍郎，和張衮輪流總管機要事務，訂立制度。這時司馬德宗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太祖將要回訪，詔令有關官員廣泛議論國號。玄伯議論説："三皇五帝確立國號，有的是藉用所出生的土地，有的是使用封國的名稱。所以虞夏商周開始都是諸侯，等到聖明的德行隆盛，萬國擁戴，稱號依據原來的，不再另外確立。僅僅商朝人屢次遷移，改國號爲殷，然而仍舊并用，不廢棄開始奠基的稱號。所以《詩經》説'殷商的軍隊'，又説'上天命令神燕降，降而生契始建商，住在殷土多寬廣'。就是這個意思。從前漢高祖爲漢王時平定三秦，

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

滅掉强大的楚國，所以就以漢爲稱號。我國雖然統轄北方廣袤的土地，到了陛下時，應天命登大位，雖然是舊國度，但受命革新，所以登國初年，改代爲魏。另外慕容永也奉獻魏地。'魏'是美好的名稱，是神州的上等國度，這是改朝换代的徵候，皇帝即位的吉兆。臣下淺見以爲應稱爲魏。"太祖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四方各國貢奉時，都稱爲大魏。

太祖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太祖善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産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爲之逾甚。

太祖前往鄴城，向玄伯詢問各種舊例，玄伯對答如流，太祖稱贊他。等到太祖回京城，停駐在恒嶺。太祖親自登上山頂，安撫慰問新歸附的人，恰巧遇上玄伯扶老母登山嶺，太祖嘉許他，賜給牛米。於是詔令所有不能自己進見的遷徙民衆，賜給車輛耕牛。玄伯升吏部尚書。太祖命有關官員制定官職爵位，撰作朝廷禮儀，協調音樂，訂立律令，申明條規，玄伯總管裁斷，作爲永久標準。以及設置八部大夫來仿照八座，玄伯總管三十六曹，如尚書令和僕射統領政事，深受太祖信任。玄伯權勢遍於朝廷。而他居處節儉，不經營産業，家徒四壁；出門没有車輛，早晨下午步行上朝；母親七十歲，供養没有兩份菜肴。太祖曾派人秘密觀察，聽説後更加器重他，厚重地加以饋贈賞賜。當時人也有譏諷他過度儉約的，而玄伯做得更突出。

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説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彦，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

太祖時常召他進宫向他詢問古今舊事，帝王制度，治理社會的規則。玄伯陳述古人制禮作樂的本意，以及明君賢臣，歷代興衰的原因，十分合乎太祖的意思。不曾亢激違背旨意，也不曾阿諛苟且屈從。到了太祖晚年，大臣多冒犯威嚴被斥責，惟獨玄伯不遭譴責，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太祖曾經召唤玄伯講授《漢書》，講到婁敬勸漢祖要把魯元公主嫁給匈奴首領爲妻時，太祖稱贊，感嘆了很久。所以各公主都下嫁給歸附的國家，朝廷大臣的子弟，即使是著名家族優秀人才，也不能娶公主。玄伯尚書的職位罷除後，賜給玄伯爵位爲白馬侯，加授周兵將軍，和舊功臣庾岳、奚斤等人同一等級，而信任超過他們。

太祖崩，太宗未即位，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

太祖逝世，太宗没即位，清河王元紹聽説人心不穩，拿出大量錢財布帛賞賜朝廷官員。惟

玄伯獨不受。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己訪問，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决刑獄。

太宗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并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凶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神瑞初，詔玄伯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事。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群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爲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

獨玄伯不接受。太宗即位，命令玄伯住在門下省，虛心向他訪問，因不接受元紹的錢財布帛，特地賞賜帛二百匹。長孫嵩以下官員都感到慚愧。詔令派遣使者巡視郡國，糾察不依法度的郡守縣令，命令玄伯和宜都公穆觀等人巡視，太宗稱贊他們的公平得當。又詔令玄伯和長孫嵩等人坐在朝堂，決斷刑罰。

太宗認爲郡國豪强，成爲民衆的大禍害，就優厚地下詔徵召他們，民衆多留戀本土，而官員逼迫遣送。這時輕浮的青年人，因而互相煽動，在各地聚集。西河、建興的盜賊一起鬧事，郡守縣令討伐他們不能禁止。太宗於是召見玄伯和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人詢問他們說："從前因這些人凶殘作亂騷擾民衆，所以徵召到京城，而郡守縣令安撫失策，致使有人逃竄。現在犯罪人已多，不可全部殺死，我想大赦來放免他們，你們以爲怎麽樣？"元屈回答說："民衆逃竄不治罪反而赦免他們，好似對下面有所求似的，不如先誅殺首惡分子，赦免他們的同黨。"玄伯說："君王治理天下，以安定民衆爲根本，哪能顧及小的是非曲直呢？好比琴瑟不和諧，一定要重新上弦調鬆緊；法度不公平，也必須蕩除後再制定。赦免雖然不是正道，而可以變通施行，從秦漢以來，無不相繼。元屈說先殺後赦免，導致兩項都不能捨棄，哪裏比得上施行一項就安定下來？如果赦免而仍不改正的，再誅殺也不算晚。"太宗聽從了他的建議。

神瑞初年，詔令玄伯和南平公元嵩等人坐在止車門右面，處理各項事務。并州胡幾萬家向南擄掠河內，太宗派遣將軍公孫表等人率領軍隊討伐他們，大敗。太宗詢問群臣說："胡寇放縱暴虐，人數不少，公孫表等人已經不能制伏他們。如果不早日誅殺胡寇，善良的百姓就會大遭禍殃。現在是深秋，不能爲這群小盜賊，而再調發衆人荒廢民衆的事業。該怎麽辦呢？"玄伯回答說："公孫表等各軍，不是人員不充足，衹是部署失當，所以使小盜賊存活而已。胡寇人數雖多，却沒有勇猛强健的主將，就是所謂的一千奴僕共有一個膽，應該選派爲胡人所信服的大將，

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

率領幾百騎兵，前往公孫表軍中去討伐胡人，賊寇聽説後，必然聞風喪膽。壽光侯叔孫建，從前在并州，有威武勇猛的聲名，胡人畏懼順服他，各將領比不上。”太宗聽從他的建議，於是平定胡寇。不久任命玄伯爲天部大人，升爵位爲公。

泰常三年夏，玄伯病篤，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觀就受遺言，更遣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下詔痛惜，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令拜送。太和中，高祖追録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饗廟庭。

泰常三年夏天，玄伯病重，太宗派遣侍中宜都公穆觀到他那裏接受遺言，又派遣侍奉的臣屬詢問病情，一夜幾次往返。等到玄伯去世，太宗下詔悲痛惋惜，追贈司空，謚號爲文貞公。喪禮一概依照安城王叔孫俊的舊例。詔令群臣和附屬國的魁首都參與喪葬活動，自親王以下，全都叩頭送葬。太和年間，高祖追評先朝功臣，以玄伯配祭廟庭。

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摹楷。玄伯祖悦與范陽盧諶，并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悦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悦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子浩，襲爵，别有傳。

玄伯除非是朝廷文誥，四方文書，其餘絶不動筆，所以世間没有遺留的文章。尤其擅長草書隸書行書和押字，爲世人的樣板。玄伯的祖父崔悦和范陽人盧諶，都以廣博的才藝而聞名。盧諶效法鍾繇，崔悦效法衛瓘，而都學習索靖的草書，都極盡微妙。盧諶傳授兒子盧偃，盧偃傳授兒子盧邈；崔悦傳授兒子崔潛，崔潛傳授玄伯。世代不改變專業。所以魏初重視崔氏盧氏的書法。另外玄伯的行書押字，極爲精巧，而没有遺迹留下來。兒子崔浩，繼承爵位，另外有傳。

次子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太祖初歷位中書侍郎、征虜將軍，爵五等侯，参著作事。卒。

次子崔簡，字仲亮，一名崔覽。喜愛學習，年輕時以擅長書法聞名。太祖初年，歷任中書侍郎、征虜將軍，爵爲五等侯，參與著作事務。去世。

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歷給事中，賜爵繹幕子。出爲上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進爵陽武侯。坐浩伏誅。

崔簡的弟弟崔恬，字叔玄，小名爲白。任過給事中，賜爵爲繹幕子。外出任上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升爵位爲陽武侯。因崔浩的事而獲罪被殺。

始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始玄伯父潛爲兄渾誄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

當初玄伯因苻堅遭禍亂，想避難到長江以南，在泰山被張願所捉，志願不能實現，就寫詩來哀傷自己，而不流行於當時，大概是畏懼遭罪。等到崔浩被殺，中書侍郎高允奉命抄崔浩的家，纔看到這首詩。高允知道詩的意思，高允的孫子高綽把詩録進高允的文集中。開始玄伯的父親崔潛爲哥哥崔渾所作誄文有親筆草書本，延昌

遇得之。計誄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爲過於己也。

初年，著作佐郎王遵業在街市買書時遇見得到。計算誄文到現在，將近二百年，珍愛崔潛的真迹，嚴密地加以收藏。武定年間，遵業的兒子松年將真迹送給黄門郎崔季舒，人們多臨摹書寫。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於書法聞名於當時，見到崔潛的書法，認爲超過自己。

崔徽

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名。初徵相州别駕、中書侍郎，稍遷秘書監，賜爵貝丘侯，加龍驤將軍。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範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之士，與範俱鎮。以徽爲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真君四年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嘆惜。

玄伯的弟弟崔徽，字玄猷。年輕時有文學才能，和勃海高演都聞名。起初徵召爲相州别駕、中書侍郎，逐漸升遷到秘書監，賜爵爲貝丘侯，加授龍驤將軍。樂安王元範鎮守長安，世祖因元範年紀輕，而三秦的民衆夷人，仗恃險阻多變故，於是選拔忠誠清廉舊日有德行的人，和元範一起鎮守。任命崔徽爲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代理樂安王傅，升爵位爲濟南公。崔徽爲政衹管大事，不親自處理小事。性格喜好評論人物。接見賓客，有時談到平生行事，有時講説道理，教誨青年，整日不停。因患病被徵召回京城。真君四年去世，謚號爲元公。士人無不感嘆惋惜。

崔寬　崔剖　崔衡　崔敞

時清河崔寬，字景仁。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嘆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世祖嘉之，拜寬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誠著先朝，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凉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

當時清河人崔寬，字景仁。祖父崔彤，跟隨晉南陽王司馬保避難到隴山以西，於是在沮渠氏、李暠手下爲官。父親崔剖，字伯宗，每每激昂地懷念東方，經常嘆息説："風雨交加天地昏，雄鷄報曉仍不停，我就處在這樣的時刻。"等到世祖向西巡視，崔剖就總領一同起義的人，派崔寬送上歸附的信息。世祖嘉許他，任命崔寬爲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位爲沂水男。派遣使者和崔寬一起到西部，安撫慰問新歸附的人。徵召崔剖到京城，没有到，因病去世。高宗因崔剖誠心昭著於先朝，追贈他爲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凉州刺史、武陵公，謚號爲元。

寬還京，拜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未幾，出爲弘農太守。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疏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

崔寬回京城，被任命爲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没過多久，外出任弘農太守。當初，崔寬通好時，見到司徒崔浩。崔浩和他平等相待，優厚地安撫他。等到崔浩被殺，崔寬以遠道而來的疏遠同族，獨自得以不連坐。於是安家在武城，住在司空崔林的舊址，把一個兒子出繼

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拜陝城鎮將。二崤地嶮，民多寇劫。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禄力，唯取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産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戀，詣闕上章者三百餘人。書奏，高祖嘉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命薄葬，斂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内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内都坐令，善折獄，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遷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爲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泰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修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贈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帛一千匹、穀一千斛，謚曰惠公。衡有五子。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自謁者僕射出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世宗初，爲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爲黄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没，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

給崔浩的弟弟崔覽的妻子封氏，侍奉如同親生。崔寬後來繼承爵位武陵公、鎮西將軍，被任命爲陝城鎮將。崤山地形險要，民衆多外出劫掠。崔寬性格圓通，開導接納豪强、長久偷盜的魁首，和他們相交往，傾心相待，不追究細小過錯。所以能够得到民衆的歡心，無不感激他的氣度。當時官吏没有俸禄，僅靠向民衆徵取。崔寬善於安撫接納，招來禮物饋贈，他收取很多，而給予的人没有怨言。另外弘農出産豐饒的漆蠟竹木，道路和南方相通，販賣往來。家産富足，而百姓樂意。在各軍鎮之中，有政事能幹的稱譽。等到解除鎮將回京城，民衆大多追念，前往朝廷上奏章的有三百多人。文書呈上，高祖嘉許他。延興二年去世，這年六十三歲，遺令節儉地安葬，用當時衣服收殮。

長子崔衡，字伯玉，年輕時以孝道聞名。學習崔浩的書法，也很相像。天安元年，升爲内秘書中散，頒布的詔命和皇帝讀的書，多是崔衡所寫。崔衡推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人，終於成爲著名人物，當代因此稱贊他。承明元年，調任内都坐令，善於判案，高祖嘉許他。太和二年，繼承爵位爲武陵公，任鎮西將軍。調任給事中。高祖巡視，任命崔衡爲大都督長史。崔衡涉獵圖書史籍，陳述防禦的方法，便國利民的策略。共五十多條。以本號將軍授任泰州刺史，改爵位爲齊郡公。在這以前，河東歉收，搶劫盜竊大量發生，崔衡到達後，采用龔遂的辦法，鼓勵督促耕田種桑，一年之中，盜賊停息。十二年去世，五十四歲。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本號將軍、冀州刺史，賜帛一千匹、穀一千斛，謚號爲惠公。崔衡有五個兒子。

長子崔敞，字公世，繼承爵位，依例降爲侯爵。從謁者僕射外出任平原相。崔敞性格急躁不能受委屈，和刺史楊椿互相上奏列舉罪狀，崔敞獲罪免官。世宗初年，擔任鉅鹿太守。弟弟崔朏作亂，崔敞被黄木軍主韓文殊所隱藏。全家都被查抄，僅崔敞的妻子李氏，因是公主的外甥女，自帶的田宅和奴婢二百多人得以獲免。正光年

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齊郡侯，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太守。卒。

間，普遍解除禁錮，崔敞恢復爵位齊郡侯，被任命爲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年間，擔任趙郡太守。去世。

崔鍾

敞弟鍾，字公禄，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尚書郎、國子博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胤，辭訴累歲，人士嫉之。尒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崔敞的弟弟崔鍾，字公禄，擔任奉朝請。弟弟崔朏作亂，崔鍾因出繼被恕罪。歷任尚書郎、國子博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崔敞死後，崔鍾貪圖他的財物，誣陷崔敞的兒子子積等三人不是哥哥的後代，訴訟達幾年，有名望的人怨恨他。尒朱世隆擔任尚書令，上奏免除他的官職，終生不再任用。

朏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録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崔朏喜愛學習，有文學才能。歷任治書侍御史、京兆王元愉録事參軍。和元愉一同作亂，被誅殺。

衡弟恕，尚書郎。

崔衡的弟弟崔恕，擔任尚書郎。

崔模　崔邪利

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琰兄霸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爲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神䴥中，平滑臺，模歸降。後賜爵武陵男，加寧遠將軍。

又有崔模，字思範，是魏朝中尉崔琰的哥哥崔霸的後代。父親崔遵，是慕容垂的少府卿。叔父崔整，擔任廣川太守。崔模，在慕容熙末年南渡黄河，擔任劉裕的滎陽太守，戍守虎牢。神䴥年間，平定滑臺，崔模歸附。後來賜爵爲武陵男，加授寧遠將軍。

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間托關境，規贖模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决，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滅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劉義隆東郡太守，與朱脩之守滑臺，神䴥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

開始崔模在南方的妻子張氏，有二個兒子，名爲冲智、季柔。崔模到達京城，賜給他妻子金氏，生兒子幼度。冲智等人因父親相隔遥遠，就聚積貨物，趁機會托付關卡邊境的人，規劃贖崔模回去。他們的母親張氏常對他們説："你們的父親性格猶豫，本來没有决斷，一定不能回來。"使者就帶財貨到都城，將暗帶崔模回去。崔模果然顧及幼度等人，指着幼度對使者説："我哪能忍心丢下這些人，使他們坐遭刑罰羞辱。將爲你找一人，使名聲地位不低於我。"就把申謨介紹給他。申謨，是劉義隆的東郡太守，和朱脩之守衛滑臺，神䴥年間，被捉進入魏國，都得到賜予的妻子，生下兒子靈度。申謨聽到這個消息，就拋棄妻子兒女，逃回長江以南。靈度受刑成爲閹人。

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爲崔

崔模是忠厚的長者，不追逐榮耀利益，很受

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爲浩屈。與崔賾相親，往來如家。和平中卒。

崔浩輕視，而保持志向很堅決，不爲崔浩所屈服。和崔賾相親近，來往如同家人。和平年間去世。

皇興初，幼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軍，幼度亦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

皇興初年，幼度跟隨慕容白曜爲將領。當時季柔擔任崔道固的長史，兼濟南太守。城池將投降，先騎馬趕往白曜軍中，幼度也預先派左右的人偵伺迎候，而相互間没碰上，被亂兵所殺害。

初，真君末，車駕南克鄒山，模兄協子邪利爲劉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於郡。邪利二子。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國家克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青州。次恩，累政州主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冲智子徽伯等俱奔江外。

當初，真君末年，皇帝向南攻克鄒山，崔模哥哥崔協的兒子邪利擔任劉義隆的魯郡太守，獻出郡城投降，獲賜爵位爲臨淄子，被任命爲廣寧太守，在郡中去世。邪利有二個兒子。懷順因父親入魏國，所以不出仕。等到魏國攻克青州，懷順迎接邪利的靈柩，回到青州安葬。次子崔恩，屢次擔任州主簿，到刺史陸龍成時謀反，聚集在城北高柳村，將要攻打州城，龍成討伐殺了他。懷順和冲智的兒子徽伯等人都投奔長江以南。

始邪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爲張氏婦，一女爲劉休賓妻，生子文華。邪利後生庶子法始。邪利亡後，二女侮法始庶孽，常欲令文華襲外祖爵臨淄子。法始恨忿，無所不爲。後懷順歸化迎喪，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襲爵，傳至孫延族，正光中，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開始邪利和兩個女兒一起進入魏國，一個女兒爲張氏的妻子，一個女兒爲劉休賓的妻子，生下兒子文華。邪利後來生了庶出的兒子法始。邪利死後，兩個女兒欺法始是庶出，時常想使文華繼承外祖父的爵位臨淄子。法始怨恨，無所不爲。後來懷順歸附迎喪，纔和法始相見。不久，法始得以繼承爵位，傳到孫子延族，正光年間，擔任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季柔孫睦，正光三年，自郁州歸降。

季柔的孫子崔睦，正光三年，從郁州歸附投降。

模孫景茂，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男。

崔模的孫子景茂，擔任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男。

景茂子彦遠，襲。武定中，北徐州司馬。

景茂的兒子彦遠，繼承爵位。武定年間，擔任北徐州司馬。

高陵

始睦來降也，與高陵、張炅、郭緼俱至。陵，蕭寶夤西討開府西閣祭酒，寶夤反，陵其黄門侍郎。關中平，還洛，歷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作相，以陵頗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

起初崔睦來投降時，和高陵、張炅、郭緼一起。高陵，是蕭寶夤的西討開府西閣祭酒，寶夤反叛，高陵是他的黄門侍郎。關中平定，回到洛陽，歷任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做宰相，因高陵很有文學才能，徵召在賓客行列中。高陵任征南將軍、司空長史時去世。追贈他爲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

崔道固

顯祖時，有崔道固，字季堅，琰八世孫也。祖瓊，慕容垂車騎屬。父輯，南徙青州，爲泰山太守。道固賤出，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户，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

顯祖時，有位崔道固，字季堅，是崔琰的八世孫。祖父崔瓊，是慕容垂的車騎府屬官。父親崔輯，南遷到青州，擔任泰山太守。道固是父親的侍妾所生，嫡母所生的哥哥攸之、目連等人輕視侮辱他。崔輯對攸之説："這孩子有如此的容貌見識，或許能够振興我們的門户，你們爲什麽輕視他?"攸之等人對待道固更加刻薄，毫無兄弟間的禮節。

時劉義隆子駿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 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嘆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爲主簿，轉治中。後爲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嘆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當時劉義隆的兒子劉駿擔任徐兗二州刺史，能够徵召其他州的人做從事。崔輯於是出資財給道固，使他到南方爲官。到達彭城，劉駿委任他爲從事。道固容貌俊美，舉止適宜，擅長射箭騎馬，喜好武藝，劉駿逐漸贊美他。遇青州刺史剛任命，經過彭城，劉駿對他説："崔道固的才華如此，豈能因是寒門士人到老不升呢? 可是世俗的人認爲他出自偏房，就加以欺凌侮辱，實在值得嘆息。"青州刺史到州中，徵召道固爲主簿，改任治中。後來爲劉義隆幾個兒子參謀軍事，被派遣到青州招募民衆。長史以下都前往道固那裏，道固的幾個哥哥逼迫道固的生身母親親自送酒肉到客人面前。道固驚訝起身接取，對客人説："家中没有人手，老母親自己操持辛勞。"客人們都知道是他的兄弟所做的事，全起身叩拜感謝他的母親。母親對道固説："我低賤不足以報答貴賓，你應該答謝叩拜。"客人們都贊嘆道固母子，鄙視他的幾個哥哥。

後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移鎮歷城。劉彧既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舉兵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爲安南將軍、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説道固，以爲前將軍、徐州刺史。復叛受彧命。

道固後來任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遷到歷城鎮守。劉彧殺死子業自己登位後，徐州刺史薛安都和道固等人起兵推舉擁立子業的弟弟子勛。子勛失敗，道固就派人送信歸附魏國，顯祖任命道固爲安南將軍、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派遣人游説道固，任命他爲前將軍、徐州刺史。道固又背叛接受劉彧的任命。

皇興初，顯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固築長圍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東郭，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劉氏蕭墻内侮，懼貽大

皇興初年，顯祖詔令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堅固地築起長圍墻來守住道固的出城口。等到白曜攻打城池的東墻，道固雙手反綁請求治罪，上奏疏説："臣生長在南部疆域，遠離大治的社會，本朝不以我低下，委任邊境職事。然而劉氏内部

戮，前遣崔啓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佩罔極，應奔闕庭。但劉彧尋續遣使，恕臣百死。愚以世奉劉氏，深愆蒙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射臣白曜，振曜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以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於臣款彧之誠，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實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朽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貸有苗，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徽，束骸歸闕，伏聽刑斧。"

互相欺侮，我畏懼招致殺戮，前些時派遣崔啓之奉表歸附，有幸蒙陛下接納，并賜爵位官職，我感激發自内心，應該奔赴朝廷。不過劉彧不久接連派遣使者，寬恕臣下的死罪。我以世代侍奉劉氏，大罪受到寬恕，如還違背他們，就是不忠於本朝，却要尋求忠於大魏。雖然説希望生存，畏懼大魏不容許。所以迷惑，辜負陛下大恩，冒着死亡一萬次的艱難，固執己見抵禦守衛。僕射臣白曜，顯耀聲威，經過兩年，大率兵馬來到城下，在本月十四日，臣下的東部城墻失守，對臣下心向劉彧的誠意，希望可以昭明於大魏。臣下勢孤力單，在十七日雙手反綁投降，白曜奉命宣揚皇恩，饒恕臣下的性命。這實在是陛下使臣下死尸復生，使臣下朽骨生肉，天地造物主所不能實行的，而陛下却能如此。雖然是虞舜寬免有苗氏，姬文饒恕崇侯營壘，和陛下的恩澤相比，也不能相比。没有接到朝廷旨意，無法親自奔馳在道路上，恭謹地派遣大兒子景徽，捆綁赴朝，伏地聽憑治罪。"

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是時，頻歲不登，郡内飢弊，道固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延興中卒，年五十。

不久白曜押送道固奔赴京城，有關官員舉劾，奏報上去，詔令寬恕道固的死罪。於是遷移青州齊州和道固一起守衛城池的名門望族幾百家到桑乾，在平城西北的北新城建立平齊郡。任命道固爲太守，賜爵爲臨淄子，加授寧朔將軍。不久遷移治所到京城西南二百多里的舊陰館的西面。這時，連年歉收，郡内饑荒困苦，道固雖在任幾年，安撫不能周遍，所以怨恨背叛的人多。延興年間去世，這時五十歲。

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鄰館，時以朝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僚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情乃疏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不虚也。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捺固依依也。"

當初，道固在客棧，和薛安都、畢衆敬房舍相鄰，其時以朝廷集會而相見，三人本是同由武藝而顯達，結爲同僚舊交，這時安都志向已經衰退，對道固的情意就疏略了，而衆敬每每竭盡殷勤。道固對劉休賓、房法壽説："古人説'不是我的同族，内心一定不一樣'，實在是不錯的。安都看人很爲冷漠，畢捺仍是戀戀不捨的樣子。"

子景徽，字文叡，襲父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爲青州廣陵王羽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出除龍

兒子景徽，字文叡，繼承父親的爵位臨淄子，加授寧朔將軍。外出任青州廣陵王元羽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後又外任龍驤將軍、平

驤將軍、平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

景徽弟景業，字文季。别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子，加建威將軍。卒。子休緒襲爵，員外郎。

景業弟景淵，亦有别功，賜爵武城男。鷹揚將軍、平齊太守。卒於郡。

州刺史。去世，追贈本號將軍、南青州刺史，謚號爲定。兒子休纂繼承爵位。

景徽的弟弟景業，字文季。另外有功勞，太和年間，賜爵爲昌國子，加授建威將軍。去世，兒子休緒繼承爵位，任員外郎。

景業的弟弟景淵，也另外有功勞，賜爵位爲武城男。任鷹揚將軍、平齊太守。在郡中去世。

崔僧祐 崔僧淵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明氏、弟僧淵并在城内。劉彧授僧祐輔國將軍，領衆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梁鄒者明同慶、明菩薩等爲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其，聞道固已敗，母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陽時，表請景徽往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畢薩諸人皆不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誠，拘之歲餘，因赦乃釋。後坐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敕以白衣賜褠幘，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淵爲尚書儀曹郎。遷洛之後，爲青州中正。尋出爲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賊於黄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説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

> 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墻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

道固的哥哥目連的兒子僧祐。白曜包圍歷城時，僧祐的母親明氏、弟弟僧淵都在城内。劉彧授任僧祐爲輔國將軍，率領部衆幾千人，和青州齊州家在歷城、梁鄒的人士明同慶、明菩薩等做將領佐吏，從淮海揚言救援。將到不其，聽説道固已失敗，母親弟弟進入魏國，逗留不進。白曜包圍東陽時，上奏請求景徽前往曉諭僧祐，僧祐於是歸順投降。白曜送他到京城，客居幾年，賜爵位爲層城侯。僧祐和房法壽、畢薩等人都不和睦。法壽等人告發他歸順國家没有誠意，被拘留一年多，因大赦纔釋放。後來因和僧人法秀密謀反叛，被處死。

兒子道寧，擔任給事中。

僧淵進入魏國，因兄弟的事而獲罪流放到薄骨律鎮，太和初年得以返回。高祖聽説他有文學才能，又學習佛經，善於談論，命令以平民身份賜給他單衣頭巾，入宫在永樂經武殿聽講。後來委任僧淵爲尚書儀曹郎。遷都洛陽以後，擔任青州中正。不久外出任征東大將軍、廣陵王元羽的諮議參軍，加授顯武將軍，到黄郭討伐海邊賊寇，大敗他們。蕭鸞於是派遣僧祐的同族哥哥惠景給僧淵寫信，論説他進入魏國的理屈之處，勸他改變主意。僧淵回信説：

> 主上的爲人，没有昏暗不照耀，没有細微不保存，仁愛没有哪個遠處達不到，淵博没有哪部典籍不探究，窮三墳的微妙，盡九丘的極致。至於文章的變化多端，光彩煥然，則如同孔夫子高不可攀。於是開啓獨自覺悟的智慧，遵循先代君王的軌迹，安穩遷離邊荒地區，變化帝王根基，在中原革故鼎

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强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况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疏，遍在天下，所稱稍竭，殊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勇於疆埸，若論事勢，此爲實矣。

新，定都於伊水流域。日月星辰發出雙倍的光芒，萬物獲得再次的發育滋長。分别姓氏確定宗族，品評甲乙的等級；頒布官職確立爵位，梳理九流的條貫。禮俗的施用，燦然再度興起，黄河洛水之間，復興周朝之道。里巷放歌鄉邑贊頌，朝中喜悦門庭和睦，人才衆多的盛况，是不可詳盡陳述的。加上世代相繼，土地兼有四面八方，兵馬强大，民衆神靈歡欣擁戴，道德仁義，人民難以稱説。而且德行高尚的人出世，本没有固定地方，何况是從上聖到天子天孫呢？聖上的弟弟們，風度相似，咸陽王以下，無不傑出，枝葉繁茂，遍布天下，稱説逐漸衰竭，完全不是如此。文人在廟堂競相謀劃，武將在邊境貢獻勇力，如果談論形勢，這是事實。

計彼主篡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没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耻。此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遥二千，心想若對，敬遵軌範，以資一生。今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即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講武争强，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群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絶外交，器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

那方君主篡位殺人的事實，人鬼共知，疑心親人猜忌顯貴，早已傳遍遠近。兄長投靠背離節操，千年後有什麽名聲！物擔心不能使用，器怕不合當時需要，生不能震驚世人，死没有好名聲，先師以爲可卑，君子以爲耻辱。這對事情困迫技能用盡，自我激勵没有增益的人，本是當然的。以兄長的才能，往日在鄉間超群，像我這樣的人，誰不仰視？每當尋思舊日感想時，心中不敢忘記。雖然路途遠隔二千里，心中思念如同見面，恭敬遵循你的軌迹風範，來資助一生。現在你名聲可以張揚了却不能顯赫雙親，事情可以改變了却不能脱離羞辱，這是世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君子在家没有超過孝敬雙親的事，入朝没有超過忠於君主的事。主上對於兄長來説，論恩情不能報答，道義不能背棄。身體可以爲其死，但報答不了；功勞不是不大，但報答不了。現在可以效命了却又不爲，這不是孝順。就事實而言，兄長的不改變，能够算忠誠嗎？至於練武争勝負，不敵魏國很久了；談論安危，不相同已應驗了；人心都背離，獨自留下來是錯誤的。希望深入體察。王晏斷絶與朋友外人的交往，才能不雄武高明，專意榮華保持聲望，很快

蕃海捍，本出北豪，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决。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托，受社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兹乎！

就被屠殺宰割。和兄長相比，他的安全還强一百倍。而且淮水藩鎮海邊捍衛，本來出自北方豪强，壽春的責任，兄長如何免除？由此説來，猜忌嫌隙已經形成。另外宗族門户不多，南北没有寄托，先輩基業的重任，除非兄長如何托付，接受社祭的榮耀，是私下心中所期望的。現在你堅持己見不覺悟，忠孝都忘記了，王晏的罪過，如何能保全自己？見到機會而行動，就在這時吧！

國家西至長安，東盡即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兹數載。今秋中月，雲羅必舉，買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况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超進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况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

國家西到長安，東到即墨，製造兵器鎧甲，一定盡力堅硬精鋭，日夜不停，到現在幾年了。今年秋季第二月，密集的大軍一定出動，買賣不及時，即使貴重不使用，如果不早作打算，將冤枉地禍及全城的人。枚乘説過，想出來不出來，中間容不下一根頭髮，這個談論精辟啊！我曾在北面的京城，親身因事遭譴責，極大關懷到來，有幸獲免。近來受到清流推舉，越級升遷不僅一次，願效犬馬之勞的心思，實在是有的。雖然兩國彼此有差别，往日的情意還是不變的，何况是今日呢？如兄長的教誨，如我的規勸，改弦更張，易如反掌，萬一違背心願，這就是命運了。

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久之，坐擅出師無據，檢核幽禁，後乃獲免。

僧淵外出任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過了許久，因擅自出兵，在核查後遭囚禁，後來纔得以免罪。

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得還之後，棄絶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于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驎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僧淵元配妻子房氏生下兩個兒子伯驎、伯驥。後來鄙薄房氏，另娶平原人杜氏。僧淵流放時，和杜氏一同離去，生下四個兒子，即伯鳳、祖龍、祖螭、祖虬。返回之後，同房氏離婚，於是和杜氏以及四個兒子定居在青州。伯驥和母親房氏住在冀州，雖然同父親往來，而心在母親一方，孝敬慈愛的道理，在一家中隔斷。僧淵去世，這年七十多歲。伯驎雖前往奔喪，不敢進入家中，在佛寺中痛哭。

崔伯驎

伯驎，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中堅將軍。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驎率州軍討之

伯驎，從奉朝請逐漸升到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授中堅將軍。後來兼任冀州長史。大乘賊寇起事，伯驎率領州中軍隊到煮棗城討伐，被賊

於煮棗城，爲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爲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害，詔贈東海太守。

崔伯鳳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稍遷鎮遠將軍、前將軍，數爲將帥。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丹谷，戰殁。

祖龍，司空行參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驎訟競嫡庶，并以刀劍自衛，若怨仇焉。

崔祖螭

祖螭，小字社客，粗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爲兼統軍，率衆討海賊。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州。尒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

祖虯，少而好學，下帷誦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僧淵從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錢不買。

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爲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污，死於晋陽。

玄伯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　鄧潁　鄧述

鄧淵，字彦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爲後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

寇殺死，追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擔任京兆王元愉的法曹參軍。元愉反叛，伯驥不服從，被殺害，詔書追贈他爲東海太守。

伯鳳，年輕時善於射箭騎馬，强壯勇敢有力量。從奉朝請、員外郎逐漸升任鎮遠將軍、前將軍，幾次擔任將帥。永安末年，和都督源子恭守衛丹谷，戰死。

祖龍，擔任司空行參軍。性格剛烈急躁，父親死後，和哥哥伯驎訴訟争嫡庶，都用刀劍保衛自己，如同仇人。

祖螭，小名社客，粗壯勇敢有力氣。刺史元羅板授他爲兼統軍，率領部衆討伐海濱賊寇。普泰初年，和張僧皓一起反叛，包圍青州。尒朱仲遠派遣將領討伐平定他們，傳送首級到京城。

祖虯，年輕時喜愛學習，放下帳幕讀書，不競争當代世務。被推舉爲秀才而不赴任。

僧淵的堂弟崔和，擔任平昌太守。家中極爲富裕，而性格吝嗇，埋下錢幣幾百斛。他的母親李氏春季想要吃堇葵，他吝惜錢不買。

兒子崔軌，字啓則，偷盜錢一百萬文，背着崔和逃跑。後來擔任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因貪污獲罪，死在晋陽。

玄伯同郡人董謐。董謐的父親董京，和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人，都以廣博的學問聞名於遼東濱海之地。董謐喜愛學習，繼承父親的學業。中山平定後，進入朝中，被任命爲儀曹郎，撰作朝見飲宴郊廟社稷的儀式。

鄧淵，字彦海，是安定人。祖父鄧羌，是苻堅的車騎將軍。父親鄧翼，是河間相。慕容垂包圍鄴城，任命鄧翼爲後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鄧翼哭泣着對使者説："先父忠於秦王室，我怎麽可以先背叛呢！忠臣不侍奉兩國的君主，是自古以來通行的義理，我不敢聽命。"慕容垂派遣使者曉諭他説："我和車騎將軍結拜爲異姓

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内史。

兄弟，你也如同我的子弟，怎麼能推辭呢?”鄧翼説：“在冀州應該任用親近賢明的人，我請求在其他事情上效力。”慕容垂於是任用他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都有聲譽。任趙郡内史時去世。

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出爲蒲丘令，誅剪奸猾，盗賊肅清。入爲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從征平陽，以功賜爵漢昌子，改下博子，加中壘將軍。太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嘗忤旨。

鄧淵性格忠貞純潔，言行可以遵循，博覽經書，擅長於《周易》占筮。太祖平定中原，擢升爲著作郎。外出任蒲丘令，誅殺奸邪狡猾的人，盗賊被肅清。入京任尚書吏部郎。鄧淵明白理解制度，懂得很多舊時事情，和尚書崔玄伯參與制定朝廷禮儀、律令、音樂，以及軍隊國家的文書詔策，多是鄧淵所作。跟隨征伐平陽，因功賜爵位爲漢昌子，改封下博子，加授中壘將軍。太祖詔令鄧淵撰寫國史，鄧淵編了十多卷，僅僅編排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没有體例。鄧淵在朝中謹慎行事，不曾違背旨意。

其從父弟暉爲尚書郎，凶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恨之。時人咸愍惜焉。

鄧淵的堂弟鄧暉任尚書郎，凶狠勇猛喜好奇異，和定陵侯和跋友善。和跋有罪被殺，他的子弟逃往長安，有人告發鄧暉將送出他們。因此太祖懷疑鄧淵知道内情，就賜令鄧淵自殺，不久就感到遺憾。當時人都同情鄧淵。

子穎，襲爵。爲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穎爲文，銘于漠南，以紀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爲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從征胡賊白龍。還，卒於路。謚曰文恭。

兒子鄧穎，繼承爵位。做太學生，逐漸升遷到中書侍郎。世祖詔令太常崔浩召集一些有文學才能的人，撰寫國史，鄧穎和崔浩的弟弟崔覽等人都參與著作事宜。世祖前往沙漠南部，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領騎兵幾萬多，驅趕鹿一百多萬頭，前往世祖臨時住所。詔令鄧穎寫文章，在沙漠南樹碑，來記載功德。鄧穎兼任散騎常侍，出使劉義隆。升爵位爲侯，加授龍驤將軍。延和三年，跟隨征伐胡賊白龍。返回，在途中去世。謚號爲文恭。

子怡，襲爵。官至荆州刺史、假寧南將軍。賜爵南陽公。和平中卒。

兒子鄧怡，繼承爵位。職位到荆州刺史、代理寧南將軍。賜爵位爲南陽公。和平年間去世。

長子良奴，襲爵。良奴弟侍，高祖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稱。遷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爲建忠將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時太傅元丕出爲并州刺史，以述爲太傅長史，帶太原太守。尋徵

長子良奴，繼承爵位。良奴的弟弟侍奉高祖，高祖賜名爲鄧述。他歷任吏職，以忠貞謹慎受到稱贊。升任中大夫，代理廷尉少卿。外出任建忠將軍、齊州刺史。起初設置百官，開始重視公府的僚佐之首。當時太傅元丕外出任并州刺史，任命鄧述爲太傅長史，兼太原太守。不久徵

爲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布五十匹，謚曰貞。

長子纂，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

鄧獻

纂弟獻，奉朝請、司空西閤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尋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軍、潁州刺史。建義初，聞尒朱榮入洛，朝士見害，遂奔蕭衍。

鄧宗慶 鄧羨 鄧躋

怡弟宗慶，以中書學生，入爲中散。稍遷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敷奏，州鎮憚之，號爲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爲民所訟，雖訊鞫獲情，上下大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蠱，伏誅。

宗慶子伯忻，與父俱死。

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尚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郢州行臺，又加撫軍將軍。卒，贈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潁弟權，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

弟顥，卒於中書侍郎。

顥長子靈珍，中書學生、秘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

子羨，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爲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之爲齊州，仍爲長史，帶東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爲損。中山王英攻義陽，

召爲司空長史，在任時去世。詔令賜予錢十萬文、布五十匹，謚號爲貞。

長了鄧纂，任奉朝請，屢經升遷任中散大夫。

鄧纂的弟弟鄧獻，任奉朝請、司空西閤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不久升爲鎮遠將軍、諫議大夫。肅宗末年，授任冠軍將軍、潁州刺史。建義初年，聽説尒朱榮進入洛陽，朝廷官員被害，於是投奔蕭衍。

鄧怡的弟弟宗慶，以中書學生身份，入朝任中散大夫。逐漸升爲尚書，加授散騎常侍，賜爵位爲定安侯。改掌南部。宗慶在南部幾年，上奏很多，州鎮畏懼他，有稱職的名聲。升爵位爲南陽公，授任安南將軍、涇州刺史，改爲趙郡公。宗慶在州中，爲民衆所訴訟，雖然審訊獲得實情，上下很不融洽。改任徐州刺史，仍任本號將軍。不久，因妻子韓氏使用邪術嫁禍於人，處死刑。

宗慶的兒子伯忻，和父親一道被殺。

伯忻的兒子鄧儼，逃跑得以免死。後來任尚書郎，常山太守，改任安南將軍、光禄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郢州行臺，又加授撫軍將軍。去世，追贈鎮南將軍、荆州刺史。

鄧潁的弟弟鄧權，跟隨世祖征伐，官位到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位爲新野侯。跟隨征伐蠕蠕，因犯法被殺。

弟弟鄧顥，任中書侍郎時去世。

鄧顥的長子靈珍，任中書學生、秘書中散。去世，追贈員外散騎常侍。

兒子鄧羨，歷任中書學生、侍御史，以聰明謹慎受到賞識。外出任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來李元護擔任齊州刺史，鄧羨仍做長史，兼東魏郡太守。在治所十年，經歷了三個刺史，以清廉勤懇聞名。齊州人懷念他的恩德，稱爲優秀的二千石。等到受代回京，收受民衆故吏的饋贈頗多，因此頗損名聲。中山王元英攻打義陽，鄧

羨爲軍司。罷，除諫議大夫，兼給事黄門侍郎，副侍中游肇爲畿内大使。後行貨於録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荆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鋭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爲給事黄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黄門如故。未拜，而靈太后臨朝，以元昭爲河南尹，羨仍黄門，加平南將軍。羨以義陽軍司之勛，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户。羨曲附左右，故獲封焉。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飢。詔羨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神龜初，發疽卒，年五十四。詔賻帛三百匹、朝服一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躋，字伯昇，頗有意尚。秘書郎。朝議以羨本不合山河之賞，故不許躋襲。躋訴訟久之，始聽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與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緒，元象中，以躋柩還國。興和中，襲爵。齊受禪，例降。

靈珍弟靈奇，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賜爵昌國侯。爲政清簡，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禄大夫。

史臣曰：爲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致禮，和鄰存國，賢之效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動，事契冥符。張衮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俊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

羨任軍司。罷黜後，授任諫議大夫，兼給事黄門侍郎，做侍中游肇的副手任畿内大使。後來向録尚書、北海王元詳行賄，改任大司農少卿。外出代行荆州事務，改任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守義陽。在州中專意聚斂財物。又向于忠行賄，徵爲給事黄門侍郎。不久加授後將軍、河南尹，黄門侍郎照舊。没有正式任命，而靈太后臨朝聽政，任命元昭爲河南尹，鄧羨仍爲黄門侍郎，加授平南將軍。鄧羨以義陽軍司的功勛，被封爲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鄧羨曲意迎合太后身邊的人，所以獲得了封爵。當時幽州、瀛州、滄州、冀州發生大水災，接連遭受戰亂，民衆饑荒。詔令鄧羨爲兼尚書、代理散騎常侍，秉持符節到各州，依據各地情形賑濟撫恤，救助的人很多。神龜初年，毒瘡發作而死，年五十四歲。詔令贈予帛三百匹、朝服一套，追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恭。

長子鄧躋，字伯昇，很有志向。擔任秘書郎。朝議以爲鄧羨本不該受封爵，所以不同意鄧躋繼承爵位。鄧躋訴訟了很長時間，纔准許他繼承。逐漸升任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和刺史元羅一同被蕭衍攻陷，死在長江以南。

兒子孝緒，元象年間，帶着鄧羨的靈柩返回國内。興和年間，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降低。

靈珍的弟弟靈奇，任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升名號爲冠軍將軍，獲賜爵位爲昌國侯。行政清明簡約，有聲威恩惠。

兒子恭伯，擔任右光禄大夫。

史臣曰：治理國家統御民衆，無不文武兼用。燕鳳因學識廣見聞多，昭成帝以禮羅致，和睦鄰邦保存國家，是賢能之用。許謙才華治術都屬上乘，在國家艱難的時候效力，觀察時機獨自行動，事情如和符契暗合。張衮因才能策略受到賞識，很早得到恩愛厚待，當時没有寬鬆的政治氣氛，因言論招致過失。玄伯世代傑出，遇上草創階段，總攬機要責任重大，保持正道成就大

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筆，禍非其罪，悲哉！

業，按禮儀配祭廟庭，不也是適宜的嗎？崔寬崔模都能見時機而行動，道固在困迫後而歸附。鄧淵忠貞幹練，才華可秉筆著文，遇禍難不是由於罪過，可悲啊！

魏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長孫嵩　長孫道生

長孫嵩　長孫頹　長孫敦

長孫嵩，代人也，太祖賜名焉。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

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太祖。嵩未决，烏渥回其牛首，嵩僶俛從之。見太祖于三漢亭。太祖承大統，復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故世號八公。

晉將劉裕之伐姚泓，太宗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鋭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

長孫嵩，是代郡人，名爲太祖所賜。父親長孫仁，在昭成帝時擔任南部大人。長孫嵩寬厚儒雅有氣度，十四歲時，代替父親統領軍隊。昭成帝末年，各部落背叛作亂，苻堅派劉庫仁代掌國中事務，長孫嵩和元他等人率領部衆歸附庫仁。

劉顯謀劃發難，長孫嵩率領舊部和鄉黨七百多家背叛劉顯逃走，將要到達五原。這時寔君的兒子也聚集部衆自登王位，長孫嵩打算歸附他。見到于烏渥，稱說那是作亂之父的兒子，勸說長孫嵩歸附太祖。長孫嵩没有决定，烏渥拉回他的牛頭，長孫嵩勉强聽從他的話。在三漢亭見到太祖。太祖繼承皇位，又任命長孫嵩爲南部大人。不斷立下軍功。後來跟隨征伐中山，授任冀州刺史，賜爵位爲鉅鹿公。歷任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在各處都受到稱道。太宗即位，和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在止車門右面，處理各項事務，所以當時稱爲八公。

晉國將領劉裕征伐姚泓，太宗賜給長孫嵩符節，督察太行山以東各軍事務，乘傳車到平原，沿黄河北岸，排列軍隊停駐在畔城。軍隊遭受不少失敗。詔令借給劉裕道路，劉裕在船中望見長孫嵩的旌旗車蓋，送給他酃湖的酒和長江以南的食物，長孫嵩都送到京城。詔令長孫嵩厚禮答謝他。太宗又命令挑選精鋭兵士做好戰鬥準備，如果劉裕向西通過，就率領精鋭部隊向南出兵到彭城沛郡，如劉裕不按時通過，衹率領軍隊跟隨

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克長安，嵩乃班師。

他們。他們到了崤山陜縣之間，必定和姚泓相對峙，一死一傷，士兵疲憊。等到了秋季，再慢慢趁機出動，如此劉裕的首級可以不戰而得。於是叔孫建等人沿黄河前往洛水。劉裕進入函谷關。長孫嵩和叔孫建等人從成皋向南渡河，晉國各屯駐戍守據點都望見塵土而逃奔潰散。劉裕攻克長安，長孫嵩於是撤軍。

太宗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禁中。於是詔世祖臨朝監國，嵩爲左輔。世祖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居土，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産，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代勞，大檀聞之，乘虚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微於天師寇謙之，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

太宗患重病，向長孫嵩詢問身後事，長孫嵩説："立長子就順暢，依德行就人心信服。現在大皇子賢明而且是嫡子，是上天所定，請求立他。"就在宫中定下計策。於是詔令世祖臨朝代行處理國政，長孫嵩任左輔。世祖即位，長孫嵩升爵位爲北平王，任司州中正。世祖下詔詢問公卿，赫連氏、蠕蠕二者中先征討誰。長孫嵩和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人説："赫連氏定居，不能成爲禍患，蠕蠕世代是邊境禍害，應該先征討大檀。追趕上了就繳獲他們的牲畜，足以富足國家；趕不上就在陰山狩獵，多殺禽獸，皮肉筋角，用來充實軍用物資，也超過打敗一個小國家。"太常崔浩説："大檀遷徙如鳥飛，追快了不能持久，人多了則不能追上。赫連屈丐，土地不過一千里，刑罰政令殘酷暴虐，爲人神所拋棄，應該先征討大檀。"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求先平定馮跋。皇帝保持沉默，於是向西巡視。後來聽説屈丐死去，關中大亂，議論想要征討關中。長孫嵩等人説："他們如果據城防守，以逸待勞，大檀聽説後，乘虚而進犯，這是危險的做法。"皇帝於是向天師寇謙之詢問隱微的事，謙之勸他出兵。杜超之贊同促成這件事，崔浩又談論向西征伐的利益。長孫嵩等人執意規勸認爲不可以。皇帝大怒，斥責長孫嵩在任貪污，派武士侮辱他。不久升任太尉。很久後，加授柱國大將軍。

自是，輿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高祖追録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

從此，皇帝征伐，長孫嵩以元老身份多留守京城，坐在朝堂，決斷刑罰訴訟。逝世，時年八十歲。謚號爲宣王。後來高祖追録先朝功臣，以長孫嵩配祭宗廟。

子頹，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

兒子長孫頹，善於騎馬射箭，能拉三百斤的弓。繼承爵位，加授侍中、征南大將軍。犯下罪

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

過，被貶爲戍守兵士，後來恢復爵位。逝世，謚號爲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爲公。高宗時，自頌先世勳重，復其王爵。薨，謚簡王。

兒子長孫敦，字孝友，擔任北鎮都將。因受賄而獲罪，降爵位爲公。高宗時，他自己稱頌先代功勳大，恢復他的王爵。逝世，謚號爲簡王。

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右衛將軍。卒，謚慎。

兒子長孫道，字念僧，繼承爵位。很久後，依條例降爲公，擔任右衛將軍。去世，謚號爲慎。

子悦，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

兒子長孫悦，繼承爵位。建義初年，恢復原來的王爵，不久降爲公。擔任光祿少卿。去世，追贈爲司空。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太祖愛其慎重，使掌幾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宗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太宗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

長孫道生，是長孫嵩的侄兒。他忠實厚道廉潔謹慎，太祖喜愛他的謹慎穩重，派他掌管機密，和賀毗等四人在左右侍奉，傳達詔令。太宗即位，授任他爲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來奪取別人的美女進獻，太宗嚴厲地斥責他，因他是舊日臣屬不加以治罪貶黜。

世祖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世祖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青爲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義隆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

世祖即位，道生升爵位爲汝陰公，調任廷尉卿。跟隨征伐蠕蠕，和尉眷等人率領軍隊出入白黑兩片沙漠之間，大獲全勝而返回。世祖征伐赫連昌，道生和司徒長孫翰、宗正娥青擔任前鋒，於是平定他的國家。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逃走據守平涼，劉義隆派遣將領到彥之、王仲德侵犯黃河以南來解救赫連定。詔令道生和丹陽王太之駐守在黃河邊來抵禦他們。於是引誘義隆的將領檀道濟，攔截他的前後，追擊到歷城後返回。授任司空，加授侍中，升封爵爲上黨王。逝世，時年八十二歲。追贈太尉，謚號爲靖。

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毁宅。其恭慎如此。世祖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群臣，

道生廉潔儉約，身爲三司，衣服不華麗修飾，菜不過兩種。一塊熊皮遮泥，幾十年不換，當時人把他比作晏嬰。第宅矮小簡陋，外出鎮守後，他的子弟另行修繕，建起堂下四周的房舍。道生返回，嘆息説："從前霍去病認爲匈奴没消滅，要家做什麽，現在强大的敵寇還在沙漠北面活動，我哪能安心坐在華美的房舍中呢?"就嚴厲斥責子弟，命令毁棄房舍。他就是如此地恭敬謹慎。世祖的時候，他在各處都留下政績，每當發表重大意見，多合乎時機。任將領有權變謀

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略，妥善對待兵士。皇帝命令歌唱的人遍頌群臣，其中說："智如崔浩，廉如道生。"等到年老，很受他的妻子孟氏的迷惑，因此受到譏諷。他和叔父長孫嵩都任三公，當時人以爲他們很榮耀。

子抗，位少卿，早卒。

兒子長孫抗，擔任少卿，很早就去世了。

長孫觀 長孫稚

抗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高祖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長孫抗的兒子長孫觀，年輕時以强壯勇敢聞名，後來繼承祖父的爵位上黨王。當時異姓各王，繼承爵位大多降爲公，皇帝因他的祖父道生輔佐先朝，所以特地不降級。任命他爲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事討伐吐谷渾。部落頭領拾寅逃跑藏匿，焚燒他所居的城池後返回。高祖初年，任命長孫觀爲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犯進逼，高祖再次命長孫觀爲代理司空討伐降伏他們。後來擔任征南大將軍。逝世，謚號爲定。葬禮依照他的祖父靖王的舊例，在雲中的金陵陪葬。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稚聰敏有才藝，虚心愛士。爲前將軍，從高祖南討，授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

長孫觀的兒子冀歸，六歲時繼承爵位，降爲公。高祖因他年幼繼承家業，賜名爲稚，字承業。長孫稚聰明敏捷有才華技藝，虚心敬愛士人。擔任前將軍，跟隨高祖向南征討，授任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

世宗時，侯剛子淵，稚之女婿。剛爲元叉所厚，故稚驟得轉進。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蕭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决戰，稚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稚後殿。初，稚既總强兵，久不决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稚，内實防之。

世宗時，侯剛的兒子侯淵，是長孫稚的女婿。侯剛受元叉的厚待，所以長孫稚得以驟然擢升。外出任撫軍大將軍，兼揚州刺史，代理鎮南大將軍，爲都督淮南諸軍事。蕭衍的將領裴邃、虞鴻偷襲占據壽春，長孫稚的幾個兒子驍勇果敢，裴邃很感爲難，稱他們爲"鐵小兒"。世宗詔令河間王元琛總領部衆援助長孫稚。元琛想要决戰，長孫稚認爲下雨時間很久了，格外需要穩重。元琛不聽從，於是交戰，被賊寇抓住機會，長孫稚在後面攔擊。起初，長孫稚總領强大的兵馬，長久不决戰，議論的人懷疑他有另外的意圖。朝廷再派遣河間王元琛和臨淮王元彧、尚書李憲等三個都督，外面聲稱援助長孫稚，内心實爲防範他。

會鮮于脩禮反於中山，以稚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稚解

遇鮮于脩禮在中山反叛，任命長孫稚爲大都督向北討伐。不久以本身使命到達鄴城。詔令長

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稚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算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沱，稚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稚與琛并除名。

孫稚解除行臺，罷除大使，派遣河間王元琛擔任大都督，酈道元擔任行臺。長孫稚派遣兒子子裕送奏疏，稱說和元琛一同在淮水以南，都面臨國家禍難，元琛失敗臣下保全，於是產生私人嫌隙。而且臨事改換將帥，不是好的計謀。奏疏呈上去，不被采納。元琛和長孫稚推進到呼沱，長孫稚不想交戰，而元琛不聽從。行進到五鹿，被脩禮截擊，元琛不去增援。賊寇全部到達，長孫稚於是大敗。長孫稚和元琛都被除去名籍。

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稚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稚爲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稚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痹，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位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稚乃據河東。

不久正平郡蜀人反叛，又任命長孫稚爲代理鎮西將軍、討蜀都督。接連作戰有功，授任平東將軍，恢復原來的爵位。後來授任尚書右僕射。不久，雍州刺史蕭寶夤占據州城反叛，又任命長孫稚爲行臺去討伐他。長孫稚這時背上毒瘡没有痊愈，靈太后慰勞他説："你的病如此重，我想讓你歇歇，但無人可派怎麽辦?"長孫稚回答説："我死而後已，哪敢不盡自己的力量?"這時子彥也患脚腫大麻木的病，扶着拐杖入宫告辭。尚書僕射元順回頭對衆人説："我們身處於大臣之位，各任要職，危難的時候，有病的人走在前面，恐怕不行吧?"没有回答的人。這時薛鳳賢在正平反叛，薛脩義聚集在河東，分別占據鹽池，進攻包圍蒲坂，東西聯合，來呼應寶夤。長孫稚於是占據河東。

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絶。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

當時有詔令廢除鹽池稅收，長孫稚上奏疏説："鹽池是上天資助的財貨，靠近京城，必須珍視而愛護它，平均贍給加以經營。現在四方多事，國庫空虚。然而冀定二州處於逃亡混亂狀態中，正常徵調的絹，不能再收取。思慮府庫中，有發出的没進入的，必須籌劃，使出入互相彌補。粗略估算鹽稅，一年之中，折成絹來説，還不應該少於三十萬匹，這好似把冀定二州設置到了京郊。現在如果廢除鹽稅，事情就同於再失冀定二州。臣下先前違背嚴明的旨意，不先討關中賊寇而解救河東的原因，不是放緩長安而着急蒲坂。而是蒲坂一淪陷，丢失了鹽池，三軍的性命，救濟的辦法就没有了。上天幫助大魏，這個計策是不錯的。從前高祖太平的年代，不缺乏什麽，還創設鹽官而加以掌管經營，不是爲了

公素餐，百官尸禄，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税，更聽後敕。”

物資而争奪利益，是恐怕由利益而擾亂了風俗。何况當今的王公白吃飯，百官空受禄，田租徵收六年的穀粟，户折算來年的資産，這都是拿出别人的私有財産，奪取别人的物品。這哪是我想説的，事情出於不得已。臣下已下令司監將尉仍率所屬員吏，依常例收税，另外聽取陛下今後的命令。”

稚克寶夤將侯終德，寶夤出走，雍州平。除雍州刺史。

長孫稚打敗寶夤的將領侯終德，寶夤出逃，雍州平定。授長孫稚爲雍州刺史。

莊帝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前廢帝立，遷太尉公，録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尒朱。使稚入洛，啓帝誅世隆兄弟之意。出帝初，轉太傅，録尚書事。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稚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僤。初，稚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出帝入關，稚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

莊帝初年，封長孫稚爲上黨王，不久改封馮翊王，後來降爲郡公。升爲司徒公，加授侍中，兼任尚書令、大行臺，仍舊鎮守長安。前廢帝即位，長孫稚升太尉公，録尚書事。等到韓陵失敗，斛斯椿先占據河橋，謀劃誅殺尒朱氏。派長孫稚進洛陽，向皇帝報告誅殺世隆兄弟的意圖。出帝初年，長孫稚改任太傅，録尚書事。以決斷擁立的功勞，另封開國子。長孫稚上奏請求改授給姨表哥哥廷尉卿元洪超的次子元僤。當初，長孫稚出生後母親亡故，被洪超的母親所撫養，所以請求讓爵位，出帝准許了他的請求。出帝進入函谷關，長孫稚當時鎮守虎牢，也跟隨趕赴長安。

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彦、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妒忌防限。稚雅相愛敬，旁無姬妾，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廉武。稚少輕俠，鬥鷄走馬，力争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吕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

長孫稚的妻子張氏，生下兩個兒子，即子彦、子裕。後來和羅氏私通，就殺死她的丈夫，拋棄張氏娶羅氏。羅氏年紀大長孫稚十多歲，妒忌心强對長孫稚防範限制。長孫稚很喜愛尊敬她，再没有侍妾，僮僕侍婢中，受猜疑導致死亡的，竟有三四人。羅氏生下三個兒子，即紹遠、士亮、季亮，兄弟都廉潔勇敢。長孫稚年輕時輕率好事，鬥鷄跑馬，争鬥殺人後，就逃亡到龍門將領陳興德家中，遇大赦纔免死。於是把後妻羅氏前夫的女兒吕氏，嫁給興德的哥哥興恩來報答他。

長孫子彦

子彦，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出帝與齊獻武王構隙，加子彦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弘農，以爲心膂。後從帝入關。子彦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

子彦，本名爲儁，有力氣。因多次跟隨父親征討的功勞，被封爲槐里縣子。出帝和齊獻武王發生矛盾，加授子彦爲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守弘農，作爲心腹。後來跟隨出帝進入函谷關。子彦年輕時曾經落馬折傷手臂，肘上骨頭凸

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逾於關羽。

子裕，位衛尉少卿。

出一寸多，就命令劃開肉鋸骨頭，流血幾升，仍言談戲笑同往日一樣。當時人認爲他超過關羽。

子裕，任衛尉少卿。

魏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長孫肥　尉古真

長孫肥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内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太祖之在獨孤及賀蘭部，肥常侍從，禦侮左右，太祖深信仗之。

長孫肥，是代郡人。昭成帝時，他十三歲，被挑選入宫侍奉。年輕有風度，果斷剛毅少言語。太祖在獨孤部和賀蘭部時，長孫肥時常侍奉跟從，在左右抵禦欺侮太祖的人，太祖很信賴依仗他。

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從征劉顯，自濡源擊庫莫奚，討賀蘭部，并有戰功。太祖征蠕蠕，大破之，肥降其主匹候跋，事具《蠕蠕傳》。又從征衛辰及薛干部，破滅之。蠕蠕别主緼紇提子曷多汗等率部落棄父西走，肥以輕騎追至上郡，斬之。

登國初年，長孫肥和莫題等人都做大將，跟隨太祖征伐劉顯，從濡源攻打庫莫奚，討伐賀蘭部，都立有戰功。太祖征伐蠕蠕，大敗他們，長孫肥降伏他們的頭領匹候跋，事情記載在《蠕蠕傳》。又跟隨征伐衛辰和薛干部，打敗消滅他們。蠕蠕的别部頭領緼紇提的兒子曷多汗等人率領部落拋棄父親向西逃跑，長孫肥率領輕裝的騎兵追趕到上郡，殺了他。

後從征中山，拜中領軍將軍。車駕次晋陽，慕容寶并州刺史、遼西王農棄城宵遁，肥追之至蒲泉，獲其妻子。太祖將圍中山，慕容寶棄城奔和龍。肥與左將軍李栗三千騎追之，至范陽，不及而還。遂破其研城戍，俘千餘人。中山城内人立慕容普鄰爲主，太祖圍之。普鄰乃出步卒千餘人，欲伺間犯圍。太祖命肥挑戰，僞退，普鄰衆追肥，太祖截其後，盡擒斬之。時以士馬少糧，遂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慕容賀鄰殺普鄰而自立。車駕次魯口，遣肥帥七千騎襲中山，入其郛而還。賀鄰以步騎四千追

後來跟隨太祖征伐中山，被任命爲中領軍將軍。太祖停駐在晋陽，慕容寶的并州刺史、遼西王慕容農放棄城池夜晚逃跑，長孫肥追趕他到蒲泉，擒獲他的妻子兒女。太祖將包圍中山，慕容寶放棄城池奔向和龍。長孫肥和左將軍李栗率三千騎兵追趕他，到達范陽，没趕上而返回。於是攻下研城戍，俘獲一千多人。中山城内的人立慕容普鄰爲君主，太祖包圍他。普鄰於是派出步兵一千多人，想伺機衝擊包圍圈。太祖命令長孫肥挑戰，假裝退却，普鄰的軍隊追擊長孫肥，太祖截斷他們的後路，全部擒獲斬殺了他們。這時因兵馬缺少糧草，就解除對中山的包圍，到河間謀食。慕容賀鄰殺死普鄰而自己登位。太祖停駐在魯口，派遣長孫肥率領七千騎兵偷襲中山，進

肥至泒水，肥自魏昌擊之，獲鎧騎二百。肥中流矢，瘡重，乃還。中山平，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

入外城後返回。賀鄰率領步兵騎兵四千人追趕長孫肥到泒水，長孫肥從魏昌攻打他，繳獲鎧甲馬匹二百套。長孫肥中流箭，瘡傷嚴重，於是返回。中山平定，因功勞賜爵爲琅邪公。調任衛尉卿，改爵位爲盧鄉公。

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内徙，亡匿趙郡，推群盜趙准爲主。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准喜而從之，自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青冀二州牧、鉅鹿公，儒爲長史，聚黨二千餘人，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扇動常山、鉅鹿、廣平諸郡。遣肥率三千騎討之，破准於九門，斬仇儒，生擒准。詔以儒肉食，准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

當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想向内地遷徙，躲藏在趙郡，推舉盜賊趙准爲頭領。荒誕地編造誑惑人心的話説："燕地向東傾，趙地當繼續，要知他的名，淮河水不足。"趙准高興地聽從他的意見，自稱使持節、征西大將軍、青冀二州牧、鉅鹿公，仇儒任長史，聚集黨羽二千多人，占據關城，勾結丁零，殺害官吏，煽動常山、鉅鹿、廣平各郡。太祖派遣長孫肥率領三千騎兵討伐他們，在九門打敗趙准，斬殺仇儒，生擒趙准。詔令把仇儒的肉當食物，把趙准傳送到京城，在街市車裂，夷滅他的宗族。

除肥鎮遠將軍、兖州刺史，給步騎二萬，南徇許昌，略地至彭城。司馬德宗將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貢其方物。姚平之寇平陽，太祖將討之，選諸將無如肥者，乃徵還京師，遣肥與毗陵王順等六萬騎爲前鋒。車駕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窺軍，肥逆擊擒之，匹馬不返。平退保柴壁，太祖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兖州。

太祖委任長孫肥爲鎮遠將軍、兖州刺史，給予步兵騎兵二萬人，向南攻取許昌，攻到彭城。司馬德宗的將領劉該派遣使者前往長孫肥那裏請求投降，貢奉地方産品。姚平侵犯平陽，太祖將要討伐他，選拔衆將領没有比得上長孫肥的，於是徵召他回京城，派遣長孫肥和毗陵王元順等率領六萬騎兵充任前鋒。太祖停駐永安，姚平招募派遣勇將，率領精鋭的騎兵二百人窺伺軍隊，長孫肥迎擊擒獲他，一匹馬都没返回。姚平後撤據守柴壁，太祖進軍攻打屠滅了他們。派遣長孫肥返回鎮守兖州。

肥撫慰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每戰常爲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奴婢數百口，畜物以千計。後降爵爲藍田侯。天賜五年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

長孫肥安撫慰問黄河以南，得到官吏百姓的歡心，威望信義聞名於淮水泗水。他善於策劃，勇氣爲衆將之首，每次交戰常在士卒前面，前後征討，不曾失敗，所以每當有重大困難時，都命令長孫肥去面對。向南平定中原，向西摧破羌族賊寇，長孫肥的功勞爲多，賞賜給他奴婢幾百人，牲畜財物以千計數。後來降爵爲藍田侯。天賜五年去世，謚號爲武，在金陵陪葬。兒子長孫翰繼承爵位。

長孫翰

翰，少有父風。太祖時，以善騎射，爲獵郎。太宗之在外，翰與元磨

長孫翰，年輕時有父親的風采。太祖時，他因善於騎馬射箭，做獵郎。太宗在外地，長孫翰

渾等潛謀奉迎。太宗即位，還散騎常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後爲都督北部諸軍事、平北將軍、真定侯，給殿中細拾隊，加旌旗鼓吹。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爲公。世祖即位，徵還京師，進封平陽王，加安集將軍。

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世祖親征之，遣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别帥阿伏干於柞山，斬首數千級，獲馬萬餘匹。又與東平公娥青出長川以討大檀。大檀衆北遁，追擊，克獲而還。尋遷司徒。襲赫連昌，破之。世祖復征昌，翰與廷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騎三萬爲前驅。昌戰敗，奔上邽，翰以八千騎追之，至高平，不及而還。從襲蠕蠕，車駕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衆赴之，遇翰交戰，匹黎衆潰走，斬其渠帥數百人。

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太祖甚重之。神䴥三年薨，深見悼惜，爲之流涕，親臨其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賻賜有加。謚曰威，陪葬金陵。

子平成，襲爵，降爲公。平成，少以父任爲中散，累遷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

子渾，襲爵。渾，初爲中散，久之爲彭城鎮將。太和中卒。子盛襲爵。

翰弟受興。世祖時，從征平涼，以功賜爵長進子，除河間太守。卒。

子安都，襲爵。顯祖時，爲典馬令。

長孫陳

受興弟陳，世祖時爲羽林郎。征

和元磨渾等人暗中謀劃擁戴他。太宗即位，長孫翰升散騎常侍，和磨渾等人在左右糾正過失。以功勞升任平南將軍。率領軍隊鎮守北方邊境，威名十分顯赫，蠕蠕畏懼他。後來擔任都督北部諸軍事、平北將軍、真定侯，賜給殿中細拾隊，加授旌旗鼓吹。蠕蠕時常侵犯邊塞，長孫翰抗擊有功勞，晋爵位爲公。世祖即位，徵召他返回京城，進封爵位爲平陽王，加授安集將軍。

蠕蠕大檀進犯雲中，世祖親自征討他，派遣長孫翰率領北部各將領尉眷等人，從參合以北，向柞山攻打大檀的别部頭領阿伏干，斬首幾千級，繳獲馬一萬多匹。又和東平公娥青出兵長川去討伐大檀。大檀的軍隊向北逃跑，長孫翰追擊，取勝後返回。不久升爲司徒。襲擊赫連昌，打敗了他。世祖又征伐赫連昌，長孫翰和廷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領騎兵三萬充當前鋒。赫連昌戰敗，逃奔上邽，長孫翰用八千騎兵追趕他，追到高平，没趕上而返回。隨從襲擊蠕蠕，車駕越過大漠，大檀逃跑。他的弟弟匹黎率領軍隊趕往那裏，遇到長孫翰發生戰鬥，匹黎的軍隊潰散逃跑，殺死他的魁首幾百人。

長孫翰清高正直嚴厲精明，善於安撫將領士兵，太祖十分器重他。神䴥三年逝世，太祖深深地哀悼痛惜，爲他流淚，親自前往他的喪葬地，禮儀依照安城王叔孫俊的舊例，追贈賞賜很多。謚號爲威，在金陵陪葬。

兒子平成，繼承爵位，降爲公。平成，年輕時因父親的功績擔任中散大夫，屢經升遷到南部尚書。去世，在金陵陪葬。

兒子長孫渾，繼承爵位。長孫渾，起初任中散大夫，很久後任彭城鎮將。太和年間去世。兒子長孫盛繼承爵位。

長孫翰的弟弟受興。世祖時，他隨從征伐平涼，因功勞賜爵位爲長進子，授任河間太守。去世。

兒子安都，繼承爵位。顯祖時，擔任典馬令。

受興的弟弟長孫陳，世祖時擔任羽林郎。征

和龍，賊自西門出，將犯外圍，陳擊退之，追斬至長城下。以功賜爵五等男。又從征涼州，爲都將領。入官，遷殿中給事中，進爵爲子，遷駕部尚書。復出爲北鎮都將。陳性寬厚，好學愛士，所歷輒爲人追思之。高宗即位，進爵吴郡公，加安東將軍。興光二年卒。贈散騎常侍、吴郡王，謚曰恭，陪葬金陵。

子頭，襲爵。高宗時，爲中散，遷内行長，典龍牧曹。天安初卒。子拔襲爵。

長孫蘭 長孫真

陳弟蘭。世祖初，爲中散。常從征伐，典御兵器，賞賜甚厚。後以破平涼功，賜爵睢陽子，加奮武將軍。遷散騎常侍、北部尚書。後除豫州刺史。卒。

子烏孤，襲爵。高祖初，出爲武都鎮將，入爲散令。

子樂，孝静時，金紫光禄大夫。

肥弟亦干，太祖初，爲羽林郎。從平中原，除廣平太守。卒。

子石洛，世祖初，爲羽林郎，稍遷散騎常侍。從征赫連昌，爲都將，以功拜樂部尚書，賜爵臨淮公，加寧西將軍。神𪊲中卒，謚曰簡。

子真，少以父任爲中散。從征平涼，以功賜爵臨城子，拜員外散騎侍郎、廣武將軍。襲父爵，降爲建義將軍、臨淮侯。遷司衛監。征蓋吴。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從駕征劉義隆，至江。進爵南康公，加冠軍將軍，卒於軍。

子吴兒，襲爵。高祖初，爲中散、武川鎮將。太和初，卒，贈恒州刺史。

子長樂，襲。坐事爵除。後歷陵

討和龍，賊寇從西門出來，將要衝擊外面的包圍圈，長孫陳打退了他們，追擊到城墻下面。因功勞賜爵位爲五等男。又隨從征討涼州，擔任都將領。進入宫廷，調任殿中給事中，升爵位爲子，調任駕部尚書。又外出任北鎮都將。長孫陳性格寬容厚道，喜好學習愛護士人，所到之處爲人追念。高宗即位，升爵位爲吴郡公，加授安東將軍。興光二年去世。追贈散騎常侍、吴郡王，謚號爲恭，在金陵陪葬。

兒子長孫頭，繼承爵位。高宗時，擔任中散大夫，調任内行長，掌管龍牧曹。天安初年去世。兒子長孫拔繼承爵位。

長孫陳的弟弟長孫蘭。世祖初年，擔任中散大夫。時常隨從征伐，掌管皇帝所用兵器，賞賜十分優厚。後來因爲打敗平涼的功勞，賜爵位爲睢陽子，加授奮武將軍。調任散騎常侍、北部尚書。後來任豫州刺史。去世。

兒子烏孤，繼承爵位。高祖初年，外出任武都鎮將，召入任閑散官員。

兒子長孫樂，孝静帝時，擔任金紫光禄大夫。

長孫肥的弟弟亦干，太祖初年，擔任羽林郎。隨從平定中原，授任廣平太守。去世。

兒子石洛，世祖初年，擔任羽林郎，逐漸升任散騎常侍。隨從征討赫連昌，任都將，因功勞被任命爲樂部尚書，贈爵位爲臨淮公，加授寧西將軍。神𪊲年間去世，謚號爲簡。

兒子長孫真，年輕時因父親的功勞而擔任中散大夫。隨從征討平涼，因功勞賜爵位爲臨城子，被任命爲員外散騎侍郎、廣武將軍。繼承父親的爵位，降爲建義將軍、臨淮侯。調任司衛監。征討蓋吴。調任殿中尚書，加授散騎常侍。隨從皇帝征討劉義隆，到達長江。升爵位爲南康公，加授冠軍將軍，在軍中去世。

兒子吴兒，繼承爵位。高祖初年，擔任中散、武川鎮將。太和初年，去世，追贈爲恒州刺史。

兒子長樂，繼承爵位。因事獲罪被除去爵

江將軍、羽林監。

子榮族，武定中，征西將軍、繁昌男。

吴兒弟突，朔州長史。

子元慶，平州倉曹參軍。

尉古真

尉古真，代人也。太祖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宫，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栲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登國初，從征庫莫奚及叱突鄰，并有功。又從救賀蘭，破衛辰子直力鞮，復擊慕容寶於參合陂。又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束州侯，加建節將軍。太宗初，爲鴻飛將軍，率衆五千，鎮大洛城。太宗西巡，古真與奚斤等率前軍討越勒部，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掠二萬餘家西還。泰常三年，除定州刺史。卒，子億萬襲。卒，子盛襲。

古真弟太真，太宗初，爲平南將軍、相州刺史。

尉諾

太真弟諾，少侍太祖，以忠謹著稱。從圍中山，諾先登，傷一目。太祖嘆曰："諾兄弟并毁其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寵待遂隆。除平東將軍，賜爵安樂子。從討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宗初，爲幽州刺史，加東統將軍，進爵爲侯。長孫道生之討馮跋也，諾與驍騎將軍延普率師次遼西。轉寧東將軍，進爵武陵公。諾之在州，有惠政，民吏追思之。世祖時，薊人張廣達等二百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安東將軍、幽州刺史，改邑遼西公。兄弟并爲方伯，當世榮之。燕土亂久，民户凋散，諾在州前後十

位。後來歷任陵江將軍、羽林監。

兒子榮族，武定年間，擔任征西將軍、繁昌男。

吴兒的弟弟長孫突，擔任朔州長史。

兒子元慶，擔任平州倉曹參軍。

尉古真，是代郡人。太祖在賀蘭部時，賀染干派遣侯引乙突等人前往行宫，將要殺死太祖。古真知道這個消息，秘密奔馳相告，侯引等人不敢動手。染干懷疑是古真泄露他的計謀，就抓住拷問他，用兩個車軸押他的頭，戳傷了一隻眼睛，古真不承認，纔放了他。登國初年，隨從征伐庫莫奚和叱突鄰，都有功勞。又隨從救助賀蘭，打敗衛辰的兒子直力鞮，又在參合陂攻打慕容寶。又跟隨平定中原，因功勞賜爵位爲束州侯，加授建節將軍。太宗初年，擔任鴻飛將軍，率領部衆五千人，鎮守大洛城。太宗向西巡視，古真和奚斤等人率領先頭部隊討伐越勒部，大敗他們，繳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掠取二萬多家後從西方返回。泰常三年，授任定州刺史。去世，兒子億萬繼承爵位。去世，兒子尉盛繼承爵位。

古真的弟弟太真，太宗初年，擔任平南將軍、相州刺史。

太真的弟弟尉諾，年輕時侍奉太祖，以忠誠謹慎聞名。隨從包圍中山，尉諾在前面登城，傷了一隻眼睛。太祖嘆息説："尉諾兄弟都毁掉了他們的眼睛，來建立功勛，實在值得嘉奬。"寵幸待遇更加隆盛。授任平東將軍，賜爵位爲安樂子。隨從征討姚平，返回，被任命爲國部大人。太宗初年，擔任幽州刺史，加授東統將軍，晋爵位爲侯。長孫道生討伐馮跋時，尉諾和驍騎將軍延普率領軍隊停駐在遼西。改任寧東將軍，晋爵位爲武陵公。尉諾在州中，有仁政，民衆官吏思念他。世祖時，薊城人張廣達等二百多人前往朝廷請求，又授任尉諾爲安東將軍、幽州刺史，改爵位爲遼西公。兄弟都爲一州長官，當代人認爲他們很榮耀。燕地動亂已久，民户凋零四散，尉

數年，還業者萬餘家。延和中卒。

第八子觀，襲爵。卒，子崘襲。

諾在州中前後十幾年，返回故鄉的有一萬多家。延和年間去世。

第八個兒子尉觀，繼承爵位。去世，兒子尉崘繼承爵位。

尉眷 尉多侯

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太宗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大檀問其故，眷曰："受斤負罪天子，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來取。"眷遂擒受斤於大檀前。左右救之，乃免。由是，以驍烈聞。遷司衛監。太宗幸幽州，詔眷輔世祖居守。後征河南，督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世祖即位，命眷與散騎常侍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賜爵山桑侯，加陳兵將軍。

尉諾的長子尉眷，忠誠謹慎有其父親的風範。太宗時，在左右管事，做太官令。當時侍奉的臣子受斤逃入蠕蠕，詔令尉眷追趕他，於是到了蠕蠕治所。大檀詢問緣故，尉眷說："受斤得罪了天子，逃避刑罰到了這裏，你不及時捉住押送，所以前來捉他。"尉眷於是在大檀面前擒住受斤。大檀左右的人救受斤，受斤纔免死。因爲這件事，尉眷以驍勇聞名。調任司衛監。太宗前往幽州，詔令尉眷輔佐世祖留守。後來征伐黄河以南，尉眷督促高車的騎兵，在陣前衝擊，所向無敵，賊寇畏懼他。世祖即位，命令尉眷和散騎常侍劉庫仁等八人分別掌管四部，同奏機要事務。賜爵位爲山桑侯，加授陳兵將軍。

又爲安北將軍，出鎮北境。與平陽王長孫翰擊蠕蠕別帥阿伏干於祚山，率師至歌删山，擊蠕蠕別帥便度弟庫仁直，引師而北。蠕蠕部帥莫孤率高車騎五千乘來逆，眷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又從征蠕蠕。眷出白、黑兩漠之間，擊其東部，大獲而還。又從征赫連昌，眷出南道，擊昌於上邽。士衆乏糧，臨淮公丘堆等督租於郡縣，爲昌所敗。昌乘勝抄掠，諸將患之。眷與侍御史安頡陰謀設伏，邀擊擒昌。以功拜寧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漁陽公。後從征和龍，眷督萬騎前驅，慰喻降二千餘户。尋爲假節、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諸軍事、安南將軍、開府，鎮虎牢。張掖王秃髮保周之反也，徵眷與永昌王健等率師討之，破保周於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騎追之，保周窮迫自殺。詔眷留鎮凉州，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

又擔任安北將軍，外出鎮守北方邊境。和平陽王長孫翰在祚山攻打蠕蠕的别部頭領阿伏干，率領軍隊到歌删山，攻打蠕蠕的别部頭領便度的弟弟庫仁直，率領軍隊北進。蠕蠕的别部頭領莫孤率領高車騎兵五千人前來迎戰，尉眷打敗他們，斬首一千多級。又隨從征伐蠕蠕。尉眷出兵白、黑沙漠之間，攻打蠕蠕的東部，大量俘獲而返回。又隨從征伐赫連昌，尉眷從南路出兵，在上邽攻打赫連昌。兵士缺乏糧食，臨淮公丘堆等人在郡縣督運租穀，被赫連昌打敗。赫連昌乘勝抄掠，各將領憂慮他。尉眷和侍御史安頡密謀設下埋伏，截擊擒獲赫連昌。因有功勞被任命爲寧北將軍，加授散騎常侍，晋爵位爲漁陽公。後來隨從征伐和龍，尉眷統領一萬騎兵充當前鋒，慰問曉諭降服二千多户。不久擔任假節、加授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諸軍事、安南將軍、開府，鎮守虎牢。張掖王秃髮保周反叛，世祖徵召尉眷和永昌王元健等人率領軍隊討伐他，在番禾打敗保周。保周逃跑，尉眷率領騎兵追擊他，保周陷於窮途末路而自殺。詔令尉眷留下鎮守凉州，加授都督凉沙河三州諸軍事、安西將

羌戎校尉。轉敦煌鎮將。又擊破吐谷渾，俘三千餘口。眷歷鎮四蕃，威名并著。

高宗時，率師北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尋拜侍中、太尉，進爵爲王。與太宰常英等評尚書事。高宗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諫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内難。雖方寒雪，兵人勞苦，以經略大體，宜便前進。"高宗從之，遂渡漠而還。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和平四年薨。高宗悼惜之，贈大將軍，謚曰莊。

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顯祖時，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鎮，上表求率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高祖初，蠕蠕部帥无盧真率三萬騎入塞圍鎮，多侯擊之走，以功進號征西大將軍。後多侯獵于南山，蠕蠕遣部帥度拔入圍敦煌，斷其還路。多侯且前且戰，遂衝圍而入。率衆出戰，大破之，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因上疏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太和元年，爲妻元氏所害。

子建，襲爵。歷位給事中。卒，無子。

建弟那，襲爵。卒。

子範，襲。

範弟顯業，散騎常侍。與太原公主奸通，生子彦。武定中，衛將軍、南營州刺史。

尉慶賓

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高祖時，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肅宗時，議欲

軍，兼護羌戎校尉。改任敦煌鎮將。又打敗吐谷渾，俘獲三千多人。尉眷遍鎮四方邊境，都留下威名。

高宗時，率領軍隊向北攻打伊吾，攻下城池，大量俘獲而返回。不久被任命爲侍中、太尉，晋爵位爲王。和太宰常英等人評定尚書奏事。高宗向北巡視，以天寒將下雪，商議返回。尉眷規勸説："現在發動大軍，來向北方的敵人顯示威力，離他們的都城不遠，却倒轉車頭，敵人必定懷疑我們有内亂。雖然正天寒下雪，兵士辛苦，按籌劃的大方針，應該向前進。"高宗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越過沙漠後返回。因尉眷是老臣，賜他拄杖穿鞋上殿。和平四年逝世。高宗哀悼憐惜他，追贈大將軍，謚號爲莊。

兒子多侯，繼承爵位。多侯年輕時有武藝才幹，顯祖時，擔任假節、征西將軍、兼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到鎮所，上奏疏請求率領輕裝的騎兵五千人，向西進入于闐，兼并各國，利用敵人取得物資，直至全部平定。顯祖不准許。高祖初年，蠕蠕部落首領无盧真率領三萬騎兵進入邊境包圍軍鎮，多侯擊退了他，因功勞升軍號爲征西大將軍。後來多侯在南山狩獵，蠕蠕派遣部落首領度拔進軍包圍敦煌，截斷多侯的退路。多侯一邊前進一邊作戰，於是衝出包圍而進城。率領軍隊出城交戰，大敗度拔，追擊幾十里，斬首一千多級。於是上疏請求攻取伊吾，斷絶蠕蠕通向西域的道路。高祖認爲他的計策好，因春耕正進行，感到爲難。太和元年，被妻子元氏害死。

兒子尉建，繼承爵位。歷任給事中。去世，没有兒子。

尉建的弟弟尉那，繼承爵位。去世。

兒子尉範，繼承爵位。

尉範的弟弟顯業，擔任散騎常侍。和太原公主通奸，生下兒子尉彦。武定年間，擔任衛將軍、南營州刺史。

多侯的弟弟的兒子慶賓，善於騎馬射箭，有軍事謀略。高祖時，初爲員外散騎侍郎，逐漸升遷到左將軍、太中大夫。肅宗時，議論要送蠕蠕

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大掠北境。詔尚書令李崇討之，慶賓別將隸崇，出塞而返。元法僧之外叛，蕭衍遣其豫章王蕭綜鎮徐州，又詔慶賓爲別將隸安豐王延明討之。尋除後將軍、肆州刺史。時尒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畏惡之，據城不出。榮恨慶賓，舉兵襲之。慶賓別駕姚和内應，榮遂害慶賓僚屬，拘慶賓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母憂還都，尋起爲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都督，鎮汝陰。還朝，永安二年卒。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又追加侍中、司空公。

主阿那瓌回國，慶賓上奏疏堅決勸阻，不被聽從。後來蠕蠕就捉住行臺元孚，大肆擄掠北方邊境。詔令尚書令李崇討伐蠕蠕，慶賓以別部將領隸屬李崇，出邊塞後返回。元法僧向外叛變，蕭衍派遣他的豫章王蕭綜鎮守徐州，肅宗又詔令慶賓爲別部將領隸屬安豐王延明討伐他。不久授任後將軍、肆州刺史。這時尒朱榮的軍威逐漸强盛，曾經過肆州，慶賓畏懼厭惡他，據守城中不出來。尒朱榮怨恨慶賓，出兵襲擊他。慶賓的別駕姚和做内應，尒朱榮於是殺害慶賓的僚屬，拘捕慶賓回秀容，稱爲義父。後來因母親去世回都城，不久起用爲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都督，鎮守汝陰。回到朝廷，永安二年去世。追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又追加侍中、司空公。

慶賓子豹，起家員外郎。肅宗時，行潁州事，與蕭衍將裴之禮戰歿。

慶賓的兒子尉豹，出仕爲員外郎。肅宗時，代行潁州事務，同蕭衍的將領裴之禮作戰而死。

豹弟瑾，武定中，東平太守。

尉豹的弟弟尉瑾，武定年間，擔任東平太守。

尉地干

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宗時，爲左機令。世祖少而善之，即位，擢爲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領侍輦郎。地干奉上忠謹，尤善嘲笑。世祖見其效人舉措，忻悦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世祖將征平凉，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爲索所罥，折脅而卒。世祖親往臨撫，哭之甚慟。贈中領軍將軍、燕郡公，謚曰惠，贈賜豐厚。

尉眷的弟弟地干，機智敏捷有才華技藝，騎馬奔馳急速射中五個目標，當時人没有誰比得上。太宗時，任左機令。世祖年輕時喜愛他，即位，提拔他爲庫部尚書，加授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兼侍輦郎。地干侍奉皇上忠誠謹慎，尤其善於調笑。世祖看到他仿效別人的動作，高興得忍不住笑。十分受親近喜愛，參與軍隊國家大事的謀議。世祖將征伐平凉，試驗衝鋒車攻擊山頂，地干被粗繩所纏繞，折傷脅部而去世。世祖親自前往安撫，哭得十分悲慟。追贈中領軍將軍、燕郡公，謚號爲惠，贈送賞賜豐厚。

子長壽，幼拜散騎常侍，遷殿中右曹尚書，仍加散騎常侍。從征劉義隆，至江。賜爵會稽公，加冠軍將軍。高宗時，除涇州刺史。和平五年卒。

兒子長壽，幼年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升殿中右曹尚書，又加授散騎常侍。隨從征伐劉義隆，到長江邊。賜爵位爲會稽公，加授冠軍將軍。高宗時，授任涇州刺史。和平五年去世。

子彌真，襲爵。彌真卒，無子。弟狀德，襲爵。

兒子彌真，繼承爵位。彌真去世，没有兒子。弟弟狀德，繼承爵位。

地干弟侯頭，襲地干職，爲庫部尚書。

侯頭弟力斤，亦以忠謹聞。歷位御史中尉、并州刺史，有政績。加冠軍將軍，賜爵晉陽侯。卒，贈平南將軍。

力斤弟焉陳，尚書、安樂侯。

尉聿

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叉秉權，百僚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平西將軍、東凉州刺史。凉州緋色，天下之最，叉送白綾二千匹，令聿染，拒而不許。叉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驗無狀，還復任。尋卒於州，時年五十。贈安北將軍、朔州刺史。

子儉。武定中，開府祭酒。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内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地干的弟弟侯頭，繼承地干的職位，任庫部尚書。

侯頭的弟弟力斤，也以忠誠謹慎聞名。歷任御史中尉、并州刺史，有政績。加授冠軍將軍，賜爵位爲晉陽侯。去世，追贈平南將軍。

力斤的弟弟焉陳，擔任過尚書、安樂侯。

古真同族的玄孫尉聿，字成興，性格耿直。肅宗時，擔任武衛將軍。當時，領軍元叉掌權，百官無不向他表示禮敬，而尉聿獨自作長揖不叩拜。不久外任平西將軍、東凉州刺史。凉州的紅色，是天下最貴重的，元叉送白綾二千匹，讓尉聿染紅，尉聿拒絶而不答應。元叉暗示御史彈劾他，用驛馬徵召到京城。復查没有證據，尉聿返回恢復職位。不久在州中去世，這年五十歲。追贈安北將軍、朔州刺史。

兒子尉儉。武定年間，擔任開府祭酒。

史臣曰：長孫肥年輕時入宫侍奉，以英勇壯烈而聞名，鋒芒所指，無不逃散，關羽張飛抵擋萬人，不比他更强。長孫翰有父親的風采，不毁廢先代基業，皇帝親臨喪事施以禮敬，是有原由的吧！尉真兄弟，忠誠勇敢奮發而起，爲道義而忘記性命。尉眷聲威謀略聞名當時，增添家族業績，尊貴顯赫，也是應該的！

魏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穆　崇

穆崇　穆真

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爲事。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別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奬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桓等謀執太祖以應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衆咸歸附，富貴不可失，願舅圖之。"崇乃夜告太祖，太祖誅桓等，北逾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見寵待。

穆崇，是代郡人。他的先代曾在神元帝、桓帝、穆帝的時代效力。穆崇機智敏捷善於逢迎，年輕時以盜竊爲職事。太祖居住在獨孤部，穆崇時常來往供奉，當時人没有誰比得上。後來劉顯謀劃作亂，平文皇帝的外孫梁眷知道内情，秘密派遣穆崇報告太祖。梁眷對穆崇説："劉顯如果知道後拷問你，大丈夫應當爲節操而死，雖然刀劍切割，也不要泄露。"於是把寵愛的妻子和所騎的好馬交給穆崇説："事情如果泄露了，我將以這來自我證明。"穆崇前來報告禍難，太祖奔往賀蘭部。劉顯果然懷疑梁眷泄露了他的計謀，將要囚禁他。穆崇就宣揚説："梁眷不顧念恩情道義，協助劉顯作亂，現在我掠取了他的妻子馬匹，足以雪恨。"劉顯聽説後相信了。窟咄作亂，穆崇的外甥于桓等謀劃捉住太祖來響應他，告訴穆崇説："現在窟咄已登位，衆人都歸附，富貴之機不可失，希望舅舅考慮這件事。"穆崇就在夜晚報告太祖，太祖誅殺于桓等人，向北越過陰山，又前往賀蘭部。穆崇很受寵信厚待。

太祖爲魏王，拜崇征虜將軍。從平中原，賜爵歷陽公，散騎常侍。後遷太尉，加侍中，徙爲安邑公。又從征高車，大勝而還。姚興圍洛陽，司馬德宗將辛恭靖請救，太祖遣崇六千騎赴之。未至，恭靖敗，詔崇即鎮野王，除豫州刺史，仍本將軍。徵爲太尉，又徙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

太祖爲魏王，任命穆崇爲征虜將軍。隨從平定中原，賜爵位爲歷陽公，任散騎常侍。後來升太尉，加授侍中，改封爲安邑公。又隨從征伐高車，大勝返回。姚興包圍洛陽，司馬德宗的將領辛恭靖請求救援，太祖派遣穆崇率領六千騎兵趕去。没有到達，恭靖失敗，太祖詔令穆崇就地鎮守野王，授任豫州刺史，仍爲本號將軍。徵召爲太尉，又改封宜都公。天賜三年逝世。在這以

是，衛王儀謀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太祖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克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

前，衛王元儀謀劃作亂，穆崇參與了，太祖憐惜他的功勞而不聲張。等到有關官員上奏謚號，太祖親自閲覽謚法，看到道義不能善終爲“丁”時，太祖説：“這個合適。”於是定謚號爲丁公。

初，太祖避窟咄之難，遣崇還察人心。崇夜至民中，留馬與從者，乃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舂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於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乃覺悟，馳馬隨狼而走。適去，賊黨追者已至，遂得免難。太祖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録功臣，以崇配饗。

當初，太祖躲避窟咄的禍難，派遣穆崇返回觀察人心。穆崇夜晚到民間，留下馬匹給隨從的人，就改换平民服裝進入營地。遇上有火光，被舂米的侍妾所認出，賊寇都驚慌起身。穆崇尋找隨從的人找不到，就藏匿在土坑中，很久纔偷馬逃走。睡在大草澤中，有頭白狼向穆崇嚎叫，穆崇於是醒悟過來，騎馬隨狼而奔跑。剛離去，賊寇黨與追趕的人已趕到，於是得以免除禍難。太祖感到很奇異，命穆崇立廟祭祀，子孫世代敬奉白狼。太和年間，追評功臣，以穆崇配祭。

崇長子遂留，歷顯官。討蠕蠕有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

穆崇的長子遂留，歷任顯要官職。討伐蠕蠕有功勞，賜爵位爲零陵侯。後因有罪被罷黜。

子乙九，内行長者。以功賜爵富城公，加建忠將軍，遷散騎常侍、内乘黄令、侍中。卒，謚曰靜。

兒子乙九，任内行長者。因有功勞獲賜爵位富城公，加授建忠將軍，調任散騎常侍、内乘黄令、侍中。去世，謚號爲靜。

子真，起家中散，轉侍東宫，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明太后姊。尋除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高祖追思崇勳，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撰定碑文，建於白登山。

兒子穆真，出仕爲中散大夫，轉至東宫侍奉，娶長城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後來皇帝下令離婚，娶文明太后的姐姐。不久被授任爲南部尚書、侍中。去世，謚號爲宣。高祖追念穆崇的功勛，命令著作郎韓顯宗和穆真撰碑文，立在白登山。

穆泰

真子泰，本名石洛，高祖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賜爵馮翊侯。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爲公。出爲鎮南將軍、洛州刺史。例降爲侯。尋徵爲右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又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改封馮翊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户。進征北將軍。

穆真的兒子穆泰，本名叫石洛，是高祖賜予的名字。因是功臣子孫，娶章武長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掌管帝王狩獵四曹事務，賜爵位爲馮翊侯。升殿中尚書，加授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升爵位爲公。外出任鎮南將軍、洛州刺史。依條例降爵爲侯。不久被徵召爲右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又外出任使持節、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改封爲馮翊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户。升爲征北將軍。

初，文明太后幽高祖於别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高祖德之，錫以山河，寵待隆至。泰自陳病久，乞爲恒州，遂轉陸叡爲定州，以泰代

當初，文明太后把高祖囚禁於别室，將謀劃廢黜他，穆泰懇切規勸纔作罷。高祖感激他，賜給他封地，十分寵信。穆泰自己陳述患病已久，乞求做恒州刺史，於是改派陸叡爲定州刺史，用

焉。泰不願遷都，叡未及發而泰已至，遂潛相扇誘，圖爲叛。乃與叡及安樂侯元隆，撫冥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鎮北將軍、樂陵王思譽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不從，僞許以安之，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討之。澄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車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數百人攻煥郭門，冀以一捷。不克，單馬走出城西，爲人擒送。澄亦尋到，窮治黨與。高祖幸代，親見罪人，問其反狀，泰等伏誅。

子伯智，八歲侍學東宮，十歲拜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尚饒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早卒。子喈。

伯智弟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乃得還。爲太尉參軍事。

子容，武定中，汲郡太守。

乙九弟忸頭，侍中、北部尚書。卒，贈司空公，謚曰敬。

子蒲坂，虞曹尚書、征虜將軍、涇州刺史。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昭。

子韶，字伏興，員外散騎侍郎、代郡太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卒，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文。

子遵伯，幽州司馬。

穆觀　穆壽

遂留弟觀，字闥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爲左衛將軍，綰門下中

穆泰代替他。穆泰不願意遷都，陸叡沒來得及出發而穆泰已經到任，就暗中加以煽動引誘，圖謀作亂。於是和陸叡以及安樂侯元隆，撫冥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鎮北將軍、樂陵王思譽等人謀劃推舉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爲君主。元頤不聽從，假裝答應來穩住他們，秘密上報這件事。高祖於是派遣任城王元澄率領并州肆州的軍隊去討伐他們。元澄先派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人乘車進入代京，出其不意，穆泰等人驚訝詫異，不知如何是好。李煥曉諭作亂的人，向他們分析禍福，於是凶惡的黨羽離心離德，沒有人爲穆泰所使用。穆泰自己估計必定失敗，就率領手下的幾百人攻打李煥的城門，希望能取勝。攻打不下，單人匹馬跑出城西，被別人擒獲押送。元澄不久也到達，極力審訊他的同黨。高祖前往代京，親自會見犯罪的人，詢問他們謀反的情形，穆泰等人受死刑。

兒子伯智，八歲時在東宮侍奉太子讀書，十歲時被任命爲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娶饒陽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去世早。兒子穆喈。

伯智的弟弟士儒，字叔賢。流放到涼州，後來纔得以返回。擔任太尉參軍事。

兒子穆容，武定年間，擔任汲郡太守。

乙九的弟弟忸頭，擔任侍中、北部尚書。去世，追贈司空公，謚號爲敬。

兒子蒲坂，擔任虞曹尚書、征虜將軍、涇州刺史。追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昭。

兒子穆韶，字伏興，擔任員外散騎侍郎、代郡太守、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去世，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文。

兒子遵伯，擔任幽州司馬。

遂留的弟弟穆觀，字闥拔，繼承穆崇的爵位。年輕時以文章技藝聞名，選入內廷侍奉，太祖器重他。太宗即位，穆觀擔任左衛將軍，掌管

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决焉。終日怡怡，無慍喜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於苑内，時年三十五。太宗親臨其喪，悲慟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謚曰文成。世祖即位，每與群臣談宴，未嘗不嘆惜殷勤，以爲自泰常以來，佐命勛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見稱如此。

門下中書，傳達詔令。等到問及往事，不曾有所遺漏，太宗感到他很奇特。娶宜陽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逐漸升到太尉。世祖代掌國事，穆觀擔任右弼，外出就統管朝中政事，入宮就在左右回答問題，事情不分大小，都經由他决斷。整日和順，没有喜怒的神色。勤謹謙虚善於誘導，不因富貴而對人傲慢。泰常八年，因暴病在苑内逝世，這年三十五歲。太宗親臨他的喪葬，悲傷感動左右的人。賜給全身隱起的金飾棺材，喪禮全部依安城王叔孫俊的舊例。追贈宜都王，謚號爲文成。世祖即位，每當和群臣談論飲宴，未嘗不贊嘆穆觀的懇切，以爲從泰常以來，輔佐功臣文武才幹兼備的没有人比得上他，他就是如此地受到稱道。

子壽，襲爵，少以父任選侍東宮。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世祖愛重之，擢爲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内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屬值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密告，故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勛未録，而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世祖嘉之。乃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兒子穆壽，繼承爵位，年輕時以父親的功勞被選入東宮侍奉。娶樂陵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他聰明敏捷有父親的風範，世祖喜愛器重他，擢升爲下大夫。他上奏機智善辯，内外有聲名。升爲侍中、中書監，兼南部尚書，升爵位爲宜都王，加授征東大將軍。穆壽推辭説："臣下的祖父穆崇，先皇的時代，遇上艱難危險，有幸上天贊助梁眷，誠心秘密相告，所以能在前朝報效立功，遺留福禄傳給後代。從前陳平受賞賜，歸功於無知，現在梁眷的首功没有評定，而臣下獨自世代享受榮華，豈止是上愧古代賢人，也有損於國家典章。"世祖嘉許他。於是尋找梁眷的後代，找到梁眷的孫子，賜給郡公的爵位。

輿駕征凉州，命壽輔恭宗，總録要機，内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宫。世祖别御静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世祖謂壽曰："蠕蠕吴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凉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凉州路遠，朕不得救。卿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虚言也。"壽頓首

世祖征伐凉州，命令穆壽輔助恭宗，總領要事機密，内外聽從他。世祖行進停駐雲中，將要渡過黄河，在行宮宴請各將領。世祖另外到清静的房舍，召見穆壽和司徒崔浩、尚書李順，世祖對穆壽説："蠕蠕吴提和牧犍聯合，現在聽説我征伐凉州，必定前來侵犯邊境，如果埋伏兵馬在沙漠南面，消滅他們是容易的。所以我留下强壯的兵士肥大的馬匹，派你輔佐太子。狩獵結束後，就可分兵埋伏在要害地區，等待敵寇到來，引誘他們深入内地，然後攻打他們，擒獲他們是必然的。凉州路途遥遠，我不能救援。你如果違背我的指令，遭敵寇侵犯傷害，我返回後就殺

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吴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恭宗避保南山。惠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世祖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

你。崔浩、李順做證人，這不是假話。”穆壽叩頭接受詔令。穆壽相信占卜之人的話，認爲賊寇不會來，竟不設立戒備。而吴提果然到來，侵犯到善無，京城大爲驚擾。穆壽不知怎樣應對，想修築西城門，請恭宗躲到南山據守。惠太后不聽從，纔作罷。派遣司空長孫道生等人打退了吴提。世祖返回，因没有大的損傷，所以不追究罪過。

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爲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并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爲時人所鄙笑。真君八年薨。贈太尉，謚曰文宣。

恭宗代掌國政，穆壽和崔浩等人輔佐政事，人們都敬重崔浩，惟獨穆壽凌辱他。又自恃地位寵信，以爲别人誰也趕不上自己。對自己的兒子穆師説：“衹要使我的兒子趕得上我，也足以勝過别人，不需要苦苦教導他們。”對待叔父伯父和兄弟如同僕人奴隸，夫妻坐在一起共同進餐，而使叔父伯父吃剩餘的。他就是如此地傲慢無禮，被當時人所鄙視嘲笑。真君八年逝世。追贈太尉，謚號爲文宣。

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爲太子四輔。正平元年卒。

兒子平國，繼承爵位。娶城陽長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任太子四輔。正平元年去世。

子伏干，襲爵。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和平二年卒，謚曰康。無子。

兒子伏干，繼承爵位。娶濟北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和平二年去世，謚號爲康。没有兒子。

穆羆　穆建

伏干弟羆，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又除虎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高祖以其勛德之胄，讓而赦之。

伏干的弟弟穆羆，繼承爵位。娶新平長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又授任虎牢鎮將，接連因不守法度而獲罪。高祖因他是功臣的後代，責問後赦免了他。

轉征東將軍、吐京鎮將。羆賞善罰惡，深自克勵。時西河胡叛，羆欲討之，而離石都將郭洛頭拒違不從。羆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攝下，請就刑戮。高祖乃免洛頭官。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羆討滅之。自是部内肅然，莫不敬憚。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吴平仁亦有恩信，户增數倍。羆以吏民懷

改任征東將軍、吐京鎮將。穆羆賞賜好人懲罰壞人，努力克制激勵自己。當時西河胡人反叛，穆羆想討伐他們，而離石都將郭洛頭違抗不服從。穆羆於是上奏舉劾自己，因威信不足以統領下屬，請求受刑罰。高祖於是免除洛頭的官職。山胡劉什婆侵犯擄掠郡縣，穆羆討伐消滅了他們。從此境内安寧，無不恭敬畏懼。後來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穆羆爲刺史。前任吐京太守劉升，在郡中很有威信恩惠，期限滿後回都城，胡民八百多人前往穆羆那裏請求留下劉升。前任定陽令吴平仁也有恩惠信義，户口增加幾倍。穆

之，并爲表請。高祖皆從焉。羆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百姓安之。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餘人，詣闕頌羆恩德。高祖以羆政和民悦，增秩延限。

羆因官吏民衆懷念二人，都爲上奏請求。高祖都聽從了。穆羆接連推薦劉升等人後，所屬的郡守縣令，都自己嚴格要求，教化大行，百姓安居樂業。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多人，前往朝廷歌頌穆羆的恩德。高祖因穆羆政事和順民衆喜悦，增加他的俸禄延長他的任職期限。

後徵爲光禄勳。隨例降王爲魏郡開國公，邑五百户。又除鎮北將軍、燕州刺史，鎮廣寧。尋遷都督夏州、高平鎮諸軍事，本將軍，夏州刺史，鎮統萬。又除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潜通，赦後事發，削封爲民。卒于家。世宗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

後來徵任光禄勳。依例降王爵爲魏郡開國公，食邑五百户。又授任鎮北將軍、燕州刺史，鎮守廣寧。不久調任都督夏州、高平鎮諸軍事，本號將軍，夏州刺史，鎮守統萬。又授任侍中、中書監。穆泰謀反，穆羆和他暗中來往，赦免後事情泄露，被削去封爵爲平民。在家中去世。世宗時，追贈他爲鎮北將軍、恒州刺史。

子建，字晚興，性通率，頗好文史。起家秘書郎，稍遷直閤將軍，兼武衛。建妻尒朱榮之妹，建常依附榮。榮入洛之後，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征北將軍，封濟北郡開國公。後遷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并州事。元曄之立，建兼尚書右僕射，俄轉侍中、驃騎大將軍。出帝末，本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天平中，坐事自殺於五原城北。

兒子穆建，字晚興，性格通脱直率，很喜好文史。出仕爲秘書郎，逐漸升遷到直閤將軍，兼任武衛將軍。穆建的妻子是尒朱榮的妹妹，穆建時常依附尒朱榮。尒朱榮進入洛陽以後，授任穆建爲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征北將軍，封爲濟北郡開國公。後來調任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并州事。元曄登位，穆建兼尚書右僕射，不久改任侍中、驃騎大將軍。出帝末年，任本號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天平年間，因事獲罪在五原城北自殺。

子千牙，武定中，開府祭酒。

兒子千牙，武定年間，任開府祭酒。

建弟衍，字進興。解褐員外郎，封新興縣開國子，稍遷通直常侍、行雲州事。

穆建的弟弟穆衍，字進興。出仕爲員外郎，被封爲新興縣開國子，逐漸升遷到通直常侍、行雲州事。

穆亮　穆紹

羆弟亮，字幼輔，初字老生，早有風度。顯祖時，起家爲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徙封長樂王。高祖初，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在州未期，大著聲稱。徵爲殿中尚書。又遷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敦煌鎮都大將。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朝，百姓追思之。

穆羆的弟弟穆亮，字幼輔，起初字爲老生，早年有風度。顯祖時，出仕爲侍御中散。娶中山長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授侍中、征南大將軍。改封爲長樂王。高祖初年，授任爲使持節、秦州刺史。到任不到一年，名聲大振。徵入任殿中尚書。又調任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敦煌鎮都大將。政事崇尚寬厚簡約，賑濟撫恤困苦貧乏的人。被徵召回朝廷，百姓追念他。

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時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蕃款素著，矜其亡滅；彌博凶悖，氐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民歸樂，表請納之。高祖從焉。於是率騎三萬，次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是時，階陵比谷羌董耕奴、斯卑等率衆數千人，寇仇池，屯于陽遐嶺，亮副將楊靈珍率騎擊走之。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征伐，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悦，境内大安。

授任他爲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兼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當時宕昌王梁彌機死去，兒子彌博繼位，被吐谷渾逼迫，前來投奔仇池。穆亮因彌機作爲藩臣的誠心一向昭著，同情他的死亡；彌博凶惡狂悖，被氐人羌人所厭棄；彌機哥哥的兒子彌承，爲戎族民衆所歸附樂意，穆亮上奏疏請求立他。高祖聽從這一建議。穆亮於是率領騎兵三萬人，停駐在龍鵠，打敗吐谷渾，扶立彌承後返回。這時，階陵比谷羌董耕奴、斯卑等人率領部衆幾千人，侵犯仇池，駐扎在陽遐嶺，穆亮的副將楊靈珍率領騎兵打退了他們。氐人豪强楊卜，從延興年間以來，隨從軍隊征伐，作戰二十一次，從前的鎮將，壓制他不報告。穆亮上奏請求楊卜任廣業太守，豪强都高興，境内很安寧。

徵爲侍中、尚書右僕射。于時，復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尚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

徵召穆亮任侍中、尚書右僕射。這時，又設置司州。高祖説："司州剛設置，没有僚屬，必須設立中正，來决定選用賢能。然而中正的職位，必須德行聲望兼備的人。世祖的時候，崔浩擔任冀州中正，長孫嵩擔任司州中正，可以説是得到合適人選。公卿大臣應互相推舉，一定要使人選稱職允當。"尚書陸叡推舉穆亮爲司州大中正。

時蕭賾遣將陳顯達攻陷醴陽，加亮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懷、洛、南北豫、徐、兖六州諸軍事以討之。顯達遁走，乃還。尋遷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

當時蕭賾派遣將領陳顯達攻下醴陽，加授穆亮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懷、洛、南北豫、徐、兖六州諸軍事去討伐他們。顯達逃走，穆亮纔返回。不久升任司空，參與制定法律條令。依條例降爵位爲公。

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高祖毁瘠猶甚。亮表曰：

當時文明太后逝世，已過一周年，高祖悲傷消瘦仍很突出。穆亮上奏疏説：

> 王者居極，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懷柔百靈。是以古先哲王，制禮成務。施政立治，必順天而後動；宣憲垂範，必依典而後行。用能四時不忒，陰陽和暢。若有過舉，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納麓之前；孔子至聖，喪無過瘠之紀。《堯書》稽古之美，不録在服之痛；《禮》

> 君王處於統治地位，最尊貴最重大，以天爲父以地爲母，取悦百神。所以古代英明的君王，制定禮儀完成事務。施行政事確立治道，必定順應天道而後舉辦；宣揚法典留下規範，必定依照典章而後行動。因而能四季不出差錯，陰陽和順。如果有過分的舉動，災禍的徵兆必然會集。所以大舜深深的思念，事情在總攬大政以前；孔子是最高的聖人，喪事没有過度悲痛而致消瘦的準則。

備諸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雖有上達之言，未見居喪之典。然則位重者爲世以屈己，居聖者達命以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參二儀，惠澤覃河海，宣禮明刑，動遵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喪，練事既闋，號慕如始。統重極之尊，同衆庶之制，廢越紼之大敬，闕宗祀之舊軌。誠由文明太皇太后聖略超古，惠訓深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比之前代，戚爲過甚。豈所謂順帝之則，約躬隨衆者也？陛下既爲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父則爲之慘悴；父過戚，子則爲之憂傷。近蒙接見，咫尺旒冕，聖容哀毁，駭感無止，况神祇至靈，而不久虧和氣，微致風旱者哉？《書》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一人過哀，黎元焉繫？群官所以顛殞震懼，率土所以危惶悚栗，百姓何仰而不憂，嘉禾何由而播殖？願陛下上承金册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輿駕時動，以釋憂煩，博采廣諮，以導性氣，息無益之戀，行利見之德。則休徵可致，嘉應必臻。禮教并宣，孝慈兼備，普天蒙賴，含生幸甚。

《堯書》稽考古代的美事，不記録服喪時的悲痛；《儀禮》詳載諸侯的喪葬，而没有天子的標準。雖然有向上升進之言，没有見到服喪的典章。那麽地位貴重的爲世人而委屈自己，居於聖賢的通達天命而忘却情懷。陛下的大德與日月相并，恩澤延及黄河大海，宣揚禮制嚴明政刑，一切行爲遵從古代準則。以純孝的悲痛，服周年的喪事，服期已滿，號哭思念如當初。統領最高權力的尊貴，同於衆人的制度，廢除天地社稷的重大恭敬，闕略宗廟祭祀的舊日法度。實在是由於文明太皇太后聖明謀略超越古代，賢惠教導深入周到，想要報答她的恩德，如上天没有窮盡，同前代相比，悲傷過於深沉。這哪裏是順從上天的規則，克制自己隨從衆人的做法呢？陛下既是天地的兒子，又是廣大民衆的父母。兒子過度哀痛，父親就爲他凄楚憔悴；父親過度悲傷，兒子就爲他憂愁傷心。我近來受到接見，與陛下近在咫尺，見聖明的容貌哀傷消瘦，驚駭感慨不止，何况神明最威靈，而不長久虧損和順之氣，略微導致風暴乾旱呢？《尚書》説"一人有福，廣大民衆仰賴他"，現在一人過度哀傷，百姓歸向誰呢？群官爲之憂思震驚，境内爲之惶恐畏懼，百姓仰賴誰而不憂愁，茁壯的禾稻憑什麽播種？希望陛下在上承奉金册遺訓，在下滿足廣大民衆心意，及時脱下喪服飲食如常，施行郊廟祭祀，垂下恩惠給百神，車駕不時出動，來解除衆人的憂愁煩惱，廣博地采訪咨詢，來疏導性情心氣，平息没有益處的思念，施行顯見的恩德。這樣美好的徵兆可以招致，吉祥的應驗必定到來。禮樂教化一并宣揚，孝順慈愛兼具完備，普天之下有所依賴，一切生靈榮幸之至。

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省啓以增悲愧。"

詔書説："如果孝悌到極點，没有什麽不通暢。現在狂風大旱，不下透雨，實在是因誠摯的思念不够，天地神靈没有被感動。所説過度悲傷的過失，實爲不中肯的話，讀過後更增加悲痛慚

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引見群臣於太華殿，高祖曰：“朕仰遵先意，將營殿宇，役夫既至，興功有日。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凄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别。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惟深悲感。”亮稽首對曰：“臣聞稽之卜筮，載自典經，占以决疑，古今攸尚。興建之功，事在不易，願陛下訊之蓍龜，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民力凋弊。且材幹新伐，爲功不固，願得逾年，小康百姓。”高祖曰：“若終不爲，可如卿言。後必爲之，逾年何益？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終，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况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且今八表清晏，年穀又登，爰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之何？當委之大分，豈假卜筮？”遂移御永樂宮。

後高祖臨朝堂，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晋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高祖親自决之。又謂亮曰：“徐州表給歸化人稟。王者民之父母，誠宜許之。但今荆揚不賓，書軌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介。計萬户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蓄儲虚竭。雖得户千萬，猶未成一同。且欲隨貧賑恤，卿意何如？”亮

愧。”

不久兼任太子太傅。這時將要修建太極殿，在太華殿接見群臣，高祖說：“我上遵先人意願，將要營造殿堂，民工到達後，不日就動工。現在要遷居永樂宮，以避開喧鬧塵埃。土木雖沒有心，毀掉它們豈能不凄傷？所以現在面對各位，同它們告别。這座殿是高宗建造，經歷顯祖，到我幼年，在這裏接受大位。祇因事情變化强抑感情，將要改建，回顧往昔，深爲悲痛感慨。”穆亮叩頭回答說：“臣下聽說用卜筮稽考，記載在經典中，用占卜來决斷疑惑的事，是古今所崇尚的。興建工程，事情不容易，希望陛下用蓍草龜甲訊問，來決定可行與否。另外去年勞役，用工很多，太廟明堂，一年纔完成。如果連年修建，恐怕民力凋敝。而且材料剛砍伐，質量不牢固，希望年後動工，使百姓略爲安定。”高祖說：“如果最終不修建，可如你所說的。如今後必定修建，跨年後有什麽益處？我遠觀前代帝王，無不修建殿堂。所以周朝開創業績，建造靈臺；漢朝受命，建造未央宮。初創的階段，尚且如此，何况我繼承各代聖人的國運，遇上太平的根基。而且如今天下太平，五穀豐收，應在此時，來完成大工程。人生有固定的名分，長短是命運，卜筮雖然靈驗，又能怎麽樣？應當決定於天命，何必憑藉卜筮？”於是遷居到永樂宮。

後來高祖臨朝，對穆亮說：“三代的禮儀，太陽一出就上朝理事，從漢魏以後，禮儀逐漸凋落。《晋令》中有初一和十五召集公卿在朝堂而討論政事，也沒有天子親自前往的條文。現在因你們中午聚集，中午以前你們就自己討論政事，中午以後我和你們共同議定可行與否。”於是命令閱讀上奏文案，高祖親自決斷。又對穆亮說：“徐州上奏賜給歸順者口糧。君王是民衆的父母，實在應准許這件事。不過現在荆州揚州不歸附，天下沒統一，我將要親自統領六軍，到長江邊問罪。估算一萬户投誠，一年口糧一百萬石，如果准許賜給，邊地儲蓄就空虛了。即使得到一千萬户，還是沒有達到統一。我想要根據貧

對曰："所存遠大，實如聖旨。"及車駕南遷，遷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

困來賑濟撫恤，你以爲如何？"穆亮回答説："陛下所考慮的很遠大，的確如聖旨所説。"等到高祖向南遷徙，穆亮升武衛大將軍，以本官代理中軍事務。

高祖南伐，以亮録尚書事，留鎮洛陽。後高祖將自小平泛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没而不吊。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宫廣厦，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污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况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脱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

高祖向南討伐，任命穆亮爲録尚書事，留下來鎮守洛陽。後來高祖將要從小平乘船到石濟，穆亮規勸説："臣下聽説有關危險之地的教誨，是自古的既定規範，居安思危，明白地寫在《周易》中。所以憑藉險要地勢不防備，死後不吊祭。低賤的平民百姓，還不輕視自己，何况尊貴的天子，爲生靈所仰賴，而能輕忽嗎！所以居住是縱深的宫室衆多的大厦，出行是成萬騎兵上千車輛。從前漢帝想乘船渡過渭水，廣德將要用頭顱的鮮血染紅車輪，皇帝於是感悟而上橋。渡過一條小河，尚且如此，何况黄河寬闊浩大，有不可預測的憂慮。而且車輛由人駕馭，還有奔跑導致顛覆的危害，何况水流的快慢，不是人所能控制的，萬一有出乎意料的禍難，宗廟該怎麽辦？"高祖説："司空的話是對的。"

及亮兄羆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高祖優詔不許，還令攝事。亮頻煩固請，久乃許之。尋除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徙封頓丘郡開國公，食邑五百户，以紹崇爵。

等到穆亮的哥哥穆羆參與穆泰謀反的事件，穆亮把府中事務交付給司馬慕容契，上奏疏彈劾自己。高祖寬容地作詔書不准許，仍命令他管理事情。穆亮接連執意請求，很久纔准許他。不久授任穆亮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改封頓丘郡開國公，食邑五百户，來繼承穆崇的爵位。

世宗即位，還定州刺史，尋除驃騎大將軍、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薨，時年五十二。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七百匹、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斂。贈太尉公，領司州牧，謚曰匡。

世宗即位，調任定州刺史，不久授任驃騎大將軍、尚書令，繼而改任司空公。景明三年逝世，時年五十二歲。賜給棺材、朝廷禮服一套、衣服一套，錢四十萬文、布七百匹、蠟二百斤。世宗親自參加小殮。追贈穆亮爲太尉公，兼司州牧，謚號爲匡。

子紹，字永業。高祖以其貴臣世冑，顧念之。九歲除員外郎，侍學東宫，轉太子舍人。十一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散騎侍郎，領京兆王愉文學。世宗初，通直散騎常侍、高陽王雍友。遭父憂，詔起襲爵，

兒子穆紹，字永業。高祖因他是尊貴臣屬的後代，照顧他。九歲時穆紹被授任爲員外郎，在東宫侍奉讀書，改任太子舍人。十一歲時娶琅邪長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散騎侍郎，兼京兆王元愉文學。世宗初年，擔任通直散騎常侍、高陽王元雍友。遇父親逝世，詔令他復出繼承

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遷秘書監、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卿，又遷衛將軍、太常卿。尋除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冀州刺史，以母老固辭，忤旨免官。除中書令，轉七兵尚書，徙殿中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除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中書監，復爲侍中，領本邑中正。

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希造人門。領軍元叉當權熏灼，曾往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嘆尚之。及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贊成之。以功加特進，又拜其次子巖爲給事中。尋加儀同三司，領左右。時侍中元順與紹同直，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久乃起。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固辭不拜。又除侍中，托疾未起。河陰之役，故得免害。

莊帝立，尒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邙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虚大家兒。"車駕入宫，尋授尚書令、司空公，進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奬往詣紹。奬以紹郡民，謂必加敬，紹又恃封邑，是奬國主，待之不爲動膝。奬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

尒朱榮之討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未幾，降王復本爵。元顥入洛，以紹爲兖州刺史。行達東郡，顥

爵位，擔任散騎常侍，兼主衣都統。升任秘書監、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卿，又調任衛將軍、太常卿。不久授任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本號將軍、冀州刺史，以母親年老堅決推辭，違犯旨意被免除官職。授任中書令，改任七兵尚書，調爲殿中尚書。遇母親逝世免職，服喪時以孝道聞名。又授任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中書監，又任侍中，兼本州中正。

穆紹没有其他的才能，而性格端方持重，很少會見賓客，很少拜訪人家。領軍元叉當權炙手可熱，曾經前往探望穆紹，穆紹僅迎送下臺階而已，當時人嘆賞尊崇他。等到靈太后想罷黜元叉，猶豫不决，穆紹贊同促成這件事。因功勞加授特進，又任命他的次子穆巖爲給事中。不久加授儀同三司，兼侍中。當時侍中元順和穆紹一同值勤，元順曾因喝醉酒進入穆紹的就寢處。穆紹裹被起身，嚴肅地責備元順説："我二十年任侍中，和你的先父一同任職，縱然你是後起之秀，哪應推門闖進呢?"於是辭職回家。詔書曉諭很久纔復出。授任車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堅决推辭不受任。又授任侍中，聲稱有病不受任。在河陰的變亂中，因此得以避免受害。

莊帝即位，尒朱榮派人徵召他。穆紹以爲必定死去，哭着告别家廟。等到前往邙山見到尒朱榮，拱手不叩拜。尒朱榮也假意禮敬他，回頭對人説："穆紹真是大家風範。"莊帝進宫，不久授任穆紹爲尚書令、司空公，升爵位爲王，給予帶班劍的儀仗四十人，隨之加授侍中。當時河南尹李奬前往穆紹那裏。李奬因穆紹是他所轄郡中的人，認爲穆紹一定對他加以禮敬，穆紹又依恃封邑，是李奬所在封國的封君，接待李奬不對他行禮。李奬畏懼穆紹的地位聲望，前往叩拜而返回。議論的人對兩人都有譏諷。

尒朱榮討伐葛榮，詔令上黨王天穆充當前鋒，停駐在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穆紹爲後續部隊。没有出發，正好擒獲葛榮就停止進軍了。不久，降穆紹的王爵恢復本來爵位。元顥進入洛陽，任命穆紹爲兖州刺史。行進到東郡，因

敗而反。

普泰元年，除都督青齊兗光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未行，其年九月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太保、冀州刺史，謚曰文獻。

子長嵩，字子岳。起家通直郎，再遷散騎常侍。襲爵，轉鎮東將軍、光禄少卿。興和中卒，贈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巖，武定中，司徒諮議參軍。

平國弟相國，官至安東將軍、濟州刺史、上洛公。

相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子平城，早卒。高祖時，始平公主薨於宫，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合葬。

平城弟長城，司徒左長史。

子世恭，武定中，朱衣直閤。

長城弟彧，符璽郎中。卒。

子永延，尚書騎兵郎、青州征東司馬。

正國弟應國，征西將軍、張掖公。

子度孤，襲爵。平南將軍、梁城鎮將。

子清休，頗有將略。司農少卿、武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出爲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

子鐵槌，秘書郎。

應國弟安國，歷金部長、殿中尚書，加右衛將軍，賜爵新平子。爲乙渾所殺，追贈征虜將軍。

子吐萬，襲爵。襄城鎮將。

子金寶，秘書郎。

壽弟伏真，高宗世，稍遷尚書，賜爵任城侯。出爲兗州刺史、假寧東

元顥失敗而返回。

普泰元年，授任穆紹爲都督青齊兗光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没有到任，當年九月逝世，五十二歲。追贈他爲侍中、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太保、冀州刺史，謚號爲文獻。

兒子長嵩，字子岳。初爲通直郎，再升爲散騎常侍。繼承爵位，改任鎮東將軍、光禄少卿。興和年間去世，追贈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

兒子穆巖，武定年間，擔任司徒諮議參軍。

平國的弟弟相國，官至安東將軍、濟州刺史、上洛公。

相國的弟弟正國，娶長樂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

兒子平城，去世早。高祖時，始平公主在宫中逝世，追贈平城爲駙馬都尉，和公主合葬。

平城的弟弟長城，擔任司徒左長史。

兒子世恭，武定年間，擔任朱衣直閤。

長城的弟弟穆彧，擔任符璽郎中。去世。

兒子永延，擔任尚書騎兵郎、青州征東司馬。

正國的弟弟應國，擔任征西將軍、張掖公。

兒子度孤，繼承爵位。擔任平南將軍、梁城鎮將。

兒子清休，很有軍事謀略。擔任司農少卿、武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外出任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

兒子鐵槌，擔任秘書郎。

應國的弟弟安國，歷任金部長、殿中尚書，加授右衛將軍，賜爵位爲新平子。被乙渾殺死，追贈他爲征虜將軍。

兒子吐萬，繼承爵位。擔任襄城鎮將。

兒子金寶，擔任秘書郎。

穆壽的弟弟伏真，高宗時，逐漸升到尚書，賜爵位爲任城侯。外出任兗州刺史、代理寧東將

將軍、濮陽公。

子常貴，南陽太守。

穆多侯

伏真弟多侯，歷位殿中給事、左將軍，賜爵長寧子。遷司衛監。高宗崩，乙渾專權。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温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子胡兒襲爵。

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

子龍仁，襲爵，降爲公。卒。

子豐國，襲爵。

穆子弼

豐國弟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稚、陸希道等齊名於世，矜己陵物，頗以損焉。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慚屈。"高祖曰："朕欲敦厲胄子，故屈卿光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時，耻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高祖謂禧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爲高祖所知。輿駕南征，特敕隨從。世宗初，除尚書郎，以選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世宗善之。除中書舍人，轉司州治中、別駕，歷任有稱。肅宗時，河州羌却鐵忽反，敕兼黄門，慰喻忽。以功加前將軍，賜以錢帛。尋以本將軍行揚州事，追拜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使持節、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懿。

子季齊，釋褐司徒參軍事、開府騎兵參軍。

軍、濮陽公。

兒子常貴，擔任南陽太守。

伏真的弟弟多侯，歷任殿中給事、左將軍，賜爵位爲長寧子。調任司衛監。高宗逝世，乙渾專擅朝政。當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温湯治病，乙渾怨恨他，派遣多侯追回陸麗。多侯對陸麗説："乙渾有謀反的心思，大王是衆人所仰望的，離去必然危險，應慢慢返回而作打算。"陸麗不聽從，於是被乙渾殺害，多侯也被殺。謚號爲烈。兒子胡兒繼承爵位。

穆觀的弟弟穆翰，擔任平原鎮將、西海王。逝世。

兒子龍仁，繼承爵位，降爲公爵。去世。

兒子豐國，繼承爵位。

豐國的弟弟子弼，有風度品格，善於處世。廣泛閲讀經史，和長孫稚、陸希道等人在世間名聲相等，高傲自負盛氣凌人，以此很損聲譽。高祖起初確定氏族，想要委任子弼爲國子助教。子弼推辭説："先臣穆觀以來，數代蒙受恩惠，近來檢校衆人，實在爲之慚愧委屈。"高祖説："我想激勵國子學生，所以委屈你去光大他們。白玉投入泥土中，哪能污染你？"子弼説："遇上了英明的時代，耻於沉入泥中。"恰巧司州牧、咸陽王元禧入宫，高祖對元禧説："我爲你作州中正，推舉一個主簿。"就命令子弼拜見元禧。子弼於是爲高祖所賞識。高祖向南征伐，特地命令子弼隨從。世宗初年，授尚書郎，經挑選爲廣平王元懷的封國郎中令。多次有匡正規勸的補益。世宗賞識他。授任中書舍人，改任司州治中、別駕，在所歷職位上有聲譽。肅宗時，河州羌却鐵忽反叛，命令子弼爲兼黄門，去曉諭却鐵忽。因功勞加授前將軍，賜給錢帛。不久以本號將軍代行揚州事務，追授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在州中去世，這年五十一歲。追贈使持節、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懿。

兒子季齊，初任司徒參軍事、開府騎兵參軍。

穆顗

翰弟顗，忠謹有材力。太宗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世祖征赫連昌，勇冠一時，世祖嘉之。遷侍輦郎、殿中將軍，賜爵泥陽子。從征和龍，功超諸將，拜司衛監，加龍驤將軍，進爵長樂侯。

曾從世祖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世祖嘆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顗乃過之。"後從駕西征白龍，北討蠕蠕，以功加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進爵建安公。出爲北鎮都將，徵拜殿中尚書。出鎮凉州，所在著稱。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

高宗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事，西征吐谷渾，出南道。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高祖又以顗著勛前朝，徵爲内都大官。天安元年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

子寄生，襲。

寄生弟栗，凉州鎮將、安南公。

子祁，字願德。通直常侍、上谷河内二郡太守、司州治中、太子右衛率。卒，贈齊州刺史。

子景相，字霸都。中書舍人、上黨太守。

栗弟泥乾，爲羽林中郎，賜爵臨安男。後稍歷顯職，除冀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鉅鹿公。卒。

子渾，襲爵。秘書中散。

子令宣，通直常侍。

穆醜善

崇宗人醜善，太祖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禦侮左右。從征窟咄、劉顯，破平之。又從擊賀蘭部，平庫莫奚。拜天部大人，居於東蕃。卒。

子莫提，從平中原，爲中山太

穆翰的弟弟穆顗，忠誠謹慎有才幹。太宗時擔任中散大夫，改任侍御郎。隨從世祖征伐赫連昌，勇氣爲當時第一，世祖贊許他。調任侍輦郎、殿中將軍，賜爵爲泥陽子。隨從征伐和龍，功勞超過各將領，被任命爲司衛監，加授龍驤將軍，升爵位爲長樂侯。

穆顗曾經隨從世祖在崞山狩獵，有隻老虎衝出來，穆顗搏鬥後擒獲了它。世祖贊嘆說："《詩經》說'有力如虎'，穆顗還超過了。"後來跟隨世祖向西征伐白龍，向北討伐蠕蠕，因功勞加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升爵位爲建安公。外出任北鎮都將，徵入任殿中尚書。外出鎮守凉州，在各地聲譽頗佳。回朝後加授散騎常侍，兼太倉尚書。

高宗時，擔任征西大將軍、督諸軍事，向西征討吐谷渾，從南路出動。因攻打賊寇不推進而獲罪，免除官爵遷徙邊境。高祖又因穆顗功勛顯著於前朝，徵入任内都大官。天安元年去世。追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號爲康。

兒子寄生，繼承爵位。

寄生的弟弟穆栗，擔任凉州鎮將、安南公。

兒子穆祁，字願德。擔任通直常侍、上谷河内二郡太守、司州治中、太子右衛率。去世，追贈齊州刺史。

兒子景相，字霸都。擔任中書舍人、上黨太守。

穆栗的弟弟泥乾，擔任羽林中郎，賜爵位爲臨安男。後來逐漸擔任顯要職位，授任冀州刺史，代理安南將軍、鉅鹿公。去世。

兒子穆渾，繼承爵位。擔任秘書中散。

兒子令宣，擔任通直常侍。

穆崇同族的人醜善，太祖初年，率領部落歸附，和穆崇同心協力，在太祖左右抵禦欺侮。跟隨征伐窟咄、劉顯，打敗平定他們。又跟隨攻打賀蘭部，平定庫莫奚。被任命爲天部大人，住在東部邊境。去世。

兒子莫提，跟隨平定中原，擔任中山太守。

守。除寧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陽陵侯。卒。

授任寧南將軍、相州刺史，賜予陽陵侯。去世。

子吐，太宗世，散騎常侍。卒於侍中、鎮東將軍。

兒子穆吐，太宗時，擔任散騎常侍。任侍中、鎮東將軍時去世。

子敦，輔國將軍、西部都將。賜爵富平子。卒。

兒子穆敦，擔任輔國將軍、西部都將。賜爵位爲富平子。去世。

子純，襲爵。歷散騎常侍、光祿勳。高祖時，右衛將軍，尋除右將軍、河州刺史。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

兒子穆純，繼承爵位。歷任散騎常侍、光祿勳。高祖時，擔任右衛將軍，不久授任右將軍、河州刺史。去世，追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

子盛，襲爵。直閤將軍。

兒子穆盛，繼承爵位。擔任直閤將軍。

盛弟裕，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穆盛的弟弟穆裕，擔任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裕子禮，東牟太守。

穆裕的兒子穆禮，擔任東牟太守。

禮弟略，武定末，魏尹丞。

穆禮的弟弟穆略，武定末年，擔任魏尹丞。

穆鑴　穆子琳

純弟鑴，歷東宫庶子、汲郡太守。世宗時，爲懷朔鎮將，東、北中郎將，豳、幽、凉三州刺史。肅宗世，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在公以威猛見稱。卒時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相州刺史，謚曰安。

穆純的弟弟穆鑴，歷任東宫庶子、汲郡太守。世宗時，擔任懷朔鎮將，東、北中郎將，豳、幽、凉三州刺史。肅宗時，授任平北將軍、并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在官府以威猛受到稱贊。去世時七十四歲，追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相州刺史，謚號爲安。

子顯壽，長水校尉。

兒子顯壽，擔任長水校尉。

顯壽弟顯業，卒於散騎侍郎。

顯壽的弟弟顯業，在任散騎侍郎時去世。

子子琳，舉秀才，爲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蜀有功，除尚書屯田郎中。出帝即位，以攝儀曹事，封高唐縣開國男，邑二百户。孝静初，鎮東將軍、司州别駕。以占奪民田，免官爵。久之，阿至羅國主副羅越居爲蠕蠕所破，其子去賓來奔。齊獻武王奏去賓爲安北將軍、肆州刺史，封高車王，招慰夷虜；表子琳爲去賓長史，復其前封。尋遷儀同開府長史、齊獻武王丞相司馬。卒時年五十三，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

兒子子琳，被推舉爲秀才，擔任安戎令，很有行政才幹。跟隨長孫稚征伐蜀人有功，授任尚書屯田郎中。出帝即位，因代行儀曹事務，封爲高唐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孝静帝初年，擔任鎮東將軍、司州别駕。因侵占强奪民衆土地，免除官職爵位。很久後，阿至羅國主副羅越居被蠕蠕打敗，他的兒子去賓前來投奔。齊獻武王奏請去賓擔任安北將軍、肆州刺史，封爲高車王，招撫慰勞夷人；任命子琳爲去賓的長史，恢復他從前的封爵。不久子琳調任儀同開府長史、齊獻武王丞相司馬。去世時五十三歲，追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

子伯昱。弟朏，武定中，開府中

兒子伯昱。弟弟穆朏，武定年間，擔任開府

兵參軍。

中兵參軍。

穆良

子琳弟良，字先德。司空行參軍、將作丞、司徒祭酒、安東將軍、南鉅鹿太守。頗有民譽。入爲司徒司馬、大將軍從事中郎、中書舍人。武定六年卒。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子琳的弟弟穆良，字先德。擔任司空行參軍、將作丞、司徒祭酒、安東將軍、南鉅鹿太守。在民衆中很有聲譽。召入任司徒司馬、大將軍從事中郎、中書舍人。武定六年去世。追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穆崇夙奉龍顔，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台鼎；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矣！從享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其優乎？顗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虚簡之操，弼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於壽以貴終，羆止削廢，人之無禮，爲幸蓋多。醜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史臣曰：穆崇往日侍奉皇上，很早表明誠心節操，受到寵信眷顧，位至宰輔；以致參預作亂謀劃，最後得以保全性命，英明君主對於有功勞的臣子，不也是很寬厚嗎！配祭廟庭，大概也是崇尚功勞的意思。穆觀年輕處於公輔的職位，業績才能很優秀吧？穆顗因壯烈而顯要通達，穆亮因寬厚而獲致高位，穆紹樹立謙虚簡約的操守，子弼擁有風度品格的名聲，世代不衰落，青綬紫綬兼具排列，興盛啊。至於穆壽以尊貴終身，穆羆僅削爵免官，人的無禮，幸運大概也多。醜善的子孫，不缺乏名聲地位，也有人才啊！

魏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和跋　奚牧　莫題　庾業延　賀狄干
李栗　劉潔　古弼　張黎

和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國附臣。跋以才辯知名，太祖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頻使稱旨，拜龍驤將軍。未幾，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尚書，鎮鄴。

和跋，是代郡人，世代統領部落，爲國家附屬的臣子。和跋以才華和善辯聞名，太祖擢升他爲外朝大人，參與軍國大事的謀劃，很有智慧算度。多次出使符合旨意，被任命爲龍驤將軍。不久，賜爵位爲日南公。跟隨平定中原，因功勞升爲尚書，鎮守鄴城。

慕容德使兄子和守滑臺，和長史李辨殺和，求援於跋。跋率輕騎赴之。既至，辨悔，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説之，辨乃開門。跋入，收其府藏。德聞之，遣將率三千騎，擊跋。跋逆擊，大破之，擒其將士千餘人而還。於是陳潁之民，多來向化。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率衆五萬，討賀蘭部别帥木易于，破之。出爲平原太守。

慕容德派哥哥的兒子慕容和守衛滑臺，慕容和的長史李辨殺死慕容和，向和跋求援。和跋率領輕裝的騎兵趕去。到達後，李辨後悔，關上城門抵禦。和跋派尚書郎鄧暉勸説他，李辨纔開門。和跋進城，收繳府中庫藏。慕容德聽説後，派遣將領率領三千騎兵，攻打和跋。和跋迎擊，大敗他們，擒獲慕容德的將士一千多人後返回。這時陳潁地區的民衆，大多前來歸附。改封爲定陵公。和常山王元遵率領軍隊五萬人，討伐賀蘭部的别部頭領木易于，打敗了他。外出任平原太守。

太祖寵遇跋，冠於諸將。時群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虚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瀍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産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

太祖寵信優待和跋，高於各將領。當時群臣都崇尚恭敬節儉，而和跋愛圖虚名，向世人炫耀，性格尤爲驕奢淫逸，太祖告誡他，不改正。後來太祖向北巡視豺山，逮捕和跋，在路旁施刑。妻子劉氏亦隨之自殺。起初，將要殺和跋，太祖命令他的幾個弟弟和毗等人去看望訣别，和跋對和毗説："瀍水北面土地貧瘠，可以住在河的南面，耕種良田，大量增加産業，互相勉勵，各自努力。"讓他們背對着自己説："你們怎麽忍

解其微意，詐稱使者，亡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群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

少子歸，從征赫連昌有功，拜統萬將軍，賜爵成皋男。與西平公安頡攻虎牢，拔之。進爵高陽侯。後以罪徙配涼州爲民。蓋吴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還，拜使持節、冠軍將軍、雍城鎮都大將、高陽侯。卒。

子度，襲爵。尚書都官郎、昌平太守。卒。

度子延穆，司州部郡從事，早卒。

子安，武定末，給事黄門侍郎。

奚牧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太祖寵遇之，稱之曰仲兄。初，劉顯謀害太祖，梁眷知其謀，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介山以告，語在《崇傳》。太祖録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之功，拜爲治民長，數奏政事，參與計謀。

太祖征慕容寶，加輔國將軍，略地晋川，獲寶丹陽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鈞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通和，恨之。有言於太祖，太祖戮之。

莫題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太祖之征慕容寶

心看到我死呢！”和毗等人理解他的含義，假稱使者，逃奔長安，追趕他們没趕上。太祖發怒，就誅殺和跋的全家。後來世祖向西巡視五原，返回到豺山狩獵，忽然遇到暴風，雲霧四起。世祖奇怪而詢問原因，群臣都説和跋世代住在這片土地，祠堂墳墓還存在，或許是這能導致這種變故。皇帝派遣建興公古弼用三種牲畜祭祀，大霧就消散了。後來世祖狩獵的日子，每每先祭祀和跋。

小兒子和歸，跟隨征伐赫連昌有功勞，被任命爲統萬將軍，賜爵位爲成皋男。和西平公安頡攻打虎牢，攻下來了。升爵位爲高陽侯。後來因有罪發配涼州爲平民。蓋吴在關中作亂，又任命和歸爲龍驤將軍前往討伐他。返回後，被任命爲使持節、冠軍將軍、雍城鎮都大將、高陽侯。去世。

兒子和度，繼承爵位。擔任尚書都官郎、昌平太守。去世。

和度的兒子延穆，擔任司州部郡從事，去世早。

兒子和安，武定末年，擔任給事黄門侍郎。

奚牧，是代郡人，忠厚有智謀。太祖寵信優待他，稱他爲仲兄。起初，劉顯圖謀殺害太祖，梁眷知道這個謀劃，暗中派奚牧和穆崇到七介山報告，記載在《穆崇傳》。太祖任用先帝時舊臣，又因奚牧告發劉顯的功勞，任命他爲治民長，上奏政事，參與國事謀劃。

太祖征伐慕容寶，加授奚牧爲輔國將軍，攻取土地到晋川，在平陶擒獲慕容寶的丹陽王買得和離石護軍高秀和。因軍功被任命爲并州刺史，賜爵位爲任城公。并州和姚興邊界相連，姚興時常侵犯邊境，奚牧就寫信給姚興，稱頓首，用對等的禮節相待，責備姚興侵犯邊境爲不正當的想法。姚興認爲他以對等國家相通好，怨恨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太祖，太祖誅殺了奚牧。

莫題，是代郡人。智謀多有才幹。起初做幢將，統領宫中軍隊。太祖征伐慕容寶，慕容寶夜

也，寶夜來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之欲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以功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柳公，進號左將軍，改爲高邑公。出除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

晚前來偷襲軍營，軍人驚慌害怕。於是有人逃回京城，說官軍在栢肆失敗，京城不安定。南安公元順因此想代行國事。莫題對元順說："這是大事，不可以輕率，應該審慎等待以後的消息，不然禍患就要到了。"元順於是作罷。莫題因軍功被任命爲平遠將軍，賜爵位爲扶柳公，升軍號爲左將軍，改爲高邑公。外出任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

車駕征姚興，次於晉陽，而上黨群盜秦頗、丁零翟都等聚衆於壺關，詔題帥衆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山窮討，盡平之。

太祖征討姚興，停駐在晉陽，而上黨盜賊秦頗、丁零翟都等人在壺關聚集部衆，詔令莫題率領兵士三千人去討伐他們。上黨太守捕住秦頗，殺了他。翟都逃到林慮。詔令莫題搜索山林全力討伐，全部平定他們。

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于長安。苻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泥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當初，昭成帝末年，太祖的叔父窟咄遷徙到長安。苻堅失敗，窟咄隨從慕容永向東遷徙。等到慕容永自己登位，任命窟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年，劉顯派遣弟弟亢泥等人迎接窟咄，侵犯南部邊境。莫題這時對太祖有二心，送箭給窟咄，對他說"三歲小牛哪能負重"，意思是窟咄年長而太祖年少。太祖忌恨莫題。天賜五年，有人告發莫題傲慢自大，仿照君主。太祖就派人拿箭給他看，問他說："三歲的小牛，能不能承受重負?"莫題接到詔書，父子相對而哭，第二天早上就被殺。

庾業延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氐寇内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産，富擬國君。劉顯謀逆，太祖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太祖，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内侍長。和辰分别公私舊畜，頗不會旨，太祖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太祖喜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

庾業延，是代郡人，後來賜名爲岳。他的父親和哥哥和辰，世代掌管放牧。逐漸升爲中部大人。昭成帝逝世，氐寇侵入境内。患難的時候，集中牲畜財産，富足近似國君。劉顯謀劃作亂，太祖逃到外地，和辰保護獻明太后回到太祖那裏，太祖又得到他的物資幫助。任命和辰爲内侍長。和辰區分公私舊日的牲畜，很不合旨意，太祖因此怨恨他。庾岳獨自恭敬慎重修飭嚴謹，善於處在危難之中，太祖喜愛他。和王建等人都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大事的謀劃。

太祖既絶慕容垂，以岳爲大人，使詣慕容永。永服其辭義。垂圍永於長子，永告急求援，岳與陳留王虔以五萬騎東渡河救之，次於秀容，破

太祖和慕容垂斷絶關係，任命庾岳爲大人，派他出使慕容永。慕容永佩服庾岳的言辭義理。慕容垂在長子包圍慕容永，慕容永告急求援，庾岳和陳留王元虔率五萬騎兵向東渡過黄河去救

山胡部高車門等，徙其部落。會永滅，乃班師。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

助他，停駐在秀容，打敗山胡部高車門等人，遷徙他的部落。遇慕容永滅亡，就撤軍了。跟隨平定中原，被任命爲安遠將軍。

官軍之驚於栢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詔岳率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殄之，百姓乃安。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内徙，聚黨反叛。岳率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軍。又討反人張超、清河太守傅世，并破平。以岳爲鄴行臺。

官軍在栢肆受驚，賀蘭部頭領附力眷、紇突鄰部頭領匿物尼、紇奚部頭領叱奴根等人聽説後，在陰館聚集黨與反叛。南安公元順討伐他們，不能攻克，死亡的有幾千人。太祖聽説後，詔令庾岳率領一萬騎兵，返回討伐叱奴根等人，消滅他們，百姓纔安定下來。離石胡頭領呼延鐵、西河胡頭領張崇等人不樂意向内地遷徙，聚集黨與反叛。庾岳率領騎兵三千人，討伐打敗他們，斬殺呼延鐵擒獲張崇，搜索山林全力討伐，打散他們殘餘的黨與。因功勞獲賜爵位爲西昌公，升軍號爲征虜將軍。又討伐反叛的人張超、清河太守傅世，都打敗他們。任命庾岳爲鄴城行臺。

岳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後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

庾岳做將領有謀略，治理軍隊清明嚴整，經常以少打多，士兵佩服他的智慧勇敢，名聲在將領中最高。等到罷除鄴城行臺，以他所統的六郡設置相州，就任命庾岳爲刺史。公道清廉平正允當，百姓稱贊他。州中舊時有園池，當時果子剛成熟，屬吏送給他，庾岳不接受，説："果子還没送給皇上，我怎麽能先吃?"他就是這樣地嚴謹。後來遷爲司空。庾岳哥哥的兒子庾路有罪，父輩兄弟都被誅殺，特地赦免庾岳父子。

天賜四年，詔賜岳舍地於南宫，岳將家僮治之。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太祖時既不豫，多所猜惡，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之界。後世祖討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動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州之民，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將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天賜四年，詔令在南宫賜給庾岳房地，庾岳帶領家僮整治這片地。候官報告庾岳衣服鮮艷美麗，行爲舉止仿照君主。太祖當時已患病，多有猜疑厭惡，就殺了庾岳。當時人都爲他感到冤屈惋惜。庾岳被安葬在代郡西善無的疆界内。後來世祖討伐赫連氏，經過庾岳的墓地，悲傷動容，就下詔爲庾岳立廟，命令一州的民衆，四季祭祀他。尋求他任將帥的子孫，找到他的兒子庾陵。庾陵隨從征伐有功勞，准許他繼承爵位。

路，皇始初，從征慕容寶，爲城門校尉。遷司隸校尉。爵高平公而誅。

庾路，皇始初年，隨從征伐慕容寶，擔任城門校尉。升司隸校尉。賜爵位爲高平公後被誅殺。

賀狄干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

賀狄干，是代郡人。出身於小族，世代忠誠

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

寬厚，擔任將領以公平允當聞名。逐漸升遷到北部大人。登國初年，和長孫嵩配合，善於瞭解下情，受人尊敬。

太祖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絶婚。興弟平率衆寇平陽，太祖討平之，擒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天賜中，詔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於長安。後蠕蠕社崘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赫連屈孑忿興與國交好，乃叛興，邀留社崘馬。興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太祖意在離間二寇，於是許之。

太祖派遣狄干送馬一千匹，和姚萇結親。遇姚萇死而姚興登位，於是扣留狄干而互相斷絶婚姻之好。姚興的弟弟姚平率領部衆侵犯平陽，太祖討伐平定他，擒獲他的將領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多人。天賜年間，詔令北新侯安同護送唐小方到長安。後來蠕蠕社崘同姚興和好結親，送給馬八千匹。剛渡黄河，赫連屈孑氣憤姚興同代國結交和好，就背叛姚興，攔截下社崘的馬匹。姚興於是派遣使者，請求用駿馬一千匹贖回伯支而送狄干返回。太祖意圖在離間兩個敵寇，於是答應了姚興。

狄干在長安幽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遥賜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太祖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狄干在長安被囚禁，因而閱讀圖書史籍，貫通《論語》、《尚書》各經，舉止言談，如同儒生。起初，太祖普遍封授功臣，狄干雖被姚興扣留，遥賜爵位爲襄武侯，加授秦兵將軍。等狄干歸來，太祖見到他的言談服飾，同羌人風俗相似，以爲他羨慕而學習羌人，所以心中氣憤，不久殺了他。

弟歸，亦剛直方雅。與狄干俱死。

弟弟賀歸，也剛烈正直端方儒雅。和狄干一起死去。

李栗

李栗，雁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國。少辯捷，有才能，兼有將略。初隨太祖幸賀蘭部，在元從二十一人中。太祖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當世榮之。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太祖征慕容寶，栗督五萬騎爲前驅，軍之所至，莫不降下。遷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也，栗以輕騎追之，不及而還。

李栗，是雁門人。昭成帝時，父親祖父進入代國。年輕時善辯敏捷，有才能，兼有軍事謀略。起初跟隨太祖前往賀蘭部，在最先隨從的二十一人之中。太祖喜愛他的技藝才能。當時君王大業初創，武臣心腹，多任用親近的人，惟獨李栗一人遠來歸附，加上不是親戚舊臣，當時人認爲他很榮耀。多次立有戰功，被任命爲左軍將軍。太祖征伐慕容寶，李栗統領五萬騎兵充當前鋒，軍隊所到之處，無不投降。升爲左將軍。慕容寶放棄中山向東逃跑，李栗率領輕裝騎兵追趕他，没有趕上而返回。

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咳唾任情。太祖積其宿過，天興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群下盡卑謙

李栗性格怠慢，仗恃寵信，不遵循禮法，時常在太祖面前放肆無禮，不恭敬嚴肅，隨意談論。太祖累積他往日的過失，天興三年就誅殺了他。於是開始講威嚴，制定臣下完備行用謙卑的

之禮，自栗始也。

禮節，是從李栗開的頭。

劉潔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祖父生，頗解卜筮。昭成時，慕容氏來獻女，爲公主家臣，仍隨入朝。賜以妻，生子。父提，太祖時，官至樂陵太守，賜爵信都男。卒。

劉潔，是長樂信都人。祖父劉生，很懂得卜筮。昭成帝時，慕容氏前來奉獻女兒，劉生是公主家臣，跟隨公主入朝。昭成帝賜給他妻子，生下兒子。劉潔的父親劉提，太祖時，職位到樂陵太守，賜爵位爲信都男。去世。

潔性强力多智，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爲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于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爲胡所執，送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

劉潔天性力量强智謀多，多次隨從征伐有功勞，升爵位爲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人王紹等聚集黨羽作亂，劉潔和永安侯魏勤率領部衆三千人，駐守在西河來鎮守安撫他們。又和魏勤以及功勞將軍元屈等人攻打吐京叛變的胡人。這時離石胡出以眷勾引屈丐的騎兵，截斷山嶺攔擊劉潔，劉潔失去馬匹，登山拼力作戰，弓箭刀刃用盡，被胡人抓住，送到屈丐那裏。劉潔聲音不屈不撓，屈丐呼唤他的字同他説話，他神色自若。屈丐認爲他壯烈而釋放了他。後來得以回國，掌管東部事務。

太宗寢疾，世祖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宫，對綜機要，敷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告反者，又獻直言，所在合旨，奇其有柱石之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於是超遷尚書令，改爲鉅鹿公。

太宗患病，世祖代行國事，劉潔和古弼等人被挑選在東宫侍奉，一起處理機要事務，上奏百官情形。世祖即位，因告發謀反者，又進獻正直言論，均合旨意，世祖驚異他有柱石般的作用，交給他重大責任。等到議論軍隊國家大事，朝臣都推重他的才能。於是越級升任尚書令，改封爲鉅鹿公。

世祖破蠕蠕大檀于雲中，潔言於世祖曰："大檀恃衆，雖破膽奔北，恐不懼往敗，將復送死。請收田訖，復一大舉，東西并進，爲二道討之。"世祖然其言。後大議征討，潔言宜先平馮跋，世祖不從。敕勒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後，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白鹽池。新民驚駭，皆

世祖在雲中打敗蠕蠕大檀，劉潔對世祖説："大檀仗恃人多，雖然逃跑，恐怕不畏懼往日的失敗，還要前來送死。請求在收割以後，再次大舉出兵，東西一并進發，以兩路討伐他。"世祖認爲他的話對。後來大議征討，劉潔説應先平定馮跋，世祖不聽從。敕勒新歸附的民衆因將領官吏侵奪，都發出怨言，期待牛馬在水草豐足後，將趕往沙漠北面。劉潔和左僕射安原上奏，想趁黄河冰塊没消融，把這些人遷到黄河西面，冰塊消融以後，就不能向北逃跑。世祖説："不對。這些人的習俗，放散的時間長久，如同園中的鹿，情况緊急就衝撞奔跑，舒緩就安定。我自有處理的辦法，不需要遷徙。"劉潔等人堅持己見，於是准許遷徙三萬多家到黄河以西，西到白鹽

曰“圈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安原屯悦拔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絶，相枕而死。

池。新歸附的民衆震驚詫異，都説“把我圍在黄河以西，是將要殺我”，想向西逃到涼州。劉潔和侍中古弼駐守在五原黄河北岸，左僕射安原駐守在悦拔城北面，防備他們。不久新歸附的民衆幾千人馬向北逃跑，劉潔追擊討伐他們。逃跑的人糧食吃光，互相枕靠而死去。

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飢。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群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内侵，戎車屢駕，天資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勛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摧强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饗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悦樂矣。”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

當時南方州郡發生大水災，百姓挨餓。劉潔上奏説：“臣下聽説天地最公正，所以萬物都生長；帝王没有私心，而民衆擁戴仰賴。陛下以神明英武的資質，繼承世代的統緒，恢宏大業，養育救助百姓。聲威所震撼，没有誰人不信服，恩澤所沾潤，没有哪裏不懷念，太平的治理，就在這時。近來邊境賊寇向内侵犯，戰車接連出動，陛下天賦英明，各處攻克取勝。患難平定後，都受到報答，功勛高的受爵位，勞績低的獲賞賜，寵信賜予優厚，超過古代制度。然而郡國的民衆，雖然不征討，但是勤懇從事農業，來供給軍隊國家，實在是治理社會的根本，府庫的依賴。從太行山以東，獨受水災，接連幾年不豐收，到其他地方謀食。臣下聽説疆域之内，無人不是君王的臣屬，應該加以哀憐，來擴大他們的生路。現在向南打敗强大的敵寇，向西打敗罪惡的賊虜，四海平安，人神協和，陛下如和百姓同享這個福祐，就能恩惠感應和順之氣，百姓喜悦安樂了。”世祖聽從他的建議，於是免除天下一年的租賦。

潔與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邽。軍至啓陽，百姓争致牛酒。潔至上邽，諸將咸欲斬其豪帥以示王威，潔不聽。撫慰秦隴，秋毫無犯，人皆安業。世祖將發隴右騎卒東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世祖深納之。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協，擊鼓却陳，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世祖微嫌之。後潔與建寧王崇督諸軍，於三城胡部中簡兵六千，將

劉潔和樂平王元丕統領各軍攻取上邽。軍隊到達啓陽，百姓争相送上牛和酒。劉潔到達上邽，各將領都想殺死他們的魁首來顯示國家的威風，劉潔不聽從。安撫慰問秦嶺隴山一帶民衆，秋毫無犯，人們都安居樂業。世祖將要調發隴以西的騎兵向東征伐高麗。劉潔進言説：“隴山地區新歸附的民衆，剛受教化的引導，應該給予優待免税來使他們富饒充足。兵馬食物充足，然後可以使用。”世祖深深地聽取了他的意見。世祖向西征伐，劉潔擔任前鋒。沮渠牧犍的弟弟董來率領一萬多人在城南抗拒。劉潔相信占卜者的話，認爲時間不合，擊鼓退兵，所以後面的軍隊不前進，董來得以進城。世祖對他略有嫌隙。後

以戍姑臧。胡不從命，千餘人叛走。潔與崇擊誅之，虜男女數千人。

來劉潔和建寧王元崇統領各軍，在三城胡部落中挑選兵士六千人，將用他們戍守姑臧。胡人不聽從命令，一千多人背叛逃跑。劉潔和元崇攻打誅殺他們，俘獲男女老少幾千人。

潔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性既剛直，恃寵自專。世祖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意不欲，言於世祖曰："虜非有邑居，遷徙無常，前來出軍，無所擒獲，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群臣皆從其議。世祖决行，乃問於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從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故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語在《帝紀》。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浩又言潔矯詔，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

劉潔早晚在樞密機構，很受信任，性格剛烈正直，仗恃寵信專權。世祖心中逐漸不滿。當時議論討伐蠕蠕，劉潔心中不想出兵，對世祖說："賊寇没有固定住處，遷徙没有常規，近來出兵，没有擒獲，不如大力從事農業積蓄穀粟，來等待將來的時機。"群臣都順從他的議論。世祖決意出兵，就詢問崔浩，崔浩堅決地說可以征伐。世祖聽從崔浩的議論。出兵後，世祖和各將領約定在鹿渾谷會合。而劉潔遺憾自己的計策不被采用，想阻止各將領，就假稱詔令更改日期，所以各將領没趕到。當時賊寇部衆大亂，恭宗想攻打他們，劉潔堅持認爲不可以，記載在《世祖紀》。在鹿渾谷停留六天，各將領還未會集。賊寇已經逃遠，追趕到石水，没有趕上而返回。軍隊停駐在沙漠中，糧食吃光，兵士多有死亡的。劉潔暗中派人驚擾軍隊，勸説世祖放棄大軍輕裝返回，世祖不聽從。劉潔因軍隊出動没有功績，上奏把罪過歸到崔浩身上。世祖說："各將領延誤期限，趕上賊寇不攻打，罪過在各將領，哪在於崔浩身上?"崔浩又説劉潔假稱詔令，事情於是泄露。世祖到達五原，逮捕劉潔囚禁他。

世祖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否?"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狄鄰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世祖出征時，劉潔私下對親近的人說："如果軍隊出動没有功勞，皇上不能返回，我將擁立樂平王。"劉潔又派右丞張嵩求取圖籙讖緯，詢問說："劉氏應該統治天下，繼這個國家以後，確有我的姓名嗎?"張嵩回答說："有姓而没有名。"竭力審查得到招認，搜查張嵩的家，果然找到讖書。劉潔和南康公狄鄰以及張嵩等人，都被夷滅三族，死亡的有一百人。

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内外憚之，側目而視。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潔分之。籍其家産，財盈巨萬。世祖追忿，言則切齒。

劉潔處於權勢顯要位置，擅自作威作福，所有阿諛順從的升官，違背他意願的免職，内外的人畏懼他，斜着眼睛看他。攻下城池打敗敵國的，聚斂財貨，和劉潔瓜分。没收他的家産，財富巨萬。世祖回想起來就怨恨，談論起來就咬牙切齒。

古弼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爲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令弼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

古弼，是代郡人。年輕時忠誠謹慎，喜愛讀書，又善於騎馬射箭。起初爲獵郎，出使長安，符合旨意，改任門下奏事，以敏捷正直聞名。太宗贊許他，賜名爲筆，采用正直而有作用的意思，後來改名爲弼，説他有輔佐的才能。命令古弼掌管西部，和劉潔等人共同處理機要事務，上奏百官情形。

世祖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征并州叛胡。還，進爲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與劉潔屯五原河北，以備叛民。拜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次于涇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世祖使高車敕勒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

世祖即位，因功勞被任命爲立節將軍，賜爵位爲靈壽侯。征伐并州反叛的胡人。返回，升爲侍中、吏部尚書，掌管南部奏事。和安原在巳尼陂降伏東部高車。又和劉潔駐守五原黄河北岸，來防備叛變的人。被任命爲安西將軍，隨從征伐赫連定。世祖到達平涼，停駐在涇水南。派遣古弼和侍中張黎攻打平涼。赫連定從安定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前來救援，和古弼等人相遇，古弼假裝後退來引誘他。世祖派高車敕勒飛奔攻打赫連定，斬首幾千級。古弼乘勝攻取安定。

又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埿，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埿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爲廣夏門卒。

又和永昌王元健等人討伐馮文通。文通環城固守，古弼砍除他的禾稼後返回。後來又征伐文通，文通向高麗求救。高麗救兵到來，文通將投奔東方，民衆大多感到爲難。他的大臣古埿，利用民心的不想外逃，就率領部衆攻打文通，打開城門來招引官軍。古弼懷疑古埿詐僞，不進城。高麗軍隊到來，文通於是跟隨他們。文通逃奔時，命婦女穿上鎧甲處在中央，精鋭的兵士和高麗排列軍隊在外部。古弼的部將高苟子率領騎兵衝擊賊寇軍隊，古弼喝醉酒，拔出刀來制止他，所以文通得以向東逃奔。將領士兵都抱怨古弼不出擊。世祖大怒，徵召他返回，貶爲廣夏門衛兵。

尋復爲侍中，與尚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

不久又擔任侍中，和尚書李順出使涼州。被任命爲安西將軍，賜爵位爲建興公，鎮守長安，十分有威名。等到商議征伐涼州，古弼和李順都説涼州缺乏水草，不適宜出兵。世祖不聽從。攻克姑臧後，世祖對他略有嫌隙，因他有軍事謀略，所以不責備他。

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

劉義隆派遣將領裴方明等人攻打南秦王楊難當，難當派遣使者請求救援軍隊。没有到達，

當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衆走還漢中。弼等從祥郊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遣永安侯賀純攻義隆，塞狹道。守將姜道祖退守狹亭。諸將以山道險峻，時又雪深，用馬不便，皆遲留不進。弼獨進軍，使元齊、賀純等擊狹亭，道祖南走，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豹子曰："比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耻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

難當奔向上邽，方明攻克仇池，立楊玄庶出的兒子保熾。於是賜給古弼符節，統領隴山以西各軍。義隆派遣他的秦州刺史胡崇之駐守在仇池，古弼和平西將軍元齊在濁水攔擊崇之，在戰陣中擒獲了他，他的部衆逃回漢中。古弼等人從祥郊山南面進入，和東路將領皮豹子等人討伐仇池，派遣永安侯賀純攻打義隆，堵塞狹窄的通道。守將姜道祖退守狹亭。各將領因山路險峻，這時又有很深的雪，用馬不方便，都停留不前進。古弼獨自進軍，派元齊、賀純等人攻打狹亭，道祖向南逃跑，仇池平定。不久，氐人又推舉楊文德爲頭領，包圍仇池。古弼調發上邽、高平、汧城各軍討伐他，仇池的包圍解除，文德逃到漢川。這時豹子統領關中各軍停駐在下辨，聽說仇池的包圍解除，商議要退兵。古弼派人對豹子說："近來接連打敗賊軍，恐怕他們君臣没有體會天命，耻於他們的失敗，或許前來報復。如果退兵，賊寇部衆再到來，今後出動就困難了。不如修治兵器練習兵法，積蓄力量等待他們。不超出秋冬，南面敵寇必定前來，我們以逸待勞，是百戰百勝的策略。"豹子於是停止撤退。世祖聽説後，說："古弼的話，是長遠的策略。制服南秦，古弼的謀略足够了。"

恭宗總攝萬幾，徵爲東宫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并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宫，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恭宗總攝朝政，徵召古弼爲東宫四輔，和宜都王穆壽等人共同參與政事。詔書以古弼爲東宫師傅，有老練成熟的辛勤，賜帛一千匹、綿一千斤。升爲尚書令。古弼雖然事務繁多緊凑，而讀書不停止，端方嚴謹慎重保密，口中不說宫中的事，功名和張黎相等而廉潔趕不上。

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太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

上谷民衆上書，說苑囿過大，民衆没有田地，乞求减少一大半，來賜給貧困的人。古弼閲覽見到這件事，入宫要上奏，遇上世祖和給事中劉樹下棋，一心不聽報告。古弼侍奉坐了很久，不能得到機會報告。於是起身，在世祖面前揪住劉樹的頭，拉下床來，用手打他的耳朵，用拳頭打他的背説："朝廷不理事，實在是你的罪過！"世祖變臉放下棋說："不聽取奏事，實在於我本人，劉樹有什麽罪？放下他！"古弼將事情詳細報告。世祖驚異古弼的公正耿直，全部同意了他

曰："爲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

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爲事君使畋獵不適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

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黄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

世祖崩，吴王立，以弼爲司徒。

的上奏，將土地賜給百姓。古弼説："做臣下的在君主面前逞其心志，不是没有罪的。"於是前往公車門，取下帽子打起赤脚，彈劾自己請求治罪。世祖派遣使者召見他。等他到達後，世祖説："你戴上帽子穿起鞋子。我聽説建築祭祀處所的時候，跛着脚而修築，端正帽子而敬神，神賜給他福禄。如此説來你有什麽罪過？從今以後，如果利於社稷，有益國家便於民衆，即使困頓倉促，你就儘管行事，不要有所顧慮。"

世祖大閲兵，將要在黄河以西狩獵。古弼留守，詔令把肥壯的馬匹給予騎乘的人，古弼命令給予瘦弱的馬匹。世祖大發脾氣説："尖頭奴，竟敢限制我！我回朝廷，首先斬殺這個奴才。"古弼的頭尖，世祖時常稱他爲筆頭，所以當時人叫他爲筆公。古弼的屬官恐懼擔心被殺。古弼告訴他們説："我以爲侍奉君主使狩獵不至於娱樂游逸，罪過是小的。不防備意外，使敵寇放肆，罪過是大的。現在北方部族很强盛，南方敵寇没消滅，狡猾的心願，窺伺邊境，是我所憂慮的。所以挑選肥壯馬匹預備軍事需要，做不測事件的長遠考慮。如果使國家有利，我爲什麽逃避死亡呢！英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勸説，這是我的罪惡，不是你們的過失。"世祖聽説後贊嘆説："有如此的臣子，是國家的寶貝！"賜給古弼衣服一套、馬二匹、鹿十頭。後來世祖在山北狩獵，大量捕獲麋鹿幾千頭，詔令尚書調發牛車五百輛去運輸。世祖不久對隨從的人説："筆公必定不會給我車，你們不如用馬運得迅速。"於是返回。行走一百多里後而古弼的奏疏送到，説："今年秋季穀粟成熟，麻菽遍布田野，猪鹿偷吃，鳥雁侵擾，風暴所消耗，早晚相差三倍，乞求憐惜從緩，使農民能够收割運載。"世祖對左右的人説："筆公果然如我所預測，可以説是國家重臣。"

當初，楊難當前來，詔令古弼送其所有子弟到京城。楊玄的小兒子文德，用四十斤黄金賄賂古弼，古弼接受黄金，留下文德而對待他没有禮節，文德逃亡到劉義隆那裏。世祖因古弼正直有戰功，不加以治罪責罰。

世祖逝世，吴王繼位，任命古弼爲司徒。高

高宗即位，與張黎并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之。

宗即位，古弼和張黎都因議論不合旨意而獲罪，都被免職，有埋怨誹謗的言論。他們的家人上告他們使用巫蠱手法，都受死刑，當時人認爲他們很冤枉。

張黎

張黎，雁門原平人也。善書計，太祖知待之。太宗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

張黎，是雁門原平人。善於書寫計算，太祖瞭解厚待他。太宗器重他的忠誠正直，賜爵位爲廣平公，掌管機要事務。

世祖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加鎮北將軍。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世祖詔黎領兵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車駕征凉州，蠕蠕吴提乘虚入寇，黎與司空道生拒擊之。恭宗初總百揆，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宫，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以褒舊勛。"恭宗薨於東宫，黎兼太尉，持節奉策謚焉。

世祖因他是有功舊臣，委以輔佐重任，授任大司農卿，軍隊國家大事的商議，張黎時常參與。加授鎮北將軍。以征伐赫連定的功勞，升軍號爲征北大將軍。和樂安王元範、濟南公崔徽鎮守長安，清廉簡約公正平實，很有名聲。被接替的時候，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世祖詔令張黎率領兵士一萬二千人，打通莎泉道。世祖征伐凉州，蠕蠕吴提乘虚入侵，張黎和司空道生抵禦出擊他。恭宗初掌朝政，張黎和東郡公崔浩等人輔佐政事，忠心侍奉主上，不是公事不談論。詔書説："侍中廣平公張黎、東郡公崔浩等人，在東宫爲師傅，有老練成熟的辛勤，我很贊許。現賜布帛各自一千匹，來表彰舊日的功勛。"恭宗在東宫逝世，張黎兼任太尉，秉持符節册封上謚號。

吴王余立，以黎爲太尉。後以議不合旨，免。仍與古弼并誅。

吴王元余繼位，任命張黎爲太尉。後來因議論不合乎旨意，被免職。不久和古弼一同被殺。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干、李栗、劉潔等，并有忠勤征伐之效，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乃良將之材。弼謀軍輔國，遠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功舊見重。纖介之間，一朝殞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惜乎！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干、李栗、劉潔等人，都有忠誠勤懇征戰攻伐之功，職任待遇又優厚，都被誅殺。庾岳受任於危難之中，在初創的階段接受重任，表現出機智勇敢，功名格外突出，是良將之材。古弼謀劃軍事輔助國家，計策長遠情懷正大，有國家柱石的器量。張黎誠實謹慎兼備，以功勞舊臣受到重用。以細微的過失，一時之間命喪黄泉，寬恕延及十代，是句空話，可惜啊！

魏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奚斤　叔孫建

奚斤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簞，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騧騮"，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簞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慚而逆擊簞。簞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簞懼，將家竄於民間。庫仁求之急，簞遂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簞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

奚斤，是代郡人，世代主管養馬。父親奚簞，得到昭成皇帝的寵信。當時國内有匹好馬叫"騧騮"，一夜之間忽然消失，尋找不到。後來得知爲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在地窟中。奚簞聽説後飛奔前去取馬，庫仁以國君外甥身份仗恃寵信，因慚愧而迎擊奚簞。奚簞揪得庫仁的頭髮掉下來，傷了他一個胸乳。等到苻堅指派庫仁和衛辰分别統領國家領地，奚簞畏懼，帶着家人逃到民間。庫仁搜索他很急迫，奚簞於是向西投奔衛辰。等到太祖消滅衛辰，奚簞很晚纔得以歸附，所以名聲地位在舊臣的後面。

斤機敏，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斤爲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從征中原，以斤爲征東長史，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群盜并起，所在屯聚，拒害長吏。斤與略陽公元遵等率山東諸軍討平之。從征高車諸部，大破之。又破厙狄、宥連部，徙其别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俘虜獲雜畜十餘萬，至大峨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晋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

奚斤機智敏捷，有見識氣度。登國初年，和長孫肥等人一起統領宫廷兵士。後來任命奚斤爲侍郎，在太祖左右受到親近。隨從太祖在參合陂打敗慕容寶。皇始初年，隨從征伐中原，任命奚斤爲征東長史，繼而任命爲越騎校尉，掌管宫廷守衛部隊。太祖回京城，博陵、勃海、章武各郡，盗賊同時起事，各處聚集，抗拒并殺害官吏。奚斤和略陽公元遵等人率領太行山以東各軍討伐平定他們。隨從征伐高車各部，大敗他們。又打敗厙狄、宥連部，遷徙他們附屬各部落到邊塞南面。又進軍攻打侯莫陳部，繳獲各種牲畜十多萬頭，到達大峨谷，設置據點後返回。調任都水使者，外出任晋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位爲山陽侯。

太宗即位，爲鄭兵將軍，循行州郡，問民疾苦。章武民劉牙聚黨爲

太宗即位，奚斤擔任鄭兵將軍，巡視州郡，詢問民間疾苦。章武百姓劉牙聚集黨羽作亂，奚

亂，斤討平之。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簞爲長寧子。太宗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而召伯兒入天文殿東廡下，窮問款引，悉收其黨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録决囚徒。太宗大閲于東郊，治兵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爲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而還。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事具《蠕蠕傳》。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世祖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

劉義符立，其大臣不附，國内離阻。乃遣斤收劉裕前侵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晋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吴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太宗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義符東郡太守王景度捐城遁走，司馬楚之等并遣使詣斤降。斤自滑臺趣洛陽，義符虎牢守將毛德祖遣其司馬翟廣、將軍姚勇錯、竇霸等率五千人據土樓以拒斤，斤進擊，破之。廣等單馬走免，盡殪其衆。斤長驅至虎牢，軍於氾東。留表守輜重，自率輕兵徇下河南、潁川、陳郡以南，百姓無不歸附。義符陳留太守嚴稜以郡降。斤遂平兖豫諸郡，還圍虎牢。德祖拒守不下。及虎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拒劉裕，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宗崩，斤乃班師。

斤討伐平定他們。詔令因奚斤世代忠誠孝順，追贈他的父親奚簞爲長寧子。太宗前往雲中，奚斤留守京城。昌黎王慕容伯兒糾合輕浮任俠失意之輩李沈等三百多人謀反，奚斤聽説後召伯兒進天文殿東面的走廊下，窮加追問使他從實招認，全部拘捕他的黨羽加以誅殺。詔令奚斤和南平公長孫嵩等人一起坐在朝堂，判决囚犯。太宗在東郊大規模閲兵，練兵習武，任命奚斤代理左丞相，在石會山大檢閲。太宗向西巡視，詔令奚斤爲前鋒，在鹿那山討伐越勒部，大敗他們，繳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遷徙二萬多家後返回。又詔令奚斤和長孫嵩等八人，坐在止車門右面，處理各項事務。蠕蠕侵犯邊境，命令奚斤等人追擊他們。事情記載在《蠕蠕傳》。任命奚斤爲天部大人，升爵位爲公，命令奚斤出入乘坐輕便車，使用儀仗引導隨從。世祖做皇太子，臨朝聽政，任命奚斤爲左輔。

劉義符即位，他的大臣不服從，國内分裂。於是派遣奚斤收復劉裕從前侵占的黄河以南土地，賜給奚斤符節，擔任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晋兵大將軍、代理揚州刺史，率領吴兵將軍公孫表等人向南征伐。采用公孫表的計策攻打滑臺，不能攻下，請求增派軍隊。太宗氣憤他不先攻取土地，嚴厲責備他。於是親自向南巡視，停駐在中山。義符的東郡太守王景度放棄城池逃跑，司馬楚之等人都派遣使者前往奚斤那裏投降。奚斤從滑臺趕往洛陽，義符的虎牢守將毛德祖派遣他的司馬翟廣、將軍姚勇錯、竇霸等人率領五千人占據土樓來抗拒奚斤，奚斤進軍攻打，打敗了他們。翟廣等人單人匹馬逃脱，全部消滅了他們的部衆。奚斤長驅直入到達虎牢，駐扎在氾水東。留下公孫表守衛車輛物資，自己率領輕裝的兵士攻下河南、潁川、陳郡以南，百姓無不歸順依附。義符的陳留太守嚴稜獻出郡城投降。奚斤於是平定兖州豫州各郡，返回包圍虎牢。德祖據守不投降。等到虎牢潰敗，奚斤設置郡守縣令來安撫民衆。從魏初以來，大將出兵，僅長孫嵩抵禦劉裕，奚斤征伐黄河以南，獨獨賜給漏壺和十二面牙門旗。太宗逝世，奚斤於是撤兵。

世祖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世祖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聞斤將至，遣使告昌。使至統萬，見大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昌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遂奔長安。斤入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業。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走安定，斤又西據長安。於是秦雍氐羌皆來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遂走上邽，斤追之，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上疏曰："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盤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曰："昌亡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執，乃許之，給斤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與斤。斤進討安定，昌退保平凉。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遂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擒之。語在《頡傳》。

世祖即位，奚斤晋爵爲宜城王，仍舊爲司空。世祖征伐赫連昌，派遣奚斤率領義兵將軍封禮等人統領四萬五千人襲擊蒲坂。赫連昌的守將赫連乙升聽説奚斤將到，派使者報告赫連昌。使者到達統萬，見到大軍已經包圍城池，返回告訴乙升説："赫連昌已經失敗了。"乙升畏懼，放棄蒲坂向西逃跑。奚斤追擊打敗他，乙升於是奔往長安。奚斤進入蒲坂，收集他們的物資器械，百姓安居樂業。赫連昌的弟弟助興，先前守衛長安，乙升到達後，又和助興放棄長安，向西逃到安定，奚斤又向西占據長安。這時秦州雍州的氐人羌人都來歸順。奚斤和赫連定相對峙，接連交戰打敗赫連定。赫連定聽説赫連昌失敗，於是逃到上邽，奚斤追擊他，到達雍城，没趕上而返回。詔令奚斤撤軍，奚斤上奏疏説："赫連昌逃跑據守上邽，糾合殘餘勢力，没有盤據的資本。現在利用他的危難，消滅他是容易的。請求增加鎧甲馬匹，平定赫連昌後返回。"世祖説："赫連昌是逃亡的叛徒，攻打他辛勞損傷將領士兵，可姑且停止用兵，今後攻取他不算晚。"奚斤上奏直言堅持己見，於是准許了他，調給奚斤一萬人，派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給奚斤。奚斤進軍討伐安定，赫連昌後撤據守平凉。奚斤駐扎軍隊在安定，因糧食用光馬匹死亡，就深築營壘固守。監軍侍御史安頡攻打赫連昌，擒獲了他。記載在《安頡傳》。

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凉。斤自以元帥，而擒昌之功，更不在己，深耻之。乃舍輜重，輕齎三日糧，追定於平凉。娥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後世祖克平凉，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

赫連昌的部衆又擁立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爲頭領，守衛平凉。奚斤自認是主帥，而擒獲赫連昌的功勞，又不在自己身上，深爲這件事羞耻。於是丢下車輛物資，輕裝帶上三天的口糧，追擊赫連定到平凉。娥清想尋找水道而前去，奚斤不聽從，從北路攔截赫連定逃跑的道路。赫連定的部衆將要出動，恰巧一個小將犯罪逃入賊寇中，詳細告訴了他實情。赫連定知道奚斤無糧缺水，就截斷奚斤的前後。奚斤的部衆大潰敗，奚斤和娥清、劉拔被赫連定擒獲，士兵死亡的有六七千人。後來世祖攻克平凉，奚斤等人得以返回。免奚斤的官職爲掌管膳食的小吏，讓他扛着酒食隨從車駕返回京城來羞辱他。

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車駕將討馮文通，詔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太延初，爲衛尉，改爲弘農王，加征南大將軍。後爲萬騎大將軍。

世祖大集群臣於西堂，議伐凉州。斤等三十餘人議曰："河西王牧犍，西垂下國，雖内不純臣，而外修職貢，宜加寬宥，恕其微愆。去歲新征，士馬疲弊，未可大舉，宜且羈縻。其地鹵薄，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嬰城固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終無克獲。"世祖不從，征之。凉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户。以斤元老，賜安車，平决刑獄，諮訪朝政。

斤聰辯强識，善於談論，遠説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嘆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世祖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

長子他觀襲爵。世祖曰："斤關西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效。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爲公，除廣平太守。後爲都將，征懸瓠，卒於軍。

子延，襲爵。出爲瓦城鎮將。卒。

子緒，襲爵。初爲散令，後爲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開建五等，封弘農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户。後例降爲縣，改封澄城縣開國侯，增邑九百户。卒。

子遵，襲封。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哀侯。無子，國除。太和中，高祖追録先朝功臣，以斤配

不久任命奚斤爲安東將軍，降爵位爲公。世祖將要討伐馮文通，詔令奚斤調發幽州民衆和密雲丁零一萬多人，運輸攻城器械從南路出發。太延初年，擔任衛尉，改封爲弘農王，加授征南大將軍。後來擔任萬騎大將軍。

世祖在西堂召集群臣，商議討伐凉州。奚斤等三十多人議論説："河西王牧犍，是西部邊境的小國家，雖然内心不真心臣服，但還是按時朝貢，應該加以寬大，饒恕他微小的罪過。去年剛征伐，兵馬疲敝，不能够大舉用兵，應暫且維持。那裏土地含鹼澆薄，没有水草，大軍到達後，不能長久停留。他們聽説軍隊到來，必定環城固守。進攻難以攻下，野外没有可以掠取的，終究不能攻克獲取。"世祖不聽從，出征。凉州平定，因戰功賜給奚斤奴隸七十户。因奚斤是老臣，賜給坐乘的小車，命他决斷刑罰案件，向他咨詢朝中政事。

奚斤聰穎明辨記憶力强，善於談論，遠説前朝舊事，雖不全對，經常頗有見解。聽講的人驚嘆贊美他。時常議論大政，多被采納，朝廷稱贊他。真君九年逝世，時年八十歲。世祖親自前往，哀傷悲慟，謚號爲昭王。奚斤有幾十個妻子，兒子有二十多人。

長子他觀繼承爵位。世祖説："奚斤關西的失敗，國家有不變的刑罰。因他輔佐過先朝，所以恢復他的爵位品級，以收取孟明的報效。現在奚斤盡其天年而死，君臣的職分保全了。"於是降他觀的爵位爲公，授任廣平太守。後來擔任都將，征伐懸瓠，在軍中去世。

兒子奚延，繼承爵位。外出任瓦城鎮將。去世。

兒子奚緒，繼承爵位。起初擔任閑散官吏，後來做太中大夫，加授左將軍。設置五等諸侯，被封爲弘農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户。後來依條例降爲縣侯，改封爲澄城縣開國侯，增食邑九百户。去世。

兒子奚遵，繼承封爵。去世，追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號爲哀侯。没有兒子，封國削除。太和年間，高祖追評先朝功臣，以奚斤配祭

食廟庭。世宗繼絶世，詔以緒弟子鑒特紹其後，以承封邑。鑒卒於中堅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贈龍驤將軍、肆州刺史。

廟庭。世宗復興滅絶的封國，下詔以奚緒弟弟的兒子奚鑒特地爲奚遵的後嗣，來繼承他的封地。奚鑒在擔任中堅將軍、司徒從事中郎時去世。追贈龍驤將軍、肆州刺史。

子紹宗，武定中，開府田曹參軍。

兒子紹宗，武定年間，擔任開府田曹參軍。

奚和觀

他觀弟和觀，太祖時内侍左右。太宗以其世典戎御，遂拜典御都尉，賜爵廣興子，建威將軍。尋進爲宜陽侯，加龍驤將軍，領牧官中郎將。出爲冀青二州刺史。卒。

他觀的弟弟和觀，太祖時在宫内侍奉。太宗以他世代掌管征戰守衛，於是任命他爲典御都尉，賜爵位爲廣興子，授任建威將軍。不久升爲宜陽侯，加授龍驤將軍，兼牧官中郎將。外出任冀青二州刺史。去世。

子冀州，襲爵。

兒子冀州，繼承爵位。

冀州弟受真，爲中散。高宗即位，拜龍驤將軍，賜爵成都侯。遷給事中，出爲離石鎮將。

冀州的弟弟受真，擔任中散大夫。高宗即位，被任命爲龍驤將軍，賜爵位爲成都侯。調任給事中，外出任離石鎮將。

奚拔　奚買奴

和觀弟拔，太宗時内侍左右。世祖即位，稍遷侍中、選部尚書、鎮南將軍，賜爵樂陵公。後以罪徙邊。徵爲散騎常侍。從征蠕蠕，戰没。

和觀的弟弟奚拔，太宗時在宫内侍奉。世祖即位，逐漸升爲侍中、選部尚書、鎮南將軍，賜爵爲樂陵公。後來因有罪發配邊境。徵入任散騎常侍。隨從征伐蠕蠕，戰死。

子買奴，有寵於顯祖，官至神部長。與安成王萬安國不平，安國矯詔殺買奴於苑内。高祖賜安國死，追贈買奴爲并州刺史、新興公。

兒子買奴，受到顯祖的寵信，官位到神部長。和安成王萬安國不和，安國假稱詔令在苑囿内殺死買奴。高祖賜令安國自殺，追贈買奴爲并州刺史、新興公。

斤弟普回，陽曲護軍。

奚斤的弟弟普回，擔任陽曲護軍。

奚烏侯

普回子烏侯，世祖時拜治書御史，建義將軍，賜爵夷餘侯。從征蠕蠕及赫連昌，以功進爵城陽公，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虎牢鎮將。興光中卒，喪禮依其伯父弘農王故事。陪葬金陵。

普回的兒子烏侯，世祖時被任命爲治書御史，建義將軍，賜爵爲夷餘侯。隨從征伐蠕蠕和赫連昌，因功晋爵爲城陽公，加授員外散騎常侍，外出任虎牢鎮將。興光年間去世，喪禮依照他的伯父弘農王的舊例。在金陵陪葬。

奚兜

烏侯子兜，世祖時親侍左右，隨從征討，常持御劍。後以罪徙龍城。尋徵爲知臣監。出爲薄骨律鎮將，假鎮遠將軍，賜爵富城侯。時高車叛，圍鎮城。兜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延興中卒。

烏侯的兒子奚兜，世祖時在身邊侍奉，隨從征伐，時常手持世祖的寶劍。後來因有罪流徙到龍城。不久徵入任知臣監。外出任薄骨律鎮將，代理鎮遠將軍，賜爵位爲富城侯。這時高車反叛，包圍鎮守的城池。奚兜打敗他們，斬首一千多級。延興年間去世。

叔孫建　叔孫俊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太祖之幸賀蘭部，建常從左右。登國初，以建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拜後將軍。頃之，爲都水使者，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

叔孫建，是代郡人。父親叔孫骨，爲昭成帝的母親王太后所撫養，和皇子同等對待。叔孫建年輕時以機智勇敢聞名。太祖前往賀蘭部，叔孫建時常跟隨在左右。登國初年，任命叔孫建爲外朝大人，和安同等十三人輪流掌管各項事務，參與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跟隨秦王元觚出使慕容垂，經過六年纔返回。被任命爲後將軍。不久，擔任都水使者，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加授龍驤將軍。外出任并州刺史。後來因公事免職，守護鄴城園池。

太宗即位，念建前功，乃以建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虎等聚黨反叛，公孫表等爲虎所敗。太宗假建前號安平公，督表等以討虎，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沁而死，水爲不流，虜其衆十萬餘口。

太宗即位，思念叔孫建從前的功勞，於是任命叔孫建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餓的胡人劉虎等聚集黨羽反叛，公孫表等人被劉虎打敗。太宗賜給叔孫建以前的封號安平公，統領公孫表等人去討伐劉虎，斬首一萬多級。其餘的人逃跑，投進沁水而死，河水爲之不流，俘獲他們的部衆十萬多人。

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太宗聞之，詔建自河内向枋頭以觀其勢。仲德入滑臺月餘，又詔建渡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尸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意。仲德遣司馬竺和之，建命公孫表與言。和之曰："王征虜爲劉太尉所遣，入河西行，將取洛城，掃山陵之寇，非敢侵犯魏境。太尉自遣使請魏帝，陳將假道。而魏兖州刺史不相體解，望風捐去，因空城而入，非戰攻相逼也。魏晋和好之義不廢於前。"表曰："尉建失守之罪，自有常刑，將更遣良牧。彼軍宜西，不然將以小致大乖和好之體。"和之曰："王征虜權住於此，以待衆軍之集，比當西過，滑臺還爲魏有，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

司馬德宗的將領劉裕討伐姚泓，命令他的部將王仲德擔任前鋒，將逼近滑臺。兖州刺史尉建率領部屬放棄城池渡過黄河，仲德於是進入滑臺。就宣揚説："晋國本來的意圖是想用布帛七萬匹向魏國借路，没想到魏國的守衛將領就如此輕意放棄城池。"太宗聽説後，詔令叔孫建從河内趕到枋頭去觀察形勢。仲德進入滑臺一月多，太宗又詔令叔孫建渡過黄河炫耀軍威，斬殺尉建，把他的尸體投到黄河中。呼喚仲德軍隊中人和他們談話，詰問他們侵犯疆域的意圖。仲德派遣司馬竺和之，叔孫建命令公孫表和他對話。和之説："王征虜受劉太尉派遣，進入黄河向西行進，將要奪取洛城，掃除陵墓的敵寇，不敢侵犯魏國疆域。太尉親自派遣使者請求魏帝，陳説將要借取道路。而魏國兖州刺史不明意圖，望風棄城而去，我們因空城而進，不是攻打相逼迫。魏國同晋國和好的道義至目前没有廢除。"公孫表説："尉建失守的罪過，自然有固定的刑罰，將另派良好的刺史。你方軍隊應該向西，不然將因小失大導致兩國不和。"和之説："王征虜暫且住在這裏，等待各軍的聚集，不久將向西進發，

乎?”仲德卑辭，常自言不敢與大魏抗衡，建不能制之。太宗令建與劉裕相聞，以觀其意。裕答言：“洛是晋之舊京，而羌姚據之。晋欲修復山陵之計久矣，而内難屢興，不暇經營。司馬休之、魯宗之父子、司馬國璠兄弟、諸桓宗屬，皆晋之蠹也，而姚氏收集此等，欲以圖晋，是以伐之。道由於魏，軍之初舉，將以重幣假途。會彼邊鎮棄守而去，故晋前軍得以西進，非敢憑陵魏境。”裕以官軍在河南，恐斷其前路，乃命引軍北寇，及班師，乃止。語在《帝紀》。建與南平公長孫嵩各簡精兵二千，觀劉裕事勢。語在《嵩傳》。

滑臺仍爲魏國所有，何必要樹旗敲鼓來炫耀威武呢?”仲德言辭謙卑，時常自稱不敢同大魏對抗，叔孫建不能制服他。太宗命令叔孫建和劉裕互相對話，來觀察他的意向。劉裕回答説：“洛陽是晋國的舊京城，而羌人姚氏占據它。晋國想要收復陵墓的打算很久了，而内難接連興起，來不及經營。司馬休之、魯宗之父子、司馬國璠兄弟、桓氏宗族，都是晋國的蠹蟲，而姚氏糾合這些人，想用來圖取晋國，所以討伐他們。從魏國經過，軍隊剛出動時，將用重金借道路。遇你方邊境鎮所放棄守備離去，所以晋國的先頭部隊得以向西進軍，不敢進逼魏國疆域。”劉裕因官軍在黄河以南，恐怕截斷他前方的道路，就命令手下率領軍隊向北侵犯，等到撤軍，纔停止。此事記在《太宗紀》。叔孫建和南平公長孫嵩各自挑選精鋭的兵士二千人，觀察劉裕的軍事形勢。記載在《長孫嵩傳》。

遷廣阿鎮將，群盗斂迹，威名甚震。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兖諸郡。建濟河，劉裕兖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遂東入青州。司馬受之、秀之先聚黨於濟東，皆率衆降。建入臨淄。劉義符前東牟太守清河張幸先匿孤山，聞建至，率二千人迎建於女水，遂圍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義符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建以功賜爵壽光侯，加鎮南將軍。

調任廣阿鎮將，盗賊收斂行迹，威名大震。過了很久，授任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領部衆從平原渡過黄河，攻取青州兖州各郡。叔孫建渡過黄河，劉裕的兖州刺史徐琰奔往彭城，叔孫建於是向東進入青州。司馬受之、秀之原先聚集黨與在濟水以東，這時都率領部衆投降。叔孫建進入臨淄。劉義符的前東牟太守清河人張幸原先躲藏在孤山，聽説叔孫建到來，率領二千人在女水迎接叔孫建，於是在東陽城包圍義符的青州刺史竺夔。義符派遣將領檀道濟、王仲德救援竺夔，叔孫建不能攻克而返回。叔孫建因功勞獲賜爵位壽光侯，加授鎮南將軍。

建表曰：“臣前遣沙門僧護詣彭城。僧護還稱，賊發軍向北，前鋒將徐卓之已至彭城，大將軍到彦之軍在泗口，發馬戒嚴，必有舉斧之志。臣聞爲國之道，存不忘亡。宜繕甲兵，增益屯戍，先爲之備，以待其來。若不豫設，卒難擒殄。且吴越之衆，便於舟楫，今至北土，舍其所長。逆順既殊，勞逸不等，平寇定功，在於

叔孫建上奏疏説：“臣下先前派遣僧人僧護前往彭城。僧護返回後説，賊寇調發軍隊向北推進，前鋒將領徐卓之已經到達彭城，大將軍到彦之的軍隊在泗口，調發馬匹嚴密戒備，必然有發動戰事的心意。臣下聽説治國的道理，生存不忘滅亡。應該修治鎧甲兵器，增加據點，先加以防備，等待他們的到來。如果不預先設防，最終難以擒獲消滅他們。而且吴越地區的軍隊，習慣於船艦，現在到北方，捨棄自己的特長。逆順既

此日。臣雖衰弊，謀略寡淺，過蒙殊寵，忝荷重任，討除寇暴，臣之志也。是以秣馬枕戈，思效微節。願陛下不以南境爲憂。”世祖優詔答之，賜以衣馬。

已有區別，勞逸又不相等，平定敵寇建立功勛，就在今日。臣下雖然衰老困頓，謀略淺短，多受特別的寵愛，慚愧獲得重任，討伐鏟除敵寇暴徒，是臣下的志向。所以喂飽戰馬枕着兵器睡覺，思慮報效微薄的節操。希望陛下不要爲南部疆域憂慮。”世祖好言回答他，賜給他衣服馬匹。

建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彦之、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劉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建追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遂至鄒魯。還屯范城。世祖以建威名南震，爲義隆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絶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

叔孫建和汝陰公長孫道生渡過黄河向南進發，彦之、仲德等人從清水進入濟水，向東逃到青州。劉義隆的兗州刺史竺靈秀放棄須昌，向南奔往湖陸，叔孫建追擊，大敗靈秀，斬首五千多級，於是到達鄒魯地區。返回駐守范城。世祖因叔孫建威名震撼南方，爲義隆所畏懼，授任叔孫建爲平原鎮大將，封爲丹陽王，加授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在這以前，挑選幽州以南戍守的兵士聚集在黄河邊，一路討伐洛陽，一路攻打滑臺。義隆的將領檀道濟、王仲德救援滑臺，叔孫建和汝陰公道生抗擊他們。叔孫建分調軍隊鉗制對手，派輕裝的騎兵截斷他們的前後，焚燒穀物草料，來斷絶他們的運糧道路。道濟的兵士飢餓，背叛的人接連不斷，因此安頡等人得以攻下滑臺。

建沉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治軍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内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輒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世祖悼惜之。謚曰襄王，賜葬金陵。

叔孫建沉穩機敏多智謀，東西征伐，常爲主要謀士。治理軍隊整齊劃一，號令嚴明。又一向重視人才，禮賢下士。在平原十多年，安撫懷柔内外，很得邊境官民稱道，魏初的名將很少有趕得上他的。南方畏懼他的聲威謀略，青州兗州不被侵犯。太延三年逝世，時年七十三歲。世祖悼念憐惜他。謚號爲襄王，賜令安葬在金陵。

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宫門，太宗在外。紹逼俊以爲己援。俊外雖從紹，内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説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悦，以爲爪牙。

長子叔孫俊，字醜歸，年輕時聰明敏捷。十五歲時，入宫侍奉太祖。性格謹慎細緻，没有一點錯誤行爲。因爲擅長射箭騎馬，改任獵郎。太祖逝世，清河王元紹關閉宫門，太宗在外面。元紹逼迫叔孫俊作爲自己的後援。叔孫俊外表上雖然順從元紹，内心忠誠歸附太宗，頻繁地和元磨渾等人勸説元紹，得以歸順太宗。事情記載在《磨渾傳》。當時太宗的身邊，僅有車路頭、王洛兒等人，等到獲得叔孫俊等人，大喜，作爲親信。

太宗即位，命俊與磨渾等拾遺左

太宗即位，命令叔孫俊和磨渾等人在左右糾

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悦懷刀入禁中，將爲大逆。俊覺悦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悦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太宗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

正過失。升衛將軍，賜爵位爲安城公。朱提王元悦懷揣短刀進入宮中，將做大逆不道的事。叔孫俊發覺元悦行動怪異，就伸手拉住他，於是在元悦懷中搜出兩面有刃的匕首，便殺了他。太宗因叔孫俊前後功勛重大，軍國大事全部委托給他，衆官員報告事情，先由叔孫俊考慮，然後呈報。

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是以上下嘉嘆。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太宗甚痛悼之，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侍中、司空、安城王，謚孝元。賜溫明秘器，載以轀輬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逾之者。初，俊既卒，太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没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遂合葬焉。

叔孫俊性情正直柔順，不曾有喜怒之色。忠實仁厚，不阿諛上司壓制下屬。每次奉詔宣布於外，必定殷勤告誡，接受事務的人都清楚後纔退下來，事情秘密的更要反復叮囑。所以上下贊許感嘆。泰常元年去世，時年二十八歲。太宗十分痛惜悼念他，親自前往哀悼慟哭。朝野没有不追憶惋惜的。追贈他爲侍中、司空、安城王，謚號爲孝元。賜給棺材，用喪車運載，衛士引導隨從，在金陵陪葬。兒子叔孫蒲，繼承爵位。其後立有大功以及寵幸的顯貴臣屬逝世，贈送和喪葬禮儀，都依照叔孫俊的舊例，没有超過他的。起初，叔孫俊去世後，太宗下令他的妻子桓氏説："丈夫在世既同享榮華，死後應同一墓穴，能够殉葬的可聽憑自願。"桓氏於是自縊而死，就合葬在一起。

叔孫鄰

俊既爲安城王，俊弟鄰襲父爵，降爲丹陽公。少聰慧知名。稍遷北部尚書，有當官之稱。轉尚書令。出爲涼州鎮大將，加鎮西將軍。鄰與鎮副將奚牧，并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專作威福。遂相糾發，坐伏誅。

叔孫俊做安城王以後，叔孫俊的弟弟叔孫鄰繼承父親的爵位，降爲丹陽公。他年輕時以聰明穎慧而知名。逐漸升遷到北部尚書，有稱職的聲譽。改任尚書令。外出任涼州鎮大將，加授鎮西將軍。叔孫鄰和鎮中副將奚牧，都仗恃是豪門子弟，競相貪圖財貨，作威作福。於是互相糾察揭發，被依法處死。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崤之責已赦，封尸之效靡立，而恩禮隆渥，没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太宗，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磾之風。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史臣曰：奚斤世代忠誠孝順，征伐取勝。平涼之役，全軍覆没自己被俘。雖然敗於崤山的罪責已經赦免，武功没有建立，而恩情禮儀隆重優厚，死後在廟庭祭祀。叔孫建年輕時展現忠誠辛勤，終於成就功勛勞績。治理邊境有辦法，聲威震撼夷族。叔孫俊效忠於太宗，道義昭彰於動亂之時，觀察朱提王的變亂，有金日磾的風範。加之柔軟中有正道，受到朝野的贊美，可以説世上不缺乏賢人。

魏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王建　安同　樓伏連　丘堆　娥清　劉尼　奚眷
車伊洛　宿石　來大千　周幾　豆代田　周觀
閭大肥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王建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建兄回，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回父子伏誅。其謹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以功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從征衛辰，破之，賜僮隸五十户，爲中部大人。

王建，是廣寧人。祖姑是平文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王豐，因爲是帝舅而位高任重。王豐的兒子王支，娶昭成帝的女兒，很受皇帝的優待。王建年輕時娶公主爲妻。登國初年，任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輪流執掌政務，參與計議謀劃。太祖到濡源，派遣王建出使慕容垂，王建言辭神采飛揚，受到慕容垂贊許。回朝後任左大夫。王建的哥哥王回，幾個兒子多不守法，王建向皇帝一一稟報，王回父子都被處死。王建就是這樣忠謹正直。他跟隨太祖征伐各國，打敗了二十多個部落，因戰功被賞賜奴婢數十人，各種牲畜數千頭。跟隨征伐劉衛辰，打敗了他，被賞賜奴僕五十户，任命爲中部大人。

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群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内虚空，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乂，絶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太祖既而悔焉。

跟隨太祖在參合陂打敗慕容寶。太祖想乘勝掃平南方，於是選拔俘虜，把其中有才能的留下，其他的打算都發給衣服糧食放回去，使中原百姓都知道他的恩德。因而召集群臣商議這件事。王建說："慕容寶在這裏被打敗了，國内空虚，乘虚攻取他的國家是不難的。如今俘獲後却又放回他們，恐怕不合適吧？況且放縱敵人容易産生後患，不如殺了他們。"太祖對將領們說："如果聽從王建的意見，我擔心南方人以此爲戒，斷絶了歸順之心，這不是吊民伐罪的本意。"將領們都認爲王建説得對，王建又堅持己見，於是活埋了俘虜。太祖不久就後悔了。

後從征慕容寶，拜冠軍將軍。并州既平，車駕東出井陘，命建率五萬騎先驅啓路。車駕次常山，諸郡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衆各五萬。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克，士卒多傷。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慕容寶冀州刺史慕容鳳夜逾城走，信都降。車駕幸鉅鹿，破慕容寶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内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爲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群小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烏丸庫傉官鳴聚黨爲寇，詔建討平之。遷太僕，徙爲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後來跟隨征伐慕容寶，被任命爲冠軍將軍。并州平定以後，太祖向東出行井陘，命令王建率領五萬騎兵先行開路。太祖停駐常山，許多郡都歸降了，衹有中山、鄴、信都三城不降。於是派遣衛王元儀向南攻鄴，王建攻打信都，部衆各五萬人。王建等攻城六十多天不能攻克，而士卒已多數受傷。太祖於是從中山前往信都，慕容寶的冀州刺史慕容鳳夜晚越城逃跑，信都投降。太祖前往鉅鹿，在栢肆塢打敗慕容寶，於是進兵圍攻中山。慕容寶棄城逃往和龍，中山城内没有頭領，百姓惶惑，東門没有關閉。太祖打算連夜攻入敵城，控制城門。王建貪婪而没有計謀，一心想獲取敵方財物，害怕士兵大肆搶劫，劫掠敵方的府庫，請等到天明攻城，太祖就放棄了原來的打算。這天夜裏，徒河人共同擁立慕容普驎爲首領，隨即關閉城門堅守城池。太祖於是動用全部兵力攻城，連攻幾天攻不下。太祖令人登上戰車靠近城池，招撫城裏人說："慕容寶棄城逃走，你們要爲誰守城？爲什麼不信天命，自取滅亡呢？"衆人回答說："我等小人無知，衹是害怕步參合陂衆人的後塵，而求保全短暫的性命。"太祖聽到這些話，回視王建并且朝他臉上吐唾沫。中山平定以後，太祖封王建爲濮陽公。烏丸庫傉官鳴聚衆劫掠，太祖詔令王建前去討伐平定。事後王建升任太僕，改賜爵號真定公，加授散騎常侍、冀州青州二州刺史。去世後，陪葬金陵。

王斤

初，建兄豆居以建功賜爵即丘侯，無子，建以子斤襲兄爵。太宗初，給事中，任職用事。轉大長秋。世祖征赫連昌，遣斤部造攻具。進爵淮南公，加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衆不安，遣斤鎮虜虒以撫慰之。斤綏静胡魏，甚收聲稱。劉義隆遣將到彦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連定，以斤爲衛兵將軍，鎮蒲坂。關隴平，斤徙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

起初，王建的哥哥豆居因王建的功勛被賜予即丘侯爵位，没有兒子，王建讓兒子王斤繼承哥哥的爵位。太宗初年，王斤任給事中，盡職辦事。改任大長秋。世祖征討赫連昌，派遣王斤主管製造攻戰器具。事後晋爵淮南公，加授平北將軍。這時并州胡人酋長田卜謀反被殺，部衆惶恐不安，世祖派遣王斤鎮守虜虒藉以安撫他們。王斤安撫平定胡人魏人，大獲聲譽。劉義隆派遣將領到彦之侵犯黄河以南，世祖西征赫連定，任命王斤爲衛兵將軍，鎮守蒲坂。關隴地區平定以後，王斤遷移鎮守長安，加授假節、鎮西將軍。王斤於是驕傲自負，不守法度，任用身邊的

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爲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按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人，役使百姓，百姓無法忍受，往南逃奔漢川的有幾千家。而王斤把罪過推給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這二人回朝詰問，二人各據實回答。世祖知道他們被王斤所誣陷，派宜陽公伏樹查究實際情況，查出了王斤違法的幾十件事。於是將王斤處斬示衆。

王度

建孫度，太宗時爲虎牢鎮監軍。世祖即位，徵拜殿中給事，遷尚書。從征赫連昌，討蠕蠕，并有功，賜爵濟陽公，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詔度率五千騎與叔孫建合擊劉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於湖陸，大破之。後出鎮長安，假節，都督秦、涇、梁、益、雍五州諸軍事，開府。卒，謚曰莊。

王建的孫子王度，太宗時任虎牢鎮監軍。世祖即位，王度被徵入拜授殿中給事，升任尚書。跟隨世祖征討赫連昌，討伐蠕蠕，都有功勛，被賜給爵位爲濟陽公，加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詔令王度率領五千騎兵與叔孫建在湖陸合擊劉義隆的兗州刺史竺靈秀，大敗他。後來出外鎮守長安，假節，都督秦、涇、梁、益、雍五州諸軍事，開府。去世，謚號爲莊。

子安都，襲，降爵爲侯。世祖拜爲太子庶子，出爲鄯善鎮將。高宗時，爲内都大官。卒，子買得襲。

兒子安都，繼承封爵，降爵位爲侯。世祖任命他爲太子庶子，出任鄯善鎮將。高宗時，任内都大官。去世，兒子買得繼承爵位。

王樹

建曾孫樹，以善射有寵於顯祖，爲内侍長。稍遷尚書，賜爵歷陽侯，加龍驤將軍、員外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

王建的曾孫王樹，因擅長射箭受到顯祖恩寵，任内侍長。逐漸升任尚書，被賜給爵位爲歷陽侯，加授龍驤將軍、員外常侍。出任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去世。

安同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晋，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爲殿中郎將。苻堅滅暐，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賜劉庫仁爲妻。庫仁貴寵之。同因隨眷商販，見太祖有濟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

安同，是遼東胡人。他的先祖叫世高，漢朝時作爲安息王的侍子來到洛陽。從魏到晋，在遼東避亂，於是就定居在那裏。父親安屈，在慕容暐手下做官，任殿中郎將。苻堅消滅慕容暐，安屈的朋友公孫眷的妹妹没入苻氏宫中，被賜給劉庫仁爲妻。庫仁看重并寵愛她。安同因跟隨公孫眷經商，見太祖有濟世之才，就留下來奉侍太祖。生性端莊嚴謹、明達寬厚，出言慎重如同長者。

登國初，太祖徵兵於慕容垂，事在《窟咄傳》。同頻使稱旨，遂見寵異，以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班賜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賜以妻妾及隸户三十，馬

登國初年，太祖向慕容垂徵調軍隊，事在《窟咄傳》。安同屢次出使符合帝意，於是受到特殊的尊崇，被任命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人出入宫中，輪流主持政事。太祖分賞功臣，安同因出使的功勞居多，賜給妻妾和奴隸三十户，馬二

二匹，羊五十口，加廣武將軍。

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太祖乃增築重圍以拒興。同進計曰："臣受遣詣絳督租，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内外勢接，重圍難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加安遠將軍。詔同送姚興將越騎校尉唐小方等於長安。

清河王紹之亂，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衆皆響應奉迎。太宗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并理民訟。又詔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曰："竊見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針工古彤爲晋陽令，交通財賄，共爲奸利。請案律治罪。"太宗從之，於是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四户一人，欲治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塢於宋子，以鎮静郡縣。護疾同得衆心，因此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宗以同擅徵發於外，檻車徵還，召群官議其罪。皆曰："同擅興事役，勞擾百姓，宜應窮治，以肅來犯。"太宗以同雖專命，而本在爲公，意無不善，釋之。

世祖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輔。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禄大夫。世祖出鎮北境，同與安定王彌留鎮京師。世祖即位，進爵高陽公，拜光禄勳。尋除征東大將軍、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太宗時典太倉事，盗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

匹，羊五十隻，加授廣武將軍。

跟隨皇上在柴壁征討姚平，姚興率全部兵馬來救姚平，太祖於是加固工事準備抵擋姚興。安同獻計説："我曾受派遣到絳縣催督租税，看到汾河東面有蒙坑，東西長三百多里，道路不通。姚興來，一定從汾河西面過來，居高臨下，直達柴壁。這樣，賊寇就内外形勢相接，我們的工事不起作用，不能控制賊寇。應當横跨汾水彎曲處修築南北浮橋，登西岸修築工事。西岸的工事牢固了，賊寇就無計可施了。"太祖采納了他的建議。姚興果然看着姚平被屠滅而不能相救。因計謀建功，被賜爲北新侯，加授安遠將軍。詔令安同押送姚興的將領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到長安。

清河王元紹作亂，太宗在外地，派使者連夜告訴安同，命令他聚集工匠，衆人都響應號召奉迎太宗。太宗即位，任命安同與南平公長孫嵩共同審理民衆訴訟。又詔令與肥如侯賀護持符節巡視并定二州及各山居雜胡、丁零，宣讀詔書撫慰存恤，詢問他們的疾苦，督察檢舉郡守縣令的不法行爲。安同到并州，上表説："見并州治下的地方長官，多不守法。另外刺史擅自任用御府針工古彤爲晋陽縣令，用財貨相勾結，共謀非法利益。請依法懲處。"太宗准奏，於是郡國秩序井然。安同東出井陘，到鉅鹿，徵發民衆每四户一人，準備整治大嶺山，開通天門關，而且在宋子修築土堡，以便安定郡縣。賀護妒忌安同得民心，因此指使人誣告安同築城聚衆，將要謀反。太宗因安同在外地擅自徵發，用囚車召回他，召集百官議定他的罪行。都説："安同擅自徵調勞役，役使百姓，應當徹底查辦，藉以儆戒將來犯法的人。"太宗因安同雖然獨斷專行，但本意爲公，願望好，寬恕了他。

世祖代理國事，臨御朝廷處理政事，用安同爲左輔。太宗征討黄河以南，任命安同爲右光禄大夫。世祖外出安撫北部邊境，安同與安定王元彌留守京師。世祖即位，安同晋升爵位爲高陽公，拜授光禄勳。不久被授任征東大將軍、冀青二州刺史。安同的長子安屈，太宗時主持太倉事務，偷了幾石官府的粳米，想用來奉養父母。

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其公清奉法，皆此類也。

安同十分生氣，奏請處死安屈，并自責教子無方，請求給予懲罰。太宗嘉許且寬宥了他們，并下詔長久供給安同粳米。安同就是這樣的清廉無私、遵守法令。

同在官明察，長於校練，家法修整，爲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爲百姓所苦。神䴥二年卒。追贈高陽王，謚曰恭惠。

安同爲官明察，長於考核，治家嚴整，爲世人所稱道。等到出任冀州地方官，已年老，頗愛財，大修寺廟佛塔，爲百姓所厭惡。神䴥二年去世。追贈爲高陽王，謚號爲恭惠。

屈子陽烈，散騎侍郎，賜爵北新子。

安屈之子陽烈，任散騎侍郎，被賜爲北新子。

安原

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略。太宗時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太宗以原輕敵，違節度，加其罪責。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守雲中。寬和愛下，甚得衆心。蠕蠕屢犯塞，原輒摧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

安屈的弟弟安原，素性謹嚴，深沉果敢，富有才智謀略。太宗時任獵郎，監督雲中軍事。當時赫連屈丐侵犯黄河以西，安原率領幾十名騎兵迎擊，斬殺十幾人。太宗因安原輕敵，違犯紀律，對他加以懲罰。然而知道安原勇猛，於是任命他爲將領，鎮守雲中。安原寬厚謙和愛護部下，很得部下擁戴。蠕蠕屢屢侵犯邊塞，安原一次次挫敗它。因功被賜給爵位爲武原侯，加授魯兵將軍。

世祖即位，徵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軍五道并進，大檀驚駭北遁。遷尚書左僕射，河間公，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從征赫連昌，入其城而還。車駕北伐，蠕蠕遁走。世祖聞東部高車在巳尼陂，人畜甚衆，將遣襲之。諸將皆以爲難，世祖不從。遣原與侍中古弼率萬騎討之，大獲而還。車駕征昌黎，原與建寧王崇屯于漠南以備蠕蠕。

世祖即位，安原被徵回，拜任駕部尚書。世祖征討蠕蠕的大檀，分兵五路并進，大檀驚駭而向北逃遁。安原升任尚書左僕射，晋爵河間公，加授侍中、征南大將軍。跟從征討赫連昌，攻入他的都城後返回。皇上北伐，蠕蠕逃走。世祖得知東部高車在巳尼陂，人畜衆多，打算派人襲擊它。將領們都認爲不能那樣，世祖不聽。世祖派安原與侍中古弼率領騎兵一萬討伐高車，大量俘獲而返回。皇上征討昌黎，安原與建寧王元崇駐扎在沙漠南面防備蠕蠕。

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爲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决。原懼不勝，遂謀爲逆，事泄伏誅。臨刑上疏曰："臣聞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以熒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先臣同，往因聖運，歸身太祖，竭誠戮力，立效於險難之中。臣以頑暗，忝備股肱。陛下

安原在朝廷中没有結黨營私，然而恃寵妄爲，對很多人加以排斥貶抑。他爲兒子求娶襄城公盧魯元的女兒，魯元不答應。安原便告發魯元的罪狀，但事情相互牽連，久拖不决。安原害怕不能取勝，於是圖謀造反，但事情泄漏而被處死。他臨刑前上疏説："我聽説聖明君主不依恃一己的聖明才能治理天下，鼎没有一隻脚就能竪立的，因此熒火的微光，還能增加日月的光輝。先父安同，從前順應本朝運數、投身太祖，竭誠

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誠，仰報恩澤，而叠元奸佞，構成貝錦，天威遂加，合門俱戮。此乃命也，非臣之枉。但叠元外類忠貞，内懷奸詐，而陛下任以腹心，恐釁發肘腋。臣與叠元生爲怨人，死爲仇鬼，非以私故，謗毁叠元。不復眷眷，披露誠款。”

盡力，在艱難險阻中立功。我以頑劣的資質，居輔佐的職位。陛下加意培養，把朝政委派給我，我本想竭誠報答陛下的恩澤，可是叠元奸邪諂媚，捏造讒言陷害我，天子於是加以懲罰，將我全家處斬。這是命啊，不是我的冤屈。祇是叠元外似忠誠不渝，内心虚僞詭詐，而陛下誠心任用他，恐怕禍患將發生在陛下身邊。我與叠元生前是仇人，死後是仇鬼，不是因爲個人恩怨而誹謗詆毁叠元。不再依戀反顧，僅爲表白忠誠之心。”

原弟頡，頡弟聰，爲内侍。聰弟薩，爲龍驤將軍、給事黄門侍郎，賜爵廣宗侯。原兄弟外節儉，而内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

安原的弟弟安頡，安頡的弟弟安聰，任内侍。安聰的弟弟安薩，任龍驤將軍、給事黄門侍郎，賜爵廣宗侯。安原兄弟外表節儉，而府中多聚斂之財，被殺後，籍没的財物達數萬。

安頡

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太宗初，爲内侍長，令察舉百僚。糾刺奸慝，無所回避。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爲忠，特親寵之。

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擊赫連昌，至于安定，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深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民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芻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頡進計曰：“本奉詔誅賊，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無謀，將何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騎，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内，騎兵襲其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游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飢色，不一决戰，則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困乎？”斤猶以馬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將帥所乘，足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出擊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鋭。且昌狷而無謀，每好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奄擊，昌可擒

安頡，雄辯聰明富於謀略，最有父親的風範。太宗初年，任内侍長，奉詔監察檢舉百官。揭發奸惡的人，無所迴避。曾經報告他父親隱秘的事情，太宗認爲他忠誠，特别親愛寵幸他。

宜城王奚斤，從長安追擊赫連昌，到達安定，安頡任監軍侍御史。奚斤因馬多病死，士卒缺糧，於是築高墻自守。派遣太僕丘堆等人到民間徵收租税，被赫連昌打敗。赫連昌驕傲自負，天天來劫掠，割草牧馬的士卒不能出營，士卒們爲此憂慮。安頡獻計説：“原本奉詔殺賊，現在却退守空城，如果不被賊寇殺死，也將依法處斬。進退哪裏有生路？而王公將領們，不急於謀劃對策，將拿什麽報答皇上的恩澤，完成自己的職責？”奚斤説：“現在如果出戰，則馬匹不足，用步兵攻打騎兵，没有取勝的道理。應當等京師救援的騎兵到來，然後步兵從裏邊攻擊，騎兵從外邊襲擊。這就是平常所説的萬全之策。”安頡説：“現在凶猛的賊寇安逸地在外邊游動，而我們的隊伍精疲力竭，士卒面有飢色，不冒死决戰，就死在旦夕，能等待什麽救兵呢！與其等死，倒不如戰死，難道可以坐受圍困嗎？”奚斤仍然拿馬力不充足作藉口。安頡説：“現在士卒雖然没有馬，但是將帥們騎的馬，足有二百匹。我請求招募强健勇敢的士卒出擊敵人，即使不能打敗，也可以挫傷他們的鋭氣。而且赫連昌急躁

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於陳前自接戰，軍士識昌，争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衆亂，昌退。頡等追擊，昌馬蹶而墜。頡擒昌，送於京師。世祖大悦，拜頡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斤耻功不在己，輕追昌弟定於平凉，敗績。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

而無謀，往往好挑戰，大家都認識他。如果伏兵偷襲，赫連昌是可以捉到的。”奚斤仍然認爲此事難行。安頡於是私下與尉眷等人謀劃，選拔騎兵等待時機。赫連昌來攻營壘，安頡出兵應戰。赫連昌在陣前親自迎戰，北魏軍士認識赫連昌，争相向他奔去。適逢天颳大風揚起塵埃，白晝昏暗，士卒混亂，赫連昌撤退。安頡等人追擊，赫連昌馬倒人落。安頡捉住赫連昌，押送到京師。世祖很高興，任命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代替丘堆統領各軍。奚斤以戰功不屬於自己爲耻，輕率地追擊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到平凉，大敗。赫連定將要再攻入長安，詔令安頡鎮守蒲坂抵禦他。

劉義隆遣將到彦之率衆寇河南，以援赫連定。世祖以兵少，乃攝河南三鎮北渡。彦之遂列守南岸，至于衡關。世祖西征赫連定，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彦之。彦之遣將姚縱夫渡河攻冶坂，頡督諸軍擊之，斬首三千餘級，投水者甚衆。遂濟河，攻洛陽，拔之，擒義隆將二十餘人，斬首五千級。進攻虎牢，虎牢潰，義隆司州刺史尹冲墜城死。又與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獲萬餘人。乃振旅還京師。

劉義隆派遣將領到彦之率領軍隊侵犯黄河以南，藉以救援赫連定。世祖因兵少，於是統率黄河以南三鎮向北渡河。彦之於是布兵守禦南岸，到達衡關。世祖西征赫連定，任命安頡爲冠軍將軍，統領各軍攻打彦之。彦之派遣將領姚縱夫渡黄河進攻冶坂，安頡率各軍攻打他，斬殺三千多人，跳入水中的敵兵也很多。接着渡黄河，攻打洛陽，攻取該城，捉到劉義隆的將領二十多人，斬下首級五千。進攻虎牢，虎牢被攻破，義隆的司州刺史尹冲跳城而死。又與琅邪王司馬楚之平定滑臺，捉住義隆的將領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獲一萬多人。於是整頓部隊返回京師。

神䴥四年卒。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王，謚曰襄。頡爲將，善綏士衆，及卒，義隆士卒降者，無不嘆惜。

神䴥四年去世。追贈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晋爵爲王，謚號爲襄。安頡任將帥，善於安撫士卒，去世時，投降過來的原義隆所部士兵，無不嗟嘆惋惜。

同弟睹，太宗時爲樂陵太守。卒。

安同的弟弟安睹，太宗時任樂陵太守。去世。

長子國，位至冠軍將軍，賜爵北平侯，杏城鎮將。

長子安國，官至冠軍將軍，賜爵北平侯，任杏城鎮將。

安難

國弟難，有巧思。陽平王杜超督諸將擊劉義隆，難參征南軍事，以功表爲清河太守。世祖時，諸將頻征和龍，皆以難爲長史。鑿山堙谷，省

安國的弟弟安難，有靈巧的心思。陽平王杜超統領將領們攻打劉義隆，安難參謀征南軍事，因功被上表推薦爲清河太守。世祖時，衆將領屢次征伐和龍，都用安難爲長史。開山填谷，事半

力兼功。遷給事中。從駕南征，造浮橋於河，以功賜爵清河子。卒。

子平城，襲爵。官至虞曹令。爲乙渾所殺。

樓伏連　樓真

樓伏連，代人也。世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太祖初，從破賀蘭部。又從平中山，爲太守，斬逆賊張翘。從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太祖時，爲晋兵將軍、并州刺史。伏連招誘西河胡曹成等七十餘人，襲殺赫連屈孑吐京護軍及其守士三百餘人，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餘家。太宗嘉之，拜成等將軍，賜爵列侯。徵伏連爲内都大官。世祖即位，進爲廣陵公，轉衛尉，徙光禄勳。世祖征蠕蠕，伏連留鎮京師，進爵爲王，加平南大將軍。又除假節、督河西諸軍、鎮西大將軍，出鎮統萬。真君十年薨。謚曰恭王。

子真，襲，降爵爲公。從世祖征伐有功，官至散騎常侍、尚書、安北將軍。徙爲湘東公。從征凉州，還，卒於路。謚曰莊公。

子干，襲，降爵爲侯。

樓大拔　樓禀

真次弟大拔，歷位尚書、散騎常侍、征西將軍，賜爵永平侯。高祖初，爲中都大官。卒，贈平東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

子禀，字法生，襲。拜太子宫門大夫，稍遷趙郡太守。更滿還京，除冠軍將軍、城門校尉。出爲征虜將軍、平城鎮將。遷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衛尉少卿。卒，年五十八。贈撫軍將軍、恒州刺史。

子貴宗，武定中，伏波將軍、開府水曹參軍。

功倍。升任給事中。跟從皇上南征，在黄河上造浮橋，因功被賜給爵位爲清河子。去世。

兒子平城，繼承爵位。官至虞曹令。被乙渾殺死。

樓伏連，是代地人。世代爲部落首領。伏連忠實厚道有度量，年十三歲，繼承父位，統領部落。太祖初年，跟從太祖打敗賀蘭部。又跟從平定中山，任太守，斬殺叛賊張翘。跟從到柴壁征討姚平，因功被賜給爵位爲安邑侯。太祖時，任晋兵將軍、并州刺史。伏連招撫西河胡人曹成等七十多人，偷襲殺害赫連屈孑的吐京的護軍及其守兵三百多人，并捉拿反叛的胡人阿度支等二百多家。太宗嘉許他，任命曹成等爲將軍，賜給爵位爲列侯。徵伏連任内都大官。世祖即位，升爵位爲廣陵公，改任衛尉，升任光禄勳。世祖征討蠕蠕，伏連留守京師，晋升爵位爲王，加授平南大將軍。又任假節、督黄河以西諸軍、鎮西大將軍，出外鎮守統萬。真君十年去世，謚號爲恭王。

兒子樓真，繼承爵位，降爵位爲公。跟從世祖征伐有功，官職做到散騎常侍、尚書、安北將軍，改爵號爲湘東公。跟從征伐凉州，返回，在途中去世。謚號爲莊公。

兒子樓干，繼承爵位，降爵位爲侯。

樓真的次弟大拔，歷任尚書、散騎常侍、征西將軍，被賜給爵位爲永平侯。高祖初年，任中都大官。去世，追贈爲平東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康。

兒子樓禀，字法生，繼承爵位。被授任爲太子宫門大夫，逐漸升任趙郡太守。任滿返回京師，被任命爲冠軍將軍、城門校尉。出任征虜將軍、平城鎮將。遷朔州刺史，仍然帶原來的將軍銜。入朝任衛尉少卿。去世時五十八歲。追贈爲撫軍將軍、恒州刺史。

兒子貴宗，武定年間，任伏波將軍、開府水曹參軍。

樓安文

伏連兄孫安文，從征平涼有功，賜爵霸城男，加虎威將軍。後遷三郎幢將。卒。高祖初，以其子毅貴，追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陽平公，謚曰定。

伏連哥哥的孫子安文，跟從皇上征伐平涼有功，賜爵霸城男，加授虎威將軍。後來升任三郎幢將。去世。高祖初年，因他的兒子樓毅顯貴，追贈他爲安東將軍、冀州刺史、陽平公，謚號爲定。

樓毅

毅，歷位内外，稍遷殿中尚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尚書右僕射。以擒反人梁衆保，加侍中，本官如故。後例降爲侯。出除使持節、鎮東將軍、定州刺史。

樓毅，歷任朝官和地方官，逐漸升任殿中尚書、散騎常侍，被賜給爵位爲常山公，加授安南將軍。升任尚書右僕射。因捉拿謀反的人梁衆保，加授侍中，原官如故。後依例降爲侯。出任使持節、鎮東將軍、定州刺史。

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群臣，而雪不克饗。高祖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僚，考行大禮。然同雲仍結，霏雪驟零，將由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匡不逮。"毅稽首對曰："雪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時恒節。今隆冬雪降，固是其時。又《禮》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高祖曰："昔劉秀將濟，呼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天意故也。"

當時太極殿落成，將要舉行落成典禮，召集群臣，而天下大雪，以致無法舉行祭獻。高祖說："我營建正殿，剛剛完成，將要召集百官，行落成大禮。然而濃雲集結，紛飛的雪花驟然降落，大概是由於人間淺陋不明事理，未能報答天意。這樣缺乏德行的徵兆，責任何在？你們應當陳述自己的看法，藉以匡正過錯。"樓毅跪拜叩頭對答說："雪霜風雨，是自然界的正常現象；夏降小雨，冬落冰粒，是四季通常的變化。現在隆冬下雪，本來就是應該下雪的時候。而且《禮記》說'雨水浸濕服飾，導致儀容不整，就停止舉行禮儀'，表明禮儀自古就有類似的情況，不足爲怪。"高祖說："過去劉秀將要渡河，呼沱河爲他冰封。衹是我德行不如古人，不能上感天意的緣故。"

後轉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事，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揚，吊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私竊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飢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興。天道悠長，宜遵養時晦，願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

後來樓毅改任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事，涼州刺史。皇上南伐，樓毅上表勸諫說："聽説皇上親率六軍，討伐荆揚地區的罪人，撫慰淮南的百姓，統一甌越地區。不過按照臣下的淺陋之見，私下認爲不妥。爲何這麽説呢？因爲遷徙京都，百姓改變生業，公私事業都衹是剛剛開始，生活没有着落。加上往年歉收，百姓大多飽受饑荒，處在這種反覆不定的時候，離心之情容易産生。時光悠長，應當順應時勢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希望皇上壓抑盛怒，以待後日。"詔令説："時機不會自己到來，在於人因勢利導。

所知也?”

今年的形勢，很不同於往年。拘泥保守的倡議，自然可以停止了。陽九旱災之年利於渡河，哪裏是你所知道的。”

太和二十一年卒。賜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太和二十一年去世。皇上賜給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丘堆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以忠謹親侍。太宗即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與叔孫建等討滅山胡。劉裕溯河西伐，詔堆與建自河内次枋頭以備寇盗。姚泓既滅，堆留鎮并州。赫連屈孑遣三千騎寇河西，堆自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生擊走之。以功賜爵爲侯。世祖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世祖即位，進爵臨淮公，加鎮西將軍。徙爲太僕。

丘堆，是代郡人。容貌美好，因爲忠誠謹慎而擔任皇帝的侍從。太宗即位，丘堆在太宗身邊負責補正缺點過失，逐漸升任散騎常侍。與叔孫建等討伐消滅山胡。劉裕沿黄河西伐，太宗令丘堆與叔孫建從河内到枋頭設防。姚泓被消滅以後，丘堆留守并州。赫連屈孑派遣三千騎兵侵犯黄河以西，丘堆從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生一道將他擊退。因功賜爵爲侯。世祖監國執政，丘堆與太尉穆觀等任右弼。世祖即位，晋爵臨淮公，加授鎮西將軍。升任太僕。

世祖征赫連昌，堆與常山王素督步兵三萬人爲後繼。昌戰敗南奔，世祖遣堆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略地關右。昌貳城守將堅守不下，堆與清攻拔之。詔堆班師，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進平昌，許之。堆、斤合軍與昌相拒擊。士馬乏糧，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爲昌所襲，敗績。堆將數百騎還城。斤追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所擒，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復將高凉王禮棄守東走蒲坂。世祖大怒，遣西平公安頡斬堆。延和初，詔曰:“堆，國之肺腑，勳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絶，朕甚愍之。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加安遠將軍。”後征蓋吴，戰没。

世祖征伐赫連昌，丘堆與常山王元素統領步兵三萬人爲後續部隊。赫連昌戰敗向南逃奔，世祖派遣丘堆與宗正娥清率領五千騎兵攻打關西。赫連昌的貳城守將堅守不降，丘堆與娥清攻克它。詔令丘堆班師，宜城王奚斤表請留下丘堆進軍平定赫連昌，世祖答應他的請求。丘堆、奚斤合軍與赫連昌相抵禦攻擊。軍中缺糧，丘堆與義兵將軍封禮到民間催徵租税，士兵掠奪，遭到赫連定襲擊，大敗。丘堆帶着幾百名騎兵回營。奚斤追擊赫連定，留下丘堆守護輜重。結果奚斤戰敗被赫連定捉拿，丘堆聽説後衹好丢掉鎧甲逃奔回長安，又與高凉王元禮一道放棄長安向東逃奔到蒲坂。世祖非常惱火，派遣西平公安頡處斬了丘堆。延和初年，詔令説:“丘堆，國家的重臣，在先朝功勛卓著，西征損失軍隊，按軍法處斬。封國廢除，祭祀斷絶，我很哀憐他。封他的兒子丘跋爲淮陵侯，加授安遠將軍。”後來征討蓋吴，戰死。

子麟，襲爵。歷位駕部令。出爲瑕丘鎮將、假平南將軍、東海公。遷東兗州刺史，卒官。

兒子丘麟，繼承爵位。歷任駕部令。出任瑕丘鎮將、假平南將軍、東海公。升任東兗州刺史，在任期内去世。

娥清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

娥清，是代地人。年輕時有用兵謀略，累建

戰功。稍遷振威將軍。劉裕遣將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還。清與長孫道生追之，至河，獲其將楊豐。還，拜給事黄門侍郎。先是，徒河民散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太宗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渡河略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林藪，拒射官軍，清等因誅數千家，虜獲萬餘口。賜爵須昌侯。清與幾等遂鎮枋頭。世祖初，清自枋頭還京師，假征南將軍，進爲東平公。蠕蠕大檀徙居漠南，清與平陽王長孫翰從東道出長川討之，大獲而還。轉宗正卿。尋從征蠕蠕。又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追赫連昌至安定，與昌相持。及安頡擒昌，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所擒。世祖克平凉，乃得還。後詔清鎮并州，討山胡白龍於西河，斬白龍父及其將帥，遂屠其城。遷平東將軍，與古弼等東討馮文通。以不急戰，文通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遂卒於家。

子延，官至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南平公。

戰功。逐漸升任振威將軍。劉裕派遣朱超石侵犯平原，到達畔城後逃回。娥清與長孫道生率軍追到黄河，俘獲他的部將楊豐。回來後，被授予給事黄門侍郎。先前，徒河部落散居三州，是民間的大害。詔令娥清把他們遷移到平城。娥清妥善安撫，使遷移的人如同回家。太宗南巡到鄴城，任命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渡黄河擴占土地。到達湖陸，高平民衆聚集在山林澤藪，抗拒官軍，娥清等因而誅殺幾千户，俘獲一萬多人。被賜爲須昌侯。娥清與周幾等接着鎮守枋頭。世祖初年，娥清從枋頭回京師，假征南將軍，晋爵東平公。蠕蠕大檀遷居漠南，娥清與平陽王長孫翰從東道出行長川討伐他，大量俘獲而回。改任宗正卿。不久跟從世祖征伐蠕蠕。又跟從平定統萬，接着與奚斤追趕赫連昌到安定，與赫連昌相持。等到安頡擒獲赫連昌，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向西奔逃，奚斤追趕他。娥清想要沿着水路而去，奚斤不聽，於是與奚斤都被赫連定捉住。世祖攻克平凉，娥清纔得以回來。後來詔令娥清鎮守并州，在西河討伐山胡人白龍，殺白龍的父親及其將帥，接着屠城。升任平東將軍，與古弼等往東討伐馮文通。因没有速戰，致使文通逃奔高麗，娥清被用囚車押解回朝，降爲守門卒。在家中去世。

娥清的兒子娥延，官至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南平公。

劉尼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曾祖敦，有功於太祖，爲方面大人。父婁，冠軍將軍，卒贈并州刺史。尼少壯健，有膂力，勇果善射，世祖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加振威將軍。

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惟尼知狀。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痴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宫，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

劉尼，是代郡人。本姓獨孤氏。曾祖劉敦，在太祖時有功，任方面大人。父親劉婁，任冠軍將軍，去世後被追贈爲并州刺史。劉尼年輕時身體强壯，有體力，勇敢果斷善於射箭，世祖接見後就稱許他，任命他爲羽林中郎，賜爵爲昌國子，加授振威將軍。

宗愛在東廟殺了南安王元余，秘而不露，祇有劉尼知道情況。劉尼勸宗愛擁立高宗。宗愛自己因抱愧於景穆皇帝，聽到劉尼的話後吃驚地説："你太糊塗了，皇孫如果即位，難道會忘記正平年間的事嗎？"劉尼説："如果這樣，打算立誰？"宗愛説："等到回宫，選取諸王子中有德行

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高宗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又進爵東安公。尋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封爲王。

出爲征南將軍、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徵爲殿中尚書，加侍中，特進。高宗末，遷司徒。顯祖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户三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

子社生，襲爵。世宗時，寧朔將軍、步兵校尉。熙平初卒。贈龍驤將軍、朔州刺史，謚曰克。

奚眷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太祖時有戰功。太宗時爲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爲寇所憚。世祖初，爲中軍、都曹尚書，復鎮虎牢，賜爵南陽公，加使持節、侍中、都督豫洛二州河內諸軍事、鎮南將軍、開府。尋徙鎮長安。世祖幸美稷，眷受詔督諸軍，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世祖平姑臧，遣眷討沮渠牧犍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

的立爲帝。"劉尼害怕他有變，暗中把情况告訴了殿中尚書源賀，源賀這時與劉尼都統領軍隊警衛皇宮。源賀於是同南部尚書陸麗計議説："宗愛已經立南安王爲帝，隨即又殺害了他。現在不能擁戴皇孫爲帝，以順應民心，國家就危險了。你打算怎麽辦?"陸麗説："衹有秘密地奉皇孫爲帝了。"於是源賀與尚書長孫渴侯部署軍隊守衛，劉尼與陸麗到禁苑中迎立高宗。陸麗抱高宗到馬上，進入京城。劉尼快馬返回東廟，高呼道："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皇位，有詔令，警衛將士都可以回宮。"衆人都高呼萬歲。源賀和渴侯立刻拘捕宗愛、賈周等，揮兵返回京城，在宮門外擁戴高宗，入宮登上永安殿。高宗任命劉尼爲內行長，晋爵建昌侯。升任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又晋爵東安公。不久升任尚書右僕射，加授侍中，進封爲王。

劉尼出任征南將軍、定州刺史。在州清廉謹慎，然而經常喝醉酒，辦事的日子很少。徵入任殿中尚書，加授侍中、特進。高宗末年，升任司徒。顯祖即位，因劉尼在先朝有大功，更加敬重，賜給别户三十。皇興四年，皇上北征，親臨誓師大會，而劉尼昏醉，軍容不整。顯祖因他功大，特加寬大，僅免官而已。延興四年逝世。

兒子社生，繼承爵位。世宗時，任寧朔將軍、步兵校尉。熙平初年去世。被追贈爲龍驤將軍、朔州刺史，謚號爲克。

奚眷，是代郡人。年輕時就有用兵謀略。太祖時立有戰功。太宗時任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是賊寇所畏懼的將帥。世祖初年，任中軍、都曹尚書，再次鎮守虎牢，被賜給爵位爲南陽公，加授使持節、侍中、都督豫洛二州河內諸軍事、鎮南將軍、開府。不久遷徙鎮守長安。世祖到美稷，奚眷受命統領各軍，共同到西河討伐山胡人白龍，打敗白龍，屠殺居民，斬首幾千級，俘獲他的妻兒而回。世祖平定姑臧，派奚眷討伐沮渠牧犍的弟弟私自任命的張掖太守宜得。宜得逃奔酒泉，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一同逃奔高

泉，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眷討平之，虜男女四千餘人。世祖征蠕蠕，以眷爲尚書，督偏將出别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昌。奚眷取得他的二座城池。後來沮渠天周又占據酒泉，奚眷討伐平定了他，俘獲男女四千多人。世祖征伐蠕蠕，任命奚眷爲尚書，統領偏將從另外一條道路出擊，詔令在鹿渾海會師。奚眷與中山王元辰等各位大將都没有在規定時間内到達，被處死在都城南邊。爵位被廢。

車伊洛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世祖録其誠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匹，綿一百斤，綉衣一具，金帶靴帽。伊洛大悦，規欲歸闕。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諱卒，其弟安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遣使招喻，乾壽等率户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之京師。又招喻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

車伊洛，是焉耆胡人。世代爲東部邊界的部落酋長，一貫按時獻納貢品。世祖知其忠誠，延和年間，授任伊洛爲平西將軍，封爲前部王，賜給絹一百匹，綿一百斤，綵綉絲綢衣服一套，金帶靴帽。伊洛大喜，打算歸朝。沮渠無諱截斷道路，伊洛與無諱連續戰鬥，打敗了他。這時無諱去世，他的弟弟安周奪取他的兒子乾壽的士兵，圖謀統領部衆。伊洛先後派使者以皇上的名義招撫，乾壽等率領五百多家來投奔，伊洛送他們到京師。又以皇上的名義招撫李寶的弟弟李欽等五十多人，送到敦煌。伊洛又率領部衆二千多人征伐高昌，攻破焉耆東關七城，俘獲男女二百人，駱駝一千頭，馬一千匹。拿一百斤黄金進獻。

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圍歇，并遣使謂歇曰："爾父已投大魏，爾速歸首，當賜爾爵號。"歇固守，連戰。久之，外無救援，爲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遺散一千餘家，歸焉耆鎮。世祖嘉之。正平元年，詔伊洛曰："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詣闕。"伊洛令歇將弟波利等十餘人赴都。

先前，伊洛征伐焉耆，留下他的兒子車歇守城，然而安周乘虚帶領蠕蠕三路圍攻車歇，并派使者對車歇説："你父親已投靠大魏，你迅速歸降，必定賜給你爵位和名號。"車歇堅守，連續戰鬥。相持多時，外無援兵，被安周攻占，車歇逃奔伊洛。伊洛收集逃亡流散的一千多家，回焉耆鎮。世祖表彰他。正平元年，詔令伊洛説："車歇年齡還小，能堅守城池，忠誠不二，我很高興。可送車歇到朝中來。"伊洛使車歇帶領弟弟波利等十多人奔赴都城。

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興安二年卒。贈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謚曰康王。賜綿絹雜綵五百匹，衣二十七襲。葬禮依盧魯元故事。

正平二年，伊洛到京師朝見，被賜給妻妾、奴婢、田地房屋、牛羊，授任上將軍，前部王如故。興安二年去世。追贈爲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謚號爲康王。賜給綿絹雜色絲織品五百匹，衣服二十七套。葬禮依照盧魯元的舊例。

歇襲爵。皇興末，拜使持節、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卒，子

車歇繼承爵位。皇興末年，任使持節、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去世，兒子伯主繼承

伯主襲爵。

波利，天安二年拜立節將軍，樂官侯。皇興三年卒，兄子洛都襲爵。

爵位。

波利，天安二年被授予立節將軍，樂官侯。皇興三年去世，兄長的兒子洛都繼承爵位。

宿石

宿石，朔方人也，赫連屈孑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二年，文陳父子歸闕，太祖嘉之，以宗女妻焉，賜奴婢數十口，拜爲上將軍。祖若豆根，太宗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世祖時虎賁幢將。從征平凉有功，拜虎威將軍、侍御郎，賜爵漢安男。轉中散，遷給事，兼領工曹。從駕討和龍，以功賜奴婢十七户。真君四年，從駕討蠕蠕，戰没。世祖悼惜之，詔求沓干子。時石年甫十一，引見，以幼聽歸。年十三，襲爵，擢爲中散。從駕至江，拜宣威將軍。興光中，遷侍御史，拜中壘將軍，進爵蔡陽子，典宜官曹。遷内行令。從幸苑内，游獵，石於高宗前走馬，道峻，馬倒殞絶，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高宗嘉之，賜綿一百斤，帛五十匹，駿馬一匹，改爵義陽子。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臣，鞚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天安初，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爲北征中道都大將。延興元年卒。追贈太原王，謚曰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比部侍御。

宿石，是朔方人，是赫連屈孑的弟弟文陳的曾孫。天興二年，文陳父子歸順朝廷，太祖嘉許他，把宗室之女嫁給他，賜給奴婢數十人，任命他爲上將軍。祖父若豆根，太宗時賜給姓氏爲宿氏，繼承上將軍職位。父親沓干，世祖時任虎賁幢將。跟從征伐平凉有功，被任命爲虎威將軍、侍御郎，賜給爵位爲漢安男。改任中散，升任給事，兼領工曹。跟從皇上討伐和龍，因功被賜給十七户奴婢。真君四年，跟從皇上討伐蠕蠕，戰死。世祖哀傷惋惜他，詔令尋找沓干的兒子。當時宿石纔十一歲，被引見，因年幼聽任他回去。十三歲，繼承爵位，提升爲中散。跟從皇上到長江，被授任爲宣威將軍。興光年間，升任侍御史，被任命爲中壘將軍，升爵位爲蔡陽子，主持官曹。升任内行令。隨從到御苑内，游樂打獵，宿石在高宗前騎馬疾走，路陡，坐騎倒地宿石昏厥，多時纔蘇醒。因此御馬被制服。高宗嘉許他，賜給綿一百斤，帛五十匹，駿馬一匹，改爵號爲義陽子。曾經隨從打獵，高宗想要親自射虎。宿石勒住馬勸諫，引導高宗到高原上。後來虎跳躍殺人。詔令説："宿石是忠臣，勒馬懇切勸諫，避免了虎的危害。以後犯了罪，寬恕而不判罪。"賜給他一匹駿馬。娶上谷公主，被授予駙馬都尉。天安初年，升任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升爵位爲太山公，任北征中道都大將。延興元年去世。追贈爲太原王，謚號爲康。葬禮依照盧魯元舊例。太和初年，兒子宿倪繼承爵位。任比部侍御。

來大千　來丘頹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太祖避難叱候山，參創業之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爲騎都尉。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嘆。

來大千，是代郡人。父親初真，跟從太祖在叱候山避難，參與創業，立下功勞，官至後將軍，武原侯，屬於擁有減刑免刑特權的八種人。大千勇猛剛毅，擅長騎馬射箭，任騎都尉。永興初年，繼承爵位，升任中散。到朝覲慶賀的日子，大千常穿着皇上賜給的鎧甲，在殿前騎着馬

遷内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岩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爲殿中給事。

馳騁迴旋，朝中大臣莫不嘆息。升任内幢將，掌管禁軍。大千執法嚴明，上下整齊嚴肅。曾經隨從太宗打獵，見虎在高山上，大千握長矛徑直向前刺它，隨手而死。太宗嘉許他的勇猛强壯，又任殿中給事。

世祖踐祚，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常侍，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從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大千馳救，賊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從討蠕蠕，戰功居多。遷征北大將軍，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闕賊北叛，大千前後追擊，莫不平殄。延和初，車駕北伐，大千爲前鋒，大破虜軍。世祖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大千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世祖出，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世祖悼嘆者良久。詔曰："大千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城内。"贈司空，謚曰莊公。

世祖即位，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都任常侍，拿着兵器侍衛，晝夜不離左右。跟從討伐赫連昌，同長孫道生與賊軍交戰。道生的馬倒下，被賊軍攻擊，大千驅馬相救，賊軍四散逃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因此得以逃脱。跟從討伐蠕蠕，戰功占多數。升任征北大將軍，被賜給爵位爲廬陵公，鎮守雲中，兼統領白道軍事。闕賊軍向北逃遁，大千前後追擊，没有不平定殄滅的。延和初年，皇上北伐，大千作爲先鋒，大敗敵軍。世祖因他强健勇敢，屢建戰功，加上熟悉北部邊境的險要，詔令大千巡察安撫六鎮，以防敵人入侵。謀劃部署，很爲得當。後來吐京胡人反叛，任命大千爲都將討伐平定它。在吐京去世，尸體運回，停放在平城南邊。世祖外出，返回，看到了就詢問，身邊的人以實情應對，世祖嘆息了許久。降詔説："大千忠誠勇猛，恪守操節，值得嘉許，現在允許他的尸體在城内入棺待葬。"追贈爲司空，謚號爲莊公。

子丘頹，襲爵。降爲晋興侯。拜安遠將軍。從駕到江，進右將軍。和平中，遷中散，轉相曹都典奉事。皇興四年卒。贈寧南將軍、陳留公，謚曰簡。子萇襲爵。

兒子丘頹，繼承爵位。降爲晋興侯。任安遠將軍。跟從皇上到長江，升任右將軍。和平年間，升任中散，改任相曹都典奉事。皇興四年去世。被追贈爲寧南將軍、陳留公，謚號爲簡。兒子來萇繼承爵位。

丘頹弟提，官至監御曹給事，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濮陽侯。太和十年卒。

丘頹的弟弟來提，官至監御曹給事，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濮陽侯。太和十年去世。

周幾

周幾，代人也。父千，有功太祖之世，賜爵順陽侯。坐事死。幾少以善騎射爲獵郎。太宗即位，爲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决稱職。遷左民尚書。神瑞中，并州飢民游食山東，詔幾領衆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泰常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

周幾，是代郡人。父親周千，在太祖時期有功，賜爵順陽侯。因事獲罪被處死。周幾年輕時因擅長騎馬射箭任獵郎。太宗即位，任殿中侍御史，掌管禁軍，果斷稱職。升任左民尚書。神瑞年間，并州飢民向太行山以東流動取食，詔令周幾領兵鎮守博陵的魯口以便安定輯睦他們。泰常初年，白澗、行唐百姓幾千家依恃險固的地形不

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雀於林慮山，猛雀遺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後爲寧朔將軍，拒司馬德宗將劉裕於南，破毛德祖於土樓。以功賜爵交阯侯。世祖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嘆惜之。歸葬京師。追贈交阯公，謚曰桓。

子步，襲爵。卒。

子安國，襲爵。太和中，討蠕蠕，失利，伏法。爵除。

豆代田　豆求周

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爲内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與奚斤前鋒先入，擒劉義隆將毛德祖并長史、司馬三人。以功遷内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宫門，門閉，代田逾宫而出。世祖壯之，拜勇武將軍。後從駕平昌，以戰功賜奴婢十五口，黄金百斤，銀百斤。神䴥中，討蠕蠕，賜爵關中侯。從討平凉，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内都幢將。從討和龍，戰功居多，遷殿中尚書，賜奴婢六十口。以前後軍功，進爵長廣公，加平東將軍。從駕南討。轉太子太保。出爲統萬鎮大將。興安中卒。贈侍中、安東大將軍、長廣王，謚曰恭。

子求周，爲内三郎。從駕到江，賜爵五等子。又進爵爲侯。後襲父

繳納賦税，周幾與安康子長孫道生曉諭禍福，逃民於是返回。當時郡縣官在林慮山斬殺叛亂的胡人翟猛雀，猛雀的後代逃竄到行唐和襄國。周幾追擊，把他們全部殺死。後來任寧朔將軍，在南部抵擋司馬德宗的將領劉裕，在土樓打敗毛德祖。因功被賜給爵位爲交阯侯。世祖因周幾智勇雙全，派遣他鎮守黄河以南，威信著稱於境外。周幾平常厭惡奚斤等撫慰關中不能安定和睦，百姓不歸附。每當談及此事，都義形於色。奚斤等很懼怕他。加官號爲宋兵將軍。率領洛州刺史于栗磾用一萬人襲擊陝城，在軍中去世，士卒無不嗟嘆惋惜。尸體運回京師安葬。被追贈爲交阯公，謚號爲桓。

兒子周步，繼承爵位。去世。

兒子安國，繼承爵位。太和年間，討伐蠕蠕，失利，依法被處死刑。爵位廢除。

豆代田，是代郡人。太宗時因擅長騎馬射箭任内細射。跟從攻打虎牢，詔令代田登樓射殺賊軍，箭不虛發。與前鋒奚斤先入虎牢，俘獲劉義隆的將領毛德祖和長史、司馬三人。因功升任内三郎。跟從討伐赫連昌，乘勝追擊賊軍，衝進敵軍宫門，宫門隨之關閉，代田越墻而出。世祖贊許他，任命爲勇武將軍。後來跟從皇上平定赫連昌，因戰功被賜給奴婢十五人，黄金一百斤，白銀一百斤。神䴥年間，討伐蠕蠕，被賜給爵位爲關中侯。跟從討伐平凉，打敗赫連定，救出奚斤等。世祖把赫連定的妻子賜給他，詔令奚斤膝行向代田敬酒。敕命奚斤説："保全你身體性命的，是代田的功勞。"改爵號爲井陘侯，加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内都幢將。跟從討伐和龍，戰功占多數，升任殿中尚書，被賜給奴婢六十人。因前後軍功，升爵位爲長廣公，加平東將軍。跟從皇上向南討伐。改任太子太保。出任統萬鎮大將。興安年間去世。被追贈爲侍中、安東大將軍、長廣王，謚號爲恭。

兒子求周，任内三郎。跟從皇上到長江，被賜爵五等子。又升爵位爲侯。後來繼承父親的爵

爵。爲吏部尚書。皇興二年卒。贈征北大將軍、長廣王，謚曰簡。子多侯襲爵。

位。任吏部尚書。皇興二年去世。被追贈爲征北大將軍、長廣王，謚號爲簡。兒子多侯繼承爵位。

周觀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每在軍陳，必應募先登。以功進爲軍將長史，尋轉軍將。擊赫連屈丐有功，賜爵安川子，遷北鎮軍將。世祖即位，從討蠕蠕。以軍功進爲都副將，鎮雲中。神䴥中，又討蠕蠕，大獲，增爵爲侯。從征平凉，進爵金城公，遷爲都將。從破離石胡，加散騎常侍。轉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世祖大怒，黜觀爲金城侯，改授内都大官。出除平南將軍、秦州刺史，復爵金城公。撫馭失和，民薛永宗聚衆於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爲流矢所中。世祖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世祖怒，絶其爵。

子豆，初爲三郎，遷軍將。卒于長樂太守。

周觀，是代郡人。勇猛有體力，每每在戰鬥中，必定響應招募率先出戰。因功升任軍將長史，不久改任軍將。攻打赫連屈丐有功，被賜給爵位爲安川子，調任北鎮軍將。世祖即位，跟從討伐蠕蠕。因軍功升任都副將，鎮守雲中。神䴥年間，又討伐蠕蠕，俘獲很多，升爵位爲侯。跟從征討平凉，升爵位爲金城公，升任都將。跟從打敗離石胡人，加授散騎常侍。改任高平鎮將。周觀善於撫慰士卒，有威望。真君初年，詔令周觀統領五軍向西到張掖討伐禿髮保周。遷移他的百姓幾百家，準備安置到京師，行至武威，却與將領們私下瓜分了。世祖十分氣憤，降周觀的爵位爲金城侯，改任内都大官。出任平南將軍、秦州刺史，恢復爵位爲金城公。處理民事不當，導致百姓薛永宗在汾水曲折處聚衆叛亂。周觀討伐永宗，被流矢射中。世祖到蒲坂，周觀聽説皇上來到，驚恐地爬起，致使箭傷加重而去世。世祖憤怒，取消了他的封爵。

兒子周豆，起初任三郎，升任軍將。任長樂太守時去世。

閭大肥

閭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時，與其弟大埿倍頤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并爲上賓，入八議。太宗即位，進大肥爲内都大官，增爵爲侯。神瑞中，爲都將，討越勤部於跋那山，大破之。泰常初，復爲都將，領禁兵討蠕蠕，獲其大將莫孤渾。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略地高平、金鄉，東至泰山。假大肥使持節、安陽公，鎮撫陳汝。世祖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還爲内都大官。出除使持節、冀青二州刺史，假滎陽公。

閭大肥，是蠕蠕人。太祖時，和他的弟弟大埿倍頤率領宗族歸順本朝。太祖誇獎他，讓他娶華陰公主爲妻，賜爵其思子。和他的弟弟都是貴賓，成爲有減刑免刑的八種人。太宗即位，升任大肥爲内都大官，升爵位爲侯。神瑞年間，任都將，在跋那山討伐越勤部，大獲全勝。泰常初年，又任都將，率領禁軍討伐蠕蠕，俘獲敵軍大將莫孤渾。宜城王奚斤攻打虎牢，大肥與娥清率領十二軍出兵中路，占領高平、金鄉，向東到泰山。授任大肥爲臨時使持節、安陽公，安撫陳汝兩地。世祖初年，又與奚斤從雲中白道進軍討伐大檀，取得勝利。回朝任内都大官。出任使持節、冀青二州刺史，假滎陽公。不久被徵召回朝，任命爲特進。再次出任冀青二州刺史。不

尋徵還，位特進。復出爲冀青二州刺史。尋入爲内都大官。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又爲都將，擊大檀，大破之。還至渴侯山，遂討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征平涼，并有功。世祖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追贈中山王。子賀，早卒。

久召入任内都大官。跟從討伐赫連昌，因功被授予滎陽公。公主逝世，又娶濩澤公主爲妻。又任都將，攻打大檀，大獲全勝。回師到渴侯山，於是到巳尼陂討伐東部高車。又征討平涼，都有功勞。世祖將要封大肥爲王，却生病去世。追贈爲中山王。兒子閭賀，未成年就去世了。

大肥弟驎，襲爵。出爲仇池鎮將。卒，無子。

大肥的弟弟閭驎，繼承爵位。出任仇池鎮將。去世，没有兒子。

弟鳳，襲爵。高宗時爲内都大官，出爲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無子，爵除。

弟弟閭鳳，繼承爵位。高宗時任内都大官，出任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去世，没有兒子，爵位廢除。

尉撥

尉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撥爲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從討和龍，遷虎賁帥，轉千人軍將。又從樂平王丕討和龍。除凉州軍將，擊吐谷渾，獲其人一千餘落。後吐谷渾小將率三百餘落來降，尋復亡叛，撥率騎追之，盡獲而還。以功進爵爲子。遷晋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入爲知臣監。出爲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徒各、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爲民。高宗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顯祖即位，爲北征都將。復爲都將，南攻懸瓠，破劉彧將朱湛之水軍三千人，拜懸瓠鎮將，加員外散騎常侍，進爵安城侯。顯祖嘉其聲效，復賜衣服。轉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洛州民田智度聚黨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洛州刺史丘頓擊之，獲智度，送京師。撥卒，贈冠軍將軍，謚敬侯。

尉撥，是代郡人，父親尉那，是濮陽太守。尉撥在太學讀書時，應募跟從兗州刺史羅忸到陳汝兩地攻打賊軍，有功勞，被賜給爵位爲介休男。跟從討伐和龍，升任虎賁帥，改任千人軍將。又跟從樂平王元丕討伐和龍。任凉州軍將，攻打吐谷渾，俘獲它的部衆一千多家。後來吐谷渾小將率領三百多家來投降，不久又叛逃，尉撥率領騎兵追趕，全部俘獲而返回。因功升爵位爲子。升任晋昌鎮將，安撫關切邊民，可稱頌的政績很顯著。召回京城任命爲知臣監。出任杏城鎮將，在任九年，深得民衆的信賴，山地居民一千多家、上郡徒各、盧水胡人八百多村落，全部歸附爲百姓。高宗因尉撥廉潔公正有值得稱頌的政績，賜給他衣服。顯祖即位，任北征都將。又任都將，向南攻打懸瓠，打敗劉彧的將領朱湛之的水軍三千人，被任命爲懸瓠鎮將，加授員外散騎常侍，升爵位爲安城侯。顯祖嘉許他的善聲和貢獻，又賜給他衣服。改任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來洛州百姓田智度聚集黨衆謀反。詔令尉撥乘坐驛車去調動豫州軍隊與洛州刺史丘頓一道攻擊叛亂者，俘獲智度，送往京師。尉撥去世，被追贈爲冠軍將軍，謚號敬侯。

陸真　陸延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長史。真少善騎射。世祖初，以真膂力

陸真，是代郡人。父親洛侯，秦州長史。陸真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世祖初年，因陸真體力

過人，拜内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陳，前後以功屢受賞賜。

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内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虚發。劉義隆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從駕至江，真再破賊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還攻盱眙，真功居多。遷給事中，典太倉事。

高宗即位，拜冠軍將軍，進爵都昌侯。遷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時丁零數千家寇竊并定，真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自樂平東入，與定州刺史許崇之并力討滅。從駕巡東海，以真爲寧西將軍。尋遷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假建平公。胡賊帥賀略孫聚衆千餘人叛于石樓。真擊破之，殺五百餘人。是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氐民咸應，其衆甚盛。真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而還。

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撫慰之，皆怡然安静。咸陽民趙昌受劉彧署龍驤將軍，扇動鄠、盩厔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真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二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谷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真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真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

過人，授任内三郎。多次跟從征伐，衝鋒陷陣，前後屢次因功受賞賜。

真君年間，跟從討伐蠕蠕，因功賜爵關内侯。後來攻打懸瓠，登樓向城中射箭，箭不虚發。劉義隆的將領王玄謨的軍隊幾萬人侵犯滑臺，陸真跟從世祖討伐他。夜間與幾個人乘小船突破玄謨軍隊的防禦，入城安撫軍民，登上城墻，巡視賊軍營壘，然後横渡黄河返回。到天亮，玄謨戰敗逃跑。跟從皇上到達長江，陸真兩次打敗賊軍，被授予建武將軍、石城子。回師攻打盱眙，陸真的功勞占多數。升任給事中，掌管太倉事務。

高宗即位，被任命爲冠軍將軍，升爵位爲都昌侯。升任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此時丁零人幾千家搶劫并定二州，陸真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從樂平東邊進軍，與定州刺史許崇之合力討伐直至平定。跟從皇上巡察東海，被任命爲寧西將軍。不久升任安西將軍、長安鎮將，被授予臨時的建平公。胡賊首領賀略孫聚集一千多人在石樓反叛。陸真打敗他們，殺死五百多人。這時，剛剛設置長蛇鎮，陸真率領軍隊築城，未完工，而氐人首領仇傉檀等反叛，氐人都響應，人數很多。陸真討伐平定了他們，殺死四千多人，終於築成長蛇城而後返回。

東平王道符在長安反叛，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騷動。任命陸真爲長安鎮將，賜給爵位爲河南公。長安軍民，素來信服陸真的威望，陸真到任後，安撫存恤他們，使他們都欣然平静下來。咸陽百姓趙昌接受劉彧的委任爲龍驤將軍，煽動鄠、盩厔二縣，聚集黨徒幾百人占據赤谷反叛。陸真與雍州刺史劉邈討伐平定了他們，趙昌獨自騎馬逃脱。後來鄠縣百姓王稚兄弟，聚集二千多人，聯合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都起來響應，人數達到五千，占據治谷堡。當時詔令南郡王李惠等率領步兵和騎兵六千討伐趙昌。陸真因大軍未到，擔心趙昌發展起來，與雍州刺史劉邈討伐趙昌。趙昌出營抗擊，陸真打敗他們，斬取趙昌及賊人首級三千多，把首級傳送京師，并且殺戮他的同黨七百多人，俘獲男

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延興二年卒。歸葬京師，謚曰烈。

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累遷歷長安鎮將，拜安南將軍、濟州刺史。例降，改封汝陽侯。京兆王愉爲徐州刺史，以延爲愉府司馬，帶彭城内史。正始初，除武川鎮將。入除太僕卿。都督沃野、武川、懷朔三鎮諸軍事、安北將軍、懷朔鎮大將，加散騎常侍。正光初，拜金紫光禄大夫，復除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弟什夤，太府卿、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建義初，拜都官尚書。卒於平南將軍、光禄大夫。

吕洛拔 吕文祖

吕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户五千歸國。祖肥，濮陽太守。父匹知，世祖時爲西部長、滎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高宗末爲平原鎮都將。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歸誠，請援。詔遣尉元率衆救之，洛拔隨元入彭城。彧將張永遣將王茂之領兵五千向武原，援其運車。元遣洛拔率騎詣武原擊之。格戰二日，手殺九人，奪賊運車二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仍共擊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加建義將軍。年五十六，卒。

長子文祖，顯祖以其勛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於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辯，超授陽平太守。未拜，轉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蓋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

女一千多人。雍州民衆，無不驚懼降服。任鎮將幾年，功德和聲譽很顯著。延興二年去世。尸體運回京師安葬，謚號爲烈。

兒子陸延，字契胡提，很有氣魄和才幹，繼承爵位爲河南公。多次升遷做到長安鎮將，任安南將軍、濟州刺史。依例降低爵位，改封爲汝陽侯。京兆王元愉任徐州刺史，任用陸延爲王府司馬，兼任彭城内史。正始初年，任武川鎮將。召入任太僕卿。都督沃野、武川、懷朔三鎮諸軍事、安北將軍、懷朔鎮大將，加授散騎常侍。正光初年，任金紫光禄大夫，又擔任太僕卿。受派遣撫慰秀容，被放牧的人殺害。

弟弟什夤，任太府卿、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建義初年，任都官尚書。任平南將軍、光禄大夫時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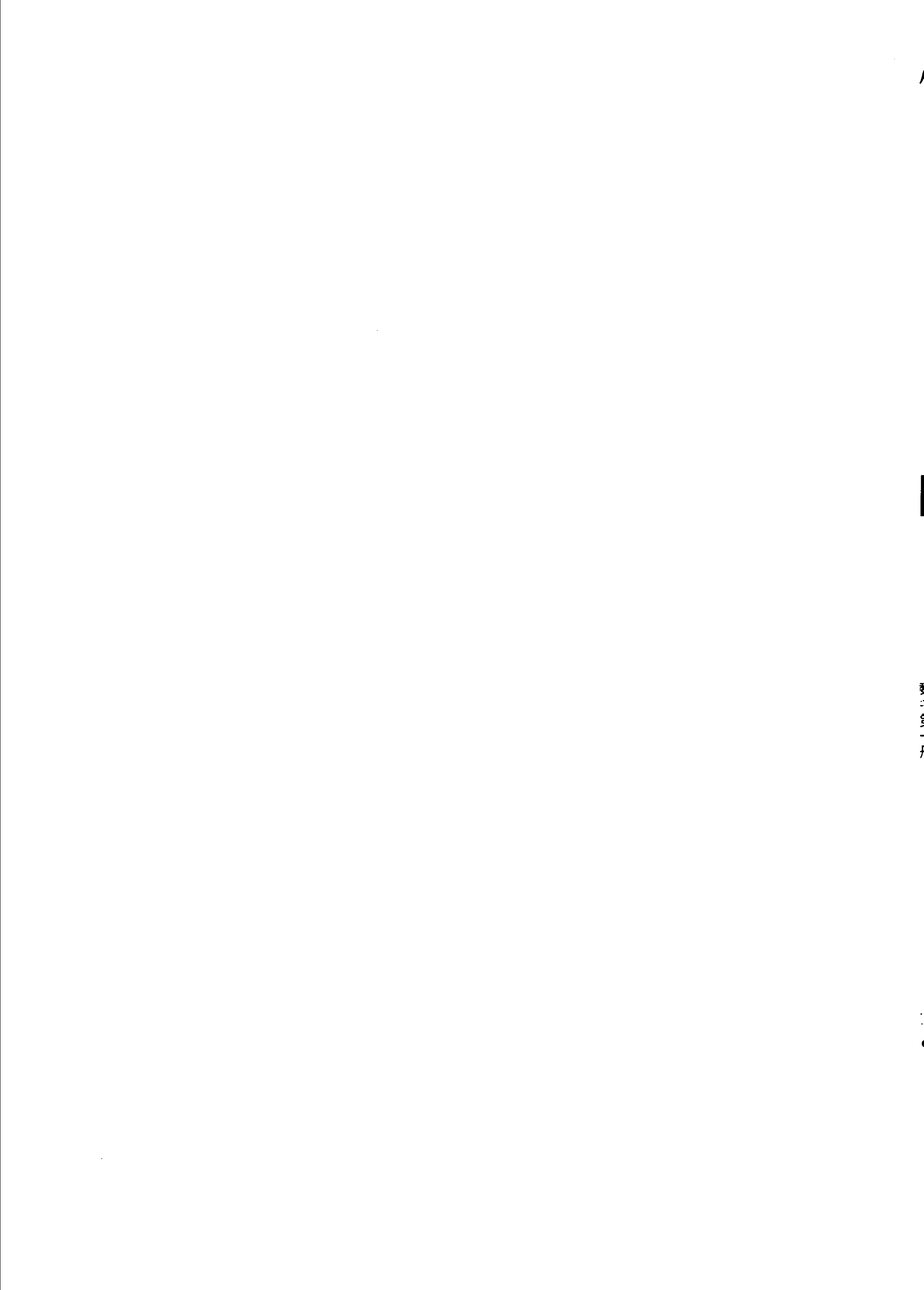
吕洛拔，是代郡人。曾祖渴侯，昭成帝時率領五千户人歸順本朝。祖父吕肥，是濮陽太守。父親匹知，世祖時任西部長、封滎陽公。洛拔以剛勇聞名，高宗末年任平原鎮都將。劉彧的徐州刺史薛安都歸順，請求援助。有詔令派遣尉元率領軍隊救援他，洛拔跟隨尉元進入彭城。劉彧的將領張永派遣部將王茂之率領五千士卒前往武原，救助他的運輸車輛。尉元派遣洛拔率領騎兵前往武原攻打他。搏鬥兩天，親手殺敵九人，奪取賊軍運輸車輛二百餘輛，牛二百五十頭。於是共同攻打張永，大敗他。賜爵成武侯，加授建義將軍。五十六歲時去世。

長子文祖，顯祖因他是功臣的兒子，選補爲龍牧曹奏事中散。因飼養的牲畜没有增長，被判刑流放到武川鎮。後來文祖用舊語翻譯注解《皇誥》，辭義流暢，被越級任命爲陽平太守。還未就任，改任外都曹奏事中散。後來因事獲罪伏法。

史臣曰：仁者之言，必然利於衆人。參合陂之戰，大量殺戮俘虜，是王建的罪過嗎？安同是外族人，因有智力見識而得到重用，官職等同於

時俊，當有由哉。頡擒赫連昌，摧義隆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伐四克。劉尼忠國翼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并忠勤勇略，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當時本族的俊傑，必定是有理由的。安頡俘獲赫連昌，挫敗義隆的軍隊，成爲名將，是不容易的。樓伏連、丘堆、娥清，都因爲壯健勇猛，征戰討伐處處獲勝。劉尼忠於國家、輔佐君主，豈祗是勇猛？奚眷憑用兵的謀略獲得官位，可惜不能善終。車伊洛從遠方誠心歸順朝廷，與普通的西方少數民族不同啊。宿石等人都忠誠、勇敢有謀略，有將帥的才能，憑個人努力獲得顯要的地位，哪裏是無緣無故的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魏书　第一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页数＝５９４
ＳＳ号＝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５９３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０７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１－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７７２
【原书定价】　５０２．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魏（３８６　５３４）　纪传体　魏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魏书　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